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八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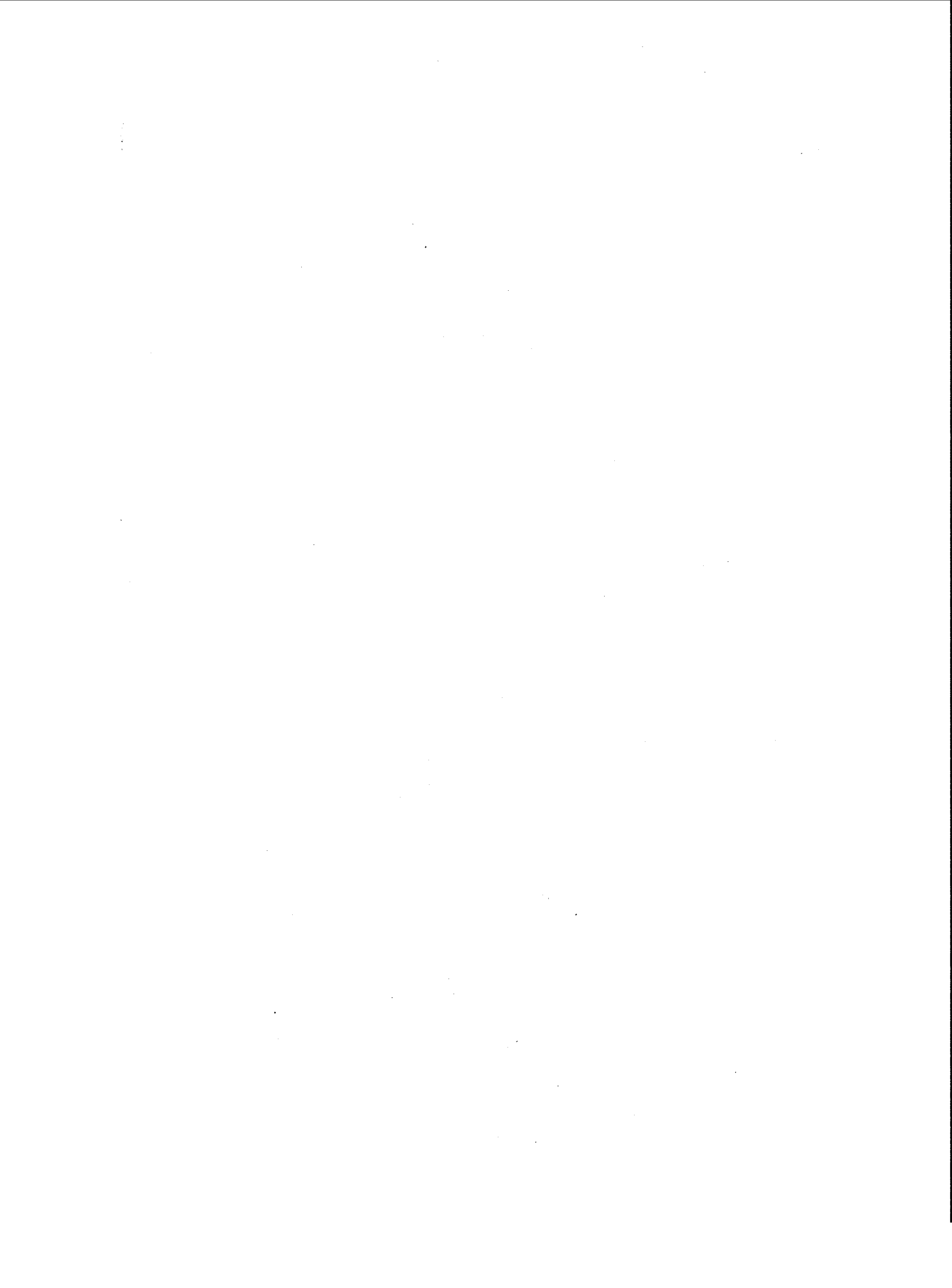
湖山集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宋 吳 芾撰	仙 居	一
漢濱集十六卷	宋 王之望撰	湖北先正	八五
雲莊集五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曾 協撰	胡氏豫章	三一一
竹軒雜著六卷	民 胡思敬校		
魏文節遺書一卷附錄一卷	宋 林季仲撰	永 嘉	三八五
梁谿遺稿二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民 魏 杞撰	四 明	四二七
東萊呂太史集四十三卷	民 魏頌唐輯	常州先哲	四六七
文集十五卷	宋 尤 袤撰		
別集十六卷	宋 呂祖謙撰	續 金華	四八九
外集五卷	民 呂喬年輯		
附錄三卷	民 胡宗楙校勘		
拾遺一卷			
附考異三卷			

宋仙居吳芾著

湖山佳景

燕族陳訓正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湖山集十卷宋吳芾撰芾字明可自號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歷知數郡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芾爲秘書正字時以不附秦檜劾罷後金師臨江芾建言有進無退請高宗駐蹕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其領郡亦多惠政蓋非徒以文藝擅長者然其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雖間或失之流易要異乎羸率頹唐如輓元帥宗澤諸篇尤排募縱橫自成一格據集中自述芾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建炎初尙未及三十而筆力已挺健如此其後退閒十有餘年年幾八十乃漸趨平淡和陶諸詩當作於其時亦殊見閒適清曠之致集中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慕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錄之比也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

湖山集

仙居叢書

卷而宋史藝文志則稱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別集一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當塗小集八卷本傳又稱奏奏五卷詩文三十卷所載卷目殊抵牾不合原本亡佚無從核定今據永樂大典散見各韻者採輯編訂釐爲十卷以和陶詩併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史稱芾爲文豪健峻整是其雜著亦必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原序

才氣可以任事而以學術本之未有不爲名臣者也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受知高廟爰及孝宗在內爲御史歷吏戶禮刑少常伯給事中又常典治內史在外則五爲帥守處劇繁以平易其才氣何待言至於履正奉公仁民愛物如嗜飲食發爲詩文身簪紱而心邱壑此則學術之力也其子嘉興太守洪衷公遺文號湖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遠來謁序予與公同朝久知公熟公雖志在功名而議論專以恤民爲主復躬行之自非才氣學術兩皆有餘何以臻此當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衡以泉守予以閩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將別各爲二詞以送備載集中自是力請奉祠繼以掛冠享林下之樂者十有六年其詩詞益多意遠而辭達使人讀之蕭然有出塵之想予嘗評公侍從如嚴徐彈壓如趙張循良如龔黃止足如廣受凡西漢名臣殆可兼之然尙有一說始紹興甲子六月公以秘書省正字輪對奏江浙昔號粒米狼戾雖歉歲斗直二百今歲豐反倍之蓋由州縣重征稅監官覬美資巡攔利掇取若蠲其算償自平矣高宗大喜七月有旨從之仁言之利其溥如此當路忌其直諒是月出倅括蒼予爲秘書少監得此事於日歷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豈徒然哉勅局編類紹興寬卹詔令載之七十一卷之首例曰臣僚奏請當時士大夫固未知出於公今奏議復不載予故特書之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且明儒術可富天下之大端云嘉泰三年五月日具位周必大序

湖山集

原序

仙居叢書

湖山集卷一

宋吳芾撰

和陶詩

和陶停雲

淵明抱節不渝風雨為米折腰頗厭艱阻歸臥柴桑孤松獨撫希蹤前賢寤寐傾

眷茲衡宇草樹溟濛坐對五柳遙望九江亦足寄傲東軒南窗獨恨無人載酒相

從俄頃雖達不足為榮擬攀逸軌少適真情還賞風味魂夢宵征葛巾藜杖髣髴如

生吁嗟人世如彼南柯正宜閒處養此太和縱使得意位高金多老不知止嚮逃諱

呵
湖山集 卷一 仙居叢書

和陶勸農韻勉吾鄉之學者

士農工商古有四民惟儒最貴但愚非真誠能力學進必有因倘或中輟豈能為

人譬如田家所仰黍稷要當早夜勤於種植惰而自安不稼不穡歲云暮矣何由足

食吾鄉人物散處川陸豈無秀民生而清穆亦既從師步趨隨逐亦既窮經訪尋歸

宿奈何人性易流難久縱及長成即求配耦稍得其資復營南畝自暴自棄有同游

手大抵名儒豈患窮賸大抵外物豈在僥冀學成道尊富貴自至不學空虛非惟自

愧雖得美官人亦見鄙若博羣書更堅素履雖處常流亦超塵軌一旦進為必兼衆

美

和陶命子韻示津調官

我愛二龔絕勝二唐克著清節始終有光夫豈不知伊傅在商相湯泊高俱致明

昌又豈不知道否晚周天縱將聖獨有孔邱卒老於行靡憚周流胡為潔已恥事王

侯曰豈不欲效彼羣龍潤澤萬物助成歲功潛而不用夫豈自封權將有悔不顯其

蹤喬木千尋竟困斧柯屈原特立終隕汨羅水行地中尚值均窳縱如賈誼猶滯長

沙勿謂吾身有才有德可以安世可以益國不善用之鮮不為忒所以古人戒之在

得
湖山集 卷一 仙居叢書

喜我幸此生不忘本始身雖朝廷心實田里所以暮年知足知止以進為憂以退為

泣汝能傳家一第已及使進而為不患無立奈何親老奉親為急莫待異時徒然涕

而我不望汝勸業濟時縱得入侍朝夕論思欲供子職何如在茲人能盡孝忠豈遠

假既有餘力且親燈火讀破萬卷百倍於我我恨書少意不自可汝能雪恥天亦見

哉我本白丁思及童孩雖由先德亦自書來汝誠博古為世質才時或未遇又何嫌

和陶歸鳥
翩翩歸鳥投宿深林豈無所擇相彼遙岑厥有嘉樹可以託心雖逢赫日終貯清

陰

翩翩歸鳥亦已倦飛平林在望非此曷依是用歛翮一意來歸世網雖密容或我

遣

翩翩歸鳥慮患徘徊四顧萬里獨有故樓故樓來返所願已諧母思廖廓擾擾此

懷

翩翩歸鳥顧影蕭條亦既休息歛此風標仍遇儔匹其鳴交交營巢雖苦亦復忘

勞

和陶形贈影

吁嗟汝依我自自此身時跬步不相捨皆隨我所之使汝動必正端本皆在茲念我已衰老自知死有期行且與汝別此心寧不思但我不畏死亦恥涕漣瀉且把一尊酒話別汝莫疑淵明甫中書已作挽歌辭

和陶神釋

湖山集

卷一

三

仙居叢書

人生稟一氣自微而至著不問富與貧不論新與故自有形影初我便相親附二子既有言我甯無一語汝形未生時影復在何處偶與我有緣同生復同住幸我所依人造理仍知數身雖未渣然已辦周身具得酒即忘懷甯復顧毀譽醒即看雲眠目送孤鴻去我亦得安閒不憂還不懼說與二子知莫爲身外慮

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韻寄朱元晦

我愛朱夫子處世無戚欣淵明不可見幸哉有斯人奈何不苟合進用苦無因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俛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慕慕久願見亦良勤第恨隔千里無由能卜鄰安得縮地杖一到建溪濱

和陶與殷晉安別韻送陳順之赴官

子往治畿邑趣裝亦良勤恣然來過我話別更情親顧我老且病已與死爲隣獨思陪勝侶倍覺惜清晨忍唱陽關徹與子從此分願子且少駐醉我壘頭春子雖天宦達意氣已凌雲今去天尺五騰上豈無因要無求速化切莫慮長貧抱才能

自重何患不如人

乍晴與客登眺和陶和胡西曹韻

方欣欣氣爽庭戶生涼颺俄然毛骨冷霜露侵人衣乍霽還可喜領客登翠微猶有籬下菊不見園中葵徘徊視景物似與人俱衰幸有杯中物何妨時一揮人生得行樂老去未爲遲宋玉猶未老何事苦多悲

和陶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韻哭陳能之

陳公行古道出處盡堪書俯仰端無負初終總一如粵從爲劇邑平步上亨衢正色主風憲彈劾靡親疎故雖頻補外直性不可紆召還方進用謂當推緒餘一朝忽擢疾力請歸故居竟化遼東鶴不作北溟魚哀哉名世士天胡賦分拘有子傳衣鉢無錢治室廬

和陶阻風於規林韻寄陳時中二首

退處固云樂未免嘆索居賴有陳使君情親如友于自應長相見豈謂各一隅我雖事跡伏閉門懶問途無日不看山無時不面湖君尤我所愛良會安得疎縱不思風度亦欲聞緒餘會須成二老君意當何如

湖山集

卷一

四

仙居叢書

人皆有往還我獨無所之若不見君子誰與同襟期嗟我已衰老無復少壯時縱使善養豈能長在茲願言時命駕容我親色辭我已不強酒從今君莫疑

和陶赴假江陵夜行途中韻寄江朝宗

居閑歲月久萬事心已冥獨於同調人猶未能忘情憶昔桂花發君來訪柴荆把酒坐花下歡然話平生今年秋更好花還照眼明無由共清賞幽恨已難平那聞遭橫議意頗悔西征既不樂朝市卻思巖石耕古來未遇者甯免寸祿榮要當且隱忍勉強就功名

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天地氣將肅秋時候欲交眷茲萬木落感我雙鬢凋悠然清興動與客共登高有巖號景星萬仞連雲霄一覽快心目甯辭杖履勞但恨無酒量一舉如沃焦仍恨

無坐客可繼五柳陶且拚風帽落聊醉菊花朝

和陶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東風纔解凍農事已開端田夫競力作不獲須臾安淵明於是時亦豈容坐觀日出負未去入夜乘牛還甯不憚勞苦要得逃飢寒顧我獨何幸雖知稼穡艱逢秋但一飽此外了不干回首視淵明已是增汗顏那堪萬事拙祇得長掩關誦公穫稻句倍爲公興嘆

和陶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漑田舍穫

淵明事南畝躬自穫巖隈雖復竭吾力卻得舒我懷所收既不薄卒歲事可諧鄰家相慰勞競持酒與雞留連相酬酢入夜未能迴回首往歲歎舉目俱堪哀憂心今幸釋笑口何妨開須傾瓦盆盡須放玉山顏已是從吾好甯憂與世乖任他田父晒未足爲高樓淵明飲酒詩載田父見疑之語有曰縱糶茅簷下未足爲高樓

和陶詠貧士七首

湖山集

卷一

五

仙居叢書

士貧亦常事但視其所依苟能依於道暮景亦有輝淵明生亂世初不求奮飛爲貧聊一出違已卽言歸歸來坐衡宇無粟可療飢作詩詠貧士素然曾不悲淵明抱歸與未老薛華軒應謂役于人豈如歸田園在家貧亦好滿眼是風烟親戚可晤語書史可精研妻子識此意相對無間言時取新酒澆一笑中聖賢我家未爲貧尙有綠綺琴手雖不能彈頗喜聞遺音時時命女奴強於絃上尋聽罷方寸適取酒時一斟顏回與原憲平日我所欽倘得從之遊雖貧亦甘心新春來未幾已見日在雲游人怕春去把酒急獻酬折花各盈把行歌滿道周貧者壁四立若不堪其憂亦復典春衣買酒呼朋儔一醉人所嗜此外非所求我愛徐孺子高名滿江干衆人皆欲仕乃獨恥爲官曾不憚辛苦負耒營一殮清節映千古至今聞者寒洪井有祠宇我常瞻其顏不覺愧汗下竟歸長掩關光景如春花身世如秋蓬淵明此理養拙不求工上獨思四暗下獨受兩龔出處雖或異心跡亦略同安貧抱全節雖窮亦如通九原倘可作我欲以身從

入仕已四紀把麾還六州曾未見縣令有若淵明倚稍屈便引去高致更風流醉臥衡門下曾無寒餓憂獨抱千金璧未許人輕酬聲名傳不朽千古仰前修

和陶詠二疏韻

世人就寵榮往往麾不去日已迫桑榆馳騫方成趣誰肯急流中便作冥鴻舉屈指數哲人在昔獨疏傳萬口共稱賢後遂塞歸路天子亦嘉之賜金示優顧淵明作此詩端欲迷者悟我觀二疏高豈無子孫慮揮金以自娛益表清節著

和陶讀山海經十三首韻送機簡堂自景星巖再住隱靜

我自歸林下亦復與世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師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我塵俗累長與巖石俱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但比吾師高還恐巖不如

我生山窟裏終朝面屏顏獨此巖未到抱恨知幾年茲遊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

湖山集

卷一

六

仙居叢書

幽棲非不勝觸目是林邱若比茲巖秀培塿固難倚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登臨有如此何必更他遊我年七十五木不掛斜陽縱使身未逝亦豈能久長尙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道俗紛蒼黃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尙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以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擬向禪河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扶疏巖下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棘地一旦爲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既厭坐巖上我方爲衆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才能脫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益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

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乃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

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味本原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

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為高心粗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為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

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耳師豈有心哉

和陶挽歌詞三首

吾年七十五壽命不為促仕僅五十年出處粗可錄人生會有盡自應身就木寄湖山集 卷一 七 仙居叢書

語親舊輩不必為我哭百年如一夢吾夢今始覺亦既了萬緣無始亦無辱所欠惟一死得死今已足

嗟我在生日一飲數十觴有時無酒飲亦復潑陪管今日雖有酒羅列在我旁對之徒自嘆與世隔風光所幸埋骨地不離雲水鄉魂魄時一遊此樂猶未央

老眼日昏昏華髮日蕭蕭不死竟何待理合葬荒郊荒郊何所有四面俱蒼莽榮木望秋落亦已成枯條青松為我夕白石為我朝仍幸二親墓相去無幾何今得從之遊歡喜如還家我心既歡喜安用挽者歌有人來奠我但問山之阿

和陶桃花源

我聞桃花源其先是秦世當時避地人歲久俱已逝其後長子孫生理還不廢種桃以自營結茅以自憩有兒但發蒙初不工六藝有田但收禾了不輸二稅有雞祇晨號有犬不夜吠淵明愛其真為此成新製我久聞其風裳裳思一詣所慮路難通仍恐水難厲夢寐不能忘抱恨知幾歲所恨天見私於此施嘉惠貽我萬株

桃漫山迷眼界却勝武陵溪草樹相蒙蔽相去復不遠只在吾廬外人號小桃源景物適相契

和陶悲從弟仲德哭陳澤民

年來朋舊少大半已凋零人物如吾子共謂上青冥行年纔五十歎息負平生憶子初見我我意已先傾愛子器識遠行子功業成縱不登要路亦必享遐齡武邑曾未久早已聞政聲方將脫選調榮養娛親庭天公亦何事於此獨無情一旦棄我去不復見儀型痛傷風月夜空對酒尊盈

此首依王杏村先生傳鈔本補入

湖山集 卷一

八 仙居叢書

湖山集卷二

宋吳芾撰

五言古詩

春雨不止魯漕有二詩因次韻

青春能幾何况已過寒食此時對東風一日亦可惜正好倒清尊呼婦莫嗚瑟胡
不少自寬兀坐有憂色一春雨已多連日風更力安得補天漏坐待江月白

春日固喜雨雨多亦可已胡為尚滂沱連日烟浪裏江湖更瀟漫不見蒲與葦有
時漏日光烘雲薄如紙欲晴又復陰何以慰田里鬱鬱不能舒一坐四五起

和陳平仲中秋懷舊遊

天末逢秋半臨流翫佳月置酒延孤光夜久涼風發感時歌慷慨醉來翻不悅念
人有聚散念月有圓缺萬事轉頭空百年飛鳥警粵從羅亂離頭角嗟垂折兀坐

山谷間何人定交結素琴已塵埃孤劍尚清刮故人不可見幽懷欲誰說明月自
湖山集卷二 卷一 仙居叢書

團團幽憂空烈烈忽得陳子詩辭旨兩奇絕歷歷叙舊遊筆端如有古何處復相
從酒壺行自揭遙想鮑與劉應亦嘆胡越要當按酒兵無令冒斧鉞吾儕豈長貧

廟堂方簡拔
符倅同遊雁蕩廢其所和范相遊山韻

晚學愧淹博微官妨隱盤琴龍榮請事欵板喜承顏儒庸資盼昧簿領洗塵煩南
豐茂人傑才望藹江關題輿禪德政鎮俗念時艱仙山尋勝外妙句落人間氣連

天柱壯清奪霜空寒一讀三歎息髮立誰敢設但嗟俊逸才尙滯海之灣中興急
賢哲日日聞賜環况復有如公驥足甯久閒會須早命駕即日當召還發劄觀利

器斷鼉新海宴宣室行前席顧問應夜闌

寄季元集

劍池有逸人過我談名理自謂出羣塵知足更知止高標拂烟雲雅志在山水既
作陶淵明且慕赤松子我方賸緒餘固已生歡喜正欲叩淵源獨恨未暇耳忽云

桐柏山此去甚密邈擬一往其間尋真訪遺址不久便可還華此玄妙旨一去寂
無音逢人問行李人言不復來征車已西指反把遊山屐去踏長安市似聞稍留

連尚稽稽故里未免傍人門乞憐應忍恥縱使得美官所喪亦多矣嗟故人學仙
如君能有幾冥鴻合高翔不謂事乃爾徒有懶窩名却入旋窩裏始知聽空言未

若觀素履意者天愛君要君行處是慮或成沉迷敗道自此始聊復小撓之欲其
全暮齒庶幾堅固心永無塵念起

江行阻風

我生走四方足跡亦幾遍初未識江行每起浮家羨一從登此舟舉室盡欣忭既
得舍車徒且免入郵傳高枕臥短篷頓忘行役倦始謂旬日間便可朝行殿縱未

許歸田行止亦可判那知事好乖一夜狂風轉怒號動地來波濤立江面如屋復
如山拍天仍拍岸三日不能休雲容更千變始疑江神騶出與風伯戰擁起千里

潮散作雪飛濺跬步莫能前有纜莫能牽又疑慢爾神至此獲深譴亦自料平生
湖山集卷二 卷一 仙居叢書

忠信粗表見神既依人行豈不略為援若謂神無私應物當普現胡為泝流船却
乃去如箭而我獨滯流艤棹長江畔終日困飄飄使我頭目眩試取蘋藻羞更效

橫汗薦再拜祝天公冀為開方便莫分往與來莫問貴與賤風靜波亦平一如
所願庶幾舟中人彼此兩無怨

阻風又成數語呈江朝宗
平生航浙河不知幾往返豈不或滯留有時容幸免未若此番來所向輒相反順

水即值風便風還阻淺夜來至奔牛一雨成領建妻孥笑相看陡覺雙眉展謂可
便及城假館少休偃平明風橫生吹我船頭轉咫尺不可前安能達京華客路固

多艱我行亦太蹇何當歸去來高臥青山遠一任雨兼風杜門都不管

和何倅遊雁蕩

何侯富詞藻能賦兼能詩百篇卑李白十稔嗤左思搜奇抉靈怪造化不能私每
為山水遊錦囊隨所之雁蕩祕神秀鬼物潛可燬開林發幽隱鑿自輿國時高巖

聳齒萃列岫森瑰奇龍湫神光異龍鼻靈液滋天柱萬仞立冰簾千丈垂羨君沿
檄來暇日遂遍窺興隨佳處發景與高情宜留步欣有得過眼光如道乘雲躡危
磴躡險攀椽枝雅有許詢興心形不知疲我慚動拘俗薄宦方棲遲恨君爲此行
不獲相追隨平生愛山心自視如調飢尋幽倘有路初不問險夷幾欲老山間便
將雲衲披頃幸官是邑柴車日載馳列覽不暫捨游燕必於斯每欲狀奇怪苦乏
幼婦詞千崑與萬壑胸中徒自知別來歲月久况復逢艱危茲雖值時平老大無
所施今觀君所賦妙境俱在茲慨然想雲壑應不謂我欺會當尋舊遊重與同襟
期

丁亥守常塗中夏有獻瑞麥者今日池中復得雙頭蓮因成小詩以記之
嗟我百無能此身仍老矣濼此把一麾何以慰千里隴麥秀兩歧池蓮綻雙蕊斯
事雖偶然亦爲邦人喜

和許守巖桂

湖山集

卷二

三

仙居叢書

桂華燦秋杪造化氣所鍾清迥通十里不與凡卉同使君雅好客攜酒臨芳叢被
花惱不徹一笑高堂哄花本生月窟何事來樊籠疑是姮娥懶睡起鬢蓬鬆一枝
欲斜插誤落秋山中要須排日賞拚取百尊空莫待花零落惆悵隨西風

和任司理賞梅

平生愛梅花常有花前諾花亦知我心臭味頗相若對花輒痛飲席地天爲幕常
恐風雨摧有負東君託一從隨宦牒但知究民瘼動爲官守拘進退非綽綽倖指
三十年無復有此樂每逢春信回長憶花下酌老來把一麾亦欲強有作牒訟日
裝懷朱墨苦紛錯忽聞花已開枝頭鬧寒爵壽卽領賓僚對花話離索邂逅却成
歡清談間諧謔勝賞雖未窮亦足慰寥落後夜霜月明尙可理前約

和許守水晶蒲萄

珍果孰稱最靜中試旁搜白奈非時至赤梨經歲留廬山杏萬株武陵橘千頭未
若蒲萄美甘滑仍脆柔正當三伏暑滿架走青虬繁子何磊落一如瓊旒我家

得異種潔白映林丘每笑棗與栗濼比千戶侯邇來事奔走頗恨拋鉏耜持此贈
夫子因復獻鄙謀他年堆馬乳豈但供薦羞願以釀千斛永言資燕遊客來彌日
醉應不數青州

門外池內荷生雙葉

今朝池內荷一柄生雙葉傍人爲我言喜事尙重疊我老竹無用榮望久已絕偶
有二婦姪行將臨誕月所願生二孫絲絲傳世業

寄題楊宰清畏軒

古人貴慎獨舉世知者希末俗事誇耀常患不我知楊子有雅尚傳家守清規折
腰三十載不辭州縣卑猶慮與衆異憂議還畏譏開軒揭華榜却恐非其宜要當
且用晦處靜藏天機昔賢忌徇清此語非吾欺

題碧雲亭

累土創新亭本擬還舊觀或言舊亭座視此纔及半我方安樸拙豈敢事輪奐言
念夢幻身終日困几案既未許自如超然脫羈絆亦欲對江山時發一笑粲自從
得新亭頓覺百憂散亭前柳色新亭下荷花亂明月可坐遊積雪堪俯翫憑欄送
飛鴻千里歸一盼詩成似有神酒行欲無算取次亦足樂胡爲尙興嘆恨吾年已
衰志不在遊宦何當歸去來終老湖山畔

湖山集

卷二

四

仙居叢書

次韻沈漕使寄和碧雲亭之作

衰年厭塵勞久念作淨觀奉祠還故山閱歲更過半草草結茅廬雖無輪與奐水
作綠蘿衣山爲青玉案自足了餘生豈爲浮名絆牽從江上來去國同王粲旣與
猿鶴疎還驚鷗鷺散公餘坐危亭四顧雲影亂新詩忽鼎來累日飽吟翫洗我胸
中塵宛如親清盼信知隱侯家句法有成算方今苦乏材當饋屢與歎如公人物
英籌久從遠宦會見御追風起自長淮畔

寄題鮑昌朝足軒

江南有散人幾年臥草野破甑餘塵埃衡門絕車馬尙非義所安一介不取捨聞

軒窮巷間此意非滿假雖云外不足中有至足者道義聳古人文章播天下一點浩然氣萬象資陶冶持此復何求酣歌對戲呼哉筆瓢樂千古一回也先生於此時卓然秉大雅顧我愧高風亦忝詩酒社何當登此軒抵掌共披寫

題生春亭

府治何偏仄幾不容欠伸我來撤敗屋池館爲一新便有鳥喚客更多花惱人誰知牢落地一旦遽生春

題涵碧亭

幾年涵碧亭吾亦屢來往當暑既難逃斯亭尤可賞清照心膽寒涼侵毛骨爽我方困長途且此休塵鞅

題遐觀亭

城上闌新亭似若規模小誰知此亭中勝景冠江表湖山既回旋煙雲仍縹緲萬象森目前不數花與草公餘乘興來聊以散懷抱四時風物新一一發天巧芳春

湖山集

卷二

五 仙居叢書

柳色連長夏荷花繞月明固已佳雪積還更好凭欄認歸舟策杖送飛鳥適意豈在大容膝自足了第我思故山上章方告老指日是行人頗恨來不早

寄隱者

守道宋高士築室齊東鄙種竹看歲寒種田助形委束書捐古今抱易究生死不以外移內不以行責止九十留童顏湖山飽清視或顧先生云時平可以起先生本無求棄置如敝屣俄聞與物化精一未嘗毀汗簡書逸民義風洗貧士東望呈肺肝遙瀉一卮水

和陳國佐亦愛堂韻

紛紛當世士盡道休官去自墮塵網中誰能復回顧重爲軒冕惑一念遂差互要當發深省悟此形皆寓奔馳徒擾擾靜中有奇趣夫子廊廟材華途昔榮遇富貴方迫逐脫身一何遠蓋恐負初心或爲名所誤獨尋陶淵明三徑歸來處親朋續舊遊寢食安故步詩成月滿窗坐久塵生履個中有真樂自足慰遲暮我方困長

途因公識歸路讀公寄做篇更覺忘世慮有如逃空虛傾耳聽韶護念此有限身歲月空復度他時願卜築結茅相近住如公適往姿平生已深慕我雖負俗累胸中無好句偷獲從後塵登高亦能賦

夏日同官會飲白鶴寺雙瀑亭李道濟作詩紀事因次其韻

嗟予好泉石所至窮幽勝年來墮塵埃復苦炎熱盛賴有古招提相去不步何時供燕遊庶以息喧競山僧結虛亭瀟灑淨如鏡雙瀑從天來景物更幽迴欄楯溢波光清涼殊可凭復幸僚友賢雅與山川稱得暇傾尊壘相從盡豪俊令尹如子文去就亡喜慍貳邑不負丞所蓄金玉潤耿侯固垣夷趙子亦純正蓋簪已足樂况復有名醞酒酣人意適坐久天宇靜踏月各言歸清風遠相趁君詩繼踵來敏捷過於瞬中復含妙理不獨寫幽興讀罷愈驚人癡坐不知眠援筆強續詔安能繼高詠

和王夷仲詠施粥

湖山集

卷二

六

仙居叢書

伊昔豈無旱赫日流金石伊昔豈無水巨浸連天白未若去歲風飄忽幾終夕時方屬新秋稻子半黃赤倏然捲地來一掃不遺力但覺田畝空不見倉箱積餘禍及吾民來春有飢色巡門粥妻子不足充貴羅往往成流離有家歸不得我方還里閭正值此艱厄有心懷拯救不寐欲通書念無捐虞人此意空憤激民飢猶已飢吾甯忍獨食作糜倒瓶粟恨不及九百糾合族與鄰樂從有吾叔豈但一時利永作他年額要令里中人自此長飽德雖或有凶年不復更他適鄭罕與宋樂未足爲匹敵厚施報必豐會須看他日

再和

嗟我性拙疎平生好泉石好景與良辰風清并月白必對佳友朋一尊陶永夕雅志在輕肥每笑公西赤歲晚效一官粗竭區區力所得僅牛毛罪戾如山積與其鎮營營終朝有憂色孰若歸去來日作太倉糴雖然食不充野性還自得况復二老人年來多病厄杜門奉旨甘此意自平昔端欲務寬閒初非爲矯激他日會稽

歸斯言終不食人誰諒此心交遊謾千百獨幸王夫子相知如鮑叔憐我氣早衰
短髮僅覆額信我非作僞有意在作德餘生能幾何捨此將安適世路多風波談
間起仇敵且復倒壺觴樂此承平日

有感

陰陽失調變歲事成大饑我聞江湖間細民競流離瘵飢已無食卒歲還無衣民
窮聚爲盜自古誠有之不謂嚴冬日宛如暮春時里閭疫癘起災速連嬰兒今已
歲殘臘不見雪片飛中夜不能寐念此方涕淚上天復赫怒雷聲震四維驟雨相
繼作奔電仍交馳連夕不能止遠近俱憂疑我心更驚愕倍畏天之威炷香拜庭
下再三爲民祈願天正時令順行無逆施反雷變作雪盈尺以爲期庶幾宇宙內
物物各得宜

和王澧州喜雨

田父苦亢旱傷心涕泗沱使君憫斯民零露亦何多古廟舞羣巫袂屬肩相摩密
湖山集 卷一 七 仙居叢書

雲自西郊奈汝旱魃何天官感精誠霹靂加譴訶遂協畢星好一洗吾民疴頓覺
田畝間歡然聲氣和人生一飽足甯復憂其他要當及豐年對酒仍高歌祇愁偃
鼠腹未醉顏已酡

和林大任上許守喜雨

退之訟風伯風伯罪罔彰未若旱魃甚千里塵沙黃我欲持釜鉞尸諸古道傍此
志竟未就展轉成悲涼使君有妙術在德非饜香神龍不敢臥感通趨靈場霽然
下甘雨天地森開張旱魃不待誅一旦自摧藏

機簡堂余里人也在方外三十年來未識其面乾道己丑余帥豫章乃自圓

通來謁與之款語連日忘疲不謂末法中有此龍象且喜余里之有人因
其歸作詩以送之

我家石井旁山水非不奇所恨過從少無與同襟期獨幸里巷間高僧有二機大
機傳祖印海內聲名馳晚歸結草庵杜門人莫窺嗟哉已物化不見三十朞我爲

銘其塔世猶仰清規小機真龍象方爲人天師宴坐一禪榻天花零亂飛聞名亦
二紀頹媿會面稀忽自感早來訪我江之湄共說無生話不覺日暮移願我麋鹿
姿久欲脫羈羈來日寧有幾擾擾將何爲一點退閒心不謂師已知祇俟及新歲
上章力丐歸師倘還故里願言款柴扉我雖無長物亦有筇一枝正欲穿林壑相
與窮幽微庶幾進此道盡洗平生非

白石道者棲於洪富以石爲糧先朝敬愛之賜予之物甚盛一日主僧持來

郡齋因獲恭覽歎仰之餘因成拙句二首

高僧隱青山宴坐咀白日不知幾何年人猶訪遺跡願我頊鈍姿但能知肉食回
首仰高風捫心有慚色

道人厭塵紛萬乘挽不住愧我未得歸見之愈增慕奎畫儼若新真容宛如故舊
隱雖寂寥山靈尙呵護

和黃作霖白髮

湖山集 卷一 八 仙居叢書

白髮有公道古來人盡然我初未四十霜雪已滿頭黃子我同歲比我還更賢時
命未遇合退藏非自捐不須悲晚景不須怨蒼天如君豈長貧時主方御乾

病中有感

大暑苦河魚久乃變成痢輾轉床席間百藥幾盡試神氣頓索然不止形容悴自
謂與鬼隣偶然有生意方欲少開眉赤目又爲崇餘年能幾何十日不知味今雖
強支持下筋猶畏忌去歲夏到官今年又秋至默數一年中安好無一二顧此衰
病軀豈堪長代既回首望故山幸有寬閒地不如歸去來笑歌聊自慰

湖山集卷三

宋吳芾撰

五言古詩

和胡經仲中秋

平生恣睢味虛空光陸離心與此月同不容一毫疵恨月有圓缺不得常清奇每
欲語天公仍斫此桂枝青冥去無路思慮空勞疲明知此意苦慙慙長我隨去年
西湖上爛醉吟悲辭今年巧相覓似欲敘離思西風爲披拂浮雲無蔽虧坐開百
壺酒與月論襟期永結無情歡謝此世上兒吾友胡夫子豪蕩笑墨床擬借月顏
色爲君鑿薄帷告之且痛飲行樂當及時

和閔邱莘叟中秋翫月

平生愛明月夜坐長忘眠每見沐輪上兩足先趺躄清宵意未足常恐雲油然老
來有餘興猶不減少年今歲及秋半一醉擬流連無何山雨來不見觚稜圓尙意

湖山集

卷三

仙居叢書

閨餘夕百分棹船居然遂此願使我喜欲顛引滿對清影席地仍幕天豈知賢
伯仲亦愛此婢娟與我嗜好同清夜律詩眉此景已買斷初不用一錢况復有佳
句還與月爭妍愧我無好語濫繼聯珠篇

酒爲偷兒所竊

我性苦拙疎與世不相偶平生不如意往往十八九何以遣此懷賴有尊中酒去
冬釀碧香頗不計升斗準擬與親朋興來一聚首庶幾半落中時時開笑口偷兒
何如事一夕負之走可惜數十壺化爲一鳥有昔聞章秀才有酒盜不取今我乃
致竄退省良可醜無乃造物者知我疎慵久恐我醉時狂未免自遣咎用此警昏
迷意在鞭其後願我雖無知自愛豈不厚從今誓改圖停止傳杯手炷香捧茶甌
閉門清自守坐對古聖賢永作忘年友

和董伯玉不向東山久韻

讀書想前人往往得師友每愛釣渭濱頗喜耕谷口夫豈與世違甘心臥巖藪升

沈自有時此意君知不

野外少過從出門欲何向所幸得夫君相與樂閑曠年來既倦遊老去那病忘且
復對酒尊尙須時一訪

我暫出山去常憂蕙帳空聞君東山樂愛君古人風日暮君不來碧雲蔽高穹凌
晨戒僮僕駕言將徂東

塵緣未斷俗事頗相關雖懷林下趣坐失山中閑時令清夜裏夢少雲水灣寄
語猿鶴伴明朝歸故山

雲氣滿戶庭風光入窗牖是有佳趣不出吾座右邈來獨何事未免踐走三
讀寄佳篇臨風嗟嘆久

和王朝議韻

晚日轉雲頭長空收雨脚稍覺暑氣清獨坐傾桑落興來或醉吟接羅還倒著胸
中了無憂事事俱脫略緬懷我友朋蹤蹟東西各幾欲往從之恨被微官縛此來

湖山集

卷三

仙居叢書

得夫子臭味頗相若傾蓋使論心開懷不我却新詩一何工清思渺寥廓才如李
杜雄句壓曹劉弱願我志意衰筆力不如昨明時百無用正恐填溝壑公餘幸少
閒對酒且深酌拭目看諸公袞袞登臺閣

和樓大防韻

嗟余本何人巖然居海嶠家世業爲農有田在巖窠春到耦耒耕寒來從母漂屋
角日誅茅杖頭時荷篠道冠知讀書聊爲起家兆有琴既無絃有劍亦無鞘僂倭
廁末科安敢綴天標但期竊斗升活此老與少豈謂暮年中亦誤家收召曾未著
微勞遣使登華要自度老無能共知愚不肖縱未遭人非難逃天日照尙不速休
官甯免淵明笑矯矯淵明賢千載誰能紹瓶粟雖無貯風標松比峭詩篇雖不多
筆力天與妙願余豈能詩微吟蚯蚓發可笑不自量輒欲展高調武車真豪英逸
如千里驟又如禮樂器肅然在宗廟有美頌而長視容清且曠自應輔明時與國
增光耀胡爲在一州從容陪坐嘯乘輿來湖山欲看余把釣濯足翫水雲縱目觀

野燒喜余和陶作舉杯爲余釀草具雖蕭疎亦復爲余嚼余已學淵明公方跋周
召出處既不侔無由遠相叫願公保令名求賢行有詔

二月晦日惜春有感

春半年已除舊聞詩人語老夫始信之倍覺傷時序方春未來時屈指朝朝數十
分擬春來欲與春爲主那知事已乖十日九風雨縱得暫時晴應酬紛萬緒舉眼
看枝頭春事已如許還憶故園花連年成間阻南園亦可人雖美非吾土願天早
放歸容我老農園月下與風前對花歌且舞日是青春何必唱金縷春半年已除舊聞詩人語老夫始信之倍覺傷時序方春未來時屈指朝朝數十
爲有杜牧之詩也

送春有感

物物俱有情情尤鍾我輩况復病且衰白髮不相貸今日送殘春倍覺生感慨正
恐明年春此身不復在憶昔少年時逢春便傾蓋五十六年中相親復相愛春雖
自天來祇在花叢內常愛地不寬栽花容有礙買山敢論錢惟恐力不逮花開即

湖山集

卷三

三

仙居叢書

欲看花好還須戴詩必爲花吟酒必與花對醉則臥花間豈事形骸外醒復繞花
行視之過粉黛從人笑我狂我作兒童態自云盡此生與春長有會人事苦相爭
花謝春亦退我欲苦留春春去不少待爲春攪離腸寢食俱忘廢悲來不可禁未
免歌慷慨我當保餘齡相見猶可再若或徑溘然遂成永分背願春略躊躇一尊
容我醉

憂居杜門久廢筆硯茲因卜築輒有所感不免破戒作數語呈諸親友

平生事幽討性與山水使晚歲關三徑頗喜得地偏遠不去桑梓近與松楸連青
山枕其後流水繞其前羣山更簇簇左右相周旋棟宇雖未立氣象已足觀旁人
笑我拙空囊無一錢何苦欲架屋作此煩惱緣我豈不自知老去將終焉居遊與
寢臥安可無數椽人生七十稀自古常有言我今七十五髭鬢已皓然縱使此身
健前去能幾年仕宦雖齟齬亦復番番宜向來爲親養猶或強着鞭今既成永感
前事都棄捐倘或未死滅誓將老林泉遂此卜築志閉門日高眠栽花滿我屋種

竹環我園山上創一堂湖中具一船從容與親舊取次中聖賢雖無千鍾祿雖無
二頃田胸中富邱壑眼界飽風煙自足了一世此外休問天

再和

嗟我椎鈍姿處世百不便性獨愛山水固非嗜好偏本來山中人與青山連仕
宦三十載塵事雖滿前登臨興不減佳處輒盤旋搜奇更探勝往往窮游觀所恨
坐艱窘苦乏買山錢年來足憂患杜門絕世緣百念俱不起此心已休焉尙欲對
山水亦茨架短椽非爲求安計蓋守知足言如我百無似自視仍闕然餘生亦何
幸獲觀中興年賢能隨任使熙運逢周宣退量爲鈍姿老去難加鞭有如不材木
偶未溝中捐甯復幾寒暑白骨埋黃泉且趁此身健飽食難辭眠衣葛謝軒冕杖
藜守邱園朝躡躡登山屐暮上泛湖船保真師古語樂聖繼前賢有妻能力爨有兒
能力田萬事不介意過眼如雲烟無榮亦無辱庶以全吾天

久雨

歲旦值庚午已有旱嘆憂甲中與甲子仍更雨不收豈惟主夏旱還慮麥不收農
占吁可畏使我生春愁我今安靜退身外百無求止願年穀熟高枕臥林邱時時
與親友尊酒相獻酬天意今乃爾一飽未易謀衆人憂餓死我能獨樂不念此不
成寐中夜涕泗流無所用吾力止望天賜休天不絕民命曾見大有秋

送董伯玉造朝改秩

之子久言別今秋忽此來訪我湖山上連月相追陪和詩動盈軸舉酒必盡壘使
我增眼明頓覺忘衰頹方將走山谷乘興共尋梅一笑坐花下覆此黃金杯俄然
告我去遮路挽不回匆匆陳祖席再豁懷抱開自古論治道常患無人才如子雖
寒素萬口稱賢哉時運偶未至半生困塵埃從今脫選調甯復嗟淹回會見日千
里騰躍如龍媒願言更努力望主方築臺

丙戌送春有作

三月三十日春去人盡惜我獨惜春多欲留春不得昨憶任行都亦屢逢春色王

湖山集

卷三

四

仙居叢書

事多執掌常恐無暇隙擔上看桃李負春長嘆息每欲早歸田恨不生羽翼及至
今得歸亦復少歡適平生無室廬方且事工役老妻病累年年來覺轉劇百事總
關心十日九不憚把酒對東風一春能幾夕因念夢幻軀處世不滿百今年六十
三已是桑榆迫縱使到七十能得幾年客幸春有舊好一笑常莫逆今既舍我歸
動是經年隔聊復倒離尊與春話胸臆我方葺園亭隨分足泉石準擬共東君着
此幾兩屐叮嚀春早回莫使長相憶今宵已拚醉坐待東方白明日各分飛斷腸
芳草碧

和送春詩送陳澤民

少年買青春千金初不惜常恐春不留韶華難再得栽杏更栽桃爲春添景色對
酒復當歌與春亡間隙春去或未來日探春消息及至春又歸送春恨無翼追隨
九十日無日不自適胡爲把一麾千里從吏役當塗古道院事簡非繁劇宴坐對
江山亦足自怡憚所嘆之游從無與共晨夕陳侯有高標鷲鳥空累百落筆動成
湖山集 卷三 五 仙居叢書

答客難

我治湖上園占斷山水窟幽事日相關願覺無暇逸有客來相過云欲救我失謂
我雖愛閑未得居閑術衆人役利名公獨役景物固與衆人殊未免俱汨沒孰若
淡無營燕坐一虛室百念盡消除百事俱真率物來則應之豈可自攬揚客言非
不忠我意各未悉萬物仗境生百果因花實我聞洛陽城名園渾比迹至如司馬
公樸素世莫及有園號獨樂晚歲亦加葺人心固不同豈能盡如一願我病日衰
行年將七十光景去不留餘齡那可必要當日逍遙樂此桑榆日寧如土木偶終
朝長兀兀况有佳山水茲焉久蟠鬱地靈盡發露一旦爲我出若不一領略無乃

大拘執何妨几席間時與相顧揖擇勝把酒杯搜奇入詩筆猶恨景物多未能盡
收拾他人視若忙我心常自佚人無所用心先聖每忿疾既不學羣兒詫仙仍佞
佛不有博奕乎爲之猶勝弗客既聞斯言語塞幾若訥因爲客書之聊以誌髣髴
會須畫成圖繼取王摩詰

聞同庚不幸有感

我生甲申歲同歲知幾人十中無一在使我涕隕巾常試屈指數誰登要路津不
過五六輩蹤跡半已陳其一最先達進爲國大臣寵榮無與比近亦以計聞願我
何爲者本是隴畝民持業已過分壽更近七旬獨恨苦拘縛歸志不得仰天復放
我歸遂此自由身湖山堪寓目風月足怡神有花共我醉有鳥助我吟若不自娛
樂開口對芳辰却恐泉下客笑我浪苦辛雖生亦何益徒負百年春

和陳天予卜居二首

夫子有直氣聲名重如山上書遭放逐去國知幾年傷弓念投林失水思潛淵但
湖山集 卷三 六 仙居叢書

期歸里社問舍仍求田道茲是卜築占勝郊野間梅竹映左右溪山繞後前且欣
輪奐美碧瓦生青煙莫嘆經營苦綠鬢成華顛君雖欲退處天豈容久閉會起佐
明主四海俱晏然
我亦初卜築止有湖與山一區未易就首尾八九年種竹已成林積水已成淵我
始得棲息守此桑麻田羨君治第敏不出數月間落成寫胸臆遙寄到我前佳句
粲珠玉妙畫梯雲煙我見爲君動喜甚如欲頭第恨隔山嶽無由相伴閑何時一
會面尊酒共陶然

湖山遺興

我在小西湖浩渺仍清曠大旱未嘗枯久雨亦不漲灌漑數千頃無欠亦無長中
有十里荷花開密相傍疑若水仙遊波間張俱帳既列萬紅妝復陳千彩仗風細
月明時天香互飄蕩縱有老畫師丹青難仿像我心如死灰萬事俱廢忘獨於此
留情會不忘一餉日日繞岸行踏破屐履幾兩無以寄幽懷誅茅聊小創開窗面湖

光納此無盡藏冀得日臨賦少效陶元亮用以償素心庶不孤雅尚每自謂生前足可供酬唱偶未脫世緣一出成牽強紅塵四十年白髮三千丈勞力復勞心時嬰拙恙夢寐到湖邊恨無縮地杖迨今始歸休挂冠老湖上坐看水中天依然涵萬象近樹與遠山倒影還彌望滯滯兩開飛瀑來千嶂沙頭鷗鷺集水面龜魚漾似認舊主人有意來相向時方夏初臨雨簪天風颺日影烘微雲水紋生細浪徘徊至夕陽迤邐扁舟放恍覺此身輕有如在峴關我病雖不飲亦爲傾家釀酒酣逸興來懷抱益舒暢嗟我本寒儒百種無一樣晚有田與園所得已過當今更享此湖重慚逾分量是豈人之力無乃天所賜惟是頑鈍姿年衰多俗狀塵痕滿衣襟攬鏡空感愴要當盡洗濯見我本來相心跡喜雙清從人詫官况

紀夢

平生好山水至老心不移每聞有佳處欲見唯恐遲相去雖云遠不憚脚力疲縱不能得到夜夢必見之晚歲卜築地一半在翠微山水既俱勝景物還相宜旁人來觀此已自心目怡若乃夢中見則又遠過斯高山與流水到處皆嶮奇其間有樓觀金碧仍相輝幽深極險怪皆世所未窺謂必神仙窟非世所得知不謂我凡骨乃獲來游嬉恍然若驚覺有如天上歸是豈造物者不與人相違知我有雅好特以此見貽嗟我今老矣萬事都棄遺猶有山水債未能忘夢思他日或蟬蛻百態不願爲只願山海去赴我赤松期

機簡堂自隱靜歸爲萬年主訪余林下相與道舊因以述懷

吾鄉本仙窟石井尤奇特民物生其間古來蓋千億惟師與我家所居共阡陌少小初無殊長乃分儒釋術業雖不同於道俱有得師爲方外遊登價已籍籍象教久衰微賴師振業席鐘輔與鉗錘信有彌天力果續佛慧命作大善知識我雖登禁涂無功亦無德但有憂國心徒勞竟何益挂冠歸林下面亦無慚色知心獨有師相見笑莫逆每思共談玄傾倒此胸臆江浙還相望恨不生羽翼昨朝忽惠然得得訪泉石一見雙眼明歡喜幾折屐第念我與師彼此頭顱白世路方艱難老

湖山集

卷三

七

仙居叢書

去台休息師既歸故鄉不應復他適願言却世緣來伴我幽寂相看成一老永爲閩里式杜子美寄贊公詩云相看成一老來往亦風流

葉性之有詩紀十五之集因用來韻

人生重行樂樂事古難全有如天邊月多缺還少同有如女星會合動經年今夕翠賢集定知非偶然願我老多病要路懶着鞭年年上章疏只丐早歸田賴天憐此意得遂性所便歸來小西湖湖水清且漣吾處在其上可濯仍可沿一望興無盡十里開紅蓮風前波渺渺雨後竹娟娟到此百念滅已是卜終焉但恨乏勝侶使我心懸懸今得與公澄共上泛湖船載月娛清夜同醉壺中天雖無管絃奏雖無羅綺筵看此水與月自足中望賢現復座上客盡如珠玉聯其間有老匠自舊稱詩而飲散出佳句爲我寫由拳紀此一時勝付與山水傳合當風月夕更結一笑緣

家人生朝

相從四十年於今成二老向來苦宦游頗恨歸不早我家枕湖上髣髴如蓬島今始得歸老方喜開懷復值君誕辰滿目春光好幸有酒千鍾足可供傾倒要須且沈酣莫被閒愁惱我方務清虛志不在金寶亦復戒浮華意豈在花草但願享遐齡白首長相保

生朝偶成

今晨是生朝今夕是除夜年年聚親朋往往羅酒炙而我忽抱疴見酒輒避舍一滴不沾唇何事相慰藉人生能幾許今已迫衰謝病軀復如斯令人發悲詫展轉竟無眠作詩訴同社

送津兒之官麗水

憶我初仕時不敢望高位但得宰一同使可行已志實惠倫及民死亦有生氣况復著陰功子孫將不墜胡爲人憚之百計欲求避我聞事無難辭難豈爲義世路雖多艱宦途須歷試是用俾吾兒往當民社寄眷言古括州山水有奇致我尙記

湖山集

卷三

八

仙居叢書

昔年常爲郡守武雖無德在人人亦安平易百里聞汝來想見多忻慰要當盡此
心有以塞其意誠能使吏民自此知懷畏家家各安居人人共稱治縱或罹謗傷
固自有公議有如汝所存俯仰似無愧功名餘事耳何必成與遂年來我挂冠方
得閑中味無乃逼桑榆七十仍有二知復幾何時得見汝娛侍雖幸枕湖山已闕
幽棲地有詩誰伴吟有酒誰同醉正欲汝相隨俄然又相離會須早歸來日作斑
衣戲惱中有真樂豈必三旌賞

予與王瞻叔韓通一林梅卿余知默徐彥才六人皆同庚也一登政路五上
禁塗其四久已物故所存者獨知默與予耳今日得報知默又已云亡念
年齒至此予亦豈久於世者乎悵然有感於懷因成數語以自解

同庚非不多達者甯有幾七十二年間六人而已矣其四跡已陳止予二人爾今
朝聞訃音其一又不起嗟我獨何人偶爾未見鬼自度如許衰甯久紅塵裏念此
夢幻身誰能保終始失者距或非得亦未爲是死者固可悲生亦不足喜幸然已
湖山集 卷三 九 仙居叢書

挂冠萬事不到耳何妨日憑欄樂此佳山水仍更日開尊賞此新桃李時時命歌
童唱個陶真理倘或未溘然亦足娛暮齒

病中有作

吾年七十五一朝忽患瘧仍害及老妻對床更撼鐸寒時寒如冰熱後熱如灼既
去還復來如與我有約連日莫能休盡室皆驚愕飲啖一不欣形體頓如削細思
豈無因良由賦分薄本是農家子只合事耕作既已得美官復有歸田樂已是無
福當又不知慚作遂至瘧鬼憎故意來相虐作詩告天公縱我有過恐願天少垂
憐疾病且闊略但速賜之死莫令我知覺一生纏世網正欲解其縛假使壽百年
甯免此一著不如早歸藏且免論強弱我非畏死人久已辦棺槨

述懷

我愛白樂天千載共稱賢行年七十五奄忽遂溘先我愛范忠宣一代名德全年
齡甫至此亦復成棄捐二公雖已逝四海至今傳願我百無事幸及二公年今夏

疾疾作已分歸黃泉偶然得無事同荷天見憐但我有一語恰欲與天言有生則
有死如行者言旋我是久行客亦自應息肩念人處一世動與世網纏開口罕歡
笑觸緒同憂煎縱使至百歲終困塵俗緣不如早瞑目庶以全吾天是非與寵辱
總不到我前一心亦安靜却得返自然况我辦歸計久已下新阡

湖山集 卷三

十 仙居叢書

湖山集卷四

宋吳芾撰

七言古詩

里有蔣生者頗志於學迫於貧困吾叔德先見而憐之贍其有無使從胡經
仲學作詩勉之

君不見昔日泰山孫先生踏踏窮途道未行讀書有志破萬卷置錫無地可躬耕
高堂親老仰甘旨未免道路長營營睢陽客舍一再過半落誰人知姓名文正范
公真好士一見賓階喜氣形深知先生非乞客金在沙泥玉在荆底事窮年事奔
走厄貧廢學誠可矜因留鄉校周所急奉親為學使有成先生果不負公望行益
脩兮經益明十年聲名動廊廟天下望之如日星一代儒宗右試數誰不首以先
生稱向使不遇文正公亦將因循埋沒如腐壘吁嗟此風寂寞久豈是吠畝無如
先生之才能世人俗眼棄賤胸中壯氣空崢嶸吾家叔父特達士汪汪偉量如
湖山集 卷四 仙居叢書

滄溟比鄰有蔣生所志在窮經迫於飢寒故無以贍親庭不問師道已未足聚訓
青衿已十齡銳氣日已喪塵事日已厭願雖僅能供子職而此術業何由精吾叔
念之為慨然一見自待如父兄恐子生窮竟廢業亟使就學趨準繩况有括蒼胡
夫子傳道吾里作世程執經座下子無忽子之所須吾其應傾困倒虞略無斬關
視世俗親疎情我聞此事猶歎息俗十聞之應駭驚近來世道太淺薄骨肉猶作
錙銖爭故雖有子尚不教但欲黃金自滿篋安能推其餘以及異姓忘愛憎偉哉
吾叔賢遠繼文正公之英聲蔣生其勉之無使後人獨羨孫先生

續潘仲巖秋夜歎

秋夜涼秋夜涼碧天如水涵月光空堂耿耿不成寐坐起拔劍歌慷慨歌罷金樽
還獨酌試一停杯問寥廓此身此世竟如何搖搖驚燕巢伊昔我生適太平
嘗信中原有甲兵揚鞭走馬長安市美人如玉酒如澆可惜太平留不住一旦風
塵杳回互誰知年少樂遊場驪作敵人爭戰處烽火照天光奪日殺氣騰空暗如

霧皇家骨肉幾千人盡逐鑿與沙漠去回頭宮闕成一空惟有山河在如故咄咄
森誤何誤國二十年來啓邊隙邊隙已成猶自如忍使吾民罹此極哀哉吾民亦
何辜父子連年死鋒鏑與言及此心膽寒空對秋風淚橫臆字宙回旋雲
失色我聞古亦有亂離人道亂離今過昔一人厭奔走四海念休息如何廊廟士
木人安坐恬然有肉食我今願得上方斬馬劍盡取凶徒肆誅殛却總堂堂百萬
師淨掃邊塵空塞北莫言草芥無奇策願蒙天子一前席

和林大任勸耕

壯哉溢目還盈耳千騎出城鼓吹起野人一視快爭先奔走歡呼幾折趾往年戎
馬偶出郊田間彌望皆荒茅使君篤意勸農課盡使情游如所教麥欲連雲桑蔽
野此心猶恐孤民社要將治績邁糞黃不但文辭超賈馬編氓墾壤自欣懽盡道
年來百慮寬承流宣化得賢帥湛恩霑何漫漫不愧剖符仍受玉善政已為千
里福年豐穀賤復何憂向也窮民今亦足固知博施非屯膏况能好善如干旄資
湖山集 卷四 仙居叢書

僚偷有公輔器寧辭解贈腰間刀有客有客歌賢業詞爛春葩光焯煜一時酬唱
已清新四座朋從更和叶酒酣諧笑應云云元白李杜疑前身想當揮毫落紙時
筆端往往疑有神我來觸緒未暇給首視明珠千百粒豁然兩眼頓增明更覺慢
心無自入已幸從今日往還况復賦詩賓客間只恐使君丹詔下揮歸青瑣點朝
班

又勸耕

浙東十載歌豐登去年水旱俄相承吾州何幸得一熟四野絕聞愁歎聲田疇二
月土膏動樹頭布穀爭飛鳴鳴田家飽食苦無事雨後一犁方對耕敢意使君親勸
率千騎曉作田間行老農感激前致語使君不用憂西成應中昨已見三白今日
還逢甲子晴年豐穀賤定可卜倉箱會見如坻京但願使君對春色莫負花前雙
玉瓶人生適意未易得况復時節遭昇平要須拚與賓僚醉無使旁人笑獨醒

喜晴

我家世業本農夫力作耕田供百需食無魚兮出無車但守桑梓依粉榆中更兵
火田園蕪骨肉奔迸幾爲奴飢腸雷轉寒侵府中夜窮鬼常擲揄自笑爲生亦良
劬此身何由出泥塗始棄耒耜親詩書一以經訓爲蓄畚弟兄相繼歸雲衛吾鄉
往往推諸吳我雖有志往區區顧小技非大巫向來聊出應時須亦復接武丹
陛趨退視才慳思且枯敢意濫吹東郭等自從得請歸田廬萬事閉眼不問渠豈
謂割分姑孰符一時之使偶見除此邦自昔稱膏腴千里舊當稻與魚十年九潦
田無租今歲穰極方滿圩邦人舉首爭歡呼此會豐登亘古無驟然一雨驚里閭
直疑平地浮江湖靈嗣致禱纒登輿已見皎日升東隅一方今既奠厥居太守寧
不欲自娛便可投絃歌歸賦

癸巳歲邑中大歉三七姪捐金散穀以濟艱食因成三十韻以紀之

吾家渭姪非常兒自幼讀書嘗下帷平居事母盡孝道力供子職曾無違辛勤農
畝三十載頓立門戶成家肥恥同流俗事驕吝好賢樂善常怡怡聞人急難如在
湖山集 卷四 三 仙居叢書

已見義踴躍無不爲造橋砌路未爲德折券釋逋未足奇究其存心用意處尤在
邑人艱食時此邑山多土田少民貧自昔難支持其間歲收數百斛已爲富室他
可知况復今年苦亢旱州里遠近咸告飢田疇彌望總如燎細民未免俱流移縱
使人能保常產亦復有甑無米炊雖幸朝家行賑濟正恐未能遍羣黎往往傾村
走山谷荷鋤掘地尋蕨其取根爲粉雖可飽食之既久人亦羸春來必至生疫癘
死填溝壑夫何疑吾姪兒之軫憂惻首讓創率輸家貲既捐青蚨二百萬猶恨羅
貴難療饑庚中僅存三千石一旦傾倒盡散之此心但欲濟鄰里身外浮名非所
希吁嗟薄俗務貪鄙計較升斗爭刀錐徒知富有可潤身豈慮人怨親戚離有如
吾姪爲此舉吾鄉自古應亦稀小惠所施固未博風義自足洗淺薄倘使人人皆
若是千里豈復憂餒時第願吾姪廣此意所爲盡從今日推陰功在人天必報會
俾爾壽膺繁禔梓里遺芳俾未艾世有子孫攀桂枝豈惟同里共歆豔亦使吾族
增光輝老夫無以示旌勸聊爲吾姪題此詩

和向巨源冷語

長空一夜飛瑞葉正是人間苦寒月靜坐遙聞修竹折天慘雲愁風更冽喜君試
水烹春雪却笑酒酣長耳熱

又

風掃千林無一葉獨有疎梅浸霜月欲御瑤琴愁指折試酌寒泉驚齒冽最愛閉
門人臥雪不作羣兒附寒熱

釋奠于學和劉判官韻

憶昔未冠隨親庭采芹曾把泮水清仰高先聖空有志遠壯纔脫白丁三釜及
親雖可喜抗塵不復論書史舊遊恍若一夢中十載何期雨來此慚無善政及邦
人况負平生道德心載瞻廟像直汗下正欲不爲神所歆朝來俎豆敬通靈幸賴
賢僚贊禮成更勤佳句愧盛意敢與前賢齊令名詞場自顧非元帥白髮星星徒
滿戴尙期君與振斯文休嗟蓮幕淹三載

湖山集 卷四 四 仙居叢書

朱世同喜雪中得酒出佳篇相謝用韻奉酬

吾子一布衣抱道仍懷德人雖仰其高耐寒如松柏亦復謂其介忍窮如鐵石欲
耕且無田欲住且無宅借人茅舍居破漏無遮蓋兀坐懶掃除凝塵常滿席文章
老更成初不事雕刻間爲場屋遊往往遭棄擲進取既不諧資身又無策敬學三
十年當作離鄉客亦豈無六親爲親成間隔亦欲求知音無奈俗眼白不知何所
負半生罹此厄空讀萬卷書不得藉古力昨朝起開門雪深平地尺極目望西郊
萬里如一色窮人盡皺眉共畏寒威逼亦大不能堪君獨無戚戚危然書窗下哦
詩度朝夕我送一壺酒酒面蠟浮碧但可洗愁腸豈足資歡適君乃走長篇再三
叙感激筆下有如君足爲人楷式勿謂道難行自古有通塞時來會見上通津莫
憂計拙無衣食

和劉判官喜雪

濫把州麾奉北堂自慚政拙非冀黃年豐物阜天所賜容我養拙山水鄉今朝瑞

氣俄融結散作飛花應時節萬家疫癘一掃除盡道年時無此雪幕中佳士欣得
公筆端能與造化通乃知冰柱有家法寡和未饒歌郢中一望瓊瑤迷四境我復
白頭臨絕頂要須相與作春溫共向尊前拚酩酊

詠海棠

古人花譜名浮實獨有海棠真第一我家千樹足奇花晚得此花尤傑出每逢春
色鼎來時爭逞新妝媚晴日泮如酒暈入香腮宛似燕脂施玉質雨後妖嬈倍有
情天然富貴曾無匹夜深燭下更端相睡起還疑春思鬱老來百事盡疎慵頗喜
與花時款密豈知牢落向江城驟爾乖離心若失試從僻陋強搜尋偶得一株天
所乞纖枝雖瘦不禁春亦有花光相照拂一時遊子覩爭先共歎凡花難跂及愈
令倦客憶故園不覺淚沾衫袖濕

對海棠懷江朝宗

我住湖山歲月餘年年長醉海棠花憶昨君來花未放却言花放定相過亦欲花

湖山集

卷四

五

仙居叢書

間同一醉肯教垂老負陽和東風始動花始蕊石已翩然到我家意君爲花必少
駐那知事復成參差眼底垂絲先弄影一時浮豔亦堪誇豈若神仙真態度紅妝
翠袖肩相摩躊躇花下不忍別回頭彼此奈愁何匆匆直向剡溪去急爲飢民救
札瘥萬人既欲全性命實心樂事自應那待得明春來修好因循又恐成蹉跎世
間萬事無不爾不用逢春苦嘆嗟如君年年走塵俗深疑天不付芳華何似相隨
林下住共將爛醉爲生涯不但有花供笑語還有佳句助吟哦

王若夫謂水晶蒲萄本出其家求詩

君家蒲萄天下奇奴視百果何其宜種成滿架日繁衍清似水晶甘若飴八月江
南風日美正是人家酒熟時盤中珍果有如此誰數閩中生荔枝鄉人歎羨競分
種不過數年條已萎胡爲君家植此樹問歲數十如新移我聞尤物天所靳盛衰
頗與人相隨君家令祖有賢行一邑遠近人爭推少雖失身事刀筆吏之操術皆
恥爲處心積慮人莫及奉法循理古亦稀人與黃金目不視身居暗室心不欺退

處郊坳窮困只教子孫爲布衣天公無以表純懿特以此果先見貽其孫努力
效儒業表穎出非常兒未壯果能立門戶直上蟾宮攀桂枝自餘雖未登上第
亦已飛鳴到禮闈俱傳清白守家訓端若此果光陸離今君既收以餉我又復琢
句形聲詩願君採折多醞釀積千萬石爲酒池客來自此酌不竭永永百年供壽
卮

和陳天子巖桂

乞身未遂歸巖谷滿面塵埃慵禮沐鈴齋獨坐更悲秋喜見吾人駐車轂吾人別
久正懷思一旦渴心還慰沃天公助我作清歡特遣花仙薦芳馥萬枝瑣碎屑黃
金幾樹陰森攢碧玉天然風韻月中來頗鄙人間桃李俗秋高氣爽人意佳衰病
無餘惟我獨胡爲却被此花惱盡日簷前看不足况是欣逢磊落人遠追渭釣井
巖築須知天欲長吟哦使向筠陽看俯竹見花落筆作長謠燦若珠璣千百斛我
乃觸緒不自聊得此細看還熟讀明朝人去花亦殘只把新詩時反覆

湖山集

卷四

六

仙居叢書

得家書報敝店紫丁香盛開悵然有感

我家丁香大盈丈天公靳惜非凡材去年花開香滿屋我方局促纏悲哀準擬今
年必無事儘可花下相追陪何期頓與花隔絕斗粟牽從江上來前日我家寄書
至爲報堂前花正開熏人已如蘭靜噴照眼遠若錦綉堆狂蜂遊蝶自來往舊成
蹊處今生吾主人有花不解賞向來何以事栽培置書不覺雙淚墮人事好乖如
此哉嗟我行年近六十鬢髮星星心已灰縱使從今得自便此生看花能幾回况
復奔馳未能已斷蓬正滾風中埃欲往一見尙不可敢望近村持酒杯須知軒冕
儒來耳不如歸去山之隈

病中秋香開因或拙句呈諸親友

仙姿元自廣寒來分得天香長馥郁千古風流獨占秋一枝曾比岷山玉伊余老
去百念灰已是形骸如土木年年尙爲此花狂有似淵明偏愛菊坐中不可一日
無又似子猷真愛竹一從秋到天宇清頗費夢思眠不熟凌晨便起採花枝走遍

荒園常僕僕可怪司秋失故常時節已深花尙伏迨余抱病臥匡牀始效枝頭綴
金粟折來三嗅忽悽然不覺淚珠懸兩目天胡祗賦惜花心不容享此看花福今
年疾疫已如斯來歲衰頹還可卜縱令牽強到花間空使此心生不足不如等是
趁西風把花一掃還空谷

陳正卿示蛤蜊解嘲之作因次來韻

夫君雅志知誰會身在寰中心物外平生不入州縣一任傍人驚且怪日來杖
屨忽相過爲我踏破松陰碎聲聲清談頗逼人祗將萬卷鏡千載得酒歡然竟不
辭右手持杯左手蟹夫君真是人中豪甯比尋常庸俗輩不食蛤蜊何足羞但能
適口斯爲快山肴野蕪亦自佳豈必尊羹與鱸膾

復次韻

老來絕意風雲會久欲脫身塵垢外有時偶被世緣牽咄咄書空常作怪一麾何
事到江城却犯喧聲親瑣碎簿書叢裏度光陰倏忽已驚駭一載所幸連年值有
湖山集 卷四 七 仙居叢書

秋頰足稻梁高魚蟹正愁客少無與娛得詩流真我輩劇談終日坐生風洗濯
煩襟一何快酒行到手君莫辭有甃可魚魚可膾

中秋會於照水堂竟不見月和劉判官韻

又是人間八月秋西風萬里殘暑收簿書汨沒日復日忽逢佳節聊舉頭聞樽喜
有賓僚共準擬延月歸城樓姮娥何事苦相惱使我珠簾空上鈎百年樂事能有
幾興來不憚秉燭遊雖無月華助吟賞須知節物不可留尊前莫問漏聲促且對
溪山倒玉舟

九日感懷

淡雲籠日秋容薄浙浙西風度簾幕籬邊黃菊自重陽天外幽人正離索登高那
可望長安記得當年醉豐樂十千美酒一百分脫帽狂歌恣歡譁風流座上盡英
豪醉倒不知紅日落誰知陳迹轉頭空漠漠烟塵暗京洛又是秋高塞馬肥萬國
城頭悲戰角對花強飲欲忘懷萬感並生還作惡河水之濁有日清世亂當復見

太平只應人老鬢毛疎媿他年少插茱萸

臻公釋氏之秀者浮游徜徉跡接天下乃者歸臥雲山閉門不出遂命齋名
曰戲鯨真得古惠師之遺趣也予喜其志因留二十韻以贈之

吸盡百川還見底頭角驚殺鯨與鮪有時大曠明月珠照耀六合光不死滄溟浩
蕩遊巡釣深匪憚窮涯涘今者修鱗何側倚豈是吞舟厭選徒祗應噴浪雲日
翳故此盤桓良有以朝發夕至固無難在在處處期一視苟容肯向尋常溝要養
此身數千里圍圍洋洋信自如涵泳嗜嗜真得理從容詎止濠梁遊枯槁寧同車
轍裏至樂元非惠子知入舟肯作周王美謫仙誇背應無由昌黎餽鮑誠虛擬終
日相望誰得似井蛙安足爲跨峙得所一任笑猿猴施體寧容匪蟻蟻清波孤虛
有餘澤何必龍津誇鋸齒最爾鯨鯢徒唯唯春來秋化無暫已隨陽上下一何勞
風波蕩蕩不自止誓乎大哉天獨委居然不與衆鱗比高摩無爲還已矣肯向人
求升斗水古來大魚不池活會須終作風雷起殷勤寄語任公子收拾巨鈎毋進
湖山集 卷四 八 仙居叢書

註

忠侍者自隱靜來既歸覽詩因述其意以贈之自可呈似簡堂老師也
上手持隱靜書示我刊成送行句飄忽如雲不可留又歸隱靜山中去自謂爲
僧亦有緣獲事老師非易遇第念學道須徧參要證此心歸宿處退量天分不
人亦復性資非穎悟那能終日坐蒲團只看水上浮杯渡挑囊亦欲走諸方趁此
年齡猶未暮他時參竟却歸來伴我老師巖上住上人此意似可嘉止謂出家兒
調度老師若也可其言不應忘卻來時路

寄江朝宗

藕花爽約約寒梅開遍南枝尙未來今日有人傳尺素却云直待海棠開若賞海
棠猶未晚回頭便見春風轉只恐若無必信言守到此時還更展

呂丞相生日

日躔析木富良月辰象煌煌森羅列忽驚昴宿下天來果向明時作人傑巍巍德

望冠簪纓魯國真儒獨擅名五百年來世希有端爲社稷萬人生胸中素抱經綸
術致身便欲扶王室不學磻溪坐釣磯洗光直取虞淵日艱難將相罕全才天使
我公居上台公能以道佐人主四海俱知天意回蒼生政爾資霖雨未許超然成
獨處佇看丹詔下嚴宸會見叔敖三相楚向來忠烈已無前此去勳業非偶然便
使呼韓朝魏闕直須光復舊山川富貴功名人所欲世間萬事今合足龍門客至
亦何言獨有長年爲公祝但願我公如汾陽二十四考中書堂他年更伴赤松遊
永作漢家張子房

寄劉與權與幾

君在桃源山下居我家相距百里餘神仙襟韻固異真草木臭味曾不殊一日京
華定交契十年太學論詩書斷金高義薄雲漢闊視往往輕俗徒一時儕輩稍推
許二劉之外稱三吳風雲際會有早晚一吳近已聯朝裾四子徒懷經濟術踴躍
今猶臥海隅蒼生顛顛未蘇息天意其肯捨拾諸丈夫遇則行所學未遇不應爲

湖山集

卷四

九

仙居叢書

腐儒共約天台最深處考定古今相與俱所冀激昂平日志力取功名據壯圖誰
知人事竟好乖合并欲進還趨趙空堂獨坐形影仰天不覺興長吁却憶長安
日相親如友于一朝不會面猶日嫌跡疎何况久睽隔動見歲月除竟負雞黍約
中心當何如窗間琴數弄花下酒一壺自歌還自酌此意君知無聞君南塘富山
水清虛曠絕如西湖好蕨頭角俟雷雨他年同躍天之衢

三老圖既成久欲作詩未果因次任漕韻

我久欲作三老詩苦無佳句能解頤抽軋鄙思成無期有語欲吐還茹之忽得新
篇向此詩恍如春草生謝池明珠萬斛光陸離璀璨不滅珊瑚枝壓倒元白頭欲
垂直與李杜肩相差使我的手把不停披憶昨梅花吐瓊蕊枝頭愛日仍舒遲雖恨
捧觴無翠眉吾人臭味自相宜花下清歡聊共追嗟我老來意氣衰歸心已決不
復疑雖來江右把一麾但知痛飲眞吾師尊前况逢冰雪姿豈容不醉負屈卮二
老攬轡方並馳一氣相和如壘篋百花感化薰蘭芝不事威怒轟雷推後園探春

容我隨開懷笑語何熙熙丹青寫此一段奇未羨九老洛水涓何日歸去山之厓
時命柴車載鶴夷相逢徑醉莫問誰飲盡不妨尋酒旗

耿曼老將命鄉邦見過勿遽言別復作詩送之

我方退老湖山上混跡漁樵甘放浪親舊凋零會面稀與君亦復成疎曠何期擁
節到鄉邦得得驅車肯迂訪開門倒屣笑相迎盡室歡忻無比况湖光山色似爭
輝兩眼韶華更點蕩伸眉抵掌話中腸正好花前倒春釀胡爲欲去挽不留忍把
陽關容易唱嗟乎來日苦無多况是頻年嬰拙恙興來亦欲強登臨龍鍾未免扶
藜杖目前衰颯已如斯寧保明年見花放而今花下幸逢君豈容不盡長鯨量如
君志尙迴不羣治行既高心且壯方當聖主急搜揚爲斷豈應遺巧匠會看唾手
取功名盡展才猷結旒纒出處從今不復齊尊酒何由更相向臨期一醉尙何辭
後夜月明空悵望

符伴同遊雁蕩廣其所和范相遊山韻

湖山集

卷四

十

仙居叢書

高才獨立萬夫却險語磨崖山鬼愕翕然萬口爭流傳一字誰能加筆削自憐庸
鈍百不聰晚來喜見人中龍更看揮翰光奪目恍如海蜃浮青紅一時聞望已難
攀相見平居養浩然慷慨胸襟包海嶽軒昂高義薄雲天散材不謂家知遇孤迹
何期遂保全碌碌未能酬國士正慚他日尉通泉

夜來同諸公泛舟湖中樂甚因更潭名作北湖乃作拙句呈諸親友以紀一

時之勝云

北山萬仞羅翠屏下有湖水鏡面平山影靜倒千丈碧波光冷浸一天星自有此
湖知幾歲居人日日常經行但知湖水鴨頭綠誰人向此含幽情我來正值秋容
媚野曠天空風物清烟橫木末斜陽晚雲散溪頭明月開放船直入波深處水鳥
窺人元不驚天晴水暖魚亦樂時見撥刺波間鳴持竿舉網忽有得滿座歡呼山
嶽傾水面黃花更堪愛盈盈佇立如娉婷粟玉簪頭紅一點隨風翠帶還相縈與
來不覺千鍾盡衆賓皆醉無一醒漁榔敲罷棹歌起十里猶聞笑語謫仙死後

無此樂我今此樂真難并人生適意未易得此湖從此宜知名要配北山長不朽
醉酒更告山之靈我欲結茅湖上住盡使湖光入戶庭枕流漱石過一世不妨清
處時濯纓更釀此湖作春酒招我四海良友朋友夜扁舟同載月尊前吹笛到天
明

又和謝良輔惠箭筍

卜得幽居山繞屋四圍景物何紛都門前掩映百垂楊牆臺回環萬修竹風來花
氣競薰人日出鳥聲渾滿谷簷前花樹盡堪攀砌下清泉常可掬暮年得此復何
求但閉柴荆理松菊客至草草具杯盤隨分烹炮薦魚肉野人頗厭近腥羶長苦
春蔬餐不足固知竹箭已抽萌玉筋瓊簪破苦綠非君好事遠寄將安得今朝充
我腹禮勤意厚已難當仍出長篇相付囑嗟予朴拙豈知詩祇覺珠璣照雙目朝
吟夕詠自忘疲雖欲安眠眠不熟起來爛煮飽枯腸盡却非菹并豆粥人生嗜好
固不同此味定知人共欲第慚作報乏瓊瑤恐語雖多謾盈腹

湖山集

卷四

十一 仙居叢書

哭元帥宗公澤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
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真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才世莫
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塵氛漲天天濛濛衆人畏縮公獨奮毅然
來建中興功圖維一定百廢舉復見南陽起臥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
匆匆無乃上天亦乏才故促我公還帝宮天生真才應有用何忍坐視四海窮吁
哉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公雖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
下不知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請問誰有公器業誰
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震要荒公雖非世將威稜警遐方偉哉奇節冠今古
我試一二聊鋪張靖康元年冬敵人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靚赤白囊公首慨然
乞奉使欲以口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未知公公之忠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効
再乞守土河之旁命下得磁州翌日徑東裝下車未三日邊騎已及疆敵人聞之

亟退舍匹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萬康邸賴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
寬吾王恩威兩得所春雨兮秋霜餘刃曾不勞危弱成安強奸雄悉膽落誰敢亂
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嘗敵人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
雄堞遙相望不聞敢侵犯豈是軍無糧祇畏我公霹靂手氣懾不復思南翔嗚呼
哀哉公死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
忘朝夕望回轅斷腸還斷腸公獨以死請再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乘何
當歸大梁咄咄食肉人尙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痛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喜氣
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日盡取此曹膏劍鏗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病在膏肓
我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竟所長但留英氣於後世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於
公亦何憾願我但爲天下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不翅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
耳豈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黃我我公不復見秋風
在處生淒涼百身倘可贖我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倘可活我願萬金購其方傍徨

湖山集

卷四

十二 仙居叢書

愧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節君不容及至艱難君
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惟公存亡係休戚千
年萬口長怨恫嗟我草茅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胸脚哀揮涕何有極願以此詩
銘鼎鐘

湖山集卷五

宋吳芾撰

五言律詩

釋奠禮畢偶得數語呈廣文兼簡諸生

疊舍修方畢還欣祭服成
豆籩羅庶品環珮出新聲
已見威儀肅更須經術明
願言俱努力看即奮鵬程

學中諸士惠和篇復次韻爲謝

欲爲多士勸聊綴五言成
乃得瓊瑤報仍聞韶濩聲
塵襟因頓豁老眼爲增明
有句能如此何憂萬里程

二月晦日勸耕石城三首

春曉喜新晴聊爲野外行
殘花紅雨亂垂柳綠絲輕
路入藏雲寺山圍走馬城
空餘懷古意往事與誰評

湖山集卷五

仙居叢書

經年榮吏役今日作春遊
梅雪隨風去桃花逐水流
已驚時節晚還歎物華休
擾終何補歸與老一邱

兀坐無聊賴所期懷抱開
偶驅千騎出還得十朋來
時有十客遣興非無句消愁亦有
杯此心終不樂祇是憶天台

和左達功春日即事二首

世途雖反側春草自萋迷
獨樹花仍發何枝鷓可棲
犬羊終逐北獬虎未征西
回首長安路茫茫日欲低

春色還如舊吾生媿此心
功名嗟晚晚時序憶追尋
萬國豺狼滿重城草木深
西湖眞賞處空想舊登臨

和李子儀韻四首

甚矣吾兒病求安欲籲天
憂心千里切喜信一朝傳
遠勝開金穴渾如得寶鞭
若非天相我今日豈能然

我已成衰謝傳家在此兒
俄然聞感疾至欲別呼醫
愁緒渾無奈憂心祇自知
如今安樂也有酒任盈卮

我自吾兒病忽忽去若逃
天寒霜似雪山險石如刀
已得平安信寧辭往復勞
故園歸去也醉裏甚遊遨

夜向茆茨宿晨興矯首看
遠山俱有雪小店更多寒
客路雖云惡兒曹幸已安
不妨小憩時引一盃乾

和張君美韻二首

志大空憂國途窮欲問天
功名羞短褐踴躍惜流年
死友留天末生涯寄海邊
相逢是何日回首重依然

風塵環四海煙水遠孤村
涉世曾無味思君更斷魂
區區何面目再再且朝昏
此意憑誰語悠然付酒尊

和尹少稷席上韻

每恨千山隔俄欣一日同
交遊非比衆人物少如公
正欲扶公道端期振此風
不須深退避風雨要妍媸

和王夷仲韻

故人聲氣合交契久彌深
不棄荒村陋來分古木陰
意傾陳篤論興發出高吟
豈料逃空谷猶聞正始音

和鮑昌期韻

參軍長俊逸醉裏度流年
客路三千里狂吟幾百篇
貧甯貽俗笑死不受人憐
別後知何處相思夜不眠

洪景伯行縣以不得相見寄詩道意因和其韻

準擬君行縣相隨入醉鄉
何知旋旆速空負倚樓望
室遙嗟人遠愁多覺夜長
後亭梅正發誰共賞寒香

和范遷善見寄三首

和范遷善見寄三首

蒼生未蘇息誰與任安危踟思千里棲遑尙一枝謾勞男子志空憶太平時讀罷君詩句愁端愈上眉

平生誇志氣妄意語功名自顧心無欺誰知道不行霜蹄從暫蹶嘉木會重榮願守焚舟志他年學孟明

新詩勞遠寄深識子憐余句法追元白交情笑耳餘飄零疏酒盞離亂足兵車何日相從去白雲深處居

再和三首

不才當退縮何况國防危猶事毛錐子欲攀丹桂枝人憐無好命自笑不知時且盡一尊酒高歌展兩眉

范侯心貌古懶與世爭名此去窮彌壯逢時用則行琴尊無限好道義有餘榮末俗方奔競思君坐到明

憶昔干戈裏勞君遠訪余再爲千里別又是一年餘天末空尊酒人生念輛車西湖山集卷五

卷五

三 仙居叢書

湖從處好畢竟若爲居

和左達功春日見寄二首

良觀彌年阻相思入夢迷性疏仍寡合世亂且幽棲極目蒼山北傷心白水西書空愁坐處還是暮雲低

萬方多難日子里故人心酒社知誰在詩盟阻重尋鶯啼空日暮花落又春深我去慚無計何年許見臨

和何倅與林大任韻二首

遲日郊原好杖藜春色隨此行端不惡對酒醉何辭竹外名花發籬間野鳥窺晚來登閣望山木更幽奇

久欲尋高隱今朝信馬行閑看花上蝶靜聽柳間鶯披豁塵襟盡從容樂事并醉來猶有恨未許見傾城

和黃作霖與董伯玉東山嶺上及崇相沙頭會飲

寒食傳佳節聯鑣出近坳預憂賓騎散欲駐日車停座上人頽玉燈前酒盞瓶但知修故事三日不能醒

杖藜尋古寺把酒俯長流節物尙三月風流似十洲且看花滿眼休說錦纏頭但得陶陶醉何妨守舊邱

和良老寄別韻

紫籜從師住山幽水亦深方將債素約一到洗塵心別去遽如許愁來且至今何時能見過容我聽潮音

贈格上人

上人來訪我袖裏出佳篇窮理通三命知音妙七絃不妨時對榻聊與共談禪一飯雖粗糲閑中且結緣

題湯辛山居

住在青山下風流踵謝家屋頭千箇竹園裏萬株花亂石危通徑清泉淺見沙幽居誰得此倦客倍興嗟

湖山集卷五

卷五

四 仙居叢書

和魯漕喜雨韻

下車逢好雨清興一何長暑退郊原爽風生院落涼登樓延月夜遠樹探秋香况得陪詩社從容樂歲穰

和胡經仲卽事二首

世事感誰論羈懷只自諳風煙悲蜀魄桑柘老吳蠶晚步惜殘照春衫怯曉嵐日來鼙鼓近牢落愈無堪

雨脚轉前灣烟簑帶雨還清詩陶野色薄酒散愁顏簷鳥下苔逕溪雲媚屋山世途方擾擾誰得似君閑

和陈宗師

昨幸朋簪盍還驚客袂分相望千里月獨占一溪雲高論無由款新詩忽得聞羨君巖穴下清坐絕埃氛

和任漕韻

耆英持漕節一稔百無憂心計唯豐國文移罕到州澤流千嶂雨效見萬家秋早
晚趨殿召雍容侍冕旒

病中再繼前韻書懷

睽違行十日日抱貧薪憂已疾無良藥呼醫到別州不堪當剩暑漸喜近新秋痛
定因追念徒生若綴旒

和任漕羅溪道中韻

攬轡馳原隰行行四牡驕風光方入眼雷雨忽連宵官事終期了征途豈憚遙經
旬懷笑語嗟我亦何聊

和許守小閣

依山開戶牖每到眼增明爽境偏宜性清虛更醒醒地高朝納日江近夜聞聲默
坐觀身世還應百念輕

湖山集 卷五

五 仙居叢書

寄江朝宗

自遣迎君騎期君指日來胡爲多坎坷欲動却遲回望眼凝還斷愁懷鬱不開相
過須及早莫待折寒梅

再和前韻贈江朝宗

方欣佳客至已寄好詩來玩味徒三嘆披尋欲百回相思愁夢斷一見笑顏開便
欲扶藜杖江頭共探梅

寄李彥平

日行高軒過從容慰別離已乖桂子約還失菊花期正爾思一面忽然掀兩眉聞
君有召節平步上丹墀

寄江朝宗

相聚纔經歲分攜又許時遺懷還有酒排悶豈無詩飲罷誰語吟成祇自知願
君憐此意命駕莫遲遲

任漕魯漕同謁史發運爲廬阜之遊恨不得偕行因成小詩二首

不向廬山久回頭五十秋羨君聯騎去願我幾時遊五老想如故二林應更幽無
因陪後乘神往但形留

歲事行將半今年又有秋喜君將漕計容我廁英遊滄浦古來勝廬山天下幽此
行殊不惡莫惜少遲留

遊金山二首

造物分南北長江欲盡頭有山浮碧玉亘古屹中流萬頃涵空月千帆破浪舟羨
他雲水客長此占清幽

欲向南昌去先爲北固行泛舟遊寺古倚檻看江清久作朝市客喜聞鐘磬聲登
臨曾未竟已足快平生

遊金山寺

道左逢幽寺巍然氣象新泉聲長繞舍山色欲侵人疏牖時穿竹虛堂不染塵老
湖山集 卷五 六 仙居叢書

僧仍好事不厭客來頻

用王龜齡韻題五柳堂

久矣斯堂廢重興賴有公雙溪修故事五柳振遺風頓覺煙光好端由氣味同莫
言官獨冷長在綠陰中

題鑿止堂

道人本無俗肯與世浮沈坐對一池水淨觀千古心月高天宇豁風靜夜堂深此
意知誰念冷然撫素琴

題先春亭

洪鈞轉一氣萬彙俱爭妍我不與春競春胡推我先清寒徒自苦幽獨有誰憐且
與江南客共結詩酒緣

和錢倅秋晚登帽幘亭

滿目悲涼意感誰斷送秋尋僧求竹舍俯檻得江流天末高低雁波間出沒鷗時

危身局促却羨汝無愁

聯句題吉祥寺

繫舟枯柳岸窮勝古城陰松徑雲生屨竹窗風滿襟不妨情話好且放酒盃深杖履尋歸路西山日未沈

聞鹿生子

再上歸田疏從違未可知方憂鶴怨我忽喜鹿生兒六月事已驗十年壽可期我歸須汝健正要汝相隨

生朝有感

姑溪來幾日兩度見生朝親舊三年隔鄉關千里遙梅還開舊樹柳更長新條只有雙蓬鬢天公不見饒

得三七任書說湖山佳趣因以書中語湊成四韻

今日家書到從頭說故邱園林增茂密池館愈清幽嫩竹已千箇新蓮僅萬頭欲

湖山集

卷五

七

仙居叢書

歸歸未得長是夢中遊

寄四二侄 用其書中竹樹茂密已是紅塵不入之語

書來言舊陰湖上足烟光樹密交青蔭花繁溢暗香紅塵飛不入綠水去何長回首千山隔歸心欲發狂

泛舟歸自郡中舟中偶成

寒流清更淺短棹去仍來山色侵書帙波光映酒盃龜魚應舊識鷓鴣莫相猜全勝山陰路空船載月回

薄日烘雲影輕風濺浪花數豎排絕岸一雁落平沙冉冉寒生袖悠悠夢到家前村誰有酒試遣小童賒

暮春感懷

寰區殊未定懷抱幾時寬倦馬驅馳苦窮猿叫嘯酸煙深春草碧日薄暮雲寒豈料滄波上經年駐玉鑾

途窮朝絕纓世亂夜忘眠遁跡幾無地全生賴有天江山春滿眼豺虎日駢肩萬事愁歌裏看花淚迸泉

是處兵戈滿誰言宇宙寬戰聲驚破春色入心酸北狩江天遠東巡海氣寒野人元任運愁氣亦隨變

憶昔平居日春來足醉眠黃鸝鳴綠樹白鳥印青天片片花經眼垂垂柳拂肩誰知遭喪亂空負酒如泉

憶昔

憶昔從吾友茲焉事筆耕瑩窗秋夜短蓮社晚風清亂後成陳迹重來憶故情惟餘雲水客依舊戲長鯨

與江朝宗丁彥功飲酒梅花下二首

挈榼西園去花光照月華共看花上月首負月中花酒與花俱白人如月不瑕且陪花月醉何用苦思家

湖山集

卷五

八

仙居叢書

一笑未易得今朝豈偶然故園方自適我輩更相便好月好花夜不寒不暖天莫辭併一醉為我棹舫船

六鶴中偶一鶴折翅

暗鶴相從久衰顏每為開忽聞渠翅折類使我心摧本意俱仙去那知偶禍來縱令醫得活無復兒毳毼

挽范丞相五首

蚤歲登三事皇朝第一人聲名塞寰宇功業在生民千載風雲會三朝柱石臣堂堂無復見空憶吐車茵

伊昔宣和際公來射策初獨陳天下事不負古人書宣室方前席蒼生欲奠居黑頭成奄忽天意果何如

貴處人臣極居忘相位尊朝廷名德重前蹤典刑存方喜生同世俄驚弔在門百年知己恨寂寞向誰論

七十方強半天胡不憚遺致身雖幸輔遭世已艱危計策安宗社勳庸載鼎彝國
讎猶未滅豈料哲人萎

長計公生日年年獻壽詩祇今良月近遠作九泉悲世事真難料人生信有涯西
風吹畫簾心折淚垂垂

挽湯丞相三首

平步青雲上逢辰亦盛哉十年登兩地四見入中台獨擅調元手咸推濟世才如
何天不憚一夕泰山頽

遊刃有餘地孤忠不愧天兩朝資弼亮四海賴陶甄身後浮言洵生前素履全他
時公論定史筆看流傳

吳郡爲僚日如公最妙齡衆尋歸鬼錄獨出佐王庭道喪思人物公存尙典刑傷
哉今亦逝唯我老零丁

挽鹿國強二首

湖山集

卷五

九 一 仙居叢書

藉甚鳴鳩居居然好弟兄桂林同擢秀梓里頓增榮泮水清規在家山雅趣成投
簪方自適何處掩佳城

仕宦吾鄉少咸尊魯一儒名雖登上第身不到亭衡者舊今垂盡遊從孰與俱百
年如夢幻回首但驚呼

挽謝次安二首

者舊今無幾鄉閭素所依官登五馬貴年及七旬稀一旦成長往九原誰與歸寒
風吹畫簾回首淚空揮

場屋聲名久簪紳譽望優心雖馳北闕化止被南州繡想生無憾猶憐志未酬庭
塔有蘭玉身後復何憂

挽林紹伊二首

早負經綸志居然欲起家持身惟孝友告后盡忠嘉位望隆青瑣文章在白麻忍
聞埋玉樹四海共驚嗟

三朝褒舊德一代仰名儒晚歲持荷葉頻年剖竹符共期調鼎鼎豈謂老江湖身
後知無憾傳家有鳳雛

挽周希舜二首

末俗事浮競夫君志不移至誠閭里化純孝冕旒知恬養方安命器騰未濟時一
朝埋玉樹空使萬人悲

傾蓋如前日分携忽累年我方來舊治公已闢新阡宿草荒三徑寒雲慘一川善
人無復見回首意茫然

挽梁尙書二首

早歲膺宸眷回翔老禁涂三持周版籍九佩漢銅符度量包千頃聲名滿八區誰
知成奄忽陳迹付龜趺

身名在名卿數人懷長者風愛民餘善政富國著休功數歷周中外哀榮極始終芝
蘭方競秀流慶看無窮

湖山集

卷五

十一 仙居叢書

挽吳尙書三首

奇才從古少厚德獨全克己強爲善虛心樂薦賢立朝忠貫日謀國力回天閣
世雖多故胸中固湛然

晚歲登臺省頻年侍殿據從容如素宦卓犖冠明時人冀終圖任天胡不憚遺流
芳知未艾家有穉髯兒

公守東陽郡於今已十年人猶誦遺愛政不愧前賢清議當時重休聲後代傳我
來叨郡佐悵望隔重泉

挽樓樞密二首

耆舊凋零久惟公作世程險夷全一節終始保榮名二府勳業著三州政績成十
連方倚重何遽掩佳城

憶昔登龍日從容接勝遊軒窗臨綠野尊俎俯清流尙欲營花塢那知負釣舟新
阡何處是極目暮雲愁

挽周季卿

一時推曠達末俗少如公自得高人趣居多長者風生涯書卷裏世事酒盃中
目應無憾何家自阿戎

挽陳克仲

慷慨平羣盜能為衆所難身雖淹武弁志不負儒冠義概千鈞重心田萬頃寬故
山方適意清夢忽驚殘

挽朱樞言

持心常近厚遇事不辭難早歲曾攀桂中年更握蘭盛名持海內素望重朝端尚
有清芬在流光永後觀

挽姚君二首

處世心無媿持身德有常施恩周里閉植福遍僧坊入戶書盈室開尊各滿堂清
芬傳後葉看取桂枝芳

湖山集

卷五

十一

仙居叢書

晚得田園趣平居樂有餘好賢聞善道泰佛契真如往事歌謠在浮生夢幻虛我
慚居聖室無路挽靈車

挽胡經仲二首

千載微言絕夫君妙獨傳鈞深探闢奧蒼浩塞天淵憂世心雖切歸田志頗堅斯
文今已矣空復誦遺編

相距一百里相從四十年話言窮理窟酬唱足詩篇我始歸三徑公胡掩九泉無
由論舊事尙擬誌新阡

冬日山居即事一首

鏡渠案本題有詩十首
後八首疑另有題誤漏

我愛山居好冬來愜野情簷前朝日暖谷口暮雲橫柏子當軒墮蕉花傍檻生自
堪安樸拙何苦慕塵纓

屋角營書室新成八九椽開林延愛日豈石識流泉山近風光逼窗疎月色穿寒
梅何日吐我欲醉花前

歸來非計失事少得心寬村落年方稔庭闈病復安詩當隨景賦酒莫放孟乾插
架書還在仍容子細看

自笑謀身拙空驚歲月除年衰惟藉藥髮少不禁梳盡日扃窗戶無人過草廬晚
來閉策杖緩步當柴車

節物隨時變斜陽一望中暮雲重疊碧遠樹淺深紅菊色滋寒露蕙花蕩晚風一
樽誰與共獨立意無窮

本是山中客胡為作遠遊風波驚脫險巖谷喜尋幽紙帳寒未煖僧蔬飽即休百
年如一夢此外復何求

久出畏人事端來避世紛山光閑裏見樵唱靜中聞茗碗晴翻雪香爐曉吐雲已
應空百念勿復嘆離羣

無塵俗慮聊遂讀書心
年去驚人老坐來望夜深未能成一事何敢廢分陰燈盡添殘燭山寒擁破衾幸

湖山集

卷五

十二

仙居叢書

搔首寒窗下荒山草樹迷鳥聲喧晝寂雁陣接天低更欲開三徑終當抱一犁此
心非傲世揣分合幽棲

田宅雖無幾琴書幸有餘不妨臨水賦况是背山居適意真為樂淨名總是虛前
賢猶若此我輩欲何如

五言長律

范丞相生日

天啓中興運時生間世人岷山鍾氣象漢水賦精神文采傾場屋聲猷聳縉紳千
言醫國策一日致君身平步登黃閣孤忠結紫宸聖心資啓沃帝業賴經綸魏巍
文章伯堂堂社稷臣威名騰異域德澤徧斯民相越風流在歸秦意氣伸有才俱
擢用靡事不咨詢十載空天路三年澤國濱宵衣方念遠早蓋且行春令下人咸
喜風行俗自淳一方新沐惠四海舊依仁佇見飛還詔重煩秉國鈞從容扶日轂
慷慨掃邊塵為相賢如此當朝信絕倫邦人逢誕日和氣滿城闈貴極纔三紀冬

來始浹辰願隨靈壽杖千歲閱莊椿

和許守喜雪

一夜飄瓊屑雕鏤竟孰施主張歸白帝勾引白雲師飛灑斜穿牖連翻亂入池漫
空疑柳絮着樹混梅枝月射光偏瑩風迴勢轉危聯華憐鶴髮耐冷羨水肌萬壑
填將合千林壓欲垂拂簷輕似粉澆砌白於脂公已齊高潔吾方守鈍遲共欣占
嗣歲仍喜沒多岐政已騰民頌忠宜結主知會看頒紫詔早晚下丹墀

湖山集卷六

宋吳芾撰

七言律詩

二十八日出郊勸農陳澤民見示佳作因次來韻

雨多晴少恐妨農相勸欣逢日出東烟霽已收霄漢外江山如在畫圖中相看且喜頭俱白一醉休辭頰暫紅萬事要從勤苦得莫言豐歉在天公

同日和黃蘇昌韻

乘閒聊復出城遊所喜相從盡勝流已對江山銷客恨更添花卉解人愁須知世事渾如夢還念人生盡若浮君莫更辭花下醉問君能有幾春秋

同日登青山偶作

公餘不憚陟崔嵬三到謝公池上來下視衆山俱培塿俯窺浮世盡氛埃松生清籟醒人耳花褪殘紅墮酒杯喜與諸公同勝賞莫辭一醉少徘徊

湖山集卷六

仙居叢書

和李相之勸農

憂民無語對東君一雨霽慰望雲宣化但期施實惠勸耕寧復事虛文已看野老扶藜去應有幽人植杖耘千里農桑知帶力自慚濫把竹符分

送任漕

聖主方將大有爲有如二老盍來歸不應飛輓留江表且使澄清向日畿四海英豪從古少一時耆舊似君稀相將穩入脩門去直上雲霄拱太微

送魯漕四首

高人本愛水雲鄉攬轡登車未免忙連歲已陪徐孺子今年更訪賀知章近家上冢情何限尋壑經邱興更長祗恐便歸清禁去稽山未必得徜徉

聚散無期自古來偶然相值且徘徊百年能得幾回醉三世肯辭平等杯晚歲誰知君激烈高情應念我衰頽亦知分袂無多日懷抱何妨更盡開

自別頻驚歲月遷又來此地奉周旋雖欣同會成三老却恨相從未一年君已促

裝行詣闕我方投絨欲歸田須知出處從今異一醉休辭拍酒船

不貪燕寢日凝香祇要歸休深處藏大火已流秋尚暑秋颺微動夜初涼身糜官事老不止心著家山夢更長頗羨浙東新使者如今衣錦更還鄉

送黃仲秉舍人赴湖南漕

僞巧由來苦亂真獨持正論疎簪紳身心贏得爲君子學術仍將殺世人已向廷中伸此道更來湖外濟斯民願言恢作經綸業會有功名遇合辰

公及劉高尚之語

魯漕按行諸郡以所得江山之秀形之篇章燦然成軸出以相示卒未能

盡和且作數語以報來辱

十分秋色滿江天準擬遊觀快目前愧我把麾成束縛羨君攬轡得盤旋平時已富瓊瑤什行處還多錦繡篇何計獲陪軺傳去肯將吟筆寫山川

前日小詩并呈魯漕

湖山集卷六

仙居叢書

華髮蕭蕭我與君未能免俗尙馳奔相看已是成三老得暇何妨共一樽我欲丐閒歸故里君行趣召入脩門亦知聚首無多日且把交情更細論

和魯漕節中見示
天時又是一番新願我猶爲逆旅人詩酒情懷聊自遣山林志願幾時伸羨君職事猶餘暇贈我篇章不厭頻一讀灑然忘鄙吝渾勝笑語得相親

陳時中法臺得郡喜而成詩

去歲秋風別離今秋俄報有歸期自應冠豸登三院何遽憑熊把一麾治行符爲千里最才猷已是九重知莫辭小憩留仙飲伴我花前倒玉卮

龔漕見示遊山唱和詩卷用其首章和二篇

說著登臨喜欲顛正慚拘俗未能前羨君領客同遊去使我聞風亦豁然已歎高懷能放曠還欣佳句更清圓如今便蠟尋山屐夙駕何須吉日涓

塵埃終日滿華顛忽見新詩墮我前溢目衆篇雖傑出驚人逸思獨飄然秀如松

檜枝老好是珠璣顆顆圓自此得聞清廟瑟懶從灘上聽師消

和任漕開宴值雨

正是千花萬卉開一時景物亦佳哉良辰已幸陪龍節盛宴仍容飫豹胎雖喜風光瓊几席其如烟雨暗池臺明朝天宇應澄霽尙擬尋芳一再來

加恩進秩有作

慶典施恩及萬方老臣遭遇亦非常頓加多邑慚非稱倍進崇階懼莫當自念生來無此望却憂福過有餘殃病軀莫效循墻避且上天庭控免章

寄魯漕

四海耆英世共知七旬強健似公稀使星姑暫淹黃髮朧月還須近紫微門外墳鏡方合奏庭前蘭玉更相輝人生樂事誰能及莫惜通宵壽斝飛

送魏簽

平分冬氣恰經旬天應新陽產異人家世舊來推碩學胸襟自許作良臣不應蓮湖山集卷六三仙居叢書

幕淹留久會見楓宸拔擢新但願朱顏長不老穩看他日畫麒麟

贈蕭守

一代簪紳仰老成天生賢德佐昇平慶傳八葉源流遠氣稟三秋表裏清早戴豸冠居憲府旋持荷葉直承明祇今明德如公少寧久淹留海上城

天界仁賢鎮一方坐令歉歲作豐穰盡鋤海上鯨鯢跡頓肅庭中雁鷺行萬室共

和歌邵杜千年重喜見龔黃脩齡已遂陰功長不待邦人獻壽觴

贈許守

天賦奇才屬意深一時人望冠儒林文章世有中和氣政術家傳清白箴屏翰豈能淹大手江山聊助發高吟寒梅已有調羹意壽學何妨且滿斟

送謝子肅之官

吾鄉人物苦凋零賴子傳家有典型仕宦方期行古道姓名早已達天庭致君事業須先辦涉世風霜要飽經終不負丞仍久屈會看感遇際干齡

送江朝宗之官

芳草連天柳拂旌君俯首去勾稽賦成梁苑方回樂唱徹陽關遽解携指日鷗鷺當直上待時鸞鳳且卑栖若逢訪戴人乘興莫惜相隨泛剡溪

送王若夫造朝

要路如公今著鞭况逢聖主正需賢長貧豈謂連三世不調那知又十年道在未應終困躡時來看取即騰鶩此行會有知音者送上通津歲九遷

送孟世功

男兒三十未成名豈但區區事筆耕王粲平時希負鼎買生今日請長纓漫漫海內妖氛暗策策腰間老劍鳴會使蒼生重奠枕北山休顧小猿驚

潘公舍人義榮當世第一流人也僕頃得金華私竊自喜將獲從公遊泊至

而公已云亡至今以爲恨金元鼎出公往還詩帖因即公韻和數句於後

姑以少見平生慕向之意云

湖山集卷六

四仙居叢書

一代名流世許誰獨公皎皎著明輝少據妙蘊聊持藜欲振孤風便拂衣愧我仰

高乖晤對羨君請益探玄微今朝刮眼看遺墨更覺平生萬事非

送張甥歸上饒

悲惱情懷未易除相逢猶未免嗟吁暫停絲竹雖云冷只對江山亦足娛我得退閒爲上策汝能勤苦是高衢欲行千里非難事須作人間汗血駒

與鹿郎中

思到高人見一堂經年魂夢鎖飛揚抱疴已恨身無力拗俗還疑路有妨聊寄一樽牽酒興更憑五字惱詩腸巡簷應索梅花笑無計從君醉幾場

王百洪遭旱經火之後赴官荆南作詩勉之

莫將外物撓胸中旱魃從他更祝融道業不應緣火盡生涯會復值年豐事經盤錯才方見詩到羈窮句始工休歎徒勞淹幕府要君努力振家風

李倉子長按行偶成四韻奉呈

強把州麾楚水東星輅臨按偶相逢平居已是同閭里歲晚還來託部封千里江山多契闊一樽風月且從容我將投絨林泉去拭目公歸侍九重

長年蹤跡歎西東此地那知得會逢老去我將歸梓里時來君合拜芝封故交零落添新冢晚景衰頹減舊容今日尊前休惜醉回頭千里暮山重

遠眺

萬壑千巖百尺樓地形高壓浙東州旁窺照水煙波闊四顧滄溟雪浪浮望遠尙賒秦轍迹懷人還想晉風流凭欄已足消塵慮何必三山汗漫遊

和王龜齡待制真院落成二首

扁舟猶記拂洲蘋轉眼年華幾度新愧我今成雙白鬢喜君來駕兩朱輪一時令下從如水千里威行敬若神擬訪舊遊觀盛事一官何苦絆吾身

主盟湖學屬何人賴有公來爲作新士俗似聞衰也久文場今見美哉輪掣還舊觀人爭覩賦就新詩筆有神茗馨儒儒風從此振文翁端恐是前身

湖山集

卷六

五

仙居叢書

貢院落成郡庠諸生畢集因作詩以勉之

多士如雲古豫章不應較藝寓僧房一朝盡闢荆榛地萬礎俄新翰墨場文筆要同孤塔聳詞源宜與兩湖長會看從此飛鳴去九萬鵬程未易量

和池州陳教授韻二首

人物今誰似此耶合居嚴近費垂裳未將事業先諸老且把文章變一方今日杏壇風似魯向來鐵硯志如桑會看奮迅爲時用展盡胸中計策長

平時野性愛吟詩一字長慚未得師妙句既容窺格律良辰更喜觀光儀絳帷暫且留三楚丹陛行將命一變莫爲浮榮求速化功名到底屬男兒

和郭教授立春除夜之作二首

兒童爭喜歲時新老去方知感此辰始具杯盤來送臘又簪幡勝去鞭春滿斟蕉葉休辭醉且把桃花痛飲醉况有故人能過我相看歲晚更情親

意廣才高困誘傷又還客裏換年光驅馳道路風霜苦放意江湖日月長縱未致

身登鳳闕也應平步入鷁行胡爲尙鬱鬱騰志無地棲遲寄寺廊

和許守韻

臺閣如公盡見收尙淹外補爲民憂身爲邦國三年計心在江湖萬里秋乘興舉杯還對月得閒搜句或臨流平生恨不達名士豈謂年來遂此謀

和詹守二首

一日相逢喜有餘對談勝讀十年書歡聲已溢粉榆社和氣還蒸蓬華居敢道高標攀靖節或疑勝致到華胥願言莫惜留連醉看我東皋帶雨鋤

特迂千騎訪柴門多謝清朝皂蓋臣肯爲衰翁留竟日頓令寒谷暖生春論心便覺塵襟豁刮目仍觀妙句新轉盼又還成遠別相思後夜定傷神

和許守野亭登眺

夫君自合代王言暫寓空齋八九椽盡日清談揮麈尾閉門危坐燕龍涎詩囊道興隨時賦若椀祛魔對客煎看即除書催入覲得閒登眺且欣然

湖山集

卷六

六

仙居叢書

送許守

慣分符竹理疲民來住賢星又兩春語到江山端有助化行風俗自還淳我知既去思何武人歎無從借寇恂別酒徑須拚一醉他時良會恐無因

千里歡語處處同使君遺愛信無窮不容昏墊爲民患輟解凶荒作歲豐治行好書循吏傳清聲無愧古人風九重想已知名久看即黃麻出禁中

和梁次張得酒之作

在處人爭饋五漿風標端是紫微郎已能遣興追工部更欲消憂對杜康剛教暫教臨泮水趨朝行見挹天香老夫素乏驚人句徒歎辭鋒未易當

詞甚多故有紫微郎之句

十五夜與朝宗對月把酒朝宗屢懷歸因賦二首

人間無處避炎光賴有湖山六月涼清夜已欣天似水長空還愛月如霜我將乘興拚沈醉君苦懷歸有底忙試問今宵能飲否更來月下對胡床

霧捲雲收月迸光一時煩濁變清涼怪來坐上深無暑疑是山間已有霜老去豈期身尚健閒中且以酒爲忙故人若也堅辭醉忍負良宵月滿床

登南樓二首

人生安用惹閒愁得暇何妨且少休睡起徑須烹北苑興來聊復上南樓公庭漸覺日無事田里仍逢歲有秋滿目江山還可樂歸心已動不容留

新敵南樓百尺雄一溪遙跨兩長虹青山疊疊登臨外碧瓦鱗鱗指顧中倦客自慚如倦翼歸心長是逐歸鴻憑高幸與賓僚共酒盞何妨爲我空

凌歊臺六首

莫辭千騎小徘徊共上凌歊百尺臺過雨江山新似洗連天草樹翠成堆搜羅好景歸詩句斷送閒愁付酒杯對此願公拚一醉相逢能得幾回來

萬里清光絕點塵別來經歲鎮如新恨居平地去天遠喜上高臺與月親正好賞心拚酩酊不堪懷古倍酸辛向來登此知何恨傳到如今有幾人

湖山集

卷六

七

仙居叢書

簿書終日困拘攣每到凌歊意豁然千里日光斜照水一川草木遠連天青山頂巖巖窳窳采石江頭太白船俱在目中渾可樂何妨時復一揚鞭

黃山高處敞層臺伊昔規模想壯哉江上依然雙闕在日邊不見六龍來落花啼鳥空遺恨翠竹青松日漫栽况是老懷多感慨每來弔古一興哀

百尺臺前萬頃寬風煙縹緲隔塵寰天浮江水兼湖水雲抹淮山與楚山景物宛如圖畫裏星河祗在戶庭間登臨莫作悲秋意且對黃花一解顏

宋武當年迹已陳荒臺寂寞幾經春一番棟宇從頭葺四面軒窗入眼新陡覺江山增氣象更添風月愈精神老夫無處逃炎暑領客時來一岸巾

江月臺

秋來江月十分明臺上涼生氣倍清正好醉吟時自適若爲衰病日相禁苦無佳况人空老數盡殘更夢不成料想賓僚應笑我鬢絲如此尙含情

陪梁大諫察院同登蔣山

山如屏障早如鐘中有巍巍古梵宮六代興王俱掃跡一僧遺塔尙摩空萬松雪類長波掛八水源從吳域通家在天台最深處見山遠憶故山中

過吳江題曜庵

壯歲經行今白頭未容歸老復來遊人如化鶴雲間老橋似垂虹天際浮風月一川無限興煙波萬頃不勝愁三賢高躅何難繼猶抗塵容祇自羞

遊曜庵

松江橋畔闕名園一別重遊二十年種德堂前松菊茂浮天閣下水雲連同來朋舊今誰在獨去情懷只自憐若許拂衣從此逝不妨長泛釣魚船

過吳門登簡宇堂有感

三十年前此宦遊經從偶得駐扁舟回頭歲月如駒隙到眼風煙獨虎邱無復故人論舊事却因陳迹惹新愁此生未必能重到且爲斯堂更少留

遊朱氏園

萋萋芳草遍池塘嘆惜韶光一半強聞道名園千畝勝坐看浪蕊萬枝芳渾疑席上紅裙擁未讓階前綺幄張坐客徑須拚痛飲要將一醉答春光

自湖上歸遊朱園和李相之韻二首
萬頃波光一鏡開幾人湖上散輪蹄水明盡倒千巖影沙軟新成百里隄草際已橫煙雨艇眼前無復稻梁畦馬侯遺跡依然在顧我無功敢與齊

聞道城東有故家海棠初試萬枝花偶來花下燒銀燭還似空中散綺霞園裏高人全曠達坐中騷客富文華新詩已就驚人句醉墨縱橫似亂鴉

遊鹿田三洞
野性平生酷愛山好山不厭絕躋攀感時又見三春暮乘興聊同一日閒雲出岫時迷古洞鹿耕田處認禪關自憐擾擾塵埃裏眼底欣逢水石環

次韻沈漕寄和題碧雲亭之作
昔日危亭迹已陳我來聊試運風斤斷垣無復生青草舊觀依然倚白雲千里江

湖山集 卷六 八 仙居叢書

山簷下見一天星斗坐中分他時有客來登覽應記當年老使君

和上致君見寄望海亭詩

領客陟亭木杪亭坐來四面對崢嶸野田散漫高低綠湖水瀾漫遠近清
窮千里目放懷笑引百壺傾酒闌未用忙歸去更看亭前海月明

題陳彥三草堂

矯首江天正奉懷一緘遙寄百篇來頗聞新築草堂就仍對舊穿花徑開坐上好
山長作伴窗前修竹鎮相陪嘉君深得閑中趣千里何時共一盃

題養浩軒

丈夫窮餓亦陶陶肯使胸襟掛一毫千古功名輸慷慨百年榮辱付醅醕斗間古
劍光芒直雪後青松意氣高安得泊船沽美酒月明相對讀離騷

姑溪樓

四面樓成已壯觀茲樓仍更出雲間一條漢引五湖水千里江分兩岸山是處風

湖山集

卷六

九 仙居叢書

煙俱秀發舊家氣象頓追還公餘幸此同登覽一醉休辭酒量慳

和天子孺子亭三首

南州高士務躬行不事王侯祇力耕西嶺已如剛節峻東湖還似古心清正慚老
拙非良牧安有仁恩及庶氓若也當年能逐跡他時容或可齊名

東漢諸公孰最賢南州高士獨推先蒲輪徒枉當年聘塵榻從教盡日懸吾道固
應天未喪此時爭奈木將顛栖栖爾輩成何事那似清風萬古傳

我來湖上訪前賢正值新秋欲暮天十頃敗荷欹淺水千章古木鎖寒煙遍尋陳
跡俱亡矣獨立幽亭祇黯然清德照人增我愧暮年猶未返林泉

黃超然參議和拙者出郡十五絕又以詩見寄屬痰眩未能一一次韻且和

二篇以謝

三復詩翁白雪篇渴塵俄德醉心泉人高固已追摩詰句好還應壓玉川快似涼
風來木末清如皓月出雲邊呼兒好爲藏巾笥莫許閑人取次傳

向來從宦鄭公鄉每遇清遊坐有光江上憑欄天一色湖邊纜棹木千章眼前景
物俱堪賦心著家山獨未忘歸釣小西湖更好觀魚何必遠如棠

陪任漕胡倉登滕王閣秋屏列岫

滕閣秋屏已快哉更登列岫少徘徊溶溶一水簷前去隱隱千帆坐上來每恨長
年成契闊頗欣今日得追陪能并四樂由來少且對江山舉一椀

登列岫

此邦已是富煙光那更斯亭冠此邦正向座中窺列岫恰從簷下瞰長江閑穿松
逕雲生屣宴坐蒲團月滿窗想得山僧應笑我老來強擁碧油幢

滕王閣三首

昔日驕王鎮此州特營高閣瞰清流一時傑出稱雄觀千古爭傳作勝遊徧覽遺
蹤容可想回思往事却堪羞時人漫說珠簾雨空惹騷人挂芻愁

高閣秋登第一回頓令心目豁然開山騰翠霧浮空去水引清風入座來九夏炎

湖山集

卷六

十 仙居叢書

光今已矣一時佳興更悠哉和君妙句如冰雪想見胸中絕點埃

向來高閣久成空今日雕欄勢尚雄觸影自憐人已老題詩還愧我非工江山滿
目長悲古尊俎開懷幸對公莫惜躊躇連日醉此回別後幾時同

賀梁氏書樓初成

子門高處許誰同傑閣新成氣象雄輝映萬家增壯觀崢嶸百尺聳層空一天風
月登臨後千里溪山指顧中此地舊多仙窟宅對君疑是老仙翁

城上初作新亭猶未名也邦人闕然稱爲三槐殊不知所從來揣其意必以
亭下有槐一根三幹挺然秀出故有是號然非所宜言也余恐不知者謂

出自我作數語以解之

我心祇是憶天台欲去無從首重回若得此時追五柳絕勝他日面三槐年年白
髮催人老夜夜青山入夢來縱有萬鍾非我事何如且覆掌中杯

翁百念
久如灰

一作慚愧
人言過矣衰

再題周處士山居

山鎖煙蘿自古青更臨絕頂敞窗楹前瞻江氣連雲起回顧湖光照日明坐久已驚毛骨爽歸來猶覺夢魂清從今使擬休官去夢伴幽人度此生
閑驅小隊出城圍春色三分已二分到處有花渾灼灼望中無日不欣欣故池尙想元暉宅荒草空悲太白墳滿目青山誰是主獨輸高士臥煙雲

和李子儀到山居

接得新詩喜有餘詩中文字說山居固知還舍方爲樂亦悟浮名總是虛無計林間閑放鶴何時湖上靜觀魚我心萬事都無累祇欠歸來待自如

和董伯玉讀當塗小集

昔時乘障楚江邊信筆題詩度歲年豈敢嘲風仍詠月只思問舍與求田歸心雖似陶元亮句法仍窺孟浩然多謝君詩過褒揆愈令慚汗出如泉

和方叔載讀小集

湖山集

卷六

十一 仙居叢書

江城留滯兩經年強把詩篇擬昔賢豈有高歌翻白雪祇憑短句問青天優人獻技徒供笑醜婦添粧豈解妍君欲學詩須學古不應讀此向窗前

前日小集梅花猶在乘輿移其下杯行樂甚足夕風微月朗花飛入座者紛紛如雪待制曾文有四并之歎謂不可無作屢屢唱之因成拙句

老去逢春倍感時興來聊復對芳菲月明更覺花枝好風動還驚雪片飛一笑休辭今夕醉四并須信古來稀乘輿莫作頻相過要共攜壺上翠微

五月五日領客泛舟

要同佳客濯清泉却下危樓上畫船拭目已看雲際月洗心還愛水中天更無暑氣侵尊俎但有薰風入管絃我欲就閑行作別且拚一醉共陶然

待史志道不至

欲覩英雄慰此懷既推印綬尙裴回心馳巖壑吾將老目斷雲霄君不來清夜漫勞蝴蝶夢重陽已負菊花杯倘能諒此拳拳意勝似心顏相對開

王瞻叔參政寄惠雲笈經因成四韻奉酬

老來猶未返林泉終日區區亦可憐擬叩玄關求至道喜披雲笈探真筌他使我離塵境今日由君結妙緣莫謂骨凡難變化丹成雞犬尙升仙

懷梁丈陳丈

不見高標動淡句寸心如渴欲生塵春深漸覺梅花老風暖還驚柳色新對景想題詩句滿開懷應把酒杯頻扁舟前後空相望安得從容笑語親

會使帥郭侯燕於采石

高牙大纛拂層雲樽酒相逢楚水濱千里江山俱入眼一天風月解留人橫吹玉笛漁船晚醉擁金釵綺席春此地謫仙歸去後誰知今日興尤新

再用前韻堅使帥凌歆之約

喜對東風翫朵雲按行知已遍淮濱論心我正懷良晤乘輿公應繼昔人采石江頭天欲霽凌歆臺上物長春從容儻許留牙齦看取沾溪戲事新

湖山集

卷六

十二 仙居叢書

送黃作霖

有志男兒走四方憐君羈旅歲時長數千里外干微祿三十年餘返故鄉老著青衫唯可恨光生白屋亦非常時來會有搏風便莫道窮途便感傷

耿曼老自去秋起歸興以被旨抹荒方有行色來告別復成數語送之

去秋已作送君詩豈意淹留復許時端爲九重憂歉歲故今六轡緩歸期萬人全活俱安業二麥收成足療饑此事一歸君妙畫陰功當自有天知

送陳澤民赴銅陵簿

鄉閭人物久凋零非君却老成自合懷鉛歸冊府若爲棲棘向江城簿書且作三年計事業當爲萬里程林下賢人如未泯尙期拭目看飛鳴

送江簿歸括蒼

羈懷索寞苦難禁賴有良朋與盍簪同志自憐今日少知心誰復似君深哦詩喜得江天句把酒愁分歲暮襟莫戀故山乖素約春來準擬共登臨

和高簿

不憚驅馳半驛間
勸耕聊復到禪關
耳根暗瀉潺湲水
眼界橫陳疊疊山
已喜新春春事好
遠嗟老去世途艱
洪崖幸爾心相契
此後何妨數往還
家家門外與牆頭
疊足排肩看我遊
出郭不應祇獨樂
勞農端欲與同憂
偶逢佳處仍空過
縱迫歸時亦暫留
慚愧高軒遠相過
聊持杯酒當茶瓊

送汪樞帥福唐

試數中興社稷臣
獨公名德冠簪紳
合依袞繡歸雙闕
却擁旌幢帥七閩
帝欲十連均雨露
人思四海靜風塵
會須展盡經綸手
總把安危佩一身

送王舍人彥正奉祠東歸

去年趨召偶同時
每喜兼葭玉樹依
偉論崢嶸從古少
高懷恬退似君稀
身遊紫禁方持棗
心著青山使拂衣
願我滯留徒有愧
扁舟何日送東歸

送方務德侍郎得請東歸

三抗封章未得歸
故山歸夢每飛馳
羨君却向林泉去
愧我猶爲印紱縈
忙裏光陰能自惜
靜中氣味許誰知
祇疑天靳清閑福
丹詔還催上赤墀

送入出使

天心軫念國西陲
妙選廷臣下赤墀
要布寬仁慰彫瘵
用資根本濟艱危
九重眷遇風雲會
萬里威名草木知
此去願羅天下士
歸來共立太平基
驛騎駸駸犯露霜
定知遐俗喜生光
千官弩矢迎郊外
百姓壺漿夾道旁
要使遠謀安井邑
盡令諸將守封疆
更將餘力籌邊策
歸日收功坐廟堂

和閻邱莘叟

此時狂蝶欲灰飛
致我天王下紫微
士馬生風增銳氣
旌旗蔽日耀皇威
愧無一策裨黃屋
濫逐千官扈赭衣
智略如君宜有用
周行指日看來歸

送王仲仲赴興元

有志男兒自不同
出門慷慨氣如虹
遠謀尚欲安天下
小試何妨佐漢中
此地從

湖山集

卷六

十三 仙居叢書

來爲重鎮乃翁還
更有遺風一行莫
起徒勞歎看卽人
歌別駕功

和嚴倅覽碧香

不勞齋戒絕羶葷
聞已潛通衆妙門
此道能明從古少
今朝正要與君論
十年未免憂茅塞
一詣終期破棗婚
縱有香醪堪寄遠
何如相對倒清樽

和鮑倅

飄緜誰不似王臣
抗志如今有幾人
墜典因嘗深探討
頹綱猶未許彌綸
擬歸舊隱消殘臘
旋買新田作好春
聖主搜揚方側席
不應無術濟生民
參軍已去作飛仙
俊逸聲名久不傳
千古家風期爾振
一時句法許誰先
心唯酷好佳山水
手不停披舊簡編
想得錦囊應是富
年來知有幾千篇
人生出處苦難全
老矣安能了世緣
聊向此時看捉月
敢希他日上凌煙
行吟雖愧無新語
坐食猶欣有故塵
若得放歸多種秫
不憂長欠酒家錢

勸農題巖寺

西山千仞鬱崔嵬
寺在山椒樹處開
暇日久思乘輿去
中春始爲勸耕來
屋頭水色青如染
簷外嵐光翠作堆
幽賞未窮天已暮
驅車欲去更徘徊
開河畢工喜而有作

湖山集

卷六

十四 仙居叢書

汗河積水困薰蒸
開鑿那知不日成
野水盡從簷下過
客舟還傍市中行
江山自昔天然秀
人物從今分外清
本爲此邦開眼目
老夫雙目亦增明

和十五侄見寄

草廬高臥幾經春
被褐深藏席上珍
已是閉門甘澹泊
不妨琢句自清新
我慚老去同流俗
日念歸來作野人
此後墳簾酬唱罷
因風見寄莫辭頻

和十五侄韻

無補公家祇主臣
但思高臥故山雲
宦遊恥竊太倉粟
歸去貪糞碧澗芹
喜得醇醪堪飲客
還驚妙句更超羣
速來共爲梅花醉
趁取枝頭香正芬

和四二姪用林道叟見寄字

華髮蕭蕭日夜疎奔馳不止欲何如得拋印綬心方適歸見湖山氣始舒世事轉
頭如蝶夢人生到此似蘧廬我今已作終焉計却悔當年赴鶴書

元夕有感

當塗連歲看燒燈又見洪都爛滿城紫陌人疑春欲曉清宵天放月爭明老逢好
景能知幾暗數流年祇自驚亦擬尊前成一笑吾衰無復舊心情

元夕用胡經仲所寄韻呈辛侔及諸僚友

星斗潛移下九天滿城如畫酒如泉當時行樂陪千騎今日重來恰十年燈燭光
中春更好綺羅叢裏月爭妍諸君莫惜長鯨量要向樽前中聖賢

和澤民送春

我家隨分有園池正願春遲春又歸風掃花枝猶隱約日烘雲影漸熹微客來但
欲拚同醉事往何須歎昨非自念生平魚鳥性又思川泳與雲飛

不堪歲歲送青春消黯渾如失所親短句吟成猶恨別清罇買盡不辭貧興來直
湖山集 卷六 十五 仙居叢書

欲遊三島老去何由駐二輪賴有君能知我意肯來同作送春人

又和金克家送春

春來縱使日銜杯老去逢春能幾回幸有良朋同雅集不妨爛醉罄餘尊羞看落
絮愁盈把強對殘花淚滿腮惆悵又爲經歲別莫辭花下小徘徊

湖山集卷七

宋吳甫撰

七言律詩

和經仲春日即事

淡煙籠水一溪虛別有風光在野廬幽吟喚人回遠夢落紅鋪水失清渠此生得
酒休辭醉今日何人是奠居正向東山念蕭索筠筒煩寄指南車
策杖郊原信步行沙邊春水半涵清花開舊樹香仍在燕葺破巢功未成世路十
年塵土面春風萬里鼓聲聲從今準擬開懷去到手荷杯莫厭傾

喜雨

聞道他邦盡禱祈沛然膏澤尚遲遲有年已是天私我連日那堪雨及時聲入萬
家添喜氣涼生千里解炎曦也知造物恩難報日探歌謠綴小詩

和許守喜雨韻

湖山集

卷七

一 仙居叢書

使君盛德格皇天奔走羣龍雨霽然坐使稿苗成茂實潛將豐歲換凶年荷鋤野
老欣嘉應抱甕田天得晏眠擬倩樂工絃盛事山城那得有師涓
千里焦枯頓鬱若邦人甯復慮年荒大田一雨渾雷足鄰壤憂偷更伏藏治郡羨
君端有術救民愧我獨無方夜來復詠新詩句嘆賞徘徊月轉虧

和閩邱省幹喜雨韻

良田方苦秀驕驕甘雨如何闕九霄賢守治聲喧道路聖君德澤播黎苗豈容赤
地炎威熾果見青天旱氣消昨夜東臯已沾足康衢滿耳沸歌謠
鈴齋坐嘯不爲顛愁嘆雖然變詠歌千里正憂無舊穀一朝俄喜決新禾雲師蔽
日如張幟雨陣橫江似擁戈我忝郡丞何所補但將新句對松哦

和趙觀使喜雨

膏澤愆時愧已深敢期誠意達天垠片雲忽送千峯雨一氣潛回萬壑春頓覺老
農生喜色坐令凶歲變佳辰憂民雖切功何有塊扎無私荷大鈞

喜雨偶成

麥熟蠶登處處同萬家舉首謝天公尙憂六月旱爲虐却喜連宵雨已通萬事自
知成老懶一心祇是願年豐從今準擬添新釀要使樽中酒不空

和澤民喜雨

陰長陽消帝怒深盡驅赫日掃羣陰却疑枉致一秋旱聊復霽爲三日霖隴畝共
知成樂歲里閭誰不起歡心朝來幽鳥知予意亦向簷前作好音

和葉性之喜雨

去歲饑荒特異常那知今日便豐穰田疇雨足經時潤院宇風生著處涼老去我
方辭五斗秋來誰解積千倉從今閭里無艱食會見家家酒熟香

癸巳夏秋旱七月十日得雨喜而有作

旱魃爲災害有秋焦枯滿目使人憂片雲忽向天邊合一雨俄驚地上流盡道稿
苗須半活如云晚稻可全收老農兩手齊加額且免流離過外州

湖山集

卷七

二 仙居叢書

喜入冬初七八得雨

夏旱連秋又及冬大田高下總成空千倉已失三農望一雨欣聞百里同青入平
疇看麥秀綠回枯沼喜泉通從今得免填溝壑皆謝天公惠困窮

和魯漕喜雨二首

冬煖曾無欲雪天正憂饑饉在新年忽聞夜滴簷前雨便覺春歸郭外田千里已
知歸樂只一尊亦擬共陶然其如使者拘臺制不肯花前聽管絃
秋來日日困騷陽正欲齋心問彼蒼條爾四郊雲氣合霽然一夜雨聲長三農已
有倉箱慶萬室還欣枕簟涼幸值故人來過我尊前莫惜醉淋漓

和魯漕春雨有感二首

自憐齒豁與頭童心事都非少壯同那更閉門聽夜雨不容步履趁東風勝遊尙
喜朋簪盍痛飲追辭酒蓋空只恐酒醒歸興動愈令倦客憶山中

自嘆蒼顏不復童幸逢三老此時同登高能賦多佳詠把酒論又有古風可恨雨

師顏作惡直疑春事遂成空愁來不用慙勸已判花前爲一中
我心雖老尚如童春到惟思笑語同正欲對花歌且舞那知通夕雨兼風千疇固

喜俱霑足百卉還愁一掃空安得晴天開萬里緩行花下豁胸中

雨後

朝來一雨灑炎光陡覺園林處處涼烟柳數行榮翠帶風荷十里擁紅粧莫憂鏡
裏朱顏改且喜壺中白晝長只恐吾衰無此福不容終老水雲鄉

喜晴

積陰初散雨初收一解霖霖十日憂已見那條平似水不妨官舍冷如秋年來觸
緒無住思老去同僚得勝流更喜豐年消息好從今還遂稻梁謀

久雨無聊喜乍晴尚餘春色到簷楹楊花飛去今無力燕子歸來似有悔靜看遊
魚波面躍閒隨野鷓竹間行世緣到此消磨盡只欲徜徉度此生

未臘已見四白偶得數語呈子壽且述挽留之意

湖山集

卷七

三

仙居叢書

人言三白兆豐年四白欣逢向臘前細糝蘆花初著地亂飄柳絮忽漫天雅宜領
客登臺上正欲開尊向酒邊樂歲幸君同賦詠莫爲歸棹遽翩然

和蔣無退詠雪

臘中三白幾年無今歲呈祥事可書披得一簑方入畫翻成雙帶又隨車共驚飛
絮迷清晝更覺同雲滿太虛憶昔讀書燈火少善穿窗牖吹吾廬

和魏簽雪詩上趙守

臘盡東君已報春雪花猶未斂輕塵一天默禱渾如響一夜呈祥覺有神千里妖
氛應洗滌萬家喜氣欲輪囷試詢治行今誰最屈指公爲第一人

透戶穿簾到眼邊陡驚滕六逞威權禦寒我獨憂無褐得飽人皆喜有年已見歡
聲騰比屋好將盛事被丹紘此時且莫孤清賞早晚除書下九天

和朱文卿春雪韻

春來何事尚凝嚴一夜空庭霰雪兼坐久羅衣驚頓薄更闌盃酒覺頻添旋消疎

滴簷間雨更看平堆地上鹽誰道東風回煖律輜霞掩日不容覘

喜雪

慘遍山巖與水涯天公着意做年華要令臘裏呈三白時向空中散六花勒住玉
梅還可恨粧成瓊樹却堪誇須知造物憂民切預把豐穰報萬家

雪意初疑作不成纔飛數片又還晴正思潤澤霑千里忽見繽紛滿一城凋郡共
欣消冷氣老農相慶沸歡聲我將盡把姑溪釀要與邦人樂太平

凍雲黯淡浩無涯雪陣橫空勢欲斜入戶有人疑柳絮遠園無處認梅花舉頭頓
覺青山老撲面還驚綠髮華我醉未眠愁酒盡絮瓶來問爾東家

和魯漕途中喜雪

陡覺同雲翳四山捲簾聊復望江干舉頭喜見迎春雪抱膝從教徹地寒預卜豐
穰知歲樂潛消瘴癘想民安一樽正欲同清賞咫尺胡爲會合難

和津喜雪二首

湖山集

卷七

四

仙居叢書

六花一夜降中天飛繞吾廬頓滿前幻出仙家新窟宅疑非塵世舊山川但驚巖
上青松老不見天邊白雁連賴有鬚頭新釀熟何妨沉醉度殘年

我愛平湖繞碧山山光倒碧到尊前同雲何事遂千嶂飛雪俄然蔽一川縱使玉
樓從地湧便教銀闕與天連到頭幻化非真實爭似湖山耐歲年

和許守喜雪韻

凍雲垂地木停號六出飛花遍九皋已見隨車繡綺帶還疑縱獵散風毛幽人乘
興空同棹公子無言獨擁袍願我年來詩思澀強吟冰柱愧才高

元宵雪作因成短句

天公著意做元宵陡使新春樂事饒已放金蓮開陸地更移銀闕下雲霄坐中星
斗渾相照庭下瓊瑰更亂飄佳客莫辭通夕醉要令來歲記今朝

是日大雪際晚復晴月色輝映尤爲可喜偶成數句

滿城着地拆紅蓮天使今宵樂事全是雪中千里白更兼月色十分圓胡爲佳

客猶辭醉正恐明年未必然我欲乞身歸去也懸知此酒是離筵

和王夷仲雪中見貽

歲晚端居寂寞濱雪花零亂更愁人捲簾已覺青山老入座仍添白髮新寫景自憐佳句少論交還喜宿心親來詩况復清如雪想見吟成泣鬼神

待雪不至呈子儀

冬暖方憂雪意慳俄然飄灑到人間夜間便謂迷三徑曉看依然在半山明日既容殘臘去今朝已是迫春還如何膝六渾無意不上雲霄叩九關

三月十一日風霽

向晚欣逢霽色開方思花下共啣杯一時雨雹排簷急萬里風雲捲地來掃蕩千花真可恨摧殘二麥亦堪哀賞心樂事俱休矣惆悵青春去不回

初夏登城上有感

來守孤城忽兩期可堪登眺又斜暉經春不見流鶯語終日唯看乳燕飛風舞新

湖山集 卷七

五 仙居叢書

荷青裊裊烟籠細柳綠依依此邦縱美非吾土莫怪山翁口念歸

和朱世同夜坐待月

新涼初入我庭中滿座清風孰與同已喜故人來聚首那堪明月更當空滿傾濁酒休辭醉釐作新詩莫諱窮屈指如今詩酒社有誰胸次得如公

十六夜再登月臺

虛度中秋頗動懷今宵却再上高臺強延風月雖聊爾一對江山亦快哉小子仍攜竹葉至同僚還折桂枝來老夫爲爾牽詩興笑向花前覆一杯

中秋後一夕烟雨樓玩月

危樓百尺俯層城烟歛雲收眼更明四面月華千頃白一天秋氣十分清昨宵欲見渾無計今夕相看似有情又值病夫慵對酒賞心樂事信難并

和陳澤民韻

雨歇雲收天意回放教明月下天來爲憐病守懷三徑故遣姮娥薦一杯座上賓

僚方共集城頭更漏莫相催來年此夕知誰在對月何妨笑口開

寄題魯郎中遂隱堂

老向江頭強剖符夢魂長是繞吾廬正慚我未成歸計却羨君先遂隱居湖上烟雲常縹渺園中草木總扶疏他時尙冀相從醉剩把鷓夷載後車

送王龜齡得請還鄉

兩馳章奏叩天關只願歸來老故山愧我尙留牽吏役羨君先去得身閒冥鴻已逐高風舉倦鳥終隨落照還尙擬杖藜尋舊約雁峯深處共躋攀

和氣融融動白蘋謹傳千里政方新若爲擺落遊珍館不顧悲啼擁畫輪鯨海無津堪縱目瀛山如舊足怡神願言分我閑中趣已向君王乞此身

又送江朝宗還鄉

欲留車騎少徘徊歸興那知苦見催只許霜前同把菊不容雪裏共觀梅今朝對酒休辭醉明日有懷誰與開別後願言無爽約菊花開日又重來

湖山集 卷七

六 仙居叢書

和章德文侍郎題晞澆堂韻寄張法師

丹成人去幾經年怪石崢嶸樹曲拳超脫每思攀逸駕沉迷無那縛塵緣勝遊徒有騷人詠絕境難憑妙筆傳投絃歸來應未晚尙期一訪洞中仙

余以前年五月八日到官今年又於此日去郡同僚作餞卽席援筆言別

來守江城恰二年同僚何幸得諸賢屢邀明月供吟筆幾度江山棹酒船自分衰頽今老矣何堪離索更凄然青雲有路平如砥公等應須早著鞭

去郡日寄居諸公作餞卽席奉呈

三年江上守孤城日日思歸去未能雖愧憩棠無惠政却欣伐木有良朋花開後圍春同醉月滿高樓夜共登別後要須俱自愛從今拭目看飛騰

用天子貢院韻以餞行色

直氣如君世莫雙笑人老死利名場一言齟齬身雖去萬口咨嗟道愈光舌在何妨歸澤國時來會見在巖廊人間榮辱渾休問日飲醇醪計亦長

和曾吉甫九日

龍山陳迹已成灰，尚憶當年戲馬臺。我幸偶陪黃菊醉，君應亦向白衣來。風高日朗三秋霽，野曠天清萬象開。好對良辰尋樂事，若為不飲竟空回。

客

再辱九日和章，連日公冗失於奉慶。今日大閱，偶於馬上得之，兼簡是日座客。老子年來百念灰，尚懷月觀與風臺。良辰祇恐顛頭過，好景還欣入眼來。几席坐窮千里勝，軒窗高揖四山開。公餘不厭頻登眺，要伴諸君醉百回。

重陽有作呈朝宗

殘年脚力已摧頽，不謂登高尚可來。每恨故人多爽約，那知今日共啣杯。擲筆黃菊香仍在，悵恨朱顏挽不回。君若此時猶惜醉，酒懷更待幾時開。

用前韻示三七侄

吾家小阮亦賢哉，又得攜壺為我來。應念難逢重九節，要陪痛飲十分杯。頭添白髮那能久，眼看黃花有幾回。頗恨病衰量減，只將笑口為君開。

湖山集

卷七

七 仙居叢書

重陽用昔年所作韻

行盡天涯餐欲霜，又來姑孰過重陽。試登翠巖邀珠履，更映紅裙倩玉觴。野菊有花供客眼，公家無事惱人腸。諸君莫惜長鯨量，且伴衰翁入醉鄉。

和許守重陽出城韻

曉從千騎越重圍，軋軋藍輿渡古津。萬疊青山煙漠漠，一溪寒水石鄰鄰。笑攜紅袖尋蓮社，醉折黃花上葛巾。此會從今成故事，他年應記座中人。

江朝宗許重陽見過候終日竟不聞車音使人悵然因成拙句以詒之

故人平日號推誠，然諾應當作世程。已是賞花頻爽約，若為把菊又渝盟。詩成本擬君相和，酒熟當憐我獨傾。惆悵死生猶未隔，如今先已見交情。

拙者有重陽詩以陽字韻歲和一篇復繼前作

登臨端欲賞秋光，病眼昏花怯太陽。老去不堪逢節物，愁來聊復近壺觴。沈迷有

視塵埃面感慨空，存鐵石腸已是思歸無。可奈東來高處望家鄉。

重陽有感呈諸丈

九日長年客異鄉，今年又復到南昌。眼看黃菊依然好，心著青山祇自傷。已是歲華成晚晚，何堪秋色更淒涼。諸公不用羞吹帽，且試登高共一觴。

春閱偶成三首

曉驅千騎出郊垌，極目江天萬里晴。風入鼓聲益壯日，烘旗臙色增明。安邊雖是難忘戰，和衆由來在戢兵。但願從今烽燧息，早歸林下看昇平。

大閱歸來日未西，柳絲搖曳草萋迷。桑開蟬葉枝方綠，麥露蝦鬚穗半齊。池面新荷爭出水，道旁飛燕競銜泥。風光揆我歸心動，猶喜初無杜宇啼。

肩摩袂屬擁如山，夾道爭看大閱還。無限兒童齊拍手，幾多父老盡酡顏。人方共樂青春好，我亦常欣白晝閑。無奈老來歸念重，夢魂夜夜遶鄉關。

大閱卽事書懷

湖山集

卷七

八 仙居叢書

東郊雨後好風煙，大閱歸來意豁然。十里旌旗明照日，九衢鼓吹開喧天。醪醑開也，渾如雪楊柳飛來，總是綿景物。眼前雖不減，老來無奈憶林泉。

懶散無堪合杜門，十連脚閣若爲分。仁風尚可揚千里，勇氣安能作六軍。戈甲紛紛徒曜日，旌旗獵獵漫連雲。歸來夾道人，爭看應笑蒼顏老使君。

陳澤民詠巖桂

我家千樹正芬芳，不見羈懷已倍傷。豈謂幽姿憐索寞，亦來孤館伴淒涼。追尋尚想當年侶，披拂還同故里香。花下光陰能有幾，若爲飄泊向江鄉。

巖桂盛開感而有作

抱疴三月未能瘳，樂事都無祇有愁。忽覺天香參鼻觀，頓令病客展眉頭。擬招賓佐同歡賞，奈怯壺觴且罷休。却憶向來無事日，年年花下醉千秋。

和天子卽席詠巖桂

衰病無餘日日加，喜君來自帝王家。素娥正駕一輪玉，老桂方開雙樹花。置酒雖

欣陪重客有尊還愧乏名娃莫辭今夕如泥醉須念明朝各一涯

和子儀同賞荷花

晚涼領客泛漣漪境勝形容頤費詩人自紅蓮叢裏過丹從綠柳岸邊移興來滯思俄然豁坐久煩襟頓覺披佳客要須拚一醉莫辜風細月明時

得三七舍姪書云二月二十五日同族人至湖山賞海棠花枝繁麗宛如神

仙窟宅感而有作

報言宗族競尋芳共到吾廬賞海棠亭下定知春爛漫花間想見醉淋漓長年心著神仙窟此日身糜雲水鄉苦恨欲歸無羽翼夜深魂夢只悠颺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連年踪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艷麗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擔上逢人賣猶記尊前爲爾狂何日故園修舊約臘燒銀燭照紅粧

和晉通彥早梅韻

湖山集

卷七

九

仙居叢書

歲歲梅花破臘開賞荷當記坐蒼蒼今年似覺寒猶未昨夜不知春已回喜有暗香供雅客可無佳句助深杯須知不比閑桃李莫把金刀取次裁

觀梅偶成二首

化工一夜報春回雪裏南枝已漸開不與凡條鬪紅紫獨將孤豔照池臺勝遊滄纒蓬山侶高唱甯追郢客才多病自憐身尙在不辭歲歲爲君來

經年不見夢魂飛依舊仙裝淡薄衣玉骨已無塵俗氣冰姿還耐雪霜威携壺正欲酬清賞策杖何妨歷翠微莫惜對花拚劇飲看看風雨捲春歸

遠老惠雪中觀梅詩次韻以謝

山頭飛雪已漫漫雲散須臾復見山踏雪不辭來野外愛梅須遍走林間爲憐孤豔思經目擬索疏枝笑解顏師肯相過宜及早預愁花點綠苔斑

遠老自和前詩再寄復次韻

雪到梅開恰欲漫扶藜得得繞湖山折將冷蕊疎枝去浸在明窗淨几間一見已

堪資琢句細看還足助怡顏只愁冰斃相侵逼映得衰翁鬢愈斑

和紫巖老雪中觀梅

清寒池館靜沉沉慘淡江梅弄晚陰雪裏有誰能載酒花前無語自傷心低枝似欲迎人笑清賞何妨倚樹吟况有爭妍佳句在愈接詩思不能禁

賞梅偶成

一冬準擬賞江梅直至如今始見開已怪輕寒勒春住更憂橫雨把花摧相攜且看枝頭雪共坐聊傾樹下杯况是公庭無箇事何妨一醉習池回

愛梅

經年不得見江梅繞樹行行日幾回已擬開時拚徑醉其如病後怯銜杯傷心不覺成三嘆忍淚猶能強一來願我已衰無酒分從今花更不須開

和隱老詠梅

不憚行行雪滿頭要看與雪門清妍開花雖在三冬杪結子還居萬木先水淺橫斜聊自見夜寒幽獨有誰憐君詩况與梅相亞傳寫慚無十樣箋

湖山集

卷七

十

仙居叢書

自京口至建康一路不見梅花慨然有作

盡日經行不見梅竹籬茅舍漫徘徊無時得遣愁懷去有底能教詩思來遙想故園應好在不知今歲爲誰開何時花下還如舊一笑相看把酒杯

自建康路中見梅次前韻

行盡山岡喜見梅停驂欲少徘徊那知急雨連天暗更有狂風捲地來無計略臨花下坐却嗟空向眼前開行人賴有尊中綠遙想孤芳寄一杯

北山席上見梅偶成

聞道前村梅已開有心踏月共徘徊誰知白日匆匆過竟阻青鞋得來席上相逢如有舊尊前佇立恨無媒樓頭莫且橫孤管我欲今宵醉百杯

再和二首

一枝昨夜雪中開報道江南春信回自與東君私有約不須驛使寄將來風姿端

是飛瓊侶標格宜爲弄玉媒莫惜移尊來月下要看疎影落金杯
平生相見即眉開幾遣車停馬首回窗外每憐隨月到竹邊還喜過墻來寒香入
坐如相覓幽艷迎人欲自媒不負此花惟有醉慙慙且覆掌中杯

用金克家韻賦梅花

我賦梅花逼古人人疑和靖是前身祇思長向花前醉不厭閑來樹下頻俗眼但
知誇潔白老懷端是愛清眞大家管領須宜早莫待飄零作地茵

詩勉及門赴海棠之約

君與吾遊積有年未曾同醉海棠前如今君乃先春到似赴花朝豈偶然已是詩
中參造化何妨花裏見神仙暫歸莫負重來約未及春風便着鞭

四月六日同江朝宗花下飲

十分擬共醉花枝底事君來苦後期芍藥階前猶爛漫醪醑架上已離披春歸又
是辜杯酌老去還應惜歲時今日要須拚酩酊從教人笑賞花遲

湖山集

卷七

十一 仙居叢書

和管大老瑞麥

別來長恨見無時不謂相逢總泣歧愧我滯留身已老憐君偃蹇宦猶卑思歸正
續孤松賦溢美空傳瑞麥詩萬事從今休更問祇知痛飲是吾師

憶鹿鶴

山中鹿鶴久相疏恨不歸來與汝俱飛舞尙如前日否奔騰還上後山無不聞警
露來庭下猶想銜花近座隅歎我素鍾山野性從來與汝本無殊

偶得數瑠璃瓶置窗几間因取小魚漾其中見其浮游自適感而有作

方安林下樂樵漁底事牽來剖竹符道院固知人少訟豐年何幸俗多娛閑隨野
鶴穿花徑靜看游魚戲玉壺却愧此身猶束縛未能歸去老江湖

和陳義卿

自顧迂疏不入時場來此地亦何爲游從斷絕憑誰語蹤跡飄零祇自知方喜朋
簪今復合却慚酒盞但空持何時得遂歸休去把手臨流共賦詩

義卿以病不飲故有酒盞空持

句之

和蔣宣卿韻

巧問章上早知還攀落高風豈易攀闊步未歸龍尾道勝遊先到虎邱山千尋古
木軒窗外一縷沉煙几席間况是登臨有佳客何妨終夕對犀顏

不將有恨逐無涯聊爲尋幽駐使車千古山川埋劍氣半空臺閣雨天花終期香

火參同社且賦新詩寄作家歸晚不須添列炬預愁驚散暮林鴉

和沈子壽見寄

心地荒蕪曠幾春場來邂逅共耕耘交情正喜春如水歸與那知去似雲百首漫
勞頻寄遠一尊終擬再論文胡爲竟爾乖前約寂寞車音杳不聞

和梁次張韻

妙齡才藻擢文犀聲價何須待品題獨抱孤衷長拱北擬據妙書欲平西五年不
見心如渴一笑相逢醉似泥我老已爲林下計看君平步上雲梯

湖山集

卷七

十二 仙居叢書

和王夷仲韻

灑落胸襟有古風日臨清汎面龍從不堪世路千重險直與溪流萬折東刮眼相
看言有味傾懷一笑興無窮何時同訪連牆老快意航船一棹空

和韓子雲見寄四首

鬱鬱愁懷不自傾時時倒指勘歸程情知歲月來無幾心著湖山去未成語豈
能廢絕唱故人聊欲話平生頗思共索梅花笑點檢枝頭半吐英

日在桑榆勢欲傾此時那可更登程屢憑熊軾慚無補新葺燕巢欣有成便好棄
官還故里不妨把酒樂餘生經綸事業須公等看即持荷待選英

有花須折酒須傾少日追歡不計程老去自憐心易懶時過還恐道難成城頭又
是暮雲合江上何時春水生早理扁舟歸去好故園猶有萬紅英

當年邂逅已心傾別後逢人問去程願我拙疏非世用喜君明悟自天成十年不
見懷芝字一笑相逢付麴生暫爾就閑宜自愛上方着意擢豪英

僕平日聞有此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之句每嘆服之恨不知作者姓名一日與魯漕話次方聞此詩乃福唐余侔所作魯繼錄全詩及余君所夢始末見示讀之使人益起懷歸之興因成小詩以記其事

寒士叨塵分已踰不爲歸計待何如暮年光景那能久浮世榮華總是虛此去直須甘澹泊箇中元自有乘除因公拈起余君話使衰翁憶故廬

挈累來當塗聞已入境感懷有作二首

鷓鴣相疏雁鶩親簿書叢裏度光陰塵埃已覺胸中滿霜雪還從鬢上侵盡室修途方在念連宵苦雨若爲心明朝儻得成團聚有酒從教取次斟

方與晴窗愛日親若爲天又作重陰年來已是憂思過老去那堪疾病侵默數七旬寧幾日更添一歲愈驚心喜聞已辦周身具對酒何妨且滿斟累年欲辦周身家問來云新買數百斤杉木一根身後之事遂可取辦喜可知也

和志道送行韻

湖山集

卷七

十三 仙居叢書

聖君圖治事如何但見風雲氣象和公似一變奚翅足我如乘雁豈加多西郊素索飄黃葉南浦鱗鱗起綠波今日郵亭休恨別行看麻制草蠻坡

壽元伯母太夫人八秩

七十康強自古稀年登八秩有誰宜壽鍾賢母人難及慶襲佳兒世共知榮養已爲人子範清規還作女流師綵衣更戲蘭階下遙想慈顏笑解頤

送朱彥聰和韻

傷時已老壯夫顏可使分攜一日間細細梅花薰別酒依依寒日淡前山由來世上知音少况是人生會面難他日詩成能念我寄來莫放驛筒閑

送邱尉赴試南宮

儒冠鼎盛縉紳多海內如今數永嘉士習藝文爭擢第君明經術合傳家莫言黃綬官猶小須信青雲路不賒好下漢廷晁董策要令吾道益光華

送諸鄉人赴試南宮

聞道諸君上玉京一杯聊復話離情青錢既中三年選黃鶴須看萬里程欲向他時成遠器要從今日立修名吾君銳意圖興復好把嘉言對集英

送二十七弟五三侄赴試南宮

家世登科能幾人兩人今歲奄沉淪不應天遠衰吾族會見時常發汝身聯轡莫辭金鏗冷奪標爭門錦袍新還須益勵青雲志門戶何憂不再振

送姪赴廷試

經術傳家幾縉紳孫吳決策舊無人上將用武方留意汝始呈能遂發身佇展六韜登上第更資三釜及偏親兩科自此增雙美何患衰宗不再振

昔年三榜偶聯榮人道吾家好弟兄更喜鶴原俱有子還來雁塔再題名衰宗正恐儒風墜晚景那知好事并老子已爲歸去計從今看汝奮騰程

和會吉甫四明見寄二首

湖山集

卷七

十四 仙居叢書

老矣何堪削竹符頻年強出應時須腰間漫佩買臣印月下同遊賀老湖白雪已知人寡和清風還憶醉相扶十洲三島登臨處能記稽山病守無

風煙浩蕩甬東州方羨公爲爛漫遊豈料連宵垂雨脚未容杲日出雲頭扶藜登眺心應在隱几吟哦趣更幽遙想午晴須痛賞詩成還肯寄來不

和梁大諫望亭述懷

屢試乘輅與把麾笑談自可解重圍暮年強健人爭羨平日剛方世所稀國步尚難端有賴君恩方渥未須歸時清益展經綸手直上巖廊秉政機

又和陳天予

邊敵臨江強指麾狂徒欲效白登圍一朝殄滅妖氛淨萬里歡傳盛事稀故國山河看克復中原父老後來歸六飛便好乘時進順取天心莫失機

月下獨酌有懷梁丈因和前韻以寄且約爲明夜之集

晚來清蹕駐旌麾月色分明徹四圍對景已欣羣動息仰天還覺衆星稀如今路入中原去看即春從上苑歸况是昇平時節近一樽相屬且忘機

和朱文卿見贈

簿書終日嘆徒勞，喜相過有故交。抱道尚稽懷印綬，安貧不厭衡茅草廬。誰識真龍臥阿閣，行看彩鳳巢歸去。不妨深閉戶，靜聽修竹晚風敲。

和林徽之見寄

涉世無堪足，亂離蕭蕭風雨一聲雞。故人別後乾坤窄，三徑歸來草木迷。黃鳥翻翻思出谷，老龍頭角尚蟠泥。一樽濁酒無人共，又是悲吟到日西。

和韓子雲韻留沈子壽

一雨連宵繼日傾，豈容吾子語歸程。我為千里政方暇，子寓三年學已成。要把老懷傾倒盡，忍令別恨等閑生。江城先自傷牢落，况失一時人物英。

和陳澤民見寄

平生懶病苦難醫，長為家山詠式微。投老但思拋世網，非才安敢近天威。不堪人事來如織，况復年華去若飛。胸次萬端誰與語，何時玉塵對君揮。

湖山集 卷七

十五 仙居 叢書

青衫晚得自蟾宮，簿領雖卑道自隆。不為小官忘大計，要從舊學著深功。忽來書

筭情何厚細，讀詩篇句更雄。還憶去年相聚日，風前月下酒頻中。

不學羣兒事，詭隨世途雖險。此心夷人，生富貴誰無分。男子功名自有時，好稱良

辰聊適意。莫因末路輒興悲，山寒已有梅花放。想見尋梅日，有詩

和夷仲至日有感

葭灰管裏氣初浮，陽長陰消不自謀。昔道窮耶當復泰，此身老矣不禁愁。得閑正

和曾吉甫寄韻呈李相之二首

千齡景運適相符，况復才華世所須。騰蹋自應登館殿，滯留誰謂尚江湖。從來太

瘦緣詩苦，想見閑行信杖扶。聞道朝來病良愈，高軒還解出門無。

早已相從海上洲，竭來鑑水又同遊。馳驅官路俱華髮，繾綣交情異白頭。公即橫

翔層漢去，我將歸臥故山幽。連宵月色如明畫，乘興還能過我不。

和楊元明雪中見贈

為別多年不記旬，雪中聞到喜難陳。尚稽良會心如渴，頻展新詩手欲皴。和寡莫

再和

老去光陰有幾旬，到官俄見歲華新。徒驚懶慢隨年長，更覺衰殘畏客頻。愧我方

和陳天子冠字韻

已見頭童懶整冠，尊前猶欲強追歡。浮生得滿七旬少，樂事能并四者難。閑去稍

和孟世功秋日吳江見寄

扁舟西去氣凌雲，坐看魚龍躍浪紋。風起白蘋初日晚，霜彫紅葉欲秋分。忘機鷗

湖山集 卷七

十六 仙居 叢書

和魯憲見寄

一笑同登卷雨樓，相歡曾記昔年不。幾邀詩句論心細，屢折花枝作酒籌。醉裏忘

形俱可樂，別來握手兩無由。何時傾倒還如舊，月下花前恣獻酬。

和方叔載留別

臨別慇懃贈我詩，一披何喜得如之。怪來筆下能高妙，元是胸中自崛奇。長恨頃

和朱世同詠梅

竹籬茅舍舊同居，不見冰姿恰歲餘。別後有誰親几席，朝來忽喜映階除。雪中

和朱世同夜聞竹聲

醉臥空齋靜絕人，夜闌霜月白紛紛。寒生枕上渾無夢，聲到窗前疑是君。玉軫誰

和劉與幾借昔

先生豈是微當時知向名場早息機擾擾半生蝴蝶夢休休今日綠蓑衣筆端信有江山助醉裏從教日月飛應笑蓬生回首晚纔知四十九年非

感舊

逕宦吾鄉舊罕聞躋榮兩禁祇三人二公嗟已歸長夜一老知能得幾春軒冕但堪遮俗眼湖山正好樂天真不妨日日花前醉已是行年及七旬

范丞相生日

鬱鬱蔥蔥瑞氣新中興周室復生申半千休運逢良月十二祥裳表慶辰自有元勳書史册漫留遺愛及邦人願同四海躋仁壽賸賞蟠桃幾萬春

老妻生朝為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幸君今及見之教得子能傳素業養成孫亦守清規稟生坎何今當泰積善初終志不移白首喜為林下伴願從今日到期頤

湖山集 卷七

十七 仙居 叢書

余年七十輒和樂天詩以自廣

已是年齡及七旬田園稍給未全貧兒孫初識傳儒業世俗還稱作貴人門外湖山渾可樂沙頭鷗鷺更相親莫將塵事干吾慮已向君王乞此身

曾元伯以余七十用韻見慶復和之

迂疏如我世間稀自笑於時百不宜但欲平生無鬼責豈期長命有先知七旬雖慰白司馬三黜空慚柳士師多謝君詩遠相慶一披頓解老人頤

余既和樂天詩而喜於年及之心猶不能自己又復再和八首

坐閱流年已七旬從前憂道不憂貧肯教世指為癡漢只願鄉稱作善人去固應忘物我歸來豈是負君親嘗聞知進須知退庶得終全不辱身

乞得行年到七旬歸田不問富和貧初非潔已為高士但願頤心如古人每對青山常意適纔逢日叟便情親靜中百念俱灰滅識破浮生夢幻身

封章上達已經旬所乞原非為賤貧七秩自知非久客一心只欲作閑人雖慚綠

鬢朱顏改却喜清泉白石親榮辱是非都不問尊前且樂自由身

先子春秋僅八旬一生多難只安貧豈期有子登清禁亦復如今作老人共羨浮榮光故里自慚實德忝吾親從前萬事皆踰分只合歸休保此身

新歲妻孥慶七旬徧調鄰里及孤貧高年滿座有醉客丐者塞途無餒人平日要同人喜樂此時甯問物疏親餘生自度渾能幾詎可徒勞負此身

故園春到已三旬滿目繁華未覺貧年老得逢無事日心閒不類有官人戴花休管頭無那酌酒何妨手自親七十人生從古少安知來歲有吾身

憶在霜臺未六旬嘗陳仕宦縱家貧豈容七十不納祿却為斗升猶牧人年齒幸吾今已及官曹從此不應親願天許遂終焉志養此疏慵老大人

一年三百有餘旬舉世栖栖苦迫貧得享安甯七十歲已勝衰謝萬千人好官縱使登三事榮養何由及二親爭似山間林下坐無憂無毀足全身

乞身不獲再和

湖山集 卷七

十八 仙居 叢書

老合休官况七旬我非辭富欲居貧也知光景無多日更覺筋骸不逮人豈謂九重恩未替復頒一札意猶親蠶封再上終期尤已對蒼穹誓此身

懷歸有作

一病兼旬百不禁愈牽歸夢繞家林向來豈有功名念此去斷無人我心但願天憐將就木許從人欲便投簪若蒙不靳清閑福尚惜餘年盡寸陰

和四哥錢塘思歸韻

鬱鬱羈懷久欲東故園何日割蒿蓬可堪世路塵縷縛却使雲山蕙帳空待價深藏非左計汗顏為斷豈良工須知呂望嚴陵輩不是滄浪一釣翁

讀丐辭不允詔書感而有作

竭來江上再經年衰病無時強自憐屢控危衷甘屏縮豈期優詔更留連政平訟理曾何補職稱民安亦偶然雖感上恩容臥治何如便許老林泉

政平訟理職稱民安亦偶然雖感上恩容臥治何如便許老林泉

齒豁頭童已暮年未容歸去亦堪憐只思舊隱如元亮寧有新詩似惠連萬事此生渾已矣一尊今日且陶然宦情況復清如水何必移封向酒泉

復和憐字韻

擬歸林下度餘年底事天公不見憐新歲已驚青鬢換故園還想綠陰連敢萌癡意貪非據但欲冥心任自然今日有誰聞此語祇應白石與青泉
春色撩人勝去年鶯啼燕語若相憐一川煙水清還淺萬疊雲山斷復連好景會心宜樂矣故園回首却悽然同僚賴有清新句似聽松風漱玉泉

一兒納婦有感

老來一障楚江濱無奈星星鬢影新客裏情懷那似舊忙中日月不知春若為經歲拋泉石猶把非才玷搢紳還盡此生兒女債盡歸林下作閑人

重陽用去年韻

不堪秋色已悲涼那更重陽對夕陽白髮蒼顏羞覽鏡紫萸黃菊喜浮觴且來高湖山集 卷七 十九 仙居叢書

處開心目莫引愁端撓肺腸未信天教長作客會須有日放還鄉

此生幾度換炎涼過了重陽又一陽無奈流年如轉轂得逢佳節且飛觴風前落帽從吹鬢江上登臺任斷腸老去已忘榮與辱只思歸臥水雲鄉

池上近作假山引水穿石撒珠其上亦有可觀因成拙句

終日勤勞困簿書無因歸泛小西湖余家西湖湖上有園數十畝自為小西湖且來池上看堆翠更向

風前認撒珠觸石有雲時點綴隨風無雨自露濡老夫行矣休官去留與邦人作畫圖

假山

我愛青山欲細看如何不在戶庭間聊移野外玲瓏石來作窗前重疊山挂笏已堪供嘯詠杖藜還更得躋攀莫言道院過從少亦有脩眉相伴閑

生日

藜杖綸巾度幾春紫袍頰帶一番新恩榮可但將延世渥澤還欣再及親已見里

中誇盛事何妨林下作閑人年踰七十仍稀有壽酒須拚飲百巡

謝錢參惠驢

白髮衰翁七十餘尚勞軫記特馳書知無仙骨能騎鶴喜有殘骸可跨驢厰下分來齊駿駟林間乘去勝巾車更煩拈出荆中事還想風流愧莫如來書有荆公申公跨驢事

聞故舊二三公或不幸於官或以病疾而去或以口語而罷悵然有感

平日衰遲衆所憐偶逢亨運亦騰翬七旬已過宜休矣一出不歸終溘然幸免煩言全晚節且無多病惱殘年直須更作投簪計莫待將身到九泉

寄周表卿

別來星紀兩周天夢想風標每慨然靖退喜公今就第奔馳愧我未歸田得閑正好哦詩句乘興何妨棹酒船頗恨路長還病異無由一見話當年

再和

舉世爭披樂廣天得聯契好豈徒然少留接武遊鱗閣晚更先期到鹿田此日莫湖山集 卷七 二十一 仙居叢書

登揚子宅何時能泛剡溪船偷容一夜倍清話勝把陳編讀十年

和劉正夫見寄

攬轡澄清慕古人觀風問俗按行頻振荒已視畿由已蓄水猶思利及民美意共推君體國高懷還喜我抽身名章下逮情何厚和氣蒸然暖似春

已是龍鍾七十人故應告老上章頻九重垂念如慈父一旦容歸作幸民今我可憐非故我此身纔喜是吾身花前幸有尊中醪且醉湖山幾度春

和澤民二首

歸心已動不容留多謝君恩許退休雖喜溪山歸似舊却驚歲月去如流門前已是開三徑湖上何妨具一舟莫道此時無伴侶得公足可共遨遊

欲紹家聲每自鞭肯從流俗飲食泉已將止水安心地更把吟哦樂性天笑日桃花將獻媚先春梅蕊欲爭妍人生會合難遇幸有杯觴且共傳

和蔣無退懷湖山

多謝君恩許引舟容親白石與清泉不來山下尋詩社卽向湖中棹酒船意適更
穿花塢去興闌還傍竹林眠那聞高士飄然句陡覺身輕似得仙

湖山集

卷七

十一

仙居叢書

湖山集卷八

宋吳芾撰

七言律詩

志道相見和前韻

每憶湖山動老懷今朝始作故鄉回正慚行李忽忽去忽報軺車得來幸對清
談揮玉麈肯辭痛飲倒金盃我歸已遂終焉計何日重逢笑口開

李子儀喜津改秩作詩相慶因次韻

懶復從人問里評縱令得譽亦虛聲有兒第使傳儒業改秩何期冒寵榮敢望芝
蘭如謝氏但親松菊學淵明煩君慰藉來佳句讀罷欣然酒一傾
有屋依山復而湖幽棲試問有誰如門前更種千竿竹堂上還堆萬卷書每恨暮
年方卜築豈知今日得安居鯉庭况有新桃李莫惜時來長者車

歸來到紅梅下有感

湖山集 卷八

仙居叢書

惜花端擬醉花時不謂花開失素期去日橫枝纔落舊歸來滿樹已離披雖知勝
賞輸同舍尙愛餘芳繞曲池花亦念予情不淺更留殘夢索題詩

二月望日三七姪移庖於休休堂約四老人爲送春之集拙者預一老之數

因成八句

光陰過眼似奔輪誰保生前夢幻身四老共成三百歲一時已勝萬千人得閒對
酒須拚醉乘健看花莫厭頻勿謂病多衰已甚尙堪開口送殘春

偶苦耳聾

衰年已是病雙瞳那更添兩耳聾山外鐘聲元不到窗前鷓鴣亦難通使遭謗
罵安能累縱有笙歌也是空每恨肚皮從舊窄而今却做得家翁

巢內燕園中鹿俱生子喜而有作

倦似淵明懶似嵇歸來聊向此中棲湖山圍繞吾廬靜草樹高低野望迷燕葦新
巢方乳子鹿歸故苑又生發眼前景物俱堪賦落日何妨一杖藜

有感

自度吾生不久長老懷猶自愛風光春來扶杖觀花急夏到穿林看菊忙無限故
人成鬼錄幾多逐客遇他鄉我今幸得身無事剩向湖邊醉幾場

和江朝宗韻奉寄

休言籜領尙沈迷器業如公豈久稽不見自憐心若失相從還記手同攜飛黃正
欲馳長坂倦翼方欣返故樓出處不同空悵望何時來過武陵溪

陳天子喜拙者得謝作詩相慶次韻以報來辱

一自同簪纓冠幾幾離合幾悲歡荷君終始於人厚知我疏慵涉世難聞道休
官能自適惠然貽問更相寬交遊耐久如君少松柏方能保歲寒

再用前韻奉寄

向來雖著侍臣冠憂國曾無一日歡正色立朝從古少犯顏論事似君難思賢會
見重相得樂聖何妨且自寬回首高風誰復繼凜然名節照人寒

湖山集 卷八

仙居叢書

趙默卿用拙者所和樂天七句詩賦二篇見寄因狀山中之景復成一首以
報之

買山將近一由旬若比淵明未是貧萬疊峯巒俱入眼四時景物總宜人花開自
足供心賞酒熟何妨與客親何日杖藜能過我竹林深處共藏身

龔帥以久別寄詩遠惠

性便野服厭朝裾一意休歸學二疏門外渾無俗士駕案頭惟有道家書勝遊但
欲尋蓬島湖中近築一亭舊事那能記石渠亦擬冥搜絕唱慚將瓦礫報瓊琚

天與疏慵一味閒許辭書戟老柴關幾年欲作冥鴻舉今日方隨倦鳥還有水不
妨時載月無人誰與共登山相望千里宜相憶樽酒何時一破顏

再和龔帥所寄

契闊經年阻曳裾滿簪華髮愈蕭疏五禽聊作林間戲雙鯉忽傳江上書詩句方
慚成間斷交情豈謂益動渠開緘更誦驚人語恍若相從聽珮琚

聞道公庭白晝閒更無夜犬吠江關一時戾氣俱銷盡千載淳風頓使還但恐賜環來北闕不容挂笏看西山祇今汲直如公少正賴忠言一犯顏

先生英氣欲橫秋唾手功名豈待求共指脣看展翼誰知平地亦沉舟竇中宰相甯嫌辱胯下將軍未足羞有志會須騰踏去莫將富貴羨王侯

清明登白紵山

偷得鈴齋半日間喜逢佳節漫追攀扶衰強策青藜杖尋勝聊登白紵山遠軸千重雲出沒清溪一帶水回環我來恨未重遊覽回首孤城落照間

謝子肅任岷山丞和余留題舊遊詩復次韻謝之

故鄉春好阻同游誰與花前倒玉舟陳迹未能忘茂苑新詩俄喜寄丹邱開緘已慰二年別展誦還消萬斛愁文行如君今日少藍田甯許久淹留

臨湖閣爲向巨源郎中題

胸襟洒落一塵無晚歲歸來足自娛去國何須懷北地卜居且喜面東湖夕陽影

湖山集

卷八

三

仙居叢書

裏山相映古木陰中鳥自呼正好憑欄吟復醉胡爲止酒太拘拘

拙者得歸子儀喜而作詩見寄因次韻

奉祠命下大明宮盡室歡呼笑語同但欲從容全晚節敢言高尚激貪風醉鄉有約誰陪我詩社無人賴有公從此故山添勝事未饒弘景相山中

和道叟韻

自憐涉世太迂疏豈料今朝得自如老去不知官况好歸來頓覺道心舒湖山深處非凡景松竹陰中有舊廬靜坐忽聞鳥鵲喜開門還得故人書

澤民因誦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慨然有感遂廣此

意作詩相示余以謂人之會遇各自有時年少固不可留而時亦何可待樂天自不應出此語而澤民亦不應爲此詩因反其意以和之

老去疏慵厭仕途歸來林下學真如不思身外干般事只占人間一味愚但得清尊長對客縱添白髮亦從渠世間遠宦多憂畏胸次還能似我無

勸君且醉鬢頭春休把升沈累此身自古功名須遇主到頭富貴不由人蟻胸器業元高世落筆詩章更出塵道在何憂年少去九重前席會相親

和李光祖

英才端合在星躔不謂淹回閱歲年却向山中親白石更來澗下濯清泉高情雖似秋雲淡麗句還如蜀錦鮮怪得了無塵俗氣家風元是謫來僊

老去深悲寵辱驚歸來胸次渺寰瀛登山臨水隨宜坐問柳尋花信意行境勝已勾詩興動身閒還引道心生親知滿眼如君少何不時來共一觥

男子升沈自有時莫輕感歎慨稽遲古來常患才難得道在寧憂世不知會際亨嘉膺書接且將粗糲療朝饑他年富貴君何慮造物于人豈有私

和田伯清見寄

可歎人生有限身終朝長是困囂塵向來每愧爲人役今日方能保我真幸有一邱堪避俗何妨百歲作閒人更煩妙句相褒借頓覺柴門暖似春

湖山集

卷八

四

仙居叢書

落筆擒辭爛有章故應往歲擅文場身登晉漢筮欲著與寄湖山氣味長無計盡簪同把酒尙懷掃地對焚香依然日暮碧雲合相望回頭各一方

和楊季恪景疏希白二首

景疏希白乃公所作堂名見墓誌

二疏高躅躄簪紳寂寞無人繼後塵一代風流雖已遠千年名德鎮如新幸拋印綬歸空谷得與湖山作好春若較前賢那可並却慚溫詔下嚴宸

人譏居士老來迂與世依違總不符雖似子牟懷魏闕却同居易學浮屠鋤荒只欲開三徑適意寧論泛五湖胸次更無塵一點且同高士話虛無

和胡宗澤見寄

湖邊策杖步新晴陡覺胸襟萬慮平老去不須防意馬靜中已是息心兵閒來綠樹陰中坐懶去紅塵鬧裏行賴與古人供一醉不幸今夜月華明

故人皮裏貯陽秋愛我身如不繫舟差向人間爲語首喜來林下作遨頭雖無仙骨能騎鶴尙有閒心可狎鷗乘興惠然時過我一樽相對笑言稠

和李光祖二首

漏殘休更問銅壺自視平生分已踰每歎奔馳非得計只知靜退是良圖耽詩况
味今雖在愛酒情懷近已無認此二疏吾豈敢或言出處亦相符
天資灑落更瑰奇何患諸公不已知運泰尙須資汲引時來寧復藉維持家聲况
是鈞公裔文采還高幼婦碑大器成時須在晚如君方壯未爲遲

和孟世功二首

老大疏慵一腐儒長年難索與誰俱杜門有意修黃老開卷無心誦典謨不是穿
林尋鶴鹿即來臨水伴龜魚故人今日如君少乘輿還能過我無
不見風標六歲餘閒中應是樂琴書逢辰自合應殊選遜世何妨且隱居已愛新
詩如沈謝更聽高論似嚴徐時來會有騰驥日未許傍人笑闌疏

和若夫韻二首

此身雖縛此心飛脫得東遷似解圍鹿鶴向人如贊善林泉見我欲生輝食珍他
湖山集 卷八 五 仙居叢書

日終難飽飲水從今亦可肥况與親朋時一醉益知真樂是來歸
老夫吟詠本非長僻性年來忽異常惟是平生愛風月致令清夜夢池塘正慚遣
興非工部却喜言詩有卜商佳句偶從閑裏得片心如到白雲鄉

和魯憲見寄二首

厭直承明老從臣不將人事撓天真幾年欲作山中相今日得爲林下人竹裏醉
吟聊遣興水邊宴坐足怡神回思當日從遊地過眼渾如陌上塵
向來三老楚江濱一笑相歡氣味真君向越溪持使節我歸台嶺作閒人頗思花
下酒無算尙記詩成筆有神何日軺車能過我開懷一洗渴心塵

和葉先生韻

三分春色一分強風雨憂愁莫見妨何幸山城官事少且看溪路野花香絲絲嫩
綠垂流水片片飛紅逐去櫓一日要須拚一醉百年能醉幾千觴
盃酒忘懷不計巡少年行樂肯輸人年來性復便疏懶老去誰能浪苦辛春暖園

林花放早月長庭院燕來頻物華正爾接詩思况得詩翁好句新

和董伯玉韻

野性耽閒畫掩扉坐看斜日上書帷不妨挾策從吾好亦學吹竽笑昨癡鬢髮星
星行且老胸襟碌碌苦亡奇與君正欲論心事又恐分携各一涯

和人見寄

高義如君舉世無賢關十載會琴書匆匆邊馬來時別鬱鬱亂山深處居天外風
塵仍斷絕人間豪傑正蕭疏何時尊酒論文去千里相思寄望舒

和金克孝韻

天公放我作閒人寵辱無緣到我身濁酒興來寧惜醉小園日涉不嫌頻祇知邱
壑追元亮敢望京師說子真漸近青春尤可樂有花如錦草如茵

和韓子雲見寄二首

投絨歸來意適然從今免詠式微篇但令晚歲胸中適安用虛名身後傳願我只
湖山集 卷八 六 仙居叢書

宜乘載月如君端合上凌烟功成或欲尋真去莫惜馭風來揖僊
世態無常似暮霞人生難久類春花已堪入谷携樵斧還好臨湖把釣車對酒未
能忘酒伴哦詩尤更憶詩家何由會面論心曲兩地相望天一涯

和陳澤民見寄

長年擾擾走紅塵今日方還自在身行處湖光侵杖履坐來山色照衣巾敢希寄
傲陶元亮且學躬耕鄭子真猶恐風煙勞顧揖未能終日作閒人
應喜衰翁得掛冠裁成妙語鼎來頌清如水上看修竹秀似雲中見遠山已播政
聲來闕下更俾詩句滿人間祇疑自此飛騰去未許歸來伴我閒

和朱世同韻

聊向空山避世喧數椽葺屋鎖苔錢怕逢俗客慵開戶欣慕前賢願執鞭已見二
毛真老矣幸存三徑蓋終焉細思萬計惟閒好敢爲浮名誤百年
幽棲終日斷經過坐閱殘編眼欲花道在問應甘淡薄心閒尤覺厭紛華正慚我

老無住思頗羨君詩似作家拙志豈能廢妙句臨風吟詠祇咨嗟
道義誰人似乃翁有兒如子豈憂窮自應便向千鍾養不謂今猶四壁空好遣江
山歸筆下莫將荆棘置胸中詩書偷不辭勤苦衣繡何難繼祖風

和葉先生見寄

春到山城花木深與來誰與共登臨空驚節物催人老強對芳菲索酒斟已喜筠
筒先見寄更聞藜杖欲相尋勸君未用忙歸去要向尊前話寸心

和范希孟韻

急隱歸來趣轉深靜中不放一塵侵日長晏坐風敲竹夜寂澄心月滿林詩句每
從佳境得酒盃長爲故人斟時危莫用計然策身在五湖空鑄金

和范逵善見寄

溪山深處養清高名位雖窮節行饒舉世何人堪寂寞杜門終日自逍遙交情已
作千金重別恨空驚一葉飄莫向五湖成獨往他年相與到雲霄

湖山集

卷八

七

仙居叢書

和金克孝韻

長嗟軒冕累吾身幸得歸來見此君晚出漁樵呼伴行隨鹿鶴與同羣浮光喜
踏山前月弄影貪看水底雲還有江梅通信息一枝暗裏遞清芬

和世同見懷

君去經春未得還老夫幽恨滿春山海棠花過乖同賞楊柳陰成阻共攀對月有
誰陪笑傲臨流惟影伴清閒何時策杖來過我把酒論文一解顏

立春

老夫近日苦多屯且喜來朝已立春但得餘殃隨臘去敢圖好事逐年新湖山入
眼風光好親舊論心氣味真更苦此身無疾疾快哉天地一閒人

和王瞻叔泉字韻

暮年亦復侍甘泉每對青銅只自憐寧忍憂疑探虎穴且將得失付魚筌歸來但
欲無身累老去那能徇世緣若得優遊全晚節從人喚作地行僊

和陳天子見寄真字韻

前賢惟有太邱真豈謂於今見後身雖是一時爲逐客不妨千里作全人自從別
後心如渴却喜詩來句絕塵無計復陪花下醉對花只覺倍傷春

和鮑昌朝湖上二首

青山疊疊起汀沙島鳥驚人噪古榭竹葉受風捲甲及松膏流地蟄龜蛇愛閒正
喜逢僧話乘興何妨到酒家欲罷相攜磨石壁淋漓醉墨半欹斜

一片湖光淨見沙晚來閒上釣編槎山橫平野堆寒玉水繞孤城縮臥蛇遙認茶
煙知禁苑忽聞機杼得人家夕陽歸路西風急笑倩傍人整帽斜

湖上遣興

閒來湖上覓清涼竹杖芒鞋野興長青嶂回環如洞府綠波澄澈似滄浪枝頭落
絮隨風急水面浮魚逐餌忙自笑衰翁無箇事悠然身世兩相忘

大雨後湖上有感

擬爲紅蕖棹綠波那知一夜作潑潑風狂俄失雲中樹雨漲全無水面荷尋壑勝
遊先自減泛湖樂事又多磨老懷自度無閒處且向尊前強笑歌

九日和向巨源送行韻

世事無窮生有涯羞將白髮對黃花一江秋水涵初雁萬里暮天飛落霞昔日自
憐長作客今朝方喜得還家尊前話別籌辭醉後夜相思月滿沙

和逐年九日陽字韻

天上恩來解郡章人間那復是重陽老身已許歸三徑佳節何妨醉百觴但有笑
容生面目更無閒事撓心腸旁人不信吾歸去今日真成返故鄉

余有重陽詩歲和一篇今日偶和成二首

此會從來有故章湖山歲歲做重陽黃花已是鋪三徑綠酒何妨舉百觴小圃晚
來堪散步薄田秋入足充腸登臨莫起淒涼歎且喜成歸老故鄉

去歲重陽解郡章歸來又復見重陽此身已作林泉客今日更持萸菊觴正要登

湖山集

卷八

八

仙居叢書

高窮遠目不妨拚醉流愁腸佳辰若得長無事何必乘雲至帝鄉

重陽卽席呈諸兄叔

浙浙西風作晚涼驚人節物又重陽頻年此會成千里環坐如今共一觴且把黃
花開笑口莫因白髮攪愁腸人生聚散渾無定來歲那知在故鄉

重陽再和乙丑歲韻

老去逢秋倍感傷此生能見幾重陽喜君綠蟻初浮甕容我黃花滿泛觴幸返邱
園如素志况陪親舊話中腸已拚今日如泥醉苦恨頻年客異鄉

和吳致政韻

晚學知誰繼後塵鄉園舊仰老成人門無車馬何妨靜室有詩書不厭貧閒裏抽
身甘寂寞間中覓句鬪清新杖藜莫惜頻過我共醉牀頭滿盞春

和沈先覺韻

枉度浮生八十春休談天數與人倫長貧已是難餬口久病那堪更累身獨把新
湖山集 卷八 九 仙居叢書

詩娛晚景誰將靈劑起痿人若致得酒時時醉醉裏高吟尙絕塵

和朱世同韻二首

立朝初不愧廷臣挽節胡爲苦乞身自度濟時無遠略不如辭祿作閒人林間幸
已安禪榻湖上何妨擲釣綸若也故人能過我尙堪共醉巵頭春

已歸林下得從容還喜時和與歲豐好景盡歸詩句裏閒愁俱付酒盃中臘殘惟
願呈三白春去從教落萬紅親舊自今休問位只須喚我作吳公

和朱世同見寄

門外青山玉作堆山前一水更縈回歸來雖喜風烟好老去還驚歲月催不見故
人增寂寞尙懷向日共徘徊何時軒蓋重相過伴我花前醉百盃

到雙勝忽忽不及款舟中成小詩寄良器兼簡楊辛

海濱何處足春風盡在王孫小圃中雨洗山光供几席日移花影上簾櫳扁舟回
首煙波隔尊酒何時笑語同若對揚雄賁幽勝孟行應亦話衰翁

寄江朝宗

君來已是後花期不見春風爛漫時檻外正餘新芍藥簷前祇有舊醅醲尙堪共
泛忘憂酒亦可同吟遣興詩倒指春歸能幾日速來相就賞殘枝

寄周子及

回頭一別兩經秋喜奉安輿返故邱自謂此時須見過誰知官事不容留君遊幕
府聲猷著我住湖山景趣幽出處雖殊心不異迂程能爲一來不

寄江朝宗

碧雲暮合首重回正擬前村共採梅耐久直須看歲晚追歡何必待春來山中縱
有詩千首花下誰同酒一盃飲我與君非面友願言命駕莫徘徊

寄陳能之

烏府廷登蹇謬臣共知吾道一時伸方陳議論來禪因還守清規去潔身峨豈
能忘去佞憑熊聊復試臨民頗思一見論心曲同醉梅花爛漫春

湖山集 卷八 十一 仙居叢書

寄陳叔進

鄉里衣冠久不振後來猶喜有斯人曾爲蓬島神僊主端是儲闈羽翼臣大節已
親能直己小淹何惜且臨民君家幸有佳山水莫向他鄉別卜鄰

寄楊次雲岸長老

高僧良士總貪閒雖我同庚不往還詩罷誰知勤治圃齋餘無事只潛山亦聞相
約來傾蓋久待如何未叩關湖上藕花今止發不妨共戲水雲間

寄趙德莊

故人分袂幾何年不謂乘輅到海邊我守邱園甘已矣君馳原隰尙依然有懷風
月空相憶無計盃觴可共傳出處不齊徒悵望夕陽衰草自連天

又陳伯明知郡遠寄詩篇因次韻二首

信筆題詩不記篇聊憑賦詠寫林泉閒來倚杖雲千嶂睡起憑欄月一川野性已
安三徑裏吟魂猶繞兩湖邊何時更許陪清話復把深盃手自傳

其到舊家山水鄉依然山色與湖光此身宛在真仙窟回首空懷太守章豈意新詩猶見及尙言故郡不相忘自憐糝政無遺愛安得人思蔽芾棠

寄陳邦彥二首

自古中興用賢才正賢賢哲共圖回若爲清禁挽不住亦效衰翁歸去來幸有江山供笑傲更憑風月與徘徊得閒莫惜相過伴我尊前笑口開
不須細細說行藏四十年來夢一場我得放歸心已足若能勇退道尤光閒中倍覺林泉好關裏誰知日月長我已與君成二老更將一節起吾鄉

和采石詩韻寄韓無咎

野性從來愛水雲合耕巖下釣溪濱宦遊愧負平生志臨按欣逢我輩人奎閣雄文光照日錦囊麗句鬪爭春外臺况上三年計一節行看詔墨新

寄劉汝一陳天予

昔年言路記同遊回首那知歲月流已歎數公隨物化却欣二老與余留去天不湖山集 卷八 十一 仙居叢書

謂踰三歲補外那知尙一州想得賜環俱在卽不應似我老林邱

二公見和又成一首寄之

憶昔同臺接勝遊相期端不愧清流一時人物存無幾百歲光陰挽不留老去只思陶靖節回來尤嘆薛居州亦聞聚首時傾側應笑衰翁守故邱

和陈澤民卽事二首

鷄聲催曉夢驚殘喜得歸來臥碧巒已是人間三月暮尙餘枕上五更寒心安靖退雖無事身覺衰顏亦鮮歡賴有故人時會面開顏一笑酒盃乾

蕭條古寺野僧殘聊與僧俱住翠樹影繞簾春靜水晶搖屋暮天寒固知書劍不嫌冷却恨盃盤未盡歡當念老人衰已久外雖強健實中乾

和遠老韻

野性平時酷愛山年來何幸得休官情知軒冕生無益身在林泉死亦安已免出門頻應接尙貪散策縱遊觀得師妙語相關發始覺浮華不足看

和遠老見懷

老去光陰能幾何祇求適意不求多消除舊恨感三蓋斷送餘生付一蓑風月情懷雖已減漁樵伴尙尙相過師來好趁荷花盛我欲同遊擊棹歌

和朱守有待亭

使君欽惠撫吾鄉物阜年豐特異常已向湖中同衆樂更來山上發天藏登臨緬想高懷適賦詠懸知雅興長獨恨杜門方屏縮莫窺佳致望餘光

和魯季欽別後寄韻

盍簪經歲遠分襟夜夜相思夢裏尋寄遠正慚無好語開緘忽喜得高吟感君不替綢繆意使我還銷鄙吝心他日相逢重把酒莫辭蘸甲十分春

病起泛舟呈諸親友

屏跡山間歲月深四圍綠樹總成陰已欣叢竹生湖岸更愛雙蓮出水心倚杖頓驚明老眼艤舟還喜豁煩襟病餘雖是無佳思乘興何妨試一吟

湖山集 卷八 十一 仙居叢書

山居歸來恰一年有感

去歲茲辰始息肩俄然日月已周天經營小隱雖云畢栽種清陰苦未圓湖畔百年多古木山前一望足平川從嗟白髮摧吾老能享林泉得幾年

再和四首

花枝拂眼柳垂肩幸得身閑且樂天木杪夕陽常反照草頭朝露豈長圓與來策杖雲迷徑睡起凭欄月滿川老矣不堪供世用只將蕭散度殘年

歸來深欲斷塵緣常拜青詞密籲天既幸此身無玷辱更欣盡室得團圓捫心只合安三徑度力那能障百川若也天公終見念從今便是再生年

卜得幽居野性便山中風月水中天新栽翠竹陰雖薄舊種青松蓋已圓高致固難追綠野勝遊那復繼斜川我今已得安心法早掛衣冠不待年

新買湖頭十畝園綠陰鱗裏見青天金櫻相亞枝枝鳥銀杏低垂顆顆圓仰看鳥鳶翔古木俯窺鷗鷺戲晴川便須臨水當臺榭要與漁樵樂暮年

澤民見示遊洞宮護聖二詩次來韻

洞府藏真鎖碧巖我來頓覺百憂寬
真人已去留遺像古木猶存翳舊壇
清入杖藜襟抱豁冷侵衣袂骨毛寒
何妨便作誅苻計幸我年來已掛冠

山間安有此池塘疑是天分一派江
萬仞方如青玉案千章森似碧油幢
簷前山色日侵座屋角松聲夜撼窗
遊罷擁衾渾不寐心清都把睡魔降

和薛丞

歸來林下恰年餘喜對青山更面湖
野興自來知不淺宦情今日覺全無
任從俗目嗤吾老未許山靈請客過
多謝新詩相慰藉頭風一讀頓然蘇

再和

少年勤苦惜三餘老去惟思泛五湖
已向林間甘淡薄更從塵外學虛無
酒徒漸覺隨年減詩債還應隔歲通
強欲冥搜絕唱苦無筆力似三蘇

送朝京赴福清宰

湖山集 卷八

十三 仙居 叢書

來往看看二十春開懷情話日相親
懸車我已安三徑擇楸君俄向七閩肯爲浮
名隨薄俗但施喜政撫疲民他時奏最歸來處
好訪湖山莫厭頻

生朝有感

每恨生朝天一涯今年却喜得還家
漸看寒谷回春律愈使衰翁感歲華
客至膏辭傾竹葉老來能幾醉梅花
餘生只願長如此淨利淨名豈足誘

遣興

天憐衰病放還鄉猶恐多情易感傷
已遣蛙聲喧鼓吹更令燕語奏絲簧
因知老去心情減頗愛聞中氣味長
終日杜門無一事不妨隱几淨焚香

余以庚寅十月十日抵敝廬今恰三年感而有作偶成三律

溯自洪都返故園今朝倒指已三年
舉頭但見松筠長轉盼那知歲月遷
幸有青山長在眼休嗟白髮已垂顛
此身倘未歸黃壤花下猶堪醉野賢

何處風煙似我園且將蕭散樂餘年
向來已不憂三黜老去誰能羨九遷
門外往

還惟白足里中遊舊盡華顛竹林已是幽棲地
只恐風流愧七賢

幸有湖邊數畝園尙堪行樂度殘年
驚魚自合潛淵去倦翼甯思出谷遷
既乏僮方能却老又無奇策可扶顛
但知藏拙安吾分一任人稱賢不賢

送沈子壽

孤城度日宛如年賴有斯人慰眼前
把酒論文方累月揚鞭別我遠朝天
長才合赴風雲新渥行沾雨露邊
帶里故人如見問爲言衰悴愈皤然

挽袁正言

言路同遊記昔年英風凜凜共推賢
從容蛾豸霜臺上感慨嬰麟黼屨前
持橐自應登禁闥乘軺聊復向江壖
一朝豈料成千古空有清規後代傳

挽鄭武子

中原者舊久彫零賴有夫君尙典型
持節有心吞朔騎請纆無路報朝廷
壯圖落落嗟難合未俗紛紛笑醒醒
坐脫已超塵世去空餘道像在丹青

湖山集 卷八

十四 仙居 叢書

挽李季文二首

世趨捷徑蹈危機公獨安恬度歲時
但見謙謙昇自牧不爲赫赫急人知
政成名已聞丹扆官滿身將上赤墀
豈料一朝成奄忽共傳南國去思碑

吳郡爲僚記少時別來光景迅如飛
江頭我始懷章去嶺外君纔解組歸
正望故人時見過迴思往事遠成非
死死契闊無窮恨極目高原淚滿衣

挽翟伯壽二首

高情爽氣薄雲天灑落真如晉七賢
筆下蟲魚元自得胸中邱壑更依然
風流已足追千載壽考胡爲不百年
人物此時誰得似祇願餘慶尙流傳

少日爲僚古樂成一時共喜得豪英
盡簪便有功名志傾蓋曾無世俗情
回想舊遊如昨夢成塵跡負平生
故人倒指彫零盡矯首佳城淚欲傾

挽徐子固

相逢一笑記臨安倒指今逾二十年
別後每思論舊事朝來忽報啓新阡
葦官凜

凜風猶在居里恂恂譽更傳遙想武陵溪上路送車千兩一潸然

挽季行可

當年闕下久棲遲故里歸來萬事非訪舊幾人成鬼錄傷君未老棄親闈開尊尙想延賓醉發廩猶思賑歲饑積慶流芳知未艾會看門戶日光輝

挽五兄知府二首

平生臭味最相投方喜同時得退休正欲從容陪杖屨從茲蕭散老林邱高標豈料成千古遺愛空嗟滿一州兄弟凋零無復繼故山誰與我同遊
三吳意氣各翩翩尙憶俱遊太學年伯氏久驚歸厚夜吾兄還復掩新阡自憐門戶今衰矣回想音容祇茫然猶幸諸兒渾競爽他時當不負家傳

挽何內翰二首

場屋聲名四海知十年平步上丹墀伏蒲議論高千古視草文章妙一時雅望自應登輔弼壯圖仍欲濟艱危誰知竟負經綸志空使人懷殄瘁悲

湖山集

卷八

十五 仙居叢書

老去交遊半淺深高山流水獨知音分拙苦未經寒暑轉盼那知隔古今聯事尙懷時把酒同朝猶記共論心無因執紼西山路空對東風淚滿襟

挽錢省幹

高義由來擅月評壯年銳志立功名助平逆黨謀先定謾罵兇西色不驚赤幘蹉跎憐晚景青雲騰躡負平生祇應餘慶鍾蘭玉桂籍傳芳奕世榮

挽陳巡檢

夫君端是一時豪排難捐軀不憚勞忠義自能全里社姓名那肯辱銓曹一生個儻心常逸五世團欒壽更高瞑目定知無可憾九原風樹漫悲號

挽王之先

壯志凌雲氣吐虹才華高出輩流中讀書不負建樓意好客尙除投轄風鸚鵡共期登虎榜鷓鴣飛無復到蟾宮春來池館渾如舊夢覺黃梁事已空

挽應偉節尊人

歸來閩里問高年此日惟公五福全三世儒科身及見四經鄉飲衆推先安時不恨青衫晚適意還欣綵服鮮終始衰榮無可憾想應含笑入黃泉

挽孟仲安二首

琴劍縱橫迹已陳凜然英氣尙如存向來忠義全鄉社老去詩書付子孫正好林泉窮勝事那知風月負清尊他年陰德留餘慶會見簪紳萃一門
義薄雲天氣吐虹平生心事許誰同從容破賊無遺策清白傳家有祖風共意驚騰千里外誰知蕭瑟九原中百年已矣餘芳在庭下行看發桂叢

挽程朝議二首

兵革連年苦亂離江東者舊日衰微身兼五福如公少眼見重孫自古希未厭案頭翻貝葉方榮堂上戲斑衣東風忽破南柯夢回首音容涕淚揮

憶昔安輿到郡時使君歡送鎮江湄萬人踴躍瞻者艾千里歌謠美孝慈盛德所鍾門閥在平生無愧鬼神知佳城一閉成千古徒有陰風拂穗帷

湖山集

卷八

十六 仙居叢書

挽席夫人二首

持身禮法動無違四德如君古亦稀大國增封光典冊長年獻壽擁庭闈俄驚蒿里飛丹旆尙想萱堂玩綵衣竊意生前猶有恨沙堤不及見公歸
猗歟陶母世稱賢生子還持輔佐權政府舊曾迎象服成都重見擁戎旂佳城閉處千車集華屋生來五福全終始衰榮今已矣空餘陳迹載青編

湖山集卷九

宋吳希撰

五言絕句

題商樂庵

遊戲一橋中自謂有足樂何如在商山笑傲視寥廓

芳洲

秋風凋蘭芷芳洲久寂寞痛飲讀離騷此興亦不悲

詠松

幸不生澗底傑出蒼蒼崖歲寒只孤秀萬木非吾儕

送白酒白蓮與鍾統制錢廣文因成二絕

鬢頭白酒熟池上白蓮開我愛君純白聊持薦一杯白酒方浮玉白蓮仍可人贈

君飛大白聊作冷官春

湖山集 卷九

六月末間拒霜已開

暑氣猶未退寒花早已開衰年仍有幾寒暑若相催

香叢

緩步繞芳叢時時鼻觀通不須薰百和滿院是香風

生朝有感

每歲逢生日子心喜復悲新年六十六能得幾多時

小有洞天

世人競蝸角終日汨塵緣誰謂名園內深藏小洞天

虞兵張宥康永年未六十一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因嘉其志作小絕以紀之

仕宦老不休虞兵乃知止低頭愧斯人三歎不能已

芙蓉

誰向澄波上盡將雲錦鋪無因一寓目却憶小西湖

前太守仲求石間留題因和三首

不解追時好尤非治郡才故山猿鶴怨應怪未歸來

度力難堪事甘心作棄才欲歸歸未得却悔出山來

此日老法從當年舊秀才從今歸去好非不遇時來

題日涉園

幽園足佳趣散策日經行歲久禽魚熟人來自不驚

題閱歲亭

歲月催人老少年安在哉羨君杯酒裏日日見花開

題望雲亭

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

蒙恩易鎮豫章巧假還鄉途中偶成十七首

處處是紅蕖分明似畫圖忽忽看不盡歸對小西湖

湖山集 卷九

宦舍似郵傳官游如路歧吾年行七十安用苦奔馳

觸目盡陂塘山光接水光近來仍雨足莫道是山鄉

方困長塗滑俄逢赫日明只憂開太早却恐雨還生

沙虛防敗岸舟小怯驚濤行路難如此爭如野處安

劇暑當三伏新涼似九秋日光還欲吐雲影未全收

中夜不能眠頗疑天有雨寒燠自古然不應冷如許

自江至吾廬七日喜復半却恐席未溫又到江南岸

村徑迷南北農興乃錯行悟來遠已遠却悔早貪程

崇閣瞰方池池邊綠樹圍披襟臨水坐甯復畏炎威

雨餘江水淨風過稻花香客裏逢清曠何妨且納涼

游魚跳水面幽鳥嚙山腰各逐飛潛性人猶戀市朝

睡裏聞風雨吾行擬暫停起來搔首坐喜見一天星

蒼崖岬地聳飛瀑從天下一巔跨兩千年無九夏
茲嶺別二年今朝又重過遇了還復來哀哉蟻旋磨
兩山夾蒼烟雙瀑掛峭壁湧湧非一朝傾瀉幾千尺
千尺石屏雄屏邊列數峯巍然不可犯真是鐵疆封

和任辛元紹見寄十首以歸來問信湖山撫摩松菊爲韻

出仕慚無補長山詠式微天公憐我意一日許來歸

綠鬢久垂雪壯心今已灰翩然歸舊隱端是再生來

身既遠市朝足不到州郡但知食與眠此外不暇問

秋來宇宙清雨後山澤潤老農喜我歸時報豐年信

四圍山繞舍一帶水平湖遠近俱堪畫登臨自足娛

開門無一事終日飽看山石鱗鳴流水翻驚響瓊環

閑穿脩竹行時把孤松撫身世兩相忘恍如歸洞府

湖山集

卷九

三

仙居叢書

人心生劍戟世路足風波祇有歸田好誰能自揣摩

爲邑赤城下豈能尋赤松我家幸不遠杖履會相從

新詩遠寄將字字脫塵俗時節近重陽何由同把菊

六言絕句

春盡同諸公遊紫巖各賦六言

一徑草深迷路萬點花飛到天明日定知春去祇今便是殘年

和劉與仁見寄

雞黍經年契闊池臺落日登臨千里空勞回首一尊誰與論心

七言絕句

和左達坊

英豪何事亦顛命分多應與我齊尙有他年功業在未應歸去把鋤犁

和林大任三首

融融春色滿花源楊柳陰中繁畫船笑逐頭花下去旌旗夾道鼓淵淵

蘭舟泛泛漾輕風十里桃花一望中疑是餘霞天外落不應花解滿山紅

花繞禪房水更深靜中啼鳥有嘉音我來已覺心如水不用臨流更洗心

和隱老見懷

獨立溪頭懷望時高人遣我送春詩不知春色歸何處月落空庭費夢思

再和

咫尺經時阻笑言春歸空想給孤園一聲啼鳥山深處宴坐蒲團未覺喧

和天子二首

自昔常難四者并一杯相屬意非輕祇今欲破愁城去賴子時來舉酒兵

吾子才如千里駒肯同泛泛水中鳧乘時早取封侯印莫憚郊原骨已枯

和金功叟二首

兩家誕日俱延客長恨無緣笑語同輒奉朋尊聊介壽願言百歲亦如翁

湖山集

卷九

四

仙居叢書

君家今歲受恩封共慶夫夫婦婦同况遇誕彌尤可樂願拚沉醉似仙翁

再和天子二首

行軒未用苦相催花下清尊正欲開君若此時留不住何如當日罷休來

中秋花下共徘徊正喜相逢笑口開君既不留吾亦去何時又向此間來

和梁次張謝得酒見寄四首

傳得仙家不老方釀成春色鬢頭香一樽聊爾資杯酌爭似相携入醉鄉

春入橫塘綠勝醅更將清淺照寒梅試吟秀句臨流坐引得疎枝一晌開

妙齡才氣壓同升談笑端能却五兵况復錦囊新且麗燦如春樹萬枝榮

平生性僻有詩耽每恨才慳不得兼獨嗜君詩無厭數從教人笑我多饒

有感十首

當年舊跡已塵埃曉日猶疑講殿開涕淚不知黃屋處傷心時有北人回

延福池臺荆棘深上皇無復更登臨寂寥崇觀當年事愁絕關河萬里心

洛邑塵氛暗不開百年宮殿總成灰
柏城今日風蕭瑟不見朝陵勅使來
塞曲吟鳴催斷腸
駝車轆轤載啼妝
漢家近屬三千客
性命如絲寄虎狼
草芥蕭然十閣珍
車中妝具不時新
留黎服匿誰供給
臺閣紛紛食肉人
蜀錦機中瑞鷓鴣
袍歲歲給千官
朱門次第皆輕煖
御所空悲易水寒
雪壓穹廡風怒號
紛紛羊馬雜腥臊
遙知玉座無餘地
嘆息功臣甲第高
河山關塞一萬里
文武衣冠二百年
四海蕭條宮殿去
無人解道取幽燕
漠漠黃雲塞草低
南人空說翠輿歸
孤臣淚盡仍嘗膽
向首江湖雁北飛
宮院深深今是非
可無三戶報秦期
直應更作包胥泣
未抵含冤屈宋詞

寄韓子雲總領

與君有約看梅花
準擬尊前共笑歌
花已飄零君不至
夕陽芳草奈愁何

再和絕句寄韓子雲

開盡千花到藕花
相將又聽採蓮歌
無人共酌尊中釀
奈此花前風月何

湖山集

卷九

五 仙居叢書

寄韓子雲二首

去歲花時許我來
花前竟阻共銜盃
如今又是花開也
忍使衰翁獨看梅
點檢枝頭春已來
不應辜負掌中盃
與君索笑須宜早
莫待城頭吹落梅

得子雲和篇約元宵見訪再用前韻以速之二首

聞道元宵始肯來
見梅說與且停盃
行將有客同清賞
雅致高標一似梅

花開本是待春來
天遣先春薦我盃
君莫疑花開大早
相思一夜發寒梅
相思一夜發寒梅是君處全詩也

錢丈處和所寄韓子雲約賞梅絕句復用前韻謝之三首

錦囊新句忽傳來
字字清如竹葉杯
要須莫放傳杯手
看即歸調傳說梅
繾生爲我惠然來
陡覺春浮漱澗杯
飲罷冥搜無好語
但將風味屬江梅
竹符驅我出山來
萬事無心付酒盃
又見江城春到也
傷情却憶故園梅

寄朝宗二首

湖水春來拍岸平
山光幻出小蓬瀛
幽深未許凡人到
只待君來共落成
海棠已試十分粧
細看妖嬈更異常
不得與君同勝賞
空燒銀燭照花光

贈張發

日給都來能幾何
汝能少受却辭多
試詢世上無厭者
還有何人肯恁麼

代張發答

天作凶荒可奈何
飽人漸少餓人多
小人已免饑寒迫
縱得錢多待怎麼

括蒼陳與叟携所撰春秋義例見過書於卷後

獨抱麟經三十年
發揮褒貶勒成編
休嗟當世知音少
自有遺書後代傳

元夕卽席呈郭次張

過了元宵到曉鐘
一年樂事又成空
杯行不用深辭醉
明日君西我亦東

七夕戲成二絕

時人三秋氣已清
節臨七夕露初零
如何老子臨風坐
也望天河牛女星

湖山集

卷九

六 仙居叢書

寄語天河牛女星
人人乞巧望聰明
老夫養拙生憎巧
只要冥心度此生

送酒與諸葛宰

由來康濟屬仁人
公更慈仁酷愛民
聞道憂勞添瘦悴
遣愁聊送甕頭春

送朝宗兼簡閻帥

年來知我不如公
日日相思恨不逢
君若見時須問我
爲言老子已龍鍾

今日春色可佳乘興謁許倅因成小詩

春入風流別乘家
滿園桃李接春華
殷勤爲我傾醕酌
要看庭前百樹花

許倅索和篇復次前韻

十分春色在隣家
我獨傷心感歲華
君若此時辭痛飲
也應孤負後園花

安仁絕覽亭

簷前列岫連雲聳
亭下雙溪澈底清
可但坐來無暑氣
老夫病眼倍增明

滕王閣

盡道滕玉閣太阜合新舊觀復雄規我來興葺非難事却恐俱爲識者嗤

題曜菴

輕視浮名若一毛名園百畝占江皋三賢祠宇誰重葺何不添公作四高

遊仙都觀五首

來訪仙人古玉虛山前有客指迷塗煙雲渺渺孤峯絕松竹森森一徑迂
策杖行行入翠微步虛山下久忘歸幽棲宜有中林士何事斯人近世稀
聞道山巔有鼎湖蓮花還似舊時無軒轅去後空車轍疑此山川即舊都
人已乘龍去不還尙餘雙鶴不知年坐來頓覺塵寰隔始信壺中別有天
登覽茲山古到今流傳今有幾何人如君勝踐懸知少况有新詩爲寫真

題蛾眉亭用內翰沈公韻

幾多去棹與來帆競利奔名一水間應怪行人渾不悟臨流長是蹙眉山

權郡許丈餞別於蛾眉亭悵然有作

湖山集 卷九

七 仙居叢書

此邦是處見蛾眉獨有斯亭見處奇對此已添離別恨可堪更值夕陽時

醉中偶有所感再成一絕

倒著山公白接籬倚懷前日醉蛾眉江山風物還如舊祇欠波間玉笛吹

去年會客斯亭酒半命漁人吹玉笛江中月照醉歸夢中縹渺猶有餘韻細憶舊游故有是句

酒酣再賦一絕

二年兩度到蛾眉今日還來話別離所恨行人難久住酒闌不見月明時

題枕流亭

山涵倒影新晴後水漾圓花乍雨時每到凭欄心似鏡細看無一不相宜

題戴雄飛腴軒詩

四壁蕭然萬卷書時人莫認作癯儒他年得志英華發始信胸中道味腴

過姑蘇

游宦重來二十年江山風物總依然道旁民吏猶相記獨怪吾衰雪滿顛

新創太平樓未及落成而去漫留一絕

登臨祇待此樓成要與邦人樂太平甫及樓成予已去忽忽一眺但凝情

早行五首

畏熱凝晨更疾驅疎星影裏度藍輿忽驚道上人如堵知是田家出趁虛
此地惟多古樹林路旁處處足清陰行人九夏熱如火到此清風忽滿襟
長塗終日困炎蒸破曉扶衰強趁程好是藍輿橋上過一鈎斜月水中明
跋涉州涂僅八旬今朝纔得次安仁更須五日爲行客方得開藩見吏民
我無政術強爲官所至將迎每厚顏何事深村赤脚婦亦聞鉦鼓出籬間

睡仙樓

此樓當日飲神仙醉倒和衣壁上眠酒醒與閑人不見但留佳話古今傳

題惠照齋官僧房

古木脩篁翠欲堆小窗那更面山開誰知局促塵埃裏猶有山光入眼來

湖山集 卷九

八 仙居叢書

題許倅浮香亭二絕

一新欄檻水中央更值疎梅向水傍只恐花繁亭太小黃昏無處著清香
爲愛梅花不自禁擬分明月到花陰水深草滿都迷路祇向暗浮香處尋

言老自雲堂攜十六大士畫像見過與世間寫者不同驚喜贊嘆因成一絕

禪月定中觀妙相神奇古怪乃如斯起來援筆一揮掃驚殺人問老畫師

水旱無憂不用祈祇期心事莫相違我今衰老渾如許惟仗神通放取歸

題鍾路分見一軒二首

名利場中車馬塵區區有愧百年身如君未老甘閑退眼底今方見一人
懶將功業勒燕然閉戶深居二十年嗟尙強顏紆郡紱老來猶未得歸田

夜與作霖避暑南園登江月臺二首

坐遍遐觀祿照亭涼颺了不到簷檻更登江月還蒸鬱誰道人間夜氣清
俯瞰江流萬尺臺暑天長引好風來若爲今夕如相避懷抱何由一快哉

捉月臺

謫仙捉月古今傳我訪遺踪似未然山下濁流長混混夜深安得水中天

月巖

半輪斜月掛巖邊見者多應嘆未回極會如鈎樣曲何如此月鎮嬋娟

遊月巖

仙人蛻骨幾何年姓氏於今秘不傳石壁蒼崖無處問空餘洞府尚依然

平生性僻喜巖居事不如人只守株擬欲結茅依石罅仙人還許我來無

月沼

天道從來無滿盈脫身便欲老巖扃杜門漸解埋光意積水姑爲半月形

予赴官常塗絕江而西夜宿慈嚴秉燭遊三洞時主僧出示諸公留題因用

樂天韻成一絕

洞中風水鍊松筠一見都忘老病身安得結苜長此住臨風臨水作閒人

湖山集

卷九

九

仙居叢書

再和

諸公得得走車輪要向忙中樂此身我昔不來今日到始知枉作把麾人

昔白公
祖在郡
之日皆領客游是剎留詩而去余甲申之冬雖
自天官出守是郡竟無此暇日故有感而作

夏日遊靈隱東園贈東方道人

松竹回環十里陰一聲啼鳥覺山深道人睡足北窗下一榻清風萬點金

十五夜南園納涼

兀坐鈴齋困鬱蒸舉頭忽見月華明興來策杖園中去聊復尋山聽水聲

初至豫章二首

邦人喜見我之官疊足駢肩隴畝間莫道使君來已暮使君知是愛求閑

邦人知我入城闈夾道焚香喜色新愧我倦遊灰百念願將何以慰斯人

過許氏居

山崖水畔得幽居一見令人憶故廬幸有山圍并水繞天胡不放我歸歟

陪梁大諫陳察院同登蔣山

盡室齋心謁梵宮願來一語卜窮通老夫祇欲歸田去懶把前程問志公

憩慈雲寺

幽人不見許玄度千載徒存舊梵宮水竹回環猶可愛徘徊山下想餘風

登進賢縣治後山望雲亭

古木千章翠欲交白雲疑只在松梢公餘莫惜頻登眺無限風煙滿四郊

登望雲亭

記得來時上此亭亭荒有景亦徒清如今亭與景俱勝水倍秀兮山倍明

倚樓

獨倚危樓一望長惱人情處是斜陽神州更在斜陽外縱使無情也斷腸

東樓落成二絕

荒郡城樓久已傾我來聊復爲經營南樓已是增雄觀今日東樓又落成

湖山集

卷九

十

仙居叢書

人道樓前礙礙城無多山色到簷楹那知皂蓋行春日却與南風最有情

北樓二首

不分羣兒敢跳梁向來走馬飲長江茲樓不是爲觀美要向樓前受敵降

折衝自古在精神從事兵車亦苦辛羽扇綸巾前日事尙能談笑靜風塵

題總持寺龍井

洞庭歸去幾何年早歲猶來澤我田我訪遺踪雖已泯靈泉百尺尙依然

過金陵

當時護躡此盤旋倒指重來僅十年決策選都言漫切自憐微力莫回天

題金山四首

江上經行四十秋今朝始得駐扁舟老夫籌復重來日欲去殷勤更少留

老大踈慵百不堪倦遊猶未脫征衫君王若許投簪去擬與頭陀共此巖

北望瓜洲咫尺間向來白骨積如山欲論舊事慵開口且對高僧共說閑

入言海上有三山弱水瀾茫去路難若欲目前尋髣髴只須來此凭欄干

寄題隱靜三首

五來雙澗舊標名我恨當年去不成却羨箇中人在飽看山色聽泉聲

向來連歲守江城到處題詩滿戶庭猶欠茲山一轉語倩師與我謝山靈

我師一出幾何年聞欲東歸未有緣何日扶藜能過我湖山深處共談禪

玉山道中

路繞孤村一徑微上連碧嶂下清溪水光山色渾如畫引得行人憶故樓

西安道中二首

平林環翠如山列野水涵空似鏡開道上人家多美竹欲行未去更徘徊

水浸野苗森碧玉風翻早稻臥黃雲有年如許誠稀見農父猶言未十分

洪崖

張老升仙不計年石崖遺跡尚流傳心期默契真如見何必追隨與拍肩

湖山集

卷九

十一

仙居叢書

過嘉禾呈方懋德

昔嘗此地奉周旋倒指於今三十年今日相逢成二老那知又復到尊前

和許守松棚

插天修幹已鱗皴誰挽青枝架水濱却退炎威涼滿座都緣清陰布如雲

真止堂

我有虛堂號真止坐來萬慮清如水君今更以止名堂想見了無塵念起

待雪呈子儀二首

曉見紛紛滿四山胡爲未肯到人間化工若解呈新巧速剪冰花破我顏

不須坐客苦言歸看取天花滿院飛山是雪牀先到了夜深應與月交輝

讀劉與權壯士歌

滿眼煙塵未息戈禦戎無策奈愁何一尊濁酒空庭晚獨有歌君壯士歌

過上饒有感

少日隨親官此州如今老矣復來遊此身縱健那能久何苦奔馳不自休

置酒與五客餞行因成一絕

送盡行人我獨留老夫無計解離憂勸君今夜休辭醉明月江山總是愁

宿長河堰

湖山堂下水聲寒夜半琮琤響瓊環夢寐欲歸歸未得却來此處聽潺潺

和龔漕二首

我老強來分作闔君才端合在中臺語離正欲連宵醉應笑清齋不舉杯

人生笑口苦難開故事當脩戲馬臺已許爲君拚一醉何妨今日且銜杯

和劉與仁見寄

莫爲窮愁賦七歌會須終日飲無何人間佳士由來少世上浮名未足多

安仁挹仙亭

區區終日困塵勞長恨仙山去路遙豈謂一朝供顧挹坐令逸氣出層霄

湖山集

卷九

十一

仙居叢書

戊子孟夏二十二日登碧雲亭有感二首

去年昨日我離家轉眼俄驚閱歲華春草池塘長入夢不堪兩度見荷花

來時荷蓋翠相扶不謂經年尚守株縱使香風來不斷爭如歸去小西湖

五月七日晚登碧雲亭有感

連歲芙蓉照眼明今年荷葉又青青老夫去此無他戀祇憶看花水上亭

又登碧雲亭感懷三十首

晚上危亭暑氣清薰風微動入疎櫺重重草樹高低綠疊疊翠巒遠近青

晚上危亭眼暫明麗煙淡淡媚郊垌個中妙處吟難盡分付人間作畫屏

晚上危亭喜作晴亦思郊外一閒行無端騎從相遮護不放山翁適野情

晚上危亭瞰野塘藕花無數散清香若爲荷葉分青綠一半紅妝半淡妝

色淺深各半放
葉亦分青綠

晚上危亭看綠荷風翻荷葉欲藏花使君要見紅妝面莫放碧雲重疊遮

晚上危亭逸興多却尋小艇下煙波酒狂聊作碧簫飲折盡花間幾柄荷
 晚上危亭側耳聽新蟬噪亂蛙鳴老來只是便幽靜頭厭人間強聒聲
 晚上危亭興未窮仰看星斗已懸空可憐燈燭飛捺亂也欲爭先迴野中
 晚上危亭一解頰公餘偷得半時間未能投絨尋歸路聊復聊杯對好山
 晚上危亭指顧問羊牛來下鳥飛還細思物理須知止何用區區祇強顏
 晚上危亭顧四隅小松環繞幾千株他年黛色侵天去應記栽時是老夫
 晚上危亭望彼蒼時時飛電迸流光嗟人生世須與裏未必能如電久長
 晚上危亭詠式微封章再上未容歸羨他白鷺凌風去却向山前自在飛
 晚上危亭望遠山望中有水亦回環終然不似吾慮好上下山光水色間
 晚上危亭覽物華斜陽影裏度歸鴉暮山隔斷鄉關路矯首臨風眼欲花
 晚上危亭遮鬱蒸風生兩腋覺身輕更籌只是催歸去不到城頭月未生
 晚上危亭頭待月生雲頭俄湧一輪明終朝汨沒塵埃裏對此身心覺頓清

湖山集 卷九 十一 仙居叢書

晚上危亭喜有秋民安物阜本無憂鈴齋坐嘯雖多暇爭似歸田得自由
 寄龔漕六首
 自古知心不易逢君心還與我心同縱令自擇交成契更有何人得似公
 幾年湮塞豫章溝歲歲民間有水憂我意若非公善後不應城裏解通舟
 貢院門前並北湖有田百畝却荒蕪願君種取花千樹付與邦人作畫圖
 真得南園過一春無從再見物華新忽忽相別休相憶已有風流賢主人
 天朝未許投簪去我幸已成全璧歸全璧歸來何所感暮年只是惜分違
 聞公新有帥恆除一路逢人盡賀予瓜代得賢人尙喜予心歡喜便何如
 垂虹聞笛
 三十年前此凭欄醉聽漁笛暮江寒重來雖復聞三弄老去終無舊日歡
 和王知府惠瓦硯
 文房四子舊周旋老去情懷祇自憐不謂陶泓猶見念遠來相顧不相捐
 湖山集 卷九 十四 仙居叢書
 得家書喜津病愈
 老懷鬱鬱苦難舒忽報吾兒病已除使覺身心無個事萬錢不抵一封書
 得鄉書
 聞道親交知我還歡迎競欲越鄉關我於鄉里初無補又復勞人祇汗顏
 戊子春術者劉五星謂予壽有八十一感而有作二首
 縱使誠如日者言此身只合在林泉從今便得休官去止有閑居十五年
 多少同年盡渣然我今獨喜尙安全偷延朝夕誠爲幸敢謂猶能十五年
 周相士謂予壽至九十三又成一絕
 年登九九已云多相士又添十載過萬事都捐無復念老而不死待如何
 覽洛中名園記有感
 歷官冉冉踰三紀閱世看看近七旬更覽名園興廢記愈令人憶故園春

湖山集卷十

宋吳芾撰

七言絕句

領客賞梅

經年相別阻傳杯忽見梅枝入眼來今日勸君休惜醉不應辜負臘前梅
只疑花開把酒杯南枝忽遞暗香來徑須領客同清賞莫待城頭吹落梅

移梅北隩和黃清表韻

自慚面目久塵埃擬對冰姿一笑開聞道前村連夜發豈辭健步遠移來

賀董伯玉探梅

寄語南枝及早開莫遲春信待人催我今已辦千鍾酒擬花前醉百回

梅莊主人袖詩見過累日欲得次韻以汨汨無暇且和一絕

偶驅小隊驚蒼苔無數梅花照眼開更有高人同勝賞此行端是不虛來

湖山集

卷十

仙居叢書

何彥清梅詩二絕用韻頗嚴諸公相率同和

清愁幽恨不禁春寂寞池地雪意昏語南樓莫吹笛夜寒留取伴龍孫

只把南枝作雪看一般風韻照人寒當年兒女還知此定借君來答謝安

和十二弟梅花

春到衡門苦恨遲遍尋竹外賞南枝夜來已報春消息試問主人知不知

和李民載梅花二首

褐衣懷玉未全貧况有梅花作好春麗句與花相映發總輸天上謫仙人

獨坐無聊感歲華騷人忽寄一枝花雖無素手簪羅幘已覺春生野老家

後圃初見梅花一夢二首

杖藜閒步小園來喜見寒梅一夢開若為春意猶羞澀應待詩翁着句催

枝頭已是送春來懷抱何妨試割開滿園若欲俱開遍須倩杯觴日日催

梅亭蓋舊太守徐公禮所作傳者謂公得庾嶺梅移植於此因創斯亭余來

相距未六十年曩日之梅已無復有感時追往因取野梅環植之仍賦二

絕

已無庾嶺舊時梅但見梅亭向水開還想風流猶髣髴更將梅遠四簷栽

種梅我始效徐公已覺幽香鼻觀通寄語後人毋剪伐要令凋郡識春風

坐間見裝成早梅數枝

正欲攀條折蕊看忽驚枝上雪斑斑不知妙手新裝縱誤使衰翁為解顏

又和黃清表惠早梅

姑射風姿絕點埃年年長是臘前開方疑今歲無消息多謝君能折取來

梅怨

幾年不見主人歸及見開時又別離若也有花無分賞何如休種滿園池

我與梅花素有期故應花怨我輕離巡簷索笑寔無日少待歸來酒作池

雪後觀梅

雨聲纔歇雪漫漫深恐梅花不耐寒破曉踏泥來問訊細看枝上喜平安

春色三分已一分江梅猶自占青春有花堪折須拚醉莫待東風吹作塵

折梅

不傍茅簷便竹籬初開猶未許人知一枝到手春雖淺肯負花前金屈卮

寒梅

冰玉精神絕點埃人間無物似寒梅凌霜傲雪渾閒事最是欺春不逐來

蠟梅二首

誰將粟玉刻蜂房巧向稍頭取次粧羞得江梅都避舍滿園不見一枝芳

園林搖落獨芬芳未讓江梅雪裏香還恐人嫌雪白故來枝上盡塗黃

謝陳詹山惠蠟梅

歲晚相逢眼已明一枝還復見高情幽香不與江梅共要與夫君獨獨清

藏雲寺有海棠一樹在僧舍後竹籬荆棘之間余因勸耕偶見之遣兵移植

湖山集

卷十

仙居叢書

於堂下仍賦一絕以紀之

海棠一樹竹籬根密掩深藏若避人移向庭前端有意要令山下盡知春

詠海棠呈子肅

海棠元自有天香底事時人故誘傷不信請來花下坐惱人鼻觀不尋常

子肅見示和篇復次前韻

花到濃時自有香未逢眞賞亦堪傷今朝滲鼻渾如許豈見茲花返故常

和陳子良海棠四首

春來人物盡熙熙紅紫無情亦滿枝正引衰翁詩思動舉頭那更見君詩

花間春色麗晴空惱我狂來只遶叢試問妖嬈誰與比一株勝却萬株紅

雨後花頭頗覺肥細看還是舊風姿坐餘自有香芬覆不許凡人取次知

十年栽種滿園花無似茲花豔麗多已是譜中推第一不須還更問如何

領客賞海棠雪作

湖山集 卷十

三 仙居叢書

絕豔妖嬈壓衆芳况來燭下逞新粧引將姑射神人到亦作春風上下狂

接撥遊人思不禁也緣尤物盪人心今宵雪向花間作應妬此花紅太深

去春勸耕雲際移植海棠曾留小詩今歲困於多事欲往不果悵然有懷復

和前韻以示主僧

去年勸相到雲根滿樹花光欲照人料得今年花更好無端風雨阻行春

寄朝宗海棠

海棠已賦十分妝細看妖嬈更異常不得與君同勝賞空燒銀燭照花光

和潘大卿芍藥二首

落盡羣花春已殘忽驚庭下錦新翻夜深領客窮清賞一笑開懷倒數尊

拂拂輕黃染御衣出羣標韻異繁枝此身已分京華隔不謂天香尚許披

邦人獻芍藥四種曰御愛紅曰霓裳紅曰綴珠冠子曰江都勝同朝宗夜飲

賞之遂成一絕以紀一時之勝

冠子綴珠初泣露霓裳舞神更紫風就中縱有江都勝淡竹爭如御愛紅
芍藥移來傍玉欄淺深濃淡一般般夜深促席來相就要把春容子細看

東湖觀荷有感

自有東湖幾年荷花今日尚依然堪嗟世事時改祇有荷花歲歲妍

雙頭並蒂出天然呈瑞懸知好事連果得古人來對飲何妨一笑到金蓮

再見雙頭蓮

我來幾見月初圓兩度池開並蒂蓮嘉瑞還來非偶爾懸知連歲有豐年

謝王秘書送桂花

病中恨不見花開賴有仙郎折送來一笑相看如有得呼兒草草具樽罍

桃花菊

秋來不謂見春華疑與春風是一家已向枝頭開菊蕊更來菊上作桃花

名園看盡好花枝黃菊施朱獨未窺應是天憐秋寂寞故分春色到東籬

湖山集 卷十

四 仙居叢書

賞山茶

向晚佳人逞豔妝偶隨月姊到山房自憐老去無佳句亦復冥搜爲發揚

和子儀送箭筈二首

與君林下久相從蔬筈由來嗜好同不侷腥羶惟餉此想應知我舊家風

滿合圓如玉筈勻一開喜氣頓生春非君與我誰知味俗客惟誇嗜八珍

和陳義卿秋香

小園無處著清香誰剖枝頭粟玉黃可恨楚人元未識只知蘭芷是孤芳

和周明蟾秋香五首

落葉初辭萬木林誰將翡翠屑寒金朝來散入亭前樹著處幽香欲滿襟

月窟仙人冷淡妝鵝黃衫子翠羅裳雖無妖豔誇塵俗別是人間一種香

惱人風味冠江南浪蕊浮花總覺凡對此自宜文字飲不須更倩玉纖搽

山腰水際有餘青造物多應特稟靈桃李無言甘避舍可憐黃菊強儀刑

已愛清秋爽景鮮山明水秀竹娟娟更來花下成真賞頓覺飄飄意欲仙

夜飲觀風堂襲漕折芙蓉侑酒

燈下看花已可人此花那更有精神不辭今日尊前醉只恐紅粧不是真

再和

坐上花光欲照人深疑花是洛中神已拚今日如泥醉何必須分妄與真

和王知府惠雙井茶

摘從雙井尚餘香遠寄山翁見未嘗咀嚼新芽味新句陡驚冰雪沃枯腸

梅花下飲茶又成一絕

昨日花前酒太過今朝怕見近流霞不應辜負花枝去且嗅清香倍飲茶

強拈茶碗對梅花應是花神笑我多更取香醪拚一醉不禁風味惱人何

桂堂

長恨年年月窟秋無人共拍酒船浮君家雙桂開時節我欲從君載酒遊

湖山集

卷十

五 仙居叢書

和戴解元雄飛瑞香二首

芳心似與春風約絕豔還宜曉日籠雖謝幽人持贈我對花無奈憶山中

碧玉扶疏自可觀花須纏錦更團圓坐來已覺明人眼况有幽香馥鼻端

感花

春雨不止花已離披終日感傷因成八首

正欲持杯賞萬紅却遭連日雨兼風種花欲看難如此可似衰翁賦分窮

年來老病苦相侵已是傷春不自禁那更雨聲長在耳連朝滴碎惜花心

雨脚才收擬杖藜籬前依舊又垂垂倘余有分花間醉會有風和日暖時

縱令日日醉春風已恨花無十日紅何事東君長作惡不容春色麗晴空

千花到底不如梅勝賞猶宜踏雪來今日滿天長是雨如何花下得徘徊

春來日日欲尋春樂此疎慵老大身豈料青春今過半蕭蕭風雨却愁人

嗟我明年是七旬此生能見幾番春憑誰爲補青天漏放出春光處處新

一雨綿綿不暫停天公於此底無情不應直待花飄盡始放陽和作好晴

飯客看鶴賞梅遇雨有作

鶴舞梅開總有情小園方喜得雙清無端風雨妨遊覽不使衰翁眼暫明

魯漕惠鹿鶴花果

鑊果團圓宛似真尊前一見喜生春感公持此爲余壽益悟浮生是幻身

和梅花前見鶴

雙鶴翩翩到我前與花鬥白更爭妍低頭且覓形儀穩安得飄然跨上天

松嶺

君愛山間十八公儼然風操出樊籠四時已占青青色更有松黃勝萬紅

三三徑

種成松竹與江梅杖履相過日幾回莫謂個中三友足也須更許老夫來

進賢道上老松奇古可喜去秋經從因命於空補種今漸有生意

湖山集

卷十

六 仙居叢書

來時惟愛古松青去日新松種已成令尹若能終此意清風若處曾知名

昔杯渡神師自西域閉山隱靜止携五葉松來歲月既遠余求此山中之松

已化爲鳥有矣護國遠老知余此意徧搜之天台山中得於玉霄峯下移

以遺嗣遂爲林下之光因詩以謝之

杯渡移從西域來一枝五葉翠成堆謝師致此爲吾壽使向湖山深處栽

詠松

古人長抱濟人心道上栽松直到今今日若能增種植曾看百世長青陰

古邑荒涼但有松濃陰夾道勢騰空行人破暑忙歸去未必茅簷有此風

濼水累年不泄魚既充物每觸熱輒死余既浴治市河因開水導之入江遂

作放魚二絕

局促洿池幾歲魚想應日日念江湖如今放汝非無意亦欲天公放老夫

我今縱汝入江中好趁風雷早化龍只恐爲龍行雨苦碧波深處且從容

贈方山人二首

日者俱云我未歸獨君算我有歸期仍言不出三秋裏東望家山喜可知
故山久已辦菟裘得去欣聞止在秋涉世安能長戚戚收心只欲罷休休

再用示方山人韻二首

暮年不是苦思歸已約湖山恐失期此意有誰能會得祇應猿鶴是相知
不羨千金狐腋裘只知飽暖度春秋如今萬事皆踰分此外何求更不休

送朱彥先歸鄉

西風一夜掃殘枝處處寒砧搗客衣我正思歸歸未得却來江上送君歸

客有善畫者取予所和歸去來辭圖之成軸仍為老者寫照於其間感而有
作

勞苦形骸不自知朝來始向畫圖披可憐憔悴今如許更不歸休待幾時

到儀真沙河阻風三首

湖山集 卷十

七 仙居叢書

快意由來未易逢順流却值打頭風驚師知是江神怒引棹重回小浦中

求退那知却冒遷天心人意果難全今朝行役還堪笑下水船為上水船

連日狂風已作難今朝濁浪更如山江神怪我歸田志故示危機一水間

會賈守邀許倅有感

當年婺女三人別今日姑溪一席同老去光陰能有幾相逢莫放酒杯空

宿霧濃雲撥不開更傾驟雨下天來天公也喜人歡榮故遣斜陽送一杯

贈余居士二首

君知我意欲休官却道如今未得閒萬事無求惟一退天公於此不應慳

我老祇思還舊隱君今更為下新阡餘生得此夫何欠所欠歸來一盪然

余壬戌春校試進士同事者五十五人至戊子歲因閱小錄所存者止四人

感而有作二首

校試羣才一日中當時五十五人同二十七年零落盡只存我與二三公

只存我與二三公可嘆人生瞬息中縱使老來身未死知能幾度見春風

久擬重陽一登龍山以荒榛峭壁無容足之地欲訪昔人風帽遺址竟不可

得遂領客之凌歊偶成四絕

登高自古說龍山擬訪遺蹤去路難賴有凌歊臺尙在不妨懷古凭欄干

當年宋武築凌歊人去空氣尙豪欲弔與亡無處問且憑茱菊薦芳醪

下車日日欲登臺直到重陽始一來好對江山拚酩酊此懷能得幾時開

官情一似秋容薄歸興渾如酒味濃臺上望鄉何處是夕陽影裏暮山重

伯洪以鐵拄杖見奇二絕謝之

應念衰翁老且疲年來跬步要扶持鐵為拄杖勞相寄全勝花前只杖藜

鐵杖君家收幾年更原古意賦成篇寄來豈為資扶策應見予心老益堅

和任路分喜雨

一雨驟聲已沸傳更觀佳句倍欣然一時果遂為霖望會見重書大有年

湖山集 卷十

八 仙居叢書

喜雨三首

鑿石流金苦異常行人誰不困秋陽狂風忽送排簷雨滌盡炎威作晚涼

昨朝偶得碧琳腴不敢濡唇畏暑塗雨過涼生襟袂爽不妨傾倒且踟躕

畏暑停驂憩驛亭不知郭外雨如傾晚行但覺通衢濕涼入郊墟分外清

喜雨

正憂麥柄井泉乾一雨中宵忽沛然莫恨梅花憔悴去且欣新綠盡歸田

雨後

破雨衝風萬騎趨人人輕捷過飛兔要須直擣天山去趁取河冰塞槁枯

喜晴

始喜晴天照眼明忽驚風雨報秋聲天公也念悲秋客還掃羣陰作晚晴

晚晴

洗盡妖氛喜乍晴風生萬馬四蹄輕天時人事俱相契敢有纖兒更弄兵

時巡中外已歡呼那值天晴喜浴冕路上捷音良可慶王師所至若摧枯
三分春色二分過那更遑宵風雨多試向園中間消息不知還尙有花麼

和許守遊春

玉蕊瓊葩壓衆芳一時縱賞擁如墻花邊笑索銀瓶酒知是誰家白面郎
結客行行入翠微桃源深處醉芳菲狂歌不減劉公幹盡日花間坐不歸
尊前莫惜千金費醉裏能令萬事輕須信人生行樂耳此身何用絆浮名

括蒼胡經仲以經術授吾鄉子弟僕頃過錢塘得吾兄永言多益及友人孟

世功書未嘗不以得交經仲爲言且以其往還詩什相示已決知經仲非

塵埃中人矣春初歸自錢塘遂獲識經仲於齊館信數公之知人交道之

不朽一年之間凡三相會從容談笑者蓋十許日而詩筒之循環來往曾

未嘗輟而僕之心猶以不得朝夕見經仲爲恨也一日經仲來訪席未定

乃謂僕曰吾將歸鄉明年不復來此矣僕念經仲之賢交遊中所未有願

湖山集 卷十 九 仙居叢書

世方擾攘會合無期臨風語離殆不勝依黯因誦老杜人生足別離之句

作五絕以送之

風期久已暗相親尊酒論文未厭頻底事天公苦乖隔動將離索付騷人

明日離尊難重傾且停征馭話文情知心自古不易得况是途窮賴友生

君詩字字凌珠玉入手卷舒看不足別後襟期儻未忘會寄筠筒入空谷

窮冬萬木凍欲折獨有松篁抱高節貧交無可效慙數持此與君聊贈別

吾儕生長太平時不謂年來逢亂離此別要煩君自重相期共築太平基

二十七日泛舟偶成

小舟游漾小池中偶與吾人笑語同好把釣竿煙雨裏一簑放我作漁翁

登舟

天憐行客困陽秋許捨車徒上小舟十里好風祛滯思一溪寒水助清遊

去郡登舟偶成一絕

脫得身來上短篷飄然初試一帆風孤城回首知何處祇有凌歎在眼中

四月二十一日同妻孥泛舟登呂氏濟川亭二首

不到茲山二十秋重來山水更清幽無因得向巖前住日日持竿上釣舟

呂公清德著吾鄉生愛茲山死使藏願我來遊雖恨晚尙思杖履共徜徉

渡錢塘江

萬頃煙波一葉輕風來枕上覺涼生我來觸熱渾無奈却喜身心得頓清

寄龔帥

今朝駛步忽來前報道除書下日邊闕寄復歸賢使者百城聞命想欣然

雖喜英賢帥十連却慚糠粃濫居前自知未免人揚簸頗使衰翁晚節全

行李看看近故廬夢魂猶自繞洪都仰恆暇日登臨處把酒還能話我無

歸自郡中道上口占

禾黍離離壓道旁蹇驢歸去晚風涼揚鞭西指吾廬近想見新階已可嘗

湖山集 卷十 十 仙居叢書

六月二十一日早行十六首

四更山色吐微明起促藍輿趁早行忽聽疾雷催雨急風生襟袖不勝清

稻苗初穗出紛紛半是青雲半白雲坐看黃雲呈上瑞田家無處不忻忻

病軀終日困騶陽正慮行行去路長多謝天公憐此意時飛疎雨作清涼

爲憶湖山且暫歸此心不是要逢時君恩留我非由己寄語山靈莫勒移

欲挂衣冠且上章更令衝冒去南昌南昌縱有佳山水爭似安閑在故鄉

雨後西山氣象新野田高下水津津晚來弛擔臨風坐聒耳蛙聲更可人

蟬噪園林處處同此蟬鳴處處頭春風祇應寒餓全無力吟不成聲噪已窮

古寺經行知幾回山僧又見我重來暮年願作終焉計不得歸休只自哀

籃輿亟欲到柴門終日驅馳亦苦辛野外莫嫌車騎少笙歌兩部自隨人

來望吾廬百里間二年別去一朝還雖然未遂歸休意且對湖山一解顏

出入鄉關四十期勞人迎送每慚之今朝單騎歸來速且喜鄉人都不知

不見湖山兩閱冬相思千里夢魂通今宵燭下忽忽看尤恐歸來似夢中
竹間幽徑喜相通花下清陰苦未濃說與園丁勤灌溉我歸要此養疎慵
謾來水上結危亭更憑欄干聽水聲洗得肺肝清似水莫言亭下水無情
只愛湖光似鏡平那知洶湧作潮鳴直疑身在江船上夜半更聞風雨聲
暫歸祇欲見湖山多謝親朋日往還但愧年衰筋骨憊將迎容我片時間
久欲乞歸未得一日蒙恩放歸不勝欣喜塗中得十五首

今日方行第一程看來已覺此身輕若還歸到湖山裏何啻乘雲上玉清
我病只宜投絃去君恩却許奉祠歸小人報國非無志正恐叨踰觸禍機
東去忽忽不暫停我於此地豈無情祇緣衰病歸心切不憚崎嶇趁曉程
來時似覺秋猶熱去日忽驚秋已深一去一來何所益不如歸去舊園林
老夫非是厭洪都正恐沈迷失故吾縱使東湖花似錦不如歸對小西湖
邦人送我說殷勤自愧初無德及民若更躊躇不歸去猿驚鶴恐亦愁人

湖山集

卷十

十一 仙居叢書

去年來見荷初敗今歲歸逢菊已殘殘菊敗荷渾似我縱餘勞瘁豈堪觀
記得年時入境來老分闕寄懼非才今朝遂出洪都去笑指故山真快哉
夾道喬松幾度春青青黛色四時新當時若盡荒郊種萬傾清陰更可人
欲寒還暖雨還晴極目秋郊景色明應是此歸天亦喜故將風日作人情
無日無時不念歸此心宜有鬼神知如今已作終焉計寄語山靈莫勒移
荒墟忽見翠成堆錯認青山入眼來元是松林如此好不妨歸去更勤栽
路傍遙見一山居歡喜猶如見故感見似故感猶自喜如今到後喜何如
兀兀藍輿足欲拳聊扶藜杖步山邊招提此去無多地且就僧房借榻眠
淡煙斜日媚郊原中有人家似輞川地僻忽驚車馬過三三兩兩竹籬邊
九月二十六日回朝宗澤氏遊洞宮用劉使君韻二首

雲藏仙窟幾何年一日來遊豈偶然造物應憐林下客故令一視洞中天
愛遊此地已多年今日身心始豁然洞裏真人雖羽化蒼蒼喬木自參天

歸老堂

少年有志覺封侯老去知非萬事休薄有田園能自適不妨買劍賣黃牛
一草風月一牀書隨分琴樽樂有餘試問乘軒遮道客如何歸去狎樵漁
種德堂

我本農家世賤貧一門相繼亦簪紳尙知來處非今日莫學詩人只爲身
觀十二弟種德堂詩和其韻

竹塢

萬事忘懷付酒尊長閒不厭客登門但存心地平如砥勝買黃牛教子孫
此君生長此山中直節從來自不同今日高標還卓出萬人誰不仰清風
雲籠

入界

我將富貴等浮雲却許白雲來就宿靜處何妨共一龕免教隨手翻還覆
日炙風吹人倦乏山重水複路盤迴一番行病思休息且喜今朝入界來

湖山集

卷十

十二 仙居叢書

送津還任

汝到庭闈話未終若爲行色又忽忽要知只有歸來好便做三公亦是空
三七佳入新屋

華屋新成集賀賓門闌盛事一番新願言積德高於屋屋下長存百歲人
我昔行年近六旬辛勤纔有屋容身汝成廣廈年方壯端是吾家有福人

送任赴廷試

我是田家本業農偶然兩世到蟾宮書生天幸有如此豈復更憂吾道窮
一第男兒未足誇喜傳衣鉢振吾家大廷好上千言對要使聲名播邇遐

上林躍馬看騰驥父老猶言昔日張願我兒曹殊未學敢將踪跡繼前芳
之子寺丞登科東坡會寄詩以相慶詩中有洗眼上林之句
張侍讀

和鹿柏可重陽

過了重陽又一陽梅開亦擬共壺觴病中無復成狂飲且作前賢醒裏狂
掃墓東山感舊示十五侄

四十年前此讀書與君俱欲上亭衢君雖未達心猶壯我已衰頹作老夫
梅花下聞角聲

兀坐江城厭寂寥喜逢春色上梅梢寄言畫角休吹遍留與鈴齋作淡交
睡中聞鶯

解鞍蕭寺鶉清幽睡裏忽聞黃栗留驚破夢魂何可恨得知身在浙江頭
敗屣有感

甲第巍然數百間一朝人去頓摧殘寄言行客休興歎但積陰功後代看
悼王習之

兩州佳政萬人傳一旦那知遂溘然到底久生從古少要須乘健早歸田
嘲欽師

湖山集 卷十 十三 仙居叢書
師與予心總愛山從來已許伴予問若爲一出俄經月却戀塵凡未肯還
贈遠老

一瓶一鉢自由身聊向江南翫水雲路通千山并萬壑却歸林下灶爐薰
送安老

師走叢林不計年若爲猶未了因緣萬年有路何妨去透取無生不二禪
和遠老韻二首

平生痼疾在煙霞到處林泉是我家若也遠公容入社直須醅酒不須茶
欲訪天台帛道猷夢魂先到石橋頭個中直待桃花放始得從師爛漫遊

送明老遊雁蕩五首
昔年曾作雁山遊倒指今踰四十秋嗟我豈勞蝴蝶夢羨師重到大龍湫

師到龍湫謁矩羅爲言別久渴心多當年見處祥光滿試問今還記得麼
吾兒此地偶鍾英紹我家風尙典刑所幸吾師知此意殷勤爲我謝山靈

方欣林下共談禪底事深公挽出山千里同風無道俗何妨一笑使言還
還參尊宿走諸方老去纔能返故鄉漲水飛雲前聳語他時莫更久徜徉
和遠老四首

事好休時便放休不應人盡覺封侯歸來已快平生志况有高人來聚頭
身居仕路夢家山一日君恩放我還從此便爲歸老計祇愁造物靳清閒
世人老去不知休祇羨三公與五侯爭似山僧都不會困來衲被使蒙頭
相逢正好共看山底事忽便欲還今日乍晴山更好可能伴我片時閒
上七齋素不飲

人日晴天萬里開自應一笑上春臺清齋偶阻花前醉且把茶甌當酒杯
送津赴紹興倅八首

讀書已負少年時老大空疎愧我知汝肯爲余償此志雖窮亦是起家兒
湖山集 卷十 十四 仙居叢書
山色湖光足自怡幽棲無一不相宜只嫌野外遊從少汝早歸來共樂之

汝辭秦邸佐名藩端爲親庭數舍間數舍相望雖不遠爭如在側日承顏
當年我鎮臥龍山曾種千花與萬竿歲久不知無恙否因來且爲報平安
我曾開鑿鑑湖田功竟難成愧昔賢汝謁馬祠須問訊此湖興復是何年
出仕曾塵侍從班退休還得老湖山已慚過分無他望只願吾兒相對閒
我辭官路已多時魂夢今猶畏險巇汝既飽語游宦味會須早作個歸期
人生萬事不知歸只恐歸來不及時汝若能爲陶靖節我身勝到鳳凰池

山居上元
未能免俗強隨緣聊掛燈毬記上元席上雖無羅綺繞遊人來往亦喧喧

十六夜見月
連宵待月屢登城特地遮藏不肯明過了佳辰方皎潔嫦娥何事太無情

代答
人生何事苦多憂無日無時可宴遊但使此心忘係累涼天佳月即中秋

甲子日無雨偶成

連歲人懷水潦憂年登猶歎不全收憂逢甲子天無雨預喜今年又有秋

和許守松陰

喬松轉日影斜穿入疎樞細作花怪得清陰長不改原來松下蟄龜蛇

題心遠軒二首

山居我欲避羣塵尙覺門庭俗客頻羨爾結茅當道左一軒風月作閒人

扁榜當年我命名喜君心與迹雙清眼前風物渾如舊但覺庭前春草生

和劉與權韻二首

平山嗜好惟愛山前身疑是山中相歸來深處得幽棲柴門正與山相向

去年君過我山中尊酒相歡十日同別後相思腸欲斷暮雲空復指江東

異縣相望兩驛間何時復此共看山向來同社今無幾莫惜籃輿數往還

陳子厚送韶鵬將以七絕因次其韻

湖山集

卷十

十五 仙居叢書

久聞韶鵬有靈蹤首尾俱輕快御風公獨惠然持見贈庶知野性與余同

興在江湖萬里間滄池一曲豈能安今朝來我西湖上眼底陡驚天地寬

湖光深處恣沉浮未讓波間鷺與鷗舊侶此時應羨汝欲來相就苦無由

朝朝兩兩下平沙添得湖中景趣嘉碧卵從今生育去使堪裝點作漁家

投迹山林不厭深老來甯復計升沉水禽得來相伴應試幽人一片心

初來便自與人宜相近相親自在飛底事悠然無畏忌也知老子久忘機

雖是微禽亦美觀豈無繪弋欲相干不須更起高飛念且向湖中戩羽翰

題珪師松雲庵

一瓶一鉢一枝筇皓首歸來萬事慵應笑白雲猶世態却來庵外媚孤松

附錄文二首

代廬州守進秩謝表

帝綸中下天澤外同加瑣闥之清聯守肥陵之舊壤承息優厚無已戰兢中謝伏

念臣才能無它仕宦素拙久汚塵於侍從無補益於絲毫復此拜嘉惶焉增愧念

息非所宜當則皆爲無功之食惟命出而不反則又將無說以辭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龍德興潛離明照隱上眷以承天心之重卜安以慰物望之深願召無庸例

亦有命簿書斷斷未瞻天日之姿恩渥洋洋恭被雷霆之澤祿隨龍至榮與愧兼

惟懷忠赤之一心以謝生成之大德

姑溪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

恨未親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之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

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缺然求於其家而

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藁間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鞏訂正釐爲五十卷

鏤板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始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

遊輩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矣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

湖山集

卷十

十六 仙居叢書

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爲懇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質忠宣之子於理端叔

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

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因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

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

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鏡渠集此文亦見天津府志

湖山集補遺

宋吳芾撰

黃巖王舟瑤輯

遺文

乞駐蹕建康疏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強敵侵擾淮甸未甯倉卒南渡且於臨安駐蹕蓋非擇而取也其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遷徙今者逆亮滅亡天開輿運陛下親御六飛臨幸建康以圖進討不唯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會允協人心蓋以北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俟來蘇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即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聞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寨臣固知陛下必爲

湖山集

補遺

一 仙居叢書

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既已粗修三省六部亦已粗備大眾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亦可即安矣營寨既成兵衛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瀕次者曰俟回鑾舟船之泊於鎮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路錢券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以駐蹕之詔明告中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略中原之意則人心安而國是定矣

台州府志

辭宣諭奏狀

臣一介疎遠陛下過聽付臣以淮西之寄臣退惟江淮表裏之雄師旅管屯之衆事大體重受任匪輕臣學不知兵才非應猝究淮西之形勢實江左之藩籬列城雲屯諸將環峙內以宣昭於土略外以安靜於邊陲是必精神足以折衝智識足以應變始可當一面之重寄寬九重之顧憂如臣懵不習於軍旅愚亦闕於事機倘冒寵榮必辜任使

事文類聚

論運糧筭

臣竊以狂酋授首中外大慶惟是軍食一事不可不慮兵法有之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搖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以餉糧之不易辦也若諸葛亮之用兵如神每以糧道不繼師出無功東晉乘羣胡之亂舉兵北伐當時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霸上之師枋頭之沒亦以無糧而退則糧者實兵之急務也故雖以逆亮南牧尙且運清河穎口之糧積於兩淮而後深入近者成閔之軍出未十月已以糧乏告急於朝雖曰因糧於敵古亦有之但聞北方連年饑饉必無豐儲兼近都所積已爲逆亮運之而南所存無幾若我師入境官無見糧勢必取之於民朝廷前日方下十年免租之詔今兵至即奪其食則是中原之民未被其利先受其害將何以慰來蘇之望哉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漕運之策使隨軍有可贍之糧師行無乏食之患則大事濟矣

事文類聚

朱氏旌表門閭碑

湖山集

補遺

一 仙居叢書

淳熙二年今皇上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亘古無有思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著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議之奏州之仕者暨士夫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動絕既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壺持之適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媿則靈壽州里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劾上皆未報會慶禮行者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中前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閩郡謹迎臺種棟觀植門建臺誥合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

太史矣願公勒諸石益爲不朽傳若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與君之諸父遊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間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勿果善積益豐委社厥後安人實太子啓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概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望上以孝理天下澁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又克順承修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

婦德之脩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畀以年庸介爾社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母俾臺壤告而里閭而婦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詩於石

垂世作規

亦城集

湖山集

補遺

三

仙居叢書

自祭文

歲在戊戌律應黃鐘寒雲翳日古木號風疏樨霜透虛室塵寰湖山居士乃於是月舍其舊宅歸於幽宮親戚傷其永訣而相送於山中酒在罍而雖旨役在俎而雖豐但聞笳鼓莫視音容嗚呼哀哉我自幼爲田舍兒偶因把卷遂免扶犁既參末宦四十七期入陪南禁出把六磨雖無玷缺爲人所嗤第念報國曾乏毫釐不應叨冒度越等夷復應捐介不能脂韋久而不退必觸禍機旁無寸援救之者誰賴我此心不昧神祇遂至晚節乃得放歸歸林下獲脫罍羈終日笑傲飲酒賦詩湖山照映妻子追隨自擊小艇遊於漣漪臨風對月其樂無涯自顧何德福至於斯亦有何功可以當之又念一世日月如馳人生浮脆未老先衰如我長命在世亦稀若不知足將欲何爲若更不死又待何時况營墳壙有年於茲復與二親邱壠相依今得歸往以慰孝思且有精舍在旁護持花竹競秀泉石爭輝魂魄時遊亦足自怡昔白樂天千載所推年齡至此亦與世違白之曠達素爲吾師得與

同壽喜又可知寄語親舊不須涕洟如我存沒皆過所期我既無憾爾又何悲已戒兒曹莫求輓詞亦莫稱述輒立墓碑

添香餘語

湖山集

補遺

四

仙居叢書

湖山集附錄

李鏡渠輯

詩外編

王十朋 字龜齡樂清人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號梅溪有梅溪集

用貢院韻寄當塗吳給事明可

蒙和貢院二詩三復欽歎因思給事昔尉樂清某誤辱知遇縣學落成當

賦詩百韻以獻回首三紀慨然於懷復用前韻

鄉校當年與薦蕭蕭臺氣象自公新老成猶滯甘泉爽晚進叨乘刺史輪陸凱寄梅情愈重謝公夢草句尤神何時更作龍門客共話尊前見在身

吳明可自當塗以詩見寄因次其韻二首

五年三郡厭閒關心逐東歸見雁山力上祠章期得請果回天意可投閒疏慵似

我宜歸去名德如公合召還珍重詩來二千里義風高韻兩難攀

夢到江南咏采蘋眼中時事一番新在官未幾髮就種 某到雷川語別又成腸轉

湖山集附錄

仙居叢書

輪老境衣冠宜掛壁祠宮香火護頤神吳公治行今第一也問君土欲乞身

次韻吳明可見寄

閩楚相望天一涯思公不見見公詩遙知人在凝香處正是梅逢駟使時紫帽清

源遊已倦落霞孤鶩看無期他年杖屨天台去采藥尋桃薦壽卮

朱烹 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僑居建甯之崇安

和吳明可給事

吳公抱經濟軒冕非所欣向來清禁闕原自山林人浩歌辭清瑣神交逸因一朝脫冠去妙境聊同臻謂予雖後來臭味亦有聞廣詞久見屬重以語殷勤荒寒

想高風令人思無鄰甘棠矧在此躑躅晴湖濱

挽吳給事三首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盡雲龍會還尋霧豹期誰

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粵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圃樹寒留月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卻

思憑檻語忍渡勒公銘

陳傅良 字君舉號止齋臨文節瑞安人仕至寶謨閣待制

挽吳明可給事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姓字誰如此功名早不疑卻收湖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薄恙侵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自說看人熟相期晚歲深半

天蒼嶺雪回首為沾襟 謂公之夕宿蒼嶺下天大雪明日嶺上深數尺

孫應時 字季和餘姚人著獨湖集

挽吳給事詩

湖山集附錄

仙居叢書

人物中興後倚公一世雄虹霓輝齊景山岳鎮頽風用舍關輕重聲名擅始終堂

堂今日盡海宇盡哀桐

樓 字大防鄞縣人陸興進士寧宗朝參知政事贈少師諡宣獻有攻媿集

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 吳給事

淵明千載人風節仰孤峭豈惟辭督郵蓮社不得召書不求甚解眼高得元要詩亦本無意但寫胸中妙齊梁紛衆作嘈雜春禽叫稚子候簷文隙通劇搜紹矯矯玉局翁尚友謝浮漂飽吃惠州飯追和欲回調湖山老居士宏才蓋廊廟出入官五紀懷歸自年少屢廢歸來詞吾行有先兆老龍臥林壑年高德彌邵向來批教

手甘心事耕釣築室據仙居泉石造深奧亭榭望堂皇蓬萊對員嶠涉園日成趣

過客酒頻醺巖巖鷗鶴姿炯炯雙眸瞭墮體黜聰明坐忘樂遺照西疇時告春東

臯快舒嘯襟期古暗合此事不容詔盡和靖節詩筆走追風驟又如裴叟劍騰空

徑投翰人生嗜欲深山林不供燒何當從公游儻然寧荷篠小子敢言詩未免事

華影西施難效黛邯鄲貽笑思欲笑舊稿世味輕咀嚼稍尋章蘇州旁引孟貞
隴絕去翰墨哇母繫混沌竅尙或庶幾焉未暇期速肖

周必大 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朝歷右丞相少保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有中國集

送鹿伯可致仕歸天台兼簡致政龍學給事吳明可丈

垂車七十古來稀况是丁年解鞅戰神武衣冠宏景挂都門供帳翁仲歸前衝新

命俱耶宿處士儒官總少微 李得少微四里主處士儒下之官今以秘閣休官故云 林卜若逢龍閣老為言

台嶺轉光輝

僧行機 姓柳名詳號簡堂居景星巖後居天台國清寺

九日吳龍圖過訪

有客酌佳節攜壺叩竹關鳥拖秋色去人帶夕陽還景物催詩急乾坤借我閒了

無塵世事終日坐看山

張師竹 清邑明經

湖山集

附錄

三

仙居叢書

過小西湖

波光蕩漾萃菰蒲岸柳堤桃擬望湖為問當年退老日也曾携酒學騎驢

文外編

洪适 字景伯鄞陽人

吳芾徵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制

京師蓋浩穰之地葦葢以彈壓為先威不振則盜賊公行政之成則紀綱俱舉必

濟寬之有術斯救弊而無偏我得賢能使之尹正具官某材見實用學非空言頃

違表著之班疊佩蕃宣之寄發擿隱伏雖錄兩之姦皆知撫字困窮無尺寸之膚

不愛復入文部一清武銓會天府之闕人稽輿言而出命顧覆車之當戒期奠枕

而相安前有趙而後三王遺風可想昔無繻而今五袴惠露是宣用副選掄兼思

幹治

王十朋

與吳察院書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
而仰德不替比聞召還成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發女日伺騎
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
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遙望門墻倍增依慕

樓論

通吳給事啓

甘泉宿望久懷晞驥之誠別乘贊員喜有登龍之便敢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
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持之甚廉出入兩朝
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鑒瑣闥高批教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訟理民
舉安於田里之間帥閫令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埽蓋源而略盡清狡穴以一空
不惟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慶彭澤之辭均逸洞庭猶

湖山集

附錄

四

仙居叢書

俾斯人之有告歸神父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羣物之表凡烟
霞絕勝之地皆杖履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赤城而名絳闕豈
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丘壑鼻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
蕭曹腹心良平公其母遜鑰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俟更三歲兼官玉牒
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
遂迎親之樂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聲
光之末如見古人倘粗傳土直之餘願為弟子炎威方熾仙隱獨清願茵鼎之茂
調為宗祊而自重

戴表元 字帥初華化人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諳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
公親書為公所作喧疏挽歌二篇彌可珍尙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

其身爲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嗚呼嚴哉

吳芾傳

宋史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發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薄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於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覽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薨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荆襄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慮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鑿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

湖山集

附錄

五

仙居叢書

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培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撥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數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甫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一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冊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道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紹興諭知臨興府芾前後守

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奏表五卷詩文三十卷

朱熹

宋龍圖閣直學士吳芾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於台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計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與之原旣畢事將考令式勒文麟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敵之憑陵痛神人之羞學慨然有意收用者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

湖山集

附錄

六

仙居叢書

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藍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旣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疑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溫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瘞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

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選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顯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諷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禴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毋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奮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疆弱之勢不倖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母以敵之進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

湖山集 附錄 七 仙居叢書

天亦助順矣上雖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恐懼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人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嘔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船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

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疆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風望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返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宦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成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悉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陸辭首陳裴垐對唐憲宗爲治先正

湖山集 附錄 八 仙居叢書

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貢上供課亦以大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培克減征賦室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置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就役者幾廿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醉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諷諭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疎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甚公以永祐最官在焉爲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使之高麗竟遣

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濬以溉田爲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救乃得奏請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誘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敵騎渡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某抱石狙擊其曾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臥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敵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

湖山集

附錄

九

仙居叢書

入謝廷中內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奄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入私營佛屋錯雜民塵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徹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敵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于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其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縣募之民病且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渡朝命賦贊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旄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

有詔褒論二年進徵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南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稂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衆公命縣賞禁絕集羣醫分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瘞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概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乞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自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作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册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兀葬不偶又不自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花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竊窺甲於里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以俯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恩推恩故侍臣加以耄老自中大夫特選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瀨之女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致

湖山集

附錄

十

仙居叢書

耶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耶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泊承奉
耶永康縣丞深將仕耶女二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
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耶樸承務耶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夫
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
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賞產悉推與二兄育孤女厚贖以
遺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家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
於鄉邑遇款歲捐已貲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私仇延
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殿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其聞過不問微賤教子
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
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
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
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毫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

湖山集

附錄

十一

仙居叢書

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
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執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一世之傑晚彼權相弗媚而
謂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競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軼還轍言雖弗用時仰
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字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偃水有
龜有魚天邑嚴嚴貴疆屏氣張燈以行執俾吾武公顧曰嘻是足與治于廟于藩
姑適吾意姑溪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秀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修修我倦而
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循始訖終俯仰奚愧中與之原有官其隳我銘
不刊以篤來裔

鏡渠案光緒仙居志卷二十一云案文見朱子全集明謝文肅並采入赤城
後集題俱作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凡四千一百四十八字無甚異同
惟以便輿出見碑無以字便輿作監與吏民震恐碑作振恐今並據校補康

熙仙居志載此碑當事者爲刪去二千八百七十一字至削改原文或不可
說可笑人也吳希傳詳宋史卷三百八十七亦以是碑爲藍本其賜諡康肅
在紹熙甲寅後此凡十一年碑爲潘時書時宋史無傳寶慶會稽續志云字
德郎金華人後家紹興上虞之五夫歷知興化府浙西提舉改江東提舉罷
主管台州宗道觀終知太平州上虞志云字德卿由袁州分宜簿監兩浙運
司船塢改知興化軍歷浙西提舉廣州經略湖廣安撫除郎中改直顯謨閣
結銜互有詳略據碑是時尙爲湖南安撫司也碑字筆法勁整酷似歐陽率
更上虞志並稱其文章政事篆隸楷書皆極其妙良然原注近王氏校印湖
山集卷首載此篇云
謂較墓碑文多數千餘字以爲碑石大小有制過多不能全刻云
又謂時書筆法絕類柳誠懸皆因未取拓本對勘致有此誤耳

宋吳希傳賜諡救牒碑

勅□□□□吏部狀承紹熙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敕爲吳希定諡事今具下項一
檢准條□請指揮誌諡光祿大夫節□□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
湖山集 附錄 十一 仙居叢書

所屬□奏其各□□□□或本家不願請諡者□□□□□□□□□□
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三年四月十五日敕三省同奉聖旨今後王公及
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諡并勳德節義聲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諡者並先經
有司議定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合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
本家照會一承紹熙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敕尙書省送到准吏部狀批下台州□
授朝請郎新權發遷江陰軍吳津等狀先父希昨任禮部侍郎次蒙勅字任滿引
年陳致仕乞勅字致仕□遇高宗皇帝曆典以曾□□□□□□夫續上遺□贈
光祿大夫再贈少保伏念津先父蚤以孤忠繼遇□□□□□□編歷從班□□
論思備著風節陞分郡□政績有聞致事引年卒全出處不幸淹忽遂棄明時本
家已於去年十二月經台州使乞□條保奏已蒙本州備奏并繳行狀三本尙
書吏部蒙朝廷送下省部關太常寺勘當繼□省部及太常寺已行動當合該定
諡□緣本州告下本家別行繳奏今再錄先父行狀□見到乞繳連保奏定諡施

行州司保明是實伏候勅旨承批送□□□中尚書省尋行下太常寺指定去
後據太常寺申稱□准省部符准都省批下台州奏吳津乞父帝定諡并繳運行
狀三本符□指定本寺今將連到行狀內照得本官係贈光祿大夫今指定依條
例係初贈光祿大夫合該定諡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合狀并奏狀一束送吏
部行下本寺定諡施行本部今勸當欲從太常寺指定到事理施行狀乞朝廷批
送合狀下部行下太常寺擬諡施行伏候指揮二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
依照定諡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二月二十九日已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
去處一本部尋行下太常寺議諡去後今據本寺中繳到奉議郎太常博士陳稜
撰到諡文議曰君子之學邇之治身遠之臨民非二本也□律已貴嚴而待人貴
□二者若不相合而合者或鮮焉若夫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而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民者溫乎其可親而處乎身者潔乎其不可奪斯非君子之盛德哉故龍
圖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給事吳公自初試更至持從藥雖中外更立而民庸特

湖 山 集

附錄

十三 仙居叢書

著三爲武車六縮郡章皆隨其民俗卓有治効若枯蒼之滅丁稅發女之□□役
開紹興之湖以安□徒濬豫章之溝以□□所至而民蒙其利既去而民懷其
德謠然有古循良之風蓋慈祥愷怛出□天性而學道愛人則其素志也然公之
所以自處者則異是焉秦氏用事勢傾一時公雅有舊故獨退然若不相識卒坐
是罷而公不悔也流落遠□□二十年雖同儕厚善若湯公思退王公綸□□□
用未嘗以書米進紹興末年□□登島□□會犯盟邊事暴起公慷慨論議不
畏問言降輿遣使乃以輔行非人形之詩語卒免于役蓋避汗遠利掉臂疾趨若
將浼焉者至於引年退休傲睨軒冕築室湖山自此疏白殆有世累所不得留者
矣故自其臨民觀之若無預於立身之大節自其處身觀之若無有於及民之惠
政而內外兼舉勸教幸致而然哉按□諡法保民安樂之爲康執心決斷之爲肅
合二字以易名庶幾其稱諡曰康肅謹議一本部請考功郎中覆諡去後今承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考功郎官黃□覆諡議曰郡縣之才

多闡位遠格□□□□□□□□□□□□□□□□□□□□□□□□□□□□
之乎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給事吳公方爲尉即不屈攝於地官捕鹽之
政令其恤民之志立矣後爲別乘爲守爲帥規摹開闢具有本末勃宗子之恣折
內侍之請毀徽臨安城內外猾僧之區而江南大姓膏鄉曲者悉繩以法專厲果
敢無所勸十無告極意撻摩□孜孜功利□□能□輕賦役□貧病修廢墜前後
所至外庸茂焉及在朝廷忠懇堅正逆亮送死淮南時論多贊休兵公曰當遣隆
興初政恢復之謀方銳公曰宜自治屯所陳無不明切當弊源者日非特議論不
阿若此也既不屈意秦氏甘□遠外有攀附舊臣將介公使虜竟不肯與言行事
從容引退當時名流□□□操守尙矣自其爲政寬嚴適節實惠且孚也非保
民樂安乎自其立朝正直自將大節無缺也非執心決斷乎康肅以諡公蓋取行
實之大者又以表公中外之具宜也博士議是今來本官合出告伏候指揮二月
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熙五年二月六日尙書吏部故任

湖 山 集

附錄

十四 仙居叢書

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壹伯戶
贈少師吳芾牒奉勅宜賜諡曰康肅牒至准勅故牒紹熙五年□□□日令吏
滕文□主事任公明員外郎兼權考功郎中□侍郎□新除侍郎朱兵部尙書
兼尙書羅新除尙書鄭

先公少師葬之明年諸孤請易名於朝詔下博士考功議賜諡康肅諸孤祇
承告于墓下將鏡諸石不幸伯氏津二弟泊深卽世遲敘頭末識之左方洪
等□念先公平生大節唯以企慕古人爲心忠□□□形於愛君憂國者自
韋布時已挺挺不說隨爲太學□□人以豪吳稱之二聖北狩先公有中秋
對月憶君□之詩聞者許以忠義少君宗公澤有時望慷慨恢復資志而歿
先公哭之哀作詩數百言人尤傳誦初尉樂城秦丞相在永嘉時與遊從逮
歷館閣而秦方枋用先公獨退嚙若素味然竟以□□者三十年紹興之季
歲始由言路上從班□□□淵鼎貴又與陳公俊卿遊而遠之一時□□

語得士者必口陳吳凡所上奏輒直危切大要以脩身正心敬天仁民爲本
至于趣祝師以力進討留駐驛以勸諸將表節義以振風俗前後所論切中
事機雖觸上下之忌諱犯臣子之難言而忠義激不暇身謀蓋得於天性
不可渝者如此若適立功藩績幾淡吳楚此人皆知之其出處終始口口太
常考功之議洪等又以聞諸侍旁者因紀其實申詔後昆咸勉于以奮毋負
義方以歸報上賜焉嘉泰三年三月口日男朝請耶通判紹興軍府兼管內
勸農事賜緋魚袋沃奉直大夫前知紹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仙居縣開
國男食五百戶洪敬誌

鏡渠案光緒仙居志卷二十一云案吳芾賜諡康肅在紹熙五年下距嘉泰
三年立碑凡九年押勅結銜以史證之今可考者兵部尙書兼尙書羅者羅
點也新除尙書鄭者鄭僑也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
出勅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

湖山集

附錄

十五 仙居叢書

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謂司空勅亦曰蔡京勅今觀此牒正其體

李仲昭 原名芳春字天隱同治庚午科舉人說渠會祖王父
著有四書位北遊日記慶飯塗鄉語考略等書

吳龍岡非丞相辯

邑人謂吳氏兩宰相一康肅公諱芾一名堅考康肅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龍圖

非宰相也宋初沿唐制以平章事爲宰相 自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中書省出令
門下省覆之故唐以後以中書門下

平章事 元豐官制行改平章事爲左右僕射 王珪爲左僕射 蔡確爲右僕射 呂頤
爲宰相 康肅未爲僕射則非宰相又未參知政事則并非執政也龍圖

閣直學士 待制直閣 按學士最尊 餘悉降 泊宅編云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圖閣待
制謂之小龍圖閣直學士謂之大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圖閣然帶此職例呼龍圖

閣直學士 據此吳公尙是大龍而非老龍龍圖閣學士在端明殿學士之下 見石林燕語卷
六容齋四筆卷

二十 若直龍圖閣則郎中員外郎亦得徑除 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爲河北轉運使文
及前以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者除此

常例 容齋續筆云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
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此其非宰相亦明矣嘉定赤城志稱吳龍學最是邑志於
康肅名下所書官銜亦不誤獨文苑二首載朱子所撰康肅墓碑題其篇曰吳丞
相神道碑而不虞其失實也因爲辯之如右

鏡渠案孝廉公自注云林表民赤城集第十一卷載台州城隍封告末書乾
道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芾參知政事俊卿
中書舍人邁乾道四年歲在戊子康肅年六十五似實爲丞相矣然自朱子
墓碑周平園湖山集序赤城志宋史本傳並未言官宰輔恐偏辭難據孝廉
公又云此必蔣芾也蔣之奇之曾孫若吳公乾道三年守常塗五年帥豫章
見於湖山集卷二無官僕射事

謁吳康肅公墓記
壬辰之冬十一月十九日志事既竣乃與王君子莊往觀吳康肅公之墓舍於後

湖山集

附錄

十六 仙居叢書

里吳樹福家樹福蓋康肅後人也問其族尙有百餘戶導客自村東入山谷可

里許見有豐碑屹立者是爲康肅之墓墓前平坦約二畝石猪羊已倒臥散處惟

二石人袍笏儼然其碑載詔敕者立石龜上微俯向前而朱子所撰文則分裂爲

三四不復可合樹福言其先人嘗合之鋼以鐵汁尋復崩隨今則牧豎坐臥磨礪

其上文字有剝落成穴者爲之悵然公之後官丞相者亦葬是山未聞有人過

而問焉則公之所恃以不朽者固不在碑礪之存否也飯畢北行二三里往觀畫

眉潭潭爲大水所衝存者無幾路出其中分潭爲二北潭較深廣其云畫眉者蓋

以形似得名潭旁皆陳氏居之問小西湖所在陳氏無以應召胡生曾張生鴻烈

至問之兩生亦無以應也然居氏謂舊時潭甚大今悉壅爲田又潭上之山湖

山是爲小西湖無疑矣至康肅公故居本在上石井門前上馬石猶存意其致政

後自彼遷此也或謂徙居即在後里吳則距湖山數里往返不已勞乎且後里亦

云本後呂呂氏所居其後吳盛呂徽始改今名是其得名也晚矣獨憶予數十年

嘗自管山而來訪公之墓獨行無導師徑趨畫眉潭向耕夫詢之耕夫妄指一墓以應視之而非也廢然而返今日乃始得一至其處豈前人藏魄之區識面遲早亦有數焉而非可強求歟爰書其略以誌吾幸

詩外編補遺

朱九宗

字紫笙拔貢著有香雪山房詩集紅梅仙館外集等

畫眉潭

舊為吳康肅公林園又名小西湖

相公當日擅幽栖此地湖名也姓西今日留教詞客弔畫眉潭吟畫眉啼

王魏勝

字杏村歲貢著有畫石山房詩文集

吳康肅墓

千秋陳蹟未全刪松柏淒清翁仲閒鼎勳高標宋史林泉味永避秦姦公故與秦檜有

舊官秘室時憎已登相恨公高自名賢墨燦碑千尺神道碑故徑花空水一灣畫眉潭去

墓半里公昔栽花處志稱每二三月間岸卻憶遺書儲秘閣人間何處讀湖山公著

湖山集

附錄

十七 仙居叢書

集收入四庫全書外間絕少

跋

湖山集吾邑宋龍圖諱康肅吳公著公爲邑西吳橋之折桂里人吾鄉人類知公而絕不知公有集吾輩稍讀書曾從欽定簡明目錄中知公有斯集藏西湖文瀾閣例許士人鈔讀然有司過事謹藏非官府通聲氣者無由假鈔勝伏處茅廬屢欲一讀其嘗集三至文瀾閣而管鑰謹嚴徒倚門外而已癸卯之春學使羅蘿村先生遴十一郡經術詞章之士檄赴肄業詰經精舍勝猥備斯選館前邑侯繆南卿師處金陵朱述之先生過訪談次慨出是書携鈔而後想慕十數年不獲覩面之書纔得飽讀快何如矣述之以名孝廉作令吾省喜聚書彙輯金陵人歷朝詩不下百餘卷志猶未已各家詩文集之未行世者即非金陵人亦莫不手錄之曾邀至讀書處恣觀所藏半皆未見本也台人陳者卿先生貧窗集十卷勝亦假鈔焉陳仁玉侍郎所著蘭譜吾邑亦無其書家其僱鈔見惠雖寥寥數葉亦吾鄉之文獻也又曾從市上購得項子遷斯詩集十數年來願見不得之書連得五部於湖山集

跋

仙居叢書

數月之間余此行非爲書來也而所得於書者不既多乎哉豈道光癸卯六月朔日邑後學王魏勝杏村題積雨初晴坐山樓上夕陽在窗曷勝快然

跋湖山集

湖山集十卷宋仙居吳康肅帝撰乾隆時修四庫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道光癸卯仙居王杏村明經魏勝從朱述之太守緒曾錄得杭州文瀾閣本至光緒辛己明經既捐館其孫澄軒茂才鎮藩始印行已佚去第六第九第十三卷而文瀾藏本經洪楊之亂亦已不存丁松生大令丙反從王氏印本轉鈔補藏閣中余與楊定夫給事晨妻求足本不可得今歲兒子敬禮始從京師圖書館假得文津閣本校之知所缺不僅三卷如第五卷末亦脫去七十四首第八卷末亦脫去十八首補鈔缺佚並校出譌字數百郵寄至家閣本末附遺文二首余復從他書補輯五首定夫先生聞之欣然再校願重印以公諸世康肅生平具詳朱子所撰神道碑及宋史本傳而樓攻媿集有與康肅啓稱其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又云如見古人願爲弟子其歿也朱子及孫燭湖應時陳止齋傳良俱有挽詩朱子詩云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又云前身

湖山集

跋

仙居叢書

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孫詩云人物中興後猗公一世雄虹霓輝燿景山岳鎮頽風用舍關輕重聲名擅始終堂堂今日盡海宇共哀恫陳詩云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則當時諸賢之傾倒可謂至矣康肅平日以風節著直言敢諫悟秦檜所龍大淵早歲即有豪吳之目至晚竟以剛鯁不能盡行其志退老湖山而其詩頗平易冲澹不露芒角雅近樂天晚歲尤慕靖節有和陶三卷蓋自古至剛之人必至澹之人惟其天懷高曠噤然不滓凡人間一切富貴功名利害禍福俱不足以動其心故能養其浩然之氣而不爲物所撓所謂無欲則剛也康肅生平至剛而其詩至澹其以是歟彼夫張拳露爪鼓其虛憍之氣以自寫其不平之意必其中有不足與養之未至斷未能任天下之重以成一代之人也余既校康肅集竟而附書所見於末以質諸楊先生并與吾台學者同證焉丁己中秋黃巖王舟瑤

湖山集勘誤表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八	八	八	七	七	六	六	四	二	卷	
九下	七	六下	五	四	三	三	一	一五下	一三下	一三下	三下	三	一三下	一三下	六下	二下	頁
二	一	七	七	一	二	一	一	四	五	二	一	九	三	五	九	三	行
	四	二	二	二	二	二	此 行 白 酒 方 浮 玉 句 起 應 另 行 排	二 五	二 五	七	一	二 四	二	二 三	七	一	字
此 行 附 註 白 公 下 脫 蘇 公 二 字 又 祖 下 脫 公 字	玉	斟	向	繁	遇	嶺		酉	誘	喜	蓬	梁	入	今	或	橫	誤
	王	斟	同	繁	過	嶺		會	誘	善	逢	梁	人	令	成	漢	正

附錄	附錄	補遺	補遺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九	卷
十	五下	二下	二下	一六	一五下	一二下	一二	二	二	十	九	二下	二下	二	頁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九	八	八	三	行
二四	二	二	八	一	二	二	三	二六	二四	二	一八	十	三	二	字
			入 字 起												
療	紹	議	著	息	息	柏	賣	買	黍	齊	稍	粟	來		誤
療	紹	儀	義	恩	恩	伯	買	賣	黍	齊	梢	粟	峯		正

漢濱集十
六卷

湖北先正遺書集部

西陽盧氏慎

始基齋借文

律閱本景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別集類三 南宋

漢濱集十六卷

臣等謹案漢濱集十六卷宋王之望撰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台州登紹興八年進士第累遷太府少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洊擢至叅知政事勞師江淮為言者論罷乾道元年起為福建安撫使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二

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卒事蹟具宋史本傳錢溥秘閣書目載有之望漢濱集而佚其冊數焦竑經籍志作六十卷然趙希弁陳振孫兩家俱未著錄則宋代已罕傳本後遂散佚不存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裒綴所存什之三四而已之望當秦檜柄國時落落不合人咸稱其有守其登官亦頗著政績惟在隆興時力主和議與湯思退相表裏專以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二

地啖敵為得計而極沮張浚恢復之謀考宋南渡之初自當以北取中原為務然惟岳韓諸將可冀圖功張浚狼狽迂疎但急於立功以固位實非可倚以恢復之人一敗於富平而喪師三十萬再覲於淮西而叛逃者七萬三挫於符離而喪師又十三萬債轅悞國其驗昭然講學家以張杖之故回護其父殊未免顛倒是非之望之沮浚不可不謂之知人至其論和議之策以為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惟當移攻戰之力以自守然後隨機制變又以為金人制勝之謀舉無遺策加以器械之利形勢之便雖漢唐全盛之時猶未能輕此敵而况於今日其斟酌時勢以立言與史浩意頗相近亦不可謂之不知時務特其朋比小人附和權倖與浩之出於老成忠蓋者不同又湯思退所主者乃六國賂秦之計

與浩之主於持重侯蒙者亦復迥異故當時
重為人所抨擊而宋史亦極不滿之誅其心
也至其詩文則皆疏暢明達猶有北宋遺矩
諸劄子亦多足以考見時事與正史相參未
可遽廢謹釐為十六卷著之於錄庶其人其
文是非得失各不相掩焉乾隆四十六年十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總校官臣陸費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一

宋 王之望 撰

賦

三王之道若循環賦 以道若循環代為終始為韻

百代稱治三王最隆各垂統以相繼若循環而罔終所尚不同要舉偏而補弊其周必復斯迭用以無窮稽古史之遺言見先王之政理雖革而信之者事有新故然因而循之者道無彼此列三正而異物關彼盛衰旋一化而無端代為終始夏繼虞軌商因夏基或以忠而為治或以質而制宜暨彼周家之盛繁然文教之垂用有還復弊斯改為異世殊時雖靡聞于沿襲同條共貫曾不泥於操持上下千載之間周流六虛之內秉五德以迭王類四時而更代樞始得兮弛張無執柱不膠兮變通斯在本人情而立政時有污隆法天運以求端迹無留礙前之二帝兮其道淳而未備後之五霸兮其風駁而不純備乃盡變純斯可遵惟三代之甚善宜百王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二

是因所遇殊塗琴更張而或解其歸一揆規宏遠以相循觀其先聖垂休後王繼作有可因而可革故或稽而或用能歷萬世以無弊關百聖而不忤知其或繼宣尼推損益之原舍則無由揚子述太平之畧逮乎桓文以後秦項而還霸道既禡王功孰攀喜利名者操賞罰而為柄善攻戰者生竒正以如環絕紐莫續異端曷刪所以宣帝勵精自用漢家之制封倫飾辨力言唐制之難異哉史遷明救僕之宜董子陳用忠之道約當世而不悖載前書而可考方今欲一變周家之文弊則宜稍復于夏商回狂瀾于既倒

以德為車賦

運啟元后天臨廣居握至權而負辰悵德盛以為車位正當陽式誕敷于利器術周御俗協順動于皇輿王者受命應時繼天立極以何道而諸侯順軌以何階而百官承式遵適治所由之路必有其資為積中不敗之車莫如以德粵若子育兆姓君臨九垓篤賞輝光之有照

剛柔正直之無偏陷中庸而美俗思簡易而承天動靜
有節周旋罔愆數自清躬爰顯懋昭之化行乎正道初
無說遇之權彼其合乎天地者是惟蓋軫之儀中乎規
矩者厥有輪輿之旨文章藹旂常之制聲教協鸞和之
美惟積載以能然故安行而得以無反無側獨由仁義
之塗不處不留遠襲帝王之軌豈不以據崇高之勢享
盈成之基惟為之而行者我無失道則動罔不吉者物
皆得宜凡此敦臨之術必資厚道之為虞舜升聞實由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一 三
行于本性唐堯光被亦廣運於當時若乃當軸於上者
皆咸有之臣鄰得與于下者有徧為之衆庶我乃肅禮
貌以自立攬機權而外附由亨衢而出入動靡顛危總
柔轡以馳驅行無違遽其或外靡允修之實內乖攸好
之心致遠兮才非所及載重兮力非所任曳輪弗濟亂
轍相尋所以揚子著書智匪壘奔之用夏王有訓欽惟
朽御之臨異哉上奉皇天下臨赤子克謹日休之念斯
盡時乘之禮當今規模宏遠欲方駕於唐虞肯半途而

遂止

季秋大饗帝賦

以時當季秋天子饗帝為韻

君欲祀禮宜順時惟是季秋之月允為大饗之期歲
事告成爰屆備收之候天神可格式陳遍祭之儀稽記
月之遺文見事神之至意既祭于郊兮著貴誠尚質之
禮又為之饗兮申報本反始之義惟三代祀天之舉悉
用夏正而比年旅帝之常屬當秋季斗既建戌辰俱集
房寒初至而入室歲已登而築場舉帝籍之收歛入神
倉而蓋藏欲享於上斯時則當三務成功方授時於昧
谷五精降德遂宗祀於明堂時厥明王類于上帝略問
卜之末節舉用辛之定制席三重而絳禮具陳樂六變
而高靈下濟候無射之良月肆藏多儀合太微之貴神
爰稱盛祭蓋以歲適者祀物成在秋百穀之要既舉五
天之報宜修考以漢儀當後時於廟酌求諸唐典每寓
禮於郊丘且夫御世而王事天猶子重其祀所以致欽
崇之道謹其時所以明奉若之旨授衣既畢成民之義

斯存侑座俱尊嚴父之誠在此及乎簡編殘缺識緯流
傳論不根於據古說多失於誣天時既弗正名因靡專
具迎長啟藝之文禘郊亂矣立耀魄感生之目稱號紛然
嗚呼降衷者其道至尊臨下而厥靈不爽有明德則可
薦非克誠而莫饗上方儲精垂思以交神於布政之宮
故曰惟聖人而能饗

古體詩

七夕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集

五

西風吹繁暑夜氣初宜秋所居稍虛豁得以消我憂獨
眠堂中央一榻無衾裯開軒敞南北涼颯入脩脩是日
七月七三星已西流殘雲不成雨縹緲當空浮雲行忽
中斷月彩爛不收影落庭樹間枝葉如雕鏤草根有小
蟲微吟作啾啾豈復厭喧聒更覺窻戶幽我欲終今夕
飛蚊不相謀喧我復蠶我驅去嗟無由但當我自屏豈
與汝輩仇閉門歸下帷蝶夢尋莊周

雜詩四首

有憂烏啼門有喜鵲噪廬主人聞啼噪喜鵲嘆老烏吉
凶寔由人烏鵲何與乎但知預相報其智各有餘人智
不如烏貪喜忌憂虞遂於烏鵲間憎愛乃爾殊福至自
福至禍來貴先圖二鳥孰有益嗟哉主人愚

春蠶口吐絲主人皆仰供蜘蛛絲滿腹祇能打飛虫衣
服與網羅利害豈可同蠶生旬月老蜘蛛無春冬蠶食
惟草木蜘蛛肉食豐蠶以繭自縛蜘蛛掛青空蜘蛛有
餘毒春蠶有餘功受報乃如此天理不可窮

欽定四庫全書

漢郡集

六

龜肉不可食蟹螯不中卜龜以殺為戕蟹以味見戕所
養殊穀豹所亡等賊殺一足致患害內外皆鳩毒嵇康
坐才死霍禹以勢族樂哉蟹螯中貯此老龜肉
江發岷山陽河出崑崙趾淵源既洪深浩浩并眾水東
流至渤澥曲折萬餘里經山無重數過郡不知幾海邊
有小溪近出海山裏未能數里間已接潮波起到海雖
則同難與江河比

書懷

羣山岸東海茲地真斗絕洪濤渺翻天朝夕吐日月雖
同一宇宙迥與朝市別三山在咫尺芝草吾欲擷未能
仙骨輕稍浣衷腸熱從我其誰歟乘桴曉當發

百年胡為哉萬事聊復爾功名早有意貧賤昔所恥歲
月忽蹉跎少壯何足恃身外非我有毫髮不可致惟有
一寸心俯仰要無愧歸去來山中高人未我鄙

村居何所樂春至木欣欣夜睇海上月晝瞻嶺頭雲東
家有勝士杖屨自相親山行共采蕨野步仍班荆初見

氣已合久游意彌真劇談復痛飲相對有餘情

海邊寂寞村春半芳菲月東風所至處陋境亦佳絕壠
麥已翻芒山花自成列愁腸不堪斷預畏柳飛雪更憂
鷓鴣鳴坐使衆芳歎白日不可留請試餐玉訣

山居

山居入長夏草樹遶我屋微風拂披之有聲水蕭蕭巖
縫搖落影掩然飄暗馥有合開數花孤芳更清淑我卧
在北窗下枕睡方足挹此一襟涼冷然若堪掬坐使萬

慮空樂哉謝羈東有同顏氏子坐忘遺耳目又如慧可
師安心得歸宿落日行庭前披衣自捫腹間扶舊僂石
細數新上竹小禽時下來相鳴入叢篔見我不驚飛人
禽兩幽獨

登第後投魏侍郎

空山學仙子舊識安期生青霄許相接凡骨難為輕一
朝行業滿九轉丹砂成安期忽東來從帝遊玉京下視
一笑莞依然有餘情借我白雲居導以虹蜺旌攝身出
紅塵隨君凌紫清機會倘一失千載何由丁

漢南晤魏侯彥誠魏侯贈詩期依韻和已而荆
門投代歸鄉裏務冗甚未果答既離襄陽舟中
追和

白頭有如新傾益或如故乃知意氣間投分自有處魏
公使漢南風來聳一路凋殘濡膏澤寬訟廓氛霧游刃
若發矧調琴不膠柱平生不相識見我國士遇盃盤倒
箱篋笑語雜危寓豈惟傾肺腑便可託嬰孺慰我疇昔

心何啻封萬戶離鵬峴山曲握手惜歡聚江風吹行色
短棹不得住臨歧亦何言加餐納多祜

道中寄丹丘親舊

別處日已遠別情轉綢繆行行千里餘脈脈無時休夜
與夢相隨晝與淚俱流山高恨不斷水濶遮無由欲吞
不下咽欲吐不出喉戰我胃肺間有如魚掛鈎尋端無
從來了知在心頭翻疑一寸心能容如許愁平生丈夫
氣愧此鬚髯虬朝來看蓬鬢滿鑑霜雪浮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九

上李丈尚書

天孫司經緯專巧上帝旁星縷日月針幾經補蒼蒼弭
節遊人間帝服無文章寒女一機素未知作衣裳再拜
願祈巧精神通渺茫但恐雲車回虛無往路長

亭亭澗阿松冰雪何青青千歲已枯死流膏生茯苓雖
無歲寒姿氣味猶典刑塵土久埋沒誰能驗仙經置君
藥籠中儻可延年齡

蓬室有妹女顏色耀朝暉幽獨人未識嬋娟心自知高

堂懸寶鑑美醜良不欺借君一寸光為妾照娥眉念當
有所適辭親結羅衣常恐妾命薄失身輕薄見安得謙
婉人白頭同所歸

魏彥誠見示出守廣德朝士送行詩用韻追賦

肅肅松栢姿春月漸蒲柳但看霜雪後何者能不朽君
昔辭鴛鴦出為小邦守治行達明聽眷知從此厚至今
兩郡碑德政刊瓊玖醒醞熟雖遲要成宗廟酒

食橄欖有感

余初食橄欖眉蹙口欲吐稍稍滋味之久乃見媚嫵曲
終喜奏雅先病得後愈功成老大時亦足耐噉咀余生
足憂患備已嘗險阻猶如蓼中蟲自習蓼中苦不知苦
盡處回味有幾許古人倒啖蔗佳境貴漸取但問有與
無遲暮有猶愈君看道傍李棄置終泥土

書白氏長慶集

我愛樂天文平易更精切筆端應有口心事無不說游
戲供事用工巧疑天設述情悉毫釐辯理窮曲折如我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十

本欲言挽我開齒頰如人病瘖啞代我傳喉舌駑駘擬
舉步駿足過如鶻弱孤未及鸞彊弩已穿札撫才初自
愧適意還深愜讀盡一編詩胃懷消百結

移竹

借宅開小軒自移一叢竹悠然北窻下意色都不俗晴
影終日幽風聲杪秋肅最憐疎雨過會有白雲宿深培
畏不壽靜對殊未足主人已虛心坐客亦青目四村多
修篁玉立森如束不為人所愛况復困斤斲天姿奚優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十一
劣地遠懸榮辱物情豈固然世事同一躅何當尋怪石
小壘傍寒綠要收山林趣密置軒檻曲西峯謾多奇吾
方倦遐矚

吳傅朋遊絲書

鳥迹既茫昧文字幾變更達者擅所長各就一世名衆
體森大備造化無畱情獨此遊絲法千古祕未呈右軍
露消息筆墨無成形偉哉延陵老三紀常研精絕藝本
天得非假學力成應手快揮灑援毫謝經營奮迅風雨

疾飄浮鬼神驚風狂蛛網轉春老蠶咽明直如朱絃急
曲若卷髮紫飛梭遞往復折藕分縱橫獨繭縷不斷風
鳶騰更輕希微破餘地絕妙無容聲飛白笑冗長堆墨
慚鼓亨可憐太纖瘦不受鶴瑤瓊咨爾百代後若為求
典刑

病後戲贈同官蔣子權

吾衰繆養生任運常坦坦每櫻相如病漸作叔夜嬾昨
因觸大暑留熱在膈腕醫師戒飲酒所嗜不可斷寒熱
一朝作水火互濯煤地偏無藥餌伏枕但憂悵同僚有
蔣子與俊流輩罕作詩宗徐庾巧語如繡纂間有少陵
風醇玉調音瑄豈惟詩家秀從政今可算牢盆有出納
曉夕親投管琴瑟費更張君能時急緩公餘治方書今
昔多所續有來謁疾病手自施湯散買藥輟俸錢為民
已痼瘡我昨病在床君來問尤款教我煮橘皮湯熱過
冰盃繼送桔梗湯一杯去煩懣柴胡作引子汗出如被
趙所投立見効病去若水洗乃知才藝多所蓄非寂寂

又聞善騎射長箭必引滿設侯六十步所發無虛幹觀
君精悍姿此語不其曠獨於圍碁低尺固有所短向來
屢小勝喜氣輒行行我欲張以羸不令見矛積侈心益
驕汰出語頗夸誕不知小敵堅一敗石破卵大戰決雌
雄遲君落新館

贈范覺民

范子廊廟器至寶非凡璞質懷吞雲夢豪氣低華嶽昔
在童稚時樹立已卓卓曳裾橋門內蘄然見頭角歲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一
十一
在辛丑帝策詢民瘼造庭百千人衣帶矜獲博平居議
執政至此舌為拈獨餘子范子雅志不可奪吐辭如湧
泉一發孰能遏揮毫不停綴盈卷無點抹漢庭執戟郎
環顧皆錯莫縱橫五千字字字醫國藥期于必伐病非
徒事迂濶怪言一驚衆士論嘆且愕皆云布衣流志在
靡好爵乃爾張危言身謀胡太錯當時葺宗匠其間多
齷齪指言為沽直欲使趨鼎鑊堂堂春官臣主張獨何
確讜議既水釋衆口不能饜乙科忽大闡秋天一鵬鷲

傳誦爭取先紙價為翔躍聲華頓輝赫鵠然暨南朔憶
昔客東都猥廁英遊數每於談論間議講聞審諤誦語
非沽名生平真所樂乖離三四載遣我情懷惡問者見
眉宇颯然意氣豁亟使羅酒漿沉沉動清酌秉燭夜相
對談詞姿朝譔公卿頗歷詆治亂亦商畧間出新詩篇
清製皆灑落祇懷蒼生憂肯為窮愁作少陵不忘主氣
味若相若倘使任言責必有裨惟懼柰何諫諍姿久矣
滯丘壑似聞廟堂上知己被新渥一公承烏臺一公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一
十四
黃閣吾君望太平二公緊深託薦賢乃報國有子翔寥
廓

送黃叔愚赴平江教授

人生水中萍泛泛隨波瀾偶然成聚散誰使為悲歡伊
余從君遊兩見歲履端相得恨不早相見常若難今又
舍去我覺我肝腸酸君誠湖海士豪氣老不利劇談憤
世俗怒髮時衝冠向來對宣室見晚帝興歎落落不苟
合樓遲猶冷官高才徒白首未許陪鴛鴦蕙臺今輔郡

舉頭見長安會看有追詔祝君且加餐吾衰釣滄溟羊
裘侶魚龜逍遙各有適快視扶搖搏尺書倘見存慰此
離憂寬

初至鴻祐成二百字

我生何悠悠飄搖若懸旌已破龍華夢復成鴻祐行鴻
祐在何許海濶山崢嶸地侵魚龍窟路與猿猴爭曉日
見初出潮波無時平我來秋薄暮寒雨紛紛縱橫狂颯振
林麓窻戶皆有聲山鬼夜中號恠禽籬外鳴我衰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十五

寐起行進天明欬然念身世百感襟袍盈仲宣昔遭亂
避地之蠻荆登樓賦懷土悽傷欲無生况我滯甌越八
見秋風驚僮僮一州間蕭寺六易名余至丹丘常寓已
僧舍今六徙矣
去還復來如魚被釣攫去既無所之來亦何所營慕養
誠不充萍蓬甘所丁茲地實樂土浮生聊偶耕鴿原喜
在眼盡簡能娛情九夷亦何陋四海皆弟兄

舟至都昌初見廬阜連日陰雨忽爾晚晴雲氣
頓收岩巒盡出截然蒼翠立乎巨浸之中真天

下之奇觀也遙望欣然酌酒賦詩

久思廬山游忽至左蠡曲倚船初一望秀色盈我目百
里堆翠黛千峰矗寒玉陰雲知我來收斂入山腹須臾
變光景盡出一山綠宛如几案間青銅鑄岩谷又如墻
壁上古畫掛圖軸水光晚蒼茫風氣秋肅穆明朝南康
岸艤棹陟山麓懽喜不自持一杯醉醺醪

和許總卿

孔明屢出師常苦糧食少公今主邊計積粟丘阜小卧
龍志空大流馬功竟杳當時若得公大事指顧了
從來方面貴體尊吟詠少君侯七尺軀詩膽看更小句
如星斗爛氣與雲天杳詞源倒三江傾瀉何時了
我登峨嵋山偉觀天下少觀公驚俗句更覺嵋山小短
章鋒斬絕大篇氣深香紙弊墨色渝讀誦不能了

贈襄陽帥吳彥猷

今威千歲歸城郭尚如故我今還故鄉陵谷亦易處荆
榛荒蕪蹊溪壑改新路城中十萬家碧瓦生煙霧茅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十六

變閭閻舊屋無一柱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豈無新
人民往往皆旅寓元帥念疲瘵撫養若稚孺近聞田里
間稍稍復逃戶會當一二年功効見生聚但恐鋒車來
追詔不容住努力慰斯民望公若羊祜

出疆次副使淮陰舟行

丁年慕請纓白首翻攘袂輜軒遽憑軾魏闕頻回睇兩
淮輕戰爭萬物皆憔悴雲繁雪霰舞風猛波濤沸椎凌
僅通航鼓夜無停柁依櫓聞喜鵲酌學烹鮮齎出塞那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一

復古涉川今已利一節誰與持同舟心靡異奮身徇主
憂圖國忘私計昌黎去懷妾定遠老思妹高情獨無戚
慧眼不留翳豈惟詩家蒙抑亦文武備開館昔登瀛奉
車元起沛君遭功名迫我堪閒散置他年洛下吟憶若
徒擁鼻

投座主張子猷給事

東風入雕檻百卉無不花一經造化手各若矜春華主
人最好事護養從萌芽澆灌與封植恩光無等差其間

一本尤所喜欲售千金貴無比君不見洛陽好事丞相家
曾剪姚黃貢天子

送賈可封隨郭帥還西城三十韻

峴山之陽漢江浦黃花九月迷村塢故人船上初識君
白酒黃鸝對樽俎坐中意氣最相親便許論交輸肺腑
君時方壯我尚少杯酒相逢各豪舉欲傾滄海入壺觴
不覺風雲先笑語烟塵回首暗鄉縣避地偷生兩羈旅
西城邂逅正春風南鄭流離共秋暑扁舟東下一沾巾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一

漢陰渡頭天欲雨君留蜀漢我既越關塞悠悠路修阻
每悔昔日但辛酸欲寄好音誰付與日邊失喜雙眼明
一笑恍然相勞苦久經喪亂喜強健語及艱難更悽楚
離合悲歡二十載往事傷心那可數酒後清狂不復能
鬢邊白髮今如許向來驥子未總角今與爺長秀而臙
文學斬然已老成吾徒之衰固其所君才磊磊多大畧
胷次縱橫襟文武當年上疏請長纓欲奏膚功效吉甫
馳驅慷慨感知已十年上佐留邊圉一從捧檄傍紅蓮

樂為臨戎揮白羽元戎入覲載輜車榮勳進秩光賓主
王卿合作水衡丞庾杲復入將軍府胡為側翅尚隨人
千里長城賴裨補汾陽僚吏多將相家聲盛事今猶古
致身富貴真未晚唾手功名不難取豈惟出幕看旌麾
會是封侯裂茅土炎歊六月三吳路海氣昏昏暗天宇
驪駒已駕不可留憂緒中來密如組亦知遠送終別離只
有加餐相贈處雙魚莫厭遠書頻從此西風日傾佇

次韻陳庭藻赴天申燕詩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九

紹興聖主垂衣裳倬然文治昭天章已聞華封祝堯帝
豈但畏壘歌庚桑千秋此日紀佳節萬歲群臣稱壽觴
簾前宮扇交翡翠仗下寶馬屯飛黃昭容引儀近日月
御史執法嚴風霜九賓無譁臚句肅劍佩儼雅趨侯王
一聲鳴蹕轉朱輦千官賜宴趨文昌湛露尊罍均渥澤
薰風絃管迎休祥沿唱充庭雲不動繁花壓帽春風光
可憐懽聲正四合不覺暮色來蒼蒼軒騎散去九衢開
朝衣醉滴餘林良小臣病著不能起但聽廣樂風聲長

天申上壽開明堂羣公祝聖多新章不問南山成帶礪
要看東海生禾桑君恩中臺燕百辟金罍兕觥雕玉觴
飯抄香粳雲子白酒寫法釀鷺見黃宮未拜賜近端午
輕疊香羅如雪霜功臣影甲奉朝請貂冠我我來異王
中興盛事須記述樂府宜得張文昌感寓諸孫今列宿
詩鳴省戶為時祥每逢朝家有慶瑞輒以篇詠賡休光
腐儒白首謬通籍博士一經慚后蒼敢陪詩人論風雅
祇與漁父歌滄浪昇平頌聲還大手白傅才力兼諸長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二十

詞源圖

著作之廳屏十幅恠石滄江莽相東恍然坐我三峽傍
洶洶奔流欲頽屋不知狂瀾何處回壯哉萬頃納一杯
自從此畫出名手海潮不復聲如雷一時文士羅東觀
波濤入筆驅河漢道遠捫腹日來看更得丹青助揮翰
我本儒中山澤癯烟蓑祇合老江湖煩將一段好東絹
畫箇漁舟釣雪圖

王鈺轄出示乃祖兩令公畫像求詩為賦長句

藝祖開基登九五駕馭羣雄走龍虎五十餘年到章聖
將帥名臣猶接武王家再世蒙休先父子繼踵仍騰驥
我從諸孫見畫像絕世風骨何蒼蒼隋國令公溫如玉
方口豐頤秀眉目典型猶在想可知骨肉都勻肥不俗
小令公為隋國見比之乃父加瓌奇凜然滿面英豪氣
猶有酣戰驍雄姿百年神雋今已矣貌向丹青尚如此
虎頭不用著三毫燕頤教飛萬里屹然立向廟堂間
可使邊人毛骨寒千載常存麒麟閣當年肯著駁議冠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三

人物於今寧復有奇麗誰是功名手聲頭鼠目休求官

歸作山中耦耕叟

登大峩絕頂視圓相佛光成長句二十韻

峩眉峻極西南著萬景莊嚴諸佛住高標天柱八紘張
雄鎮紳維百靈赴我來雨霽羣峯出正值春寒三月暮
上方解凍僧入岩遠俗來遊客填路藍輿牽挽六十里
梯棧高低三萬步魚貫攀緣筋力疲鳥騰陡絕神魂懼
行徑崖坂幾縈曲望即堪興莽回互錦里遙看井底迷

雪山忽認屏間誤幽岩得照石發彩陰洞有聲雷蓄怒
楞伽仙音好鳥語兜羅綿界神龍護滄海潮回波浪平
藍田日暖烟霏布長虹欵放白毫光淡墨俄瞻紫金聚
應真飛錫衆共覩圓相攝身人自顧六牙白象恍當空
三足赤烏潛隱霧琉璃瓶瑩秋月白優曇花淨含曉露
瑞境旁連瓦屋起合成一界如相附神燈夜從九頂朝
散作千山無盡炷肉眼親觀佛會開凡軀恐逐仙風鷲
欲尋傳說箕尾間休訪君平斗牛度便排闥闔陟高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三

擾擾人寰何足寓

次制帥所和前韻

聖主憂勤躬萬務英豪寧許山林住弓旌號召士無留
竹帛功名公所赴天表對揚吞見晚坤維鎮撫歌來暮
雪山增重絕氛埃蜀道非難履平路分陝聊煩攄妙畧
東鈞已嘆迂高步朱幡撫俗遠民懷玉帳折衝荒服懼
羽檄不飛烽堠滅駿骨多收邊市互孔明七縱詎非長
戶牖六奇真不誤農狎其野無外憂馬騰于槽有餘怒

三陸絕微皆安安諸將雄師今盡護九重益友思直諫
四蜀新聲詠宣布帥閫方欲觀勳業廟堂行看精神聚
嗟我衰遲託末契辱公敦篤傾殊顧當年獻賦誦凌雲
上國承顏悅披霧禹門親覩躍風雷堯陛初驚承雨露
龍顏下矚頓生光鳳翼高翔從此附稱身朝服曳青雲
滿袖天香攜寶炷九霄變化冥鵬升一紀光陰隙駒駑
綈袍雅意念張祿襦袴餘波依叔度他時入覲對金蓮
伴直應隨玉堂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二十三

再和

年將六帙諸裘具漏盡鐘鳴行不住一身許國銖兩輕
萬里攜家斗牛赴五羊大夫習勞苦三鱣先生嗟晚暮
分為一世數奇人踏徧九州多半路早歲嘗為梁甫吟
中途已失邯鄲夢窮通有命常自樂莊子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
幽顯無慚方不懼郭象注莊子云幽顯無愧每讀商書
戒十愆不憂漢法干三互奔走頻驚使節光叨逾敢歎
儒冠誤車下奪牛任容疑水中見蟹從人怒怨恩肯效

兒女語正直猶希鬼神護平生事業在方冊將老精神
敝泉布九重德意日邊遠十萬師徒關外聚不令聖澤
皆下雷寧免吾皇尚西顧上為朝廷廣霖雨下令郡邑
清蒙霧乘軺無術漫觀風分陝維賢倚行露青天雲霧
昔曾披綠水芙蓉今密附郊垆小隊連後乘燕寢清香
同妙炷烏雀難偕鴻鵠飛駑駘暫逐驂驕驕自憐落落
王平子遇此汪汪黃叔度但憂溫詔趣公歸陰宇不容
孤迹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二十四

再和

珠璣百斛何人付公有詩筒來不住出塵秀句若霞摛
走筆豪篇逾響赴吟安一字不知老朝作千篇猶未暮
秋天鴻鵠翥浮雲平地驂驅熟路分憂制節綿萬里
餘事文章兼七步千軍獨掃人共驚八面俱來何我懼
力扛九鼎更安帖冒蟠萬卷森差互千言未困見縱橫
一點不加無謬誤音諧律呂鳳凰鳴勢薄雲天鵬鳥怒
流傳應有貴客售在處豈無神物護公詩高煇千丈錦

我詩麓窘一尺布公詩雄富百雉都我詩窮陋三家聚
行經北海恍自失出見西施羞反顧殘膏祇欲借鄰光
餘潤有如蒙曉霧君侯雅志和薰風聖主恩光深湛露
事業終期白日懸功名已見青雲附願公歸侍玉皇案
天香復與金童炷願公西取王母環雲車直指瑤池驚
要當都俞廟堂上豈久淹留并參度顧我塵埃不足論
屈曲世間隨所寓

許總卿見和再用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一

四紀才名淹世務七年符節坤維住獲功屢有重書來
趨詔尚遲軺傳赴男兒功多投老遂烈士心豈隨年暮
松衫頂禿始于雲駿馭齒長方識路所臨遺迹記蕭規
相繼小巫窺禹步補公舊處信有幸顧我非才深自懼
轉粟飛芻驅蜀阪摘山市馬司邊互伐柯執斧固非難
依樣畫葫終少誤解牛毋歎妙肯繁養虎尤工時喜怒
駭北三千歸國師貌貅十萬安都護公家遺利悉桑孔
閭將歡心收戍布關信增屯烽燧遠邊儲入粟舟車聚

未歸左右展論思端為西南重憂顧漠北齊盟尋燄日
斗間王氣纏非霧坐鎮全消玉塞塵召還應及金莖露
佳句忽貽韶濩作正音乃許巴渝附畫哦蔬飯費三吐
夜誦筆燈殘一炷欲隨驥尾強爭馳豎到蟻封難並鴛
囊收甚謹加十襲筆舉復停知幾度試將風格比唐人
堪與拾遺參感寓

劉侍郎見和再用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一

大方廣佛三身具境號華嚴普賢住三千淨土毛孔吞
百億化身塵刹起底事眉山迹偏顯端由象法時將暮
三乘不起正信心一線湏開方便路將欲神變驚凡目
故歛光芒歸窈步示現雖同人異見開遮未判誰無懼
臂力遙擎妙喜來頂光近攝清涼互我來親觀未曾有
方審傳聞元不誤陽春正值風日好陰雨不逢雷電怒
入夢惟憂神鬼知乘危暗有龍天護招提問路方上征
世界當空先已布千林寂歷鳥聲少萬嶺奔騰雲氣聚
高峯初到甫休歇圓相俄驚成指顧一壺恍入物外天

五里知非世間霧感通咫尺捷影響變滅須臾嗟電露
公居福地寶巖對身享耆年仙籍附兩禁高辭法從班
一燈久續禪宗炷正始餘風獨後凋建安逸駕爭先鶩
忽聆酬唱便隨喜要與見聞俱得度願公且見宰官身
一宅常與軒冕寓

和人元夕

長安百尺朱樓高傳籌夜醉聞鷄號金吾弛禁玉漏永
九衢遍走狂歌遨訪尋三曲選清唱交接五陵皆大豪
笑將千金買斗酒輕若九牛亡一毛賦詩更作文字飲
止酒一篇羞和陶筆端百韻鬪奇險坐上幾人推俊髦
萬事轉頭成短夢十年屈指如奔濤祇今衰老但悲感
長歌終日彈豪曹

和闕子東鐵尺歌

先生平生無俗嗜博取珍奇自娛戲紫閣雙尺本蛟龍
恠底雄雌俱出地含精古鐵色沉沉質白玉兮價黃金
有時風雨暗空堂直恐雷電相搜尋淨業知君專筆硯

白首殘篇天眼見一朝出此瑞文房神物化成非鍛鍊
閱遍千人誰得將主人比德端且方永供黃卷鎮邊幅
明憲淨几生輝光先生歌成驚傑句助發鏗鏘得君故
何人似與郭代公寶劍豪篇不須賦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二

宋王之望撰

近體詩

乙巳四月自都下省歐陽氏姊于封丘時河朔

流移滿道即事有作寄范覺民

北出都門道紅塵污客襟號蟬如有意高柳自成陰轍

亂思良馬林幽慕逸禽據鞍回首處愈覺帝闈深

龍華山中寓居十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二

抱病雲山遠興懷節物新林紅紛過雨嶺翠鬱堆春猿

鳥時相狎烟霞日自親可憐成底事半世走風塵

齋飯來香積鐘聲出翠筠僧投松逕遠鳥下古壇馴茶

摘春山嫩泉烹雨澗新蕭然烟篆室處處喜留人

嗜好非前日顛狂減少年久踈長夜飲新學小乘禪覓

句驅春恨翻書引晝眠朝來山鳥關驚破夢中天

作客他鄉久宜人此界稀身閒長挾策地僻慣披衣妻

有釐鹽樂地因筍蕨肥出門何所適終日掩荆扉

海國幽棲地春風欲暮時病憂梅雨逼貧歎麥秋進併

日終無愧逢年會有期饑寒寧苟免吾道諱磷緇

時節清明過溪山晴霽初出遊偕婦子相識半樵漁務

穡歸寧遂經綸計已踈淵明至窮約三徑亦吾廬

羊乳莖猶嫩枸杞也猪牙菜未殘吳菜也呼童聊小摘為爾

得加餐仗馬卑三品山雌慕一簞朝來食指動苦菜入

春盤

有客過松徑呼兒下竹闌張燈深夜語沽酒遠村還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二

異交公瑾清非醉景山劇談自有理不在濁醪間

杜宇來何處天涯又復鳴空山聽更徹寒夜竊難明故

國三十里春風第一聲年年騎旅地愁絕不勝情

水鄉經月雨潮海暮春大芒種嗟無日來年失有年人

多逢菜色村或斷炊烟誰謂山中樂憂來百慮煎

送別祝得之

倦遊滄海上得子意彌敦文采與春秀性情如玉溫相

從不知久欲別更何言努力功名會飛騰入帝闈

別友人

此日天涯別春風斷客魂
綠楊初暗路芳艸欲迷村
祖帳前山遠驪歌落日昏
相思今夜月不復對清尊

豁然亭

何處開軒檻凌虛香靄間
宵中吞百粵眼界抵三山
曉日賓滄海秋潮俯碧灣
登臨一舒嘯宇宙頓寬閒

同諸鄉人泛臨安西湖

短棹夷猶處湖平酒滿觴
荷深迷去路波淺歸航落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集

三

日山頭暗西風水面涼
今朝知己共相對恍江鄉

坐中贈未尉慶長

君尉襄陽日吾方首喜遊
素交微半面青顧乃雙眸
有喜一尊共相期三徑幽
西山許分老為我繕菟裘

懷李相之

李子通家舊人門孰與侔
胷中足今古皮裏貯陽秋
尊酒懷情致關山隔俊游
江城攜手地春色黯離憂
相之見和有真能乘興之句
再次韻

一月如三歲懷君未足侔
情親頻入夢句好欲生秋
真

有山陰興聊尋河表游
翻愁江上別心事不堪憂

齊堯佐寄詩許予授代歸
穀城日相過次韻

故人千里去猶記別時歌
衰鬢因愁得狂懷可奈何
南

枝春意動西望夕陽多
三徑荒涼外高軒詎肯過

和李士舉陪提刑薇猷遊
中梁山臨秀遠軒以

望江山平陸之勝承示佳
句且叙故舊離合之

感次韻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集

四

空翠浮軒檻嵐光拂棟楹
江隨平野曲林擁暮山蒼
城

郭猶平日田疇本樂鄉
呻吟未休息衰病意空長

京口追游地錢塘執別年
飄流恍如夢聚散豈其天
夙

駕行趨詔當朝正急賢
紫荷持從索去去入林泉

次韻賀子忱春事

老景流年速春風幾日晴
清尊花下怯白髮鏡中明
蝴蝶迷幽夢倉庚愧好聲
良辰一尊酒鍾鼎可忘情

挽林給事中母柳夫人詞三首

聯德成偕老和鳴六十春休聲傳孝婦餘慶產名臣
去虛韋慢哀深泣孟隣千年憑直筆圖史播芳塵

作配歸華族生賢瑞國朝升堂拜王道窺牖識房喬綠
服金龜重安輿駟馬驕慶門今鼎盛環珮忽蕭蕭

方喜門施戟俄驚客莫移孤鷺空對影老鳳獨將雛祖
送傾朝士哀勞震帝都祇應歸墓處千兩擁山隅

張和公母秦國太夫人挽詞

誓此共姜早貧如翟母布三遷功可大五福報無違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五

繡供兒綠風旂契祖機千秋憑直筆國史播芳徽

贈元觀正字

才名四紀藹簪紳王謝風流信絕倫雲路舊遊羣玉府

山城初見謫仙人八龍漂泊知餘幾三爵追隨莫厭頻
此會未應輕作別梅花且醉臘前春

和曾文贈光化令趙元質

奔波朝士覓官忙獨買扁舟去意長汲黯舊聞羞作令

馮唐今愧老為郎鴻鴻引去知何慕鷗鷺歸來不亂行

竊食端輪廁中鼠驚餘猶得飽饑腸

關子東約中秋遊天竺再用前韻有詩和之

湖光盡處兩山開火道蒼松鬱壯茂水過冷泉雙澗合
石飛天竺一峯來勝遊喜有幽人約佳句俄催爽氣回

桂子中秋正芬馥流霞好泛月邊杯

文監丞出關子東西湖春遊倡和且約為重九

之遊次韻

西湖爛醉踏青天秀句重尋未隔年已約清尊携九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六

要將黃菊薦三賢深秋風月明寒水宿雨波瀾起畫船

佳氣葱龍如有待曉粧濃淡抹非煙

題龍華寺詩

猿枕僧庵夢不成披衣推戶竹軒明一天月色連秋色
萬樹風聲似水聲小檻沉沉青嶂合修簷冉冉白雲行

今宵佇立情何限曉鑑霜毛兩鬢生

同年十人會於湖上巫子先拘臺制不來有詩

次韻

曲江一散各西東杯酒重來氣尚雄才薄愧參龍虎榜
會難嘗嘆馬牛風弟兄早已顛毛白賓主休辭醉頰紅
底事坐中猶未樂車公不遂一尊同

與同舍遊淨明是日大寒予獨乘馬諸公以孟
浩然相戲以其鄉人故也關文有詩次韻

慘淡陰風暗廣川衝寒直到白雲邊寒爐苦憶長安道

古寺深行小有天

淨明有邊郎中詩云踈篁葱蒨雲添潤亂石玲瓏薛借班小有洞從仇穴

入妙峯頂對德雲間同行者皆愛之峴首詩人窮入畫孤山處士句堪傳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七

疑君便是林君復妙字清題故宛然淨明有子來詩子東臨安人也

丈人觀設醮留題

翠麓丹崖敞洞天瓊宮珠殿照雲烟森羅辟繪推前輩
縹渺樓居見列仙朝斗壇邊星象冷步虛聲內月華圓
塵埃迴隔人間世骨竦魂清夜不眠

再用前二詩韻

樂永樂大典前詩止存一首

洞府仙局本不闕凡蹤長墮世塵間勝遊得得今須徧
俗駕遲遲肯遽還絕巖晨光收雨脚羣峯春色羶烟鬢

感通珍重神靈意詩思雖荒詎敢慳

勝境名標第五天殊庭佳氣藹非煙鼓鐘與看千人會

玉石難分十種仙幽壑舊傳靈藥富蒼崖曾現寶光圓

塵勞未決丹梯急只得虛堂一夜眠

棲賢三峽橋次南康守晏德基韻

古寺深藏紫翠間清風夾道凜蒼官千尋秋色巖巖淨

十里雷聲澗谷寒此去洗心應少累從來蓄眼未經看

使君健筆題佳句一首新詩倒醉瀾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八

題胥解元成美堂

當年英妙曳青襟曾習王褒盛德吟驥驂作駒期萬里
鸞鳳振翼便千尋馳聲場屋誰勅敵好事侯邦盡賞音
古語美成須在久願君長保歲寒心

贈元運使

使節東來炯繡衣蒙泉景色動旌旂官曹傳檄清風肅
老稚隨車淑氣移趙日可能兼畏愛蕪天那復問公私
鵝原更遇蓬瀛客好駐幃帷十日期

霜晴愛日曉生東蕭寺山茶賞歲豐錦里出遊驅小隊
雪山納埃狎諸戎葉連油幕侵天碧山茶兩株頗高大花倚朱
旂特地紅美景良辰萬人喜不妨行樂一尊同

還鮮于蹈夫詩編

百首新詩句句妍追還江左一千年春歸池草難專美
冷入江風稱所傳一字人知吟不到八分我喜錄成編
西來所得真多矣滿篋今藏錦繡篇

溫原廟神御北還和謝景思韻

靈輿歸路甫班班帳殿秋風響珮環九廟向來連北闕
五陵依舊對南山玉衣不受清塵澆風馬應隨綠仗還
行起奉陪常薦享天威咫尺侍懸間

賀劉侍郎三首

早歲儒林俊譽流中年持索侍宸遊論思清禁三朝遇
閒散殊庭二紀投迹與香山齊出處詩將彭澤盡賡酬
似聞璧水求三老行取蒲輪慰九州

漢嘉平日想風流喜作凌雲載酒遊塵土何時公事了

林泉聊與故人投心期濟物衰難強志在求田老未酬
官滿便當投客去一航從此下揚州

萬景樓頭盡日留烏尤嶺上及春遊谿潭香渺游魚樂
林木陰森倦鳥投千尺梵身名不謬半輪月色句難酬
爭流競秀君休問更有江聲撼一州

題上清宮

一徑緣雲徹上臺玉樓銀闕冠崔嵬連峯袞袞從天下
迴野茫茫匝地開曉日重溟紅浪湧夜燈千嶺瑞光來
却歸下土人應恠身自瑤池閩苑回

留題修覺山絕勝亭

余昔於峴首僻間見一蜀中監司題字云景
物似新津之修覺今登絕勝亭徘徊久之亭
似恨偏江似恨小而雜平遠似恨不甚廣轉
至寺三門西望印江頗濶眼界盡覺益廣幾
焉因題五十六字

古寺幽巖萬木稠蜀川一覽盡西州依違遠樹低平野

漫散清江吐亂洲老眼乍明疑峴首歸心忽動憶槎頭
當年風物悲游子子美應同故國愁
風物悲游子子美此山詩也子美亦襄陽人豈其有所感耶

題廣利院

翠嶺蒼巖帶落霞水雲平野一川斜二山相距無千里
數口俱仙有兩家伏穴便當營草屋武陵何必訪桃花
擇鄉試復詢風俗美政人人令尹誇

寄題謝景思藥寮仍用其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湖集
卷二
十一
城府年來恠跡疎端因藥圃滯巾車芒鞋入谷親尋種
野服巡欄自把鋤室藹芝蘭無俗物房深花木稱僧居
他時猿鶴休驚怨安石寧終老一墟

同鮮于蹈夫管養正飲衛氏雲亭

誰結危亭古岸頭雲容水態入簾鉤數拳嵐翠欲排闥
半夜溪聲碍枕流入坐烟霞終日秀對床風雨一燈幽
那知戎馬紛紜際杖履相陪得勝遊

同龐秀才晚酌于涵翠軒

登臨到處久徘徊水色山光深澗來百頃烟村抱城郭
數峯雲木擁樓臺千篇取足詩材賸萬軸橫陳畫筍開
清興窮探猶未厭更投涵翠舉餘杯

上曾二丈仲成

湖海元龍氣尚豪笑談誰料已霜毛文章家法西京在
兄弟才名北斗高欲取功名酬老大豈將州縣歎徒勞
登壇不獨風騷將出幕他年看節旄

憶拜冰壺日下時先君未老我方兒庭闈一閃成今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湖集
卷二
十一
世路重來太險峨風義肯忘三益友姓名願入八哀詩
遺孤么麼何能報泉下幽魂儻有知

患難餘生二十年一身孤苦百憂纏文章昔謂古可到
蹤跡今為人所憐憔悴形容勲業鏡歸依空寂祖師禪
不孤雖有山公在恐逐龍舒下九泉

和闕子東筇杖

老境生涯正倚君周旋夷險共悲欣最憐磊磊多高節
未肯班班出異文漢閣燈來徒照夜葛坡龍去謾撐雲

願為靈壽扶黃髮廊廟他年看勳勳

落梅

春意枝頭忽暗驚乘風作陣去縱橫蒼苔可忍欺香骨
粉蝶無端亂舞英有恨應羞霜月照鍾情猶賴晚風輕
夢回一夜頻搔首腸斷空階驟雨聲

香殘粉暗若為情寂寞空餘瘦影橫雨夜園林無玉樹
朝來庭院滿瓊英浮雲冉冉當風盡飛雪飄飄落砌輕
廣武為君聊一嘆羣花從此擅名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三

挽李通判

六藝潛心老益專此邦耆舊眾推賢高文早出諸儒右
清節宜書獨行篇白首可憐纔半刺朱衣猶得貴重泉
佳城一閱成千古寂寞哀笳慘暮煙

挽王教授子節父

絲衣方喜奉安輿丹旄俄驚返故居已作善人稱里閭
固宜陰德大門閤悟超庭栢心無礙秀茁蘭芽慶有餘
哀挽一聲寒日外蕭蕭風樹鎖郊墟

題蒙泉

西北峩峩疊嶂來濤奔浪擁勢難回忽臨城郭千峯住
下有源泉萬斛開魚鼈寧容腥沼汙池素蛟龍曾是起
風雷平時寂寞何靈響歲旱方知濟物才禱雨

和友人

弟兄南渡各馳驅幾奉君王尺一除黃耳音書寄懷抱
烏衣門巷惜邱墟澄清孟博榮持節雅亮玄平靜著書
五桂家風殊未艾燕山佳氣霽如初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四

坐閱山城歲月遷心勞政拙豈能賢昔遊泉石迷尋訪
故里風烟喜接連聊假頒宣行素學敢將蓬暮散筆顛
他年良史稱嘉什會入西京循吏篇

和眉守王郎中

驚風鴻鵠各翻飛同落西南蜀一維一日三秋雙鬢改
兩鄉千里寸心馳清香燕寢多佳致遠景樓臺發妙詞
只恐江山留不住賜環聞已下丹墀

壽台州黃守

千載初平慶未窮
本夫今復見仙翁
當年部鼎爭尤力
此日子門報已隆
政尚寬和承祖烈
量涵清濁稱家風
賜金增秩知非晚
行看絲綸下禁中

壽處州徐守三首

僕射文章六百春
人間又見石麒麟
朱顏白髮古仙伯
和氣清風今德人
出處三朝常守道
承宣千里更宜民
聖時共政須耆舊
歸去千秋輔紫宸

共理經年惠利豐
比邦歌頌謫提封
仙都洞府風光好
處士星躔瑞氣濃
道向僊侏傳口訣
禪從摩詰悟心宗

世間功業公餘事
平日高情薄萬鍾
赤矢朱弓祖慶綿
五雲書夢世生賢
嘉時淚日迎重九
景運中天恰半千

律播金商資爽氣
露和瓊屑引遐年
壽觴莫負專城賞
好對西風醉管絃

留題光相寺

至人悲念攝冥頑
倏見光明指顧間
億劫未曾親見佛
一宵今得暫棲山
從來孽障須除結
比去功名直等閒

欲以殘年奉香火
塵勞無計戀松關

挽張直講

早歲英聲已絕塵
暮年高節更殊倫
絳帷久擅詩書樂
朱邨頻醜酒醞醇
不許功名書竹帛
祇將文行照簪紳
鄉鄰若欲存遺範
祭社端宜配古人

和李清卿雪

浩蕩天花弄曉光
春風未轉忽芬芳
人躋物外紅塵遠
境墜湖中白晝長
風柳冷飄三月絮
寒梅幽寄一枝香

朝來暴喜家風貴
圓璧方圭滿舍旁

吳明可寄詩次韻為荅

兩地相望百舍強
相思空結九迴腸
君家滄海賓初日
我戍衡山俯夕陽
情話何當傾肺腑
倦游聊復信行藏
求田問舍真長策
捧檄榮親道更光

房公湖

余兩過漢宿房公湖
上不暇題詠任德廣
攝郡事來索鄙詩
追賦於茲昌摠領
解舍

金鴈橋南二頃湖房公遺跡未烟無人遊杜牧晚晴賦
境對王維別墅圖經始林泉心自巧折衝廊廟術何迂
當時只作幽人計留得陳陶四萬夫

皇華館以上已落成因修禊事題詩紀之

泉上新臺紫翠環暮春修禊俯潺湲溪流尚帶桃花水
雲氣初披杏子山柳絮輕颺晴日暖竹先不動千陰閒
時和歲稔遊人樂一醉聊開病守顏

雲收則雨止
杏子在郡之西天每欲雨則此山出

呂叔恭運使和題皇華館詩復次韻

何處溪聲響珮環洗心堂轉俯潺湲數林古柳枯臨水
百畝叢篁翠倚山歲久刊題多泯滅時清景物自幽閒
軺軒登覽留佳句頓覺林泉發妙顏

帥漕復次韻再和

二豪詩律晉江東迭侶史酬卷軸豐狎主齊盟爭定霸
互為勍敵銳臨戎波瀾已得江流助組麗仍依錦段紅
入蜀詞人多妙句向來巖杜一編同

中秋同兒姪登寶峯亭

絕頂憑欄思有餘滄江下眺眇三隅月光此夜十分滿
風色今朝一點無鄉國不須思楚蜀庭堦且喜集封胡
史君邂逅分鮮鯽斫鱠還成逸少圖

缺題

天梯雲棧轉龍旂細雨淒風暗路歧七夕難忘祈巧夜
三鄉不似望仙時曲江若悟賢臣語汾水寧傷才子詞
此日鈴聲腸斷處後庭遺唱未為悲

大龍湫

余聞大龍湫之勝舊矣歲暮來游水泉僅存
微溜無復壯觀與平時所傳不類殊未快也
因留此詩以為再來之約

瀑水傳聞舊壯哉飛流亭下久徘徊玉龍鱗甲寒猶蟄
銀漢波瀾凍未開斜日秋潭微濺雨深冬天地不鳴雷
斯游未快平生意更擬他年得得來

次韻劉南伯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二
十七
十八

曉來庭竹碎秋聲令我思君重愴情三畫當年曾擅價
五言今去合知名賦歸已荷因風寄醜蕪終期對月傾
但願官車破驕敵不妨淮海寄餘生

十年踪跡困還如身謝韋郎肯寄書千里漫尋苔水夢
一屢方對相山居歸心不為尊醯切交契因開簡贖踈
近向錢塘得嘉種秋盤何日共新蔬

次韻王園中二首

網得金鱗不忍烹一甌春菜眼偏明逢君強賦湖陰曲

欽定四庫全書

澆湖集

十九

顧我方趨日照城散坐醪醑留客醉過庭鴨鳴為誰鳴
還朝密邇非輕別知有蒲輪訪姓名

舟兀東風怯曉寒綠楊堤畔見青山溯流不礙朝天去
掉鞅何當拜命還半世光陰憂患裏他時勳業笑談間
兒童似覺吾衰老只欲西歸使丐關

次韻制帥和王憲二首

淮水綿綿不絕流渡江龍化復東遊宗盟尚詫當年盛
交分還欣此日投名並邛邽公等繼政稱京兆我難酬

得時俱為公家計三窟寧當各一州

二麥初收堰水流西園飛蓋使君遊羽旄每出邦人喜
壺矢閒同坐客投膏雨應時和氣洽豐年有詔頒聲酬
政成訟簡追胥息鎮靜西南五十州

次韻陳勉仲見留之什

詩新俊逸走風雷愧我馳驅欲強陪花外踈篁青映掩
門前流水綠縈迴高情好客常留客勝景傳杯莫放杯
老懶畏寒朝睡美報章淹緩莫相催

欽定四庫全書

澆湖集

二十

寄制帥

五郡馳驅兩月忙少城春事杳相忘鸚鵡鳴處韶光老
鶉鴉聲中旅思長曾為青山迂客路莫偕紅旆訪仙鄉
浣花時節歸期近猶及遨頭共一觴

和制帥

離索堪驚歲月忙少城遺愛未曾忘西園尚記英遊並
南浦空嗟別恨長壯志且窺勳業鏡高情休憶水雲鄉
玉關析靜邊烽息漢殿歸稱萬歲觴

和制帥

按部經時走四封雲山有路寶巖通普賢相對圓光裏
摩詰不離方丈中公自稱遺安居士此句謂公不預遊山也喜有篇章交寄
遠恨無羽翼可凌空來詩忽作蛟龍吼三日能令兩耳
聾

自憐麋鹿性疎頑心在雲林迹世間每厭塵埃驅俗駕
不辭險阻訪名山池魚得意時歸壑馬長鳴暫出閑
萬仞峯頭曾進步禪機一撥透三關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卷二

力求見佛上天梯忽親光明志意迷華藏神通驚變現
臺山公案好招提太冲漫作三都賦子美全無一字題
今日諸賢賡妙句強驅鴛鴦力難齊

卿月中天照上流使星入蜀久西遊蠟笥經緯開茶局
出手梟盧轉博投學有淵源流不竭詩如珠玉價難酬
詞章恠底猶雄健棠蔭曾聯柳柳州

又和

勝遊每恨不相同郵迎猶欣日日通玉帳未容佳境到

雲山已在好詩中靈珠忽富千金贈凡馬堪嗟萬古空
展卷高吟知幾過大音一震耳根聾

塵勞汨沒老猶頑徧走岷峨杳靄間筋力已疲難報國
田園有計即歸山何期俗駕經時出却得浮生數日閒
已請一麾江海去故應生入玉門關

新篇孤峻絕楷梯照眼光芒五色迷已向詩壇稱獨步
不妨祖令更全提來詩多雜禪語真空雅興高情契絕景終希

大手題餘事文章暫遊戲要將李杜與名齊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卷二

住因得坎去乘流萬里西南更倦遊三徑未成歸計晚
一尊猶喜故人投小篇偶寓詩筒去佳句還勞驛使酬
得與諸賢更倡和故應勝事播西州

渾醉菴詩並序

襄陽姚格去非弱冠出入兩學逾四十不第
一時場屋故舊班班為顯人而去非落魄混
於酒徒窮日夜以飲無算中間得病瀕死朋
友止之稍止已而復飲今年長矣量少減而

嗜之不衰雖常以此病然其所以安於沈滯
而無羈窮流落之歎者亦酒之力也丞相高
平公來丹丘鄉閭親舊依之數十家酒醴之
會去非無不與蓋一日不飲則愁思無聊若

不可遏者脚逡巡諸好事之門必得酒而已
酒盡輒去挽之不留也高平公既時為設醴

諸鄉人亦更飲之而去非又善俯仰人事與
物多可旁尋外適不擇所主有酒輒從之是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二

以能活於此高平公因名其寢曰渾醉菴鄉

人王某賦之以詩去非曰幸甚凡與我遊而

能詩者吾皆將請焉子併為我序之故云

人間歲月都幾許醉裏光陰差較長千日不醒終有盡
百年渾得要為常故人屢過無窮巷一室能寬有醉鄉
好事不妨多酌我老來無復次公狂

又題鴻祐寺

石佛山頭日欲頽尋僧不遇嬾空田青鞋布襪雲門路

拄杖穿林歸去來

戲景思

明鏡佳期故未忘月圓人缺恨何長陽臺朝暮誰為主
夢裏時時怨楚王

顏色傾城藝更精愛卿常是說卿卿卷中曾目佳徽貌
重見應憐太瘦生

題鄧寨周氏小園

徑草荒春綠作堆東風深入小園來可憐幾陣鳩香裏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二

立盡庭前數樹梅

病餘兀坐偶成二絕

寂寂經旬病臥家起來都不記年華一聲檐上驚秋晚
牆外初聞賣菊花

病骨藥藥瘦轉加秋風怯傍小牕紗蕭然丈室維摩觀
一炷清香到日斜

倚江亭會上虞伯遠送梅花并二絕句坐上次

韻併調賀子忱

腸斷江頭索笑花
三三兩兩逐枝斜
忽隨清絕驚人句
來自西湖處士家

喜見江梅又着花
揀來不怕帽簷斜
高標幽韻誰真似
人在風流賀監家

賀子忱家侍兒
有以梅名者

和姚令威春陰四絕

急雨顛風帶海煙
白頭腸斷落花天
東風為買春光住

柳撒黃金榆擲錢

十日春陰書景微
鳴鳩逐婦幾時歸
柔条細麥寧馨長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二

二十五

落絮遊絲可解飛

雨過山村綠滿陂
紅芳漸少翠陰低
春風吹草依然碧

潮水浮花却自西

休對風光感物華
且將春酒趁春賒
一聲杜宇芳菲晚

只有荼蘼巧藝花

題延慶觀六時泉

千尺高崖屏翠琰
六時甘露雨真珠
梯巖穿窰身親到

始信仙靈境界殊

和尚書李丈六絕

丈人詩律照青春
句到諸郎副析新
特許八分傳阿買
囊收珠玉破清貧

風光無賴惱詩翁
健筆凌雲思未慵
長句數篇欺白雪

江山浩蕩發春容

近侍三朝捧玉牀
宮衣猶帶內家香
殊庭更得流霞助

杖履春風步履彊

休論世事苦悲辛
龍卧南陽自有人
指日承明却歸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二

二十五

烟花紫禁及青春

經旬山雨暗春輝
桃李成陰摠未知
試逐東風入城市

不妨尊酒暫娛嬉

雨過千峯翠色重
羣花欲盡絮飛空
牡丹寂寞芳菲晚

日暮朱欄獨倚風

題真符道中山寺

江路南風漲白沙
鞚驢來憩梵王家
片雲忽作蕭蕭雨

夢斷僧窻日未斜

題前詩已天忽作雨戲成一絕

歲暮靈泉水未饒蒼崖無復舞飛蛟詩成不覺天零雨
料得神龍欲解嘲

鐘鼓山間久雨二絕

山雨蕭蕭不肯住天寒雲愁光景昏桃李紅白春風面
有恨無言空淚痕

高林縹緲彊可見茅屋半山烟雨昏誰家一幅鴛溪絹
古畫猶存水墨痕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卷二

五七

次韻王司戶梅花五絕不得用古人意及比婦

人玉雪並潔白等字

牢落天涯邂逅逢清愁幽恨與誰同故園腸斷三十里

客裏看花歲又窮

溪外人家處處栽三分蓓蕾一分開故教嫩萼參差發

似要幽人次第來

可耐幽花發較遲慙慙為倩曉風吹朝來榮杖探消息

香處初開一兩枝

聞說江梅已惱人衝寒着意去尋春枝枝細看枝枝好

歲歲相逢歲歲新

一歲都來幾日開一開能得幾回來清尊留待溪邊月

不怕山城晚鼓催

和錢處和梅花五絕

萬木歸根冷未滋可憐孤絕發寒枝心期本在水霜後

占得隆冬未恨遲

枝上春風漸有涯斷魂初見兩三花一尊盡日看無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淵集
卷二

五八

更待參橫月影斜

莫欺玉藥瘦藥藥中有江南長恨端白髮天涯歸未得

年年老眼淚中看

鐵心開府不妨狂賦語清便獨擅唐堪笑誰駭窮逐客

只知蘭蕙有幽香

林下風神物外姿閨中秀色鑑中奇兩家標韻誰兼得

會有多情識者知

以鼎爐遺闕子東有詩相謝次韻

君家聚古無不有不腆敝器何足奇兩首新詩愧虛辱
恨無郢鼎為君移

贈君劍川八卦鼎一餅清泉終日然淨几明窗讀周易
妙香時炷不論錢

送海棠與姚令威

酣酣芳意不勝春一笑嫣然惱殺人分寄多情還解否
要教國色在東隣

謝景思惠酒并二絕時宗守邀看上元景思不

至次韻

戶外驚聞剝啄聲東山消息到柴荆兩章著意撩衰白
風味相扶有麴生

使君高會着幽人燈火元宵醉夜分博士從來文字飲
不妨聊復醉紅裙

饒守陳粹中有詩見留次韻為謝

相逢一笑又相離腸斷登臨送別時久占都亭慚重客
秋風回首片帆遲

郢守喬民瞻寄襄陽雪中三絕因追述前過石
城杯酒登臨之勝為和

滄浪渡口莫愁鄉萬頃寒烟木落霜珍重使君留客意
一尊芳酒醉斜陽

江上危亭思黯然追遊陳迹已經年別來西望應相憶
郢樹荆門共一川

白雪樓傾不記秋樓前江水自悠悠多情猶憶湖南守
一曲陽春白盡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頭今石已亡民瞻詢於老吏
遂得其全篇云將復刻諸石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三

宋 王之望 撰

制詞

賜特進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等乞解機政檢會
前奏速賜罷免不允詔

勅康伯等省劄子所奏乞解機政檢會前奏速賜罷免
事具悉機會之來安危所係議論之際可否是資卿等
宜協定謀猷切磋商利害宏濟於大事俾無有於後艱胡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三

恤異同輕為去就非朕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備禮要君
之請在自信以何嫌解紛排難之功願仰成之方切所
請宜不允

賜陳康伯乞祠不允詔

卿厚德元勳兩朝是賴深誠偉量一代所尊勤勞王家
亦已至矣朕所以挽留之意豈顧問哉方今外虞孔艱
大事未定卿久專機軸朕所倚毗一旦舍朕而去朕何
以處此傳曰時然後言卿之告去時乎勉為朕留毋復

困我

賜左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
虞允文乞除宮祠不允詔

卿以文武有用之材宣力當世馳驅南北險阻備嘗方
倚重於上遊用紓憂於西顧投閒之請非朕所期所請
宜不允

賜右大中大夫錢端禮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樞
密都承旨恩命不允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三

勅端禮省所奏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恩命
事具悉足食足兵邦政所重於斯二者惟才實難卿以
變通練達之資踐更中外所至可紀厥聲茂焉上皇所
知已試有績朕實因任其又何辭往圖爾庸以稱朕意
所請宜不允

陳康伯可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特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
封福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輔相股肱於元首身允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
臣思必隆於進退眷我家司之老懇辭魁柄之勞既莫
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頒明命誕告治朝特進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提舉編修
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信國公食邑七
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一百戶陳康伯學貫天人而周
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恒度量難名澄不清而
撓不濁爰登揆路六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廊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三
三

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
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
一人績承之慶本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
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
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
偃樓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冊伴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衮
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
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并行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

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
深勿替告猷之舊可

劉寶可特授安慶軍節度使依前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充鎮江都統制兼淮東路招撫使
節制本路軍馬食邑實封如故制

門下遣戍役以衛中國方深經武之圖聽鼓鼙而思將
臣敢廢念功之典惟予爪士載總師干既宣專闢之勞
盍復登壇之拜式揚孚號明告治朝捧日天武四廂都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三
四

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彭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劉寶驍果冠時韜
鈴決勝笑談劈臂氣嘗蓋於萬夫拳勇摧鋒身實更於
百戰勲書盟府名播遠夷早嚴六肅之儀橫控大江之
險軍聲甚振武備聿修中退處於宴閒茲重分於節制
恩威未泯號令一新宜還豹尾之雄俾鎮龍舒之舊因
其事任庸示眷懷於戲起李廣於故將軍期折彼匈奴

之勢復魏尚為雲中守冀慰子鉅鹿之心益服休嘉以
伸報效可

賜陳康伯告口宣

屢抗封章懇辭機務爰升孤棘出鎮鄉粉往服恩光無
煩謙遜

賜劉實告口宣

復膺閭寄克振軍聲既著忠勞宜加寵渥龍舒舊鎮虎
節載頒祇服恩光益茂勲烈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三

五

賜撫問張浚到闕并賜金合茶藥口宣

遠自師屯肅趨魏闕朝宗在即屢薄良勤宜有匪頒以
申問勞副茲虛佇無憚疾驅

賜安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朕以劉寶載膺邊寄克壯軍威既宣分閭之勞宜復建
旄之寵用畀同安之節以紓舊俗之思惟故將之重臨
諒周邦之共喜

賜張浚臘藥勅書

為憲萬邦折衝一面方此嚴凝之候必須服餌之良宜
有匪頒式昭至意

除郭振武泰軍節度使賜本軍示諭勅書

勅武泰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朕以郭振勇且有謀
老而克壯折衝禦侮蚤游著於膚公御衆牧人今併膺
於閭寄爰畀節制以為寵光既成命之惟行諒遠方之
咸喜

策問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三

六

策問四首

問昔夫子抱帝王之道鬱不得施退修六藝之教稽之
前聖而不悖垂之後世而不誣使其一旦得志舉而措
諸事業則平日之空言皆致君澤民之具也惟聖人多
變不可執以一端故容有可疑者焉且幽詩七月言稼
穡艱難之業甚詳然樊遲學稼則鄙而不予何周公陳
於成王而夫子不以告門人耶周官司馬教軍旅戰陣
之法甚備然靈公問陳則拒而不答何周公掌以六卿

而夫子不以告時君耶虞舜命準陶穆王命呂侯著於尚書是聖人不能廢利矣而夫子則不取聲之以刑者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繫於周易是聖人不能遺利矣而夫子則罕言之夫詩書易夫子所修舜周公夫子所法顧不同如是而不知夫子見用於時於是四者將忽而不務歟則何為而存諸經也如皆用之則與平日之言亦相戾矣抑窮達之際所施異宜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乎二三子方將行其所學者也其必有以知聖人矣請詳以告我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卷三

問昔人論文章之難曰得之難知之愈難蓋古今文章其工拙高下雖有定論然好惡不齊衆口難一非精於其道為世所宗者不足以擅其品藻也唐韓愈高材絕識實主斯盟非徒當世學者依以成聲而後之史筆猶時借其言以評前作彼誠有以取信於後世矣然愈於漢人每以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為言如賈誼董仲舒班固之徒皆不論也夫賈誼賦鵬弔屈之文固無愧於

相如之大人揚雄之反騷其痛哭流涕之書又非封禪劇秦之可比也而過秦一論議者以為書傳之最善者至於仲舒言天人之際宜不在劉向下而班固之為良史抑亦差子長之肩其宏才麗藻足以相優而無甚相遠愈獨屢稱四人無一言及於三子何耶將出於偶然歟其亦固有輕重歟愈同時於文最重柳宗元於詩喜稱孟郊蓋嘗以宗元比馬遷而以郊詩高出魏晉自今觀之宗元之作視太史為如何而郊之篇什孰愈曹劉潘陸輩也愈謹許與其抑揚比擬必有所謂願質數子之文而折中其是非將以觀諸君之精識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卷三

問天下之風俗罔不惟上之倡而斯文為尤甚書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商周之君或終始典於學或緝熙於光明故唐虞三代之文至今炳然與日月爭光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斯文之興豈不由上之為乎秦焚詩書天下以文為諱英如漢祖特不喜儒文景之際重之以黃老而朝廷大臣皆

刀筆吏吹簫屠狗引彊蹶張之流宜此道之遂泯不數
十年賈馬晁董之徒相望於時西漢詞章之盛與古爭
衡其後光武顯宗最重儒學然東京之作遽不及遠甚
下逮魏晉以及梁隋其間君臣多尚文雅而筆墨氣格
日以不振雖唐太宗聽睿卓絕輔以房魏之佐升平無
事尤汲汲然加意於斯而終不能革六代之餘以此而
言又似非上之所能為以我國家累聖相繼咸蓄盛藻
昭回垂光異才競奮肆更多故學士失職主上喟然愍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之書經訓以發其淵源闢膠庠以勵其器業居無幾何
羣試於有司者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璞彬彬如
也然則謂文為不由於上可乎夫以漢高文景之間絕
不好文而作者如彼其多魏晉梁隋有唐之世君臣篤
好而文字如彼其陋盛衰之變與時不同而今日之應
若響何耶願聞其說

問自三皇而來歷帝與王下逮五霸其事遠矣而見於
六經之籍孔孟之言者不為不詳要其間容有可議者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是則帝道簡而王
制加詳矣然舜以禮樂分命二官而周併總於一卿舜
分天下為州十二而三代合為九州果孰為簡孰為詳
乎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是則王者任
德而霸者任力矣然湯征十一武滅五十而齊桓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晉文教民禮義示原以信果孰任德乎
任力乎孔子之序書斷自唐虞則二帝之前宜荒忽無
足稽矣不錄桓文則二伯之列宜卑陋而無足采矣然
易繫辭述黃帝之制作與堯舜氏無少異而春秋之事
實予齊晉何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蓋有虞之世固
已有詩與樂並行矣當孔子時魯猶用四代之樂則虞
夏之詩豈無存者然其序三百五篇止及商周而魯陶
之所廢五子之所歌皆不列於四始何也諸君學古通
經講之已熟有司可得聞乎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論語答問

答何希深衛輒之問

衛輒之事古今之論多矣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以斷天下之疑使亂臣賊子知懼於此正宜大書屢書

使深切著明以為萬世之法然其辭漠然無所懲勸且

入其國而不避

孔子以出公八年自陳入衛九年魯人招之始自衛反魯

事其養而

不却曼姑圍戚而不貶子路死慳而不罪則是孔子不

以輒之立為非明矣公羊曰蒯瞶為無道魯公逐蒯瞶

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

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議最為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論今人有子不肖而逃幸而有孫焉其祖付之物曰父

來勿與也父至而欲取之子當與父乎當守祖之命而

不與乎與之則非徒已違王父命而亦使其父違父命

父子之道廢矣不與則非徒已得所以尊祖而父亦得所

以尊父父子之道兩得焉范甯稱穀梁以衛輒拒父為

尊祖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特為不當拒其父命耳不

以為不當立也江熙釋穀梁乃云若靈公廢蒯瞶則經

不得復稱世子稱世子則靈公未嘗命輒其從王父之

言傳似失之是不然靈公不命輒則必歸蒯瞶而立之

不歸蒯瞶又不立公子郢則是靈公之命輒也其稱世

子者諸侯之世子必命於王蒯瞶得罪於靈公而逃靈

公雖不及廢猶廢也但未改命於天子耳故書曰世子

非以為當立也又引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為例非其比

矣鄭忽於復歸稱世子則世子為當歸歸者無惡之辭

也蒯瞶於納稱世子則世子為弗當納納者不受之辭

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夫以世子出奔若非無罪人孰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不欲其歸今大國興師以納之而國人不受則其為人

可知矣書世子者所以正其名而甚其惡也若以世子

為當立則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亦為當立乎公羊云齊

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國夏昌為與衛曼姑圍戚伯

討也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義可以拒之何休釋曰

曼姑無惡文知得拒蒯瞶於曼姑言得拒之知輒之不

得拒也然則輒之立也為可獨拒父為不可耳公羊許

其立而不許其拒父是矣以拒父為尊祖者穀梁之說

也二傳公羊為長後世曾不分別二事併而為一宜其說之不通蓋自江熙之亂之而劉原父乃主其說此有心於闢傳之過也或曰輒既當立而不拒蒯瞶使蒯瞶得入輒當奈何曰輒之既立當迎其父以歸曰立輒者王父之命不敢失墜至於尊事之禮敢不極其優隆蒯瞶見容則父子可以無間不幸而必欲得國則為輒者弗敢與爭或死或棄於義皆得廢祖之命罪不在我所謂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者也蒯瞶而稍有人心亦必底豫而不至於姦此舜之所以諧瞽瞍也豈可拒其來而不受乎或曰方孔子在衛輒若有問何以處之曰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學者疑孔子得政於衛必變置其父子其失聖人之意遠矣夫有國者父稱公子稱世子名分之正也今輒子也而稱公蒯瞶父也而稱世子名體不順至不可以並居豈不病哉蓋亦正其名而已正之奈何曰使蒯瞶不為衛侯而為衛侯之父如趙之主父漢之太公之

類別為一號以尊之不亦可乎此孔子正名之意也若必欲變置其位則是正其實也非止於名而已孔子謀人之國豈若是之踈乎或曰冉有疑夫子之為衛君子貢設夷齊之問而知其不為則孔子之不與輒明矣曰不然孔子居衛踰年而不去門人之高弟又多仕之而初無一言非輒所以致冉有之疑先儒以為為助夫子不為者特不助耳固不以其立為不當也何休謂衛輒之立雖得正法非義之高者故孔子不為此言得之武王滅商夫子猶以為未盡善於衛輒何助之有況當時衛之大臣與其國人皆不願蒯瞶之立蒯瞶得立置南子於何地輒雖欲遜其父豈可得乎假令賢者處此亦不過棄國而去為伯夷叔齊耳伯夷叔齊非所以責衛輒也若欲人人夷齊則春秋舉無全人雖齊桓晉文亦當誅絕豈特桓文武王伐紂而不用伯夷諫王季奪嫡而不為叔齊之遁亦皆得罪於聖人矣而可乎且孔子稱夷齊之何怨豈特可施之於輒以此而責蒯瞶其

孰不曰尤宜是孔子於衛侯父子俱無所為中立乎其間至於衛輒之立春秋無譏焉則是以王法而正之也夫蒯瞶欲弑其母其子法當併廢靈公尚遵周道舍諸子而立孫則蒯瞶之罪為至深而靈公無負於蒯瞶輒於其祖其父尊親惟均當從其父乎當從其祖乎當從其有罪者乎當從其無負者乎議者徒知責衛輒以不遜其父而不思蒯瞶之立為違父之命則似於義有偏恐非孔子中庸之意而失春秋所書之法也夫瞽瞍日欲殺舜而貴象舜從堯命而不從瞽瞍舜殛鯀而遜禹禹不敢念父之讐而順命於舜則輒之立尚何譏乎愚見如此未知當否幸有以正之

講義

論語發題

昔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著書其繫易也述易之變而已易之外無說也其序書也述書之作而已書之外無說也春秋約魯史以成文而時出新意詩刪衆作以成書

欽定四庫全書

洪瀾集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洪瀾集

卷三

而弗改舊章此外戴經之所記止乎禮樂之事孝經之所稱不過孝弟之行其他雜見於諸子百家之書者往往其言得於傳授非復親承雖間有異聞而無所統紀皆不足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若夫條貫具備本末有考出於孔氏之門而可以求聖人變化云為之妙者惟論語一書而止耳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易與春秋王道備矣而其教不同恐習之者嗜其偏而不能以兼通溺於博而不能以反約也故平居答問之際摘其樞要以警悟學者其後門人集而成書其辭簡而盡其旨深而明六經之道莫不總攝於此參之唯回之如愚子貢之性與天道易之精微也管仲曰仁于產曰惠于西曰彼哉春秋之褒貶也稱堯舜之巍巍禹之無間周之至德則疏通知遠極書之高致于貢因事以明詩于夏因詩以悟禮舉三百篇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優柔該貫盡詩之深旨純儉從衆拜下從禮行夏之時而用商周之車服達禮之變舉在此矣武為盡美韶為盡善

以翕純嘏繹之音語魯大師論樂之蘊舉在此矣汪洋
與雅無所不備自始乎為士至終乎為聖人其進修之
序皆具乎其中人而不求聖人之道則已如欲求聖人
之道必盡心於此書而後可此書之不明而驟語六經
則浩乎其無涯茫乎其無塗矣今夫天形之渾淪不可
俄而度若察之以璣衡則經緯之動靜躔度之疎密咸
可推矣聖德之光大不可俄而測若求之於此書則聖
賢之間域師友之淵源咸可考矣然則論語者其孔氏
之璣衡歟是故觀堯曰一篇則夫子之志意可知也觀
述而一篇則夫子之教學可知也觀微子則夫子之出
處去就可知也觀鄉黨則夫子之容止進退可知也觀
子罕則夫子之言行道藝可知也觀子路則夫子之政
事施設可知也至於先進一篇道羣弟子才分之淺深
器業之大小資性之緩急其言尤詳讀之悠然可以想
見其為人非特夫子所以品第其徒者如此至其門人
亦各以其分量之所得而善於形容夫子之道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則夫子之極致愈求而不可盡者不有見
於此乎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夫子之中庸若近而不
可能者不有見於此乎如天之不可升如日月之不可
踰如宮牆之不可窺則夫子之道其高明而深奧者不
有見於此乎故熟讀論語伏而思之則吾夫子之儀形
與羣弟子之揖遜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昭昭乎其無
所隱矣去古既遠不讀此書何以求聖賢之遺範乎故
子樂與諸君講學之雖聖言淵奧非末學所窺要之識
隨賢愚小大各有所得亦不可無述也若乃前說之既
善者今則循而用之不敢務新奇而有加或已有所見
則從而著之不敢以固陋而自隱期於當而已矣諸君
因講以求論語之書因書以會夫子之道默而識之執
方冊以對古人庶幾觀成周之禮者入廟而知周公學
師襄之琴者撫琴而見文王也不其偉歟

為政以德章

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民心好惡之

無常也為政者欲人人而悅之則雖得於此必拂於彼無適而可矣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人君政教失中而惟民之從則其為亂如日月失其所而從星者風雨之變也是故為人君者惟當建極於上以中正自居而不失其所則天下之民自四面而歸往之矣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必先之以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蓋惟能處乎大中至正之地則民心雖無常終亦必協於極豈不猶衆星之共北辰乎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皇建其有極所謂譬如北辰也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所謂居其所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謂衆星共之者也然則所謂德者如之何亦曰中正以觀天下而已

道之以德章

道者誘道之齊者整齊之周官六典邦之刑政在焉孟子曰明其政刑二者聖王所不能去也然非其所以為

先以輔吾之德禮則可矣化之以德禮而不變於是乎有政刑以治之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民也如此則民皆興於廉耻而吾之教化無所不及矣故曰有耻且格格者至也言其無所不及也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是以斯民為不可以德禮化而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民也如此則民皆抵冒無恥而政刑亦有所不能及也故曰民免而無恥免者幸免也言有所不能及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蓋學而不至於聖皆未足以盡學也孔子方其十五而志於學則大聖之事業固已有潛諸其心者矣夫人患不學學患無志能志於學則無所不至矣惟學可以盡聖人之能事惟志可以成學者之極功故仲尼有為山之譬揚子有學海之喻皆言其有志與否耳苟有志於學矣則每進愈上至於從心其始也如木之有本雖

未極乎高大而根莖節葉畢具於中如水之有源雖未至於洪深而縱橫曲折終至於海孔子所謂志於道者蓋此道也三十而立則是非毀譽莫能搖其守所謂立於禮也四十而不惑則死生禍福莫能動其心所謂知者不惑也其守不搖其心不動則一性湛然知吾所受於天者矣故五十而知天命所謂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六十而耳順則凡耳之所聞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凡心之念念無非道也其進道之序必每

限之以十年者雖舉其大數蓋亦所謂真積力久者也然原其所自皆本於志學而已夫所謂生而知之者謂其樂之之誠出於自然耳非於天下之事物不學而皆知之也孔子以成童之年而能志於學終趨至聖人之域則其樂之之誠可知此所以為生而知之歟

孟懿子問孝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孟氏魯之世卿也觀其所以事君則其所以事親者必多違於禮矣且懿子之父僖

子病不知禮亦所以慰其親之志也夫論語者師弟子問答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為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必先微見其端倪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其說如子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

如斯而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至於顏子之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使他人聞之亦唯唯而已而顏子則能復之曰請問其目然後及於視聽言動之說此亦可以見其羣弟子審問之能否也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已而盡其說而懿子不能也若瀆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懼聞者之不察其旨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為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以愛人知人而不達申告之以舉直錯枉而不曉

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祛其惑也夫子於答問之際豈苟而已哉序論語以此為始蓋有深意其餘或詳或畧或顯或微或婉或直或答或不答皆可以義推矣

孟武伯問孝章

人之一身內有陰陽之患外有人道之患陰陽之患吾無如之何若人道之患則在吾修身之何如耳豈可復貽父母之憂乎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失其所以守身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然則能守其身以免於人道之患可以為孝矣雖然孝子之事父母豈欲其有憂乎孔子之告武伯以唯疾之憂是亦使之謹疾也驕奢淫佚所以致疾之由也武伯世祿之家所以告之以此

子游問孝章

竭力以養父母者世俗之所謂孝也然犬能警馬可乘是皆能以力而為養矣君子之孝將何以自別於世俗

乎亦曰敬而已矣敬者非貌敬也敬之於心也敬之於心者豈止於晨昏進見之際乎蓋雖屋漏暗室之間常若對嚴君焉夫如是豈復有遺行哉其為孝不可勝用也

視其所以章

聖人之觀人不以一日之善惡先視其今日之所以又觀其平昔之所由又察其未來之所安視其所以者閱其今日之所日用觀其所由者考其素所從來察其所安者要其終於悠久以此三者求之則人將何所隱矣見之及物者謂之視視之加意者謂之觀觀之加詳者謂之察所以在今為易見故云視所由既往為難知故云觀所安未來為尤難知故曰察

溫故而知新章

今日之新米日之故今日之故往日之新道無新故顧吾之於道有已得與未得耳已得者溫之而未忘未得者知之而不止所謂終始典於學者也故可以為人師

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溫故者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知新者也

君子不器章

論語凡稱君子多與小人為對如周而不比比而不周泰而不驕驕而不泰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之類不可舉此所謂君子不器則不然謂君子不可以一善器之然可器者亦不便為小人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謂子貢汝器也何害其為賢乎觀書者當考其意不可執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三

一而廢百也此書有聖人賢人仁人善人志士智者勇者剛者有常者是雖道德有廣狹資性有能否然皆可以正名之也至於君子雖有小大之不同要不可以一器名易於卦象皆稱君子左氏於褒貶則亦稱君子記於中庸亦曰君子是皆非一善之可名故以為稱焉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其直為可器者至於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不可器於直不直之間所以謂之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四

宋 王之望 撰

表狀

賀皇太后回鑾成書文

慈闈久服大典初成垂簡策以增光罄幅員而共慶竊以鄭開大隧猶誇考叔之功漢割鴻溝乃逸侯公之語傳傷溢美史恨闕文偉哉聖孝之隆著此信書之實恭維皇帝陛下樂天而保大屈己以寧親億萬斯年躬定太平之業五十而暮日承長樂之歡冠百行以無前作一經而詔後臣遠將使指阻造朝班編之詩書喜鋪張於偉績老於文學期歌誦於中興

荆門軍謝到任表

傳經庠序愧非重席之才假守湖山更忝分符之寄肅趨官次祇戴君恩伏念臣窮苦寒生羈單冷旅始延世賞旋策賢科逢聖代之崇儒入賢闕而講藝三年訓詁安朝暮之蓋鹽萬里丘墳感春秋之霜露維茲小壘密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四

接故鄉久深懷土之情忽冒專城之寵田萊雖曠已稍復於流通風俗還淳爰絕希於閭訟獲承人之實便已私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濟羣生仁侔列聖不泄邇不忘遠允恢無外之風在知人在安民猶謹維良之選顧雖庸鄙亦玷使令臣敢不悉意頌宣究心撫字願聖朝有勞來選定之政可舉而行使斯民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免於戾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熊湘持節方虞瘵曠之誅梓蜀觀風忽假轉輸之任叨逾滋甚感惕交深伏念臣儒業荒疎吏能淺薄比玷外臺之寄邇來南嶽之陽道德意志慮於遠民雖殫夙夜行歛散阜通之良法茂效涓埃敢期中命之頒曾靡終更之待矧潼江之一道亞益部於四川維將漕之攸司久攝官而虛次俾承空乏宜屬賢能豈謂凡才乃膺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湯一德執舜兩端王業載隆久同符於治古使華分遣尤加意於遐方故雖綿弱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四

資亦誤使令之末臣敢不悉心餉餽畢力馳驅謹留州
送使之常務一遵於憲度體足國裕民之制期兩便於
公私

潼川提刑謝到任表

久司飛輓之權曾微善最就易平反之職不改部封命
節增華汙顏有覲伏念臣早專樸學晚竊賢科願朝廷
渥澤之所加何臣子涓埃之足道祇安愚分忽誤明恩
維諫官御史之昌言必大夫國人之公論敢圖列薦濫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三

采虛名遂煩聖造之曲成斯實清時之盛美資聯內閣
奉裕陵丕顯之謨體重外臺光蜀道皇華之遺靜思疎
邀可謂超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育
申九歌於帝典嚴八柄於天官信任臣隣曾四目四聰
之弗壅甄明爵賞雖一頓一笑以無私致若孤蹤亦膺
異寵臣敢不激昂晚暮勉事功雲漢昭回方問乘槎
之上并參捫歷更輸叱馭之忠

茶馬司進馬狀

位正九重欣觀聖明之造心傾四海願修職貢之祥前
件馬來自殊方之外廐載驅遠路雖慚八駿之良入獻
大庭敢備七騶之副

茶馬司合進銀馬狀

威德重明出撫帝王之運綿區同載畢修臣子之恭前
件物常賦之餘殊方所出精良入貢閑居三品之珍駟
駿效牽敢備七騶之副

皇太后聖筭八十賀皇帝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四

三朝受籍屬臨丈德之朝萬歲稱觴式展慈寧之慶化
流寰宇歡動宮闈恭維皇帝陛下性體堯仁躬行舜道於
斯為盛承太妣之徽音受祉既多小魯侯之燕喜禮成
中禁福集新元孝感神明格母儀於上壽澤施耆艾慰
人子之至情臣承之外臺與聞盛事千官入賀想環珮
之丁當四海雷恩快雷風之鼓舞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夙鍾慶祚誕育清躬艱深百罹從先皇而北狩始終七

閔享孝養於東朝方延上壽之期光撫中興之運何期
寃宥永隔晨昏恭維皇帝陛下孝慕至深悲摧罔極願
追承於理命用少抑於聖情臣使事有拘不遑奔赴關
廷臣無任銜哀抱痛擗踊感傷之至

謝授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到任表

貳列卿於外府猥厠廷紳主經賦於上游仍將使指省
躬曷稱拜命知榮伏念臣少奉拘儒老為俗吏偶明時
之弗棄乃煩使之屢更去朝初自於乞麾入蜀繼叨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移節驅馳九載綿歷五司雖彈夙夜之勤蔑有涓埃之
效薦蒙增秩比復賜環雷電取將已下仙官之敕蓬瀛
且至邇回方士之船渙號中頌詞溢美亞班聯於七
寺之長督餽餉於六師之屯引私諱以有陳觸報聞而
莫避凌競就列顛仆是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配施
生功函動植公聽達四聰之壘兼收屈羣策之長詢事
考言判人才之真偽循名責實極王政於清明致若孤
蹤亦塵劇任臣敢不交修食貨兼裕軍民江漢朝宗徒

抱愛君之志并參捫歷益堅許國之心

謝授太府卿表

主計坤維苟道曠官之責陞華月寺忽驚增秩之榮更
膺修舉之褒愈切叨塵之媿伏念臣早專儒學初乏吏
能於財賦以何資尤性資之所短矧當調餉乃誤使令
宿重戍於三邊開新疆於兩路轉輸麓給皆朝廷申畫
之明凱捷屢騰實將帥驅馳之力夫何綿緜猥冒恩光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獨隆德刑並舉聰明睿智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六

不殺偉畧無前是非賞罰之已明微勞必錄故雖疎遠
亦被甄收然臣哀病日侵事功難強投閑置散已屢貢
於忱誠治劇濟煩恐終辜於寄委願回明鑒俯照丹衷
賀降赦恢復州軍車駕親征至建康府表

寇虐方張天誅遽及輿圖席卷宣滌澤以規恢禁旅星
陳幸留都而經畧並天同快振古希聞竊以皇天眷有
宋之仁全付所覆北狄據中華之壤洪維作威慨念遺
黎久淪虐政屬逆酋之送死渝信誓以稱兵不戢自焚

果速乾谿之禍有征無戰遂收泚水之勲勞軍親屈於
時巡撫遠肆推於霈宥恭維皇帝陛下沈幾獨運英武
無前以安民保大之心伸取亂侮亡之舉天回日轉爰
興順動之師雨施雲行用慰來蘇之衆漢主威加於四
海唐宗恥雪於百王臣備使遐陬欣聞盛事執玉帛而
趨禹會莫陪方嶽之朝披金石以昭聖功願刻神丘之
頌

天中節賀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七

赤伏告祥式應興王之運濁河變色聿丁誕聖之期彌
月載臨普天胥慶竊以社稷靈長之祚有開必先祖宗
積累之休克昌厥後方斗樞之呈瑞適星火以揚輝寶
真人受命之符見炎德中天之兆恭維皇帝陛下順帝
之則與神為謀堯魏魏而成功已清國步舜業業而致
孝允格天心措一世於安榮躋兆民於仁壽屬此載生
之節彌稱久曠之儀廣庭上萬歲之觴百辟獻千秋之鑑
九賓咸設六樂具陳長樂承顏應記熊羆之夢寶曆修

聘永休貌虎之師臣濫守偏州莫觀盛禮祝椿松之筭
願效華封傾葵藿之心徒瞻魏闕

寶運有開宣聰明而作后寰區胥載祝富壽以多男凡
懷傾日之心共慶流虹之旦竊以歲在姬訾之分藝祖
肇生律中蕤賓之音大辰畢見維聖神之誕育推年月
以應期知真人受命以同符昭火德中天之有兆恭
維皇帝陛下明同離照健協乾行舞階敷禹舜之仁問
寢躬文王之孝鴻圖永固方將混文軌於車書鳳曆長
新豈特等山河於帶礪臣軍符濫假官守攸拘稱萬歲
之觴阻趨漢殿上千秋之鑑徒慕唐臣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淵衷素定上格皇天神詔至公親授天子乾坤清謚夷
夏懽呼恭維太上皇帝陛下政始憂勤功收保定正南
面而恭己三紀垂衣為天下而得人一朝脫屣發於獨
斷不待耄期戴黃屋以非心神交姑射席白茅而問道
壽比崆峒臣久荷寵靈遠司餽餉讀詔書而有感頌歎

殊深仰遜德之無前名言曷既

茶馬司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遜位元良法大公於堯舜儲神淡泊娛至道於義皇曠
代希聞溥天同慶恭維太上皇帝陛下功起邃古澤被
生民積三紀之憂勤既臻耆定厭萬幾之繁委自處冲
虛眇大物而游於初舉神器而授之子必得其壽如聖
德何以加茲不離乎真非至神孰能與此臣親逢曠典邈
在遠方績效無聞已辜恩於使節馳驅既久徒結戀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九

君軒

賀皇帝登寶位表

維天與子聿膺內禪之傳為民作君光撫中興之運九
廟有尊安之勢萬方同慶戴之誠恭維皇帝陛下德本
天生學由日就英特同符於藝祖慈祥並美於仁宗方
上皇以昭曠宅心厭錢穀甲兵之問宜聖主以元良繼
體為謳歌朝覲之歸百姓與能諸神受職揖讓行巖廊
之上孝慈形宇宙之間盛事無前道已尊於二典高風

所暨化終格於三苗臣濫厠卿聯出將使指飛龍御極
欣逢踐阼之辰流馬餉邊莫預稱觴之列

茶馬司賀皇帝登位表

藍國撫軍方重元良之寄握符秉錄遂膺揖遜之歸和
泱三靈歡均四海恭維皇帝陛下道參蓋軫英類祖宗
天生德以應期人與能而歸命帝堯克遜既高黃屋之
心夏啓有光果獻大橫之兆爰正重離之位肆推作解
之恩臣濫綴卿聯肅將使指六龍在御徒仰慶於時乘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十

百獸旅庭曾莫陪於率舞

謝權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表

解外計以坤維方趨召節攝貳卿於民守就假使軫懇
避莫伸凌競罔措伏念臣早更多難晚遇明時以疎拙
之庸儒玷光華之煩使併摠四川之賦粵躋九列之聯
未乏軍興實稟朝庭之令初無吏最偶寬司敗之誅屬
衰病之寢加覺事為之難強懼瘵劇任屢旬真祠俄奉
命以造朝已理裝而即路宸綸載下從橐趨升留二星

參井之墟停八月斗牛之泛維版使設文昌之副未始
外除而王人專德意之宣必由中遣夫何凡品獨誤殊
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心傳學由日就以重華文
命之懿承貞觀開元之風詢事考言特謹人材之用循
名責實坐觀王政之行遂使孤蹤亦叨重寄臣敢不爰
咨遠俗誕布皇靈陳力無堪徒抱捐軀之志投閒有請
終希從欲之仁

謝授戶部侍郎參贊軍事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領邦計於版曹再叨舊物佐樞臣於油幕仍冒新除願
綿薄以奚堪負憂惶而罔措伏念臣幼專樸學老際昌
辰忝列卿之秩而總軍賦於西南備法從之聯而宣王
靈於梁雍徒承空乏曷補事功引衰疾以旬閒奉真祠而
得請平日之孤忠自信豈恤乎羣慝之浮言當官則直
道而行所恃者清朝之公論僕匪聖明之照難逃讒慝
之傷洎全璧以遙歸俄賜環之亟下方辭名命已錫贊
書維東記之若斯信廉捐而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堯聰稽古舜孝重華情偽周知日容光而必照震驚是
聖雪見現而幸消故雖踈遯之踪亦誤頻煩之寵然臣
心欲為而力不逮耄既極而病復侵若辜奉於洪恩必
盡瘁於素節欽承威命未容伸偃僕之私俯鑒丹衷尚終
冀精誠之感

謝吏部侍郎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再貳計曹初無補報亟陞選部益媿叨逾仰戴思私伏
深震悸伏念臣比緣抱疾亦既投閒旋召復於故官仍
外參於督府洎蒙賜對遂俾留中繼寓直於禁林俄出
將於使聘未決辭榮之請益懷避事之心期仗節以還
歸即旬祠而引去豈圖僥倖更冒龍光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唐帝聰明漢皇豁達賢才是急形夢想於精神賞罰
靡輕嚴笑顰於勸沮致茲允職亦誤褒遷臣敢不戒在
瘵官審於量已不能者止况堪衰病之侵有欲必從終
冀生成之造

辭免參知政事表

趙陞政地踟躕靡違薦奉德音懇辭未獲漉危衷而濟
叩冀淵聽之終回竊維以明主而責愚臣何能稱塞以
小材而膺大任必至顛躋矧今聖哲馳騫之秋非如國
家閒暇之際錢穀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毫釐尋刻之差
患貽寰海使陪國論正藉人材如臣早實庸儒晚更煩
使雖到闕甫周於一歲而乘軺凡閱於三時內充諫諍
之員外忝將明之寄有何績效遽冒登庸願微臣自媿
於心願則公議豈逃於指目伏望皇帝陛下保全孤跡追
欽定四庫全書

謝除參知政事表

備爭臣而諭旨蔑著勲庸躋政地以出綸驟膺親擢控
忱誠之懇切頒訓告以頻煩拜命若驚省躬甚惕竊以
虞舜紹唐堯之緒五臣舉而至治章武王恢周室之基
十亂升而大勲立惟輔理承化者非一賢之畧必同寅

協恭而廣眾正之求矧今三邊未寧庶事多舛民生既
匱國是易搖天災時變之占每深寅畏旰食宵衣之慮
特軫憂勤陛下妙簡臣隣旁招俊哲列之丞弼責以謀
謨蓋將外撫四夷內修百度振藝祖創垂之統酬光堯
付託之誠自非兼文武之弛張效忠嘉於啓沃學邃古
今而通其變才周軍國而措之宜則何以上贊辰猷下
符僉論如臣者斗筭小器鉛槧腐儒徒以險阻艱難之
備嘗稍諳風狀故於東西南北而不擇自勵公程久絕
望於榮塗復何心於晚節向者召從巴蜀歸覲闕庭初
無左右之容遽被神明之照未更一歲殆及九遷版部
銓曹綴獻納論思之末禁林諫苑充文辭言語之官皆
席暖之未遑已舍旃而于邁心欲為而不逮者精力勞
則有而何取于事功進休榆塞之防秋句老菟裘而卒
歲敢期僥倖乃爾超逾除二府之自外方追慶歷名臣
之殊遇由七人而參大政蓋本朝歷世之罕聞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照讒誣若七政之明定許予若四時之信

祇承于帝思鋪張不世之休無競維人每夢想非常之士遂令猥瑣亦玷登庸臣敢不鞭策疲駕支持哀病仰體丁寧之旨對揚特達之知際會風雲方快觀亨嘉之運奉承教令期助成宏遠之規

除參知政事謝德壽宮表

禁閹備官員縱七人之列嚴廊陪議驟參四輔之聯仍兼總於知樞俾竊聞於國論恩榮不次指日謂何伏念臣識昧經邦才非濟務少專末學粗知涉獵之勤晚際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五

昌期積有起逾之媿自橫經於大學旋揭節於外臺雖崎嶇流落之備嘗顧智謀猷之莫效繡衣直指曾微膚使之稱華袞是褒崇益孤臣之懼逮嗣聖紹開於景運宜熙朝並列於萃材藐是陳人躋于法從矧惟幄方恢於遠馭而干戈未戢於中原畢千慮以陳愚冀寬宥叶罄一心而盡瘁曷補涓塵敢意孤踪遽叨巨用此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軫深仁而念舊擴大度以包荒曲盡初終致茲圖任君臣誓契真成千載之逢

神聖相承曷副重離之照維堅素節以報洪私

謝除端明殿學士表

輔政嚴廊實曠近司之職奉祠珍館猶叨秘殿之名抗章爰罄於懇辭出綍重勤於申諭危衷易感哀涕交零伏念臣濫得虛名本無實用雖屢膺於煩使曾靡效于微勞名於久外之中遽有非常之遇粵由侍從擢實疑丞自知綿力之不稱幾犯威顏而引避屬邊隅之正據致志願之未伸卒繇罔功上辜殊獎人言薦至宜典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六

之必加聖度優容暴愆尤而弗忍曲全體貌以示眷憐深慙顛撲之餘特費保持之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忠厚風移嘉善而矜不能士無失職觀過各於其黨民用歸仁故俾孤蹤獲逃重譴臣敢不杜門念咎擊壤待終尊主庇民已負平生之志殺身報德空餘未死之心

除端明學士謝德壽宮表

預政罔功已曠輔臣之職奉祠竊食尚叨秘殿之名撫

已知慚拜恩有覲伏念臣本無實用濫得虛名曩煩使
之屢更曾微勞之莫效名從遠外服在論思所除者乃
中外之要權所任者皆安危之重事遂由諫省起寔政
塗獨深明主之知躐處羣工之右實道家之所忌宜衆
怨之必歸雖英賢任此以猶難以罪戾居之而豈免累
擧物議致聖神曲費於保持特屈刑章俾體貌得全於
終始危蹤未隕厚德難名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陛下視遠維明允恭克遜彰善庠燕炳日月之照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志過計功廓乾坤之覆育故如孤弱亦道顛隣臣敢不
自訟前非益堅素守桑榆晚景知莫報於涓埃松柏歲寒
誓弗渝於金石

謝賜臘藥表

一札細書幸拜王言之寵萬金良藥恭承御府之頒加
體貌以采優銘肺腑而不朽伏念臣猥蒙隆眷易守名
城顧維宣化之初有未及民之效方日虞於瘵曠乃上
軫於記憐錫以寶匱實之珍劑增榮改觀咸知聖主之

不遺蠲疾去疴頓覺殘骸之益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恭而接下仁以愛人謂臣昔與政機曾忝贊襄之任念
臣今叨郡寄適當凝沍之辰爰示匪頒用加摩撫臣敢
不仰承嘉惠欽挹至和邪氣不奸庶道陰陽之冠餘齡
可引難酬天地之恩

謝賜臘藥表

臘日嘉平適屆初寒之候禮亦異數特頒名劑之珍拜
賜有加感恩無極伏念臣稟資愚陋遭世休明叨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寄之行兩見歲華之易顧桑榆之晚矣恐哀病以相侵
有草木之滋馬庶頽齡之可制曲荷記憐之及乃分服
餌之良五色有光萬金非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能
濟衆惠足使人謂臣頃在政塗曾預都俞之末念臣今居
藩服或愆調攝之宜假以寵靈示其體貌臣敢不欽承
茂渥仰戴洪私何必餐霞徒愧頭顱之老未先溘露庶
殫藥石之忠

謝賜歷日表

閏以正時欽授若天之歷言維作命誕敷率土之臣凡
在照臨迪知遵奉共維皇帝陛下輔宜交泰合德純乾
其智如神式定歸餘之歲臣敢不仰承帝則俯相民生
春析夏因深體奉時之意夙興夜寐聿求熙績之方

謝賜歷日表

奉若天道爰建於夏正欽授民時聿遵於堯典伏膺歲
錫祇拜王靈恭維皇帝陛下功配堪輿德高宇宙調四
時於玉燭轉一氣於洪鈞歷象日月星辰式觀大運布
致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元
治邦國都縣普及綿區臣濫守偏城亦叨寵錫頒宣皇
澤雖慚符竹之分申勸黎元庶謹田桑之候

謝水災免降官表

告災敢緩宜從必罰之科宥過以寬特反維行之令拜
章自劾畫旨報聞懼劇履冰感深漏網伏念臣性尤疎顛
老益眊昏尚承乏於海邦實虛糜於廩食頃者風潮之
變稍為秋稼之傷曾弗預言殊乖共理數馬以策而遲
其對所以嚴事上之恭畫蛇為足而敗於成蓋欲條惠

民之政既素體憂勤之意乃或稽疾苦之陳顧銜秩以
猶輕何計功而幸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同天覆德
與春溫樂善無厭雖微勞而必錄使臣以禮非大故而
不遺致令曠職之孤蹤得逭黜幽之重譴臣敢不捐軀
效報沒齒啣恩罪不逃刑當益勵古人之節退思補過
庶不貽明主之羞

謝遺漏放罪表

政無善狀災延及於千家國有常刑恩特寬於三尺省
愆無措微幸居多伏念臣猥冗無堪叨逾已甚辭介藩
而引疾移使郡以空食雖支離老病之餘不勝其德而
勉強米鹽之細無敢弗勤然撫字乖方布宣無術積其
釁谷馴致禍殃育風恠雨之相仍三時薄害祝融回祿
之不戢連日煽威計問架而甲令有誅待謹訶而封章
急上縶然席藁潔若負芒敢期解網之仁誕委覆盆之
照貸其罪戾爰及官僚收召驚魂即安舊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量涵四大明察萬微任賢使能既振中興之

烈記功志過更隆上施之光致若孤蹤得逃重劾臣敢
不仰遵訓教俯恤困窮書焚室而寬征稽前人之令典
徒積薪而曲突為後日之預防

代梁尚書賀皇后受冊表

業日載涓長秋肇建宮闈增重臣妾均歡竊以虞舜之
仁始刑於媯汭文王之道亦盛於周南欲紹前芳實資
內輔必有天作之合乃成王化之基恭維皇帝陛下睦
族移風明倫訓俗心正而朝廷正德本躬行家肥而天
欽定四庫全書

代賀皇后受冊表

誕揚渙號顯正坤儀喜動宮闈慶均寰海竊以聿來胥
宇姜女開岐下之基憂在進賢后妃致周南之化或共
濟艱難之運或弼成仁厚之風考其以御于家邦莫匪

造端乎夫婦洪維盛世薰紹前徽允資內助之良克振
中興之烈果膺天命式厚人倫恭維皇帝陛下德本建
中道先正始修己而安百姓睦族以和萬邦王假有家
治蓋由於身率天立厥配祥靡自於人為采北闕之封
章遵東朝之慈訓謂九重大養豈佐餽之可虞而七廟
明禋實助祭之攸重神人咸契龜筮告從寶冊有光椒
塗載闢陰佐陽而成歲方密贊於元功月遡日以生明
永安行於黃道臣遠聞盛事內切歡悰稱萬歲之觴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四

趨班列賦百男之雅願播聲詩

代台州王守謝獻助獎諭表

邦用不貲爰效涓埃之助王言下逮忽膺綸綍之褒仰
荷寵靈伏深榮幸伏念臣身叨郡寄世受國恩夙懷事
上之誠粗識愛君之義謂朝廷有非常之慶當備禮容
而臣子修不腆之儀乃其職分方憂菲薄用速譴訶敢
意孤蹤上塵睿獎忽奉璽書之訓頓生節屋之輝固將
垂示於子孫豈但謹傳於民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

臣以禮御衆以寬禹儉自將惜兆民之財力舜聰旁達
知羣下之勤勞故雖一介之微亦拜十行之賜臣敢不
益堅晚節更勵愚忠庶傾葵藿之心少答乾坤之施

代賀元會表

寶歷更端布王春於四海正銜受賀復元會於三朝夷
夏駁奔乾坤交泰共維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
成功德以告神明觀會道而行典禮接千歲之統已啓
中興立一王之儀式彰盛節樂奏四夏建設九賓舞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三

羽于兩階執玉帛者萬國垂衣南面始知皇帝之尊上
壽東朝益顯聖人之孝臣遠紆郡紱阻造朝班夢想鈞
天莫陪于獸舞心馳魏闕徒切於葵傾

代謝御書表

金石騰輝爰闡宸奎之秘圖書拜賜永為魯泮之藏賢
舍生光山城動色竊以書契之作肇自鴻荒古今所論
可傳工拙邈哉千載達者幾人厥有楷法通神草書入
聖皆由專習故克名家罕聞萬乘之尊妙極六書之蘊

抽寶附於暇日徵方冊之微辭誕布多方式昭大訓恭
維皇帝陛下能由天縱道本生知博學而無所成名多
聞而守之以約投戈講藝窮經史之淵源肆筆成書陋
鍾王之體制馮之琬琰炳若丹青付以學官示一人之
稽古頌諸寰宇俾四海以同文臣叨領銅符獲觀寶蹟
諸生服化非關師帥之承宣百世傳芳自有鬼神之守
護

代誅叛卒謝放罪表

允卒結謀自干誅戮守臣專殺宜正典刑方引咎以懷
憂忽疏思而善貸法因人曲感與涕并伏念臣學昧變
通性尤朴鄙比誤膺於朝命遂濫綰于州符宣布十行
務存于寬大奉遵三尺但守于廉平空勞撫字之心茂
著循良之效屬國家之安靖駭部曲之猖狂輒起異圖
陰規竊發密行蹤跡遂審誰何授以姓名悉皆擒獲方
此倉皇之際不無反側之虞止流殛於渠魁靡推窮于
註誤術乖牧御既莫杜于姦萌事出權宜仍不遑于奏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四

五

覆深維罪戾甘俟譴訶豈意矜容得從幸免伏遇皇帝
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大開文德洽於好生神武成於不
殺戢兵禁暴坐臻四海之安忘過記功畢盡羣材之用
故雖重負亦追嚴科臣敢不益勵愚忠勉酬聖造仰體
中和之政用思寬猛之宜羊去敗羣俾善良之無害馬
不窮力期疲瘵之少甦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五

宋王之望撰

奏議

乞禁約舉人文體奏議

臣伏觀國家貢舉之制專試藝文有司考校之科皆有程度中間累舉屬在艱難場屋取人猶多濶畧陛下幸興大業垂意斯文恢闢膠庠徧于中外布韋之士皆得專講習于其間彬彬之風寢復承平之舊矣則選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五

法固宜益加詳密且如連用本朝文集十句在熙寧元豐崇寧大觀法皆點落不考元祐法與建炎所修雖降從輕尚為一抹而今舉人殊不知避一篇之內或純用數百言主司不以為非更謂該洽又如試文內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十字以上大觀法亦係不考而建炎刪去不收以致舉人尤多犯者若此之類未易悉舉秋試在近其可不葺乎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檢舉見行條法申嚴行下令考官遵守舉子通知其遺漏未盡者更照

前後格式量加參定庶幾去取之際不至疑惑取進止

看詳楊朴禮部韻括遺狀

近承朝廷降下楊朴所進禮部韻括遺令監學官看詳契勘禮部韻止為場屋程文而設非如廣韻集韻普收奇字務為該洽故謂之韻畧元祐間博士孫諤等申明謂經傳所用之字禮部韻畧所不載只取舉人常用者附入數十字今楊朴所進分為五門採摭之功頗為詳悉博涉經史足有可嘉其可收者欲依所乞附韻或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五

云一作或別出一字內字非常用如廬之為盧泚之為泓之類或別無經見如輅之為迓愉之為偷之類或非韻所押如單之音善衆之音終之類于科舉之文無所輕重恐疑學者並乞不收其音不必改一項既闕先儒義訓不當以私意改更兼釋文自出音或諸家已有別說近時學者自不改讀徒立異同何裨損益其字不必附一項如旦明之為神明繕怒之為勁怒之類率多假借或出謬誤禮部韻畧元所不收廣示搜羅幾于蕪贅

然其間如術之為遂徧之為辯肉好之肉讀為救切音
釋明白韻畧所無既欲增添却宜收附至于執之為勢
食之為飲掄之音由焉之音媽茶之音舒韻畧已收難
以重出楊朴又謂菰荻薺藎皆已入韻以此為例其類
實繁前人所收不無冗長今之所附豈可效尤今各于
逐字下開具奏聞伏候勅旨

看詳羅棊恭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五
三
準監官看詳都省批送下羅棊恭劄子稱南史劉之遴
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之遴參
校異同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真本稱永平十六
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字真本號班固自序為中篇而今本稱為叙傳今本
叙傳載班彪行事而真本云彪自有傳今本外戚在西
域後而真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
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而真本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乞依真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謹

按南史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彌一瓠蘆中有
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求得
之以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今棊恭所稱劉之遴參校
者乃蕭琛所得北僧瓠中書也本傳既云相傳為班固
真本則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後漢班固傳顯宗永平中
受詔終成漢書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稱
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與本傳歲
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書籍皆有臣字
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稱郎班固上而無臣字可疑
二也班彪以後漢建武三十年卒于前漢不當有傳班
固止因自叙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傳可疑三也劉知
幾史通稱章帝建初中固成漢書後卒于洛陽獄書頗
散亂詔其妹曹大家校叙選馬融等十人受讀其八表
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然則
漢書次叙又經大家編次設別有班固真本大家固當
遵用不應為爾異同竊觀前世經傳固有編簡失次者

如書之武城禮之樂記文字顛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謹于闕疑不敢有所登正矧如漢史篇帙有倫豈可以訛偽之書輕亂舊貫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則已載南史學者可考何必于千載之後追改成書如顏師古劉知幾號為鴻博皆精研此學非不見南史所載而不以為疑者蓋知其出于謬妄也裴恭稱歷代史籍皆以帝紀為先后妃為次又以諸王列傳惟漢書以外戚列於西域之後諸王雜于諸傳之中與歷代諸史頗異按后妃紀傳自范曄後實冠傳首而宗室諸王未嘗不分在諸傳中至唐書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漢書與諸史頗異蓋所未詳裴恭云魏晉以降腐儒曲說逞其私志而錯亂之按師古集注漢書實采應劭服虔二子漢人初無異說而云魏晉諸儒所亂殊為率爾裴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藝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訛謬雖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鎬等分校漢書咸平中真宗命陳堯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仁宗

又以命陳繹而詔歐陽修看詳至熙寧二年奏御已經累朝刊正舛誤洪益後學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疵尤為厚誣契勘見今漢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其書若復亂其次序無益學者徒成紛擾所有羅裴恭所乞恐難議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展免耕墾間田稅租狀

臣伏觀紹興五年七月七日勅節文諸路都督行府奉勘會荆門軍閒田甚多召人耕墾稅租差科並免三年六料奉聖旨依愚民無厭轉生姦弊年限甫滿便輒遷徙臣愚欲乞將今後墾田所免稅租差科三年六料展為六年每年與免一料年歲既久人亦重遷兼每年止免一料亦可補遷徙之費其已免而料數未盡者比類施行如此則不損朝廷寬恤之典而民不容奸各為長久之計取進止

荆門軍替回論禁約公人下鄉奏議

臣每伏觀朝廷所下詔令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可謂至

矣則四方萬里民之利病事無巨細必欲周知方今郡縣之間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無賴不逞之徒散出鄉村乘威怙勢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貨財秋取稻禾夏求絲麥稍不如意鞭撻隨之民之畏怖甚于盜賊而郡守縣令不知禁約戢又征稅場務私人猥多皆鮮衣美食膚體充盈此輩非特費其身以及其家又有飲博游蕩之費何所從出大抵商賈所輸官得其十之一二以故歲課日以不登而有司不察猶以為征之未盡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七

此皆公私之大蠹而天下之所共疾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詔諸路監司嚴督察州縣事非重大不得差公人下鄉而稅場吏有定額不得多置私人散出文榜俾民通知高立賞格許諸邑人陳告必罰無赦庶幾農民安業行旅通流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潭衡郴州桂陽軍賊盜劄子

臣契勘本路自三月以後潭衡郴州桂陽軍管下有羣盜數火謹節錄諸處關報在前一項是販私茶客商殺

武岡州武陵縣巡檢轉入潭州安仁縣殺巡檢却入湖北燒辰州溆浦縣在兩路界首出入一項是吉州賊胡邦寧分作數隊攻劫衡郴桂陽三州之間破安仁縣及耒陽之新城鎮州縣例皆無備帥司戍軍稱李道盡數帶行會合弓手土兵追捕已再敗劔見蟻聚柳州界內當此豐歲又李道之師在近尚敢猖獗如此今春夏以來武岡全州應副調發民頗失業衡郴桂陽境內又為賊擾栽種過期它時大軍還屯或復出寇為害必大然此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八

鼠竊亦何能為但恐侵淫不制漸成滋蔓欲乞劄下田師中令李道一就速行措置毋遺後患免致再舉又郴州永興縣豪民朱持聚集百人作過宜章縣有召募弓手一百五十人平時驕甚州縣不能制土人甚患之茶陵耒陽安仁桂陽諸縣奸民及龍淵餘黨多與賊陰相勾引其間土豪皆昔日盜賊亦不可不過為之慮若以大兵五百人分戍衡郴以鎮安人心庶可消患于未形今楊再興父子既以殘破則將來武岡全州之戍却可

減省蓋諸處土豪之兵不下數千人有戍兵則皆為我用無以制之未必不為賊利害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乞分戍奏劄

臣契勘武岡全州猛賊李道討捕已及數分其詢訪熟溪峒事者說楊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奸滑正拱最兇悍今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惟正修並男楊小二楊小三未擒所宜必獲然計其人衆五分無一自不須全軍在彼若就行分撥權屯衡柳二州以禦盜賊其所帶潭州戍兵亦令發還兼溪峒中無所用馬不若遷置平地武岡山路潛運艱難亦可少寬民力委實便利乞賜詳酌施行

湖南提舉司論差役奏議

臣契勘保正差役吏奸最多其所差人有未當差法者有保正副陳訴差選不當者所屬限一月與奪應與奪而違限者徒一年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申明節

文差募之際以籍為定即行交替如有保伍內應差之人以詐匿俾免許被差保正長于充役以後指論如併計物力委高于被差之人輪次當差即行改正然近經州郡遠經監司文移往返動涉時月其承行人往往故作畱滯有所邀求雖獲改正被差已久其未當差者將來當役又要別充三年以此差選不當者多不能聲訴欲乞朝廷詳酌應今後保正副差選不當後行改正者其物力可差而輪次未到之人候將來當差計役過月日通行二年交替其物低小只合充大保者候充大保以役過月日比折及三月以上者與免催稅一料其鄉司人吏差選與奪違戾情罪自依見行條法如此則設有不當為患稍輕取進止

湖南提舉司論河渡奏議

臣到任屢有民旅陳訴津度艱阻多取渡錢尋行勘會蓋綠州縣榜賣河渡實封投狀之人多是多立高價以爭必得既給賣後却以增添官錢為名加倍收取渡錢

數年以來此風特甚今鄉村小津渡空行人亦不下收錢一二十擔擊客旅可知其廣濶津渡又可知農家米賤艱于得錢輸納稅租困于邀阻買撲爭奪其勢未已增添之數豈有限極更一兩界行者不勝其弊然所增官錢却多拖欠是官司得高價之虛名而往來被邀阻之實害檢準紹興勅諸津渡堰閘無故留難人杖一百若非理邀求仍就本處令衆五日兵級改差重役餘人勒替本司措置嚴行約束外欲乞朝廷行下諸路今後欽定四庫全書 漢漢集 卷五 出賣河渡實封投狀添錢承買價高當給之人並從本州先次責狀不得增收渡錢違者依非理邀求條法斷罪令衆勒替罰錢若干闕報所屬縣分于渡頭出榜曉示許人陳告以所罰錢充賞庶得自此止絕契勘河渡與坊場不同坊場若增酒價人得不需然酒于法有禁河渡據往來必由之地而擅增渡錢尤為切害有非理邀求一條未甚著明若比附坊場立法實為利便取進止

論潼川路措置經界奏議

臣契勘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奸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迭移上户利之而下户皆不願去年臣蒙恩自湖南提舉常平茶鹽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本路境首至廣安軍渠州界此兩州經界而復罷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深竊恠之因問之曰爾等皆在上户乎曰下户也詰其所以願行經界之意則曰人户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户有户者無田而差某等充户長催驅稅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衆若用經界則户名有歸此弊可絕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願行或以為害而欲罷因使數十朋自辨于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已之私而形勢户之不願者為多蓋詭名挾户非下户所為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使與富民爾其貧弱之徒固不

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而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間士人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被煩紊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賦稅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有以見聖人無我惟務便民雖堯舜之心不能過也然奸民觀望詞訟滋繁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為陛下別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衆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三

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駿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于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同異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間事必盡見民情然後可決雖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使各書其名下分鄉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于是究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一十五州瀘叙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

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凡三十七縣為稅戶三十三萬三千有奇除戶絕逃移二十有四願行經界者一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戶願用舊稅者一十五萬六千一百餘戶此其大畧也州別計之則昌榮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川遂寧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別計之則願行之多者一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太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之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為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減重者為之稍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省不至甚擾正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以釐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既以為是增者必以為非或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無時而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四

之多少奸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圖為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事在既往雖改無及至于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于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則在于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為重以重為輕猶稍愈于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而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戶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行經界者一百一十有七不願者四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戶二百二十有八而願用者一十有八不願者二百有四它縣大率皆然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于下戶迭移亦絕無僅有或以時經早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固善今立為成法已經歷有年所料舊稅圖籍悉多散畧中間買賣分

析戶限改更矧覈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甚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陞降紛然僥倖復啟實戶之創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肆其奸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難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凋瘵之民無復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太甚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甚謹具錯置畫一下項 一本路見行經界者九州三十七縣遂州

人戶以十分紐計其願用經界者昌州得九分五釐資州得八分九釐懷安軍得八分八釐榮州得六分六釐此四州民願者多乞且今仍舊普州得一分二釐富順監得二分五釐遂寧府得三分四釐瀘川府得四分五釐合州得五分一毫此五州民願者少乞量行裁正臣愚欲望朝廷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 一應經界縣分有所稅溢于舊額者乞令逐縣取舊稅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

融均減 一新稅不均所合裁正者謂元初打量頃畝
定驗土色不當等戶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
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即非因經界不均以至輕
重如此者不應受理 一前後經本司下狀人戶有增
稅不及一二分而為姦猾上戶驅扇亦列名陳理意在
多將戶數皇惑官司或是本戶所增雖少而詭立別名
之戶當時作弊不皆併合却創立別戶故亦一例陳論
如此則一戶不願便是兩戶今乞將人戶經界新稅比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卷五
舊增減五七分以下者更不增減為裁正之限增減數
多而非實行買賣及併合戶名者即就逐鄉會集衆戶
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將
量出田土沒官斷罪 一乞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
五員分詣諸縣逐鄉受接經界詞狀又于本縣令佐內
選可委官員一通簽同共審量裁正 一所差官五員
若事畢日別無違戾民訟稀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
行推賞 一乞候農隙月分措置右謹錄奏聞取進止

改正安岳縣界狀

臣契勘普州安岳縣初行經界日縣令張寧大為奸弊
改移稅額輕重失平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
貫依聖旨除放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
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
巡門驅斂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間抗敵官吏幾致
生事至今土人謂之梁山梁山者言山上之人其多如
堆梁也臣前在轉運司令諸縣作鼠尾帳家至戶到遍
問百姓願用新稅或舊稅各令親書于名下獨安岳一縣
願用舊稅者十分之九公私俱病民不聊生臣于去年
冬選委昌州推官左從事郎劉翕同縣令右從政郎張
介受狀措置凡三百六十餘狀指決干連者不下千五
百家若只量行裁正則無由去偏重不均之弊若盡行
覈實則有追集丈量之擾翕與守令皆謂欲救其弊莫
若順民之情復用舊稅臣以本縣經界所失雖多亦不
可盡廢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于所增減取其酌

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于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于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謂如某人戶下元管舊稅一百文經界日增至二百文即裁減七十文作一百三十某人戶下元管舊稅二百文經界日減至一百文即却復六十文作一百六十蓋經界增者重減者輕故今所損益者有多少之差元申畫指揮增減不及五七分則不在裁正之限今此一縣其弊至深不可以五七分為限故自二分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九

上皆裁正之本縣經界增稅者四千五百七戶計增正稅錢三十八貫八百一十二文今減其七分為錢二十七貫一百六十有奇經界減稅者六千一百二十二戶計減正錢四十貫七十五文今復其六分為錢二十四貫四十有奇其增減不及二分者新稅簿籍脫漏戶限為多可見者計二千九百餘戶若一一紐算裁正又恐太煩若只用新稅則漏戶不可復得遂仍以舊稅為正計減却正稅錢五貫五百有奇却收漏戶二千七百餘

戶得正稅錢八貫七百有奇又根括到失陷稅錢補足舊稅外有溢額者四貫三百有奇以此數項察同對補裁減之數于租額尚有贏餘又張甯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歲計不敷則擅增折變以補之每正稅一錢增米三合麥二合大率比舊加十分之一今一切蠲除悉依現例凡上件措置皆委曲計議務盡人情輕重適中更無不均之弊百姓租稅各有歸著易于催理自此官賦無復失陷委為經久之利其裁正曲折別編作一冊奏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聞伏候勅旨

潼川路放稅利害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早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仰惟朝廷軫念遠民救災恤窮之意可謂深至本司已即時行下諸州遵奉施行據諸州申到自夏及秋限內不曾有人戶陳訴其田畝各改種了當別無根查存在檢準紹興勅令節文諸官私田災傷夏苗以四月秋苗以七月

水田以八月聽經陳訴至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理如未檢覆而改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者聽今來聖旨指揮係令依條檢放合遵上件條令緣所降指揮于十一月內被受既限內無人戶陳訴又已改種無根查可檢難以檢放若復差官遍詣鄉村徒為紛擾有力者得以計囑貧乏未必得免原災傷所放稅蓋為人戶不能輸送今年本路秋稅已納及八分以上自無支還之理若用對折來年稅賦倘遇豐熟却反是豐年減放若不于來年對減只據目今未納之數蠲放即是頑猾人戶獨得僥倖而依時送納善良之民反不蒙實惠兼今未納餘分多是攬納者已行結覽實啟姦弊官司空失歲計臣照得前者三司措置惠民晝降聖旨自今年秋科為頭盡除對糶米一項比之舊額已減三分之一寬恤不為不至已行下一路照會所有賑濟一節則于常平法旱傷去處失于披訴者許放第四等已下闕食人戶自不相妨已闕常平司施行外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論賑濟災傷去處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旱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本司已即時行下諸路遵奉施行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于披訴第四等已下闕食戶當職官保明申提舉司審度依放稅七分法賑給借貸訖奏本司已遵上條委本路州縣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勤者保盡實批劄支撥常平義倉米斛應副賑給如本州屬縣有闕常平米斛係沿流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目支撥津載前去如不係沿流去處即行本處兌換稅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州常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兌換稅米即行約度合用米數估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移用支本錢前去雜買應副內遂寧府果普州見管義倉斛斗比諸州數多亦行下量減價錢出糶見據遂州申已行

抄到本州縣界實被旱傷去處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關食飢民人數自十二月初六日以後賑給緣本路諸
縣地里相近慮有兩處重疊請給已依條定日行下諸
州每月取二日七日五日一次同日支散內飢民若係
附郭近便人即五日一夫若係三十里外人即十日一
支庶免飢羸之人往來頗併如有後到人數即續行抄
劄其餘不甚早傷州縣亦已行下檢舉老疾貧乏不能
自存及乞丐人依條養濟去處訖見今本路諸州所管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常平義倉錢米可以通融應副周足其舊撫司椿積錢
更不敢取用如將來青黃未接飢民大段數多常平錢
米或至有闕即申報所屬取撥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論賑濟狀

臣去年十一月伏准省劄備奉聖旨支撥常平錢米賑
濟實被旱傷去處或支用不足即于存留舊宣撫司椿
積錢米取撥本司措置行下州縣依條體量自第四等

以下關食以常平義倉米斛賑給如本州屬縣米斛有
關係沿流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目支撥前去如不係
沿流去處即行下本處兌換稅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
州常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兌換稅米即約度合用米數
估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移用
支本錢前去糴買應副遂寧府等州見管斛斗比諸州
數多即令減價出糴據榮叙瀘州長寧軍富順監申不
係早傷州縣別無關食飢流民外潼川遂寧果合昌普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資渠州懷安軍申劄到關食饑民人數今自十二月初
六日以後節次賑給至今年三月終止共賑濟過饑民
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人斛斗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
二斗出糴過斛斗五十七石三斗普州安居樂至縣
錢米不足于潼川府通融應副過錢引三千八十五道
七百七十六文其舊宣撫司椿積錢米不曾取撥州縣
官吏推行有稍不如法者亦懲治一二處以此不敢違
戾朝廷實惠得以下及于民一路之間並無流殍利澤

洋溢歌頌藹然真盛德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因吳侍郎傳道太上皇帝聖語狀

契勘臣收親戚權戶部侍郎吳芾家書報云芾五月十八日對上因論財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某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敵角而蜀人不知卿且道如此用兵若不是他如何了得又言王某在蜀幾如蕭何在關中芾奏王某與臣是親戚每得書說經畫有素雖用兵之久財賦足辦未嘗畧以闕乏為言其人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于財賦亦不督而辦上乃云朕不知與卿是親朕今日之言與卿暗合芾又奏王某有志于功名但近來多病又骨肉亦屢病心甚念歸前時亦有書來懇廟堂宮觀上言亦見大臣云他婚嫁都未了亦欲令歸但蜀中少他不得恣奈何只得教他在彼候事稍定朕却大用之卿既與之是親因通家問且與朕道此意教他且在彼少留後日當大用之須至奏聞者 右吳芾傳道太上皇帝聖語臣具錄在前

伏念臣疎遠小臣濫膺寄委典司蜀計適值軍興賴朝廷申畫之明每事遵稟得以少稽曠敗不謂太上皇帝誤簡聖知因吳芾登對過形獎諭比擬非倫仍令少留以須後用顧問纖悉下及其私恩榮所加非臣涼薄所克負荷伏讀驚感涕淚交零雖糜捐此身何以圖報萬一謹嘗更勵衰病國爾忘家以仰副君父記憐戒勅之意臣不敢上章德壽而事當奏復不容但已謹具錄奏聞伏望聖慈降下尚書省為臣備奏太上皇帝御前庶知愚臣今已恭承睿訓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六

宋 王之望 撰

奏議

論造弓箭衣甲奏議

臣輒劾愚忠上冒宸聽其所陳述實蹈危機感兩宮聖知至深拔用特達此身既已許國寧敢顧避而默默乎臣謂方今用武之時將帥專任軍中有闕何患其不自言朝廷事量度應副足矣何必他人更為之請如吳璘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六

謹畏體國自不肯過當須求他將聞之豈免輕有邀索此門一開臣恐朝廷異日不勝其應若宣撫虞允文見得此軍果須衣甲則合密具事因泛乞製造以備緩急而令吳璘量數取撥不宜便指此一軍而有請也虞允文既罷買馬又所招效用不多而帶行錢物無所歸附故欲用以造甲謂此二萬弓箭手雖非吾招俾得吾甲而後為用亦與招軍無異而不問其人之未可用甲亦未至闕少也今年八月間虞允文累檄總領所於宣撫

司已交甲庫中取甲三千九百餘副以為所招效用之用臣為闕宣撫司而吳璘盡數撥與臣十月五日主管宣諭職事以此甲無用遂盡還與璘允文既知吳璘下弓箭手闕披帶何為虛占上甲而不與也緣虞允文初到蜀中力主姚仲仲敗事恐吳璘有言求所以百方慰悅之舉隅可見如前日納襖一事是也初臣在總領所與吳璘商議慮士卒寒冷乃進期於七月內支衣逐家製造冬服足以卒歲虞允文忽遣屬官任慥密諭制置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六

王剛中令科下四川造納襖四萬領民間所費百餘萬引郡縣騷然臣謂若諸軍闕衣則宣撫見在軍前與士卒同其暴露自當來告乃移牒制置司及諸路漕臣未得製造而會問宣撫司若果須此總領所當以官錢製造不以擾民蓋總所去軍前為近般運差省州郡為之則勞費數倍而倉卒之際並緣為姦何所不至會問宣撫司久而不報然此聲既出不可但已總領所遂以官錢造布衫布褲各六萬事與之并脚錢之類共只費十

五萬引一月而辦送往軍前吳璘止令於河池寄庫至今未支散未盡者尚多可見當時衲襖之不須作也今之造甲與此何異虞允文方赴闕奏事必須更有獻陳識者皆以為憂聖鑒聰明何所不燭但蜀地至遠朝廷必以使人為可信一誤詔令為害實深更在陛下詳之審之軍戎財賦國之大事安危所係尤當重於聽納臣願陛下取允文前後所奏試加考覈若前之言後皆可跡則信而行之或聽其說而可喜責其實而無驗則不可以不察也臣孤遠一身朝無黨援非不知忤貴近之取禍但以事關利害職在咨詢苟雷同不言使一方受弊非臣所以報陛下願忠之義也伏惟聖慈密賜采擇無使臣陷於失身之戒須至奏聞者

又論虞允文乞造衣甲狀

臣近準朝廷兩降劄命令四川製造衣甲甚為緊急臣已具宣撫司見在甲數奏聞上寬聖慮去訖所有本司虞允文留下招軍例物錢已盡數撥管應副支使又令

諸路於就近州郡有本司錢物去處一面先次取撥不佳據制置司提刑轉運及州郡公文稱期限逼促勞費搔擾四川為之鼎沸緣上件事朝廷專委制置司製造總領所催促但合支招軍例物錢別不敢干預各令依已降指若耳有所聞意有所見不以上聞則是畏避懷奸顧惜官職以誤器使非陛下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或者必以臣為姑息蜀民太過不肯體國有乏軍須臣中原人蜀中並無產業亦無親族寓居何私於蜀其所以愛惜民力者正以邊事方急未有休息之期欲為陛下繫遠方民心保固根本以備無窮之用耳於臣何利焉至於軍前合用之物自當協辦力濟辦在總領所二年何嘗令一事闕乏軍之勝負不特係國安危於臣一身一家利害之重豈敢立異不體緩急乎若乃得已而不已以致擾民臣若不言誰任其咎謹再條具下項 右具如前臣非不知衣甲武事所急雖無前件弓箭手亦當預備但宜量緊慢旋旋為之今許尹所乞造二萬副

尚有七八千副未了而又造此二萬副雖得其新復失其舊於事何益臣謂若以此招軍例物錢分下諸路憲漕各度事力於有作院去處接續製造比舊稍加工力不須大段急其期限以致搔擾於舊欠七八千副外更盡此錢而止別聽指揮豈不公私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奏虞宣諭所遣房漢珪招到長安忠義人赴宣諭司奏劄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臣契勘虞允文申招收効用初謂所至旬月間可以得衆數萬故過京西日乞撥轉運司米二十萬石以贍新軍至蜀又要拘收新邊米三十五萬九千餘石令總領所紐算糶本水脚錢計三百九十餘萬引令逐項椿管以備取撥是致諸司紛然至今未息而所得效用人數絕少遂致收刺逃軍亦是不多乃使招誘沿邊諸將所結忠義百姓取其首領文狀許之以官爵賞賜臣近據虞允文借補使臣房漢珪狀稱齋虞允文字前去長安

南山一帶取索忠義人頭領姓名并見管人數計一萬二千五百餘人臣行詳審却供稱上件忠義人已有官司所管見各守把關隘即不係漢珪招到漢珪無招到人數又會李師顏報稱忠義人兵係招集團結照應梁洋關隘並聽傳統制使喚若令赴宣諭司於邊面委有所妨緣逐處忠義人各是懷土重遷自相團結以保妻子者因而籍之雖不可十分倚仗實足以捍守鄉井把截山谷減省戍守又可以為間探不費衣糧不仰器甲別無冀望坐獲其用如鄉社之兵委得事宜今虞允文却欲招誘以為應募之數萬一朝廷信其所說便謂實有此兵或遷來近裏離其鄉土必致驚擾諸將失此藩籬之助却須分軍防托則戰士愈少若奸猾首領微倖爵賞妄來應命給其糧食補以名目愈更生事而終無益於實用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見今虞允文所遣人諸將下各有所爭訟而金州統制官郭謙更申虞允文降空名借補付身自行書填其事可見謹錄白房漢珪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六

狀并李師顏公文繳連在前須至奏聞者

論諸軍見攻德順獨王彥未到狀

臣自十一月十三日金人離德順軍將入水洛城一帶作過已具狀劄錄探報事申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去訖見今賊馬只在彼處去秦州五七十里中間更無關隘秦州見令兵守治平寨賊出沒剽掠附近新民却皆順蕃德順軍人馬平安糧草不闕只是正路阻隔銀牌馬由間道往來亦有被擒者此寇初來未敢輕進我久無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兵馬救援遂宿留修城下寨漸為住計欲斷德順糧道以迫秦州吳璘吳拱王彥李師顏諸帥皆在此而兵少不能進發王彥之軍早來則德順攻寨之時吳璘已出彼必遁去及初犯水洛城一帶時若有官軍迫逐亦須却回王彥之師至今未報起發月日自高州到此計程一月正使即日已來亦須半月以後可到即今已是誤事臣問吳璘有何方畧吳璘云已令間道往德順抽兵六千人馬三四千匹來秦州此間除守殺金平和尚原

等處外併吳拱李師顏兵及秦州守戍共有萬二三千

人欲於秦州騰家城治平寨諸處擺布候彼續更抽德順軍人馬會合若吳璘師出更藉吳拱等聲勢敵或可退不然須至決戰觀吳璘之意其出須在旬日之後據節次探報敵衆約有三萬馬二萬匹亦自疲弊別無生兵吳璘語臣不須憂終無所害但深恨王彥軍馬後期致失機會夏人只在會州上下吳璘云但得金人退夏人易與不足慮也臣見在河池所有德順軍功賞書填告劄事緣德順軍三月間獲捷雖已推排未曾奏明給據八月以後立功之人皆在軍前守禦推排未得吳璘之意欲併前後功書填少減超轉而事有空碍商量未定兼為軍務叢冗工力不及以此尚未報應臣見不住催促及出榜曉諭須至奏聞者

乞遣重臣入蜀鎮撫奏劄

臣契勘德順歸師失律已節次奏聞及申三省樞密院去訖四川精銳皆屬吳璘吳拱精銳盡在德順德順正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軍三萬餘人今據吳拱所申實收到人未及七十統制將佐所存無幾但云未知下落自西南用兵無此狼狽見今除皂郊一帶王彥吳拱揚從儀梅彥等所屯共有一萬四千餘人外其殺金平至和尚原一萬六七千人半是諸州威彊并興洋義士非皆勁卒又德順將士暴露之久疲弊隔絕事失機會以致陷沒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人懷怨心公肆怒罵其事難以盡述而王彥招到大漢等軍吳璘降到雷千戶并食糧軍兵五六千人或在成州或在大安軍屯駐疑而不敢用聚而不敢散反費兵將防守名為彈壓而人數不多不足相制既成猜阻得無反側此輩老小皆在偽境勢難持久兼有前後擒到番人往往配隸內郡作院其數不少近利州一夕逃去七十人若或嘯聚亦足為患四川之憂不但外虞敵方安集故疆未必便來深入向去寧免侵犯彼得哉將士因之以三路解體之民而關外四州尤劇困弊重以簽刺敢勇人心離怨往往逃竄山谷四川事勢可謂

寒心吳璘喪師之後方寸憂亂往者無及豈容更有疏虞為朝廷計莫若速遣腹心重臣權位出諸帥之右者倍道入蜀鎮撫而經理之庶幾可以保固救焚拯溺正在此時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早賜裁取施行實宗社生靈之幸須至奏聞者

論調護吳璘王彥奏劄

臣在河池時吳璘以王彥軍馬不到頗懷忿恚每言及之聲色甚厲臣常與調護間已而二人各得銜札聞有所訓勅王彥意甚自得臣問曰手詔云何王彥曰但褒獎耳臣曰可得觀乎乃出相示臣曰聖恩待將帥可謂厚矣然詔意自有抑揚人臣當居寵思危公不可以不知因指詔中德順連兵煩卿一往之語告之曰如煩卿二字豈可教至尊再道彥不覺悚然臣又曰公頗知古今亦記得郭子儀李光弼事乎李郭同為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牙門都將甚不相能及安祿山叛其時唐以子儀代思順光弼欲去去計未決有詔令光弼持節分子

儀軍出趙魏光弼惶恐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邪遂授以兵泣涕言別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惟光弼之命出於天子而能降下子儀能使子儀釋宿憾而共成功名公今得詔書更宜引咎加恭巽於宣威則上下俱善矣此亦聖朝之意也彥不復有矜色起謝曰謹受教臣又於吳璘處因事寬解二人既奉明詔皆已無事伏恐聖聰亦欲聞知須至奏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上

乞宮祠劄子

臣今有危懇上瀆聖聰臣前任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自去年二月以後累具劄目于叩廟堂以衰病日侵丐一宮觀差遣至八月中準省劄赴行在供職授代將發十月二日忽領省劄蒙恩就除權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方具辭免初五日又準省劄不候告日下主管職事不許辭免仍令王剛中將帶民兵禁軍同臣與王彥措置把截蜀門候吳璘回日歸司臣所可雖未安全

以事屬軍機不敢稽違朝命於當日主管職事是時吳璘已回河池臣往即河池與吳璘相會王剛中不見前來王彥兵馬未到臣在河池兩月與吳璘同共商量措置蜀門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司調發王彥往秦州吳璘只在河池臣遂依元降指揮歸司今來王剛中已召赴行在王彥自秦州回成州見被旨將帶人兵却歸金州吳璘已追抽德順戍兵回守關隘所有四川財賦總領趙沂拘催應副並無闕誤臣見今別無職事臣前在河池宿疾再作胸腹疼痛妨於言語心神昏悸氣體羸瘠醫治無效每有思慮病更增劇枝梧不前兼宣諭一司係是創置官屬吏卒虛費廩給伏乞聖慈察臣愚忠深欲為朝廷宣力非敢辭難避事實緣疾病勉強不行特賜矜憐改授宮觀差遣一次庶獲安養或冀康復他日應有煩難任使臣誓當糜捐圖報萬分冒瀆天威臣無任祈哀俟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再乞宮祠劄子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上

臣今月七日具劄子奏聞緣臣宿疾發作枝梧不前兼吳璘已回興州任責措置把截川口去訖見今宣諭一司別無職事官屬吏卒虛費廩給乞改授一宮觀差遣尚慮天聽高遠未孚蟻蟻之誠不免再冒誅夷上干覆育伏念臣九年官蜀兩蒙趣召將行復止委寄愈隆叨竊寵榮超逾涯分豈不欲以涓埃自效少答生成而衰病所嬰不容勉強既懷憂責惟冀痊安伏望聖慈察臣精力已凋如蓋帷之久弊念臣死亡在即俾骸骨以生還天地父母之恩始終如是臣非木石當如何報也若他日幸臻勿藥自可捐軀或此身遂至填溝亦當結草情詞迫切無任惶懼戰慄延企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闕牒赫舍哩志寧奏劄子

臣聞揚存中說赫舍哩志寧見在滁州而王抃由盱眙路去恐與相失若王抃徑往布薩忠義處則前左副元帥書至今未到近者滁州賊將孫中憲差四人到建康投牒云王抃所持回書若依得前來丞相元帥與湯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密書合要國書副本軍馬更不進發建康即作回牒付四人以還四人者却路中為紅巾所殺回牒却將回建康則是副元帥處往回音信皆不通達渠抗主和議人其兵勢迫近豈不害事臣之愚意欲朝廷再寫周葵及臣前與志寧書副本下國信使副今盱眙軍閻牒對鏡遞往左副元帥軍前志寧見書中語言庶不疑我有疎渠之意使布薩忠義亦可以為間其盱眙軍牒但云近遣王抃通都副元帥書恐王抃去路與左副元帥軍前相失故再錄書本闕報牒中都不說滁州闕牒事只作不知四人被殺如此似亦無害更乞令宰執熟議斷自聖裁施行取進止

辭免兼權直學士院奏劄

臣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臣兼權直學士院臣聞命之際感懼交并竊以禁林寓直實資潤色之才是雖時暫兼權不當辭避緣臣久更煩使舊學荒疎衰病之餘志思凋落豈可承乏內制若或冒處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致失職以取顛躋矧今侍從之間居多文學先進之士使當此任無不具宜伏望聖慈特回誤渥改受英俊以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論集議通和惟求其當奏議

臣竊惟金人通和在今日事體最重陛下既欲集議以收羣策而示至公此誠謀及卿士之義凡與議者固當展盡底蘊用副聖主虛心廣覽之誠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各言爾志不可責以雷同武王伐商誓于牧野其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臣願陛下詔羣臣務盡情實

以對越天地其或私意觀望其間詔臺諫勿以同異為喜怒詔宰執勿以喜怒為用舍而陛下采納之際勿以多寡為從違惟求其當以濟國事天下幸甚

乞熟議和守奏議

臣等竊觀僕散忠義擅回書牒語言不順仍肆兇悖執辱吾審議官意在梗絕和好金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其專權怙亂勢豈能久君臣之間必將

有變但恐金主之力未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

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野無青草馬乏芻秣深

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不受禮物則所

議不成或雖見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以處之吾

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為非所擬吾欲修景德故

事而彼以景德為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

報謝又責吾緘封越式禮體平易既不許我稱大字又

不肯號彼北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尚

爾爭執則凡今國書誓草及稱呼禮數皆與敵意相違

持是以往必不合矣審議官不專使事名位尚卑故雖

遭無禮而卒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來爾使副若往必

不止此臣等雖能死節何補於國和議既爾則邊事其

可以不慮臣等至盱眙四十日間之將帥劉寶輩深以

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錢糧闕

乏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商騎

出沒片候全無議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石淮石空闊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利於馳突若自淮右繞出真揚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為最急而隄備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所見今屯兵近四萬眾而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眾以保一城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敵人用兵未嘗由泗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蓋傲倖其不來耳此臣等所親見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敵人意見否既不能從不若早為之所敵人狡計常持兩端以款我而誤我向國家靖康中和戰並議兩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敵至河上猶集議而不決覆轍未遠可為龜鑑臣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重而審處之欲和邪如何而可以必合欲守邪如何而可以必固和而不可合守而不可固遷延時月或誤大事臣等心有所見不敢隱默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天下幸甚

乞宮觀劄子

臣比瀝危懇上干天聰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降旨未賜允從仰戴恩私涕淚交集顧臣區區之誠非敢虛飾不免再冒鈇鉞以犯雷霆之威臣行年六十有餘入官將及三紀以勤補拙所至不敢辭難雖仇怨滿前讒誣駭聽而孤忠自信當官必行旁觀者皆為臣惴慄而臣不之恤也陛下神明獨運察臣於踈遠之中一對清光以臣為粗堪驅策心非木石豈不知聖時罕遇英主難逢乃遭遇之初遽有退休之請雖至愚暗亦不應左計如此寔緣連年抱疾精力日凋朝謁步趨已憂不及豈能便為公家了辦戰事若不自投閑散必至顛仆伏望聖慈憐閔特回從欲之仁使衰病之身得從安養則天地父母生成之德未足為喻縱委溝壑猶當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上殿再乞宮觀劄子

臣頃朝辭面對嘗以奏劄瀝具危懇仰瀆宸聰緣連年

抱疾精力凋耗出疆事重不敢辭難自合廉捐以身殉國乞使事回日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臣到盱眙一病四十餘日雖幸生存而支離愈甚臟腑滑泄胸膈喘懣表虛多汗呼吸冷氣極畏風寒尤憚晨起心氣積損恍惚健忘稍涉思慮終日怔忡兩目昏花不能細字腰膝緩弱跪立艱難微有動作便加困殆委是勉強不前陛下若責以事功則必辜委任若許其尸素則自愧平生臣反覆自量去就甚審非敢上欺君父有邀求規避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心伏望聖慈檢會前劄早賜矜允使就安養庶几少寬憂畏可引殘年得免顛隲以全晚節干冒天威臣不勝祈哀俟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又

臣比再具奏劄乞授一在外宮觀差遣螻蟻之誠未足以動悟淵聽再降指揮不允俯伏感涕不能自己儻非情勢迫切安敢更犯天威臣瀝血之懇前三劄中布敘詳矣若臣不病語不由衷則是懷邀求規避之心欺

罔君父臣之姦孰大於此自合稽諸公議顯正刑書若實抱疾疴不堪陳力則陛下亦宜憐憫俾合進退之節豈可使尸素劇部以抵曠瘵况臣去國一十七年三召中止今茲得聯法從其遭遇可謂至難焉忍輕去闕庭遽違軒陛下蓋賤分涼薄福過其涯衰病所嬰不容彊勉伏望睿慈察臣愚忠實非矯飾特回聖造使就休閑則臣戴德銜恩沒齒無替自今至死皆陛下生成之賜也冒瀆再三罪當誅殛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辭免淮西宣諭使奏劄

臣二十五日夜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差充淮西宣諭使聞命憂惶泣涕終夕臣之疾疫國信使一行盡皆見之朝廷上下盡皆知之獨不蒙陛下憫惻頃三具奏劄懇求宮觀剝心瀝血無一語欺誕既未回天意而今所差委愈更重難豈不酷哉且淮西事宜最今日安危所係既非臣鄉土又不經游宦官吏將帥全不相識人情地利一切不知使臣強健之時亦不能辦况衰病

如此邪臣精神昏耗筋力凋殘畏惡風寒如避鋒刃若使奔走邊塞顛覆何疑雖臣之一死朝廷視猶螻蟻在所不恤其於疆場之事豈不有誤經度伏望聖慈畧賜矜察以此重任改授能臣雖竄戮不敢奉詔與其誤國寧獲違命之誅但恐臣死之後奉公盡瘁之人皆以臣為戒耳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干犯天威無所逃罪取進止

一再辭免奏劄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六

臣昨具奏劄辭免准西宣諭使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日下條具合行事件申尚書省臣冒瀆天威仰勤聖主再三戒敕九殞莫贖臣欲求對則腰膝緩弱不能久立陛下不信臣病試令內殿引見察其形神可見不妄臣平生所歷未嘗辭難前為四川總領之日正值軍興臣以一身橫抗三面得免疎闕後蒙就除川陝宣諭守禦蜀門臣與吳璘駐於河池經畫邊防慰撫將士雖德順失利而蜀竟無他既而得請奉祠

旋被召命水行八千餘里衝冒三峽漲潦之險偶幸生存到闕兩旬便差奉使大金臣更不敢辭賴陛下保持復還闕下今茲淮西之事聞朝廷自有處畫比前三者未至甚難臣所以力辭者蓋衰病所嬰筋力甚憊心氣積損思慮不周一面事宜利害甚重深恐有誤國計死臣十八日上殿已有文字旬祠數日之間劄目三上則非聞命而避事也今中外侍從才智不少豈無一人可當任使乃必欲令疲憊老病之人冒死而行竊意陛下寬仁睿智知臣下之勤勞必不忍獨於微臣逼抑如此蓋未審其實病耳伏望聖慈特賜矜察檢會累劄改授一宮觀差遣臣屢拒詔旨罪合誅夷惟陛下哀憐幸甚

乞以親王為江淮元帥奏議

臣契勘宣諭之職所以宣布德意以諭其所部經度事宜所當圖上方畧聽命於朝廷至於闕外之制則非其所當專也方無事時採訪申畫稟令於上且容承乏若緩急用兵豈比都督視宣撫可貴以成敗之任見今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六

帥猶以王人會議之故可同措置將來防秋朝廷遣殿
司馬步三衙之兵出戍於江北與宣諭不相統攝其肯
聽其號令乎或曰敵若犯塞朝廷自別有處置臣應之
曰經畫邊事須是敵人未動之前既動之後亦何所及
臨時誤事必云前遣宣諭失於經度則誤國之罪專在
宣諭矣宣諭獲罪固不足恤獨不知誤國之禍於宗廟
社稷如何也唐使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以李光弼
郭子儀皆元功不置都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事

權不一遂大潰其師憲宗伐蔡使裴度督戰時韓弘為
都統乃以度為宣慰使然度方為宰相難以都統推弘
而實專帥事故能有濟邇來北邊探報不一皆云金人
發兵聚糧蓄力大舉敵不動則已若其敢來必鑿逆亮
之失別有賊計亦可謂大敵矣而獨倚二宣諭以當之
不亦難乎臣有愚計望陛下以親王為江淮元帥而於
見任宰執中擇一人為之副以辦防秋之事將帥士卒
知陛下以聖子賢王出總大柄必皆歡呼奮勵人人願

効氣當百倍今方貽書北敵欲議和好彼聞吾此舉必
當震怖和事愈益易集或者必謂如此則當犒設諸軍
創置官屬有所費用臣謂親王不必臨邊只開府於關
下軍兵自不須犒設而使其副駐於建康鎮江之間足
增重事權張皇軍威闕下開府則亦不須多置僚屬何
費之有臣非憚宣諭之行設此以自脫蓋自視才力不
足獨當重責若果如臣所請將來幕府僚案或乏使令
臣不敢以不肖為辭陛下勿以和議為必成遂弛邊備

臣謂正宜立武以壯國體此安危大計願陛下斷自宸
衷速發大號天下幸甚

再論江淮乞置元帥劄

臣今月二十八日具奏論朝廷雖以通書北敵不可必
和議之成遂弛邊備乞以親王為元帥以見任宰執一
人為之副若僚屬之使臣不敢以不肖為辭其意如此
二十九日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令疾速起發不得再
有辭免契勘臣所入奏乃是今日事宜國家大計何嘗

辭免降旨甚非臣論列本意臣今茲入覲係是召令奏事所以前奏云見擇日朝辭又稱如開元帥府臣願備僚案之任初非敢入辭免文但謬當事任上係安危不容不畢盡愚慮若臣所陳未當亦合論以國論將來措置之如何使臣有所稟承而去恐不可作尋常辭免批答而已今次召臣到闕已住旬日不知所議何事兩淮中間有無險隘去處如何擘畫今三衙在此曾不畧令與臣等商議泛泛而夾恣悠而去與兒戲無異緩急豈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不誤國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再取臣前奏觀之詔宰執更加看詳臣所奏是與不是辭免如是辭免乞行顯黜若事干國計亦乞略賜經畫取進止 小貼子臣伏覩三省樞密院劄子備臣所奏既經剪截全不成文理若播傳四方必貽嗤笑乞降指揮如式報行即備臣全文使天下知臣為國遠慮初非辭免伏候勅旨臣昨日得周深報北敵以太子統軍理或有之恐是欲易僕散忠義也蓋權臣之後非此不足以為重然則敵人不為謀

而臣之愚計適足以當之矣伏乞睿照

乞與錢端禮同對奏議

臣今日再具奏劄冒瀆天威惶恐以俟雷霆之誅不謂聖慈俯降宸翰寔論眷倚極於委曲臣不勝銜恩感德之誠糜捐此身何足上報臣數日脚膝瘡痲未任請對然以防秋事迫措置未辦曉夕煩躁寢食不安於此久留殊無補益只緣事有臣等所難獨任者所以薦貢愚衷今承聖訓令三衙與臣等同議而去至為允當臣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六

初三日與錢端禮同對或初二日先令臣內殿奏事一次取進止

乞修城壁壕塹關隘劄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將緊要城壁壕塹疾速措置臣今到淮西見得利害守城最為下策前所修築皆類兒戲止可為虛名文具豈足抗敵枉費財力耳兼軍民纔獲休息未宜勞動而暑雨霖潦亦非土工之時且輟那工夫修剏關隘若因敵自不至城下城豈

可守如壽春合肥敵來即當退保清野以困之惟濠州
城有未圓處見今相度淮西北來寧帖北耗無它亦無
賊盜諸軍喜悅百姓安堵將來所憂惟在淮東海泗州
耳目今未煩聖慮紛紛訛喜亂之語不必垂天聽緩
急臣等自奏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七

宋王之望撰

奏議

措置淮西漕運儲積奏議

臣蒙朝廷降到事目內一項相度轉漕儲積去處臣與江東漕臣薛良朋及知水陸道路人講究利害將來江北不欲多置糧食只于蕪湖縣儲積逐旋津發其淮西屯兵去處係和州巢縣桐城廬州一帶和州者由當利河運昭關褒禪等處密近含山縣者由太陽河口入歷湖運巢縣廬州者由裕河入焦湖運桐城縣者由樅陽江口運以上皆近蕪湖見有倉廩可以頓放或只繫舟岸下節次發放實為穩便惟壽春濠州最為廻遠自鎮江瓜州入關經由揚州高郵楚州入淮過盱眙之西又一百八十里至濠州須著水運又四百七十里至壽春漕運為費力且有敵境抄畧之患今壽春不欲多屯人兵人既不多可以措置陸運廬州至壽春二百里大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七

千錢斗米可致一石若屯十人則歲用糧九千石并馬料不過費錢萬餘緡米千餘斗比之水運甚為省便可保無虞光州麻城由巴河運自江入巴河出陸一百五十里至麻城又二百四十里至光州所屯人數不多可以以和糴相添應副今具畫圖於後除已具圖冊進呈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如或可用即乞行下總領轉運遵依措置施行取進止

乞沿淮創置斥堠烽火奏議

臣前準朝廷降到事目內一項敵人沿淮清野合如何措置斥堠臣契勘淮西平川廣野敵騎可以疾驅而自來不置烽火只用探馬所以多至誤事臣今與諸將措置候將來防秋各於賊馬所由道路登高瞭望依舊日陝西河東體例創置斥堠烽火頃刻之間達數百里非徒緩急官與民間皆可預備亦使敵人知我邊境與向來不同以伐其掩襲之謀兼諸軍不入隊人甚多足以充役不占破出戰之士過防秋即權罷其探馬亦令依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七

舊委實利便伏望聖慈行下諸軍更賜催促令作速措置仍具所置去處聞奏

乞招撫司與江東帥司措置建康樓船奏議

臣契勘淮西諸水不通淮河由焦湖而北可至廬州之境廬州不宜置船恐萬一資寇若得舟楫於廬州則可由焦湖而入于江此曹操窺兵之路也故淮西水軍當盡在建康采石一帶以壯長江之勢而量以一二千人游戰艘於江湖以疑敵彼若深入則乘間出合肥以擾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其後亦一奇也建康戰船殊未如法樓船絕少惟海鯁稍多不足以威敵前所招神勁軍皆東南烏合其人脆弱不耐江北風土向駐於泗州盱眙者多病死又喜逃亡宜以為水軍而駐於建康鎮江之間既風土相宜可無疾夫又舟師臨陣不容奔北可以盡其死力委實利便其船上器用什物往往未備合速令計置仍更添造樓船將來踏車之人當用民兵及脩船之類事于建康府乞令招撫司與江東帥司同共措置

論兩淮鎮戍要害奏議

臣伏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錢端禮奏內稱昨來敵人累次侵犯皆自西路入寇蓋濠壽之地徑捷而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滁今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切固守無致侵犯東路滁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奔衝則郭振全軍與西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今劉寶郭振互相照應臨機制勝遇有兩路連接事機呈大關報協力一心無致差誤奉聖旨劉與淮西宣諭司臣觀錢端禮所陳甚合事宜契勘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可以東西分朝廷既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淮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敵人每來由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到六合揚州蓋江道闊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置修石湖亭昭關等處關隘使賊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矣其餘光黃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四

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隣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敵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可守濠州若敵大入亦須保橫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去處即合相關措置蓋緩急分東西不得敵奔衝東路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滁州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守而守六合而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賊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過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眾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備此一帶平闊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疆界闊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眾終不足以當敵人之騎兵見今張守忠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彥屯和州保曠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北峽諸關敵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令敵人分

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州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綺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于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眾亦恐不復能枝梧矣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敵知吾有備亦未必便敢深入使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正墮吾計中可以得志故臣以為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所論大抵相同只恐淮東指準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却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諸帥遇有侵犯兩路相近要害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臨時朝廷更嚴賜指揮蓋此非兩宣諭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悞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六

論差撥蕭琦人馬及韓玉不赴新任劄子

臣向準四月十日聖旨撥歸正人一千與蕭琦臣力曾論列至六月四日降旨依蕭扎巴例於諸軍撥馬步千人付蕭琦指揮已定琦亦無說王彥自合便行差撥緣臣赴闕奏事一向遷延直至臣七月十七日再到建康尚未肯發臣累去催促仍令揀選應副王彥終遲遲遂再行申明蕭扎巴是統制官與蕭琦事體不同未敢差撥朝廷只檢會前降指揮行下催撥足矣近復準三省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七

樞密院七月二十九日劄子令於見教閱人馬并北軍各撥五百人付蕭琦臣深所未諭五百人與千人何異奪而復與豈以為恩但深怨禍而已臣與王彥商量昨未承指揮以前蓋差南軍與之彼亦不敢有詞朝廷但勿預知可也只是王彥執忝應副得不甚整齊人既參雜馬又不足臣再三說諭終是艱阻蕭琦不無悒悒欲望聖慈劄下王彥所差蕭琦人馬若於諸軍抽差恐不成隊伍可於本軍馬步中各成隊摘五百人馬五百匹

限三日內應付仍劄下臣嚴行催發如此則琦必大喜

然歸正北人切不可與也蕭琦臣撫之甚厚其人議論實有可取如修闕寨等事與臣意正合臣非有所好惡但國家安危之慮不可不為之防若處之得宜非徒朝廷之利亦琦之福也昔三監之地乃神州輿區其民累世被堯舜禹湯之化一染紂惡遂為汙俗周公遣之洛邑時歷三紀風俗始變書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一聖二賢而後底定又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聖人憂慮之深如此夫以先王遺民而使管蔡兄弟監之猶為變亂况異域之人哉陛下不可不審處也臣更有少事不免奏聞歸正人韓王臣不識之聞頗涉獵書傳議論捍闔志大意廣有輕朝廷心張浚聽信以為國士浚之所為多出於王朝廷更張庶事為王者自當退聽今添差宣州通判係見闕不即赴任却來建康不謁本路監司只時走蕭琦之門嘗對歸正人添差建康簽判高敞語言無倫疑朝廷講和之後復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七

歸北人意有含蓄敬復語總司幹官呂撫言之呂撫以告臣呼敬問之却不肯盡言而意若有之臣亦不欲深詰凡隱藏之語臣更不敢具奏又聞王每寬張浚之罷以為事已垂成不合中變又謂敬云蕭琦奴才而其弟二子乃豪傑嘗問我蕭是北人是南人其意大率類此敬濟南人與呂撫是鄉里故肯吐露臣親呼呂撫問之其說如此呂撫頤浩之幼子也王來建康只造張孝祥王彥嘗於孝祥坐上見之孝祥大稱其材王亦云云王彥面折之王頗說待北人之薄王彥云我南人到此只為奴婢今北人到此作節度使有何所負王云南人到彼極有任用者王彥又隨事折之王遂不敢抗然終不往見彥亦不敢來見臣其人狼子野心豈肯忠於朝廷縱不為叛亦只是懷張浚私恩於陛下何有今久留于此日與蕭琦交通深恐疑誤蕭琦別有思慮臣謂此人不可令在江上宜改差浙東差遣不然或為後患若此人遠去乃所以保全蕭琦陛下速賜裁處幸甚取進止

論和議奏議

臣十一日夜半準金字牌近到御劄恭承聖問淮西事理王彥軍情且令臣頻具奏來臣自前月十七日到建康日夜督諸將營建官寨烽火王彥地分已修了昭關山寨并關門關頗雄壯見接續修褒禪曠口時俊地分已修石湖嶺戚方亦修北峽關王彥今日親過江北巡歷本地方及時俊地分自曠口一帶轉入巢縣諸軍親行按視約半月日可回諸處烽燧諸將相關措置戚方皇甫個已申到處所餘亦見次第後月上旬聞二事可了候了日奏聞乞從御前密差人檢校今月初三日建康教閱水軍大小僅千艘戰船四百七十餘隻臣詢問眾人皆云前所未有今見增置用修葺舟船委可以壯長江之勢問淮西軍民見所修關隘頗恃以安王彥一軍都無事錢糧足備不聞減剋王彥御軍此間人頗議其寬或聞行在傳以為太嚴甚不然也但軍中事務精力有所不逮於文移詞狀之類遣決不敏臣就其所短

而扶持之建康即今軍民安恬只濠壽間歸正等人時
為寇攘近壽春頓遇申擒獲二百餘人而濠州孔福申
以為擁去平民老小七八百口玉石未分臣已約束不
得廣有禁繫正賊之外如有一時驅逐之人仰釋放存
恤繼承朝廷指揮委屬官體究見在施行孔福在濠州
撫定彈壓人漸安之夾淮之民號跳河子以作過為生
近緣更戍未定又北界招誘故易相扇動遂州守臣可
以措置非久諸軍出戍若尚不息以千百人巡連自當
消弭光州皇甫個錢糧前因改淮西總領應副之初所
以不繼今復委湖廣總領可免闕乏又有知順昌府孟
新一項僑寄光州梁安灘有南北私商征稅之利皇甫
個甚不便之近孟新稱避水移來因始與皇甫個互有
爭訴臣各移文調護無得生事別聽指揮今朝廷令臣
體度與孟新差遣臣已遣人招之候到面問取其所便
而處之自此必無事其餘如孫立者如馮湛者如李澤
者頭項甚多或就加撫存或招來建康皆有歸著暗消

患害多矣若一處稍失事宜便為釁不小如陳八者是
也大抵當極弊之後事如琴絲急之則愈亂須緩緩為
之甚費料理心力俱盡寢食不遑然不敢屑屑奏聞正
恐貽君父之憂方張浚初罷更張軍政臣孤單公膺濫
當事任萬目睽睽伺其疎缺日虞禍釁不自意全仰賴
聖恩得至今日惟當盡力效死罄竭愚忠以報萬分前
朝廷既通北書未有耗聞頗傳議論不一近聞已得回
答臣遠外不知其說不敢妄議但一意激厲將帥為戰
守之備以待不虞不問和與不和也但為自治不問敵
疆不疆也臣向者累次面對及其奏劄其語甚詳陛下
必尚記之敵不肯和必不回書既相報復和意可見然
若肯和休兵息民以成陛下之至仁固天下莫大之福
臣之願也事若可從陛下且以生靈為念勿較小節勿
吝小費能信順而理直天地鬼神實臨之若太不可從
則怕他不得須稍見吾疆壯有立之勢聞敵中自河而

南水旱飛蝗之災尤甚于我其動衆亦難張皇威勢半是虛聲我若一向伏弱適足害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此至言也今日之事不容再錯若和得成須朝廷一一議定然後遣使勿獨擬與使人令辱國啓釁以誤大事也伏惟聖慈裁擇幸甚

初除左諫議大夫上殿奏議

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平居散恭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七

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繆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後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者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下既允蹈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則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

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於皋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成功稱皋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感衆聽橫議不敢以搖至公姦欺不容真偽判矣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而驩兜乃歎美其方鳩僞功欲堯之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七

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咈哉方命圮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效者也舜既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光堯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于茲宜其治效崇成未有云獲者非道之不弘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背公死黨之論日聞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

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甚拙而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廷各勵節操平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趣於背嚮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丕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若附下罔上造為弗靖怙終而不變則虞舜四凶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論恩榜任子革弊奏議

臣今月初七日准御封降下御劄文字付臺諫官謂朕自臨御以來躬率儉抑每念官冗恩濫思革積久之弊將來任子貢舉若停三年之限必尋動以浮言今欲遇郊祀之恩已經奏補者並權免廕補一次開賢良方正

之科許令中外普薦真材其免解該恩榜人且權住罷赴試卿等各宜公協乃心參酌所宜條具上來朕審處而行之臣猥以庸虛備數諫省伏覩陛下天資英睿濟以果斷厲精求治約已救時近古帝王蓋所未有即位以來慨然憤積弊之久欲一切懲革以大有為於天下斯千載之一時也臣不肖待罪諫省得奉諮詢何其幸歟然臣聞更化者不欲駭俗而除弊者不可循常人情安於僥倖苟且厯數百年乃欲一旦革而正之勢必至於紛紛而不靖將遂行而不郵歟則必失天下之心將中道而復止歟則後日無以為政是不可以不審也若曰更化除弊難郵流俗之議亦須在我者詞直而有名猶當反覆調伏使無所發其忿懣不逞之心始可以無悔况其未然乎漢文帝時諸侯彊大僭上不軌景帝憤之峻加裁削於是七國俱反漢幾失山東此乃循常駭俗之至也其後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各使封及支庶諸侯不削而自弱蓋處之得其道耳任子恩科祖宗時有

之遽停三年必不免浮言之胥動慶厯中仁宗開天章閣命輔臣陳當世急務范仲淹富弼輩條上數事減任子其一也未幾謗譟大興一時名臣皆狼狽而去所言卒廢格不行神宗熙寧中減進士狀頭恩數而蘇軾亦極言其非大抵更化除弊為至難在祖宗時已然况風俗久壞綱紀未振如今日之甚者乎且名位有高卑子任有多寡若已經奏補者並免廕補一次則貴賤不分而人有幸不幸矣特奏名之人舉數有多少年齒有老壯若並權住罷則舉多者受屈而年老者無聊矣至於開賢良之科廣中外之薦自是國家求才與任子恩勝非所以相乘除也自靖康以後興復此科十有餘舉竟無一人應詔雖令普薦亦恐虛名而無實也陛下欲大有為於天下每事不可求速宜為之以漸使僥倖之俗日減月賤愈久愈效而無後悔則善矣以陛下之英睿果斷厲精求治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今即位未久雖勤儉仁孝之德享於天下而恩澤之需漬者尚未深也如

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甚衆願陛下姑少寬之以為後圖必欲稍救其弊則亦有說矣夫人之情篤於愛其子以及其孫其次則兄弟若侄若甥以至於疎屬於其至親則利害之心切其餘亦泛泛而已先王因其親疎之別制為五服此人情之殺天理之自然也今文臣自帶職朝奉郎以上隔郊奏薦中散大夫以上每郊奏薦太中大夫以上雖致仕遇郊亦得奏薦其子孫近親皆已官矣又及其疎屬每薦一人有納賄至數千緡者其壽考之人有薦至數人者甚無謂也今若立制自某官以下子孫之外不許奏暮親某官以下不許奏大小功親某官以下不許奏總麻親其許奏者差其官品立定員數以郊恩致仕道表通計數已足矣雖有恩澤不得奏補只許回授與已有官人仍不得名他子孫為己子孫以胃廕補無子息者許養一人如此則一郊所省文武不下數百員然於其人之利害初亦不甚切也此救任子之說也方今科舉之弊莫甚於轉運司之牒試祖宗

時無若是之濫也有避一人親而牒三四十人者而所謂親未必親也所謂門客而未必門客也每三歲詔下士人奔走競求牒試富者行賄賂巧者干請托改換鄉井說冒宗支敗壞禮俗莫此為甚就試者十人解一人到省則十四人取一人若牒一百四十人是暗添一員省額矣天下每舉諸路轉運司所解不下數百人則省額安得不濫乎十四人之中令舉一人而餘十三人者十七八年之後皆免解進士也則恩榜安得而不多乎免解就試之人衆非徒恩榜衆多而正奏名省額亦自暗增蓋以十四人則額當取其一也今若將中外官門客牒隣州服屬疎者免牒試試院廉內廉外官別作措置仍申嚴保官批書之法務在必行則轉運司試人絕少每舉正奏名可減數十人而將來免解之數又不知其幾矣此救科舉之說也凡為此者所以修法度重名器扼姦倖覈詐欺而於祖宗之制非有所戾也不亦辭直而有名乎雖有紛紛亦不能為患矣此其大畧其餘

織悉當命有司條具以聞而陛下審處之臣素懷憤世之心最疾冒濫今在得言之地遇非常之主非不欲將順隆旨以一掃宿蠹顧事有不可以驟語者臣區區之愚惟欲吾君政法流行而名譽光美不願求欲速之效使輿訛造訛者得以竊議於其間也伏惟聖慈留神採擇幸甚取進止

乞勞師奏劄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大軍出戍兩淮暴露寒苦臨朝太息宵旰軫懷出內帑之儲普加激擣舉賞功之典優答勲勞尚慮德意未敷聖澤或壅宜遣大臣宣布詔令楊存中已擢拜都督專總兵權臣叨預政機將明是職若陛下不以為不肖乞差臣往江上勞師庶幾挾纊之恩足以振起士氣取進止

勞師乞差辟官屬奏劄

臣被旨勞師江上布宣德意面奉聖訓如更有合差委官屬措置事務許臣量度不限員數差置伏望聖慈特

降處分取進止

乞追寢職名官觀守本官致仕奏議

臣近三具奏劄乞賜罷免仍重行黜責今二月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任使
居住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伏念臣出將使指入輔政
機無毫髮補報而人言游至罪戾山積雖竄戮不足以
謝天下聖恩深厚未忍加誅乃叨祕殿之華資竊珍祠
之厚祿保全終始之過非臣犬馬所能上報萬一但罪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三

應黜責而未正典刑恐於公論有所未允所有上件恩
命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臣守本官致仕
臣雖疾病之餘死亡無日猶當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温州遺火乞賜降黜奏劄

臣契勘本州自今月十七日西北風大起遂預作準備
點檢防火之具十九日風甚已時新河南界居民業八
家火發烟焰所衝六處並起臣與通判趙不流躬詣火
勢猛處救應分遣諸頭項軍兵百姓併力向前至未時

撲滅燒過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間約計六百

二十餘間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後城外南鄉居

民遺火亦即時救滅燒一十五家計二十間并係茅屋

臣等朝夕巡警澆滌餘燼不敢少懈翌日風勢依前猛

急至未時市東界杜秀家火發五處俱作臣等又如昨

日極力救護至酉時撲滅燒過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

瓦屋相間約計一千一百七十餘間龍興宮開元觀嘉

福院並當風頭不容拆救內龍興宮有市舶務一所並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三

皆焚毀飛火出城南燒却民居七十家及造船營一所

五十六家計草屋一百四十二間打造未成糧船四隻

除此之外兩日所燒別不曾延及倉場庫務官司屋宇

臣守郡無政天降之灾大火繼作禍及民庶按紹興勅

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杖八十雖

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上盧竹版屋三間此

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臣

身忝守臣無所逃責見行待罪伏望聖慈重賜降黜以

為州郡不職致災之戒取進止 小簽臣契勘本州居民約計萬數千家寺觀四十所今兩日所燒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屋相間計一千九百五十餘間寺觀四所大抵幾災及十分之一而官司解宇與倉庫務軍兵營壘除市舶務與造船營外並皆無虞尋常州郡被火緣於勅有奏裁之文往往減削人戶間架以避責罰臣今不敢隱漏盡行供具計其延燒之數罪戾非輕然通判而下皆極力救護故雖風勢猛盛一兩時間便得熄

欽定四庫全書

火伏望聖慈但將守臣重作行遣臣甘從譴戮不敢有詞伏候勅旨 臣契勘本州從來多有火災每數年間輒一作動焚數千百家蓋緣並海多西北風而屋邑繁隘茅瓦相間以致易為延燒臣自到官常以為慮而習俗滋久難與慮患若先事更革必以為擾今遭此一藝遂得大為之防以修火政庶為後日之利伏乞睿照臣自本州遭火之後即刷貧乏被火人戶計口給糧賑濟又為措置材瓦之類徹茅蓬舍宇增置救火器具及部

勒官軍預為區處不敢一一條上伏乞睿照

溫州水灾放罪自劾奏劄

臣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溫台州近被水灾逐州守臣王某陳巖肖仍不即聞奏陳巖肖仍賑恤遲緩王某特降一官陳巖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申獲海賊首領毛大等五十七人溫州申獲次首領許大等九十六人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王某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贖過特與放罪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內陳巖肖與宮觀臣伏讀訓勅感激涕流臣悞蒙聖恩畀以便郡政事乖刺洵至天災不能即以上聞罪在不赦况臣嘗侍帷幄深識聖主勤恤民隱亟欲知四方疾苦之心宜與它郡守不同而老病之餘許旣如此陛下何賴焉考實論情合加重譴乃從末減恐未足以壓服公議若以捕獲海賊功過相除自是明見千里之外創置水寨及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正使建明其事偶出于官亦守臣常職惡足以贖蔽灾之大過黜

欽定四庫全書

官一秩已為輕典更加貸宥何以示刑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將臣降官指揮依舊施行仍從罷免以為付委不效之戒其于陛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政豈小補哉臣無任慚懼戰慄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條奏溫州水災後措置事件奏議

臣近覩邸報臣僚劄子自夏至秋浙東一路瀕海之郡三遭風水甚至民間以木筏搬載湍急之處廬舍飄蕩禾稼不以早晚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收浸淫損害所餘亡幾在法水傷去處差官檢視蠲減田租以聞州縣之吏恐為己累惜不加恤惟懼朝廷之得聞也欲望先委浙東監司及諸郡守臣詢問著實被水去處分差清強官檢視定其高下減免租稅并行下諸路監司郡守覺察或有災傷先期從實奏上庶幾不敢欺隱奉聖旨依奏續于今月十四日轉運副使劉敏士到州布宣德音體訪委曲過于優卹惠利有加恭惟皇帝陛下憂民救災之誠至深至厚恩澤所施孰不鼓舞然浙東七郡

其四瀕海被災輕重各有等差不啻如臣劄子所言臣先呼集諸縣知縣赴州親加審問皆云損傷不多其人素皆愛民非喜為撻剋者所言可信又戒更切詢究不得抑遏人戶狀詞各皆遵稟而去既是損傷不多則檢踏蠲放合依條限難以前期張皇申奏至於講求荒政固已預為隄備大抵于成法之外更務寬假此皆守臣職分之常其所設施何敢一一瀾瀆朝聽陛下撫養黎庶視之如子每聞疾苦宵旰軫懷臨遣漕臣躬行按視此堯舜之用心也臣豈容隱默畧無陳述謹具本州風水後措置事件編成一冊繕寫投進以聞庶幾上寬宸慮少副綜核之意伏乞睿照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八

宋 王之望 撰

朝劄

論禁約州縣不科田畝錢以備支犒朝劄

某契勘本路今夏羣盜作過州縣並欲並緣科率初議每畝取田畝錢百文以熟田計一小縣不下數萬緡此間民盜雜居當擾攘之際心已動搖而急以重賦且胥而為賊本司遂備錄寬恤手詔散榜一路如實於軍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八

急切合須索之物仰開其實數以鄉村等第所敷曉諭民間通知方得科催仍關牒諸司其事稍緩已而茶陵縣每畝科錢四十安仁縣五十仍有馬料諸色等物其數不少皆公然以寬約廣備為行移遂峻行取問又恐人微言輕不能有所禁戢仍移書丁則具述其不可狀且言見遣弓手於法當支役錢將來若有大軍即係總領司支月椿錢而州縣乃欲預以犒設為名多行括剋其非盜賊所任及非軍馬經由去處亦皆乘時欲相做

做不可不嚴為止絕設有緩急諸司錢物可以那融事

定指數取償於民豈不公私俱便今未有一兵禦賊而

重困民力何以為善後之計深恐別致生事賴丁則所

見符合兩司表裏相應始皆任罷於是不得騁者皆說

說以乏軍興見逼某先事計慮必保其無他守之不變

後蒙朝廷就遣李道措置以致班師並無闕誤惟所過

州縣量有犒設亦不敢過當不特民免騷擾而官吏亦

護保全說說者方自知其前日之非初武岡用兵某到

任日淺不深知邊事次第且非已職雖頗聞其科斂而

不問今果起大獄後來其他州縣若非力行禁止則皆

將蹈其覆轍雖寘之於法亦何所及仰惟鈞慈軫念遠

民之意每務矜恤

乞免差三司等處取馬人朝劄

某契勘殿前馬步三司自紹興二十五年歲發官來興

元取馬甚為遠方之病歲凡用二千三百餘人蓋準七

十一運之數每運馬五十匹用使臣一員兵士三十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八

去年一年只買發得三十四運餘係今年補發外尚少八運所遣人留滯興元坐費批支亦頗驕縱雖姚仲輩亦不敢誰何自宕昌買馬場至興元計二十程本場顧夫發送五程至施香嶺交與吳璘下兵吳璘界內七程至青泥嶺交與姚仲下兵八程至興元監押人十五次換易莫適任責馬以故死損者甚多峯貼峽類此大率自買馬處至興元已壞五分之一直官價二十餘萬緡而姚吳兩軍押送人批請不與焉某近已具申朝廷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依舊例自宕昌峰貼峽顧夫徑送至興元只多費本司錢八千餘貫又乞三司取馬官兵在興元者今使臣一員兵士二人獸醫一名直至西河州階州宕昌去西和州六里峰貼去階州四程遂州去買馬邊界尚遠迎接馬運庶幾早得照管所顧夫直與送至興元交換三司人兵近得宕昌場申今歲馬路閉澁入中極少雖多作措置招誘蕃客而屬外界非號令所及如此則歲未可按額而得竊恐三司取馬官兵留滯愈久非徒廣費批支亦妨軍教閱且三司所以

發人取馬者欲得路中自照管耳今為之計莫若每一運三司只差使臣一員兵士獸醫三人前來興元候逐場買馬日關報令至西和階州迎接本司顧夫送至興元至行朝却依舊例差諸州兵士押送既有三司使臣兵士照管自無疎虞而歲省三司差兵一千九百餘人沿路并住程去處免批支騷擾之費實為利便關三司所差官兵者不止為馬蓋欲照顧所差人令轉資三司歲有二十人無故轉資似亦非便又江上諸軍近亦來成都取馬此馬係黎敘州南平軍所買此路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四

見今道路通流歲額數足前此係本司以諸州兵士押送自去年諸軍差人來取遂不用諸州兵士諸軍發來人至本路批請歲約三萬六千餘貫州郡省計有限無可取撥遂令封椿不用兵士借請約三萬五千餘貫那融應副準戶部符近準樞密院指揮據茶馬司中要將椿下兵士請受買額外馬而令漕司應副江上諸軍兵士批請漕司安得此錢所謂額外馬者本不可得只是為虛名以占破此錢耳尋常所差兵士係借請月糧却

按月除尅入官既不差人則無借請矣椿以應副諸軍批請已是漕司白取於州郡今又要此錢買額外馬而別令漕司應副不免又取於州郡其將何以枝梧除已各具狀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今更別有劄目稟呈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論監類省試朝劄

某契勘四川貢士類試于蜀蓋三十年矣積弊不可勝言其尤甚者往往冒入解名而就試倩人入試而過省代筆之價至萬餘引輕薄子多以致富風俗大壞考試之官爭出題目陰拋記號各有所主常至紛紛習俗見聞恬不為怪今次主司自朝廷差委事體增重某與闔院同事更相戒飭務盡公嚴上下一心毋敢扶私橫議五旬訖事畧無異同規畫之未當者悉釐正之向來弊端一掃而盡前期約束杜絕姦萌作過士人望風引卻者凡數百輩合格人數減于前榜十有八名老成淹滯多獲預選一方取士之路自此遂清若非僕射相公留

意人才主張公道洞見事宜于萬里之外何以及此仰惟衆聽之廣必有輿論達于廟堂豈容厚誣以干欺罔之誅也伏幸照察

論鹽酒減放不實朝劄

某契勘蜀人所苦莫甚於鹽酒贍軍諸色所入總肆千餘萬引而折估獨一千一百餘萬東路事力纔及西路十二三而按月折估其數相等朝廷每有蠲放若係民間科數則片紙下縣皆知其所減之數惟鹽酒為弊最多非委曲料理則減之不若不減且如歲額一千一百餘萬引遞年止催及八九百萬皆趨補拖欠之數若所減在二三百萬之中則可以除拖欠之虛額而無損於官若在於八九萬數中則官失常入之數而重額者反不得裁損前此官吏肆為奸贓豐盛者以賄幸免實欠者以貧不需此鹽酒之法所以益壞而公私之所以交病也某今次預行措置以待朝廷之命有開到榜示謹具申呈庶幾將來實惠得以及民而無損於調度伏乞

鈞照

論銅坑朝劄

某去年八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委措置銅山縣銅事尋差知涪城縣姜宿前去檢踏緣本官差克類試官別選懷安軍金水縣丞趙純權遂寧府蓬溪縣酒稅胡宰分詣逐處相度措置某亦蒙制置司差克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界以朝廷專委辭行九月初十日徑到銅山縣躬親相視廣行詢訪其新舊銅窰凡二百餘所

欽定四庫全書

涪州府

七

匠戶近二百家與鄰縣出銅器地名于打銅村相去數十里其于打銅村鑄造之家亦百餘戶初謂所產銅礦大段浩瀚每歲欲且立萬斤為額而民戶哀訴不已某委曲說諭詰以銅窰匠鑄銅之家如此之多豈得謂之無銅且縣號銅山此名不應虛得今朝廷以鑄錢闕銅徧行搜括知爾縣所出不貲專委漕臣措置豈容爾輩尚專其利可依實認額毋取罪戾其老宿等對曰此縣銅礦有無不常每遇一窰苗脉盡絕即於旁近尋訪

窰之深者至數十百丈若是坑苗豈盛豈有棄舊圖新

今新舊二百餘窰見可采者只一十七處後又添兩窰窰之多蓋以銅之少也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農隙一二十戶相糾入窰或有所贏或至折閱係其幸不幸其間大半往別路州軍銅坑盛處趨作工役非專以銅為主而取足於此土也其鄰縣于打銅村所鑄器物多是漢州及利州大安軍等處客販之銅又四川販銅悉集於此故銅器為多不皆出於本縣縣雖以銅得名然非嚴道鄧通所賜之銅山圖經載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置鑄錢官至調露元年即罷可見此縣產銅自來不多數十年前有窰二十二處每年人戶認銅三百六十五斤政和年中憲漕兩司各遣官重行檢踏只七窰有苗餘一十五處無可採取止於七窰上量添銅二十一斤而已非不欲多增勢不能也某等伏觀榜示亦知朝廷搜括銅寶甚急於使司賞罰非輕本縣山僻無監司巡按數十年矣今使者親來宿留累日豈敢以

欽定四庫全書

涪州府

八

無監司巡按數十年矣今使者親來宿留累日豈敢以

多為少欺罔官司乎乞從使司嚴行禁絕如有藏匿銖兩衷私貨賣甘伏重罪某亦未以為然遂籍匠戶分窟取礦置場拘收烹鍊以十月為頭仍差趙純權銅山令專主其事至十一月末兼中間有閏凡三箇月每月起辦不及五百斤甚費督責又民戶陳訴不一蓋緣諸窟散在三鄉山谷五七十里之間難於拘籍遂再委姜宿前去子細審量措置凡閱兩月方得就緒每月及五百斤今每歲以六千斤為額遇閏更加五百斤已別具狀畫一申尚書省自十月至正月五箇月收到銅二千五百斤見行起發通先所起拘到器物銅共計一萬一百三十三斤切緣初行之初事涉經久非審見的確利害未敢條上以此稍稽月日某不才伏蒙廊廟曲加記錄特賜任使實不敢不盡疲駑伏惟鈞慈特賜照察

措置錢監軍兵克諸軍使喚朝劄子

某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凶惡不逞之徒苦于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駐

不敢為惡今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今大軍盡任靖入監揀選強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哀同發赴軍前又揀選次彊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巡採打鐵炭兵士二百餘人以克往來般運錢帛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令任鼓鑄人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為諸軍老小在彼隣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幸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死者間入賊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

論四川總所與東南事體不同劄

某契勘東南用兵將帥統軍旅戶部總財賦而朝廷制其予奪盈虛之柄今四川去朝廷遠而總司不預兵事凡有調發支費只據其所須色色應副不過委曲調護而已比東南事體大段不同所幸宣撫吳璘忠義體國

愛惜財用不然總領一司何以支吾近蒙累降處分令諸軍與本所務在協和不生間隙諸將莫不遵稟本所以自立斯蓋聖朝明見萬里之外遠方間指揮之下皆大悅服凡本所應辦之難不敢重言只乞朝廷以東南調度畧行比較便可以照見也

乞令湖廣應副吳拱襄陽官兵錢糧朝劄

某照會昨準尚書省劄子坐湖廣總領所申將吳拱帶行官兵糧草料依循贛夔州體例責令舊應副官發赴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襄陽府交納某已于去年十月初四日十一月初八日兩具事理申明承朝廷送下戶部勘當未蒙本部照應所申事理止檢送湖廣總領所元申再下本所今依已降指揮某以不才誤膺委使平時粗知體國矧艱難之際苟有利于公家豈問遠近彼此之殊自當竭力若于事非便利力所不及亦不敢畏避含糊以誤大計不免冒昧謹斥再有披陳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出不比江浙而于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

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眾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窮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敵相持于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眾為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商號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為廣又夔州萬人防托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般糧運草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于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文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副其利閬兩州邊嘉陵江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惟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于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路只五六百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

于屯駐州軍收到稅草內應副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紐筭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移運本所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多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鈞慈特賜指揮檢會前狀并今來所申逐項子細看議利害免行科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八

下湖廣總領所照應施行 小貼子照會襄陽府吳拱官兵合用錢糧已準朝廷指揮令湖廣總領所取撥京西常平司錢三萬餘貫斛斗二萬九千九百餘石并現管諸色錢斛別色科名應副如更不足于軍前應椿管錢米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礙應干錢斛移運支遣貼降准西總領所椿管銀五萬兩鄂州坐倉和糶到米內取撥二萬一百石共五萬石專充吳拱官兵支使即是朝廷應副不為不至自可足辦難以更竭四川事力

三千里外移運糧草前去照會金州素來凋弊近都統王彥收復陝華商號分屯人馬在四川間捍禦強敵金人不住復來侵擾見今事勢未保萬全一邦事力已極困弊豈可更任襄陽轉輸之責實恐有誤國事伏乞鈞照

乞推賞知通應副贍軍錢物增額朝劄

某契勘四川贍軍之資係折估糶本兩色折估出於鹽酒經向來用兵增額至高未嘗敷足官吏因緣侵盜處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八

處起獄少有清脫者而所虧課利終不可得糶本出於民賦州縣弛慢奸弊百端倒皆拖欠少者數月甚至一年失陷既多不可追理歲月稍遠則舉而放之前後不可勝計某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末交割總領職事申畫措置將諸州正月一日至年終實到庫錢物不論贖補年分新舊只以本年額起之數比較增虧從上取無虧欠州軍一十處又從下取虧欠最多州軍一十處具知通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候逐官任滿改授差遣日自朝

廷參照勤惰斟酌施行如有起發年額數足外更能補發以前舊欠即是材力有餘職事濟辦之人別具名銜保明申奏乞籍記以待選擇蒙朝廷採擢依申行下四川官吏莫不欣然悉心遵奉各務協濟本所不遣一卒不差一官不追一吏以相督責而逐處錢物按月而至爭赴期會以取增羨三十一年終打算實到庫錢物紐計錢引比祖額計增二百六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二道比紹興三十年增三百八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七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其三十年係以前起撥錢物最高年分 四路州郡惟大寧監虧額一千三

十道渠州二百五十餘道然亦增於遞年之數其餘並各增羨更無從下虧欠最多去處若非朝廷聰明遠燭曲盡勸沮之方何以及此緣人數頗衆不敢悉依元降指揮申奏今只於數內從上取增數最多一十州知通職位姓名管幹月日具狀保明以聞并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數奏任滿改授差遣日參照斟酌施行仍籍記姓名以待選擇劄下逐官用加獎勸使遠方士大夫

咸知朝廷考課分明號令必信勉相慕倣庶幾嗣歲可以繼此起辦伏候鈞旨

論吳璘多病乞吳拱自襄陽歸蜀朝劄

某職總四川財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公上所宜知者不敢不以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某之所敢必也契勘宣撫吳璘天資忠義志在立功愛惜邦財不啻己物今之委寄誠為得人自聞警報即至殺金平仙人原與賊相持七十餘日中間取秦隴洮蘭等州及仙人原等處城寨又分遣王彥東取商號委有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和尚原一帶多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賊不破川蜀之憂未艾也吳璘日夜措畫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多病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時復發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關輒告臟腑臟腑稍安又若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今月十五日下午仙人原還興州醫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彈壓兵馬彊敵對壘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心危懼四川事勢可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為安者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為憂今疾如此豈可不預為之所某不知東南事體緊慢吳拱可輟不知輟只論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並令吳拱復還使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以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為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為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竊恐朝廷以吳拱歸蜀襄鄂關帥為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用夔非衝要謀帥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係至重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

候邊事少寧乞差官祠劄

某輒有危懇上干洪造伏惟寬度曲賜矜容某戊辰歲秋自大學博士旬外補出守荆門癸酉歲造朝除湖南提舉常平茶鹽乙亥歲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丁丑歲除本路憲戊寅歲除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己卯歲兼權

茶馬庚辰秋除總領四川財賦到官既已逾年每有申陳荷朝廷采錄得以粗免曠敗非不欲益鞭駑鈍以赴事功而入春以來愈更得病一臥閱月職事妨廢昏忘羸劣勉彊不前若不展盡區區投誠于鈞播必致顛隳上誤使令伏念某入蜀八年私計多行不便些小生事并諸親戚皆在台州第二兒說婚多日過時不得畢結第三兒將婚一女及并留滯遠方莫議姻對奴婢隨行者久而不贖妨其丁壯朝夕煎聒在人情亦所不堪犬馬之齒明年六十求田問舍正爾茫然雖一身叨榮冒膺寵祿而以一家論之實皆不得其所老夫老婦常嬰疾疾每慮一旦溘先朝露其為狼狽何可勝言中夜念之心如焦灼方聖君賢相在上萬物必遂其生有如孤蹤跋扈如此誠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悉數前後官蜀之人無如某之久見今在蜀者亦無居某之先累政總領去留久近歲月可考顧今重兵對壘供饋方急豈主計者援例求去之時敢不且竭衰疲終此調餉候邊

事稍定應辦無闕乞加憐憫陶鑄一宮觀差遣使十五
年流落之身畧歸東南了畢嫁娶整葺生理以寬投老
之憂庶幾心志和寧得從安養則桑榆暮景盡出生成
感戴恩私何啻痿人之復起齋鼎之見釋也未委溝壑
間他日或別有驅策死而後已其敢有辭預布腹心情
辭迫切不勝惶懼祈哀俟命之至

論運米克備邊朝劄

某竊見蜀中邊境見今無事而界外所傳如河中聚糧
渭水搭橋僉軍刷馬之類莫審虛實亦未測賊意所向
吳少保宣撫四川軍事有統一謀謨深遠處置得宜非
特可以制敵而本所亦差易酬應幸甚幸甚某前者欲
起秋成增糴軍食而利閭倉廩不足多容遂於合支并
椿之外運米十萬石往興州寄椿一以備倉卒二以張
聲勢三以省教言吳少保甚以為喜米船至興州岸適
吳拱移屯老少萬數十人正得乘戴不然合用三百斛
船二百七十餘隻邊遠豈能遽辦一行人兵到和州種

種種為之區處應副周旋而去又行下經由去處預備
津發得無疎虞近收吳少保書錄示廟堂鈞翰并北使
語錄云大軍一動糧道為先某又許運米十萬石見行
起發伏乞鈞照

措置備邊餉餽朝劄

某今月二十九日伏準宰執通僉劄子備到北使奏陳
語錄五月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都
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
務要不失機會某已恭依施行外今有本職合行申稟
事件畫一如後 一川蜀前來用兵都轉運司領其財
賦而隸於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
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
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
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為名而
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畫一項云昨
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別無統攝止

用公牒行移乞移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使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二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置乏可容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西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為宣撫而應于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且量事緊慢移司近吳以便計議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領主其餉饋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餉饋則一日不可有闕在今日總領所憂責最重了辦為尤難也四川自改總領所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各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人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為眾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以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合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憂時務循

法度皆與其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庀職非為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 一紹興八年七月十二日指揮川陝宣撫司合用錢糧萬數浩瀚都轉運司自合體度科撥應副緣見今置司去軍前頗遠難以應辦理合措置奉聖旨都轉運司可於利州置先時置司成都令總領所戶部倉庫糧料院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大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有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為之今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緩急全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之使仍宜得彊幹有風力者為之其餘三路惟夔路見今兩漕成都潼川各止一員更朝廷詳酌 一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為職事或有出入自當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故為異同不當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恤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聞報事通商量則

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促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宜加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事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 一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干發用粗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為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聞梗槩以為支備乞行下宣撫制置司照會一據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北主巡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東蜀兵牽制於西遂能殄寇於淮漢之間固大善萬一游魂閩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尚遠何以枝梧自某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往年最高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小三千人并運州寄樁米二十萬石水腳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一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關請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

而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於經賦之外既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涸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鈞慈俯賜矜察

論四川將士銳於立功朝劄

某竊見四川諸軍士氣甚振人有奮心諸將銳於立功可以決勝非尋常之比敵政殘虐關中百姓不復聊生皆思內附必有土崩瓦解之變聞東南彼已之勢亦然誠千載之一時此間將帥士卒惟恐賊勢沮縮自憂內亂復有通好之請而朝廷從之仰惟廟堂成筭素定而遠方人情事勢必所欲知故敢輒以上稟至於軍須應辦目今並無闕乏枝梧調護之難不敢具述若涉大水未知攸濟伏望鈞慈特垂矜察凡所申明如或可采乞早賜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九

宋 王之望 撰

書

上蔡侍郎書

某聞南山之阿有異木焉萌蘖以生纔數寸爾已有鬱然撓雲之勢不幸壓於土石拳蹙不遂將失其性又遭時之旱暵泉乾土裂孤根焚焚焦然且死俄而有泰山之雲蒸布太虛將徧雨乎天下百穀草木畢仰其澤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九

是木也尤汲汲焉夫雲之降時雨以潤物固其職也非有私乎惠物也物之仰雨以生亦其宜也非有私乎求雨也然是木也於衆草中獨汲汲焉欲壘蒙其澤者何哉蓋困於積年之壓重以三伏之旱抑屈枯悴非他草木比一日二日不雨殆將死矣則其情宜不急而可憐哉今有人不幸而類此者其生於世二十有九年其立身行已積學著文雖不敢妄意古人亦不肯自後時輩弱冠遊太學屢以不腆之語濫處上游丙午試于秋闈

亦在異等此顧何足道然倘一得獻技于禮部待問于

天庭雖不足以爭步英豪追蹤晁董至如韓退之所謂

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者誠不自揆妄以為庶

幾焉奈何遭時不祥仍以家難流離憂苦不得試其藝

者已七年于茲是以在此若乃譏評時政詆訶公卿出

位而謀居下訕上以僥倖萬一則又某之所不忍為也

以此飢寒困窮為當世失職者之最今者迫於門戶之

寄衣食之奉摧折素志欲因世祿而苟一官悼心失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九

自愧平昔是豈異夫木之拳蹙不遂失其本性遭旱而將死者邪伏遇閣下以貳卿之重獨總天官自二千石而下皆銓次於閣下之手士大夫之望之若百穀之仰膏雨也而其事之去留亦在焉於衆士大夫中獨更汲汲有望乎閣下者其意非有求乎其私之也蓋以流落之久資用不足以供桂玉而鞫窮之餘錢財不足以賄胥吏自非閣下特達而哀憐之則旦暮之間且餓而死矣此所以祈公之尤切而望公之尤深也伏惟閣下雲

行雨施利澤萬物之餘賜之以涓滴則枯莖朽枝不崇朝而遂有生意雖綿弱之質何以酬造化之施然假以歲時俾其成材歲寒之資或有可觀者夫叩人急者人必疑無因而至前者人莫我知今其實犯二忌以進故敢獻其區區之說欲閣下一知而不疑耳激昂自薦市道所羞冒昧自陳出于窮迫惟察其肺肝幸甚

上呂丞相書

某聞古之豪傑之士建大功定大業者往往其人出於勞苦煩辱之中其思慮之所服習筋力之所嘗試皆難能難堪之事故一旦得志於天下則其所立有絕人者若后稷之播種伊尹之耕稼傳說之版築呂望之漁釣其事至陋而聖人安之不耻周公文王之予生長於富貴宜若不屑於世務然七月所陳無逸所戒莫非稼穡艱難之語聖人豈為汲汲不自暇逸者哉以為服天下之勞故可以處天下之逸安天下之辱故可以享天下之勞也後世士不務實競為浮誕以收無用之空名平

居優游言論風旨足以傾耀天下及丁變故則茫然不知所為魏晉之際此風尤甚士大夫有盛名而處顯位者皆號為風流之士以清談而取世資已而敵國駭乎疆場姦雄發于朝廷盜賊起于山林則向所謂風流之士者皆顛沛失據身死族滅而國隨之如司馬懿劉淵石勒之徒一世巨猾其强悍堅忍之性固已備嘗險阻周知情偽而何平叔王夷甫之流欲談笑而當其衝是猶深閨曲房窈窕女子抗強暴之侵陵豈不殆哉本朝承平既久士風凋弊駸駸有魏晉之風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陵夷而為靖康之禍此有志之士所以歎息痛恨於前日也恭惟閣下英姿傑出獨立一世不為風俗所移方天下以浮虛相高侈靡相尚之時獨儉素是守勤勞是務有識之士固曰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大事則排難而解紛者必公也及其功存社稷位冠羣后於人臣無二矣宜可以安處於富貴然於天下勞苦煩辱之事猶身親之孜孜焉勉勉焉若有督責而程課之

者以是知閣下勲烈魏誠非偶然其康濟之資經綸之術皆其平昔之所安行而天資之所固有非矯揉沽激而為之者也此所以出入將相蔚為宗臣而豐功茂績無愧于伊周者歟某襄漢之鄙人自幼讀書好考古昔之所以興衰成敗之迹常怪魏晉間賢人君子相望於朝而不免於滅亡及讀孟子見所謂天降大任必先勞苦之說然後知魏晉諸君子所以敗其後身更近世之事而目覩其靖康之禍則益信孟子之知言而遐想伊周數公於數千百歲之上恨不得執鞭其時也今者伏遇閣下暫解機務均逸祠宮實來是邦而其之賤事在焉欲掃舍人之門有日矣自惟疎賤屢進屢卻既而歎曰伊周數公冢中朽骨顧遐想於數千百歲之上而近不一登相公之門是何異夫捨吾之災而嗜秦人之災者哉於是自忘其僭易之罪踴躍然而來庶幾一造堦墀望折衝之姿聽綜練之語以激懦衷而快宿志焉若其見辭于閣下得拒於典謁則命也伏惟進退之幸

甚

上宰相書

某聞唐虞之道孔孟之學舉變稷契之事業初非二物如冶金錫以為器用烹羊豕以為膳羞本末雖殊其實一也書稱堯舜禹皋陶之為人皆曰稽古伊尹樂畎畝起而相湯格于皇天後世不知道為何物不知學為何事稽古之烈格天之勲判為二塗其間亦有豪傑之士因時乘變能成就其功名者然考之聖賢之事業終無黼黻宮商之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而至於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繼之以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舉而措之之事業陰陽者物所由生形器者事所從出道兼陰陽昌形器則凡天下之事物幽明巨細動靜出入變化云為萬殊不齊孰有能外此者濬其源而流自清理其本而末自舉矣故業大而富有德盛而日新變通至於不窮而事業著乎天下此聖人經綸之極致非浮虛無

用之空言也乾之九二以利見之資處人臣之至盛德博而化天下文明孔子翼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聚者聚此者也辨者辨此者也傳說之誨高宗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由是言之經世者必以道致道者必由學所得有淺深則所發有大小顧其淵源為何如耳恭惟某官道為王佐學為帝師所以治其心養其性齊家治國者粹然一出于六經蓄而為德則剛健萬實極乎輝光之盛發而為文則純正簡古合乎典謨之言曾參之忠恕孟軻之剛大子思之中庸貫為一條誠明白而自得雖功蓋一世貴窮人爵於書無所不通於理無所不闕而機政之外猶皇皇焉如其終始典于學自周公而來未見其比也故能智先著龜節冠古今信行蠻貊勇過賁育赴危難而不懼歷困厄而不挫臨機會而不疑入紛糾而不亂享天下之富貴而不淫極天下之功名而不驕始焉以天下非之漠然如無聞於耳少焉以天下譽之泛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七

然若無介於心此無他有道於此足以制事物於冥冥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制焉故也然則天下之事業有盡而相公之學術無窮其功德之已陳於天下者特因事而應之者耳事之未來應之未出者天下惡足而知之譬之泰山出雲人見其氤氳變化合散萬端不崇朝而徧雨天下以為至矣而不知精華亭毒之氣蓄於中而未出者多於見乎其外者也某襄漢之鄙人幼志於學行年四十未聞大道何足以仰窺盛德之萬一抑聞達巷黨人以里巷之流一見仲尼喟然歎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著于論語天下至今誦之某雖不肖託于鈞播有年矣歲在戊午初忝科第兩蒙呼召獲顧盼於稠人之中今茲改官又承借重諸公猥賜收錄比之孔門雖不足與高弟齒至自附於達巷之黨人則稱夫子之大不為過矣雖然董仲舒以達巷黨人為不學而自知蓋資質之美有絕人者使留受業於門則其於高弟亦庶幾矣惜乎不知出此一言之外後世無傳焉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八

慕者資質不及而好學之心自謂過之誠得朝夕門牆之下益聞見其所未嘗則他日所得於相公之道必又有深於此者不止於一言而已也不識相公果能收之否乎小子不敢自幸謹獻所為文一編辱賜覽觀或有可采冒瀆鈞嚴戰慄無地

上宰相書

某聞下之事上莫貴於用情情之所在求之而不為貪辭之而不為矯趣舍之際無適不宜昔孔門弟子或欲

欽定四庫全書

法道集
卷九

九

干祿或不願仕吾夫子因而遂之進退無譏焉誠知其心無所隱於我也後世之士忠信不足妄誕有餘陽為名高陰趣勢利范汪志干時用託省兒墳杜淹欲得美官反效隱者心迹相反以偽釣奇真治世之罪人也獨唐韓愈以古道自信不卹時議上書宰相以布衣求官其言曰可舉而舉焉不必遜於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既斥潮州作表哀謝稱已之長其自處于君相之間誠可謂較然不欺者然為國子博士三年

不遷既不能恬於進取默爾無言又不能吐露肺肝卓然自結其作進學解委曲以致其意雖當路憐之自此稍進亦不得謂之誠矣豈愈信道不篤為流俗之所移邪抑當時執政者不足以誠告之也某誦之久矣向自下士來不因紹介負其不腆之文仰干典謁相公拔之於泥塗窮悴之中使教育天下之英材自惟疎賤無能濫被器使夙夜磨礪思有以自効當官行已如相公之身臨而目瞰之立見於前乘見於衡蓋五年於此矣上自朝士下至諸生無一人親戚鄉閭之援惟恃恩紀以遠譴詆安全卵翼之恩一毫未報豈宜僥倖苟得更有所干請哉但以淵源之地風波易動指目為多不才之人久此叨據嘗恐不免於戾上玷陶鎔欲布腹心未敢率爾不謂相公特軫鈞念俾得自言尚可默默畏避懷不盡之意乎如某之寒相公知之舊矣居官得祿猶不能自給今終更在通故鄉不可歸挾數百指之累將安之邪又一寡居表姊近攜孤女遠來任其嫁遣之責其

欽定四庫全書

法道集
卷九

十

勢尤迫若於此時不能一鳴其情是蹈韓愈之失而不以吾夫子待其門人者望吾相也而可乎伏惟察其區區之誠終始矜憐畀以一官免待遠次則啼飢號寒之屬庶不殞於溝壑其恩德之小大輕重某宜如何報也

上宰相書

某聞善論詩者不專取其文詞必觀其志而聽其音傳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若七子所賦韓起知其吉凶觀其志也列國之風季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上

察其治否聽其音也惟是二者有氣焉行乎其間氣之感志與音必應之是氣也非一人為實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顧所感者如何耳治世所感其氣和亂世所感其氣厲是以善觀詩者於音志之外又觀其氣焉且詩本以厚人倫美教化而變風變雅往往因一己之不得其所而發為憤懣以譏刺其上孔子何取焉蓋世當亂亡人懷哀思怨怒之氣賢人君子特因己所遇聲之於詩觀其詩則當時之所感者可知夫聽倉庚者知春之

和聞蟋蟀者知秋之肅此物理之公天道之自然也詩

之美刺大率如此是故樂而不為淫哀而不為傷美而不為諛譏而不為誹喜怒通乎四時合乎一氣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若以一己之屈伸而反其所感則小丈夫之作也君子無取焉屈原放逐作為離騷幽憂感憤雖出於一己而楚之風氣著焉不然揚已露

材上非其君下譏同列乃名教之罪人豈足以爭光於

日月哉實諱當漢文治平之時以近臣出傅長沙年少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上

名盛未為不遇而沈湘弔屈悽然有離騷之風吾固知諱之不長也孟浩然在開元中詩名亦高本無宦情語亦平淡及北闕南山之詠作意為情踪語此不出乎情性而失其音氣之和果終棄于明主本朝石守道作聖德頌於慶厯間詞工意直真一代名筆但語激訐而氣不平無寬裕優游之風卒之身惟讒毀而幾成朋黨之禍殆與吉甫穆如清風之作異矣當時梅聖俞以詩名家交游傾一時而仕宦不達其詩乃怡愉溫厚不失治

世之音故歐陽文忠王文公諸賢皆以三百篇擬之然則為詩者非通天下之志而協夫聲音之道未足與言詩也其晚學無師顧嘗知好義少年雖遊場屋亦時時為之而不得其門後蒙拔擢處淵源之地稍得以潛心詰訓已而出試小壘實古二千石之秩追思前此兵火逃生流離飢寒之苦乃得復見清時與萬物同游於和氣中欣欣然愉愉然進有尺寸之望退無溝壑之憂間為詞章以歌頌太平如蛙鳴蚓號不足聞於當世今老矣志猶在也抑不知擊壤而謠畎畝之樂乎將樂職而為宣布之詠乎其亦形容功德而鳴國家之盛乎大鈞所播其必有所發矣或曰游孔門者難為言子言得無易乎應之曰昔周道既衰王澤僅存而小夫賤隸之什猶有取於聖人今聖君哲相在上風化方隆某又嘗以文字見收玷師儒之選則感於治世而鳴其和蓋有不能自己者矣奮厲而言未足多過惟相公恕其狂妄甚

上執政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九

某聞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故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聖賢之分正在於此然乾之九二聖人也而其爻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坤之六二賢人也而其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與夫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者相反焉豈自誠而明者其業亦資學而後成自明而誠者其德有非習之能致者歟且舉夔稷契亞聖大賢而各守其一官不能相通易地處之未必盡善則皋陶之刑后夔之樂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皆其性所長得之於天非習而後能者不習而能則誠明自侍弗勞而功何所往而不利恭惟某官以超眾之資聰明所照了無不達一旦出遊場屋待問廣廷條其所對無非當世要務應敵尋常之語不挂一詞綜練之文皆可舉而行也及歷要津掌絲綸典禮樂管曲擅其美卓乎無前以至典章法令之微文錢穀甲兵之大計一歷十耳悉暢本原雖老于厥官能善其事者自以為莫及嗚呼此豈習而後能者哉公學根於天得於不習故嘗竊覩規

盛德以為合於坤之六二順而正靜而安名蓋四海而
心不矜才高一世而志不溢氣之所養浩無端倪確乎
直方至大克塞為臣為子莫不各盡其道易所謂不習
无不利者於公其見之夫六二之賢雖曰不習而能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蓋輔之學者如此我公之道雖曰天
得又能粹之以六經之源滋之以百家之流深造孔顏
孟軻淵奧不傳之宗則公道德之所至勲業之所期其
可量也哉某向者叨官于朝以時進見聞馨欬侍儀型
退而清心日有增月有得也一去門下五年于茲汨沒
簿書米鹽之間舊學荒蕪頑然為俗吏仰惟師範邈焉
有霄漢之隔然立見於前來見於衡無一日之志鑽仰
也今者解秋造朝澡身沐德復擁篲先生之門不知與
之進乎否也若得樞衣趨隅一瞻鈞座庶幾攀鱗附驥
不為小人之歸何其幸歟非所敢望也僭布腹心先生
圖之

論部民訴經界書

某契勘四川經界惟潼川一路詞訟最多蓋緣所部一
十五州有行者有不行者有既行而復罷者以此人無
定志各懷僥倖一夫鼓扇十百附和每縣易一令郡易
一守監司易一人則境內紛然牒訴叢委或訟初行之
日保正者長因界量而受贓或訟既行之後案吏鄉司
以走美而取賄牽連枝蔓必不可行所訴增重之數多
至十餘倍少亦不下兩倍考其事實皆未必然若監司
守令姑務持循則不過取會行移受其煩紊而已或者
未詳情偽喜任更張則信其偏詞便有損益縣不稟州
州不告監司監司不以聞於朝廷鄉異邑殊前行後止
賄賂狼藉請託公行失陷賦租害及貧弱使經常之賦
無復定制如是者八九年矣某前備員轉運判官奉詔
看詳措置經界利害因上便民事內一項專論經界乞
將本路不均甚處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
各以事宜從長措置仍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
諸縣逐鄉受接人戶詞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定驗

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衆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說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均以致輕重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既已奏聞又具狀劄繳申廟堂伏蒙僕射相公特賜主張取旨依申如有人戶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其遵依前件聖旨遂令逐縣勒鄉司先將未經界前一年并經界一年新舊稅簿逐一較對取見新稅比舊增減及五七分以上人戶具帳供申不得追集人民有所搔擾其以前人戶論訴多是虛詞濫說不可憑用遂修立狀式雕版印造分送諸縣曉示百姓如不願裁正更不須下狀若願裁正即請買狀式其實書填經所委官投押若有指決不得過三戶再限一月出限更不受狀自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後選差清彊官分詣經界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

狀式關防周密杜絕弊幸無所容姦狀式已具冊內其從來妄狀鼓扇煩紊官司之人皆不復欺誕濫有披陳以致詞訟不煩某又疑縣道及所委官憚於裁正抑遏百姓不令聲說累次嚴行約束及密切詢訪委是少有請買狀式之人亦有書填不行既買復還者據所委官申皆只就縣受狀不曾下鄉藥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稅數與偏重人戶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增稅之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畝並不會復行界量更民並無責罰公私無毫髮之擾未結絕間某蒙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決狀推排減偏重稅八十九戶增偏輕稅一百六十六戶已出榜曉示百姓認定供輸自此永絕詞訟方推行之始人見其事體浩大皆謂爭訴必多收之為難及狀式一出姦民往往引退訟牒甚

少異論已息然猶疑有所騷動非一二年未易遽了已而畧無一事數月而畢皆翕然帖伏自非僕射相公聰明遠燭洞見萬里之外兼收博采不以人廢其言則一方宿弊豈能盡去今已具錄奏及申尚書省又繕寫成冊投納府第以便省覽某自入蜀以來日為經界詞訟所擾深疾姦弊求所以安人息訟可以經久之策甚詳每士大夫陳述百姓訴理人人與之論辨參稽講究備見本末踰年始敢上聞既蒙朝廷聽委則說諭守令選

欽定四庫全書

洪漢集

九

擇官僚審謹而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誤百姓者乞從所屬其事因申奏重實於法庶幾遠民得安業一方幸甚其普州安岳一縣不均最甚措置裁正比它縣尤為詳悉已別具劄子申呈併乞鈞照

與殿帥楊郡王論兩淮移屯利害書

某比承鈞旆之來得以款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傾企遽中兩辱誨示益切眷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折

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既不可回且令來長蘆又令員琦與宋受來瓜步想此經畫非鈞意之得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而軍無定處旋營寨柵揚州所患兵少勢孤今復員琦宋受遠去和州見憂敵人窺伺今復移却張守忠郡王重臣宿將諳練兵機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之學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數輕動張守忠既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徐圖之員宋若尚未動令往揚州如何國事至重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忠告尚幸裁處餘冀保重前膺冊拜

欽定四庫全書

洪漢集

十

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

某前日嘗獲承教慰甚遽復昧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候萬福瓜步却依前議深以為憂想只為張馬帥既來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帥之動既已非策若更以員琦宋受來瓜步恐又增一失勅敵迫近而大軍數移可為寒心員宋不屯真州上意也不令在真

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今却令往瓜步緩急之際聲勢不相接奈何某采訪於人皆以員宋往揚州為得策淮東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瓜步去揚州更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守忠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甚可憂侍郎深宜婉畫今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員未動且令往揚州如何大抵規摹須要素定先自擾擾則為賊所窺非計之得也侍郎其審處之

欽定四庫全書

河漢集
卷九

回潼川續漕書論西路漕司財計

某辱教翰殊用感慰某到此忽將兩月公私哀哀加以哀病厭倦日甚西川弊蠹十倍東路州郡無科約者十年矣非法出入歲歲增多雖朝廷累行蠲減而實惠不及百姓民力日困一日可為太息州縣平時只稱闕乏近集官吏就司打算皆有餘而無不足大抵守令亦自不知其財賦之根源前後循習上下相蒙雷同一辭以為公私之耗今既為之均節彼方自省矣其間妄用無

有紀極所謂江河不能給漏卮也若此何緣得足夫人不以為便謗語必紛紛有聞幸以下諭吾輩既受一路之寄義當以身徇職豈復容心於毀譽之間也幸察

再回續漕書

某比馮運幹行欲附問自前月以來忽苦腹病憊甚坐是稽於修謝豈勝愧慙北事所傳或緩或急日日不同皆不可信姑務自治不必伺敵人之動靜以為喜懼自治兩字誰不知之若問其所以自治固未必能言縱能言之或甚高難行而不切事情或瑣碎而不達大體求其真可用者幾何人哉宜乎人以為書生之常談也要之臨事然後見人耳病倦不能多及

與徐左司論軍須錢書

某萬里相望稍疎具記可量瞻嚮某猥以不才謬當西蜀之劇任適丁兵興大軍十二三萬人與寇相持者半年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費盡調護諸帥幸皆無事而湖廣總領所橫相侵迫殊不曉所謂方此擾攘尤費應酬

欽定四庫全書

河漢集
卷九

五

蜀中向發吳拱下三千二百餘人數百匹馬隸鄂州軍各借請三月去矣朝廷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則已無此額而湖廣申請將元額衣糧草料從蜀中應付津般之費歲計五百六十餘萬引此為可行乎自古未聞水陸三千里按月調運供運也朝廷以給降湖廣米五萬石銅錢三萬餘貫銀五萬兩儘可支辦又有指揮如不足許于軍前應十椿管錢米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礙錢物內移運支遣何苦力欲困厄于西蜀此其不可曉者一也朝廷許湖廣于二十九年四川發赴行在銀內截撥錢五十萬貫計銀一十五萬餘兩四川已發過銀二十八萬餘兩湖廣若行截發不患不足彼其不能違管押官之懇請容情放過却一向責辦本所催之有此其不可曉者二也又欲兌三十一年經總錢糧銀五六十萬兩二年共有錢錢一百二十萬貫川價約買得錢十七萬兩而止夫何誤以彼中銅錢算計况百二十萬貫已發過一百四萬七千餘貫未發僅十五萬餘貫鐵

錢而欲兌銀五六十萬兩此其不可曉者三也去年朝廷再令拘截四川經過錢銀五十萬貫此項亦合作銅錢算計為銀十五萬兩湖廣乃併應副江州威方錢三十萬貫紐作八十萬貫欲銀二十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殊不討究威方錢三十萬貫即係兩年經總錢一百二十四萬鐵錢之數差誤抑又甚焉矧此五十萬貫一項四川已發過銀二萬六千九百餘兩金二十餘兩絹三百餘匹焉得有銀二十四萬餘兩乎此其不可曉者四也今已通發過數言之所欠甚不多乃欲先兌那銀八十萬兩果何所謂朝廷元降指揮係每歲應副江鄂州錢六十萬貫據未起錢數行下合起官司兌那所謂合起官司乃四路憲司耳本所初無與既無未起數目其將何自兌那凡所申請分毫無是處朝廷不曾勘當便為施行四方萬里何所赴懇軍期急速豈不誤事耶幸從都司詳酌呼上部吏當面詰問頃刻可了殊不難決也本所每有申明皆某手自為之字字有歸事事有

理試一觀之自不逃乎聰明辱垂領畧幸甚

入與徐左司書

某劉中所陳持道理云耳道理之外更有不可顯言者
四川諸將應有需索本所必格之以法彼亦知本所用
度多而儲積少故不敢以為怨今見以百數十萬應副
他路則必忿恚解體何所不至昔魏博節度田布以魏
兵討鎮軍于南宮度支饋運不繼布發魏博六州租賦
以供軍將士不悅曰他日用兵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
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以肥國魏人何罪其牙
將史憲誠陰蓄異志乘隙得間因以搖亂布軍怒不肯
東眾遂潰今日之事得無近似之乎恐朝廷偶未慮及
此耳某敢以死守之若得以此罪去誠所甘心也

通何內翰書

某去秋遣人具問正初人回復領教翰不勝感慰西鄙
自去年九月敵犯塞應副軍事曉夕不得休息者兩月
向後稍定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與賊對壘半年于此矣

供須調護之難更不待言只以東南事勢視之此則可

想也一事失當便觸禍機所幸區處素定應合干用軍
須率皆前期辦具上自宣帥下至將士無不悅服諸軍
有意外之求一切格之以法彼知一出于公不敢怨對
而四川之民常賦之外一毫不斂約東州縣不得假託
軍興為名擅有科敷以此郡縣不知用兵百姓安于田
畝如太平時熙熙然其如解嚴未有期不得不愛養民
力以固根本庶可持久蜀人易動難安官吏並緣侵刻
何事不有幹旋計慮倍費心神未知攸濟閣下其興憐
否某敢冀而不敢必也尚祈洞鑒

回朱都幹書

某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
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
功將士合賞但于王少卿取辦可也至于科敷不科敷
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毫生業亦無親族寓
居其不科敷何私于蜀蓋以大軍十餘萬眾仰給于此

不得不愛養其力否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亦不聞斂取于民四川獨可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不且愛養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

于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何處闕草料累次喝搗並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字文纔到所立便給散畧無留阻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闕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

咎者况聞攻闕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不聞以無堆築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築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園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高號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築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始平之初得宣司闕狀即日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廳所備金帛錢物充盈庫藏宣撫不住闕撥豈是有無椿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數積金至斗諸軍衣糧搗設支賜之外若無功効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亦豈容本所以不科數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數與不科數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資輸糧以

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敏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支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賊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議取散關要銀絹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辦集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何如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

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肯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某嘗備員刻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審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

與吳宣撫論出征將士書

某二十日具手劄上賀必已呈達自後腹疾再作中脘疼痛妨于語言今日只差減殊羸劣也少意拜稟大散僧原已得陝西無不下之理傳敵人遁去若非設計必有內變也今則惟在慰安關中以收人心切望戒將士毋殺戮毋剽掠廣宣朝廷德澤以救遺民于死土之中前所遣紅巾本欲令擾劫賊寨小人無知間間有作過者宜多出榜文禁止令其速歸不歸者聽百姓剿殺諸將立功之人若能不犯吾令常賞之外更特與優加犒勞費三二十萬引不妨本所雖用度至廣亦當那融應副若故違約束雖有功者亦深治之如此則威德盛

行人誰敢犯此皆鈞慮所及或已施行何待他人之言
其所以僭易者蓋同舟而濟休戚實均深欲門下成此
一段功名耳力疾作字不謹併乞照察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

宋王之望撰

書

回吳宣撫論退師書

某二十四日在金牛辱二十三日所賜手帖知鈞旆已還河池不勝感慰豫纒聞和議不審虛實即日引遁其畏憚可知但我收復環原會州却在退師之後豫懲前敗能復與我爭否今大軍且在河池相近屯泊邪其各分番歸元來營寨休養戰士度何時可以復出金知吾回軍敢與不敢却來侵犯新復州軍使司必有文字聞於朝廷畧願知其梗槩庶幾不至抵牾

與馮編修書

某頓首比承選參樞幕結課歸班想遂有峻除便登要近也敵酋自斃天下大慶狂暴之極勢必至此前年元樞書固嘗言之果如所料爾後累月亦不聞諸軍乘勢深入投機之會似稍失時或戰或和進退未決師老財

費定當如何取地甚易保之實難要之不大殲其衆未

可議恢復也大駕至建康士氣必振將帥有能摧鋒而

前者否回鑾在何時蜀中事言之不能盡敵尚扼散關

守備甚固歲前吳宣撫使姚仲攻不克遂令將三萬餘

人出秦亭以攻鞏州又不能下此月初退保甘谷城遣

偏將成秦亭應接洮蘭又取河州見圖熙州與德順軍

王顏之衆分屯商號陝華四州間號華為賊取賊去復

得之陝州亦被攻犯事未可保我師十餘萬衆與賊相

持半年於此矣供輸調護之難不言可知事變之來千

端萬緒一或失當便觸禍機處勢艱危無甚於此蓋蜀

中向來用兵又吳為宣撫諸將受其節制而主財計者

皆其腹心之人故誅求可節應辦差易今總所以孤立

一司有限之積應三軍倉卒無窮之須朝廷在遠無所

倚重雖使古人居此亦未必無悔况如不肖者哉兵家

舉措事乘勝而進自取功名逗留則稱糧道不繼嫁禍

於有司以自解僕皆先事辦具要使無以為詞當與者

雖多至數十鉅萬而不吝不當與者一錢不可橫得裁之以制應之以權而守之以義不驚不懼遲速惟宜亦可謂預矣罷兵日久敵忍犯塞警報倉卒事皆創行晝夜不得息者五十餘日水航陸負自利州至魚關五六百里之間相踵不絕而百姓不與其勞人皆駭異糧糗錢帛所在樁積未嘗稍乏士衆悅服而吳宣撫尤見推重腹心相照稱歎感激不容於口以謂前後軍興餉餽未有如今日之裕然者也然於四川常賦鹽酒之外一

毫不歛惟利路以迫近邊界調夫於關外運糧勿已蓋有不得已者州縣門約束素定絕無行移而贍軍歲入絡繹而至爭先取羨以赴期會本所未嘗遣一卒差一官追一胥起一獄以相迫促也歲終雜本折估比較租額計增二百六十餘萬引比述年最高之數增三百八十餘萬引嗚呼極不可復加昔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治職一年征課所入如劉晏之多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以今視之可無愧矣此皆朝廷采聽信

任之明四路同悉心協濟之力僕以不才得免曠責豈非幸耶兵興之初諸將各營山寨般糧運帑為保險自固之計與元驚擾尤重守官者往往逃遁而西流言相怖遠近惶駭人人莫有固志雖東西路亦有啟謀移治者相勸僕遷避者多矣蓋利州無兵之可守無險之可恃也僕謂此戶部倉庫所在其中貯積甚多既不吝撥運吾將安往事若不測亦以一家殉於此而已矣因泰然不動處之若事無時且立賞罰禁止官吏之奔竄扇

搖衆心者於是人情翕然安定自劍而西如不聞有兵却邑間熙熙然也此不待僕言蜀人皆能道因書畧及耳許丈到關慶本所之不足請添印錢引百萬渠意甚善此亦未嘗增添恐有幣輕之患姑少緩之近申明朝廷乞陝西行用錢引已依所請今甚流通諸軍不復多邀銀絹大為公私之利度牒五千道繞賣十之一二今既減價必速售也官告發及五六分詞訟不息吏緣為姦有一戶八千引而不到官皆為官吏所乾沒可惜可

惜僕之措畫大抵隨事消息以盡變通務在軍民之兼裕供餽雖廣而所費省謂如增價以糴月糧士卒既利而官實得賤米蓋既出戍有添支口食而家小食月糧不盡却得高價以資助征夫又齋見錢就糴於關外四州比之轉輸其直甚減四州臨邊穀米不自保而官為增價以收民固便矣又得此錢以應率斂上下無不利只此兩事自省百萬餘引其他皆稱是也軍行合有糶糴前此皆諸軍自造數不能多而民被其擾僕夏秋間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 五 預作措置充實四州秋稅造一色糜碁子凡二百餘萬舫軍中云只食糜碁子亦可為數月之糧此皆前所未有也凡此等事不可悉數姑舉其一二耳吳宣撫所以深相照者蓋每事應手殊不費其力也聞嘗諭其將士云老宣撫時軍食不繼折估欠四個月爾輩所知今摠所錢糧應副如此若不能立功他日何所推托邪軍中多為歌謠以贊譽不欲寫去耳吳宣撫去冬病作勢頗危殆人心憂惶十二月後漸平亦一方之幸也自兵興

後兵書羽檄及申奏朝省之文皆僕自親已充棟宇其間多闕利害不能盡致畧錄一軸奉呈可以見其梗槩也人欲遣人到朝廷實為無暇欲少說則不濟事多說則不可盡所以懶於發信兼有事公議說不說何所損益獨於吾友不可不畧述所懷耳僕自別後精力之衰一年不如一年入春以來尤甚一病閱月不能出今雖勉強全枝梧不行方此艱難又不能便爾求去有劄子懇廟堂乞邊事稍定陶鑄一宮觀差遣期於必得不然須致仕而歸幸於東道力為一言也雖有技劄今更納一本吾友面致之兵用夏間雖見次第纔有定議便告下手文字到此亦在秋中庶可趣時出峽不容緩也其私計之不便劄子中詳言矣吾友以謂僕可留乎不可留乎朝廷用人未嘗不均勞逸既盡其力必恤其身而及其家以其去留久近難易間劇比方前人畧相參酌而垂情焉則足以盡天下人材之用曰某也才吾方倚之於彼歲此言然初無毫髮異於尋常而徒以置之於

不便之地然則人孰肯為才乎皆如僕之不才可以若果有才者亦豈肯盡其用乎人臣之大戒以東西南北不擇事而安之為忠故春秋嚴君臣之分不以家事辭王事然北山之大夫役使不均輒形于怨刺其詩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說者曰嘉鮮皆善也王善我未老乎善我方壯乎謂我之氣力方盛乎何乃以使我營經四方也其自矜不遜如此若責以春秋之義自當誅絕而聖人取之以垂萬世常竊怪之反復思惟而後得其旨春秋所以立大法法有所必誅人臣盡瘁上之人或不加卹在人情豈容無怨下之以情怨上亦猶上之以法誅下有不能自己者是故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叙其征行之久往來之勤靡室靡家不遑啟處慰勞而撫摩之于再于三以謂不如此不足以承天保之政也北山之詩與采薇出車杖杜其言大抵相類而美刺之不同如此蓋采薇三詩出於上而北山

之詩發於下也若文王之將帥守衛艱勤而無采薇出車杖杜之思安知其無北山大夫之作乎雖君子之仕志存許國不以通塞易慮然先王之政未有不本於人情者人情有所不欲未嘗抑而行之聖人以春秋風雅立大法而盡下情豈不兩得也哉若僕輩初無事勞可紀而叨冒過當光華持節徧閱諸司日愧伐檀素餐之譏上不敢冀采薇將帥之榮下無從起北山大夫之怨姑因議論所及以釋經義之疑耳僕老矣非有倬覲如前政數公之進用姑欲得一閒官以歸東南造物照知有素亦必哀憐之也所欲言者無窮病倦不能盡幸察與虞宣論事書

而有所庇若每事討理明辨其是非則適足見台座處事之至公而小人居官之不苟初無損於心腹之照所謂和而不同以其濟國事而已朝廷聞之亦必不以為非其間雖或小有異同亦無害大體古人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多此類也如此則使司所行或有未盡本所固不敢有嫌本所所辦或有未合使司亦不須加怒庶乎忠臣之節要歸於是而已矣伏望高明深加恕諒幸甚

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述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彥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巖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于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橫身以當眾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當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加則知榮一頻卑一笑足以激厲生民膏血豈容妄得乎賞不當于有功猶輦金幣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須當優

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豈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減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潰採礮之捷其眾寡可驗矣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計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耶征士征行百姓發運皆是危事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

回虞宣諭論因糧糴本錢書

某旦日再具劄目伏想呈徹是日又領真翰今日已時又拜初一日所賜教帖不勝感慰應副使司初西縣贍侍之日便曾上稟豈敢二三後緣所索稟名皆為有先生不得不詳具曲折前者似蒙稍察且承指揮姑止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移故半月餘日不敢應宣撫司文字至今未回然聞使司已行申奏朝廷必以為有一項錢物今又覩使司所榜州縣依舊說諸軍因糧所得糶本水脚等錢即是台意終未融照尚以本所為實有此錢也既以上聞於朝廷下播於百姓民庶則本所豈得獨稽留臺府前牒而不報乎他日責逋慢之罪某何以為辭不免其因依申使司乞行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省減到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如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無所省減却使本所虛抱此名而為朝廷百姓之所不韙某么麼豈敢任此也兼應副諸軍糶本非所出於總領皆百姓之脂膏以百姓之脂膏供三軍之口實則民無怨譖而軍以效命為當然今若諸軍自因糧而不費百姓之資則諸軍責望於民者益深而百姓之所以咎本司者亦無所不至朝廷亦以總所初無應副而蜀民無預於軍興豈不為四川之大禍哉竊望台慈徧會將帥若會到數目行下本所對行出豁如此則於使司無

一毫之損而本所與諸帥各得分明矣竊意臺府所以如此有疑未解者必亦有所據依或是諸軍各有申到因糧數目所以顯見於榜奏行移之間而獨本所暗不得說則有無何以自辨財賦不同他事可借以虛詞一錢須要一錢下落皆有出入簿賬豈容有所隱匿也某衰病如此或去諒非久于此者隱匿財物欲以何為某前者劄呈朝廷乞以因糧於敵獎勵將帥而大稱吳宣撫恢復不曾般運糧草至於應副博易本錢之多設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不言蓋欲誘掖勸相以成將帥之功名非于本所有對減之利也小貼子云必不得已則陝西穀賤可以量給價直猶愈於般運區區之意但知息四川調夫之苦非有愛于本所財也亦非有意與諸帥爭功也不意事非始圖轉而至此實應副諸軍糶博本錢皆置而不錄實不曾得諸軍糧米而日有收朝廷在遠何以照察而四川百姓為全不佐公家用兵之急將使如朱紱輩所言得行皆某暗然不為辨白之過尚書聰明無所不燭且

以憂國愛民為心今將使事之重上為朝廷所信中為將帥所承下為百姓所仰一言之發小關利害大係安危以為無則實無以為有則實有本所豈可受黜闇於疑似之間不以自明於當路之大賢也伏惟公恕仁明諒其事非得已弗罪其喋喋幸甚不勝惶恐之至

回吳宣撫報姚仲原州敗虜書

某前月二十九日具手劄計已呈徹今月旦日并今日已時荐領真翰不勝感慰姚帥之敗熙河之捷前已具陳之再枉鈞諭益詳曲折姚軍潰散人兵莫須收拾得一半否其餘差占人皆可根刷得宣撫略為整頓便當勇氣增倍此人之敗未必不反為四川之福所可喜者熙州既克幕府威名益振敵知姚罷無可窺伺自當畏懾矣本所除已具錄奏去訖伏乞鈞照

與吳宣撫論再出散關書

某向在領三月二十三日鈞翰欲少歇中傷士卒於河池後忽聞再出散關不知何故莫是有可乘之機否頗

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相公知畧先定應變無方必有成算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于朝廷可也仰恃知照之深敢爾借率伏幸優恕

謝孫侍郎書

某不貢問籤史旦暮拳拳于宮牆之下比朝士中有錄示近報者竊知先生不棄遺某之不肖誤有熊羆爰所之舉震悚若無所措先生早游大學旅登清班閱天下士大夫多矣持業之初取材以自代眾謂必得一世磊落瑰奇之彥而乃監及於無用之鄙生豈大賢藻鑒之公有時或爽邪某昔也羣試場屋間先生得其不腆之文即以經綸許之今老矣略無毫髮上副知己而先生銳然復收不知何以得此豈天假其逢邪二十年間豈無他人而始終卵翼獨歸鑄顏之手信非偶然者也年來衰憊益甚已絕意于功名薦語忽聞頗復奮勵或者階此得以展其尺寸則凡世俗之所以醜息者曾何足

為門下道要使知人之明有聞於後世然後可以為盛德之報也感激之極不覺發于狂言惟先生亮之

上葉樞密書 謝薦就言事

某謹齋沐裁書致其慶賀感激區區傾倒之誠東望再拜走一介獻于樞密相公閣下伏審光被疇咨摧冠宥容聖朝注意身佩安危方天下有事之時隱然如一敵國四方萬里倚以為重交口相賀喜邦家之得賢自非任重致遠之資久孚于人望解紛排難之略深契於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上

機則帝眷民心何以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比得行朝相知書報樞密知院相公初秋對揚力加論薦遂忝賜環之命始驚且疑以為閣下以命世人傑驟結明主一二歲間躡居大位方擲袂以圖回天下而天下之賢能繫心屬目願自託於下風者不可勝數登庸之始薦賢報國為莫大之舉宜得異人焉而某流落遠外行能無以逾眾且踈遠之跡未嘗一登龍門豈所傳之妄乎報者狎至方敢以為信則激昂奮勵之氣勃勃乎

發于胷中而不知其齒之既衰力之不逮抵掌搯腕恨

未有以為知己死者回顧其身不啻如鴻毛之輕也不知閣下何所聞而取之乎夫公卿薦人必求悉其雅素大抵其鄉曲也其親戚也意氣之相投也父祖之有好也科第之同時也宦學之同處也微賤之日蒙其慰薦之恩者也窮厄之際得其周旋之力者也否則以姻舊之婉轉也權貴之請囑也於此數者而擇人焉不在是者雖至寶橫路誰復收取昔崔祐甫當國除吏八百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上

其親故曰非故何以知之及李吉甫為相咨裝垆曰五十年遠裔不知比日人物均為疏三十餘人吉甫薦之嘗謂崔祐甫當常袞之後賢愚同滯之時故人不以為非要非天下之公道也不如李吉甫若吉甫所薦必求親故則何以致元和得人之盛哉伊尹之俊彥必曰旁求傳說之俊又必曰旁招二子起于耕築之處安得親故而用之祐甫之言陋於是矣夫親故有私恩舍之則必致其怨賢能非舊識薦之則或蒙其累人將何擇焉

自非曾襟器局有大過人如伊尹傳說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孰肯旁搜廣覽為非常之舉哉某不佞何敢竊議盛德嘗試以其所聞而揆之行事必也廣大英特慨然有志乎天下故朝夕汲汲留意人倫思得一世奇士致之于吾君以其濟艱難之業入居政府席未及煖其尊主庇民之術有未及陳而首以薦賢為急務惟其急於薦賢也故如某之不肖亦不暇有所擇焉假之歲月則天下英雄豪傑之士有不出于閣下之門者乎顧某非其人耳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道也閣下以端方體諒之操爰乎其難進陸沈于下僚逾六十而始遇故每求士之窮窮鬱滯困厄而不振者達之真萬有一分得或類己者某既愚且拙介介自守無以覲當世之偶嘗得幸於今廟堂諸公頗蒙諒其平生憐其窮以老而保持之向者臺諫諸賢亦復過聽以其姓名應詔故猶得玷使者之節驅馳遠鄙不然則放跡林泉躬耕畝一枯槁

之田夫耳抑閣下其亦以此而取之乎夫君子之難進也將以有為也如閣下是也如某輩亦自量其中無所可用故甘退居于穉人之中重之以國士之知某何敢以無所可用不少劾其愚乎伏惟閣下以命世人傑驟結明主躡居大位聖朝注意身佩安危可謂盛矣不識閣下以位為樂乎將以時為憂也如閣下平昔之所自負必不以位為樂其亦皇皇乎憂時而已時所當憂者得非外敵之憑陵乎以某觀之外敵之憑陵非徒不足憂乃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自古用兵固有強弱而勝負不係焉以南視北誠若不敵然北敗於南多矣今為我敵者能彊於石虎乎能賢于苻堅乎能盛于魏太武乎三人皆嘗圖南矣大則以亡小則以亂而區區晉宋曾不為之折國家地土絕長補短猶方萬里帶甲數十萬比之晉宋蔑有不及焉矧主上聖德日新仁孝天至海內愛戴無可乘之釁固皇天之所眷祐亦何畏于彼哉議者狃于靖康建炎之禍以為終不可敵則亦不察

矣彼君非昔日之君將非昔日之將謀臣非昔日之謀臣昔其來也乘吾久安而無備一人杖篋千百遁逃入吾封疆不涉險阻所舍者大厦所享者膏梁金帛子女之得不可以數計而吾訖無一人敢與之拉反為其役焉此吾之所以不支而彼之所以獨克也今則不然淮漢之郊荒涼萬里大川為之限無糧食之可因金帛子女可欲之物皆無有也其亦何以使貪而吾人知其可敵亦不至望風而遁誠使一日決戰勝負未可知彼欽定四庫全書

漢漢集

卷十

有連山之固吾為得地矣論天時邪彼災異數見蝗旱相仍吾為得天矣將孰有能則未知其孰賢頗聞其國以滌侈相尚握兵統眾者日從事于聲色貨財之間非復向來深謀善戰之士也至於主孰有道則有不可同年而語矣若夫行法令明賞罰練士卒則在所以自治之如何通好以來垂二十載天下以兵為諱將士日老器械日鈍守禦日懈財賦日消吾謹守誓約不敢為之所也遲之數年將何以為國儻使彼而有謀密以千萬眾分道疾驅襲吾之不戒豈不殆哉彼其張皇妄作吾得徐為之謀夫也曾一矢之未發而其所以自困者固已極矣觀其所為如有狂疾跳梁猖獗無所不至若尼瑪哈諸人尚在肯為爾邪意者必有姦雄之臣陰蓄異圖使結怨內外以自禦其因覆而取之耳此慕容垂姚萇之徒所以誅苻堅而卒滅之也內相攻殘土崩瓦解之勢近在旦夕不動則已動則潰矣我於其間得以自警修邊疆戰守之備以待敵之可乘豈非宗廟之靈社

漢漢集

卷十

稷之福乎閣下其何憂亦思所以自治而已孟子曰國
家閑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國家之勢謂之閑
暇可乎於此不圖尚將何待我誠圖之敵亦無以為辭
過是則不可為矣仰惟廟堂之上英賢畢集以明佐聖
舉無遺策固已置點敵於計中合謀相輔建萬世之安
在此時也某中原書生老於煩使官有常守不敢出位
而謀凡此所陳持天下之大勢而已若慮干機密事何
舉行未敢為閣下言也近蒙誤恩推戴九列就領恩閣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不勝惓惓冬寒鈞體何似惟大君子順時施宜為天下
自重前膺進拜以副聖天子責成求治望太平於期月
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與葉樞密論制敵方略書

某竊惟某官今日之舉安危所繫必有成算以全廟勝
所宜明問探審虛實增軍必先料軍食置戍必探察敵
情屯數移則士卒勞衆屢分則勢力弱聽言欲廣而迂
誕嘗試之策每足以誤國求財欲急而浮夸無實之人

常至于敗事此在于精之而已若乃臨機制變雖無常
形要先勝後戰則謀不可不素定願相公熟計之狂夫
言或有裨于萬一某不勝僭易惶恐之至

回張司戶手書

某頓首再拜司戶執事使至辱惠書就審比日需次之
暇雅候多福良用感慰示諭詞采蔚然謂士當養其心
使富貴不能動始可以權大事是矣司馬子長為人峻
潔如其文詞自戰國之後士皆溺於權利子長疾之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憤著書以伯夷為傳首凡高奇廉節之士喜為之稱道
如樂毅之去燕虞卿之亡魏皆反覆以致其意而於魯
連之說尤所張大蓋皆有激而云又性頗愛奇故所稱
或過其實如魯連之却秦軍之類是以魯連固奇士但
其出處非四皓之比故其所成就亦有大小要之必有
所不屑而後可以有為則一也陶朱公棄越相如幣屨
屨散千金之資張子房破家報秦盡以沛公所賜遺項
伯辭三萬戶侯杜門辟穀其所不屑者如此則措置天

下事豈不有餘裕哉雖然吾友所謂養其心使不動於富貴者此孟軻四十歲之所能也未可輕議世之能言者多矣而不自愧其言者甚少苟愧乎其言則是自欺非徒自欺又自詈也士當審吾之所養果能不愧乎其言而發然後可以有立於天下敢以自警之餘資賢者之日用幸照他戒尤荷顧非君力之所能及者亦無如之何此所謂命也餘惟為才自愛不宣某再拜

代范季思上宰相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宰相之甄陶萬化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實與元氣相侔今夫一元之氣運於太虛混然不見其迹天地得之以覆載日月得之以照臨山嶽得之以生植江海得之以浸灌并包統攝無大不周其微至於一草木之根莖一鳥獸之毛羽一蟲魚之鱗介曲盡其理功深巧妙若物物而雕刻之至廣而於小不遺至衆而於寡不廢古之善為相者亦然雖勲濟四海澤及百世而一夫不獲則若己內之溝中彼其功用與元氣何異蓋自三代而下

皆莫足以語此恭惟相公度量宏宇宙才術同造化其盛德大業固已超越千載上配古人豈某區區所能稱述方今宗廟復尊國勢復強海內復平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山嶽之所以安江海之所以流既皆聖倚任吾相之力而又搜選人材細大並用占小善者必錄有半面者不忘斟酌所宜各滿分願雖元氣之播聲物未必如其纖悉也某么膺微生不足比數徒以先兄觀之故夤緣附託出入門下沐浴相公元氣之中有年於此矣今者罷官松陽迫於食貧龜勉赴調不知相公以為毛羽而使之飛走於山乎以為鱗介而使之游泳於水乎以為草木而使之扶疎於林乎其必有以處之矣抑聞燕有寒谷五穀不生及鄒衍吹律以召溫氣然後黍生焉是元氣之在天地間亦有所不及也自先兄之薨門戶凋零與寒谷無異而相公篤於舊好周卹有加近小姪桂復被陶鎔得官會稽皆由特達初非宛轉之力衰宗改觀存歿受恩雖死灰無由復然而假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餘光稍有煖意則相公之德過於元氣遠矣某是用不
揆孱弱輒投誠造化生成之賜實有望焉

代人上宰相書

某讀周易至泰然後知君子之用人隨時通塞有廣狹
之不同也在泰之升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其之明夷
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蓋方泰之初去否未遠賢人未
盡用小人未盡去於是乎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非同德
比義不足與有為是故非賢不舉非才不用如茅斯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惟彙是征至於九二則以剛處中上應乎中行之主君
子德位泰道既審當是時也天地交而物通四海之內
無一夫之不獲自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人未有
或棄置而不收者也是以荒者可包遐者不遺馮河者
亦用而孔子以光大翼之故泰之為泰九二一爻為之
主恭惟相公以至大至剛之德當軸處中七年于此方
爰立之初王塗未夷廟堂之上惟錢穀甲兵是務而相
公獨以人材為己任有不舉舉無非賢有不用用無非

才朝拔其尤暮取其頽至於凡庸不肖之人不得雜乎
其間故能駕御英豪宏濟乎艱難之運今則跛者已平
危者已安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小者往大者來昔
之為否者今轉而為泰矣賢者莫不舉也而不肖者亦
有望焉才者莫不用也而凡庸者亦有求焉廣覽兼收
不間遐邇其設施先後之序皆與周易相符所以能挈
提一世去否極之時而納之於交泰吉亨之會者豈可
謂無以致之邪某盱江之鄙儒昔遊太學嘗獲瞻望台
符又忝出於同年進士之末其疎逖之迹雖不與東閣
諸賢齒至塗之人則有間矣然前此自安愚分未嘗敢
妄意於大賢君子之門者謂相公居泰之初方彙進天
下之賢才非凡庸不肖者所可備使令之時也今相公
勲業已成世道已亨恢恢然以九二之盛德收拾寒遠
之士某雖凡庸不肖然亦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
人也豈於萬物交泰之中獨不望相公之餘澤哉是故
冒不測之誅踴躍而來輒進其區區之說以僥倖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

鈞播之萬一語曰時然後言某之此言真千載之一時也伏惟相公矜憐幸甚

代范子芬上宰相書

嘗觀海之為物鯤鯨之大鰕螯之細腥臊醜怪種種并包而不遺故稱量者以海為宗春之為氣千章之木膚寸之草數榮華實歲歲發生而不倦故稱仁者以春為主使海也美者納之陋者拒之則何以擅廣大之名使春也今年生之明年棄之則何以極長養之功恭惟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公德量宏偉仁恩溥博海涵春育細大不遺材智賢能無不拔用而疎愚不肖亦皆各得其所包荒用馮河未嘗忿疾于頑嘉善矜不能未嘗求備於一夫獨運廟堂進退百官十五年于天下士夫入鑪錘被甄治者不知一人之身幾經造化之手而曲成之妙曾不懈于頻煩是雖溟渤之納萬族陽和之生百物不能過某么庸不才無所可道天與厚幸獲附于瓜葛之末入仕十年三荷鈞播皆職優俸厚便於其私仰戴恩德丘山不足以

比重蓋相公之量無所不容而某荷庇為特深相公之仁無所不及而某蒙恩為特厚雖纖鱗弱植何以酬涵育之施然游於恩波和氣之中可謂不知其所自也今者效官浙東上賴軒轅既獲善解而愚不自揆又將以其不肖之身僥倖於陶鎔之萬一伏惟相公納之以溟海之量休之以陽春之仁始終生成俾得寸進則螻蟻之微自今至老苟有可以報德雖九死不敢憚也

代石光錫上宰相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某嘗觀變風之什不遇之仁人窮處之賢者往往羈愁憤懣發於聲詩以譏刺其上其後屈原遭讒放逐離騷之詞作其揚已露才忿疾當世視變風為尤甚嘗竊陋之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夫生周楚之間廢棄不用君子固無憾焉何怨誹之深也誠使三代之際伊尹周公之徒為之輔相士有抱成器懷奇才願湮沈於下僚困踈於遠裔則曰聖賢在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獨為窮人豈非命哉詩所以怨或當於此而發然篇籍

所載二公之時一無此作豈當時之士舉無失職者邪
考之書傳伊尹相湯曰旁求俊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周公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無求備於一人二公於天
下士可謂無負矣旁求吐握以招延之責之恕而不求
其備憂之盡而恐其有所不獲夫如是則士之於進退
屈伸之際方且旣道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尚何暇
於怨誹哉然後知風人騷客之詞雖出於褊心亦上之
人有以致之使出於伊周之朝惡所伸其喙乎某不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
元
出入相公之門十五年矣自未登龍阪區區姓名已挂
齒牙之末中間三荷鈞播遂忝朝紳卯翼成就之私歡
不足以比重而不能周慎旋致煩言內切自訟永甘擯
廢相公矜其窮瘁不忍遐遺曾未數月俾丞便郡粉榆
接境如宦於家雖其自處無以加於此矣蓋昔未有也
旁招吐握之勤已誤恩紀既速罪戾則優容濶略不責
備於不肖之身逮其既去又周旋憫恤俾遂其私卒無
不獲之憂使伊周復出所以處當世之士未必能如是

之委曲也是以閒居思念感涕交零不能自己所謂歛
道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者蓋無逾於某者焉茲幘
幘之庇秩滿天台而家素貧寒惟祿是仰手足凋喪孤
嫠滿前所得俸稍隨手輒盡數百指之累未知所以活
之冒昧而來投誠造化庶幾未忘舊物曲賜陶鎔使亟
得一官稍遂寸進則終始之賜殺身不足以報萬一矣
嗚呼方今聖君賢相同心一德以起二帝三王之治修
文偃武登茲太平誠千載之一時某荷恩至深辱知惟
舊曾未有毫髮自效以答生成行年五十汨汨且死矣
所以悲歌嘆息自傷其命窮也惟相公哀憐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

五

漢濱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一

宋王之望撰

啓

通鄭資政啟

泰山北斗久崇道德之高白日青天未快儀型之觀望
台符之兩兩懸風旆以搖搖顧姓名嘗掛於齒牙則書
記宜攄於肝膽輒效小人之竿牘自通夫子之門墻流
水高山或賞音之可遇夜光明月如按劍以奚憂願明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一

希驥之心弗拒躍蚤之懇恭惟某官才優王佐學擅儒
宗世濟美以傳芳天生賢而瑞聖守韋平之經藝自取
殊科振王謝之家聲薦躋華胄出入鳴珂之里翔翔持
橐之班文米風流望高當代論思獻納寵冠邇聯風懷
經濟之心遭際艱難之運十年險阻一節始終守義奮
忠知疾風於勁草釋紛解難游利器於盤根信行蠻貊
之邦氣吐虹蜺之上卒柔勅敵並締歡盟寬萬乘宵旰
之憂後九重晨昏之養魏絳和戎而利晉較力非難予

貢霸越而亡齊論功孰大計安海宇勲在旂常俄陞秘
殿之嚴仍秩輔臣之峻錫膏腴於樂土奉香火於殊庭
用均出處之勞益養弼諧之望和合二國已賴鄧芝之
功鎮撫四夷將奉陳平之對未拜鼎梅之命忽纏風木
之悲朝廷暫失於倚毗明聖深憂其毀瘠高士致生芻之
弔門人廢蓼莪之篇忠孝兩全身名俱泰雖縲麻有制
方深追遠之思然金革未消佇下奪情之詔免辭苦塊
入正台衡用承輔夾之盟大振中興之烈某儒冠寒士
候泮冷官素潛附鳳之心終冀登龍之幸鷄鳴狗盜儻
容下座之收蟲臂鼠肝久藉大鈞之播嚴凝在候追慕
難堪願少抑於孝思用仰酬於睿眷

謝及第啓

階任子之恩已更賤役應興賢之詔復忝魏科循鄙分
以非宜撫踈才而自愧竊以國家惟百年之計留意人
才學者以一日之長致身科目凡彼公卿之蹊徑悉由
文字以權輿始類浮文終收實用遂使清朝萬意謂糊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一

名較藝之足憑後進希聲以射策決科為可貴故此艱
難之際亦嚴搜選之方神州尚隔於一隅江表自稱為
多士雖未復限淮之地亦不虛造勝之天方三祀之亮
陰肅九重而恭默麗池輟試將權衡於近侍之臣鴈塔
書名等甲乙於春官之考訓辭甚切聖意有加精求賦
日之才博采濟時之略謹其聲律蓋將觀組織之工訪
以古今所以考經綸之術自非詞兼眾體才擅數長則
何以副濬哲之旁求處英賢之上列如某者衣冠寒族
序序晚生無博觀廣覽之資有孤陋寡聞之累專心弱
歲功書劬以徒勞刻意前修佩韋絃而自飭妄起功名
之意早遊教化之原博士一經生徒數載月程文藝屢
收得馬之功秋試賢能亦在先鳴之列自詭穿楊之審
不知拾芥之難龍門未躍於西河鯨龍遂掀於東海合
繡以出彈缺而歸繼纏風樹之悲無復星槎之興十年
兵火脫盜賊於中原萬里風波從衣冠而南渡講道於
絕糧之際談經於弛擔之餘素患難以安行嘗艱險而

已備偶緣世賞獲廁官聯鐵消鑄硯之心金負滿贏之訓
絕意冥鴻之寥廓甘心斥鷃之翔翔然素業傳家懼方
治箕裘之墮青衫入仕有塵埃蚤楚之羞痛自激昂載
加勉勵家無文史重興五厄之嗟官有簿書更苦三餘
之苦心耗於囊中之白目昏於檠下之書過時已覺於難
成中道幾思於自畫向用朝廷之比許選首善之名
來求禮部之選掄偶犯有司之程度霜蹄蹶蹶劍氣空
呈復垂翅於回谿獨倚軒於虞阪功同猿臂疑骨相之
難封命肖龍章恨神仙之多障有求弗獲欲罷不能屬
詔綉之肆頒勵辭鋒而再鼓既與漕臺之計復觀王國
之光朋來集四海之英穎出盡一時之秀時方用賦皆
升堂入室之流士必通經多冉門名家之學玉有荆山
之韞珠無滄海之遺可謂盛哉吁足畏也方錙銖之必
較忽糠粃以居前然而求劍刻舟守舊方而甚滯好等
鼓瑟追時尚以尤踈文或病其雕蟲技幾成於畫虎既
瑕瑜之不掩宜葑菲之俱遺何圖甌噉之詞猶玷公明

之選人非東晉莫與劉琰之流賦異阿房終居杜牧之下尚次甲科之後獲塵乙夜之觀自揣竒窮已為僥倖此盖伏過某官才高人傑道契天民以兼資文武之才膺注意安危之寄計存廟社威名獨重於朝端位冠臣隣風采想聞於天下久持魁柄力運化樞折遐衝於敵人窺伺之秋鎮雅俗於國勢危疑之日臨大事而不亂盖胸中之氣有餘推至公而必行故宇內之心自服國有中興之漸士無先識之憂致此庸虛有茲叨冒某敢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一

五

德

上孫承旨啓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幾微之旨冠內朝清切之班傳聞四遐竄動羣聽竊以北門待詔專取文章東閣別居必推年德將相相望於前世官資不計於同僚在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過速南渡艱難之後無復常員

自非大用之資曷副久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匠當代者英疎通既稟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閱歲月於三朝絕域征行冒風霜於萬里夷險不渝於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專斧鉞詔令繼兩京之作威權侔二陝之分屬睿哲之求賢思老成而共政鋒車馳召屢趣舍人之裝黼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方今台階未備政路多虛濟時實藉於真才注意允歸於舊德名書案上聞宸翰之親題禮絕座中有禁林之故事某叨蒙慰薦粗識依歸峻比龍門已濫登於賤跡成同燕厦惟竊賀於私心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一

六

賀孫參政啓

進用真儒入參大政綸言誕布隱然國勢之隆輿論僉諧赫爾民瞻之峻在麻所及慶抃交深竊觀前世之興衰皆係大臣之能否誠待賢輔必收雋功未有用無竒之人而可辨非常之事又况聖哲馳騫之日非如國家閒暇之時宗廟社稷之安危動關舉措錢穀甲兵之繁

冗密備咨詢自非布世之才曷展經邦之略天厭禍亂
國產俊良恭惟某官道備弛張學窮治忽發為華藻蔚乎兩
漢之文養以淵源粹矣六經之蘊法律淹通於三尺憲
章練達於累朝得其一長已足名世至於大節則又絕
人兼勅敵之始通擇適臣而往聘敵心不測物議交疑
方衆人相視莫敢請行之間獨匹馬徂征出不反顧之
計信義行乎殊俗忠勤簡於清衷位貌浸隆寵靈甚渥
雍容玉帳兩專方獄之權出入金鑿三奉禁林之直比
載膺於圖任遂並被於登庸以將降大任之資迪紹開
中興之烈君臣同德協際會於風雲夷夏傾心望升平
於朞月某受知特達聞命欣愉頌聖主之得賢臣愧無
妙語以儒宗而居相位更俟嘉音寒律方嚴恩光尚遠
期精加於調護用宏濟於艱難

與閻丘侍郎問候啓

到廣文之官舍誰懸樓遲倚夫子之門牆獨叨顧盼間
摳衣而造請每吐哺以逢迎仰侍儀刑冰壺瑩坐側聆

警效玉塵生風照落月之滿梁話朝陰而改砌方幸悒
悒之借忽驚祭戰之遙雖羽毛切賀厦之心而駕蹇深
懸軒之意台符乍遠時律俄更屬蓮幕以初開諒鈴齋
之有暇中和布政堂第宜民熙雅俗以交歡納多祥而
茂擁恭惟某官天和毓秀星緯儲精挺資質於瓊瑤粹
靈襟於珠玉才非近用許身稷契之間學邁前修勵志
淵濶之上曩一同之宣化已三異以馳英繡衣遽以其
名聞黼屨並嗟於見晚擢司糾察時高御史之聲入總
彌綸尤善都公之職俄膺帝制進貳天官藻鑑無私銓
衡有叙身持荷索驟登法從之嚴名覆金甌將秉事樞
之重忽厭承明之直暫從真館之游衣畫錦以榮歸醉
仙霞而均逸比膺明命起鎮大邦皂蓋朱幡引安輿而
就道金章紫綬映綵服以趨庭里巷矜榮縉紳豔美惟
永嘉之故郡有康樂之遺風冠蓋連雲問閭匝地屬車
所次曾紆警蹕之臨原廟斯存久肅衣冠之奉委茲重
寄必屬名臣果中詔以明揚分左符而顯授班春慰俗

來慕興謠坐恢安靜之風益勵庶平之素宣十行而撫
眾愁嘆消聲持三尺以繩姦貪饗屏迹聞訟棠而敷蔭
哦夢草以搜奇治行流聞頌聲間作報政遂先於齊魯
賜書豈後於龔黃卧閣多閒應爛賞雁山之勝造朝伊
邇行趣歸鳳閣之中某日懸三升月歷五斗徒抱漳濱
之疾莫陪池上之吟望履未期遠借卿雲之庇彈冠何
晚終希宵燭之光朱夏啟辰薰風入奏願益綏於玉體
用下副於巖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除太學錄謝宰相啓

脫選調之塵埃初更祿秩錄成均之政法忽冒除書揣
已何堪就官有覲我國家觀人文而化天下度絕前聞
建首善而自京師寔由內始逮華戎之多故痛序序之
久隳天之未喪斯文俄臻僱革物不可以終否復觀逆
術聖賢相逢而治具張財力有餘而頌聲作乃依行所
肇開賢闢規模還列聖之容警蹕來九天之上譽髦雲
集聲教颺馳爰違簡於師儒俾講明於經術仍分正錄

用糾生徒雖取法先王本詩書禮樂以造士然更資大
器執規矩準繩而治人宜得名流以諧清議如某者稟
才至薄涉世尤疎謬傳箕裘弓冶之餘無復師友淵源
之自策名第一嗟壯歲之已過隨牒四方悵謗能之無
補一行泮水三變周星仕有時為貧本作升斗之計教
然後知困慚無尺寸之長比及終更偶容善去顧無德
而富貴早已灰心惟有道之賤貧未能雪耻勉從銓課
遂忝京僚方徒勞州縣之間甘為俗吏何樂育人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地遂並英游此蓋伏過某官仁濟舍生功超振古耻充
舜之不及至周召而乃留保乂王家克端命於上帝會
紹乃辟用追孝於前人致萬物以得宜無一夫之不獲
至如孱陋尤困奇窮貌醜心妍利居眾後髮髯齒豁不
見已知與其掉乞憐之尾而僥倖於他人曷若由中正
之塗而投誠於吾相式下靈鼈之鈞靡資蠅木之容草
光範之書無煩三獻開翹材之館亟納孤蹤軫其從官
之清貧授以為文之要體大鈞所播至鑑難逃蒙厚德

以如斯殞微軀而何有某敢不恪共爾位終始其躬當
任賢使能之朝既塵公舉堅仗節死義之守必報私恩

賀樓樞密啓

光膺寵綽越執洪樞居政府之嚴隱如敵國使朝廷之
勢安若泰山將士交欣縉紳胥慶竊以先王之制兵刑
出於一原有國之經文武號為二柄掌其政令宜在廟
堂逮軍民之既分致將相以異任典戎事者固陪於國
論代天工者弗與於兵權注意既殊全功曷貴國家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重熙之景運仍五季之舊章爰建輔臣以司兵本稽於
古實六卿司馬之職考其官蓋三事大夫之聯地亞鈞
衡謀專帷幄必得腹心之佐始膺體貌之隆矧今大難
已平中興伊始雖干戈倒載永無征戰之虞而樽俎折
衝允藉威懷之畧自非上哲曷副旁求恭惟某官資粹
誠明學窮治忽沈深大度量莫見於津涯厚重寡言色
不形於喜愠凜凜萬夫之望堂堂千載之英出入三朝
險夷一節叢綠對境許締和盟方善意之未孚致隼情

之大擾獨奮蒼龜之見贊成金石之交朝陳悟主之一

言夕獲和戒之五利宣帝納呼韓之款賴蕭傳之通經

太宗用房喬之謀資杜公之善斷俄躋近弼出撫全秦

王侯咸授於指蹤封拜得專於承制釋俘歸敵點羌得

其歡心罰罪賞功諸將輸於死力名聞草木功在鼎鍾

暨零雨以言旋將作霖而是命俄軫勿勞之痛稍稽考

慎之圖用免私艱並分閭寄輕裘緩帶擁油幕以臨藩

淑旂綏章趣鋒車而入覲嘉猷既告睿眷彌隆一開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一

月之明再契風雲之會對賈誼於宣室不問鬼神留姚
崇於涓濱非由馳逐遂復青氈之舊進陪黃閣之崇碩
德既升太平可必基命宥密方據廟筭之奇疇咨登庸
行正台階之拜某夙希附驥近獲登龍謬承特達之知
許借吹噓之刀掃門已晚尚及曹參之在齊結綬有因
喜見貢公之輔漢豈止係當時之輕重蓋尤關小民之
戚休望舟楫於江干日遲行色伺絲綸於轅下側聽除
音成命忽傳歡悰曷既刺書薦墨雖未騰北海之章羈

旅窮愁寧久索東方之米

道樓樞密啓

揚清激濁誠先達之高風出幽遷喬亦後生之雅志欲
赴功名之會必由上下之交若矜其位而矜其能孰為
之先而為之後是固交相求而一致豈容化於道而兩
忘聲氣苟同卑高曷間所以附翼攀鱗之喻著自聖門
彈冠結綬之談誇乎信史絕足繼騰於夷路清芬藹著
於遺編逮五交之譽既萌致三適之功無取上之人偷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之九

三

安富貴弗愛英俊之沉下之人自負才猷耻藉王侯之
勢方圓不合胡越相懸魁奇卓犖者滅跡而無聞讒諂
阿諛者乘時而得肆比周無愧勢利相先曲意取容不
但奴顏而婢膝抵巇競進有同人面而獸心賢才之路
用堙市道之風滋扇克敦薄俗必屬偉人幸公道之有
歸披鄙誠而自列伏念某衣冠寒族序晚生蹉跎踰
不惑之年連蹇抱數奇之歎賢關肄業半生白首之經
仕路抗顏一紀紅塵之吏叢策名於桂籍因濫次於芹

官坐客無甑舉家食粥瘦馬空存於六印沈舟坐閱於

千帆齒髮摧頽老先期而驟至聲光湮沒世與我而相

違安寂寞於冷官分棲遲於選調既異蘋蘩之可薦甘

同桃李之無言曷嘗低欲就之頭未省搖乞憐之尾耻

嗟來之得食肯詭遇以獲禽然而樂善公卿久要故舊

或力加於收拾或陰借於吹嘘歲律再更刻章四上惟

浮圖之未合恐濩落以無容譬如為山九仞尚虧於一

實究在中止一壺何啻於千金敢於軒楹之前輒效頑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之九

五

金之躍恭惟某官術優王佐學擅儒宗九德在躬表臣
鄰之冠冕羣書滿腹粹師友之淵源昔居韋布之間已
負經綸之氣暨逢興運驟閱華塗西掖代言高掩常楊
之譽北扉視草密參顧收之謀允兼文武之資果注安
危之意樞柄既登於二府使星復耀於三秦遣鄧禹於
關中威名響振分召公於陝右德化流行幕府言旋介
圭入覲方鼎梅之欲命忽風樹以纏悲甫終祥禫之期
遂受蕃宣之寄陞隆名於秘殿委重鎮於陪都細柳兵

聞甘棠訟簡修山陰蘭亭之故事題鏡湖春望之新詩
顧惟良弼之求方資帝賚第恐衮衣之詠難緩公歸佇
鳳詔以出綸催鹿車而當軸阿衡一世陶冶羣材蓋事
君以仁者眾夙仰於宏猷而薦賢報國者時正宜於今
日方將掩東海以取垂天之翼決西江而迎涸轍之魚
使菁莪歌樂育之仁而棫樸頌能官之美縉紳屬望巖
穴傾心至於踈逖之蹤尤切依歸之素擬作韓門之弟
子未窺孔氏之宮墻非不能連草三書漫懷一刺請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長公之介紹假郭有道之題評因舍人而見曹參為門
客而干延壽高山流水固可覩於知音明月夜光懼或
逢於按劍今者塗經大府謁入高門瞻周公几几之儀
驚漢相堂堂之表謙冲下逮顧盼生光李路初來已有
升堂之望曹交受業思為假館之留時在可言義難自
棄用忘固陋仰冀甄收蓋得其所歸燕雀猶知於賀厦
翔而後集鶴鶴豈安於巢林士雖居窮約之中身亦擇
棲投之地若非盛德敢借餘光素微半面之知且之游

談之助輒輸肝膽便勾齒牙視古人之進退以無嫌在
今世為狂愚而可笑處已如此期公謂何或明附驥之
心願借連鰲之手鷄鳴狗盜既下客以兼收蟲臂鼠肝
庶大鈞之永託

謝滌參政舉改官啓

闡鑄顏之治久荷私恩飛薦禰之章復塵公舉愚衷積
感弱質增榮竊以輔政之臣安危所係舉賢之任出處
惟均在朝則委以官人去國而猶令進士靡論中外皆
得薦揚非如監司郡守之有拘故所需者廣加以祠官
散員之許投故欲得者多自非俊傑之材不在題評之目
如某者稟資最陋賦命多奇祈柳巧而莫酬驅韓窮而
不去小不能披堅執銳奮身行陣之前大不能排難解
紛効力功名之會徒耽末學分作迂儒陸沉一世之
間鳴伏百僚之底偶緣科第濫處膠庠坐客無甄舉家
食粥誨諸生於館下每虞譏笑之興集三鱣於堂前豈
有陞遷之望敢期僥倖忽被甄收此蓋伏遇某官盛德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格天嘉猷濟世欲大恢於相業故廣攬於人材粉澤帝
圖有咸熙之庶績銘陶士類無不獲之一夫致使寒微
亦膺記錄某敢不激昂節奮厲猷為雖功名富貴以
難期庶用舍行藏之無愧鷄鳴狗盜已叨下座之收蟲
臂鼠肝更賴大鈞之播

謝樓樞密舉改官啟

泮水育材苟幸曠瘼之免銓曹考謀冒膺秩序之更受
命知慚撫躬曷稱竊以黜陟幽明之典廢士始惰功綜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一

核名寔之政哀人斯濫進惟吏部改官之制推本朝立
法之嚴積以錙銖較以毫髮一言不應累善無容倘小
節之弗完亦前功之盡廢雖聖世於焉而得士然姦胥
或得以舞文視賂賄之重輕為行移之淹速故難於應
格喻同進士之登科而計所輸贊至比富人之入粟與
於此者不亦難哉如某者太學陳人中原冷族專心弱
歲絕尼父之章編刻意前修紉屈平之蘭佩早塵世賞
旋竊文科免從州縣之游猥玷師儒之選董帷常下馬

帳空懸媚學有徒冠履漫同於聚蚶好書成癖簡編殆
類於蠹魚玩華丹於法度之言振鼓吹於京師之作飯
蔬飲水樂亦在中乘馬從徒茲非其幸博士虛糜於廩
粟廣文何有於才名逮此終更敢希平進忽因公舉得廁
京駢資品陞叙始正有官之號歲時馴致式階通籍之
榮僥倖若茲賞緣有自此蓋伏過某官至誠樂善偉度
包荒觀其廣攬於英才蓋欲大恢於賢業吹噓不倦無
非有味之言警效所加便作知名之士推轂每先於寒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一

遠登門不問於故新雖云無用之資亦借曲成之力重
念某與時齟齬賦性疎庸久處窮塗分無長物知非鑽
繁之可薦自甘桃李之無言比蠶舍之三年偶刻章之
四上方浮圖之尖木合恐蕩落之瓠無容續正賴於鸞
膠弁有同於鷄肋輒輸肺腑用白齒牙不待先容亟蒙
重諾箭俄飛於燕將壁遂假於許田大厦將顛功獨資
於一木中流獲濟賜何啻於千金成此叨逾悉由特達
某敢不欽承至意銘著乃心儒有古人與借願堅操履

士為知己者死誓報恩私

上高司業啓

棘園校藝塵師匠之權衡泮水傳經記儒宗之領袖允矣執鞭之願闕然釋菜之儀瞻德表以無階搖心旌而甚切輒效小人之竿牘自適夫子之門墻流水高山既荷知音之素夜光明月必無按劍之疑緬惟賢士之關敬仰哲人之範得英才而教育樂在其中有神物之扶持吉無不利恭惟某官行純金玉操厲冰霜九德在躬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一

植賢能之冠冕羣書滿腹粹師友之淵源棗游庠序之間已負公卿之望文高紙價業邃書帷郭泰居三萬人中獨為稱首何蕃餘二十年久孰敢駢肩迨升俊造之科遂際休明之運懷鉛抱檠容與石渠含香握蘭進趨粉省率由直道薦歷華塗屬臻偃革之期載闢明倫之地爰資模楷式正本源肇新首善之規誕舉成均之訓生徒濟濟風化洋洋出斯文埋沒之餘振吾道陵遲之後聲華愈茂春注彌隆博古通經入勸邇英之講分章

摘句兼陪資善之游極妙選於一時贊榮觀於多士后夔之教胄子正賴全材伊尹之格皇天終躋大用某遠依輝庇尚占冷官既榮華袞之褒敢緩空函之達攀龍附翼久潛顏子之心結綬彈冠更效貢公之喜方凝寒之在候悵崇儀以猶賒願保冲襟益膺殊寵

除博士謝宰相啓

糾教法於賢關茂聞善狀正官聯於講席忽奉恩綸就列無堪循名有覲竊以四海淵源之自蓋本成均六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一

訓詁之傳寔由博士明人倫而在是列天象以昭然平時固號於才難文治尤嚴於德舉得見君子斯可矣否則學者無述焉如某者業謝師承體非儒雅只緣幸會偶誤甄收屬當首善之興遂造羣英之末典司規矩豈諧寬猛之宜校閱藝文莫贊公明之考繼下帷而攝事每非座以懷慚敢期寡聞無約之資乃冒久假不歸之寵此蓋伏過某官至明燭隱大度包荒修禮樂於小雅盡廢之餘洪基圖於炎政中微之後雷破山而風振海

壯矣幘幘焉戾天而魚躍淵妙哉索籥故雖綿薄亦被
生成惟辭章視一世以汗隆而國學為四方之楷式變
齊魯以至道欣盛化之已純逃楊墨而歸儒恨斯文之
未副既公去取必絕愛憎恃直道之方行真狂瀾之可
復某敢不勉思博約確守靖共譬彼鑄金德難酬於大
治用諸攻玉質徒愧於它山

上湖州王侍郎啓

持甘泉之荷橐久藉論思分刺史之竹符用均勞逸朝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辭輦較夕見吏民方幕府之初開諒鈴齋之有暇中和
布政豈第宜人罄雅俗以交歡納多祥而茂擁恭惟某
宏材拔萃興學逢原早懷康濟之心適際休明之運致
君業履許身稷契之間經世文章接踵班張之後自延
登於法從益展盡於嘉猷獻納居多風規愈厲誠心樂
善力收當世之滯淹直道立朝無愧平生之出處頃厭
承明之直往分聖主之憂君相永懷悵莫留於益友湖
山動色喜乍得於詩人暫辭繁禁之烟花聊賞白蘋之

風月昔張燕公出臨江夏益妙篇章元丞相來守山陰
盛傳酬倡才因景發地與人宜矧蒼雪之名邦得風騷
之太守凝清香於宴坐出小隊於郊坰凡歸一詠之品
題莫匪四并之逸樂然而疆鄰北闕職寓西清忠精夙
簡於天衷治行俄騰於日下專城雖美前席可期屈處
厚於盛山雖無欣戚試望之於馮翊難緩登庸某猥以
庸虛誤蒙知獎方承旆於德宇忽遠迹於恩闕設祖帳
於都門悉傾朝士望仙舟於河上獨後諸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回第三人陳學士啓

賜第宸廷聯名鼎甲傳玉音而申論藹桂籍以生光恭
惟某官經史淹該文辭瞻蔚卓爾功名之志見於議論
之英以賢為郎欲獻相如之賦隨計詣闕果蒙漢武之
知殊科收摘領之功絕技有中眉之恨高名始唱寔居
季孟之間故事攸拘遂處王楊之後昭聲華於白日開
塗轍於青雲某頃預有司獲觀大對收象犀之寔本自
因人擅龍虎之稱徒欣得士過紆盛服賦以長綫佩謙

德之光亨增鄙情之感激

回第四人莫學士啓

獻賦春闈試言天陛屈一時之髦士連處上游知萬選之高文難虧定價恭惟某官青雲令器白雪高標氣涵苔雪之清光射斗牛之上闈門競秀蔚珠樹以聯三場屋先登擅桂枝而擢一金聲既振紙價隨高以五千言宏偉之詞參二子魏我之選雲衢自致肯屈身世賞之延天澤驟加遂脫跡銓曹之冗某比窺大對深歎雄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荆門軍到任謝宰相啓

分符出守託異縣以需才懷綬之官入黃堂而視事自惟非據深用靡遑伏念某賦性迂踈稟資為下幸逢聖世獲廁儒林朝暮鹽齏久享詩書之樂春秋霜露每懷松楸之私惟此小邦密鄰故里輒效一麾之請遂成三

徑之歸上谷遺風比鄉閭而甚類兒童塵跡尋泉石以都迷朋舊懼迎妻孥交慶服思從事方有改葬之圖上冢甲哀允便過家之舉獲從私願實出優恩此蓋伏遇某官盛德格天元勲濟世接下必期於自盡包荒靡見於遐遺憫茲流落之蹤惟深懷土察見顯愚之守粗可牧民故於松社之旁昇以竹符之寵生成甚力銘刻何言某敢不俯體眷憐方圖報效養生送死而無憾既曲遂於身謀愛人利物之謂仁當仰鈞於德施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與襄陽吳帥啓

一麾出守誤膺民社之分十國為連獲託藩垣之庇遭逢有幸喜愧惟均伏念某章句鄙生膠庠舊物值聖主崇儒之運充賢關講藝之員倚席五年同擅齏鹽之樂懷家萬里每深松楸之悲乃眷此邦實瀕故里服總從事欲為改葬之圖上冢甲哀可辨過家之舉來承人之得使已私此蓋伏遇某官雅量鎮時英猷濟物聳縉紳之重望膺君相之深知紅旆碧油暫領上游之重丹墀

青瑣行趨中禁之嚴敢謂哀蹤竊依輝陰矧惟編籍寔
寄部封自宋之滕方慕賢侯之政維桑與梓庶修雅什
之恭

答潭州陳帥啓

紅旆入疆已建元戎之幕朱轡至郡復交太守之章封
部載歡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才猷通敏德器恢宏術應
變以無窮治所臨而有績折衝借重坐宣尊俎之威來
暮興歌行有袴襦之效某偶因使事獲託官聯攬轡登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一 五

賀劉運判除秘閣陞副使啓

申錫帝綸就陞使節載聯榮於華閣爰增峻於外臺郵
置初傳輿情胥悅恭惟某官器資宏博識度疏明裕然
康濟之才偉矣富強之術宜九重之眷注付一道之將
翰南方為財賦之淵本幹旋之有道東壁乃圖書之府
見寵昇之非常益茂膚公徑躋法從某屬當郡寄欣觀

除音阻修慶於賓閣敢寓詞於書尺

通樓樞密啓

去公府之潭潭薦更歲月仰台符之兩兩杳對雲天久
塵庠序之官每負簡書之畏名姓用踈於記室精神徒
結於門墻惟時輔弼之良夙茂經綸之業祠庭偃息方
益聳於具瞻神物扶持宜厚膺於純嘏恭惟某官才高
人傑道契天民獨兼文武之資早注安危之意玉堂詔
令追爾雅於二京油幕韜鈴折遐衝於四國一攀鱗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一

五

再秉樞衡屹然柱石之擎炳若著龜之斷允當大任果
濟中興佐佑成王君與協周公之化謀謨貞觀房喬推
如晦之籌旋抗封章懇辭機政體恤特深於睿眷朕肱
稍逸於賢勞游綠野以娛神侶赤松而訪道屬四海作
霖之望爭親十行副九重審象之求佇臻三入某儒流
晚進鈞播微生曩騰光範之書獲廁魁材之館翰困見
器初無踏木之容踊躍自言遽入洪鑪之鑄遂脫身於
選調繼列職於行都靜言卵翼之私遂自齒牙之借知

己之深恩未如古人之大節奚論克謹操修恐辜提獎比
在淵源之地仰經寒暑之時司訓詁以非才日虞官謗
念松楸而自請叨假軍麾尚飄萍寄之蹤未及瓜期之
代窘饑寒之方急執灑掃以無階管蒯至微永託卿雲
之蔭潢汙雖遠終期滄海之歸茲炎赫之在辰宜保綏
之加意並被賜環之召式隆調鼎之功

荆門得替經從湖北謝陳漕啓

小壘終更已屢遷於月律先塋輟掃方祗赴於天朝遠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泛江濤經從治所行有趨參之幸不勝欣抃之私恭惟
某官與學家傳宏猷世濟踐揚南北雅擅於能名綿歷
歲時益精於治道頃一麾而出守俄五袴以騰聲果被
褒嘉就司飛輓上游憂顧聊宣力於外臺中禁論思行
致身於當路某欽風滋久慕德無窮解職雖前猶借二
天之庇登門在即已輕萬戶之封

回瀘南晁安撫啓

祇奉恩綸顯膺召節輕帆滾滾將修入覲之容芳翰諄

諄重講相違之義情文交厚衰老有光恭惟某官才術
開明文章瞻博三紀宦游之久一時物論之歸薦歷侯
藩政績高於數郡適分帥閫威聲震於百蠻簡隆眷以
彌深罄嘉猷而無隱行寘論思之列盡摭經濟之圖某
正理行裝將安真館欣覩追鋒之命阻陪銜舳之遊度
遠英標莫卜瞻承之路側聆新渥嗣馳贊喜之緘

賀呂總領啓

光膺帝制進直郎曾以計省之革資總師屯之重寄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一

惟某官家傳與學世濟宏猷風流標王謝之姿政事處
由求之右朱旆出守謁承流宣化之聲王節觀風勵激
濁揚清之志誕布九重之德澤聿蘇萬里之瘡痍凋瘵
息肩姦賊落膽惟武昌之列戍據全楚之上游供億是
資傾天下轉輸之半顧憂允賴當禁中奏報之繁自非
君相之腹心曷注軍民之耳目某膺妙柬就畀雄權足
食成軍方資於良算庇民尊主行奪於嘉謀某久託餘
光特蒙異顧感恩私而結戀聞除命以馳神

謝范漕啓

小壘分符猥承人之外臺飛奏重愧已知載省凡材曷
勝公舉竊以漢刺史六條問事察二千石為最詳唐採
訪十道得人領三百州而得要惟是守臣之能否實繫
部使之否臧免督責以為難豈薦論之可覲如某者票
資至薄涉世多奇仕雖本於為貧志亦希於行道老而
不試每疑所學之無庸力弗自量妄意為邦之或勉比
從費舍得詣軍麾甘沈迷於簿領之中親瑣碎於米鹽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之十一
末術因臨事方知賈誼之疎政在愛民更覺陽城之
拙惟資餘潤冀免大訶敢期冰鑑之明忽誤蘋蘩之薦
此蓋伏遇某官英猷濟物絕識過人登車遠繼於家風
持索行儀於禁路發姦摘伏推政事之神明激濁揚清
判人倫之涇渭顧如庸鄙雅荷眷知雖哀遲流落以無
堪辱撫育矜憐而益厚居然幸會託在按臨持公法而
優以私恩取寸長而護其尺短不惜齒牙之論將令羽
翼之成自視歐然何以得此某敢不益修操履仰副吹

嗑死者有知應感恤孤之義永以為好終輸報德之誠
湖南提舉到任謝宰相啓

假襜帷而出使復去門墻馳軺傳以之官已臻封部情
深戀德感切歸思伏念某流落孤生艱窮薄命久託洪
鈞之播初無蟠木之容入忝膠庠出分符竹養生送死
既畢遂於身謀藏垢納汙每曲蒙於情恕施等天地仁
均父師茲小壘之代還遽外臺而擢授察其稍盡心於
從事故驟而寵以使華憐其方竊祿以為生故趣使就
其官次惟是書紳之誨尤多提耳之言約以禮博以文
恍聞韶而忘味厲之名引之美比贈袞以喻華負荷知
息遭逢乃爾茲蓋伏遇某官言成典誥動契神明距詖
行而放淫詞士風丕變開誠心而布公道王化無偏致
令寒遠之蹤重戴生成之賜某敢不服膺哲訓悉力公
程有地酬知豈此身之足惜指天誓報庶他日以無慚
通問湖北陳總領啓
叨奉宸恩濫將使指入部封而交事託麻庇以知榮恭

惟某官雅量鎮時宏才絕俗宣化藹惟良之譽觀風無
太察之竒陞郎部之華資總師屯之重寄上游餉餽已
寬聖主之憂中禁論思行遣從臣之列顧惟疎冗特荷
眷知靜思竊忝之由實有吹噓之自星軺承之顧何取於
澄清雲陰垂休庶可逃於曠斥疑寒在候吉履具宜異
妙養於中和用坐臻於寵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二

宋王之望撰

啟

潼川漕謝宰相啟

糜廩食于湘濱已辜命節轉輸于梓部載誤恩綸揣分無堪冒榮有覩竊以總利權于一道外臺推漕計之繁次地望于四川左蜀號益都之亞分三銓而選吏權萬井以通商粵自軍興仍多邊費四海既臻于康泰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二

方未省于征求上軫顧憂遠加寬卹雖事為之制經講畫之已明然存乎其人要推行之盡善必得異能之士庶知協濟之方如某者賦性甚迂理財素昧比玷光華之選日惟瘵曠之虞豐食貨以裕民曷裨良法宣詔條而善俗幾布施仁幸憑覆護之慈未抵譴訶之域忽驚申命靡俟終更專重寄于一司補缺員于五稔惟是久虛之選宜陞不次之才敢謂疎愚乃承空乏此蓋伏遇某官神功不測元化難名有一德以享天心允任大臣

之重使萬民而正王面每勤膚使之求致若孤蹤亦叨器使其敢不更殫夙夜益守靖共外竭力于一官冀無大戾內矢心于九死必報洪恩

賀湯樞密啟

光膺詔綽進長機庭肆國家偃武之時專廊廟本兵之任九重屬意四海蒙休恭惟某官間世真儒累朝宿望蘊潔淨精微之學成彌縫輔贊之功茲萬化之更新賴一臺之糾正直而不倨抗謹論以回天公爾忘私推誠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二

心而格物能使薄夫敦而懦夫立大臣法而小臣廉暨登叅貳之司並展經綸之效惟是樞筦寔亞台階府並列于東西班迭陞于先後事分軍國制自祖宗曩戎事之繁典命相臣而兼領勢成偏重權覺少輕屬當威柄之中遂復章程之舊副茲德選可謂才難米崇體親之隆式厚腹心之委基命宥密方資帷幄之奇謨明弼諧行運鈞陶之化某猥將使指逖聽綸音夢遠門關雖阻申于慶謁言形竿牘姑少見于懼悰冬序正中廟謀多暇

願精調于鼎食用下副于巖瞻

潼川憲到任謝宰相啟

久叨餉餽之司曾無政績就易平反之任不敢撫封命節增華汗顏有覲伏念某早專樸學晚抗塵容橫經首善者始終五年隨牒外方者俛仰十稔一紆守紱三假使輅比將漕以充員適勵精之更化輕徭薄賦務宣布于深恩激濁揚清式欽承于休德豈但轉輸之軌辦必期凋瘵以兼收使巴山萬里之遙如甸服一圻之內

欽定四庫全書

洪濟流
卷十二

三

至于剷除民蠹禁戢吏姦力雖倍以何功心愈勞而更拙徒依庠庇未被謹訶敢圖瘼曠之餘亦玷陶鎔之末飛芻輓米既辭計事之煩攬轡登車仍正職司之秩叨適已甚稱塞惟艱此蓋伏遇某官道貫王猷功熙帝載名世乃聖人之遇求賢真宰相之方為楠為栢校羣材而並用采葑采菲收片善以無遺顧若疎愚誤膺知獎每自慚于誦薄尤重費于生成謂涪潼之間固已粗諳于摩撫則刑罰之寄或能上體于哀矜因俾歲遷寔為僥

倖某敢不益于殫夙夜勉使令叱馭輸忠庶家風之未泯捐軀報效豈國士之難追

賀沈丞相加恩啟

勒成國典光被廷綸粵躋賜位之官併衍加封之戶陶鎔所及鼓舞惟均恭惟某官盛德熙天嘉猷濟世雅多材而多藝誠有德而有言尊主庇民行堯舜文王之道屬辭比事合並稷臯陶之謨茲者圖慶系于璿源述睿思于寶訓聿煩上宰獨總宏經寔資指授之勤克善條流之制簡編杳上粲星緯以爭光品秩增崇覺台階之愈峻某官常是守班慶莫違作一經而垂無窮仰嘆股肱之懿懷萬方而褒有德益欣體貌之隆暑氣方炎恩闕正遠願精調于鼎餼用下答于巖瞻

成都運使到任謝宰相啟

石渠寓直遽參英俊之遊玉壘將輸復貳光華之選寵榮重沓感恩交并伏念某稟賦凡庸見聞單淺隨牒今逾于二紀乘輅遍取于涓埃敢期責寔之朝乃冒踰涯

欽定四庫全書

洪濟流
卷十二

四

之寵懷鉛抱槩通仙籍于蓬山輓鼎飛芻耀星芒于井
絡漕權既重地望彌高矧擇副以尤難常空員而弗置
膺茲優擢必屬異能忽併誤于褒遷寔自驚于叨竊此
蓋伏遇某官道遵皇極學探帝謨蘊大任之英姿輔中
典之盛烈賢才廣覽已收多士之心利澤遠施深軫四
方之慮精求膚使猥及迂儒察其體國之誠未嘗沽虛
名而乏調度知其愛民之意不肯越經賦而橫征求似
于公私取予之間稍識利害輕重之理是以委之劇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五

秩以清資用伸勸勵之規以起衰頽之意某敢不咨詢
民瘼宣布君仁期不負于使令庶少逃于罪戾然而盤
根錯節衆謂難圖綿力薄才豈能宏濟非大造曲加于
假借則孤蹤必至于顛濟播以陶鈞既荷生成之賜緩
其銜勒更希覆護之慈載厚德以無窮噴微軀而何有

賀工部楊侍郎啟

顯膺宸旨進貳冬官偉法從之得賢致公朝之增氣凡
居履賴舉切欣愉恭惟某官器宇端方性資凝重文章

雅健傳古作者之心政事通明為世吏師之首宦海久
騰于雋譽士流咸仰于老成星使觀風布九霄之德澤
月卿銜命寬四蜀之征徭果深前席之思亟奉賜環之
詔對揚丹陛洞契清衷既正位于通班溢躋榮于近侍
雍容禁橐暫資獻納之勤密勿政塗佇奮弼諧之蘊某
久睽英範欣聽除音夷路載陸蠅敢希于附驥宏規可
繼狗徒幸于續貂

與沈夔帥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六

忝輅使以西征方趨遠部勤館人于東道已近雄藩睇
幕府以非遙通記曹而可後恭惟某官宏材絕俗厚德
鎮浮紫橐朝持密從甘泉之幸金蓮夜對親承翰苑之
華遽厭直于承明遂分符于井絡俄膺宸詔進領帥權
委寄既隆猷為益著八命作牧聊借重于蕃宣一札成
文行趨歸于輔贊某頃居學省嘗託官聯悵別德之何
賒忽承顏之在邇驅馳峻阪敢辭叱馭之勞瞻望光儀
預切登龍之喜

與荆南劉太尉啟

牙纛有光坐控江湖之固門墻在遠久踈竿牘之修獨
有傾依寔勤夙夜恭惟某官資兼文武學富古今挺不
世之奇才負濟時之大略執干戈而衛社稷早信敵國
之威說禮樂而敦詩書方倚長城之重功書彝鼎聲振
華夷任千里之蕃宣寬九重之憂顧位陞掌武貴已並
于疑丞任付本兵謀即據于帷幄某馳驅蜀道荏苒歲
華自東徂西叨誤恩之三錫以勤補拙無善狀之一毫
張哀病以何堪念吹噓之有素朔風戒候台復具宜願
加謹于保綏用仰承于眷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七

賀成都王制置啟

光膺明綍出擁高牙井絡折衝聳全蜀上游之寄河圖
寓直冠西清次對之聯除目一傳輿情大慰恭惟某官
才猷英特學術縱橫昔居韋布之間早負經綸之志軒
墀射策追晁董以爭衡禁省代言掩常楊而擅美荆坤
維之謀帥申選命以任賢獨當真主之知粵副元戎之

選報論思于近侍寬憂顧于遠民一劄細書丁寧德意

萬釘寶帶焜耀身章載頒內府之資庸視中朝之寵惟
疏思之特異知注意之逾深紅旆碧油權暫專于玉壘
紫樞黃閣名即啟于金甌某哀晚無堪馳驅何補當年
傾蓋已輕萬戶之封指日承顏方借九河之潤

賀成都王制置開藩啟

重閭需賢坤維就鎮擁麾幢而入境開幕府以建牙凡
託部封莫不懽慰恭惟某官資兼文武學通古今自得
雋于賢科即受知于明主登崇甚峻天下想聞其風眷
注彌深漢廷無出其右茲從近侍來撫上游謀帥得人
頓覺雪山之重忘身徇國豈辭蜀道之難草木莫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八

名烟雲為之改色列城企踵莫六蠹之過征多士私慶
恐一封之趣名某司存有守迎候未遑賀履翰誠已記
曹之是况披雲自幸傾行旆以尤勤淑氣漸融征途尚
遠願益加于保謹用上副于倚毘

與宮使孫左司啟

登車出使載誤于明恩叱馭之官已交于賤事顧惟叨
冒寔自吹噓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才高一世擅政事文
章之美凝功名富貴之姿東觀南宮早騰于濶步北門
西掖衆指于通津一為畫錦之行屢藹昔襦之頌求舊
已喧于朝論均勞難戀于仙祠行慶褒嘉入躋禁近某
夙叨真賞久濶英風賦袖阿房感特深于衡鑑檄傳巴
蜀身尚遠于門牆趨丈席以何時臨尺書而獨寫嚴寒
在候台履具宜異妙養于冲襟用亟膺于召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賀宰相正啟

月正孟陬聿新于天叙律旋太簇肇建于人正諒一德
以奮庸有百神之敷佑恭惟某官功牟垓北德配堪輿
轉一氣于鴻鈞調四時于玉燭咸和海宇永措俗于春
臺光輔基圖方過期于周歷履歲端之伊始偕天步以
同休某遠脩外臺阻趨公府捧椒觴而獻壽莫效微誠
仰台彩以馳心徒傾善頌

與寄居范都運啟

叨膺中制猥脩外臺駕輅傳以載驅欣門墻之漸通恭
惟某官精忠許國絕識邁時以一世之能臣為四方之
膺使暴公子威名聳震魏翁治行流聞久爾倦遊暫
茲均逸士訟王遵之去上疏相先帝思張敞之功起家
在即某夙聯末契最荷殊知項一障以分符偶二天而
託庇過蒙眷寵得就涓埃懷盛德以惟深喜餘麻之復
借登車澄按方師孟博之風倒屣逢迎敢辱仲宣之顧
嚴寒在候吉履具宜異妙養于冲襟用倚須于召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賀揚侍郎啟

光膺天寵進貳夏卿偉法從之得賢舉朝廷而增重凡
居麻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學有淵源德無瑕類才出
萬夫之上身兼數器之長崑玉桂枝早擅無雙之價石
渠金匱悉窺未見之書既郎宿以高騰亦使星之屢遣
不汲汲于功名之際每恢恢于出處之間宣室召還蘭
臺入造益締楓宸之眷亟陞荷橐之華勸講經惟主盟
帝學豈但侍臣之高選寔窮儒者之光榮禁闈雍容已

著論思之效巖廊密勿行摠輔佐之功某久聞英風忽聞新命高閣展敬干寅謁以無階尺牘馳誠通記曹而可後

賀陳察院啟

拜命樞庭陸華栢寺正人登用公議交孚恭惟某官卓識離倫英姿邁往宏才周于時務與學貫于經β鼓篋賢關夙騰于妙譽影纓仕路久屈于遠圖既涵養之愈深宜聲稱之彌邵果回淵鑿遂被寵光亟躋六察之聯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廿

又

顯奉宸恩榮陸臺察國有正臣之進人知道道之行綸綍始頌縉紳交忤恭惟某官性資剛大德履方嚴學洞聖經博貫九流之蘊才周世用旁通萬變之微久矣軒昂茲焉遇合既特深于隆眷爰允賴于忠言糾正官聯

暫假風猷之峻論思禁路載觀賢業之崇某備使遐陬欣聞成命匏瓜有守望賓廡以無階竿牘馳誠通記曹而敢後

通趙給事中啟

振翼垂光仰風流之有自抗塵走俗披雲霧以無階敢憑尺牘之修用致寸誠之戀恭惟某官宏才絕等與學逢源并絡飛英追淵雲而接武天庭摘蔕揖晁董以齊驅擢自清表亟躋華貫鐘鼎成而重輕莫揣圭璋御而溫潤有加粹然大雅之姿允謂中興之瑞丹墀青鎖已密侍于景光黃閣紫樞行峻膺于大任某偶承人乏濫假使華叱車馭于邛崃承顏未卜侈里門于高密慕德徒深春氣將殘辰休茂擁願益加于綏養期上答于眷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廿

賀陳樞密啟

光膺帝綍進貳樞庭凜人傑之既升覺朝廷之增重衣冠歆豔介胄歡呼恭惟某官韶濩正音鼎鐘偉量冠賢

科而自致儀禁路以橫翔聲華行寔之隆實追前哲獻
納論思之益密簡清衷獨高專對之才三建出疆之節
蓋聖心之注意欲鄰國以知賢借此時將命之行示他
日折衝之寄使華旋返天寵驟加以四海之儒宗本一
朝之兵柄基命宥密方資帷幄之籌謨明弼諧行正陶
鎔之任某雅叨眷獎欣聽登庸大厦崇成阻造潭潭之
府餘光遠借徒瞻兩兩之星寒律方嚴政機多暇願順
節宣之理用承考慎之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二

賀沈制置啟

渙號肆頒坤維作鎮九重念遠暫勞牙纛之臨萬里知
歸咸起袴襦之詠先聲所暨羣聽具孚恭惟某官識照
幾微學優康濟日光玉潔燦然經世之文岳峙海涵允
矣絕人之德早中異科之目亟陞清禁之班中外海更
險夷一致陳賈生治安之策憂有甚于積薪本陸贄仁
義之言遂寧辭于棄梗逮著已然之效咸推先見之明
亟勤宣室之思小屈淮陽之卧上方惠顧全蜀圖回中

原欲遠控于上流遂擢顯于上閭盡護諸將庶幾獎率
于三軍兼撫列城豈特招徠于八國即正機衡之任並
隆鼎鬲之勳某違德積年邇風有日驅車梁雍飽諳劍
棧之危回首岷峨頓覺雪山之重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到任謝宰相啟

貳列卿于外府猥厠廷紳董經賦于上游仍將使指省
躬曷稱拜命知榮伏念某少本拘儒老為俗吏偶明時
之幸會乃煩使之屢更去朝初自于迄魔入蜀繼叨于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二

移節驅馳九載綿歷五司雖殫夙夜之勞蔑有涓埃之
效荐蒙增秩比復賜環雷電取將已下仙官之救蓬瀛
且至却回方士之船渙號申頌訓詞滋美亞班聯于七
寺之長督餉餽于六師之屯引私諱以有陳觸報聞而
莫避凌兢就列顛仆是虞茲蓋伏過某官先覺真材具
瞻碩輔以尊主庇民之術行推賢進善之心名一藝者
必庸用廣覽英豪之士無大故則不棄尤曲敦貧賤之
交至若哀逢特勤記錄推挽之恩極矣不進弗休撫存

之意溫然有加未已重慚涼德倍費生成某敢不仰體
眷私更鞭駑蹇交修食貨權四路之盈虛兼裕軍民俾
一方之帖泰庶上寬于憂顧次少答于陶鎔

回彭州馮守啟

恭承詔綺載綰郡章振都駢以之官合左符而宣化恭
惟某官文傳正氣識造大方議論縱橫達今昔安危之
變聲名赫奕推西南人物之英果勤側席之思荐被賜
環之詔已揚舲而趣名遠抗疏以求歸特畀牧民俾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素學暫布中和之政佇還清切之聯過沐謙冲曲垂音
問感藏彌切濡染奚殫

回杜殿院啟

一鷄上騰方慚于僭率雙魚遠既殊佩于謙光執禮甚
恭捫心有覲恭惟某官學優經濟識造幾微謹論忠言
為一朝之藥石深仁厚澤歌千里之袴襦既聲寔之交
孚諒功名之可必准揚臥治聊資汲黯之行宣室與思
即有賈生之召某徒懷慕用未覩風規與大夫僕而同

升非能引類知柳下惠而不立寔懼貽譏至煩導諭之
勤尤重過情之愧凝寒在候福履具宜更冀保綏前膺
寵渥

賀朱參政啟

光奉宸恩進陪國論真儒得位寰宇均懽恭惟某官迪
德誠明凝姿敦大深探道真會先聖不傳之心洞達時
宜殖當今有用之學夙奮經綸之蘊荐升華顯之途憲
府繩達正一臺之綱紀露門勸講闡六藝之淵源精忠
彌結于主知公輔允虛于物望果承天眷入秉政機必
將下膏澤以醇四海之風恢遠圖而永萬世之業濟民
仁壽正位鈞衡輿誦所歸斯言可復某謬蒙荐寵欣聽
登庸雖邈在坤維莫遂踵門之志然仰承晉接尤深賀
厦之誠霜令載嚴冲襟多裕願謹谷神之衛以符巖石
之瞻

賀周樞密啟

顯膺綸制進貳樞庭增聖朝道德之威壯天下安榮之

勢幘幪所及慶忭交深恭惟某官德量恢闊天資英偉
學探聖域妙致知格物之功才入王家蕙緯武經文之略
早蒙異眷徧閱華途瓊闈論思凜有回天之力王堂播
告昭然煥斗之章當敵國之尋盟馳單車而遠聘掉舌
端之三寸重國體于萬鈞載授仗節之勞遂付本兵之
寄基命宥密方資帷幄之奇謨明弼諧即正台衡之任
某久叨庇賴欣聽登庸大厦崇成阻造潭潭之府餘光
遠借徒瞻兩兩之星寒律方嚴政機多暇願順節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洪濟集
卷十二
七
理用承考慎之圖

賀楊參政啟

顯膺詔綍榮預政機海宇同休藉紳共慶恭惟某官學
造聖賢之域氣鍾天地之和騰茂蜚英辰也萬人之傑
廉貪立懦卓哉一世之師蓋嘗推難進之風將以厚有
為之業比及厲精之日果勤側席之思爰增重于蓬山
即升華于荷橐批教獨高于夕拜司戎旋擢于夏卿秘
殿橫經既極名儒之選禁林視草尤符內相之稱上方

加考慎之圖人皆謂登庸之晚茲進陪于揆路寔簡在
于淵衷以旦夕承弼之良為左右股肱之助于儀衛樂
已聞清德之孚淮南寢謀坐有折衝之效佇見白麻之
出益昭黃閣之尊某迹在遐方欽聞休命台符兩兩徒
仰睇于餘光公府潭潭願永依于大厦

賀吳宣撫啟

九重注意載頒渙汗之新四蜀分憂就付宣威之重華
夷震疊廟社莫安恭惟某官智勇兼資勲名夙著三紀
壯西南之翰一門據忠義之誠蓋神明默扶子儀伴再
造于王室而匈奴素畏李牧不敢犯于邊陸膺具禮于
齋壇視多儀于揆路分統連營之盛旋陞亞保之崇顧
凌煙之像未極于形容而太常之銘屢勤于記述兵欲
藉上游掎角之勢公獨得中原歸附之心故宏建于高
牙用盡護于諸將昔岑彭馮異闡方面之號而衛青去
病開幕府之雄茲聞兄弟之迭居足為古今之盛美况
司徒之子公武嘗進壁于淮堧太傅之姪謝玄亦陳師

于泚水豈特功業一時之會寔係國家萬世之休某久
託餘輝欣聆成命簡書有守莫窮賀厦之私調度斯興
當叶同舟之力

賀洪尚書啟

顯膺宸綍入踐禁林司九天告命之嚴極四海文儒之
選縉紳艷寵翰墨光榮恭惟某官識度邃明材猷魁傑
學貫六經之蘊詞追兩漢之醇早擢異科亟蒙殊獎代
言西掖兼常楊體制之精典選中臺振裴馬銓衡之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五

物望滋峻主知益深若時內相之崇超出廷臣之右演
綸憶思豈特資潤飾之功跋燭承恩寔有賴謀謨之助
矧惟世掌可謂才難匪茲特出之英孰副非常之舉倘
玉堂之顧問已契淵衷贊金鉉之燮調竚陞政路某遠
銜使指欣聽除音雖注目雲霄莫遂登門之志然傾心
墻仞尤深賀厦之情春氣肇新冲襟多裕特密保綏之
節用欽考謹之求

謝虞尚書啟

總軍務于上游曾徵善狀正卿聯于外府更玷殊恩揣
分量以逾優揆才能而弗稱覲顏拜命撫已知慚伏念
某涉道迂踈稟資褻拙少嘗策勵頗妄意于清流老厭
馳驅嗟寢成于俗吏比承人乏久掌利權怒邊索之鴟
張奮王師而鷹擊翰將粗繼皆朝廷訓勅之明恢復是
期乃將帥經營之略雖備殫于五技初無補于一毫方
虞曠職之誅遽沐憇官之寵靖惟僥冒寧冀黃緣茲蓋
伏遇某官成德閱深較才超邁臨臨乎不可尚已載書
竹帛之雋功休休焉其如有容常借齒牙之餘論遂令
涯洽猥及庸虛某遜頓罔堪叨逾寔甚投閑置散每與
林壑之思含垢匿瑕尚賴憐憫之庇

謝吳宣撫啟

總軍賦于上游曾徵善狀正卿聯于外府更冒殊恩顧
薄陋以何堪匪以噓而曷致恭惟某官忠誠許國知勇
出倫臨戎整暇而恩威並行料敵精深而奇正迭用內
全蜀漢民恃若長城之安外掃咸秦兵行如疾雷之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五

等差功伐愛惜貲儲憐其潦倒之蹤假以揄揚之助遂
令獎渥誤及庸虛某荷寵若驚懷歸甚切江湖未返久
借潤于靈河鐘漏已殘尚分光于宵燭

通問呂經畧啟

叨膺宸命濫假使權瞻封部以非選修緘滕而敢後恭
惟某官材標國器業紹家風既妙簡于隆知遂更寢于
繁使登車攬轡謁膚使之聲名足食成軍寬上游之憂
顧惟桂林之重鎮阨銅柱之遐陬謀帥為難得公而重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五

碧油紅旆聊資鎮撫之良青瑣丹墀行奉論思之直顧
惟疎冗特荷照知方一障以分符偶二天而託庇過蒙
眷獎得就涓埃每深感德之懷復幸芳鄰之接六條問
事揣綿力以何堪十國為連其餘光之可惜歲寒在候
台履具宜期茂養于冲襟用並臻于寵渥

賀黃給事中啟

被命紫宸陞華青瑣公朝推重士論獲伸恭惟某官杞
梓良材圭璋偉器粹然心學窮六籍之淵源允矣躬行

作諸儒之標的盤錯素施于游及險夷不失于正塗夙
膺當宁之知首及賜環之召彌綸省闈獨高詳整之稱
糾正刑書深體哀矜之意勸講輔光明之盛獻言資啟
沃之勤惟時封駁之司久虛夕拜必取端方之士庶展
辰猷載疇已試之能宜脩即真之寵謀王體而斷國論
固所優為熙帝載而亮天工竹膺大用某邈居遐俗側
聽新除夢逸門關雖阻仰于慶謁言形竿牘姑少見于
懼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五

賀楊給事中啟

寵膺綸制超拜瑣闥仍露門勸講之官兼翰苑代言之
職凡居麻瓦舉切忻愉恭惟某官韶護正音鼎鍾偉量
粹稟岷峨之秀養深江海之源宣和大比者一萬人獨
擅無雙之譽炎祚中興者三十載尚堅難進之風比宣
室以名還冠蘭臺而寓直進持從橐入侍經筵借模範
于儒宗作典刑于胄子英聲茂寔藹然清議之歸碩畫
嘉猷卓爾淵衷之契爰課論思之效遂陞封駁之司擢

自帝心震于朝路豈但就批于黃敕更資播告于白麻
選妙一時榮傾多士益者三友已增帷幄之光弼予一
人行運陶甄之化某猥司煩使遠聽除音懷漫刺于門
墻阻伸慶謁達空函于几格徒激歡悰

賀黃樞密啟

顯膺綸告進貳樞廷增皇朝道德之威壯天下安榮之
勢縉紳屬目介胄歸心恭惟某官才入王家學探聖域
文章醇正參垂世之格言識慮昭融富經邦之奇蘊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二

蒙睿慮荐歷華塗資管輅于都曹職論思于憲部露門
勸講開陳默契于淵衷瑣闥繩愆封駁允符于公議上
方奮乾健以清六合廓離明以燭九幽必使運帷幄之
籌如數計而龜卜用能奪腥羶之氣使瓦解而冰消倘
非真賢孰躋興運贊宥密之命精神已見于折衝司造
化之權輔相行觀于藏用某肅將隆指欣頌除音邈在
遐陬阻遂登龍之志仰傾潭府徒深賀燕之誠春令正
妍靈襟多裕願謹謁首之節式符巖石之瞻

賀吳宣撫陞招討啟

命敷綸綍益隆委寄之恩地控關河盡付威懷之柄傳
聞中外震聳華夷恭惟某官幾鑑絕人勲名蓋世勇無
與敵曾收百戰之功智有餘忠深被九重之眷懋齋壇
之寵數總環列之師屯爵命增崇峻處三孤之秩皇靈
宣布獨分四蜀之憂眷秦晉之興區稔祖宗之遺澤江
干牢落久混旣表之鄉父老咨嗟常晡日月之照上方
振規恢之長策公能奮經濟之遠圖特畀重權庸清大
慙有指疆土豈惟伐獯狁而至太原克詰戎兵必將封
狼居而臨瀚海某久蒙輝潤欣誦詔除屬限官常阻遂
轅門之謁仰伸慶問敢稽尺牘之馳

遠迎奉使虞尚書啟

銜命九重遠撫雍梁之域抗旌萬里近臨參井之虛士
民屬目以惟呼將卒傾心而踴躍恭惟某官器全酬酢
學富經綸夙推開濟之才聿際亨嘉之會受知聖主編
歷清塗督戰淮肥既運籌而取勝宣威隴蜀將傳檄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二

收功行書竹帛之勳入總樞機之柄某久違英範辱在
下風猥限匏瓜已失爭先之觀載馳竿牘益深仰止之
高

賀川陝宣諭虞尚書啟

位登八座任重七兵以六官常伯之尊膺一面信臣之
遣凡居麻笄舉切歡愉恭惟某官浩氣凌雲宏才絕類
雄文與學詩江漢之洪深直節高標等岷峨之峻拔驟
躋華賁動契清珮筆螭均妙極一時之選演綸鳳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五

炳同三代之風當聖哲馳騫之秋聲侍從論思之並方
采石收功于者定乃右梁抗志以經營宣國威靈諭王
德意召公分陝聊專二伯之權裴度平淮即晉三司之
貴某辱知最厚藉蔭甚周蘇代使秦正賴餘光之振相
如告蜀行遵偏檄之馳

通宮使蘇尚書啟

羽儀中禁久欽名德之高冠冕西州茲仰人門之峻瞻
台閣而甚邇通記府以爭先恭惟某官與學逢原宏材

絕俗斯文不墜自承家世之傳直道而行益聳朝廷之
望聲論思于天陛典禮樂于春官一去近班三臨巨鎮
樂鄉閭之均逸辭藩府以旬歸東道角中曲徇高人之
志西清荷橐就陞學士之聯顧側席以方勤恐賜環之
在即某外臺忝竊左蜀將俞叱馭而來方竭馳驅之力
披雲未卜徒傾慕用之誠寒律正嚴冲襟尚遠願更綏
于福履以嗣拜于恩光

賀湯中丞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二

五

出綸西掖正位中司海宇傳聞共喜真賢之進簪紳屬
望益知清議之伸凡仰光塵舉深慶忝恭惟某官稟資
鯁亮造道精微煩使屢更著三朝已試之績孤忠自結
當萬乘非常之知召自祠庭真諸憲府出聖神之獨斷
首公正以親除選重青囊聲高白簡惟百辟之承式係
一臺之得人國家虛大夫之官以中執憲而為長聖王
重言路之責必古遺直之是求自非拔俊良于頤柱之
中何以振風采于陵遲之後果膺帝簡寔憫民瞻追慶

歷嘉佑名臣之蹤用復景德祥符希世之治應龍相感
雲霧滂然而從猛獸有威恭藎為之不採鈞衡之正朝
夕可期某濫使遐陬欽奉新命一鷄直上仰搏擊以高
翔二蟲何知欣逍遙而竊庇炎歊猶劇啟處具宜頗加
謹于保綏以上當于注倚

賀汪中丞啟

出綸西掖正位中司旒冕虛心寄霜威于言路簪紳屬
目仰風采于公朝凡託悁懔舉深慶忭恭惟某官性資
直亮德操剛方學貫經邦達聖哲幾微之蘊識通正體
明古今理亂之原自親擢于臺端尤力禪于廟算豪強
膽落諛佞魂驚致國勢之愈尊定帝衷之倚重骨鯁既
孚于上意精神坐折于遐衝屬專席之簡求跨亨衢而
峻陟應龍御極雲霧滂然而從猛虎在山恭藎為之不
采其瞻有素爰立有期某邈處遐陬欽聆休命喜而不
寐知清議之方伸斐然成章愧鄙悰之莫盡秋天澄肅
憲府靖嚴愿加謹于保綏庶祇承于眷注

賀吳宣撫陞少傅啟

命下廣庭爰懋膚公之報寵頌異數特陞亞傅之尊夷
夏聳聞軍民胥悅恭惟某官勲庸盖世智畧兼人身蔽
坤維著威名于三紀志存王室挺忠義于一家屬狂寇
之干誅任元戎而敵愾投醪勵衆咸思奮臂以登先破
竹乘機孰不望旂而遠遁併克關山之險一空巢穴之
羣既偉績之彌高宜隆恩之沓至並峻三孤之秩中陪
多邑之腴上眷有加既已極褒遷之典公心無數必將
恢久大之功丕展壯猷嗣迎殊屋某夙蒙輝潤欣誦詔
除屬限官常阻逆轅門之謁仰伸慶問敢稽尺牘之馳

賀汪參政啟

顯擢真儒榮參大政綸言誕布丕昭帝眷之隆與誦僉
諧允副民瞻之峻庇庥所及慶忭交增竊觀歷代之盛
衰係視輔臣之臧否誠得元弼始收雋功未有用無奇
之才而能辦非常之事况聖哲馳騫之歲匪國家閒暇
之秋毫釐晷刻之差患遺寰宇錢穀甲兵之間日至廟

堂必資名世之英斯展經邦之績天祐明聖時登俊良
 恭惟某官識洞古今量涵清濁中和稟粹渾然九德之
 資精密窮微遠矣六經之蘊曩由公道自結主知三院
 階陞凜風霜于百辟一臺坐正肅儀軌于萬方衆論攸
 歸上心彌簡屬邊塵之犯順持使節以宣威勢壯荆吳
 奮周瑜之雄畧忠輸淮蔡驗裴度之嘉謀人皆曰賢政
 將焉往折衝有賴已書竹帛之勲注意既深即迅鈞衡
 之拜某欣聞新渥阻造崇墉應龍翔而雲霧興行須霖
 雨之下大厦成而燕雀賀永依柱石之穹濤暑尚煩靈
 襟多裕期茂加于調護庸宏濟于艱難

賀同知張樞密啟

寵膺詔綈起贊事樞肆國家右武之秋居廊廟本兵之
 地精神所聚形勢自張竊惟聖賢出處之方必順天地
 盈虛之數卓然慷慨謹爾行藏奉身而退則視富貴如
 一毫之輕投袂而來則使社稷增九鼎之重恭惟某官
 德尊碩輔學粹鉅儒忠誠表于四朝門望光于百辟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二

仕無喜孰窺特立之心萬鍾何加獨養至高之氣早聯
 近侍最號名臣後生成仰其風流當世久希于膏澤逮
 真人之繼紹屈巨哲以登庸允賴壯猷克寧雅俗趨召
 走貂璫之使給扶優軒陞之儀任隆股肱恩極體貌一
 夔足矣知公論之僉同二老歸之信敵情之率服偉哉
 用江左之傑信爾寢淮南之謀惟具瞻之既孚豈爰立
 之可緩基命宥密暫煩帷幄之籌謨明弼諧行正鈞衡
 之拜某遠叨將指側聽除音夢遶門關雖阻深于慶謁
 誠馳竿牘姑少見于懽悰

漢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漢瀨集卷十三

宋王之望撰

啓

除權戶部侍郎四川宣諭使謝宰相啓

秦蜀計以歸班方趨名節貳民曹而諭旨就拜除書辭
避莫仲凌統罔措伏念某幼專儒學初乏吏能偶不棄
於明時遂寢更於煩使關山萬里幾為莊鳥之吟塵土
一官久失邯鄲之步陞華月士總賦坤維適丁用武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瀨集
卷十三

難粗免乏興之責中緣抱疾數懇奉祠賜環已戒於趣
塗出綉遽驚於即授名參從橐朝宗報江漢之行身擁使
軺捫歷跨井參之分被寵靈而特異仰造化以知歸此
蓋伏遇某官大度包荒至仁恤遠闡尊主庇民之峇行
拔賢進善之心鎮靜物情掩風流於江左陶成士類憫
留滯於周南遂俾衰蹤亦叨重寄某敢不更堅晚節益
勵孤忠陳力無堪曷展驅馳之效投閒有請終希塊札
之思

與田太尉啓

叨膺宸命濫假使權入封部以云初修絨滕而敢後恭
惟某官龍韜妙畧燕領雄姿冠毅勇於三軍擅功名於
一世視儀政路已隆節制之尊乎號廷紳行東樞機之
重眷惟疏冗雅荷照知致忝冒以如斯實吹噓之有自
星軺承乏顧綿力以何堪玉帳宣威庶餘光之可借歲
華向晚鈞履其宜冀益謹於保綏用仰承於注倚

賀劉舍人啓

欽定四庫全書

漢瀨集
卷十三

鳩功締眷鳳沼代言入題紅藥之詩兼草白麻之詔近
宸光於三接演帝制于九重凡在觀瞻孰不欽羨恭惟
某官英姿邁往絕識造微早遊晁董之科久振常楊之
譽十年出處雅高難進之風一節險夷始見後凋之操
屬開公道益簡聖知遂升持橐之聯深副垂紳之望北
門西掖已追三代之文前疑後丞行備四隣之擢某論
心有素觀德無階中禁得賢喜詞宗之見用正人當路
知吾道之方亨淑氣正妍冲襟尚遠願加保書前對寵

休

賀汪殿院啓

顯膺綸告擢副臺綱朝廷知公道之行天下喜正臣之
進凡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迪德粹醇凝姿敦大醜藉
獨高於人品精神自結於主知夙展英猷荐登華貴納
犀書於麟閣雅推鴻博之儒分六察於烏臺共仰端方
之器聲稱彌邵眷注有加遂司擊搏之權益峻班行之
望殿庇執法暫資直諒之才政路升賢行奮爾詣之蘊
欽定四庫全書

賀陳殿院啓

顯膺宸渙擢副臺端直聲聳聞善類增氣恭惟某官介
然有守卓爾不羣與學淵源早冠諸儒之選精忠砥礪
深承明主之知樞庭方賴於彌綸憲府俄司於糾察亟
謚言責用警官邪殿中資執法之良朝石推得人之盛

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威尊主庇民行峻謀謨之用某
幸聃未聃喜聽新除懷漫刺於門墻阻伸慶謁達空函
於几格徒切歡悰

賀梁諫議啓

顯承詔綉擢長諫垣正臣既用於朝廷公道遂行於天
下凡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識慮昭融性資閱博
文高作者追三代之醇深氣養浩然塞兩儀而剛大夙
負經邦之畧果膺不世之逢在憲臺高繩愆糾繆之風
居省闈權補闕拾遺之美上方規恢大業總攬羣工勵
精於仁政之端虛佇於諍臣之烈倘非雅望孰副旁求
屈萬乘以心傾冠七人而首用綸恩獻納已隆近侍之華
輔贊彌縫行秉洪鈞之重某遠將使指欣聽除音懷慢
利於門墻阻伸慶謁達空函於几格第切歡悰

賀陳檢正啓

被命九重糾司兩省端人既進公議攸歸凡在觀瞻孰
不欣抃恭惟某官天資稔亮德性純明名世傳芳望素隆

於門閥象賢濟美聲久重於朝廷十年去國而其守不渝兩郡牧民而所至可紀賜環入覲前席輸忠益深睿哲之知擢贊平章之地惟東西二臺之設典中外萬幾之繁奏報縱橫章程靡密欲善彌綸之職必資綜練之材果副旁求式當謹簡既結知於君相行致位於公卿其遠假使輶阻通賓謁出綸詞掖喜聞一札之褒持索禁塗更僕九遷之峻嚴凝在候福履具宜期茂養於粹和用並承於寵渥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答新利路張漕啓

光奉宸綸肅將使指先聲所暨輿論交孚恭惟某官識慮詳明器能宏博一門蘭玉競秀夾於階庭再世詩書發英華於事業遊刃素吏於盤錯亨衢成政於飛騰剖竹分符方列專城之最賜金增秩宜應細札之褒顧經理於中原資幹旋於外計詢求在列簡并長材行觀攬轡之初益振埋輪之舉貌貅列戍迄無備乏之憂鷓鴣近班嗣有超遷之寵某未遑馳訊先辱飛緘感佩良深

敷宣罔既

答夔路范漕啓

期年報政騰善最於專城一節觀風耀皇華於遠服澄清所暨喜懌惟均恭惟某官與學逢原宏材經世持身粹潔無拱壁之纖瑕遇事剴裁發新礪之遊刃存膺眷獎擢付將輸方有事于中原實資材于外計登車攬轡信克紹於先猷鳴玉持荷行經躋于近列某未遑馳訊先辱飛緘感佩良深敷宣罔既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賀何內翰啓

顯承詔綍榮踐禁林掌九重制詔之嚴極一代文儒之選士流歆寵國體增輝恭惟某官宇量宏深性資冲粹學貫天人之際智窮道德之原崑玉桂枝早植無雙之譽商瑚夏璉出為希世之珍聲實既孚飛騰果峻霜臺彈糾雅高三院之稱諫省論思獨冠七人之列既效伏蒲之益遂膺視草之榮聖衷方急於規恢德意爰資於播告使訓詞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庭

之鼓舞眷茲能事屬在傑才鄭網上察其小心張說時
推於大手名書案上已間倚注之深禮絕坐中行有登
庸之命某久違英範遠聽除音夢遶門牆悵莫深於慶
謁言形竿牘知難罄於歡悵溥暑正煩台階尚邈願謹
保綏之節益圖弼亮之功

賀周內翰啓

光奉宸綸擢專翰苑正是久虛之席孰知己試之才四
方贊聞多士歌寵恭惟某官天資秀穎道學淵源早收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宏博之科偏閱清華之地掖垣瑣闥高論思潤色之功

金馬玉堂極經術文章之選果僉諧於因任遂亟被於
真除白麻推三代之英青簡擅一家之美飛騰壯歲冠
歷近班風雲之契已乎夢卜之求允屬名書案上閱御
墨之新題禮絕坐中有禁林之故事某猥將使指阻造
賓閑內制得賢覺朝家之增重詞宗當路喜吾道之方
亨歲律將窮台符正遠願謹保綏之節用承倚注之心

賀汪侍郎啓

顯膺宸命進擢臺端正論興於朝廷清標聳乎天下凡
居庇賴舉切懼愉恭惟某官識度恢闊才猷超邁學富
九流而達以精微之妙行高一世而卓然純粹之歸自
結淵衷坐儀華貫蓬山雋拔特高鴻博之稱柏寺糾彈
益闡端方之譽嘉言既效睿眷有加肆茂出綸之恩峻
躋橫榻之任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風尊主庇民行究
彌諧之用某夙叨論薦欣聽登庸雖流落遐荒莫遂鳧趨
之願然依棲未契允深燕賀之誠春氣漸和靈襟尚遠
願副九重之意更加六氣之調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回知渠州張侍郎啓

持使節於湘濱偶逃瘴曠假漕權於梓部益愧叨逾承
空乏以何堪託庇麻而甚寵恭惟某官宏材絕俗厚德
鎮浮遊利器於蟠根表疾風於勁草容臺典禮孰居制
作之先從橐輸忠備罄論思之益暫違清禁遠撫名邦
三刀之夢方符五袴之歌已播朱轡早蓋即淹師帥之
賢青瑣丹墀行補公卿之缺某夙叨雅眷久濶英風朝

路飄纓曾被餘光之借天涯攬轡復觀善政之成曾柔
削之未修已華絨之下逮其為感幸罔既敷宣

賀湯侍郎啓

寵奉宸綸榮陞禁路粵總司戎之政蔚為從列之光凡
在庇庥舉增欣抃恭惟某官昂鐘偉量韶護正音德懋
中庸師聖賢而有法才優通變應事物以無方自峻摧於
魏科頌倦游於常調守道難進得時則行彈擊百僚獨
聳烏臺之望迴翔七寺聿修庖正之官敕卿月於金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三

九

輝使星於玉壘八年夙夜一節險夷惟西南久宿於師屯
故上下俱疲於餽帝心憂顧天詔哀矜爰遴擇於通儒
俾主持於大計輕徭薄賦蠲重歛者不知幾科足食成
軍儲羨財而更豐它日兵民無裕官吏舉安頌聲上達
於四聰歸覲果膺於三接對揚慷慨褒諭頻煩遂以一
世之名臣亟擢九重之近侍論思獻納已高持橐之風
輔贊彌縫行副秉鈞之任某遠聞新命喜極早情無從
進旅於門牆獲陪賀列但興去思之郡邑同泳恩波

回劉侍郎啓

原隰載驅屬觀風而靡暇里閭在望帳披霧以無階此
修記以方前忽貽緘之俯及謙摛所達感愧交并恭惟
某官一世名儒三朝近侍經探聖人之蘊文為學者之
師勇退禁班久忘情於軒冕樂間衡宇獨養浩於丘園
雖有耄而不忘知神明之有相上優晚節姑從琳館之
遊時重老臣即聽蒲輪之召某登門未遂攬轡將還莫
窺道德之光徒有典刑之慕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三

十

賀新知荆南楊待制除戶部侍郎啓

命出宸庭班躋禁路乃眷大司徒之職國計是資爰陞
小常伯之聯邦基愈固郵音初播輿頌交歡恭惟某官
學識高明材猷強敏推譽見推於衆論精忠自結於隆
知晉列上卿既益饒於軍賦擢居次對爰均逸於祠庭獨
分帥閭之雄運貳民曹之劇論思獻納甫持橐於日邊
歛散盈虛將流錢於地上竹膺枋用式副輿言某寔別
光儀所聞布告其為慶慰罔既敷宣

賀戶部劉侍郎啓

光膺帝命榮領民曹耆舊既升邇遐大悅恭惟某官才優
開濟學探幾深揚歷三朝雅負經綸之志行藏二紀莫
窺喜愠之容茲國步之多艱擇人才於已試可屬大事
無逾老成亟蒙黃髮之詢遂席青氈之舊入司邦賦
出撫師屯宣勞備展於壯猷注意益歸於宿望僉諧
可必柄用無疑安邊境而制四夷暫借流錢之算理
陽德而遂萬物行觀調鼎之功某邈在遠方莫趨崇
欽定四庫全書

賀戶部張侍郎啓

光膺命進貳版曹公朝資心計之良法從闡志行之
效凡居庥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宇量宏深風猷凝粹
高文瑞世蚤擢秀於儒林卓識通方薦蜚聲於要路備
更煩使綽著膚公邦禁是司人以不寬而刑罰中地官
攸攝民不加賦而用度饒適當天討之行要在軍儲之

裕肆疇宿望亟昇真除禁闥雍容已罄論思之益巖廊
密勿即揔輔佐之功某將指遐方喜聞新渥匏瓜有守
睇賓廡以無階竿牘馳誠通記司而敢後

賀徐侍郎啓

顯膺綸制進貳版曹宜惟增近侍之光華抑亦係生民
之休戚庇庥所暨鼓舞惟均恭惟某官與學逢原宏猷
絕俗夙抱經綸之蘊薦躋通顯之塗用之則行信其才
之卓爾折而不撓知所養之浩然久去明庭甚幸清議
頃召從於問館遂亟造於亨衢既陞從索之聯益峻朝
紳之望為國興利暫資心計之良惟帝念功行秉事樞
之重某屬拘遠部竊聽新除懷漫刺於門墻莫仲慶謁
達空函於几格徒切歡悰

賀趙侍郎啓

光膺宸命峻陟禁班擢由玉牒之英全付版曹之政除
音初播僉論允諧恭惟某官一代偉人五陵間氣素養
梗柁之用出為梁棟之須東平居家為善最樂河間好

古得書至多迹其躬寒素之風固已富經綸之蘊軔車
屢駕久揚膚使之聲幕府既開益倚長城之重名從淮
浦獨領地官推明足國之方深軫富民之慮變通有術
取予咸宜制邦計之盈虛方資長算參廟謨之密勿行
奉明綸某夙仰風猷未窺符采典遐方之餽餉焉稱使
令託大雅於幘幪庶逃瘵曠

賀汪侍郎啓

光膺帝綍進貳天官既法從之得賢覺儒林之增氣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居麻庀孰不忻愉恭惟某官學貫六經文追兩漢才出
萬夫之上身兼數器之長獨步妙齡偉五十字揆庭之
對後凋雅操安二千年去國之窮雖歲華方強仕之秋
而德望比老成之舊載越召節益簡宸衷遂陞禁省
之崇峻總銓衡之秩衆惟淹回之已甚咸欣汨沒之初仲
軒陞雍容正賴論思之益嚴廊密勿行摠輔佐之功某
久潤高風忽聞新命門闌在遠干賓謁以無階竿牘馳
驅通記曹而敢後

賀張都督啓

寵冠機庭宏開督府既輟中台之舊用陞亞傅之崇朝野聳
聞華戎胥悅惟將相之用捨係國家之重輕注意允諧成
功可必唐登裴度果收藩鎮之權晉用謝安生折淮淝
之寇正人既召公道幸彰恭惟某官學貫乾坤忠輸廟社
早際風雲之會重披日月之光德威勳高佩四十載安
危之寄恩深澤厚傾千萬夫懷附之心出處百罹險夷一
節逢勳華之捐遜資稷契之贊襄亟延間世之賢來展
濟時之略宣威障塞承制邊關隱若長城折遐衝而有
裕倬然巨範降大任以何辭基密命於紫樞假專征於
黃鉞運籌決勝暫煩近弼之一行列昂調元即看中書
之三入某夙蒙獎借茲聽褒遷遙睇崇墉莫展殷勤之
賀恭裁短削敢稽駢散之誠

賀陳參政啓

光膺命綍擢東政機四方聳聞萬口同慶竊以聰明之
主或曠世莫值其臣賢哲之人有終身不獲其位自昔

所歎相逢甚難當上聖之勵精操至權而御下爰得風雲之佐仰符夢卜之求事非偶然功可立待恭惟某官氣雄百辟名重三朝堂堂表特立之規凜凜守後凋之操稽山嘯傲挹外監之高標江左招徠踵太常之舊德粵陞法從益茂英猷奮巨力以回天竭孤忠而貫日刊修史滕啓沃經幃編儀禁路之華妙極儒林之選既論思之見效宜倚注之彌深以三十年難進之資應五百歲非常之運遂膺圖任入預弼諧人期致主之秋帝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用公之晚必將講明憲度復列聖之宏規寢息兵刑畢真儒之能事盡摠素志以闡洪猷茂凝鐘鼎之勳嗣正鈞衡之拜某遠將使指竊聽宸綸大厦斯成喜充梓人之用餘光可借寧憂績女之貧寒律方嚴台階正邀願加調於易養用下荅於嚴瞻

知温州謝宰相啓

分即聞於三山許辭重計移守符於孤嶼載冒優恩顧慚衰朽之蹤倍費維持之賜伏念某艱窮滋甚疲瘵蕭奚

堪知涯分之已逾懼禍災之叵測殘年多病嗟藥石之何功隻影自怜弔糟糠之不淑心既凋於憂患力難勉於事為仰干從欲之仁曲遂便私之請投閒置散未容奉香火於殊庭辭尊居卑猶俾宣詔條於名郡獲伸志願實賴敷陳此蓋恭遇某官德業阜夔機謀伊管收賢才以凝庶績篤故舊以變澆風有奮庸熙載之能已冠帝臣之選撫養生送死之感首蒙王道之施方託餘麻庶逃大戾更藉陶鈞之運早酬田里之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湖州到任謝宰相啓

職親地禁非不過時意廣才疎自難安迹分輔郡顧憂之託繁內朝供奉之班望過所期感深而歎伏念某蚤緣薄技冒處周行偶脫簿書之勞浸汗臺閣之選平生狷介進身恥蹈於他歧半世蹉跎得謗皆繇於非意會真人之撫運陪多士以充廷誤簡湖京首躋法從執羈勒殆逾於千里掌絲綸幾閱於五年每進俚辭輒汗清覽展轉屢經於戎馬推排遂直於禁林雖荷眷知實憂顛

仆方欲謝歸而掃軌乃蒙差擇以為州風際船回悵又
違於蓬島日邊人至幸未遠於長安茲蓋伏遇某官閣
下德當天心勲在王室道合聖人之用舍身為天下之
安危猥憐簪橐之餘嘗接茵馮之末姑捐民社俾奉詔
條惟茗雪之與區本晉唐之名郡當干戈之際歸然獨
存非師帥之賢何以善後而某素非詳練見謂重遲况
丁多事之時豈任守藩之責第當陳力不敢愛身賜金
爵於潁川知難企及掛衣冠於神武終冀矜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徽州到任謝宰相啓

比者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
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愧甚伏念
某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跡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
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散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
使遵塗浹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
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
離竒之成器由大鈞塊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閣下

間出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
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
江湖俾再臨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榛蕪望先
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粗慰宜民瘼之深求
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寨惟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
印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泉州到任謝宰相啓

茲者恭承詔綽擢領藩條深行閩徼之山川幾同叱馭
初見粵人之風俗敢廢寨惟小器易窮大鈞難報伏念
某昨從祠館蒙假州麾方幸餘年自足桑榆之樂乃臨
本郡日虞瓜李之嫌不勝丘壑之情冀返江湖之上屢
叩閣而有請嗟襍被以無從敢圖誤恩更予名郡雖云
龔勝治姑使於撥煩正恐西華材不能於為大茲蓋伏
遇某官閣下受天間氣為世元勳吉甫之憲萬邦資兼
文武裴度之師百辟身繫安危俯憐遲暮之孤蹤曾是禁
嚴之舊物特捐重寄用詭成功上虎節於山城換魚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於海服矧今臨治自昔要衝既先人遊宦之鄉亦賤子
始生之地訪六十年之父老恍若前身佩二千石之印
章敢期今日誓扶衰病誕布隆寬務令俗去於鄙夷不
使民生於愁歎追成父志仰報君恩

宣州到任謝宰相啓

鈞播一麾僅逾旬歲輟環萬里復返中州繇遐陬而移
守輔藩緣疾病而歸榮故里生成至此廉捐以之伏念
某平進孤蹤倦遊晚節少陪英俊間大觀之圖書老侍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三

九

禁嚴執建炎之羈紲雖久收於朝蹟亦頻沾於詔除十奉
絲綸五分符竹比治海瀕之劇不堪風土之殊亟上封
章願還印紱拜散人之執心已向於江湖分凋郡之憂
恩復叨於民社既容卧治仍獲生還此蓋伏遇某官閣
下社稷元勳廟堂真宰伊尹得聖人之任晉侯為帝者
之師主張吾道之權衡分別斯文之涇渭俯憐猥薄嘗
共艱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
無多記存靡聞於潤跣調護曲從於安便付之近地慰

此顏齡況今所領之州自昔焉依之地承泮水二車之
乏歷三朝兩紀之餘因久吏而長子孫幸嘗諳習見高
年而問風俗敢忘拊循

除郡謝宣撫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年奄奄待盡田廬
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
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駒侏儒亡益而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三

字

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
一囊之粟故應辭任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
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
名臣虎觀論經釐靡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
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共廁英纏
雖龍豬異閭已不侔而虎鼠同官亦何間圖齊雲之像
固難並章即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署枚叟郵生
之召

代賀范檢正啓

光奉宸綸糾司省闈除音誕布公論僉諧恭惟某官德粹圭璋學吞雲夢懷濟世之良具擬許國之精忠公西東帶而立朝尤長專對孟博登車而攬轡綽有餘風方持節而載馳忽賜環而趨召顧惟東西二臺之設實摠中外萬幾之繁奏報縱橫文書填委必得詳明之士俾躋聲整之官果被旁求式當遴簡鸞臺鳳閣既容輔於台司金馬玉堂即進登于法從某屬居官次阻造賓閣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代賀孟郡王帥紹興啓

懇辭正路出鎮藩維孤棘叙陞峻班聯於亞傅齋壇顯拜專節制於舊封恭惟某官以不世之才遇非常之運用無文武地極親賢持橐禁林早稱國器視儀揆路益聳巖瞻丹書盟異姓之王大轟建中軍之帥入參婉畫出殿大邦艱難百為夷險一意整送往事居之節協息

民繼好之圖遂秉鴻樞密扶皇極方陰修於內政以坐折於遐衝惟幄謀謨得輔贊彌縫之道廟堂出處連盈虛消息之機聖意確留雅懷莫奪雖權分二陝周公罔憚於居東而望重兩河裴度宜容於在外佇頒綸綍即政鈞衡寒律方嚴台符尚遠願益調於茵鼎用永輔於宗祧

代范元作謝除福建漕上宰相啓

貳漕臺於湘外茂效微勞假使節於閩中猥叨舊物方黜幽之是懼豈因任以宜蒙已試無聞冒榮有覲竊以宣九重之德意選任惟精掌一路之利源事權尤重乃眷八郡之境密鄰二浙之郊昔號與區今稱近部即山制若貢包最咸于清朝並海鬻鹽權禁獨寬於遠俗兼行數職宜謂劇司必擅強明練達之資乃付敏散弛張之柄如某者疲篤奚取蹉跎數奇詩禮粗傳雖繁箕裘之緒簡編克勵竟辜場屋之功甫涉通津即膺重寄登車攬轡徒內愧於家風執棗飛烏曾莫裨於國賦幸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三

儒之宅揆登錦宇以銷兵已臻歲計之豐弗慮軍興之
乏屬更瓜戍獲對楓宸適四牡以勞還忽皇華之臨遣
王畿漸近舉頭如在於日邊官次非遙屈指俄周於歲
律遊官可希於尺寸居貧亟得於斗升僥倖若斯生成
知自茲蓋恭過某官道包宇宙名塞天淵許身稷契之
間致主成康之上制禮作樂坐觀美化之行任賢使能
畢盡羣材之用載推草芥亦荷陶鎔重念某早以黃緣
猥承顧盼望房相昂霄之質實出幼年懷孔門附翼之
心預期他日雖更契闊每辱記憐頑金屢入於洪鑪大
匠終收於小木人爾幾于造化之私使乎使乎曷
副咨諏之責某敢不益堅晚節更勉初心問雅俗以周
爰誓將宣力報洪恩而得所敢憚捐軀

代賀新明州潘舍人啓

光膺明命起鎮便藩擁旆之官載勤於徒御涓辰視事
已見於吏民凡在觀瞻孰不慰抃恭惟某官學窮淵典
識洞幾微忠言結聖主之知正色落姦諛之膽三仕無喜

莫窺令尹之心萬鍾何加獨養孟軻之氣揆古無慚于
益反居今最號于名臣暫違表著之間殊弗措紳之論
遂從琳館假以朱轡輝臨海道之要衝幸壯朝廷之屏
蔽顧威聲之風播必治行之累彰處汲黯於淮陽實資重
望對賈生于宣室佇啓嘉猷某叨領守符密依蔭越所
以承流宣化深愧非才並其有邦厥鄰庶蒙餘潤

代賀王舍人啓

光膺中制分判西垣辨九重侍從之班極一代詞章之
選士流歌龍國體增華恭惟某官道學精微天資孝友
冰壺比採灼迎風寒露之珍珠璧其文真明月夜光之
寶十年出處一節險夷信直道而不回勵孤忠而自結致
宸衷之簡記首邦獻以招徠玉璽書言金華勸講汨沒仲
於一日飛騰竦於百僚粵自螭坳徑躋鳳閣方庶政更
張之日繁一人總攬之公凡進退於人材當推明于聖
意使訓辭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雷之
鼓舞自非大筆曷布洪猷果升不試之才遂正久虛之

席論思獻納已高持素之風輔贊彌縫行任秉鈞之寄
某特叨異獎尤快新除一佛見前喜初聞于出世雙魚
致遠敢申問於加餐秋暑尚繁禁塗多暇願謹保綏之
節益承注倚之心

代范季思上台守胡端明啓

幾年慕用長懷執御之私奕世從遊夙講通家之好敢
修竿牘自列門牆願明晞驥之心庶愜登龍之幸地連
雲水海接滄溟仰惟鈞逸之餘綽有分憂之暇名臣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五

至必政化以流行盛德攸居宜羣靈之默祐恭惟某官
術優經濟學造精微大策高文擅詞宗于一代宏才偉
器推王佐於三朝青錢連拔於殊科華貫亟觀於閣步
綸振資代言之美瑣闥還批勅之風忠嘉聲常伯之聯
翰墨妙承明之直聿虛近輔庸待直言速辭持素之勞
遠被剖符之寄考功而試蕭傳少慰聖心作相而倚晉
公行孚民望某備觀巖邑絕蹟台閣瞻榮戟以無因託
幘幪而有賴載惟仲氏宿綴清班方其當軸之時實有

幘肩之分僥仰已成于陳迹死生乃見于交情諒與宿
草之悲不改寒松之操忝故人之稚弟未拜泰山之容借
富女之餘光願希當路之力

代賀趙帥周子武啓

光膺明命起殿輔藩懷印綬以載途擁旌麾而就鎮凡
居臨照舉積欣愉恭惟某官學洞經綸材全康濟優游
守道素高恬退之聲豈弟宜民夙擅循良之譽既結知於
聖主遂亟踐於要津歲律載同維持三院臺綱聿振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五

動百僚身暫去於朝廷忠不忘於王室惟山陰之重地實
浙左之大藩紫蓋黃旗嘗會諸侯之狩碧幢紅旆端居
連帥之雄自非一世之忠嘉昌稱七州之屏翰果膺妙
簡式副其瞻玉帳宏開卯挹鑑湖之勝鋒車趣覲行參
鑿殿之華某久願登龍茲叨分虎萬間廣廈幸遠賴於庇
麻千里專城阻親承於約束

代賀丞相除左僕射啓

國播大號敷告外廷時推真儒登庸上衮益茂九重之

眷具嚴八表之瞻竊以人主之職無它惟論一相冢宰
之司至重實總百僚任不專則不足以盡良弼之才位
不極則不足以崇宗臣之體仰聖神之撫運窮禮貌以
敬賢自非希世之英曷處犀公之冠恭惟某官際天偉
度驚代宏才道德過於古人聲名震乎絕域不清不濁
量吞十項之波至大至剛勇奪三軍之帥再躋揆路獨秉
化樞凜然山嶽之弗搖炳若著龜之先見鎮茲雅俗息
胥動之浮言折彼遐衝挫方輿之彊敵定廟謨於帷幄還
欽定四庫全書 漢漢集 卷十三

代宰相生日回韓樞密啓
戶外桑蓬追記始生之日鑑中蒲柳益驚漸老之姿豈
謂某官曲軫眷懷特貽緘翰中之善頌有榮華衆之詞
壽以多儀更厚白紵之貺

代王守上樞密張郡王啓

專城冒寵久代置於江津易地偷安復承流於山郡拜
恩良厚受任惟慚伏念某最爾謏材枵焉晚學羞抗塵
而走俗盍去故而取新褊淺何堪夙起林廬之興超踰
已甚尚分民社之憂頃守當塗實居屬部方邊塵之肆
侮覩幕府之徂征外寇滋深羣情大駭上憑威德下鎮
危疑迄臻凱奏之旋僅免軍興之乏艱難備歷曠弛居
多非仰賴於思私固莫逃於謹戮繼露親嫵之請載蒙
朝命之頒舍控扼之要區就清閒之偏壘凡茲僥倖實
出吹噓茲益恭遇某官略邁孫吳功齊方虎昭精忠於
白日格威烈於蒼穹出振天聲有是道之四國入謀王
體無不獲之一夫致使哀遲亦叨委寄某敢不撫綏

庶遵守詔條既盡事君之忠畢酬知己之遇策勲第賞
倘弗廢於微勞碎首捐軀詎敢忘於大造

代梁尚書除知温州謝宰相啓

殊庭竊食方退託於鄉閭使郡分憂忽起膺於民社懇辭莫
獲就任惟慚某濫竭凡材宜逢興運紫禁早塵於從素朱
轡歷典於名臣績無毫髮之可稱思比丘山而更重當
上聖規恢之日實羣臣奮發之秋每勵疲篤過蒙鞭策
偶緣抱疾亟請奉祠粵歲律之未周已使符之再假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三

五

止此耳本之牧人御衆之長行或使之復輟問舍求田
之計扁舟徑往衡宇匪遙既諳風土之宜且免道路之
役遂私至此圖報若何此蓋伏遇某官威德格天元勲
盖世畢盡人才之用仰觀帝業之隆顧簪履之甚微出
甄陶而最久念故舊無大故曾莫忍于棄捐謂宴安不
可懷庸載加於委寄記憐益厚終始弗渝某敢不勉布
皇恩勤思善治洪鈞所播已深坱圠之功夏屋斯成尚
頌忻懽之庇

代范相家謝婚啓

夾輔同心爰考賜盟之舊通婚繼好願諧合姓之歡倘
惠徽福於前人宜重問名於初日伏承令妹夙漸聞見
己高風絮之才某姪粗有性靈可授羸金之訓敢因媒
妁用締姻聯衰門豈李鄭在盧顧華胄非吾偶也犀從
有封胡羯末俾小兒得我師焉輒效鄙誠佇承嘉命

代徐守通婚啓

有室有家庶惟男女之願相求相應蓋緣聲氣之同輒忘
非偶之嫌用謹及時之義某男某磨礪儒業粗承弓冶
之傳令姪女漸漬德風實表閨門之秀既通媒氏許結
姻聯合卺共牢已諧於吉卜儼皮束帛敢效於微誠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四

宋王之望撰

策

漢光武晉穆帝禦戎是非策

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強弱然後可以定攻守之計知我之
可以戰而不知敵之不可與戰則在兵法為不知其所
攻知敵之可戰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戰則在兵法為不
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計者小而用之一軍大而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四

一

之一國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敗者也古之王者不
幸而與外國相持必審乎此以為制禦之術外國強而
中國弱則能下之中國強而外國弱則能服之外國中
國俱弱則自守而已蓋外國之人尊尚勇力便習騎射
生長於戎陣之間然剛暴而不知退讓無親愛以相固
無禮義以相維故驟強而易衰方其盛強雖聖王在上
猶被其患侵軼縱暴其鋒不可當及其既衰則內相攻
殘而中國坐制其弊此其勢然也譬猶勇悍之夫疾呼

奮臂以張其威怒誠不可與之校及其氣衰力竭疲憊

而偃仆則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嗚呼有國者能審乎此

則可與語中國外國之形勢矣請因此以論古今之變

昔光武乘王莽之亂中國疲弊匈奴之寇歲歲不絕其

後飢疲並興自相分爭臧宮馬武之徒撫劍抵掌志馳

於伊吾之北然是時北狄雖衰漢亦新復疆弱之勢未

有所分也故光武以為北狄尚彊傳聞失實不如姑息

吾民此其知彼己也審矣至顯宗時承平既久關土益

廣黎民歲增而匈奴內侵邊城盡閉於是納耿秉之議

而諸將揚兵於漠北矣然則耿秉諸將所以建功者以

漢於中興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晉穆帝時石季龍死

北方大亂士民襁負而來歸議者以為中原指期可復

然是時石氏雖亡晉亦不振疆弱之勢未有所分也故

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為朝廷之憂

此其知彼己也審矣其後殷浩進據洛陽桓溫戰于林

渚皆無功而反然則殷浩桓溫所以致敗者以晉當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卷十四

三

微之際欲力爭於武功也夫漢晉之成敗相去絕遠惟在乎知彼知己審與不審之間將欲制御敵國可不察夫強弱之分哉國家遭金人之亂一紀於此矣搢紳之儒介胄之士相與議論于朝野之間者或謂前此用兵皆我自敗而敵不足畏者有之或謂金人之疆振古無比而我不可圖者有之二者胥失也夫契丹與中國抗衡垂二百年聖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謀夕慮思有以屈之迄不得志西夏習戰數有武功方其盛時北抗契丹

矣嘗料金人之衆本不當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師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師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諸國之屬從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懷其父兄骨肉之讎怨之切骨種落既異人各有心其勢豈能久耶加以耶律氏之族往往當權用事皆有興復社稷之心以為南罷兵則金人守勝而無事英雄無所用武故使窮兵黷武以外敵其衆因乘風塵之變庶幾於得騁焉蓋其時有類苻堅者堅之盛時擒姚襄破慕容暉皆釋其親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為諫獨姚萇慕容垂勸成之及淝水一敗垂長之徒果乘間飛揚卒滅苻氏金人之禍殆將類此矧得中國玉帛子女以亂其志慮上有惑志下有爭心外無疆敵內多功臣士馬疲於戰鬪仇讎聚於心腹不過數年內變必起我以全制其後可以萬全此兵家所謂其疆易弱者也何不可圖之有哉圖之之術奈何亦乘其變而已知其未有變也則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慮於貽後日之患乎知其

有變也則違蔡謨之論而力爭武功何疑于致朝廷之憂乎雖然方白奴之分固有變之可乘矣而光武猶以為非時者蓋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于征役也方李龍之死固有變之可乘矣而蔡謨猶憂于致患者蓋以公卿之間人才不足以辦此也誠能蓄養民力搜選人才以待敵人之變則若實憲之勒燕然可也耿秉諸將之功何足道哉雖若劉裕之平闕可也殷浩桓溫之敗何足憂哉而執事乃成學之士權輕重之勢度可否之時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時時使孫權劉備而圖句踐燕昭之功則覆亡之不暇尚何燕越之能保哉愚願國家脩四君之術以俟二國之變規模一定勿為浮議所搖其濟與否視天之何如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執事之言曰上天悔禍北敵相殘嗚呼天意固有在矣

論

六藝折中於夫子論

聖人之所垂法於後世者書也後世之所取法於聖人者亦書也聖人憂後世也深故書之為說也詳後世信聖人也篤故書之為教明昔吾夫子以將聖之道不用時乃述六藝包羅天地總括萬類若小若大固有不該凡道有所難知事有所可疑必明辨昭晰處其至當使天下得吾說而求之雖數千百世之後猶有可考証焉而後世之人亦能慕其道而歸尊之時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循之以為行據之以為辭以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然則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斷天下之疑而後世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六

六藝者蓋將求夫子之所謂至當者而已矣太史公贊
夫子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請因
其意而申言之夫子生于三代之盛時六藝其果作乎
曰夫子不生於衰世六藝決不作也何以言之三代盛時
法度彰禮樂著風俗醇一教化宣明上之朝廷所設施
下之閭門之所漸染莫非六藝之所載也當是時家識
君臣父子之經人知善惡邪正之辨大道之行昭若日
月則詩不必刪書不必序易不必繫禮樂不必修定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四
不必筆削可也周室既衰王道殘缺至於幽厲之後小
雅盡廢板蕩之詩作天下日入於亂君焉不知其所以
為君臣焉不知其所以為臣為人父者不知其所以為
父為人子者不知其所以為子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知善
之為善以陷於惡雖有守正之意而不知正之為正以
入於邪紛紛焉以之取正也六藝不作天下何所折衷
乎夫子憂之於是序書則斷堯典論詩則周南法舜之
舞綴周之禮因魯史而修春秋述易道而作十翼其術

道德仁義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自
天子至於庶人其修身齊家正國治天下之道燦焉大
備為人君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為君之義為人臣者
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為臣之義父焉而得其所以
為父子焉而得其所以為子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
善惡有所考焉如是而為正如是而為邪邪正有所考
焉如方圓之有規矩也如曲直之有繩墨也如輕重之
有權衡也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使天下之人操之以
為驗稽之以為決皆得以處其至當則聖人之所以垂
法於後世後世之所以取法於聖人者盡在是矣傳曰
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
知春秋必陷誅死之罪六經之道其用皆同而春秋特
其切于事者耳夫不通六藝之義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為善然為之不知其義無以
考正其是非而遂陷于天下之大惡此聖人之憂後世
所以不得不深而後世之信聖人所以不得不篤歟故

更遷上敘天子下舉王侯大及於中國之人以折衷六藝之功歸於夫子其意以謂中國所以有君臣上下之分各得其當而不亂者以有夫子為之折中也韓子有言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雖求為狂狷之俗且不可得况中國乎今夫易載天地陰陽之變剛柔動靜之材者也夫子不繫易吉凶之應何從而折中乎詩述治亂得失達於喜怒而形於詠歌者也夫子不刪詩美刺之義何從而折中乎書記帝王之言動夫子不序書古今之變何從而折中乎春秋正賢不肖之褒貶夫子不修春秋善惡之辨何從而折中乎夫易詩書春秋始於伏羲之畫卦終於魯史之獲麟其來尚矣一經孔子之手其書遂定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之指南道德之著龜何其盛也至於禮也樂也秦火之後孔子之書遂亡故禮樂之論至今紛然無所定則六藝之折中於夫子從可知矣傳曰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嗚呼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人歟雖然六藝所述大中至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四

正之道也炳而易見要而易守故後世得以折中焉其後書分為二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數家之傳夫子之意蓋以不明天下始惑於趨舍之方而不知其所適從故王通憤之以為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詩失於齊魯書殘於古今其論是矣然通不能即夫子之書以求其至當而更自為續經曾不知天下之所以尊六藝者以折中於夫子也而通乃自為之天下其肯歸於正乎揚雄以好書而不要諸仲尼為書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為說鈴請以是為通輩折中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四

蕭何論

作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後人感其文而因以失其實者有矣蕭何未央之事是已傳稱何修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議者非之以何為不知所務嗚呼如何之

賢豈導其君於侈靡益後嗣以宮室者哉以謂帝室皇
居所以觀示萬國今雖草創後必有所增加與其侈於
子孫不若高帝之自為也是時民出於戰國秦項之後
習於勞苦之餘用之雖勤無歸怨若天下已定人皆自
寧不可以復動矣且民嘗觀阿房離宮窮極奢麗則未
央之制雖稍過度未必以為侈也若宮室既備人知苟
美之可安則不可以復營矣故蕭何於此稍加壯麗使
子孫數十年之內無所增益以休息斯民若宮室卑
陋不足以隆上國之觀高帝居之何所不可易世之後
姦臣有以發其口少主得以啓其心土木一興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所以高帝聞何之言而說也故曰無令後
世有以加也史稱文帝在位宮室苑囿無所增加雖帝
恭儉出於天資然其不作靈臺必曰朕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何以臺為則未必不以高帝所營固已壯麗不
必有所加也由是言之惠呂文景四世百年天下承平
而無宮室之役者豈非蕭何之慮乎及武帝之世何之

所營弊矣於是大興土木天下為之騷動然漢之基業
已固故役雖苦而民不搖向使武帝之役起於惠呂文
景之間則天下幾何而不亂哉議者以武帝之侈為蕭
何啓之而不知惠呂文景之不為者未必非蕭何之力
也傳稱何買田宅必於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何之治家為國預為後
世計大率如此豈其儉於家而侈於國乎豈治家則欲
子孫師其儉為國則以壯麗勝子孫乎此必不然者况
崇大宮室以為淫侈之觀使後世無以加庸人皆知其
不可而高帝聞之何所悟而說也然則觀史者能不以
文辭辭則庶幾矣

樊噲論

西漢之興其大功臣雖出於刀筆之吏販繒屠狗之人
然皆一時豪傑王佐之才非遭逢際會微幸而成功者
也史於蕭何曹參既以為一代宗臣而以周勃為漢伊
周雖後世之論亦莫不然至於樊將軍不過以武勇為

稱與鄢商灌滕之徒等耳以余觀之噲蓋蕭曹之倫出周勃之右非鄢商灌滕之徒所可望也高帝初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噲諫以為不可乃封秦重寶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嗚呼此乃沛公之所以得天下漢祚之所以長久者是時沛公君臣志得意滿無復遠慮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惟恐已取之不多上令之有所不能禁也寧有諫其主者賢如蕭何不過能收律令圖書耳獨樊將軍首發其端留侯因而推之高帝遂悟三秦之民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翁然皆願以為君王沛公之德結於民心聞於天下向使高帝入關居秦宮室收其子女玉帛而有之則無以異秦項之為而鴻門之厄亦何說以釋曹無傷之譖寬項羽之怒安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樊將軍則沛公之事去矣且沛公以布衣起盜賊中轉戰連年一旦得彊秦全盛之業自非上智誰不欲少快其心而噲乃諫止之使無秋毫之犯是以湯武望沛公也不亦責難於其君乎夫披堅執銳攻城野戰以卻敵而爭利者武夫

之所能為也若乃見利而不動臨機而敢諫納其君於堯舜處社稷於久遠此縉紳儒者之所難而噲乃能之豈非所謂豪傑之士王佐之才乎方沛公之入關也蓋未有取天下之心不過曰吾與諸侯約當王關中耳後為項羽所遷失意鬱鬱始欲爭天下使沛公即得關中而王之未必有此意也夫沛公欲王關中既已得關中矣留而居何所不可而噲乃云云是噲之意不止於王關中而已也是噲先沛公與羣臣有取天下之志也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高

范增謂項羽曰沛公在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入關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然則樊噲之諫行敵人固已畏忌有識者固已歸心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惜乎遷固為噲立傳只載其鴻門誚項羽排闥悟高帝等事武夫之所能為者至於入關之諫則不大書特書其語而徒附高紀與張良之傳中使其造漢之忠闇然不彰而天下惟以武勇稱樊將軍陸士衡作漢高功臣贊拾摭舊史殊無發明彼固不足道歐陽文忠公

作舞陽侯廟記亦不及此蓋未之思也獨楊子雲云天下有事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子雲之意固不以鄼商灌滕之徒待噲也豈非有見於此乎故聊為發之

近世社稷之臣如何論

論社稷臣者多矣有以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為社稷臣者有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為社稷臣者有以堂堂之節折而不撓為社稷臣者然皆莫如孟之言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蓋豪傑非常之士立乎人之本朝以天下之安危自任既有其志又有其功斯可以為社稷之臣若夫揚雄之論則責名太高而取人或濫不容無議也或問雄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懼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可謂社稷之臣矣嘗試論之而漢之時社稷有三變高祖之既衰也呂后之恩日益疎戚姬之寵日益固如意以愛而欲立孝惠以仁而將廢當是時也子房有功高后之初沒也劉

氏微弱諸呂擅朝內握兵柄以為疆外阿藩國以為重當是時也平勃有功孝昭方幼上官有逆亂之謀宣帝未立昌邑有淫昏之行當是時也霍光有功揚雄以社稷臣稱四子者蓋謂是耳觀高帝創業之初相業如蕭何戰功如曹參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子房則知其正嫡庶之位而存惠帝也高后孝文之際守節如玉陵質直如申屠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平勃則知其靖呂氏之難而立太宗也孝宣中興丙魏有聲雄不曰社稷臣而稱霍光則知其當廢興之運堂堂乎忠擁昭而立宣也方高帝欲易太子以叔孫之極諫而不聽以周昌之彊直而不回可謂固矣及留侯以計來四隱者於商山高祖一見為之慷慨悲歌而割其肌膚之愛向使惠帝果廢如意果立高帝萬歲後若臣宿將北面而事孺子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子房之智其誰存之祿產之變禍起腹心計迫事窮勢不兩立呂氏不滅劉氏不安周勃左祖一呼而劉呂之雌雄遂決向使太尉不

入北軍得徐為之謀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絳侯之果其誰存之上官之亂根株偏於朝廷昌邑之立罪惡過於桀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光以寡制衆以臣放君行之不疑卒安天下向使上官不戮昌邑不廢姦臣亂主得逞其心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霍將軍之勇其誰存之稽二三子之德雖未得如古之所謂成人然乘時遇變奮其智勇神器將墜徐起而正之卒能措社稷於泰山之安亦可以無訾矣而揚雄過為高論責之以禮樂之懿曾不知此乃盛德之事非所以稱社稷臣也假如太子之將廢呂氏之方盛上官之禍未除昌邑之君未放雖有禮樂君子從容揖遜乎其間亦何補於社稷哉若夫陳平之佐高祖定天下設六奇計出其君於艱難險阨之中不可謂無功至於呂氏之亂平實啓之得免於戮幸矣方高后欲王諸呂必問漢大臣則猶有所畏焉平若乘吕后畏逼之心挾王陵庭爭之助而拒之以高帝盟誓之言則諸呂必不王也奈何懷保

身之謀開變亂之漸既已使王陵顛沛吕后放恣矣乃始以定社稷劉氏而藉其口豈直有於社稷者哉蓋平有不世之謀有無窮之智有應變之機而無大節不可奪之義向非周勃之忠撲劉章之英銳則艱難倉卒之際其無悞不足恃也昔袁盎責周勃不早去吕氏非社稷臣夫在高后時陳平相也周勃將也平則有罪勃何咎焉以盎之所以責勃者責平可也高帝嘗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安劉氏者必勃也然則高帝之心固以社稷寄周勃而至於陳平不能無疑則平之為人可知矣夫智如子房果如絳侯勇如霍將軍其功大矣特以禮樂未備未得純為社稷臣陳平為身謀以社稷假人顧以一時之功而遽獲預乎三子之列故曰雄責名太高而取人或濫也雖然雄之言禮樂者為其人之不若伊周也其人雖異其功則同何害為社稷之臣哉雄之取陳平者為其功之有類周勃也其功雖類其志則殊安能為社稷之臣哉昔武帝於汲黯嘗笑其戇矣嘗謂

其不學矣至論其人必曰社稷臣公孫弘倪寬之徒號稱儒雅不得與焉則知子房輩雖禮樂未備不害為社稷臣也武后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從獨狄梁公以死爭后歎其忠亦曰社稷臣李勣許敬宗之徒有德於己不聞以是稱之則知陳平之立諸呂不得為社稷臣也嗚呼亂於名實儒者之大患雄於子房周勃霍光則亂於名於陳平則亂於實名實既亂烏足以知人哉必欲論社稷之臣則考四人之行事而折衷於孟子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晁錯論

天下之事曷嘗不可為其所以每至於禍敗而不救者非事固然為之不知其數耳為之不知其數以至於禍敗而因以為事固不可為則亦不察矣昔晁錯患諸侯疆大建議削地以尊京師於是七國俱反指錯以為名漢遂誅錯以謝議者皆寬錯之策以謂吳楚之事錯固已前知之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嗚呼七國之反漢之不亡幸耳禍尚有更大者邪於此有

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為禍者錯顧不知則其死亦宜矣蓋天下之勢疆弱異形則攻取有先後先攻小以圖大者弱國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疆國之形也先小後大則敵脆而力有所并先大後小則威加而交不得合高帝與楚相距滎陽成臯間知項氏方疆而不可獨取乃收趙魏從燕齊兼諸國而攻之故楚雖疆而卒破其後韓彭英布王地數千里高帝知其禍之且起而念諸侯之不可一朝去也而韓信最疆則先取之彭越又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疆則又取之最後英布以疑懼反則亦孤立而無應矣向使高帝不審先後并誅三雄而韓信率黥彭以起則天下非漢有也夫惟疆者破於衆人未疑之間而交無所合弱者疑於衆疆已破之後而事無所及此所以三雄之地雖半天下而終不能以病漢也景帝之世山東之國凡十有八而吳阻江負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罪最深鑄山煮海招納叛亡其謀最久景帝初立宜姑加惠藩臣開畧細故使睦我而無反側心然後首議削

吳彼削之出於不意則事有所不及謀既而勢益弱則謀有所不敢發就使果發亦難動搖諸侯一區區之吳何能為哉吳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謂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為禍者也錯固不然方且紛然更定律令以侵刻諸侯為己功先削趙又削楚又削膠西然後乃議削吳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劉濞一呼天下皆應吳未及削而禍結矣然則錯之謀實驅之尚何寬哉昔齊威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繼絕而厚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四

諸侯之禮然後南征疆楚責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遂成齊列國也為之有數而其效有見如此况西漢全盛之時乎孟子謂魯方五百里王者作則必損之又謂今之諸侯取民猶盜王者不盡誅也由是言之使孟子得志於戰國之時其疆大者猶可稍削然亦不至於盡誅諸侯而錯直為此紛紛亦慮之不熟哉夫謀事一未成而為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讎之手為萬世笑可不哀哉或曰賈誼於文帝陳眾建諸侯之策主父偃

因之漢遂封及支庶諸侯不削而自弱錯獨不為此乎曰文帝之世諸侯之子弟鮮矣誼乃欲建以為國空而置之然則必悟其將弱已矣與割地何異哉彼推恩之令必武帝之世而後可行也非所以責晁錯也

贊

黃侍御葆光書贊

儼然正色風憲之餘氣恬以平循吏之徒我詢邦人萬口交譽不及見公徵諸畫圖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四

孫威敏處州郡庠三賢畫贊

維威敏公人中之龍謹言將畧聲動華戎瓌姿偉然可想遺風茲維名臣拜肅恭

記

增修處州學記

處居閩浙之郊地偏而土瘠視他郡為陋前世聞人鮮焉百年以來衣冠盛於東南名儒鉅公磊磊相望三歲詔下以進士試有司者無慮數千人取甲乙走聲名於

時踵相接也雖其溪山秀絕精華磅礴之氣實鍾乎人物然闕於古而發於今豈適然也哉殆由近世承流宣化時得其人克敦學效之風以作成而勸勵之也唐以前尚矣自鄴侯李繁新夫子廟養士其中韓文公文之於碑杜牧之書其碑陰處州之學聞天下歷代割據廢撤掃地宋興至康定中孫威敏公首請於廟創立黌舍在鄴侯故址之東南一里而近其制加侈焉士始喟然興於學其後或因或革不可概考要以一時二千石之賢否而為其盛衰宣和中盜起睦州覆於兵火故侍御史黃公葆光乘殘剝撥拾之餘更造今學殿堂環廡齋庖翼外總為屋九十間有奇而缺其三分之一後來者欲有所加顧力不給則熟視罷去歷二十年當紹興壬戌天子垂意儒術詔諸郡葺學宮而華陽王公提屬守是州公達於政理以良能稱當世其為郡津人之操舟縱橫曲折心諳手習弗遽弗留暇而必濟故承上之命敏有餘力通守陳公大節君子儒也實佐佑之越來相

視執弊宜理孰闕宜增條其所宜用下之六邑六邑之長皆善士樂聞其後而勸趣之秋九月丁未麗水至起教授廳於講堂之東辛丑縉雲青田至起執事位中門之左己酉松陽遂昌至起齋於殿廊之右斤築雲集恥陋於先於新既成亦舊是飭端傾除腐暗昧載彰周邦嚮風多士滋至乃增弟子員益本錢百萬出廩米以贍給之生徒欣繪公像而祠焉俄解印綬去而毗陵徐公汲寶來公老於儒學早以德行經術為後學師表其治民如圃者之藝木根深本遠養以風雨勿震勿撓用觀其天庶幾於教化視事之始即詣泮宮周覽舍宇問興造之本末曰七尺之軀風骨之貴賤視其面目千里之地人材之盛衰占乎庠序今學之門絕居西偏面勢不端襟抱虧缺恐不利乎學者盍從而新之諸生合辭而進曰噫前人病此久矣而其地舊錯民居營求百方靳不可得王公易而獲之方遷是圖去弗及舉用有遺恨留錢二十萬以備其費曰後有賢者成吾志焉其有待

於公也於是龍泉之材適至乃規屋七楹為南北嚮屬
之兩廡闢三門其間所須而未具者一瓦一釘一椽市
以其直無擾於民經始於十月之乙酉而成於季冬之
甲申宏正顯敞裏外軒新棟聯宇匝其氣弗漏山迎水
赴天置神設他日車馬從人靡限降登旁徑殿門中貫
講舍喧闐雜蹂人用弗嚴及門成始有闔闔明年元日
公率僚吏謁拜聖師下車鞠躬屏騎從於大門外儼儼
秩秩至者肅然父老嗟歎謂自有此學內庭幾更而氣
象可觀莫與今比吾邦殆其興乎請書其事俾後人知
所從來嘗聞古之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直患不
得為耳曷嘗為而不為也後世師帥不賢則德不宣心
澤不流雖有天子之命鮮或能奉承之幸此邦繼賢侯
以克紹前烈布宣上之德澤惟恐弗逮遂濟厥功可書
也已書不書於二公何有雖然使天下郡守皆如二公之
賢則聖主之德可以覃乎無外使此邦之後來者能繼
二公之迹則國家之澤可以垂於無窮誠不可使無傳

也於是乎書紹興十三年二月九日記

挂笏軒記

鄱陽方彥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為軒以楫
溪山之勝名之曰挂笏書來屬余為我記之余惟賢人
君子方未遇時汨汨庸俗之中其高標逸氣不受埋沒
往往傲睨於窮山遠水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虛相
高此風特盛謝安石蘊濟時之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
志猶不少衰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心王右軍
譏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遂自振棄官窮登臨之
娛以廢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效之放
曠益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挂笏者
山邈焉絕俗世以為無用之散材處之於功名禮法之
外惜其邁往之氣亦有過人者若折節於聖人之中道
豈不為天下之奇才哉國老故天官侍郎公之子風流
人物卓爾不羣自未冠時已與計偕其文學才猷能業
其家方當世用非為慕東晉諸君子者顧懷抱利器未

有所發斂跡塵埃中無以自拔故聊抗志山水之間觀其妙年能自標致如此則胸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使他時遇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碌碌而已乎如宋廣平却揖以沮姦楮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身以擊賊追其風節尚能無愧古人必不至作王坦之臨事顛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蒙泉龍堂小記

荆門為邦依泉而立飲淮烹錐咸仰以生下流漉漉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清集 卷十四 三
利尤博唐人題詠目為蒙泉而今所封寶惠泉或曰北為惠南為蒙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給龍扁鐫嚴閱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墮陋神弗顧歆日就湮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戴葺民居以其工力之餘稍加疎汰出其瓦甃榛壤積如邱阜如鼻去室如眼去翳源流益滋池用淨澈夏苦早曠築壇其傍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懋請新泉上之亭而

甃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平之舊觀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秋復不雨禱之又應歲則薦稔嗚呼此邦之人戴善利侯之德其可以怠十月望軍守襄陽王其書

潼川修城堤三橋記碑陰

紹興丙子秋九月余以轉運判官行部至梓登牛頭峯以望江山秀絕形勝雄偉而雉堞頽圯莽為邱墟以問左右皆曰自癸酉大水之後陵夷至今民力凋殘未之能復居人不寧偷寓朝夕常惴惴焉恐漲潦之復至也時太守鄱陽張杞南鄉余故人也方校類試之士于成都不及見則招其子大壽而語之為我白而翁郭郭如此其何以為邦盍圖之庫有某錢庾有某粟以具版築費後得南鄉書欣然即事起工東北隅屬于南門經始季冬至明年四月而罷偶其家不幸以病死者二人冬十月南鄉又卒于官而憲車賈直清茂德亦以七月下世或追咎土功干犯禁忌所致會余蒙恩移節憲臺十

有一月至治所且攝府事有詔發康以賑旱飢羸瘠之民靡不霑上之澤以免於溝壑而粹俗尚氣其農家之少壯者雖糟糠不繼猶恥就給於官於是上府俸李鄩會用度之出入裁節冗濫撥拾遺餘以興修城之後高其墉募民俾食其力民歡趨之自南門而西至于北門又繕捍水長隄補隍岸之缺起石橋于三門之外其詳見于今碑將舉事或曰公其鑿張侯之禍姑止若何余曰南鄉之舉我實啟之其死適與事會我若畏禍而輟是危人而自求全也幽明之間得無負乎吉凶命也卒為之閱四月而後成災厲不作邦人以安余與僚屬俱無恙梓之士大夫刻石以記其成余以為是無足記者而余發端卒事之本末則不可以無述因書之碑陰初宣和間之修是城也見于廉訪使者王總之奏為工三十八萬九千五百有奇縣私附益者不與焉梓去邊徼遠承平無事而創為樓櫓一百七十餘區一路告病既成自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下至督後執事之人增

秩有差十邑各有分地歲歲葺之至靖康乃止公私之費不可計父老具能道之余今併書于此非伐一時事以暴前人之失蓋欲後之君子知張皇欺罔害民以微進獲福無幾遺愧無窮不可以不戒戊寅八月十二日

雲山臺記

潼川憲治之正寢卑庠湫閣歲久滋弊更癸酉大水之後氣益陰濕居之多疾紹興丁丑秋八月余自本路轉運判官移節而來易其舊而新之凡百所須一不以煩吾民時郡有以淫鬼誑俗者方鳩木為鬼廟乃沒而入之官後圃有澄清堂頗闊壯而不適用亦命撤之于是寢材始具八十日而告成澄清既隳故基歸然因聚其土而崇之為臺其高二尋廣二丈二尺冠小亭其上翼以欄楯經始季冬成于明年之孟夏余與客升焉問客曰杜子美有梓州臺上詩臺安在哉客曰臺亡久矣抑公為此可以補此邦之闕矣遂摘杜詩警句之二言以名之曰雲山臺客曰昔楚子游蘭臺之宮有風颯然披

襟而快之宋王賦雄風以諷今子居高明處臺榭道暑
濕于雲霄之上進風涼于山谷之間誠亦快矣獨不念
蓐耘畝畝者有泥塗暴露之勤乎偏側閭閻者有温暘
煩寃之苦乎郡縣之獄有滄繫于縲縲者乎村落之氓
有追胥于道路者乎使民不時有役于官而不釋者乎
聽訟不決有留于庭而不去者乎吾聖天子憫農功寬
力役下疎決之詔雖身居九重未嘗一日忘民子為部
使者逍遙臺上軼溽暑而延清風若不能上宣主澤下
求民瘼則登臨之際得無愧于騷人之所賦耶余再拜
謝客曰是吾心也然則斯臺之作雖取名于杜陵之詩
而實寓意于蘭臺之賦以自警也後之君子知我罪我
其在于斯乎紹興戊寅七月望日記

台州重修普安禪寺記

出臨海郡治之西四十五里曰寶藏巖衆山環合一峰
特秀有古招提相傳權輿於蕭梁之世舊為安衆院治
平中改賜今額其為十方以長老住持久矣睦寇之亂

焚圮赤地歷數代十有餘年頗復興葺而院小力薄當
往來之交日不暇給趣過日前訖無前功紹興開運攝
提格之歲故丞相高平范公過之慨然以語郡守睢陽
劉公崇曰物之廢興繫其人公盍擇所授庶可復乎於
是選於叢林以保寧璣之子彥筠主之筠游方罷參衆
推耆宿至則因殘就窘左支右補俾住者安居游者飽
食然後斥其贏餘助以檀施次第建立不亟不徐飾故
創新以底于大備庫有司衆有察爨有厨浴有室安僧
說法各有堂宇而佛殿巋然居中三門兩廡旁帶前楹
荒基替址復為寶坊齋鐘粥魚鏗隱林壑師曰吾院具
矣然山號寶藏而經龕梵度闕焉不設名實不相副乃
書抵瀘南帥馮公檝得經五千四十八卷規為轉輪大
藏中栖千函外覆大屋學者恣取觀之哀其施入用佐
供餽一日其徒來告曰師之為勤矣勞身苦思垂二十
年乃克成而未有紀述惜其遠且無傳敢以為請予舊
與筠游其始來茲山謂予曰刹無大小顧為之如何古

人住山披茨棘蹈虎虺孤坐巖谷依草木而食其實徒
屬從之督聚其旁苦蓋茅草及道穿而化行來者益多
則稍稍棟宇以漸至于華大後人安享之謂是固然而
不知厥初之艱勤也夫利人之資而享其逸孰則不能
今吾利雖隨散之餘不猶愈乎姑寘吾力焉奚憂弗集
予疑其落落難合及今而信嗚呼筠可謂克踐其言者
矣予樂其志之有成又喜其不予欺也故書俾刻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五

宋 王之望 撰

跋

跋趙祖文七進圖

先君宣和在京師與竹隱公游喜稱誦其詞章後公出帥南陽過博望題詩傳舍自序少時娶田氏于襄陽攜家往來今三十年過之當時之人獨身在耳因感退之始興江口詩和之云邯鄲枕上人何在華表聲中鶴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五

一

僅存世事悲歡三百載此懷欲與退之論乙巳歲先君經行是驛見壁間粉牌曰此趙承之詩也小子識之時公已歿後二年而先君不幸又十八年見公從子祖文于武林出所畫七進圖示余觀其跋云圖中所存今惟二人因追記博望之詩則當時目前相逐者又零落如此而余亦孤苦流落行且老矣感歎之餘為之出涕然此圖文甚雅麗畫又妙絕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者也

跋魯直書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此詞出高唐洛神登徒諸賦之右以出三界人遊戲三界中故其筆力蘊藉超脫如此山谷屢書之且謂非食烟火語可謂妙於立言矣蓋東坡詞如國風山谷跋如小序字畫之工亦不足言也

跋光祿堂記

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光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折殘缺為之悵然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安得好事者復摹諸石以為吾邦之偉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五

三

跋姚令威詛楚文

詛楚文三集古所錄不及亞駝意秦詛楚時名山大川皆有之其出有先後耳秦自殺之敗與晉為仇通盟於楚當自此始古者諸侯祭不越望亞駝并州川屬晉秦楚結好以擯晉乃越境而質之何也蔡君謨謂古篆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今觀此文信然如不為丕康為庸夫為泆甚為湛者為諸義為儼以文考

之於義皆允然余以類求之其曰穆公成王是戮力相好是字似當作實也春秋左氏宋人來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杜預以渝為變二傳以輸為墮釋者渝羊朱切輸式未切此文云變輸盟刺則輸與變類蓋古渝輸字通當讀為渝因知二傳釋經之不及左氏也會稽姚令威推考此文甚詳多所釐正謂余曰岐陽石鼓世以為史籀所作本無所稽特見韋韓之詩惟此文戰國時書石刻中最古且筆法精婉非後世所及今威好古博識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篆隸八分無所不工而以此文為宗其言宜不妄觀者考焉

跋傅欽之手帖并溫公東坡往還簡

服膺傳獻簡公之高風恨生之晚不得與執鞭之役一日其孫守樞畫像手澤見過遂獲瞻公之儀以想其德窺公之字畫以求其心及觀溫公東坡之帖又見公文交遊之盛所以切磨之益則與并其堂見其人聞其論何異哉茲非幸耶

跋劉提舉事迹

余讀兩漢史見當時奉使絕域者皆閭闔於萬死中卒以智力成就其功名嘗歎息以為近世不復有此堅忍之士矣今觀劉君所為乃知世不乏人顧其所用之何如耳

跋陸子履簡尺

修撰公豐碑大字美矣而簡尺間小字尤自在可愛宜醉翁以繼君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四

跋閬州呂守文靖公手軸

名卿鉅公文章字畫傳寶於世者多矣至於場屋程文未嘗觀其真蹟文靖公應鄉試詩賦卷至今尚存明堂之棟此其萌芽也豈不重可寶哉一代宗臣典刑未泯雖有神物護持抑可以見其後昆傳家之懿矣

跋蔡瞻明雙松居士圖

天台之麓梵釋之宮長松對植天矯雙龍拔地俱起兮摩天掃空雄吟雌和兮萬壑清風下有丈人兮巾履從

容說此歲寒兮何必友園綺而交黃公歸來明堂須棟
兮無留滯乎山中

書榮節婦傳後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待傅姆也秋七月
叔弓如宋葬其姬公羊曰稱諡賢也穀梁曰外夫人不
書葬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伯姬正矣然其死近於
無名故左氏以為女而不婦榮節婦掖姑逃賊以姑老
故及於難與伯姬之待姆孰重婦人之愛子也過於己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五

五

節婦不以二子之命易其守與伯姬之禍止其躬孰難
較二人處死之得節婦其尤也伯姬以諡稱則節婦之
為節也宜哉春秋賢伯姬詳書其事至今與日月爭光
節婦遭聖世褒揚義烈而大諫公上其狀以應敕書遂
當列於國史昭示無極節婦視伯姬夫復何憾春秋以
吾女故隱伯姬而葬之則大諫公之汲汲於節婦之傳
為合乎春秋之義殆亦將牽連得書矣

題覺慧大師與權歲寒圖

野曠山深老樹無陰憩息者誰來蹤莫尋支頤注目萬
事無心嗒然喪我枯木龍吟

傳

桂女傳

桂女李姓桂字襄陽穀城杜母人也桂年始笄桑仲據
襄陽漢上大亂有羣賊夜入其家桂與昆弟避於屏處
其父為賊得桂從隙中見之趨而出謂賊輩曰凡吾家
之所有惟爾曹之所取吾父老矣幸諸君釋之賊不聽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集
卷十五

六

則引父之裾而慟賊徐見其色悅之欲劫與俱行不可
及脅之以刃桂曰吾父為賊虜吾尚奚以生為此身有
死不可以辱于賊也聲容俱厲無沮撓色賊度不可彊
遂殺桂而卒免其父桂女之見殺也親戚鄉黨莫不為
之歎息流涕傳曰臣事君猶子視父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然世罕能蹈之者至於臨難不苟免忘身以徇義雖
古烈丈夫猶或難之孔父仇牧死於其君春秋書曰及
其大夫賢之也秦漢而下至於今數百十歲其間身徇

君親知處其死者求之於史蓋寥寥然絕無而僅有彼
皆豪傑之士尊名教守節義為人所難為固宜如桂女
者閭閻間一處子耳乃能倉卒之際奮不顧難與古烈
丈夫爭為難能賊入其家而身不避刃加其頸而色不
變知惟父之免而不知死之可畏不亦絕人遠也哉今
夫為人臣者食君之祿身戴高位德不稱而謀不臧陷
君於難顧安視之或更役於仇人以扇其禍其故率由於畏
死夫以仲由冉求聖門之高弟而天下後世之所謂大
賢人也然孔子期之止於弑君父之不從而已盡此而
不從小則殺身大則亡族其節亦甚難非求生以害仁
者所能辦也故人苟畏死則凡可以得生無所不可為
然而未必不死何也斯人之徒而為禽獸之所不忍為
猶覲然立于天下自以為善避禍聞桂女之風亦少愧
哉王子曰吾聞桂女平昔為人性甚和柔寡語言與家
人處雖犯之不校父母有所賜推善者以與姊妹而自
取其惡者人視之退然者也乃一旦能爾哀哉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石君墓誌銘

紹興十九年夏六月庚申通判台州石君滿秩去官郡
之士大夫與四方之寄寓者燕饌閱月祖送傾城予與
送君西郊慷慨言別後二十餘日聞君病未幾訃至凡
前之送客相與驚悼流涕且憂其貧無以舉大事既數
月其孤純臣以書與行狀來曰葬謹具惟誌諸葬者未
有其詞大人其為之銘予惟君之舊與其孤之志悲且
憐之義不得辭按衛康叔七世孫靖伯食采於石後以
為氏碯書春秋漢萬石君以孝謹顯厥宗遂大永嘉之
亂曰舉南渡為建安太守子孫散處吳越或家于會稽
之新昌枝葉蕃盛為東南望族君曾大父諱象之官至
太常博士盛年掛冠自丞相潞國文公而下皆有詩送
行優遊邱園四十餘年以卒其潛德懿行見於清獻趙
公之誌大父諱景勲隱逸不仕父諱師聖有聲場屋贈
右朝奉大夫母韋氏贈宜人左朝議大夫知明州累贈

特進驥之女君諱延慶字光錫六歲而孤自知力學穎悟絕人既長遂工文詞應鄉舉第一登紹興二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容州司戶參軍未赴試中教官改明州州學教授又中博學宏詞科授左修職郎終更授左從政郎入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刑定官改左宣教郎克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親賢宅講書宗祀明堂辟提點事務司幹辦官永祐因山總護使辟掌牋表尋除國子監丞言者論其常見執政私第叱其典謁出添差通判台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九

州以賞典年勞累官至左朝請郎去台感末疾請致仕未報秋七月辛巳卒于新昌享年四十九遠近來赴哭之皆哀冬十二月庚申葬于嵎縣刻山之原君伉爽磊落落襟抱夷曠嗜酒愛客雅有風味杯觴流行沈酣笑歌怡然放懷不屑韁鎖見之者無不心開意豁忘戚戚拘窘之態以故人多喜其為人識與不識皆字之曰光錫尤樂賙人之急倉卒扣門未嘗以有無為解吉凶不能振者輒身任之舅壽卿官會稽郡屬疫死者相枕藉

莫敢過門君躬自調護宿食其家人或止之笑曰死生命也一無嫌憚之色其所為類如此四明更兵火後學宮不葺君請而新之泮宮之制始備生徒沓來遂舉鄉飲之禮明酬酢降登揖拜之節考訂甚詳後朝廷取其法頒之天下三歲一行以為定式歲在癸亥始建郊丘臨安君因面對乞備五輅以嚴禋祀從之自翠華南巡儀物草創大駕鹵簿至是赫然君平時脫畧細謹咸以為不羈之才及論議設施皆大典禮人始知其不可量也素不歷州縣而臨海之政詳練敏達輔以儒雅士民安之與其兄嗣慶篤相友愛兄守江陰卒于官奔哭護喪奉祀極力事瘞撫孤甚有恩惠當世英俊多與之游俸稍所得索於賓客身後無儋石之儲浙東諸司俱治會稽協力經紀其家養生送死始賴以濟君之素行由是愈彰君之舊名襲慶集英唱第改賜今名娶同郡鄭氏封安人三男曰純臣純孝純行皆傳父業女二人尚處長許嫁右迪功郎處州青田尉陳達善自中興以來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

連取三科者惟君一人人物秀一時聲名藉藉衆望且大顯雖君亦自負而止於此庶幾裕其後人銘曰

石宗渡江蕃於新昌厥材如林杞梓豫章猗歟光錫寶惟其良連掇三科英聲洋洋興舉盛典禮文有光青冥鍛翮厥飛不揚以位準才十未一償嗚呼弗延惟命之傷琢銘堅石永閔幽藏

遂寧馮君墓誌銘

馮氏之先避唐末之亂自秦入蜀兄弟三人散居遂普

欽定四庫全書

漢源集

卷十五

綿三州間皆為著姓而遂州之馮多隱君子君遂之小溪人也曾祖諱堯民以經術操行高于蜀聞于朝廷仁宗時再錫粟帛熙寧初召試舍人院不起其生也何公聖從論薦甚力歿則無盡張公以文表其墓子孫世其風流故居者重于出處仕者輕于去就皇祖諱正雅明經中第元符間提舉三門輦運以上書言事免與其弟正卿皆名刊黨石終朝奉大夫皇考諱芝五試禮部不第州舉八行辭不應鄉人稱為小隱君以別于其大父

云贈右承事郎二子長曰耘以祖任入官鎖其廳試上

舍登科亦恬于進取終左奉議郎利州州學教授君其季也諱紆字與忠力學多聞居家孝友與奉議公同居四十餘年雍睦無間宗族之貧不能婚嫁者君任其責紹興初黨禁解大夫公始得致仕恩補君將仕郎非其志也諸臺數辟置不就乃擇君所便屈監荆井鎮酒稅荆井去家不百里親舊勸駕君忻然從之踰月即棄去遂終身不仕浮沉里閭日與賓客談笑把酒焉于風義

欽定四庫全書

漢源集

卷十五

施窮周急不計有無四方進士至遂者皆主于君館之雖久不厭益歡一時名人多與定交或為文詞以贊頌其為人君性樂易純誠不與物件而遇事分別是非確然不可奪鄉黨愛而畏之咸取直焉古所謂一鄉之善士其君之徒歟年五十有九以微疾終于家實紹興丁丑季冬之丁巳也始娶潼川王氏左通議大夫維之女今夫人普慈王氏左朝散郎深之女男曰稷左迪功郎瀘南沿邊安撫司準備差使曰吳帥早天女曰穆嫁鄉

貢進士李朴而卒曰相尚幼稷學行修整敏秀而文余使諸兒從授學焉因得與君游知君為詳是宜其有子也累世隱德其將發于斯乎稷將以其年月日葬君某所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出處何常惟其所適不違己以徇物則超然于欣戚君蘊不施其志則逸歸安所丘子孫逢吉

故萬氏夫人墓誌銘

余為博士太學有王生十朋者來學焉余得其程文在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三

百千人中卓然也因置之異等其後學益遂論議益純而文日益奇月校歲考屢先多士紹興十九年秋遂試上舍為第一諸儒厭服無異辭俄而母夫人病以九月某甲子卒明年冬十有一月某甲子與其父合葬于先塋之側白巖之原將葬使其徒鄭生遜志來致其辭曰十朋罪逆急一第為親榮鼓笥去家而吾親下世病不嘗藥餌斂不視衣衾星奔而歸闔棺在堂叫號不聞懷痛窮天已矣雖萬鍾之養亦無及矣惟有圖所以不朽

者敢勺銘先生以掩諸幽以贖其不孝以慰吾兄弟之

思羸瘠餘骸旦暮死滅不能自致守下謹扶杖再拜授

書門人惟先生哀之余發書流涕時適有遠役以裝遽

辭而請益勤重傷孝子之心乃為之銘夫人姓萬氏溫

州樂清人曾祖諱文會祖諱安父諱男皆隱德不仕夫

人未笄歸里人居士王君事舅姑以孝謹聞姑沒三十

年每春秋薦饗哀慕如初居士諱輔字安民賢而好學

夫人習於見聞亦知書史能道其梗槩每以古人篇詠

口授兒輩居家有法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無少長一遇

以禮見僮僕無惰容嚴於內外之分族屬非至親不接

也鄉人春月婦人集僧舍觀事夫人曰婦人職處閨房

此何為者終其身不游宗族化之游者為息居士好賓

客夫人常儲饌以待雖倉卒辦具未嘗告乏遇其子之

容加厚且能料其人曰某也異日必達已而果然居士

知其才任以家事內外之務畢舉而尤篤於教子愛而

能嚴有過者年雖長不少假初居士每以學校中廢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十四

其子病卒之明年太學興三子既除喪夫人悉遣受業
泣送之曰吾割愛遣爾豈不旦夕念哉乃父之志不可
廢也行矣勉之十朋文喜已出羣不蹈時俗前此數不利
場屋夫人撫之曰得失有命顧所學如何吾不以其戚
戚也其明達識道理類如此十朋既知名于時今為太
學上舍人而二弟壽朋百朋亦以學行自立稱善士雖
皆居士之教而夫人之力為多夫人享年六十有七臨
終區處後事了了不亂三女皆淑慎長適邑子孫彥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次適萬世忠能宜其家次許嫁支鴻孫三人孟甲孟乙
孟丙嗚呼世之賢材多由母德母之于子習而切故其
訓易入如夫人賢是宜有子哉銘曰

婦無非儀曷窺德美欲知其人視夫與子夫稱善人子
騰令名夫人之賢厥有典刑白巖之阡伉儷同穴刻銘
斯石千載不滅

行狀

故客省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第

十一將郭公行狀

君諱成字信之姓郭氏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其先居儀
州之華亭徙焉曾祖而上世系無所考公初應募為弓
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熙寧七年討河州路白城叛羌
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內殿承制元豐
四年朝廷合五道兵趨靈武公將涇原選鋒八百騎賊
扼溫葉隘王師不得進公出奇力戰身被數創而氣愈
厲賊潰獲級七百二十生擒六十二人遂至靈武有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五

馳突陣前不可耐統制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公請行
伏於路傍賊至躍出斬其首馬上以獻昌祚大喜是行
諸將皆以不利奪官公獨進階四等為涇原第十副將
尋遷為正有部將盜軍實覺公不忍窮治杖而遣之副
與公有隙訟公輒杖部將坐免復起為經畧司準備將
領第五副將終更再留紹聖三年秋夏人犯邠延涇原
出師牽制之攻其石門峽之新堡六晝夜拔之公力為
多明年三月詔合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築平夏城

置第十一將以戍之在渭州之西葫蘆河之大川土地
平衍袤數百里西直石門北當默音峽東有減泊口溫
葉隘皆夏人出入孔道於是建盪羌九羊鎮羌通峽靈
平五寨而平夏處其中元帥章濬議曰新邊控扼賊衝
將宜得人誰可付者諸將皆曰非郭君不可濬趣召公
相見見其魁龐福艾且數有戰功遂奏為第十一將駐
平夏敵失地利朝夕情怨明年十月乾順與其母空國
大人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某最知兵平夏下則諸
壘悉平郭某得則諸將悉降其餘不足圖也遂縱兵合
圍自默音峽為連株大寨東抵葫蘆河減泊口而連石
門峽九羊寨南扼熙寧寨古壕門綿亘百餘里其名將
六路統軍威明阿密主攻城於內西壽監軍默拉都克
布禦援師於外穴地道煙塹激火起樓車衝輞以臨城
中迭進番休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公沛然若平時隨機
應變方畧不窮自庚辰至壬辰賊死傷不可計國母者
志恨斃面流血一夕遁去圍方急諸路援兵大集壁於

古壕門與賊對壘莫敢動有郭祖德者以同姓故常見
事公時為統領責請統制諸將王恩姚雄古种朴輩曰
平夏存亡所繫非輕失平夏則新疆皆沒涇原危矣公
等奉命擁精銳赴危急宜以時進戰併力破賊乃臨敵
巽懦按兵不出其如國家何且吾兄百口旦暮為擄諸
君忍坐觀邪萬一不守必有任其咎者恩與雄古曰方
且圖之朴曰兵未可出宜令郭統領登高視賊虛實見
可而後進祖德曰諾乃以千騎上東山以望賊克滿川
谷不見前後俄而賊騎奄至祖德幾不脫既歸諸將問
曰敵勢如何祖德曰甚盛雖然願以數千騎突圍而入
與兄共守死生以之朴曰無益也我輩不戰非怯也蓋
有大不可者夫嬰孤城抗劇賊所恃以堅士心者援兵
爾今吾眾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
獲以示城中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
及賊既走諸將問公何以守公曰賊何能為吾惟憂諸
君戰爾其說正與朴合諸將始服公守有餘力果足制

敵初不以外兵為輕重也陞統制官公乃與盪羌寨將折可適議曰賊新劔可乘若輕兵搆其巢穴可以大獲可適以為然乃詣幕府白帥帥以萬騎與之十二月辛巳潛兵將薩川由納木會分六道以進夜至錫幹井諸酋方聚飲不虞見襲蕃官額芬將佐張澤即帳中擒阿密都克布及其家屬偽公主夫人首領等俘馘三千餘人獲牛馬羊以十萬計振旅還平夏二人皆大酋有智謀勇健善鬪歲入盜邊朝廷久知其名捷至哲宗大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五

百僚稱賀於庭轉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上遣中使齋詔獎諭賜以御府兵器袍帶金帛之屬寵靈顯赫邊人榮之帥奇公功思有以慰其意移知德順軍使畫錦還鄉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覃恩轉客省使夏人知公去平夏侵擾不已帥並召公還賊不敢復犯崇寧元年春三月命諸將合力築綏戎懷戎二堡而命公獨以本將兵城合流平會天大雪督工不息暴露得疾歸四月一日卒于平夏城享年五十有六上悼惜之

命走馬承受張永鐸撫其家賜銀絹五百遺表外持官其婿張符為三班借職六月甲子葬于中安堡祖塋之側公之為內殿崇班右騏驎使以年勞州刺史客省使以恩霽其餘皆以功遷娶趙氏再娶范氏封永安縣君子男三人溱浩涓溱早亡浩今為某官涓修武郎天都寨兵馬都監五女皆適宦族公資貌豐偉襟度坦然疎財好施喜賓客撫養孤窮甚有恩惠守邊城二十年廩稍隨手盡衣食粗給及任子先錄猶子二人初夏人犯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五

默音峽公與折可適禦之被圍可適馬乏公推所乘之馬與之曰公決圍去我留死戰以家事累公可適曰公幸有親行矣我以死報國相持久之士眾感泣部將王告乃以已馬與可適於是分隊屢擊賊大敗全師而歸其獲阿密都克布也帥以軍受俘稱公之績嘉歎再三公曰此折防禦之功也可適亦曰我與郭君異道而出郭君實獲二酋某何力之有帥曰諸將惟務爭功二君乃爾相推邪遂俱被褒賞公嗜酒飲數斗不亂其駐平

夏也知城王之才者讒公曰縱飲廢事帥因召公至則
燕飲終日酌以巨觴公盃至輒盡而不見酒色夜中罷
會與論邊事條陳慷慨貌整肅而語有倫帥異之乃出
之才謗書示公曰彼將有不法而憚君邪有則以告帥
得為君理之公謝守邊無狀宜致人言之才無罪且無
之才公安得聞此帥益賢之翌日稱於眾曰郭君度量
不愧古人公歸召之才與飲慰安之之才愧謝副將李
萬者以弓箭手馬假人時約束甚嚴走馬承受欲按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五

萬憂恐不知所為公語萬曰第無慮將不忍割食貧而
失祿代副坐之可也承受者感其義遂不復按嘗唇平
涼縣令馬希道者廉吏也官罷不能歸公憐之時方免
官貧無他資盡質衣服弓劍為令辦裝令始能去公為
將甚得士心所至畏愛既全平夏擒二酋威震西鄙雖
小兒女子皆知公名及其卒也往往嗟咨流涕而平夏
之人德公尤深祠公于城之西水旱疾癘必禱禱必應
廟享日嚴宣和元年廉訪使者王孝傑以聞上親灑宸

翰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其議所以名
其廟者有司請榜其額曰仁勇詔可嗚呼生有大功死
為名神威福一方以享廟食雖古名将何以加此豈非
精忠偉烈貫於幽明凜凜之氣殺而不朽者邪公之亡
諸孤尚幼邊方少文人儒士失於紀錄故事多遺逸獨
其卓卓者猶播眾口不可埋沒謹錄其實以備史氏之
闕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六

宋 王之望 撰

祭文

祭范相文

鳳凰麒麟千載一出卿雲呈霄俄頃滅沒猗嗟我公希世之英命之不延天嗇其齡惟公少時豪氣凌雲射策丹陛名高劉蕡及在臺諫大體則爭不屑細碎言重陽城靖康之末天降禍灾餘分竊位代邸未來公勤濡足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六

一

起振其頽首發大義羣言莫回復政長樂大義克諧功在生靈口不自媒謗書雖入金滕自開起公江湖真公憲府亟參大政遂相明主獨運廟堂折衝罇俎如山不動內鎮外禦軍書交馳羽檄旁午公居其間從容笑語盜遍海內敵臨江浙公相一年天下安堵一言不合公遂勇退帝豈不懷公方壯歲期公百年社稷永賴方壯而殞出於意外壽少馬周年減如晦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惟我小子早辱公知愛等兄弟思均父師悲歡離合

二紀於茲我困蜀漢公龍鼎司攜孥躡屨萬里來歸貧

賤之交弗渝故時口借其譽心恤其私飢食公食寒衣

公衣脫我溝壑繫公不遺謂當久久從公以嬉云胡不

淑哲人其萎山傾海竭魚鳥何依西州路絕東閣人稀

醴酒不設總帳空垂今其已矣尚忍言之歎羞既陳清

酒盈卮想公平生恍如在斯音容不接泣涕漣漣撫棺

一慟終天水辭

祭蔡內翰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六

二

古今所難莫如文詞文詞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為使世當承平優游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乎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為號令以宣道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係成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材不能善也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於翰苑者凡歷幾年

於茲其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而隱順體勢參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之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人皆以為得體雖咕咕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之間天下稱以為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其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奧旁獵子史之浩博而近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間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三

祭宜州歐陽氏姊文
嗚呼我生不辰幼遭憫凶七歲失母踰冠而孤同產之愛薦遇兵禍死生契濶今餘一人姊先南來意必無恙云何不淑亦遠天傷荼毒蒼天痛酷蒼天惟姊為人天資明哲既歸華族內外咸宜克育奇兒聰敏是似謂成偉器光我外家豈期母子相繼淪謝一歲之內逝者四人身既零落爰及苗裔王氏之出絕於高門何辜於天禍至此酷嗚呼哀哉姊於兄弟我愛尤厚鞠我字我思勤備至自姊之別無日不思襄漢大亂骨肉凋喪數口避地西走漢中念姊在南乃心懸懸涉險萬里惟姊之故我困東甌姊在南越雖問嶺海會有見期姊家書來踴躍以喜謂承吉問以慰遠懷發函中讀忽覩凶報驚惶痛駭號叫失聲泣血拊膺五情割裂嗚呼哀哉姊歿三歲我始獲知哀信未來猶謂姊在日日以冀庶幾見之自今以往此懷絕矣昔與姊別我尚未婚今婦惟張有子惟鏞願一見姊俾其識姑噫其永已夫復何言萬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四

里聞喪奔赴無及遠寓一奠魂馳形留南望長號絕而復活

處州同官祭王守閣政恭人文

惟夫人體鍾純懿胄出高華作配君子弼成有家易稱中饋禮標內則由始暨終其儀不忒顯顯使君四佩守符循良之政所至藹如自家移官厥由內輔成此令名夫人之助積善之報既壽而康死生奄忽理不可常煌煌雕軒來未閱月一卧不起聞者忽咽凡我諸人素仰

欽定四庫全書

漢漢集

五

德馨恭陳薄薦用展哀誠

處州同官路祭王守恭人文

夫人始來時維孟春魚軒徐驅風和日曛鼓樂在前迎者如雲夫人今歸歲既暮秋靈車遽發雲慘天愁哀挽悽然聞者涕流令德在躬云胡不淑日月幾何來歌往哭丹旌西飛祖送傾城道周一奠鑒此悲誠

處州州學立孫威敏黃侍御吳沖和三賢祠堂

祭文

昔蜀之儒盛於漢時推原其初志則有詞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蜀人懷德實用並祠括蒼之學威敏始之買田息錢以經紀之維時沖和講道於斯風同齊魯冠履委蛇兵火之餘侍御改為請書於朝學者是資三賢之澤於今不墮相望百年異軌同馳侍御未遠有像巍巍威敏沖和以久見遺我訪於人載寫令儀萃於一堂以永厥思嗚呼典刑將在於茲

處州州學上丁祭三賢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漢集

六

荷歎三賢澤流此邦歿有餘思用祠於學仲春之月有事上丁敢以茲辰併陳薄薦

登第告考妣文

某爰自孤露游歷艱苦每遵先訓不敢廢學乃今年旅試省闈叨在第六蒙恩賜第改授左官且有師儒之命此皆先考妣積善餘慶流於後人故不肖之孤克繼緒業永惟罪逆致身遲暮雖竊一第不及拜親感慕悲哀痛貫心骨但當謹奉遺體恪守義方思所以立身揚名

顯我父母者恭陳薄薦以告廟庭

監學同官祭馮國正文

嗚呼淑人君子天道所祐必壽必貴必昌其後或畀一
二或享其全德有厚薄天意匪偏子於三者是宜兼得
靡有一獲理莫可詰秩惟選人年止彊仕一兒未冠先
子而逝兩喪相望曾不期年弔哭無主惟殯蕭然老母
寡妻泣血號天人誰無死子為酷焉福善之訓於此為
愆世之論人大致有二外觀其容內觀其器子之識度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

深厚莫窺任重致遠士友所期子之風骨凜然瓌異清
塗華首眾謂必至既富文學又絕殊科天若培之而止
斯何子素康碩病不旬浹訃音忽傳聞者驚咽惟我同
僚久奉周旋數日不集遂為終天奠以卮酒猶想平生
臨棺一慟有淚縱橫

荆門到任謁諸廟文

某猥以菲才蒙恩出守視事之始恭見羣祀神以聰明
正直廟食此土雨暘災癘實司其柄惟陰相之俾民蒙

其福則吏克有終報事之誠其敢有怠

荆門修造禱諸廟文

惟此軍城近遭回祿憫民人之暴露亟土木之修營力
役既興工程有限而窳茲風雨病及公私用竭微誠仰
干靈祀願晴和之借氣俾旬月以收功當候落成別圖
報謝

荆門軍謝晴文

此以風雪過多公私告病輒輸丹懇仰叩洪私齋戒而
雲氣漸開禱祈而晴暉遂徹精神所格影響不愆蒙感
應以如斯戴生成而愈篤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改葬先考開故墳文

伏自先考棄諸孤家事陵替繼遭兵火二兄凋喪某與
弟之先流落東南二十餘年罪逆不孝使先考久茲權
厝每一念之心肝如灼乃戊辰歲秋自太學博士得請
於朝出守荆門以圖襄奉去年十二月授代還鄉得宅
兆於小黃口蔣氏舊居之旁坎山之原以先妣宜人張

氏祔又祖考朝奉自葬高屯私門寡祐術者以風水為不利且孤墳在遠看守為難子孫後來闕於展掃今亦改葬此山與祖妣安人同穴父子夫婦會於一區魂靈有知庶慰泉壤今將以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徙靈柩於墳所先考其去故即新勿驚勿留以永享安固之藏

改葬祖考開故墳祭文

自祖考葬於高屯家門多故後嗣零落諸子中綰綽以無子絕諸孫中之深之美以兵禍絕其餘口夭折者不可悉數術者以為風水不利所致先人常欲改卜力有未及念孤墳在遠艱於看守某游宦異鄉歸省有時恐子孫將來寢闕展掃今述遺意得宅兆於城之小黃口蔣氏故居坎山之原以祖妣安人祔先人先妣陪葬其旁擇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安置新塋父子夫婦會於一所魂靈有知庶慰幽冥

衡州祭家廟文

鑒

祭鹿頭關白馬廟文

惟神聲藹鳳雛才標驥足蚤負濟時之略出依圖霸之雄傾側荆湘崎嶇巴蜀方將與孔明而並騫致昭烈於中興而逢辰不祥當壯而殞氣吞萬斛折轅軸於戶庭志在九霄摧羽毛於尋丈凜英靈於千載茲廟食於一方某世乃襄人神之邑子讀者舊先賢之傳遐想高風游漢臯峴首之間每悲陳迹今者將輸益部取道祠前

瞻古像以歎歎弔孤坟而流涕時雖異代義豈忘情薦
明信於一觴感盛衰而三嘆庶幾遺烈俯鑒鄙誠

謁江瀆王廟文

惟神發源需長經營於九州之半浸既利澤殆與天地
分功廟食蜀都威神顯赫某自幼至老沂沿大江四十
餘年而無風波之虞者實神之賜今以職事實來是邦
其敢不拜祠下區區之誠惟神其鑒之

江瀆廟奏科約文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十六 十一
漕運之司歲有科約制一路財賦之出入益部廢而不
講已更十年州郡出納無以檢束姦弊百出公私告病某
承乏計事復修舊籍郡為一編凡十有六帙念天地之
問幽有鬼神明有官吏公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惟吏
與神分掌其柄故官法之所不及者鬼得而誅之惟神
尊居四瀆功利半天下而發源啟廟實在此都福善禍
淫神得司之則於一路財賦經常之制不可以無所稽
也是用文獻一部以助神之威靈若其茂棄有司之籍

盡耗邦財以欺天而虐民者神其鑒之

謁射洪顯惠廟文

惟王生為良吏沒為明神封爵既崇嘉號累錫能見物
怪出雲雨以利澤萬物咸福一方使兩蜀之人奔走祀
事可謂靈矣某猥因行部道出廟下祇陳薄薦用列微誠

謁崇德廟文

惟神功利著於古今英靈震於遐邇父子兄弟爵號崇
極一門廟食百世並隆四川之人罔不奔走祀事某持
節兩蜀於今六載免抵罪戾實託神庥敢不拜謁祠下
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祭武侯廟文

嗚呼公才命世王佐之奇若在唐虞臯夔可希使遇湯
武伊周庶幾其治巴蜀因蜀制宜較其蘊蓄十未一施
用於神州豈止如斯蜀政寬弛萎弱不特公檢以法上
尊下卑蜀兵脆怯折北不支公御以嚴侮敵畏威蜀尚
文雅華實多違公取有用不主夸毗蜀喜侈靡民無宿

嶺公率以躬明示軌儀，蜀風和易，各私所私，公莅以公秋毫，莫欺有功，必賞，雖仇弗遺，有罪必罰，雖親不疑，法不盡用，惟仁是依，伏罪輸誠，貸則有辭，蜀在三國地小，兵羸如其不武，坐底陵夷，公用其衆，振起衰微，以攻為守，屢耀其師，南中六郡，懍懍莫羈，公服其心，聽我撫綏，三郡來降，進取遲遲，量力而動，不開禍機，謀人之國，託受孤兒，寧容僥倖，或致顛危，公之相蜀，動履道肥，馳驅至死，昭烈之知公，若在魏末，必逢時難，或見用焉，盡猷為不幸之中，有幸於茲，天不祚漢，置公一維，匪公之郵，惟世之咨，公歿千載，蜀有餘思，豈惟蜀人，古今共推名，參管蕭公論，莫移德聲，袞袞江漢，同馳求仁，得仁抑又何悲。

祭湯侍郎文

惟公以經術辭章之傑，早挹巍科，安恬靖退之風，沈抑下位，晚受知於聖主，亟擢副於臺端，論議持平，公忠有守，雖留中之不久，顧屬望以彌高，蜀道七年，使華三易。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卷十七

獨司大計，盡護諸軍，得將帥之歡心，宣朝廷之德意，蠲重賦者數百萬計，被陰功者五十餘州，睿澤既敷，民生寢裕，名還九列，入覲清光，嘉猷悉簡於淵衷，惠利益深於遠俗，遂登武部，旋貳民曹，公爾忘私，人固憂於盡瘁，哀哉不淑，天胡普於愍遺，用未究於長材，壽不充於厚德，中外憂時之士，孰不傷心，西南聞訃之人，舉皆隕涕，某頃由賤事，獲借餘光，言必同心，雅盡斷金之利器，非萬乘猥叨蟠木之容，未報殊知，忽悲陳迹，恨拘牽於薄宦，阻匍匐於高門，遠奠一觴，寓詞萬里，庶幾英爽鑒此哀誠。

永嘉到任謁諸廟文

吏以命絳，假守是邦，神以典祀，森衛此境，惟神與吏，皆食於民，厥職交修，是為無愧，某謹以視事之始，祗祓進見，所冀雨暘時若，時和歲豐，匪吏所能繫，神陰相。

軍城修造祭祀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尋斧斤，廣行剪伐，惟神典

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母生災癘毒蛇猛虎悉令蟠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

軍城修造祭諸廟文

軍庭縣宇使館城闈或嗣或襲悉將營繕工程既廣動鑿滋多禁忌之方不無干犯惟神鎮守此土勿震勿驚相是役人無絕筋無傷骨無阻風雨無生災癘落成之後當集縹黃各修其事以答神祝

軍治畢工謝諸廟文

頃為軍民載營廬舍工徒既集風雨是憂顧人力以無施叩神祠而有禱果蒙陰相借以晴和凡綿歷於五旬曾靡妨於一日役者無滯留之歎居人免暴露之災顯應若斯威靈愈著用陳薄薦少謝洪私

代處州路祭徽宗梓宮文

功就因山禮成改殯極駿奔於同軌悉孺慕於遺黎汾水神遊不返唐堯之駕稽山上下永安夏禹之藏懷舊德以淪心感餘民而灑血龍輻所屆想笳鼓以如聞僊

馭已除痛衣冠之永闕臣遠分符竹阻造園陵式修饋奠之誠恭致攀號之戀

代孫尚書祭席參政母太夫人文

惟夫人容德之美族姓之華早以嘉耦來壻大家輔佐君子蔚為名卿和鳴之慶垂於後昆篤生賢子致位承輔入相出將允文允武經如方進為世儒宗夫人之訓翟母同風治如不疑嚴而不殘夫人之訓雋母比寬莫榮於妻莫尊於母再世顯光孰與為偶養極萬鍾享茲永年孰如夫人五福純全始終哀榮舉無與比嗚呼清芬永光女史丹旒之東執紼靡遑遠寓一奠我心悲傷

雜文

弔成安君文

司馬遷班固皆稱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遂死於泚上嘉餘爭於強秦之末列於羣雄之間而服儒守道以至於敗為文以傷之曰事成敗之不足以論人

兮要夷考其平生君雖身滅而國亡兮不害為曠世之
豪英方六國之為秦兮狙詐習而成風申商為賢兮孫
吳為宗焚書阮士兮豪俠斬刈而無所容君儒服而皇
皇兮埃雲霧而龍蟄以匹夫而竄伏兮秦皇帝至為之
側席逮陳吳之蠱起兮劉項立而虎爭戰勝為雄兮弱
者為烹節制不用兮謀詐肆行君獨漚然於其間兮指
仁義以為兵志大者固難就兮所立已可尚存趙支邯
兮走張耳而距項為弱歇之伊周兮處一隅而倔彊異

夫世俗之腐儒兮止空言而無狀廣武稱其百勝兮知
平日之非石臧諒守道之太篤兮遂一敗而至於亡豈
千慮之一失兮亦聖賢之所常在竊劉之中間紛人傑
之不可數鹿終死於龍顏兮餘相繼而誅虜三田更王
而更收兮籍軀裂而為五信約屢降亦不免兮韓彭詐
於兒女彼豈仁義之致然兮亦終膏於砧斧蓋天方舉
六合而授漢兮雖蚩尤其何補要同歸於一死兮惟夫
子為得其所處昔宋襄竊名於二毛兮吞尼父猶歎咨

况夫子之凜凜兮宜千古而餘悲

留窮文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欬然
俱至衣裳藍縷容色枯悴臂肩拳脊反耳昂鼻行步樞
僂僅有聲氣咿嚶而言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
與子遊今三十年子在孩提我矜我憐及子稍長戲遊
踰躑子能讀書佐子精研艱難辛苦不爾棄捐望爾有
成報我周旋事乃大謬百無一然子年日長子窮日熾

流離困阨無復生意半生應舉無所識拔易耨深耕種
而不刈偶得一官日望其祿不才無庸所向墻谷纓冠
束髮號稱曰儒不獲其利苟得有餘人皆為之爾獨不
屑朝不及夕期彼歲月爾子爾妻仰爾以豐吟飢呻寒
我耳為聾人皆愉愉爾獨悶悶使我見子無疾而病凡
子之窮不可殫論有目未覩有耳未聞釀酒成醢炊飯
成糜投鼠中器誤刀斷機賣漿遇寒曝麥逢雨渡水覆
舟執爨焚宇不惟自窮而更及旁逢子者困見子者殃

洞庭之波淼瀰無垠子渴欲飲九淵生塵太倉之粟川
停岳峙子飢取食百萬掃地我以窮故依人而行子窮
若此我何賴焉逝將去汝豈無他人結侶貪飢締交錢
神肉食錦衣以終餘齡安能百年與子長勤念子久遊
不忍無言一告而別子其勉旃王子於是駭然莫測默
然內愧徐抽其端緩頰以對吾讀韓子久聞爾名謂子
有知庶幾神靈子則不然憎貧棄舊我不爾驅爾顧我
咎凡人之生各有定分貴賤窮達造物所命天生我窮
令與子儔命寶為之汝安歸尤物極必反否泰相繆吾
窮久矣庶其有瘳子姑少安豈無報酬何遽戚戚於我
而不留也富者則慕貧者則去被此名也人誰汝顧子
其改圖毋苦倉遠窮鬼聞此顧嗟流涕且悲且慚釋憾
相謂人皆送我爾獨不棄命也奈何况此厚意永為金
石有死無替

福唐解試告諭舉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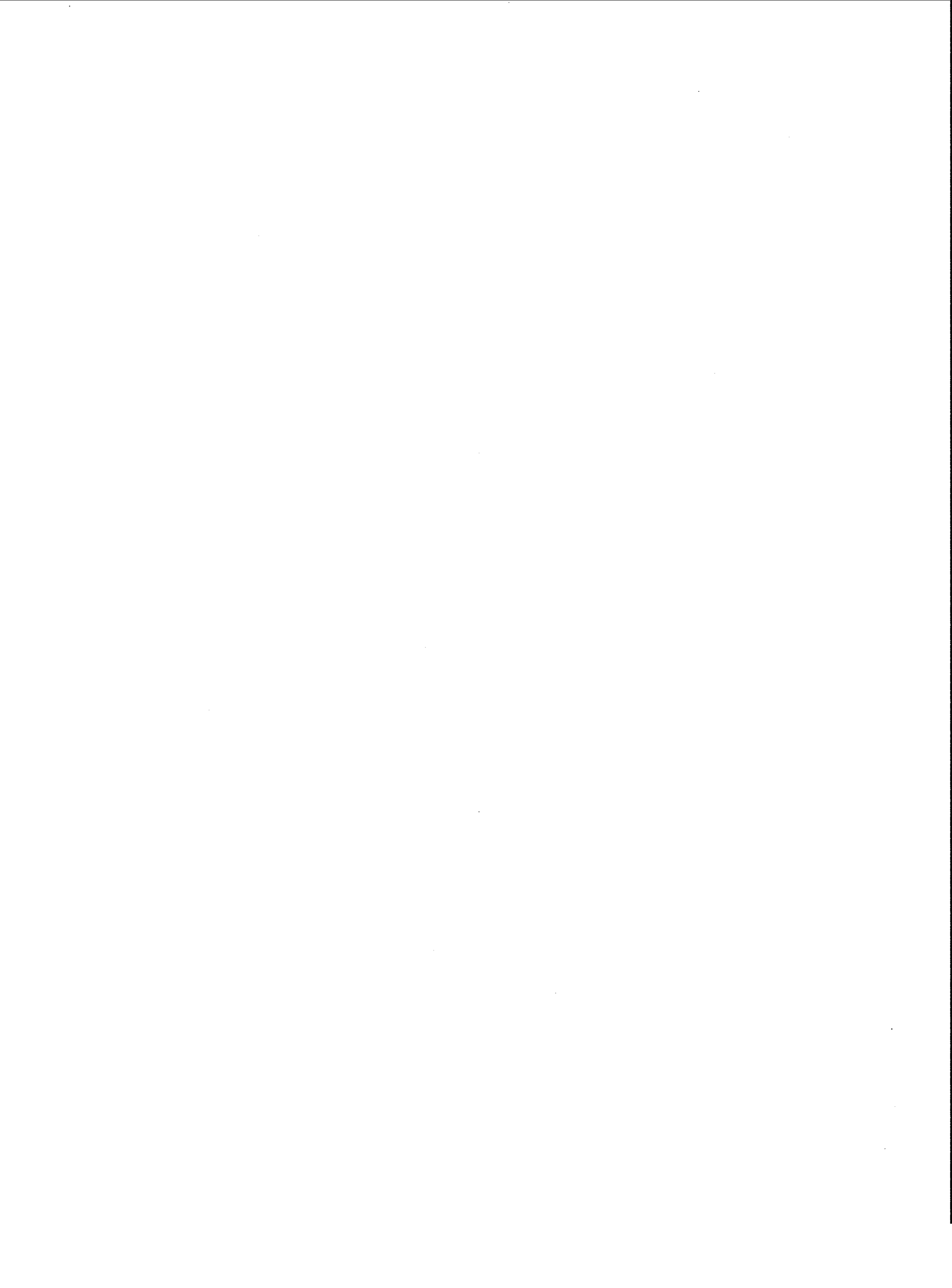
福唐今年秋賦投家狀於有司者萬有七千人鄉舉之

衆天下莫比亦閩中昔日之所未有也可謂威哉前榜
自大魁而下聯甲科者五人與臚唱者六七十人國家
於此邦人士誠無負矣本州仰體朝廷之意以科舉為
重事開斥貢院編排坐次增添內外執事之人種種如
法州郡於此邦舉子亦不苟矣諸君盍澡身厲行思稱
賓興父兄戒其子弟長老訓其後生朋友之間更相勸
約咸趨禮義盡革蠶浮母怙衆以作非毋自輕而取侮
絕博塞之戲息錐刀之爭出于里巷之間必有矜持

之邑衆庶歸重儒服自尊凡所觀瞻孰不起敬士風如
此顧不美歟或有不靖之徒多士宜共疾之歲律三更
科詔一下賢材待時藏器指日奮身豈容猖狂以致顛
沛且大開選舉精考藝能乃功名富貴所由之途非兇
暴豪強與爭之地正使捷如慶忌勇若孟賁何取於翰
墨之場乎一犯嚴科即罹公法與夫鹿鳴開燕黃堂享
勸駕之儀豹變還鄉綠袂耀觀光之寵者榮華繆辱烏
可同日道哉又凋步既騰亨衢甚坦稽古所獲奚止於

斯夫以萬七千人羣萃於此其間瑣碎寧無短長在於
寬和無事闔畧三日借路豈責其全一忿忘身雖悔無
及將來引試切忌撓先題目出於有司必待舉人盡入
何須競進以冒隘途雖少遷延未淹畧刻遠於蹂踐方
免憂危宅心既寧下筆孰潔至如案設既定尺寸有分
移徙亂行擾動實衆我欲自使人將謂何嗚呼在醜不
爭先聖之格言畏威如疾前賢之明戒凡我應書之衆
勿屑細故以遠大期鴻鵠秋天一飛萬里安可量也惟

諸君勉之故茲告諭各請知悉



雲山莊集

劉逢琛著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 別集類

雲莊集五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曾協撰協字同季南豐人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據傅伯壽所作集序知為曾肇之孫曾種之子而所叙仕履但曰官零陵太守不及其詳且宋無零陵郡亦無太守之名殊非實事今以集中詩文考之知紹興中舉進士不第以世貧得官初為長興丞遷嶽縣丞繼為鎮江通判遷臨安通判乾道癸巳權知永州事以卒伯壽所云蓋以古地名與古官名假借用之文人

雲莊集總目

豫章叢書

換字之陋習耳伯壽又稱慶元庚申協沒己二十八年其子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炎輯其文為二十通考劉禹錫作柳宗元集序稱一卷為一通則原集蓋二十卷今傳於世者惟詠芭蕉一詩僅見陳景沂全芳備祖中他不概見則其亡已久矣今摺拾永樂大典所載以類編次尙得五卷又得傅伯壽序一篇亦併錄入序稱其古詩多效選體然合諸作觀之大抵源出蘇軾陳與義故同沈正卿作伏池石詩用軾韻陳晞賢過零陵贈詩亦用與義韻而絕不及於他

家知其唱和講求在二家舊格也雜文頗雅飭有法資對一賦為集中巨篇語特偉麗而大旨以安享太平為渾穆之王風以恢復中原為戰爭之霸術誇大其詞以文偏安之陋曲學阿世持論殊乖姑以文采錄之從昭明文選不廢劇秦美新之例讀其文者分別觀之可矣

雲莊集總目

二

雲莊集故零陵太守曾公所作也公家世以儒顯至南豐先生遂以經術文章名天下學者宗之以繼唐韓文公本朝歐陽文忠公時文肅文昭公同以才學進兄弟鼎峙於朝文肅公位至宰相佐朝初政文昭公出入三朝終始全節號爲名臣其所更踐多翰墨之職今其文具在典雅溫純蓋與南豐先生真鴈行也公文昭公之孫龍舒太守諱纁之子也文昭晚罹鈞黨之禍龍舒公力奮于學既踐世科官曲臺矣中道而殞龍溪翰林汪公嘗歎其文若川增條達莫見其止及誌其墓以簡古目之公五歲而孤太夫人

雲莊集序

豫章叢書

強氏故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賢而明智親授以經而督之學公穎悟異凡兒少長益駿發每讀書五行俱下日記數千言文昭公家多書已而燬于兵家貧無以市一閱于肆終身不忘遂博通六籍諸史傳記百家之言少從人假春秋左氏傳未兼旬歸之人訝其速公曰已習矣摘而問之口誦如注水終卷乃已嘗憩臨安孤山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卽歸寫以示客客往覆之不差一字時人驚服以爲王氏之仲任仲宣延氏之叔堅不過是也年未弱冠試于國子監哀然

爲舉首已而不利於春官乃去從博學宏詞舉有司異其文將以名聞於中書矣奪于異議而止公遂絕意科目然嗜書愈篤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爲文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者徐而繹之雖積功精思者不逮也公卒之二十八年公之子今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昺輯公之文爲二十通面以授伯壽曰先人生平爲文甚多然未嘗屬藁以故多所遺軼不肖之孤纂集論次僅僅是耳願少序以行諸遠伯壽辭不獲命退發公文而讀之彌日不厭嘆曰夫文章之作古病其難其所以難者何也蓋材之稟于天者其警敏不可以強而能而學之傳于家者其源流又貴于遠且深也世之豪俊之士博聞強識一覽無遺材非不警且敏也然家之所傳無源流之學徒鑿其意而爲之則矜能騁怪或至于畔棄繩尺矣文章之家重規疊矩奕葉相承源非不深且遠然天之所稟無警敏之才獨勤其業而守之則罷精鉢心或不免於沿蹈故常矣傳之論吏道者曰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記之論百工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嗚呼吏俗務工末技也然猶有材而守亦以世況于文乎公之聰明該博踔絕流輩而鴻業宗

雲莊集序

二

工代起相襲心通性解目濡耳染其于文也是惟無
作作則追美於前垂聲于後必矣故其古詩則興寄
淵邈詞旨超邁多效選體爲之唐律則務造平淡間
出清新比事賡韻精詣妥帖至表章賡啟則又繁約
適中鋪陳有叙撫古語而加剪裁之功造新句而遺
斧鑿之痕他文亦皆類是蓋深有文昭之遺風焉廉
靜樂道恬于勢利仕三十年僅至二千石而終曾不
獲以詩鳴國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詞命位不配德
時共惜之今敷文公擢隆興元年進士第入爲尙書
郎俱有聲績謙厚明敬天子方嚮用之然則繼文昭

雲莊集序

三

兄弟之業而使公無九泉之憾者將于是乎在傳曰
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其是之謂矣公諱協字同季雲
莊蓋公自號云慶元庚申八月朔檄猷閣學士太中
大夫知建寧軍府河陽傅伯壽序

雲莊集目錄

卷一

賦二首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卷二

七言律詩六十六首

五言絕句十六首

七言絕句六十五首

雲莊集目錄

一

豫章叢書

詞十四首

卷三

表四首

啟二十五首

卷四

銘一首

辯一首

書三首

序一首

記五首

書後五首

卷五

狀三首

事迹一首

雲莊集目錄

二

雲莊集目錄

賦

寶對賦

宋 曾琦 撰

漫生伏於衡茅之下詠康衢之歌誦廣載之章想唐虞之光明欣吾身之親當寶有引吭軒眉揚袂闊步而前者曰古之興王必有武事以震疊海內治金伐石昭示萬代發成畫運多算賦寇虐搏強悍定紛爭弭禍亂如雷霆作而物始萌氛祲清而日將旦方其整師而鼓之連龍蛇翼鵝鸕兼老弱起庸懦壯士斷

雲莊集卷一

一 豫章叢書

髮勇夫扼腕旌旃旗幟鞞鞞幹翁赫名霍燦爛炳煥猿驚雁落雲合星散及其介馬而馳之莫不魂褫魄奪拳物喘汗側匿鼠扶周章鳥竄脯尸而食薪骸以爨然後俘寶玉以告廟社築鯨鯢而為京觀夫無敵而不推又何寇之可玩商頌猗那周歌江漢退之述下蜀之艱宗元紀平淮之斷雖先後之遠絕悉同條而共貫維聖代之闕如無乃起後之永嘆漫生曰噫予所謂志其小而遺其大聞其利而不見其害壯武威之遐暨而不知文德之遠屆憤敵國之俱立而不知王者之無外吾將反腐鼠之器而飽子以大鯨

之繪放咬哇之音而饗子以九秋之天籟寶日唯唯生日厥初生民浩浩其多林林而羣雖形萬之不同俱一氣之網緼聖人爰興絕類離倫配天地以合德撫萬物而為君子焉其親臣焉其隣翁如其來臻如獸之馴而鳥之賓疾癢抑搔天下一身敷文德而舞干羽又何有逆命之苗民逮夫中衰世道多變濩有慚德武未盡善追盛制之莫及矜善師之不戰豈威略之不足惡得名之至賤降及秦漢蜂聚蟻鬪微哉渺乎無足為見也若夫勒卒萬旅出車千輛勞徒眾于絕域逞雄心于一餉繚繞重湖間關疊嶂履稟稚

雲莊集卷一

二

耄星馳丁壯風勁路永天淒野曠既噉泣以相送復望轅而悽愴則或馬負金勒弓間錦鞞悵暴骨之何所撫遊魂而偽奔天下之人既夕得哺當寒未纒輟衣食之所資足軍須於塞上曾分攘之幾時已持兵而相向霜積鋒刃星橫鎧仗肉飮野草血殷川浪係赤子以為俘迺矜功而獻狀殺不辜其幾何夫焉取乎霸王方今會聖賢詩明良整地軸正天綱推不忍之良心勉力行之方強瞻上天之高疑臨下之茫茫持誠意以上格如握券而責償信王者之孔易甚反掌之與探囊濯煥喝起仆僵涼乎清風驥乎康莊

卽危爲安以弱爲強無調發之雜擾儼不改其故常
會延目之未瞬四海欣其樂康暮收伏匿蚩尤遁藏
墮機槍于九天而招搖澹其不芒夫其閒暇也考制
度修憲章制旌旗陳興裳法度著禮樂彰輯瑞三朝
升煙一陽千畝之甸九筵之堂賓太一于閒館謹燕
禩而祈禳考鼓叩鐘玉帛低昂搜簡編集縑緗施丹
青刊琳琅泮泮鏗鏘焜燿焜煌聚畫史而繪事莫克
象日月之光茲所以輶夏轅商磅磚虞唐甄陶帝皇
垂永憲於萬祀掩成功于百王者也驩欣交通比屋
連堵人曳綺縠家儲稻粱更餉迭饋一肉五漿仁心

雲莊集卷一

三

所覃鳥魚勿傷秋秋踰踰圍洋洋如栖鄧林而樂
濠梁槎蘖自保喬木相望豈物微而類異懷報心而
不忘咸迴巧以出技將獻心以效祥日星雲霧之燦
麗羽毛草木之繁昌史不暇書府不能藏彼僊者禽
聿來壇塲不畜不畜廼積廼倉總瑞牒而歷選蓋創
見於未嘗彼溢銀于山躍魚在航者何足以方之其
爲士者則蔭以夏屋範以良師飽以梁肉訓以書詩
非正不談放遠怪奇教其內也則端亮廣肆靜專坦
夷貫穿悠遠搜抉細微道古驗今渙然不疑毀著擲
龜斯焉取斯文于外也則雅歌麗句不浮不枝虎豹

炳蔚珪璋陸離如斯之人鼓篋曳裾雲萃影隨放乎
四遠俗易風移窮山之陲野水之湄四無比隣歸然
茅茨莫不抑首竹帛絃歌自怡耳目端而志正無異
說以撓之其爲農者則力役不興年穀屢豐屏斥蠹
賊掃除螟螣人力不施十雨五風町畦綺錯渠脈相
通交灌牙澍蜿如游龍白露始降場圃獻工或黍或
稷或秬或種粳粳重重紛紛芃芃如霧散雲合之無
窮至若鳥獸四靈來同奉筭畫篋篝燈夜春暴賦弗
聞什一是供弛擔息肩有白叟黃童扶携笑歌以輸于
公如川之融如山之崇茫洋龍從歸視其家困廩旣

雲莊集卷一

四

充醜酒伐羔以娛歲終昔時服田畏秋之逢霜至草
衰肥馬勁弓汗邪滿車棄捐成功自兵革之不作含
哺鼓腹不自知其成翁其百工之事也各售其技以
安其生業有世守事無月更棟宇器用旣備旣成人
效侯伯家擬公卿里巷相聞斧斤之聲埴土伐石鑿
金屑瓊貴適用之爲先斥巧僞而勿營長子孫而不
遷何他藝之敢名其萬金之賈也乘車衣絲累累什
伯草行露宿交路阡陌或水而舟綿亘數澤張帆鼓
柁頃刻數驛尙不取于厚征何盜賊之敢迫今吾與
子廣意肆志泊乎安宅休乎樂地趨要道于百聖咏

金音于六藝室家載盜憂患不至履后土而戴皇天
庸可不知其所自也耶今子譽其所鄙笑拾其所餘
棄擬滄海于汙瀆濟泰山于一簣無乃顛躓頓踣傷
子之義語未畢賓曠目橋舌頓顛振臆進牘請書以
無忘吾君之德

植菊賦

舍問舍之未遂憇供佛之餘屋得閒地之函文遠莫
待于種木聊因既雨之澤植以未霜之菊尚吹始披
朝露新沐脫落塵空悅暢心目斯時也天地將塞歲
晏風積醜渤解以搖動覺鄧林而碎易洶洶薨薨柯

雲莊集卷一

五

改葉脫日將旦而起視慘喬木之無色族俯盼于孤
芳曾不磷堅而溜白瞻柔弱之自持美光彩之相射
彼羣妍之競春散紅紫之紛如廟慶賞之未已倏顛
沛于須臾乍烏合而烏散正比夫市人之與販夫况
白頭之如新約久要于束居何此華之挺持莫再莢
而猶初處顧盼之近地期香盡而色渝豈附蔓之膠
固卒自遠于泥塗當三徑之就荒取孤松以爲徒形
傳畫史之譜功載醫師之書還翠葆于槁頂滅空華
于清醴奉晨昏于甘旨欣壽母之顏朱故得英實騷
人之腹苗登天隨之案供南陽之汲飲入東籬之把

玩偉微物之異稟宜君子之屢觀命家僮以封植俾
木根之無患春茁兮秋芳永作幽人之伴

五言古詩

擬古六首

濯濯春月柳低映金張宅風光到飛絮枝頭少顏色
榮華豈不好歲晚負賞識堅貞自中心君看松與柏
幽窗射明月寂寞閒素琴朱絃不改調撫弄無好音
文衣襲絳綺明徽錙黃金君恩一朝異對此千恨深
憶昨初離別羞容不成歌長袖未曾舞塵埃生綺羅
君思一言足歲月豈在多澤國多悲風江湖易濤波

雲莊集卷一

六

遊于久行役歲晏今若何迢迢朱樓夜數起瞻明河
不如長江月素影常相過
迢迢千尺松下有綠髮龜流膏穿厚地配此凌雲姿
隱見雖若殊雪霜俱不移置身苟得地共保千歲期
孤峯巒嵯峨千古常峻峙下有迴環水流浪無定止
如何深遠意盡寄七絃裏妾意極高山君心甚流水
日月無時停飄忽成隆冬烟雲慘不舒暮雪凌颼風
永懷戰豕憂藉此衣褐重蟄蟲逐微煖地底度歲窮
飲啄却外物一氣常自充人貌肖天地不能保微躬

擬結客少年場

結客少年場定交杯酒間相傾在意氣握手出肺肝
蒼皇夜扣門然諾曾不難所至足賓客後乘車班班
鄩杜走馬歸百萬供一冷路人側目視仇家骨常寒
紅塵一箭飛大索喧長安可笑愚儒生相逢話辛酸

和唐使君拒古風二首

宦遊非所安舉足常徬徨官事似馬曹自謂真漫郎
尤慚上官前簪裳久低昂歸轍痛掃溉草木有幽香
但令眼中青不問眉間黃何期逢故侯一見心清涼
揚袂指鄉國矯翼西南翔危言氣崢嶸高懷涕淋漓
更憐凡草木欲置桃李場作詩借光輝此意寧可忘

雪莊集卷一

七

志士身許國夫豈慕高爵感慨九重恩領受千里託
安邊志獲就解印良亦樂厚祿棄千鍾壯氣橫六幕
造朝吐奇論投合期契鑰終焉謾喋喋遠意誰領畧
琳館返高卧鈴齋休畫諾擬尋一畝宮未辦千金橐
松楸已在眼阡陌想交錯迴頭長安日傾心比葵藿

送汪汝馮詔檄造朝

春風扇微和散入桃李場枯槁受披拂處處生輝光
有客事行役起柁凌官塘浮家入烟浪琴書架成行
旁有玉頰人妙指出官商主人志超俗心曾瑩琳琅
但使秋月明豈慮浮雲翔富貴恐不免賦子元有常

善保萬金璧毋遣輕毀傷豈無山徑踐徐步遵康莊

陳師顏獲玉兔甚奇邀予賦詩

晞顏名從古

一氣散萬有飛潛異形姿烏鵲自昔然羽翼不可移
穎也衣褐徒爛班迺其宜今茲獨何事皓皓涅不淄
毳毛玉雪如整整機上絲無乃真得僊傳載非詭辭
騎蟾入廣寒成此一段奇長生侶素娥不受塵土羈
祇應得得來隱見必其時往牒紀創見奕奕登瑞旗
退之號觸強雄誇見文詞君侯過人行精神動皇祇
屢供平反笑長詠南陔詩異物白來馴不起山林思
霜月照庭戶晴雲點塔堦致此非好玩於焉卜期頤

雲莊集卷一

八

上堂間起居秀色增兩眉

鄧器先北窗

今人競圖南朗朗百間屋夫子胡不然嚮晦一窗足
北窗吾亦愛嘗謂所樂獨豈知交游中昌歆或同欲
光澄窮永晝風遠宣三伏誦書音和平高卧夢清熟
吟詩與作賦未覺環堵蹙心安爾許寬六合寄一粟
間聽飛雨灑靜看游蜂觸一笑知莫逆排闥不待速
次韻李粹伯登鎮江倅廳富覽亭

粹伯名處全

酒餘共逍遙散步升高岡萬物困霜雪歲晏俱老蒼
江山一臨眺志欲凌入荒青霞儻見分誰能束冠裳

韓退之云乞君青
霞佩與我高頡頏

題李梓伯晦庵

大道有消息物理兼屈伸鳥匿定將擊龍蟄以存身
卷舒雖不同為用常相因老聃晞髮時忽然似非人
肢體尚可墮外物真埃塵信知猶龍姿涵養知幾春
寂寥千載下裔孫豈其倫磊落感意氣崢嶸富精神
迺以晦自居悠然返天真漁樵欲爭席鷗鳥行相親
形謀不可掩眉端已津津風雲一朝便垂天起潛鱗

王炎跋安吉丞廳真清軒和沈文伯韻炎跋名
伯名

長卿

雲莊集卷一

九

青山如君子臭味我族類向來傲官府正自惡俗吏
主人清且賢菽水無虛偽曾次壘滓盡端可消人意
軒窗自羅列猷此重疊翠公餘一隱几舉目窮幽事
昔為棊中寶妙語了同異孰堪畏棲遲勝境配高義
要從孺子濯不逐眾人醉吟哦坐書藁袖手太阿利
沈侯負能名二絕一言蔽聊同座右銘此詔君莫墜

江梅

北風號喬林萬象無容姿高標自有時正與沐雪宜
老幹盤石木疎花粲橫枝刻玉費天巧不為俗眼窺
託質在空谷清高終見知論功鼎鼐間枝頭予離離

蠟梅

小樹列仙質儵然道家裝雲帔掛淺絳銖衣曳微黃
清風一披拂芝蘭讓幽香老子專鼻觀此花正相當
就令困霜雪肯受泥塗傷題評得名字詩人惜輝光
雖無調鼎實不作時世粧

章季子攜所作樂府來以詩謝之

平生尚幽僻塵務百不省屢從松竹遊身閒愛官冷
何知事大繆窮日厭懶省抽身對佳客展倒冠不整
吏徒環顧人為我忍俄頃忽忽上馬揖語略意已領
新詩滿懷袖璀璨吐光景歸來坐明月萬象入清境

雲莊集卷一

十

風林起鶯鶯閒窗散花影吟哦不成寐盡此良夜永
題大兒新安官舍三樂齋

吾先聖人徒游夏同淵源孝友與忠信入道先本根
下視晉楚富商歌滿乾坤一唯了萬事似軻繼師尊
至今百世後家法要不煩近數高曾來潔身等瑛璠
當時天下士白首稱曾門陳後山自謂
曾門一老世掇太常第
自致冕與軒養祿到北堂孝哉無間言猶悲鯉庭空
遺恨終自吞至我壯無成浪使歲月奔文科始不嗣
媿此朱兩轡輟汝念祖烈先登倡諸孫寂寥四十載
重拜雨露恩吾年獨天假將離見飛颺颯顏老幸一

洗積德慚九原三年作尉歸橫經處侯藩孤城山水
稠草木霜不蕃官閒身無事舊書可重繙故職在六
經緒業勤講論避堂舍翁媪齒在髮未髡不憂俸酸
寒羅列奉晨殮公費沸絃誦私室合簾垣氣完萬物
輕始驗中所存結屋將樂此不換鐘鼓喧愛汝此樂
地老蒼離童昏朱金了無慕况迺絜綺繁真趣出自
然盜盎如春溫名齋憐汝志可使薄俗敦此樂吾家
無詩之勸仍昆

飲沈氏園得僻字

會心足勝侶暇日訪春色慵尋剡溪榜厭曳永嘉屐

雲莊集卷一

十一

名園可徘徊勝概在咫尺峰巒起平地村落墮城壁
梅橫前嶺峻柳列長堤直最愛臨水亭欲背依山石
沉沉想潛鱗錚錚聽仙奕初無杖屨勞具享山林適
一尊供笑語四座列豪逸規摹西洛舊髣髴香山會
是日會者九人愛酒太白狂耽詩少陵僻始靜姑縱談中喧
或爭席殘鐘咽林際新月掛簷隙飲散興未厭人歸
境愈寂何必計昔游虛空了無迹

送鄧器先赴羅田尉五首

我始來相居談公口瀾翻平生驚人句筆力正始間
古人不可作因召見班班攫然起懦庸裘裳撼詩闕

吾鄉近江西流傳半天下夢爲故國遊流涕指丘社
漂萍偶同止風力巧相借感君聲氣似剪燭對清夜
之子抱意器彈冠始茲年邑人望風度夫豈南昌仙
樂土風俗淳吠犬申且眠弓刀無可試班衣日蹶蹶
古郡有奇觀祖祖燈相傳子來後往哲青山古依然
紛紛簿領中深觀常安然但使內外盡飢餐困須眠
君齒餘四十見推十年兄驚呼昔安在相逢太晚生
坐語未及盡風帆忽遐征願君懷此都吾廬始經營

送趙德莊右司赴江東漕八首

德莊名彦端

雲莊集卷一

十二

歲晚收其實落落堅且久澹然松桂質不爲霜雪朽
軒蓋事朝謁閭闔方晨趨霜露懷松楸慨然賦歸歎
確志感清哀載以使者車往宣問事條勿但安田廬
正色立公府嘉謀贊嚴廊材華動人主咫尺鴛鴦行
掉頭不肯住清宵夢滄浪丈夫貴勇決養此百鍊剛
行邁未爲遠兩州東西都中天做華鬪魚鑰黃金鋪
山川巖形勢貔貅凜戈及正須埋輪手先聲震江吳
建業一都會由來帝王畿曠哉懷古心陳迹猶依依
當年王謝家青紫滿烏衣萬事一邱土簡策徒是非
飽學兼內外超然悟空無是身任東西乾坤一蓬廬

目前謾紛紜一致總萬殊良欲行世間不效山澤癯
鄉來遠門牆引睇想光輝宦游偶相值間關得因依
都門送星輅依然寸心遠勿爲賈胡留速書季子歸
我公廟廟姿當爲濟時霖生材必有用應物初無心
異時百僚上金貂耀華簪富貴恐不免易退其自今

賦趙有翼仇池石次沈正卿用蘇翰林韻有翼名清臣

貪夫居奇貨什襲蕙結綠甯知十五城不救下和足
豈如嗜石人邱壑在胷腹不知連城價但賞數峰蹙
長公仙去後胡馬遂南牧尤物落何許心知委溝瀆

雲莊集卷一

十三

何期超世賢愛石不愛玉夜半負之走包裏隨窺伏
一朝返窗几時清端可卜李虎初平羊案上紛相逐
崢嶸幸無恙不問牛馬谷趙侯天機異閱世輕嗜欲
好奇興嗜利達觀均一曲正恐便棄置就賞君宜速

送趙有翼適守吳興

江南雨無時桃李迹已陳有客念江湖別乘陪朱輪
明德先九族恩殊在廷臣惟公眞龍種眉宇猶津津
不受膏梁昏辭章動楓宸合著玉笋班冠冕朝大昕
去丞股肱郡要此骨肉親蕭蕭雪水鄉溪山繞城闌
空光纈紋亂倒影圖畫新金石富文墨烟波多隱淪

坐想賢使君迎笑均憑茵席間荀陳俱會此主與賓
陳榻對清夜潘輿行暮春在頰愛爽氣揮毫詠風蘋
遠近入品題蒼翠生精神我忘鷗鳥盟低徊踐香塵
因子動歸興詰旦車當中

七言古詩

寄題蘭陵郡齋梅露堂

蘭陵爲郡更齊梁地望卓犖聞四方清班詵詵儲材
良相踵往佩太守章憲公遺愛初未忘當時瑞露今
名堂于茲遼遼幾星霜此邦復得尙書郎政似古人
天降祥揭榜華蓋遙相望使君燕寢東西廂嶺梅林

雲莊集卷一

十四

林分兩傍春事已退墮渺茫調羹有實升廟廊葉間
奇葩忽芬芳縹白異香狀中有香幾續千葉成花房
天公好善善必彰故出瑞物非其常此花顏色見未
嘗浴以沆瀣宵瀼瀼炯如瓊珠綴琳琅蜂房劉蜜蔗
流漿邦人歡呼走且僵我公中心念丁黃撫摩凋瘵
還耕桑天錫嘉瑞不肯當盡掇鉅美歸聖皇公豈我
留返鵬行但有盛事存甘棠

送趙有翼監丞造朝供職

君侯昂然百夫雄近之和氣如春風揚眉高論多折
衷衆人檢祗稱名通發爲詩章燦璧珠氣毫筆健敏

且工口舌欲使十手供春雲容與朝霞烘肯如空階
號秋蟲稿項巖穴甘老窮是將織文裊袞龍潤色造
化分天功奏之清廟流笙鏞宜使正笏趨槐楓發舒
平生學古曾時吐奇論驚羣公久矣高門映衰宗金
蘭投一諸翁我嘗聯曹愧允庸竭蹶道上昔所同
朔雪撲面花蒙茸六龍先路如雲從重來苕溪奉從
容好若膠漆始且終先後唱和如歌鐘召還清班朝
九重我將殿居治中他時涉筆朱墨叢已見矯翼
凌長空一笑道舊雙頰紅

次翁士秀喜雪長詠士秀名擢

雲莊集卷一

五

陰陽持權或贏縮運氣循環更剝復忽驚寒凜襲重
夢元是祥雲散平陸登山不覺屐齒折索酒仍催葛
巾漉蕭條貧居馬爲二瑟縮凍坐龜藏六揮毫漫詫
句中眼對案常逢食無肉未謀南畝五百弓浪說朱
輪三十輻且欣膏潤入郊原爲拯黔黎出溝瀆敢將
固陋測帝心槩想生靈皆子育將春欲放草木葉成
歲先須天地肅伊余平生貪靜勝有此一厘從穆卜
應憐此地久憔悴端向吾廬增煜煜巧隨高下綴琪
樹任逐橫斜落雲屋塵緣頓覺一羽輕詩句但驚翻
水速坐令歡意盪愁思仍遣時寒破常煥嵇康醉狀

聳危石衛玠羸姿立修竹排來一一盡連壁環立詵
詵皆冠玉晚風徐韻仍佩環枯木無心亦冠服曉連
青女增粲粲夜映金波兼穆穆遮藏春色失爛斑漏
泄梅花有芬馥掀髯一笑萬事空細讀君詩倒醺醪

次韻翁士秀雪再作

尙記東郊千頃白夜不聞聲曉盈尺飄洒速若赴敵
兵密陣橫空誰督責且從膏澤落田疇不厭寒威凌
枕席榻來重見凍雲凝似欲飛花襲遺跡起尋藜杖
行東臯麥隴芊芊淨搖碧平生殷雷轉空腸此日准
擬千倉積老農甚喜天破慳尊酒相携慰疲劇土膏
滲漉入鋤犁丁甯孫子耕須力勸農使君軟語多莫
待官傭費鞭策人言回天古所難坐變樂歲須臾間
大夫行志自有所會作一朝黃鵠舉

和裘父姪季狸竹夫人歌

我家門戶瀟洒侯涓川千畝封君儔自應秀氣到兒
女骨格凜凜含清秋向來玉立踰輪道已解使人除
熱惱事君惟取冰雪清豈是與君相媚好人生用捨
元有時秋堂掛壁何足悲不是短檠長棄置會與夏
簟還相宜

周知和以蘇陳倡和韻賦水仙江梅蠟梅三種

雲莊集卷一

十六

花謹次韻知和名

天工著意初放花三英凜凜真一家鑊冰點酥更團
蠟始信功深解生物臨風卻嘆心自知繁兮繁兮哦
立詩幾年刻玉但成葉一笑真同長康絕得非仙種
來神山爲伴老子終朝眠歲寒得友不忍去且對眾
香勤覓句鼎分風月俱可人如陳寶劉人所君三君事見
漢詩場戰罷散干越盡掃色塵歌一鉢

周知和李粹伯一再和鉢字韻詩益工勉繼元韻

道人鍾情獨此花封植絕類富貴家毋令攀折強封

雲莊集卷一

十七

蠟精神頓減非生物五陵少年那得知驅使造花須
新詩春工未遍裁雲葉但賦貢金品皆絕公家甥舅
如玉山清夜秉燭愁花眠一朝奉節公馳去及豐陽
關斷腸句誰專此花蔣徑人公自無愧面觀君來詩
聲調轉清越謬對霜鐘扣銅鉢

次韻翁士秀病起

一問何闊昔未有擬遺蒼頭問安否果然示疾毗耶
城靜看醫方出吾肘平生豪氣干青雲客疾來侵豈
能久已知筋力却几杖復見精神照窗牖花時倏忽
風雨過無語酬春愧顏厚管城端復束高閣公不自

倡誰爲首俄驚肆筆出大篇聊示作家三昧手我今
方覺疾病嬰豈是同生直傷九翁與余同歲生鏡中華髮略
相似材具超人定非偶公今濶步躡中朝顧我一麾
方出守如何江湖大國楚笑謂曹鄴言地醜似矜斷
木欲青黃寧有長松生培塿

五言律詩

暮春雜詠八首

曲徑穿深樾支流旁小亭鳥將雲共遠天與樹俱青
水色清堪撥風聲靜可聽壁間餘地在落筆記曾經
蓮沼瓊瑤墮庭錦綉張靜聞人語好閒愛水風涼

雲莊集卷一

十八

藜杖休行樂蒲團且坐忘沙禽相識慣趨避近胡床
晝永常支枕賓來旋整冠日篩槐影細風撼竹聲乾
壤沃耘耕少人間賦斂寬近知田舍樂不記昔爲官
客路清溪好人家綠樹間淒涼何縣雨想像別州山
馴雀飛還下遊魚去自還兒曹了官事天地一身閒
目斷江頭樹襟披海上風荷鋤偕婦子擲釣共兒童
晚篠關心碧秋蓮滿意紅歌聲何處起舞手爲年豐
信使頻驅傳元戎罷枕戈蒹葭隨處有禾稼望中多
寓客時吳語豐年牛楚歌泰然真樂土誰爲挽天河
楚甸三千里旌麾列大邦渺瀰連沃野隱轡抱長江

此際藩王室何人擁將幢向來稱下邑國士有無雙
隔岸連平野鄰家背短城海風無日息楚水照人清
有子能干祿全家可代耕飯餘無一事更覺勝平生

蓬戶

野客何爲戶編非茅卽蓬松堅難闔關竹瘦設牢籠
疎密殊無準簷織任不同我常知善閉寧向此矜功

王叔武示忠州張使君德遠近詩次韻三首武叔

名

垂紳立朝著智略勝吾丘列戟分名郡兒童說細侯
卷舒誰呈礙中外且嬉遊聞說淮南守天邊又拜州

雲莊集卷一

九

妙理居言外高懷見酒邊無心千里奉有意一燈傳
柏樹誰能指虛空莫問年爐香聊閉閣何處覓心田
安心今得法問道舊名庵雅致追龐老高風數泐潭
遠公容入社彌勒本同龕詩語邦人道叢林始罷參

倪文舉寺簿挽詩三首文舉

盛德逾人遠高談造理深保身元有道應世了無心
別日更寒暑交情隔古今紙窗風雪夜猶記掉頭吟
學植春同富詞源海樣寬細聽朝士說宜著侍臣冠
泉壤歸何遠容臺席未安蒼旻如可問不遺淚河乾
水國相從日文場並進時鴛材元有限逸駕自難追

方指青雲路俄聞確露詩鵬程千萬里却付稱家兒

和韓子文子文名

寄迹驚殊縣論詩得勝流更容參往返不恨此淹留
絕唱終三疊長謠擬四愁同遊有陶謝莫賦仲宣樓

雲莊集卷一

二十

雲莊集卷一終

七言律詩

宋曾協撰

送李秀叔吏部拜命赴闕二首

此地詳聞月旦評精神英發氣和平
胸蟠七澤波瀾潤骨闢九秋風
露清窮巷蕭條從我老半生懷抱向
君傾忽聞來促朝天騎應記當年曳履聲
君王念舊數星霜驛騎風馳詔濕黃閣步
入趨天北極舊班聯踐漢中郎好行素志
應須力穩上青雲不用忙異日相從話功
業知無愧色沮剛腸

雲莊集卷二

豫章叢書

李懋之壺中齋請賦詩名勤

山川吞盡一壺中未見先生芥帶胸
要識廣輪藏粟粒且將談笑舉針鋒
橋中載酒初無礙花裏行車足有容
何但大千歸眼界網塵從此現重重

次韻翁士秀見贈二首

以原積歲阻交情佳客常思置驛迎
花縣論心尊俎樂竹宮識面歲時驚
久知書作征南癖更覺詩同東野清
却歛囊錢真退舍君才屹立五言城
興來躡履便追隨共約乘風汗漫期
述作正須陶令手利名不上紫芝眉
名高似斗誰能挹量大如淵不

可窺老去故交今絕少高情傾蓋樂新知

再次前韻二首呈士秀

相逢此日勝平生不厭摺筇數送迎
樂地共欣三徑就詩壇仍見一軍驚
風飄柳線曾經染雪著梅梢分外清
光景喚人無計奈剝煩佳句破愁城
錦囊惠我句增奇賞會應須得子期
萬頃淵深連渤澥干尋巉刻對峨眉
心遊舊圃幾忘食家有名園不暇窺
誰報詩人春到了屋山應有候禽知

次韻汪汝馮見贈

身閒官冷巧相如草舍柴扉况並居
刮目尚為三日

雲莊集卷二

二

別論心真勝十年書屢煩折簡催羸馬
知有新粧出綺疏興發會須攜短策
要看風味慰逃虛

次趙有翼簡徐聖可元韻

聖可名行簡

已向幽居賦晚晴欲經絕壁訪神清
不憂五柳荒松菊敢嘆三閭帶杜蘅
媿無風月三千首賴有絲桐一再行
誰似孔庭能父子繼揮高韻思如傾

喜晴

詩翁高興動新晴未踏湖山句已清
領略風光初入眼指麾泉石欲盱衡
屢傳繡展方圖舊應有鋒車便趣行
莫向蒼溪戀行樂葵心元向太陽傾

李粹伯對月見懷次韻

初收雨脚萬絲懸妙手誰人補漏天佳月素華迷夜
旦好詩餘味滿中邊佛書吾說如徘徊無奈謝希逸
勤勤總輸邊孝先見說百篇酬一斗高門重見酒中
仙

王叔武示和人雪詩次韻

天上瓊花次第吹且教微霰向塵飛玉柔重見嬌飛
燕鶴舞初疑老令威農事預知三徑樂釣舟遙憶五
湖歸夢迴陡覺衾裯薄應是迷空一尺圍
迴瞻一色暮雲垂癡雀相看凍不飛地闊爛銀窺佛

雲莊集卷二

三

界班連萬玉想天威輕明照日子山靜寒碧浮江一
棹歸見說孤吟清到骨知君不羨妓成圍

送薛士昭

邂逅江干得勝流襟懷冰玉氣橫秋相逢便及平生
事欲去知難苦死留殘漏寒燈催別酒淡雲微雨送
行舟虎頭自是封侯骨穩上青雲莫倦游

沈正卿示探梅詩次韻

數點微明已露奇解顏相見却先知携壺擬醉無窮
樹走馬來看第一枝照水意閒真我輩釀寒雲重正
花時自從親識春風面不信良工畫有詩

再次沈韻

獨將春信報天涯豈是無情定有知巧占歲寒憐韻
勝冥搜詩句媿儻枝松篁有約成三友桃李爭功彼
一時珍重休文三昧手畫回佳處入清詩

正卿借韻招同社候雨齊訪梅次韻

看梅常擬到參橫最愛微霜墮太清輕棹幽探煩結
約繁花亂點要晴明直須香裏同扶杖莫問尊前幾
舉觥誰向詩盟最先畝定知一坐自公傾

總司官錢董少卿

蚤聞天詔下江津元是君王自賞音濶步穩登霄漢

雲莊集卷二

四

路借留難副士民心緩歌共有留連意別酒休辭漱
灑斟三節踵來公去後空餘離恨一江深

謝翁子履子進惠詩二首子履名履之子進名升之

聯翩連壁扣柴荆剝啄初開倒履迎華袞借衰知不
稱曩珠入手見須驚長篇勢欲傾三峽古調聲堪被
四清聊遣世人知句法君家元有謝宣城

偶結茅茨一水湄便從佳士得心期可堪大老留青

眼更向諸郎識白眉驥足方求千里附豹文先許一

斑窺鶴鳴子和君家事此樂外人那得知

和韻謝鄭仲南惠詩二首仲南名案

毫端萬態關森嚴山比崇高粟比纖學博似應前輩
事才多真可萬人兼心傳家法書仍在腹有成章筆
未拈雄辯縱橫皆正論却羞季子向飛箱

腰組歸來且打乖闔廬纔可著吾儕可堪佳客尋衰
迹更著新詩起壯懷枉對青山記排闥好當紅葉詠
翻階一從悟得驚人句自悔枚皋賦似侏

謝翁子亨惠詩子亨名泰之

為愛高門足鳳麟恂恂濟濟燕雙親和聲自得壘篋
樂巧思爭裁錦繡新句裏直須希鮑謝客來今復見
荀陳要知家法傳無盡更到垂髫總過人

雲莊集卷二

五

謝蜀人侯召惠詩

我曾魂夢到西南翠碧相圍遠近山睡覺不知身許
遠神遊却悔便求還丙子歲夢至蜀道濃翠周匝可愛求還二字用列子化人事
國家舊數兩川最人物尤勝二漢間笑讀君詩生羽

翼便如舉目對孱顏

送向兄荆父帥維揚二首荆父名均

龍數頻頻色愈溫耐官丞相克家孫川原迤邐提封
闕旌森森殿上將尊心識古人風節似望知前輩典
刑存春風草綠長淮淨眼看頻流雨露恩

大父曾開刺史天固應陳迹尚依然那人却怪家風

在故老今推宅相賢仗鉞秉旄仍置使輕裘緩帶更
安邊須知此日分憂重更覺光榮掩後前

和陳晞顏春盡思歸二首

坐閱榮枯鳥過空青冥誰解指行蹤佛書如虛空鳥跡柳邊
初見鶯調舌樹底俄驚鹿養茸稱副閭身清晝永裝

添靜境綠陰濃官桃正倚東風醉也逐迴溝出九重
小白長紅幾番去聲飛清詩端為解愁圍莫貪藉草尋

幽事須念留花苦待歸意屬陳文杜酒正須常在手沈腰
元自不勝衣織成春恨無窮盡誰遣天孫不下機

夜飲枕流次日以詩記陳迹

雲莊集卷二

六

水軒幽會六人同李粹伯汪汝馮蔡清字王景文柴鵬舉與余六人

芒蠟炬紅浙浙好風天似水紛紛高論氣如虹罰籌
蟬起觴無算醉骨山頽榼屢空却坐胡牀看月上對
人樓殿有無中

再次枕流和王景文韻

乞得微官本為閒生憎簿領積如山鼎來佳客無陶
謝向後微言到孔顏飲將散諸丈談道安得朱紘起秋思預

愁清淚落陽關壯懷醉裏依然在不信蕭蕭兩鬢斑
昔先君子與司直兄相知文字間諸孤懸隔各

未相聞一旦衰父姪惠然見訪共道家庭舊好

撫今念昔慨然傷懷因成小詩呈裴父

傳案懸知臭味同許時蹤跡馬牛風莫誇今夕為何
夕不見吾翁對若翁道舊幾驚心欲折問年俱恨鬢
成蓬只應飽學非同謂滿篋新詩字字工

裴父見和復次韻

鄧質由來迥不同曾當巧匠運斤風肯過異縣尋癡
叔聊遣高談慰病翁骯髒吾甘老若嘗飛騰君合上
崑蓬祇今已恨成名晚好把文章問化工

和裴父見贈二首

平生傳業志詩書常恥朱門街綺襦作意交場旋閣

雲莊集卷二

七

筆強顏官路亦分符駸駸春意回平野憂憂籃輿入

畫圖但恐相思勞小阮想從烟際望重湖

鄉關重見慰餘年踉蹌迎門喜欲頽先遣好詩陳曲

折更搜餘論盡中邊尙勤藥石論臣佐莫向杯觴近

聖賢杜口不言窮達事知君客疾不難痊

俞義仲挽詩

適意平生水竹居雌黃在手爲藏書久看英子聲名
早常恐良朋過往疎方喜安輿迎綵袖忽驚平陌走
衣車青松翠栢新阡路常使行人淚滿裾

邵衮臣挽詩二首

衮臣名命仲

軒冕初期咳唾收一官白首歎淹留已嗟遊宦騫騰

晚遠遺功名取次休中壽不令周甲子遺編曾擬傳

春秋未應埋沒隨黃壤定作騎鯨汗漫遊

幼年青舊識東牀

衮臣王子雲司諫將

壯歲名喧翰墨場去去

里間推闡望向來士子誦文章半綿宿草悲春盡牢

落佳城怨夜長賴有集賢多故舊筆端三絕刻琳琅

寒食雨霽

亂雲將雨趁狂風掃溉氛埃瞬息中指點山川開淨
綠按行花草失欹紅槐榆改火年年事簫鼓迎神處
處同自是平生觀物化不因春去始知空

雲莊集卷二

八

湖山堂

自從幽處得官居不向良工覓畫圖青纒簾帷山極
望冷侵庭戶水平鋪漁歌應歷來天外帆影飛飛入
坐隅俸粟有餘公事少臥聽風雨落江湖

衛公堂二首

衛公精爽故依然陳迹淒涼不記年亭遠謾傳曾起
草樓高無復見籌邊新名初勒風煙上舊館都忘歲
月遷從此南徐矜勝槩美談留與後生傳

寥寥相望兩邦君冰雪襟懷錦繡文身見共誇新令

尹名高猶榜故將軍神交頓覺千年近心遠初無一

間分只有玄談探佛海坐傾端復掩前聞今太守鄭公窮探妙道與衛公小異耳

送張忠州使君八兄二首

邂逅江干不自期坐傾談屑看霏霏豈無清禁攜華地只得名城衣錦歸惜別定知雙鬢換問詩常恨寸心違目窮千里蒼茫際惟有檣鳥向北飛

東閣如公不挽留又飄征袖入西州四方謾說多奇士千騎纔教占上頭那得長繩繫去棹不堪淋雨助離愁長江自古常東注莫遣仙舟得泝流

題陳倬升卿芝草圖二首

雲莊集卷二

九

別駕陰功草木知一朝變化出神奇乍驚蕝蕘還同長更羨卿雲向下垂文采分明傳異狀畫圖次第記當時嘉祥創見輕千古信宿曾看十樣芝圖記云兩日之間十變其狀

高義從來蓋里閭枌榆社底得新居萱堂秀骨松蘿老蘭砌清才玉不如天產寶芝彰瑞應地靈妙相紀生初定知繼展調元手不負平生萬卷書

沈正卿重梅次韻

恰占春工一倍奇休言造化總無私香羅剪透因稠疊數玉裁成却附離愛玩枝頭無限思題評筆下若

為辭開時縱晚春猶早底事遊蜂便得知

和俞幾先喜雨二首幾先名長吉

萬人望歲正艱難坐對盤飧泚在顏沿沂漫談舟楫利圃畦未放桔槔閒歡呼甘雨今朝足準擬豐年舊觀還眼底塵氛掃除盡撲人空翠繞西山

自嘆官况局寒蟬已覺歸心決大川勿使山靈長謝容幸餘溪友舊忘年無心欲羨千鍾祿有意初謀二頃田雨足年豐無一事春蠶將老只思眠

和蔣子尚子尚名志祖

偶隨船趁上淮州忽見霜凝向此留屢指雲天談故

雲莊集卷二

十

國幾從煙水理歸舟自知客子驚殘熾賴有斯人破旅愁他日西牕剪銀燭巴山却話夢中遊

和上雅州見贈

懷人俄復幾春秋三舍相望見末由千騎前驅催首路九重側席納嘉謀茅茨至陋何堪顧蘋藻雖微尙可羞準擬掃除迎上客玉蕤陰底列旒籌謂除醶盛開

陳晞顏董漕湖南過零陵用簡齋韻見贈次韻

謝之又賦一篇述懷

竿到鍾王意有餘詩章高古過黃初班行未上論思地遠使聊宣寬大書乞與豐年均飽暖更申嚴令絕

侵漁肯迂使節存支郡咫尺猶嫌會面疎

平生志不在贏餘久擬揮毫賦遂初莫問倚牆空顛

石但令盈几足琴書幸存茅屋幽堪隱况有清溪近

可漁腹欲抽簪訪松菊要憑突兀看扶疎

都漕適至作詩慶次韻

邂逅江干倍艷然喜公強健過前年筆端電掃二千

字言下冰消十二絛傳業有人吾免矣擊鮮溷汝古

同然自今擬棄人間事總把傳家付阿圓

和李粹伯

萬事知公一髮輕尙憐花草喚愁生酒邊意氣來酣

雲莊集卷二

十一

戰筆下文章要主盟絕唱共驚神有助擅場將見敵

無爭總輸老子工藏拙飽食安眠百不營

寄題陳晞顏敦復齋

一入虛齋百慮沈箇中何待覓知音雪收未起龍蛇

蟄境靜初窺天地心五里霧中藏豹德九重淵底得

珠深自從占斷寬閒野寂寞虛空無古今

趙有翼招同社出遊次韻

總道無情却有情撩人幽事不勝清疑同驩僕從長

吉不遣橘奴竟李衡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卉後先宜

披行登覽不憂風雨迫揮戈須駐日西傾

諸公出遊有翼有詩和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

出以示余走筆繼韻

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

吸詞源聊看峽江流名高北斗誰能挹價重連城未

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校書中秘讓諸劉

有翼有詩督真率第二會次韻

滿眼春光處處山妨人行樂總多端絕憐立圃一步

地便勝香山八節灘莫放賞心閑裏過擬將物化靜

中觀未開桃李留春事可是芳苞不耐寒

送裘父姪還鄉二首

雲莊集卷二

十二

氣吐長虹一世豪尙憐花草助風騷正須重碧澆胃

次不遣輕霜上鬢毛浪說清時做東閣誰捐好語到

西曹江神却解歸魚與贖放潮頭百尺高

塵外高懷得自由便携琴鶴上歸舟露寒月白關心

夜山瘦江清滿意秋却背京城無眷戀去尋古迹有

遲留奚奴莫厭詩囊滿重紀山川爛漫遊

代常州請平江鄭侍郎

接壤西東似犬牙一時迎送使君車應憐壯歲棠陰

在未覺神京驛路賒飛觀憤看涼月挂層樓得見瑞

雲遮當筵莫訝五行速兩地春光作一家

代人上平江徐侍郎五首

秋到人間歛麴塵千門初見喬星長須知宇內風雲
合況是天邊雨露新盛德可容窺底蘊殊功端是見
經綸不應久袖安邦手運指從教轉大鈞
漢朝法從讓殿徐却數羣公總不如千載流芳傳竹
簡一言偃革見囊書由來東海傳高閣復見甘泉載
後車富貴功名兩相似崑邱元自產珊瑚
雙旌來白日華邊帝遣銜恩下九天骨澤已周家十
萬道途不歎驛三千封疆舊占江湖闊驪頌新從里
巷傳可是聖朝私此地教將和氣作豐年

雲莊集卷二

十三

魏峩冠冕聳精神好傍軒墀對紫宸一德擬推黃帝
英紀年還數絳人旬懸知紫詔馳三節肯使朱幡駐
兩輪聞說那畿稱壽處香雲低覆玉嶙峋
哦詩獻壽信知難門館材多不可攀敢曳長裾居客
左祗容濫吹列行間為陵便恐輕深谷若礪還應誓
泰山千載通明官殿裏常看冠珮壓清班

五言絕句

紫巖雜咏

飛瀑

欲作銀河落支笻仰面看會須雷電散已覺逼人寒

坳池

留煙

澱石

浙漚排火暑潏潏弄晚晴不知來遠近常作對床聲
送王炎弼赴山陽守以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
香為韻十首

雲莊集卷二

十四

公材如武庫劍槩方森森亦復擅風流坐纒正始行
詩成嘯諾餘謀出壺觴暇却整進賢冠麒麟要圖畫
公家西州烈武事冠方冊祖孫世有人要足三門戟
平生功名心不肯事酣宴向來話淮南山川眼中見
楚國尚勇力秉羽而甘寢雖無倒載名勝飲懷安鳩
疆事須長算朝家得寔能坐來籌萬勝心地自虛凝
復旦風雲合丹心日月明江神迴朗照霽色向來清
壺矢新油幕春蕪舊戰場候亭閒夜柝歸袖著天香
自聳千霄勢應憐望威心試將膚寸澤來作濟時霖

山雲

小山叢桂

暗綠團團樹浮蒼淺山不須吟些些幽韻已班班

七言絕句

題留煙亭

漠漠紫空漫不收只留此地占清幽雲煙本是無心

物亦為山人重挽留

題零陵郡治環翠亭

鈴索無聲訟牒稀雨餘四野競扶犁小亭獨坐心無

事滿地綠陰山鳥啼

醒心亭

雲莊集卷二

十五

主人誰與解春醒百斛香醪一小亭兀兀泠泠俱可

樂醒來還醉醉還醒

秋華渚

搖搖小渚秋初成遠意渾疑接洞庭準擬秋來看積

雪更和風雨醉時聽

睡足軒

落盡庭花日未西枝間栩栩定為誰遙知城市紛紛

際正是幽人睡足時

潔泉

絕愛泠然一盞淳肯教塵土犯清冷祗緣較德先生

似不為爭名陸羽經

清富菴

一衲纏身便有餘亂山深處卜幽居舉頭物物皆呈
露試問金多得似無

蒼筤林

可人濃翠護微黃寶樹森森自著行居士飯餘無二
事坐來還印寂然香

凝香逕

白葛烏紗一逕長心清草木自成香何須爐裏煙成
縷不用衣間紫作囊

雲莊集卷二

十六

野菊澗

泠泠清漲濯秋芳採擷堪供九日觴為乞曉餅真流
瀆不應眉壽獨南陽

遊菴畫溪序

春深欲至畫溪堆案相仍不果往四月十八
日舟行溪中已有後時之歎舟人見告往年
藤花甚盛今雖花時亦無幾矣蓋盡於斧斤

云感之為賦

春去無蹤綠滿堤空移棹過漣漪自驚朱墨抽身
晚不及青紅倒影時

晷畫溪頭事已空
桑條都逐運斤風
東君綠遍當時岸
只欠低垂照水紅

卷畫聲名遠
近知水光花影巧
相宜不知此去幾多
日重見爛斑似舊時

芭蕉

炎蒸誰解換清涼
扇影搖搖上竹牕
準擬小軒添睡美
夢成風雨夜翻江

西溪冬夜

並堤松柏與雲齊
月夜青山一望低
山鳥不驚人迹絕
步隨流水到前溪

雲莊集卷二

十七

偶作二首

身閒贏得閉齋房
不向塵中染色香
靜處試尋眞面目
光陰非短亦非長

世人言語盡君房
一班聯玉殿香
解識逍遙渾一
致水鳥非短鶴非長

和史侍郎遊澹巖韻六首

底歎茲巖省見稀
慣居故國看山圍
應緣此日慰岑
寂聊遣清詩爲發揮

瀟湘少駐便經年
自信孤忠莫問天
果爲冕旒勳注
想不容泉石得高眠

隱士洪崖可拍肩
尙留陳迹此山巔
祇應千古人在
存陵谷高深却變遷

九重溫詔下江邊
應覽甘泉舊奏篇
却背煙嵐理歸
棹曉猿夜鶴總淒然

我公得入如來室
心鏡常明不用磨
好倚懸崖結跌
坐任從來者問云何

眼看巖石千尋起
面對爐烟一縷輕
頓覺世緣無染
著箇中消息有誰明

督幾先畫

北固江山自有餘
不分清景到繩樞
憑君筆底眞三
昧幻出雲烟入坐隅

雲莊集卷二

十八

加陀問之

李粹伯命賦枕流已讀佳篇
不容著語戲書二

六尺玲瓏日日開
箇中那解著纖埃
主人無耳誰求
洗試問聲從何處來

水軒宴坐死灰同一息
呼號萬竅風縱有
溪流清似鏡不知何處洗
虛空

和剡宰二首

綠陰匝匝欲周阿
正午庭空雀可羅
更許瘦筇支病
骨玉山影裏聽絃歌

點數詩流一唯阿曾中星斗想森羅新篇莫浪傳紅粉堪與朱絃薦詠歌來詩云一時分付雪兒歌

月夜再和

月當亭午想纖阿擬逐香風到大羅急作新詩報天上更憑阿監一聲歌

和韓子文五首

密雲閣雨新春晴不放芒鞋取次行却坐蒲團政無賴好詩端爲破愁城

雪痕尙使石泉潤山色不堪煙雨昏見說樹頭春意動從頭花柳看村村

雲莊集卷二

十九

與君聯轡聽冬瓏下馬荀陳列座中南北東西鄉國異笑談天與一尊同

誰人解遣醉時醒始髮鳴禽第一聲似向幽人催蠟屐水邊沙際看春生

寒淺定知春已至意閒仍覺日初長已諧榮謝如空幻一室蕭然月坐忘

和翁士秀瑞香水仙二首

蝶遶蜂團碧玉叢紫羅囊小透香風自從鼻觀銷煩惱疑在維摩丈室中

正白深黃態自濃不將紅粉作華容却疑洛浦波心

見合向瑤臺月下逢

上平江徐侍郎十絕句

露華先遣麴塵收要產英豪莫九州織女棧迴逢八月老人星見恰中秋

聲華奕世擅江南誰似公家伯仲間想見當年育英物高秋爽氣滿西山

盛德由來自邈綿偃王功德至今傳朱弓赤矢符嘉瑞留得陰功不計年

並列西京侍從多吾邱司馬豈同科孤忠祇有囊書在獨見丁寧爲偃戈

雲莊集卷二

二十

五湖城郭帶重樓幕府初開第一州燕瘦香凝了無事四郊禾穗自盈疇

繞郭舊稱家十萬朝天常恨驛三千並見唐人詩而今已是繁華倍更覺旌麾近日邊

不但寬平以有功筆端重覩建安風邦人競勸金鍾醕願見君侯聖一中

雅歌字字巧安排爭頌君王治道諧好把狻猊奔驥手大書深刻著懸崖

擁麾仗節往來頻撫字澄清處處新想見茲辰介眉壽遙應躡動幾州人

槐鼎虛班側席求已應難遂寇恂留不如黃髮貂蟬
底長占青雲最上頭

老農十首

雨帶好風勻淨綠雲開暖日染嬌黃今年不識農家
苦總把陰晴屬上蒼

荷笠腰鎌醉裏回和衣臥處息如雷定無門外催租

吏贏得柴荆日宴開

朝家寬詔年年下天上秋陽日日明租稅入官公事

了壤歌遞與子孫贖

聞說邊隅長草萊漢家庸使漢南迴黍苗正自歸倉

雲莊集卷二

二十一

稟不怕西風捲地來

田疇總是十分苗處處逢人意氣驕不問神祠賽簫

鼓君臣有道四時調

敢將體足憚霑塗日日高原帶雨鋤乞與豐年酬作

苦也知天意解乘除

歸牛將犢茅簷晚飢鳥窺人稻圃秋準擬明年大作

社雞豚須養秋須留

飽食豐年酒不空水村山崦老於農困倉在眼心無

事降星經過樂歲窮

兒孫力作莫辭勤仁政如天四海春盡說干湯功已

就澤流莘野並耕人

淮上營屯盡偃戈官軍從此罷經過且書太史豐年

瑞不數周公異畝禾

和叔武逢梅二首

愛花不厭百迴看細數香鬚定若干莫怨東風消息

早爲憑佳句喚司寒

愁中相對病中看喜愠都忘非意干從此定交形迹

外只羞冰玉照人寒

再和前韻三首

騷人豈作腐儒酸逸氣清霄坐可干東閣只今詩興

雲莊集卷二

三十二

動韓豪元不似郊寒

幽姿健骨兩相看二絕真成聚莫干莫邪干將好學紉蘭

供楚佩瓊瑤端可勝金寒

猛士相逢亦破顏恰如組練壯師干誰令野宿三更

月綴鉄成衣徹骨寒

春至無梅退用前韻一首

爲覓梢頭一點酸縹枝紅夢漫闌干東君已誤當時

約猶歛幽芳待歲寒

和粹伯七夕韻

常時淚雨久漣洳準擬晴牕叫勃姑報答月華思舊

畫便和風露入新圖

今年六月七月皆無雨

天上相逢絕點塵莫將世態測高真深閨兒女傳聞

誤見說秋期便妒人

誰紀天孫謫墮時浪言能致古宣尼

事見異聞錄

只今天

上秋宵短莫近雞星聽噤呀

詞

點絳脣 送李粹伯赴春闈

小駐征驂一尊古寺留君任六花無數飛舞朝天路

上苑繁華却似詞章富春將暮玉鞭凝竚總是經

行處

雲莊集卷二

二十三

點絳脣 汪汝馮置酒請賦芍藥

亂疊香羅玉纖微把胭脂汗靚粧無數十里揚州路

怨綠啼紅總道春歸去君知否畫欄幽處留得韶

光住

浣溪沙 詠芍藥金繫腰海陵席上作

晝漏新來一倍長眾賓霑醉尙傳觴濃雲遮日惜紅

粧應是主人歸鳳沼爲傳芳訊到黃堂腰圍恰恰

束金黃

秦樓月 留別海陵諸公

清秋月長空萬里煙華白煙華白江雲收盡楚天一

色 萼絲惹起思歸客清光正好傷離別傷離別五

湖烟水伴人愁絕

桃源憶故人 和翁士秀

野亭問柳今朝試更訪小園開未月下山橫空際兩

雨脩眉對 騷人對此增高致意入筆端清遼投分

周郎心醉真解消人意

踏莎行 春歸怨別

柳眼傳情花心覺恨春風處處關方寸朱簾捲盡畫

屏間雲鬢半鞦韆羅衣褪 燕語鶯啼日長人困魚沈

鴈斷無音信琵琶聲亂篆烟斜寸腸欲斷無人問

雲莊集卷二

二十四

鳳樓梧 西溪道中作

柳弄輕黃花泣露萬疊春山不記塵寰路日射深林

烟罩素長空不著纖雲汚 應應遠村明可數綠漲

前溪渺渺迷津渡客子光陰能幾許畫圖擬捲晴川

去

祝英臺 和翁士秀牡丹韻

放花開催花謝誰解東君意要遣花王獨占花蹊遂

且看玉鏡臺前霞鶯新舉紅玉軟曉粧慵試 好風

味須信金屋中人誰堪並嬌媚隱約微潮應向尊前

醉最憐紋錦裏帷青羅飛蓋塵土外輕盃相倚

水調歌頭 送史侍郎

今日復何日 懽動楚江濱 紫泥來自天上 優詔起元
臣 想見傅巖夢斷 記得金歐名在 却念佩蘭人 永晝
通明殿 曾聽話 經綸 促歸裝 趨北闕 覲嚴宸 玉階
陳迹如故 天笑一番新 好借食間前箸 盡吐胸中奇
計 指顧靜烟塵 九萬雲霄路 飛走趁新春

水調歌頭 細君生日作

日永向槐夏 繞屋樹扶疎 麥秋天氣清潤 設悅記生
初 新拜小君佳號 更過諸郎官舍 仍玩掌中珠 樂事
似今少 一笑倒雙壺 列山肴 烹野菘 且歡娛 鹿門
遠引平生此志 與君俱終向 茗溪煙水 攜手雲莊風
月不踐利名區 功業看兒輩 相對老江湖

醉江月 揚州菊坡席上作

一年好處是 霜輕塵歛 山川如洗 晚菊留花 供燕賞
金鑲寶衣 銷地舊觀 初還層樓 相望重見 昇平際 小
春時節 綺羅叢裏 人醉 此日武帳賢侯 六年仁政
淡長淮 千里欲入 駕行仍緩帶 聊撫竹西歌吹 紫塞
煙清 玉關人老 宜趣朝天 騎香塵 歸路舊遊 回首應

醉江月 宴葉叔範新第

茗溪古岸有木門 初建落成華屋 對政園林 隨林屨
迤邐 柳蹊相屬 好是危亭片風 迎面獨占清溪曲 燕
城低遠 一塵不礙 遊口 公子豪飲 方酣夜堂深靜
隱隱鳴絲竹 却盡春寒 賓滿坐 深酌葡萄 新綠密戶
傾香廣庭 留月待得清歡 足紛紛 蕭醉四筵 倒盡羣
玉

醉江月 詠芍藥

一年好處是 滿城紅藥 留連十里 揚州應費了多少
春工 粧飾弱質 欹風芳心 帶露酒困 嬌無力 園林綠
暗粉光 低占叢碧 誰與千載 聲名 麟增高 詠出文
章 仙伯閱盡繁華 芳意歇 初識傾城 風格雙臉 歸紅
春衫 挽並天巧 終難敵 十千沽酒 算應花畔 消得

水龍吟 別故人

楚鄉菰黍 初嘗馬蹄 偶踏揚州路 蕪絲向老 江鱸堪
膾 催人歸去 秋氣蕭騷 月華如洗 一天風露 望重重
烟水 吳淞萬頃 曾約舊時鷗鷺 惆悵別離 無奈整
孤帆 依然回顧 玉龍節底 故人情重 欲行猶駐 欲散
功多 澄清志 遂好回高步 看歸鞍 穩上文鴛 班裏五
雲深處

雲莊集卷二終

雲莊集卷二

二五

雲莊集卷二

二六

宋 曾協 撰

表

獻藉田賦表

歲事東郊舉百王之隆典貢詞北闕張一代之閔休
闕地踰天間疏蹟續攷恃好文之德尙寬越職之誅
中謝 竊以奉上帝之粢盛匪資人力勸下民之稼穡
蓋自躬行豈惟供祀以訓農是乃敦本而致孝周官
分職歲舉典常漢詔垂文事存儀注治謀甚遠繼志
多違千畝荒蕪徒記箴規之語上林咫尺僅存戲弄

雲莊集卷三

一 孫章 叢書

之名蓋非特起之君莫展殊常之禮古無與擬今也
其逢恭惟皇帝陛下奉三王損益之權繼二帝勳華之
業九功叙而人所助一德享而天弗違大有爲之時
巍巍傑立甚盛德之事蕩蕩難名澤暨么微烏魚咸
若信乎幽渺神鬼克寧鳳麟號著於紀年芝鼎聲流
於樂府田耕井飲莫知洪覆之功肉食帛衣但識屢
豐之樂更下紫泥之詔尙勒青輅之車萬首頤頤想
履綦於阡陌羣心壹暨興耒耜於汗萊固已書竹素
於史臣被絃歌於宗廟笙鏞在列何施靡靡之琴金
石尤庭自屏鳴鳴之缶願臣謏薄逢主休明世被國

恩家傳儒業竊讀古人之糟粕謬窺作者之藩籬發
言爲詩蓋聖賢之能事不歌而誦亦雅頌之流音泛
濫虛辭不減卿雲之作周流詭辨尙因屈宋之餘仰
惟至德之全宜黜夸詞之累約片言之或縱關百世
之不疑甫終抱槩之工敢後叫閭之請第從臣之頌
絕妄意於末篇相康衢之謠或見收於俚韻

永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準勅差權知永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初
三日到任望闕遙謝交割職事管幹訖者懷細去都
久竊拜州之寵引塵間道更承易地之恩始服官常

雲莊集卷三

二

且宣德意 中謝 竊念臣進繇世賞學愧家傳少期自
奮於清流壯邁遂甘於俗吏第謹詩書之習粗知孝
謹之傳一踐微官復隣膺仕備司存於百執參陪貳
於上都僅逃瘴曠之愆遠冒藩宣之寄代爲收守有
慚萬石之稱官列大夫尤乏九能之譽維此瀟湘之
會實居楚越之交仍漢朝初置之名存虞氏南巡之
迹適寬條之始布屬荒政之當修雖居發粟之時政
及勸耕之日周原靡靡漸施于耜之功陵麥青青已
兆食新之喜未覺居夷之陋第驚去國之遙雲水攀
躋敢慕宗元之縱逸巔崖鏡刻願庚元結之歌詩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曲成至仁徧覆出號令九筵之遠遵憲章三尺之規苦身焦心將欲責菅茅之用明目張膽必使無瓜李之疑曾是微蹤薦叩改命臣敢不力求民瘼務廣上恩分土治民敢妄意邇遐之異因時立事固無心寬猛之間庶幾有補於明時抑亦不孤於先訓或收薄效仰答殊私

代謝賜御書表

宸章炳煥掩能事於百王奎畫昭回下靈光於萬國觀瞻盡聳拜舞知榮中謝竊以體備六書通之蓋鮮字兼八法得者益稀惟帝學之高明視古人而超絕

雲莊集卷三

三

一經聖手昭定論於太初四闢人文陋能名於逸少擴爲大賜覃及縣區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已致四方之乂靡專一藝之遊正筆以心蚤悟公權之諫進技於道下收莊叟之言御翰墨以煥燕開鑊金石以傳永久肆令蕞陋亦被照臨臣適奉藩條與分君賜正冠以拜庶幾河圖洛書之文韞匱而藏何首璜玉精金之得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代王楚州謝到任表

懷章間至將收遠民下詔日邊更叨便郡旣登時而引道乃揆日以卽工甫見吏民具宣德意中謝竊以

國家撫廣輪之地庀中外之臣任重事繁每艱民社之寄地饒壤沃莫盛江淮之間雖中更假擾之煩而久遂涵濡之樂間險阻艱難之舊恍若前生蒙還定安集之恩殆將一世田疇日闢戶口歲增信使星馳第有勞迎之喜邊兵雨洗不知屯戍之勞夥矣遺黎隱然樂國執副焦勞之念宜先慈惠之求曾是妄庸乃膺任使伏念臣稟生多難受性至愚把玩陳編已負傳家之學敬昂孤節自期報上之忠未輸執未之勞遽遂影纓之願居官白首半爲楚甸之游許國丹心未斷淮山之夢方尙須於遠次亦固守於窮途身

雲莊集卷三

四

留有餘願展肺腑之藹年運而往頻驚齒髮之衰何意明綸忽加課寵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責明庶政鼎養羣賢知人安民奉天地無私之照顯仁藏用合陰陽不測之神收精慮於九重軫淵衷於一郡肆令綿力往布寬條臣敢不內竭疲駑仰酬造化以書生而立武事莫追家世之餘帥疆吏以廣詔恩或稱清時之用庶收微效仰答隆私八口無飢是謂忘家之日干鍾不汨但堅移孝之心

啟

資湯相再除左揆啟

敬審証告明廷延登元宰代天理物時居百揆之先
開國承家仍越五侯之貴錫寵名而由舊兼命數以
惟新禮絕羣工慶均四海生靈鼓舞宗社奠安藉以
左右之置傅巖雖均作相之任一二以資仲父當極
爲臣之尊要令首出于百僚斯可下宜于萬物精神
相得宜稱千載之親逢位貌絕殊將使萬邦之爲憲
推一心而無間展四體以不疑志合道同將見得君
之專也官尊職大蓋將舉國而聽焉恭惟某官道際
天人名高夷夏得聖人耦應三聘以幡然爲帝者師
出一編而足矣著外撫內親之效彰出藩入輔之功

雲莊集卷三

五

會聖皇遵汾水之遊命舊德起平泉之佚無煩尙象
具存說命之三篇不待割烹咸識伊躬之五就際遺
大投艱之運開重熙累洽之期方將建一柱以扶明
堂示六符以昭上象合謀猷爲輔展共圖萬世之功
收威柄于廟堂坐制四方之動果聞作命重冠在庭
山川土田大啟周公之宇袞冕黻廷益隆漢相之儀
偉東第之復開極人間之至樂綵衣入謝再觀土相
之進趨象服受儀四展回班之慶賀聳高風于紳笏
流盛事于簡編助聖朝孝治之風爲天下人子之勸
豈止二十四考閱歲時禮貌之加蓋將萬有千年觀

朝夕精神之聚極幅烏帶裘之盛增旂常鼎鼐之華
某井谷寒生門闕舊物自惟樸樸早出鑪錘每憐朽
質之窮益甚曲成之意舞手蹈足莫殫欣喜之心附
翼攀鱗期赴功名之會

賀劉太尉啟

伏審山綸作命推轂授師賜將鉞以龍行握兵符而
就道方朝廷謀帥誰如文武之兼資而吏士歸心逆
料恩威之相濟副京輦藩維之重增江山形勢之雄
風烈傳聞軍民鼓舞藉以清朝置將付以訓齊平世
養兵責乎整暇惟此三軍之衆管更百戰之勞雖久

雲莊集卷三

六

總於承平固未忘於勇敢欲使雁行之增氣繫於虎
帳之有人雖所貴於知兵然莫先於馭衆惟義足以
作士志廉足以服人心思足以立威公足以行法霍
去病功成絕域尤不恤於飢寒程不識名震朔亢尙
自嫌於煩擾兼是康事凜予其難獨在我公具有全
美恭惟某官受材冠古降任自天英英非章句之儒
濟濟實詩書之帥鼎彝有紀早推世德之隆旄節相
望獨擅將門之盛有如偉略益亢華宗信知國士之
無雙可謂中興之第一威加鄰國聲名可怖於四夷
功在本朝和好蓋成於一戰戰蘇總十連之重班聯

躋二府之崇御眾攸人共服教條之寬簡好賢下士
盛傳尊俎之風流輟委寄於上游分顧憂於北固盡
護諸將如陳曲逆獨當一面如韓淮陰草木知名已
見一軍之心服旌旗改色更觀三令之風傳將屢上
於駿功方沓來於異數某資材甚少宗緒既衰慚書
劍之無成奈啼號之不置爲貧求仕已乖自奮之心
多病早衰每愧赴功之緩側聞命將共喜得賢雖酬
披霧之私自迫及瓜之代仰瞻顏色舊知高義之可
親聳聽風聲自覺懦夫之有立

賀梁樞密啟

雲莊集卷三

七

伏審寵膺宸綵進翼元樞仰廟社之莫安翁官師之
鼓舞竊以男子有四方之志蓋間氣之所鍾聖人爲
百世之師實生民之共仰雖能設教以垂世豈皆行
道而得時孰若言之於不諱之朝施之於有爲之日
恭惟盛世懋建宏規廣敷路以招徠詩書禮樂以造
士選羣公而倚用左右前後皆正人至於魁一世之
英材荷上天之大任是爲兼美允屬真儒當射策於
王庭已見致君之定論豈參華於政路乃酬康世之
初心旣首被於言揚復踵聞於身見宜風聲之四達
致歡喜之一詞恭惟某官覺在民先任從天降力幹

千鈞之重氣回萬物之春地負海涵獨稟佐王之學
識鸞停鵠峙共觀華國之表儀爲一時多士之師立
百世懦夫之志起貴名於日月際盛會於風雲寓禁
直於北門嘗受代言之任列從臣於東省更高批敕
之風方作命之亟頒知登庸之有日某伶僂弱植孤
陋寡聞早失足於世科偶寄身於吏役望餘光於階
祀獲瞻山嶽之崇記孤迹於門闈方賴鑪錘之力敢
叙歡忻之意益抒祈向之誠

賀湯知院啟

雲莊集卷三

八

伏審光膺中旨准位上樞廟略縱橫久屬蒼生之望
詔音深闕益隆師尹之瞻風聲所加朝野交重竊以
文武之備本出于相須軍國之容固由於一律國家
復祖宗之舊列輔弼之官置左右之相以交總於政
機列東西之府以分董于戎事安如鼎足之時備若
台符之聯維時豪英首被圖任恭惟某官偉材經世
鉅業代天廉拆以清美若正音之播溫潤而澤衆如
良玉之陳翁爲吾道之宗允作斯文之倡擢異科而
占等階邇列以升華翰苑專崇獨號禁中之頗牧文
衡屢秉數逢閭裏之曹劉果從共政之魏班奄宅本
兵之正席籌合上意宜有吾子房之褒名動遠方固

多彼李揆之對雅聞諸將之盡服無復一軍之皆驚
忠謹不欺以冕旒爲知己妖詭自息知廟堂之有人
徂豆軍旅之事兼聞之太尉丞相之尊蓋等耳方共
朝於渙號卽大正於鼎司俯前後之三三已踐斗宮
之秘參上下之兩兩合從台鉉之崇某結約無奇嶽
崎可笑早遊場屋濫隨後造之後塵晚困簿書獲陪
州縣之下列邈矣清流之遠居然俗吏之歸屢從松
竹之遊未免稻梁之迫顧惟極陋可謂至窮僻裏肉
生歎初心之已負酒後耳熱覺壯志之尙存竊自念
於瑣庸官早承於盼睐緬懷二父同登千佛之題貌

雲莊集卷三

九

是孤生謂託兩家之子每自忘於位貌猶曲記於姓
名得意垣塗尙作飛黃之顧程工永夜願分隣燭之
光病顛儻辱於係羈焦尾或加之樸斲三折肱之久
敢自列于平生一引手之勞方有望於門下

賀王知院啟

竊審誕敷詔綍登冠樞庭帷帳居中密運止戈之武
陛廉增峻益隆助德之威厯考簡編灼見古昔三監
甫定周爰作於六師百粵旣平漢始增於七校蓋欲
示威於無敵亦將備患於未萌凡遇昌期必張武備
連營置將責以訓齊無事養兵貴於整暇旣用命無

設施之所而均勞以安靖之常甘苦絕異而上下之
情寢疏宴安可懷而紀律之防易弛必有志術得其
忠心使之飽煖逸居常若衒恩之未報必也威愛允
濟迺或流涕而用刑結之也挾肌膚之深馭之也如
臂指之易心悅誠服懷平日之拊循命踐威尊待一
朝之號令雖赴湯蹈火而可用况按甲休徒之匪覲
助成萬世之安坐却四方之侮凡茲軍政之可紀實
自廟謨之有人維是傑材獨膺重寄恭惟某官材兼
文武名蓋華夷勁氣精忠干雲霄而直上正言讜論
質鬼神而不疑自許以古人之爲可任以天下之重

雲莊集卷三

十

昔居烏府多膽落於霜威侵陟巒坡亦涕流於雲詔
已知諸將之盡服猶俟三年之有成自陞樞斗之崇
果閱星霜之變折衝綬遠爰酬命數之新經體贊元
行副登庸之望某久廁曳裾之列嘗叨贈袞之榮仰
之彌高同有具瞻之志喜而不寐獨懷起舞之心

賀黃同知啟

伏審進膺雲詔入踐斗官廟廊居中密運止戈之武
陛廉增峻益隆助德之威宗社莫安官師鼓舞竊以
士得時而行道初不知遇合之求天降任於是人必
試以匪窮之專刃厯千牛而不鈍金由百鍊而愈剛

既不失其本心斯可臨於大節國家總文武之柄建
丞疑之官方當多事之時尤重本兵之寄居帷幄之
中而知萬里事機之屢至當尊俎之上而識四方戍
守之異宜夫惟明足以察遠微斷足以濟禮變威望
足以落三軍之膽號令足以服諸將之心獨鍾不世
之材斯與非常之選恭惟某官儲休星斗鍾秀山川
洽見殫聞專師友淵源之盛崇論宏議包古今治忽
之繁既久播於英聲膏早陞於華貫窮而獨善確爾
不移時可偕行沛然孰禦再履班行之舊益推明德
之隆布心腹腎腸擅知無不言之譽作股肱耳目副

雲莊集卷三

十一

人惟求舊之圖維時共政之初翁若河衡之望當四
郊多壘其如責任之愈深然一士可王將見安強之
首賴某早聆盛德辱記微蹤恩被最先實甚泰山之
仰身求所庇莫如大厦之成

賀王同知啟

竊審進從鼇禁入秉鴻樞風烈所加未見真儒之敵
儀型自遠共知有德之尊恭惟某官識際天人學該
今古持赤心而致主蘊素業以經邦全器難名文武
維其所用精忠不撓安危任之以身高懷不改於險
夷浩氣兼全于剛大久持筆橐獨結冕旒辯貫六經

聊探立談之白壁文成數刻曾傾買賦之黃金自聞
盛事之傳共企徽章之下延鄒枚之客右久受聖知
得頗牧于禁中更膺天獎且照代厯推於庶姓維相
門特盛於諸王匪惟冠冕之相望抑亦簡編之有紀
或謀謨德業凜然有大臣之風或學問文章卓爾爲
百世之表適臨昌運更出偉人方當圖任之初允屬
邇遐之望某早窺聲采嘗辱甄拔孤腋雖多未棄一
毛之陋曠足可附不難千里之遙方自託於陶鎔曾
不知其鼓舞

賀程參政啟

雲莊集卷三

十二

伏審光膺命綍入與政機廟略縱橫久屬蒼生之望
詔音深潤益隆師尹之瞻風聲所加朝野交慶恭惟
某官偉材經世鉅業格天廉折以清美若正音之播
溫潤而澤粲如良玉之陳翁爲吾道之宗允作斯文
之倡自翺翔於近密最綿厯於歲時晚從翰墨之清
班旋宅樞機之要地歛七兵於蘭綺助成不殺之功
還百姓於鋤犂盡獲有生之樂名遂而退功成不居
養重望於鄉閭十有三載播英聲於海宇萬口一辭
威名聞草木之知姓字入兒童之誦果趣介圭之覲
且留千乘之行願公行勿遲共致邦人之祝然外論

不爾方傾海宇之心當聖神親總於萬機而輔弼備
列於三省尤極一道之選倚成萬世之功維時耆英
首被圖任不見賈生之久自勤宣室之恩毋以我公
之歸徒有東山之歎方共朝於煥號即大正於鼎司
某結約無奇欽崎可笑早失庭趨之訓粗窺家有之
書偶失足於世科逐寄身于吏祿馳驅州縣荏苒歲
時屢從松竹之遊未免稻粱之迫重念某甫登冠歲
已出高門程藝文衡處以諸生之右剡章繡展借之
一字之褒自勉勉於一官忽侵尋於七閩願無成之
若此豈有命之使然醜顏若自於已知歿齒忍居於

雲莊集卷三

十三

人後靖思愚陋宜在棄捐頃因尺牘之修略敘寸心
之蘊隨關聽覽儻辱哀憐皂蓋翻翻已處旃幪之下
袞衣奕奕更居瑤瑤之間自欣幸會之逢輒寫惓惓
之素曳裾相望曾莫與於後陳墜履見收或興憐於
舊物

賀兵部湯侍郎再立啟

伏審顯奉詔綸榮陞法從師言均穆知獻納之得人
除日流傳播風聲而及外竊以國家品式備具章程
著明三省並居總百僚於外治六官率屬分庶務於
中臺維時八座之榮亞以貳卿之貴致身清切接武

奮庸恭惟某官望重儒林學優聖域愛人利物夙聞
忠厚之風致君澤民素負經綸之志踐敷既久譽望
益隆執簡烏臺或行且止餉軍并路盡飽而歌側席
九重不見賈生之久還轅萬里大書季子之歸甫入
奉于冕旒遂進持於筆橐振棠陰而追畫像愛存兩
蜀之間升金門而上玉堂望出百僚之右簡知特甚
圖任可期某早玷後陳誤蒙左顧雖足跡久達於牆
宇而姓名尙掛於齒牙賀賀無可言猶遠下賓之進
旅欣欣有喜色獲逢君子之揆辰

賀周內翰茂振啟

雲莊集卷三

十四

伏審詔發中宸朝登內相極盛世文儒之選冠清朝
供奉之班方滿歲爲真固四海傾心之已久而舊人
共政豈九重注意之自今竊以歷代以來百官備設
翰墨文章之任自昔尤難論思獻納之流於斯爲最
自從臣列於盛漢成中外義理之文暨學士置於有
唐居臺省司存之外官尊祿厚地秘職親自非聲華
高出於具僚體裁徧周於衆製其辭章淵蘊大而爲
郊天告廟之文而藻繪緒餘小可及警夜眠兒之作
賞善罰惡勸懲於百辟發號施令鼓舞於四方豈惟
密贊於聖謨抑亦顯裨於治效寧令虛位必待真材

驚寵數之甚優可見倚毗之甚重調和給君羹之美
輝光分宮燭之華紫禁相連自遠人間之風日金堦
不遠可攀天上之星辰振古以還得人而重恭惟某
官英風蓋世間氣自天高文追三代之醇嘉論合六
經之正連鶴疊中頗彎弓盤馬之勞一鶚孤鶩聘鴛
壑昂霄之便嘉猷辰告令聞日彰西掖東臺徧儀要
逐南官北戶厯踐清華尙稽圖任之崇共識登庸之
漸江山環繞助開胸次之奇雨露鼎來輪作筆端之
潤暫直複門之遠經躋二府之崇設絕禮於坐中寵
光可待繞曼聲於殿上顯冊將頒某早以孱庸誤蒙
願畢在銘之賜

雲莊集卷三

十五

賀張舍人安國啟

竊審光對綸恩就躋星掖淹異材於滿歲示清朝守
法之公備異數於近班彰聖世得人之盛竊以建官
而訓以事自古則然行遠而載以文于今不廢故書
命之任其來尙矣而體裁之當鮮或得之要當無意
於爲文庶幾不匿于厥指辨忠邪而明好惡不先偶
儷之工寫要妙而盡精微詎借丹青之助仰惟大手

最簡淵衷播告迺退坦若帝王之制流停方冊渾然
虞夏之書果以殊知茲加中命恭惟某官運逢千載
名重一時廉折以清琴瑟自符于均節溫潤而澤播
興無待于刻雕謙論欽議輟于上前先見明識出于
人表天鍾大任受圯上之一編入服博聞誦河東之
三篋卓矣聖朝之望翁爲士論之歸自布衣結旒屐
之知古無與擬將端冕運甄陶之妙今也其時某班
固塵埃心馳斗嶽仰哀然之道舉識彌綸經緯之奇
誦大哉之王言見潤色討論之妙共喜斯文之遂振
且知公道之方行願雖疎逸之蹤同有詠歌之志

雲莊集卷三

十六

賀新州程樞密啟

伏審起從眞館榮錫輔藩撫熊軾以班條方聳一圻
之望彈貂冠而就道實歸四海之心凡在門闈舉皆
扞蹈恭惟某官材任王佐言爲帝謨利器無前穎若
萬金之寶劍直躬不倚凜如千尺之喬松心胸羅星
斗之華舌頰振風雷之厲奮髯抵几議論得其本根
擲簡搖毫文章蓋其餘事素負經綸之業特深旒展
之知周旋視草之清尹密勿面槐之正席輟籌默運
助成不殺之功樞柄密操力贊有成之業俄逐眞庭
之逸遂諧仙里之歸寓直太平孰若我公之最久第

受釐宣室果聞天子之見思方深圖舊之謀式贊維
新之政將入持於宰柄始暫析於州符幕府將開地
接日圖之近駟從始戒已傳天語之溫曾不俟於下
車亟借籌於前箸柱石之待元老方傾側席之求袞
繡以歸我公深切具瞻之望某瑣庸無取厯落多奇
早窺家有之書莫速庭趨之訓覲顏場屋已墜世科
俯首簿書尙塵官使邈矣清流之遠居然俗吏之歸
重念某獲出高門最先多士昔元老傅潛邸之日在
晚生借胄子之遊方當未冠之年已出提衡之下甯
爲雞口僅成小戰之名先啗牛心遂借虛聲之重射

雲莊集卷三

十七

石爲虎再發已窮拔翼傅鳩羣飛則殆年運而往復
驚齒髮之早衰歲計有餘更覺詩書之可樂益厭有
求之謬退思至當之歸憂患相仍况銷精銳田園半
沒遂逐斗升脾裏內生歎初心之已負酒後耳熟知
壯志之猶存何由心迹之兩岐自覺語言之無味聽
除書之傳播聳懦志以激昂松竹相親久自安於困
躓李桃猶在况舊出於栽培

上湖州王尙書與道啟

高門躡履纔離竹馬之羣樂土受厘值奉璠冊之語
仰德既償於累歲依仁復過於平生恭惟某官學貫

九流聲高一世溫潤而澤隨所用於圭璋廉折以清
自成文於宮角卓爾萬人之傑隱然千載之英遠襲
慶源配淮水靈長之勢盡鍾秀氣分天孫明潤之輝
早追終賈之聲稱人羨嚴徐之步武官居喉舌實長
六卿郡號股肱或連干國輕裘緩帶屢書方面之功
間館珍臺聊遂燕休之適雜名郡去長安之近正凝
旒輿宣室之思將大屬於藩條果省圖於舊德山川
清遠暫持江海之一麾禁省凝嚴將見承明之三入
願緩弓旌之賁少勤馬騎之臨入爲三公終遂潁川
之徵拜地方千里且從河內之借留某厯落亡奇伶

雲莊集卷三

十八

侈多難私門衰落少嘗妄意於世科天分奇窮長乃
甘心於俗吏田園索爾丘社悠然巢林一枝未遂鶴
鷄之託遠樹三匝方同烏鵲之驚昨滿秋於中都偶
待期於近地爲貧而仕作計已疎歎異鄉萍水之逢
仰仕路雲泥之間忽覩東方之騎從乃爲北道之主
人拭目除書旣罷草登樓之賦傾心報政或能廢樂
職之詩

賀平江徐侍郎獻之啟

伏審光膺帝命就易侯藩麾從星馳播風聲于千里
綸言天降改觀聽于四方凡屬吏民舉深沐蹈恭惟

某官宏猷瑞世雅望熙朝蔚王室之羽儀卓士林之
著蔡富矣致身之學蔚然華國之文聳士論于一時
振家聲于四遠持橐簪筆入居獻替之司植燾建牙
出受承宣之寄一人注意四海具瞻豈容坐席之溫
將見詔綸之出下車賦政暫居畫戟之深嚴乘駟造
朝行被袞衣之粹美某効官屬邑託庇下風引脰知
歸方竊圖于望履揚眉自喜將有幸于執鞭

上建康晁留守恭道啟

光塵在望高深驚龍虎之奇文字爲容庶幾同禽鳥
之贊既叨典進敢遂陳情竊念某志或妄庸質難強

雲莊集卷三

十九

勉早失庭趨之訓謬傳家有之書追祖考之緒餘已
曠世業緣父兄之保任僅玷官聯甌石倚牆空空如
也詩書束閣望望去之窮且益堅豈遂忘於先志時
哉易失已深負於初心何圖漂泊之孤蹤迺獲覽觀
於樂國山川四合說表裏於留都宮殿千門待往來
之清蹕遞歌謠於比屋蕭號令於三軍夙懷慕蘭之
素心今副識韓之始願裏趙趙之足俄遂及門戴屣
悅之顏措焉無地賢愚相去何啻九牛之毛巨細兼
收豈異一狐之腋無能爲役所慕執鞭恭惟某官孕
秀星辰毓靈河嶽富忠言之活國偉厚德之照人隱

然家聲著在國史或出或處無愧古人有德有言可
傳來世弁髦翼翼皆一時人物之英印組纍纍爲八
朝氏族之冠欲扶昌運更出偉人書漢家鎮撫之功
膺周室保釐之命旌旄道從輟禁直於九重樽俎笑
談折遐衝於千里獨當一面坐成夾輔之功助理萬
機行卽前疑之列斯文允賴多士所歸某自憐末路
之微蹤方借後陳之餘地蓄馬渤以待用或庶幾焉
剖牛心而知名非敢望也

長興丞任滿求批書啟

課難自脫當謹俟於譴訶情或可哀敢盡輪於悃悞

雲莊集卷三

二十

遂忘僭冒輒叩高明竊念某樗櫟散材草茅下品早
失庭趨之訓粗窺家有之書叨世賞以得官慨先聲
之墜地碌碌塵埃之末區區簿領之間策蹇磨鉛冀
逃瘴曠飲冰食蘗所免悔尤旣擇地以不詳每額天
而笑及載念幅員之內率遵什一之供食租衣稅者
旣非妄輸鑿井耕田者豈容苟免雖曰微科之有限
其如劇易之不同維是長城素名大邑賦繁俗曠地
瘠人貧武斷狎曲者履奸獄如夷塗家無見糧者視
鉢兩爲奇貨頑悍或難移於歲月飢寒或莫保於朝
昏兼二者之至難視一州而特異適此及瓜之代尙

遙登穀之秋閱時已迫於常期間數始盈於大半自
占陽城之考誠所甘心却回墨翟之車固知無益風
中鷓退不許過都紙尾雁行復難占位第傍徨而無
措始甦勉以自寬解印綬以徑行於今不可掛衣冠
而長往其決已難一從袖手以傍觀始悔噬臍之何
及方州郡交嗤其不職而士民或憫其復來雖不能
如古人之爲諫吏以最然告之以使君之怒言或見
從願何力之有焉多相踵而來者方令行郡境敢代
帥以受名且政出縣官真因人而成事正謀身之無
策敢藉手以陳辭念大賢何所不容自知獲免若小

雲莊集卷三

二二

人必文其過終不忍爲恭惟樞密相公寰宇真賢巖
廊舊德舉正已之事以正物推愛君之心而愛民清
約出於天資安靜符於人欲政聲四達治狀上聞扶
杖叩閭恐此日君侯之去賜書增秩慰一方父老之
心姑從河內之留來卽潁川之拜寬和服物嘗表見
於贊書輕約待人豈猶遺於下品敢陳始末幸辱哀
憐某儻以餘麻尙塵仕路銘心異日嚼舌前非謹期
會以爲先敢許知事馨風宵而自勉庶補將來

崑縣丞通太守啟

得調銓曹效官巖邑既獲居於封部將仰奉於條章

引版知歸捫心自幸恭惟某官新民先覺間世偉材
孕天地之元精際風雲之盛會身兼數器之美氣備
四時之和國有著龜卓矣典刑之舊人瞻斗嶽巍然
德義之尊自奉對於大廷早結知於黠曠久負經綸
之業暫煩鎮撫之才立玉英姿自與山川而映發摛
雲大手坐令草木以增華兵衛森羅節旄交峙擁六
州之鼓吹控百越之江山綦布列城安教條之不擾
雲屯萬旅謹號令以無譁聊嬉老監之鏡湖合傍玉
皇之香案禱禱何慕共推仁者之安仁衮繡以歸自
是相門之出相某瑣庸無取厯落多奇早窺家有之

雲莊集卷三

三三

書莫遠庭趨之訓覲顏場屋已墜世科俯首簿書尙
塵官使低徊十載甦勉半生第屬吏之貪廉儻占眞
清之目覈下官之勤情敢貽涉筆之譏

崑縣丞通李宰啟

茲緣末宦將在下風慰平生慕德之心繼先世同僚
之好幸踰願始喜溢顏間伏惟某官瑞世英資傳家
與學奇材剴剴恢然游刃之有餘敏識造微卓若灼
龜之先見共仰一時之人物還追累世之風流花縣
優游山水適登臨之樂琴堂暇豫絃歌娛政事之餘
坐合百里之得人庶俟三年而報政爰書課最行被

詔褒嘆逸少以牛心久彰聞望展士元之驥足益赴
事功某結約無奇嶽崎可笑低回三釜龜勉一官斯
立文書敢知何事玄度風月儻或見分藪然情衷何
有心迹之奇崛慕爾弱質預憂拜起之舒遲

鎮江任滿通交代龔判院啟

鄉風南北居多景慕之私隨隙後先偶有交承之幸
事逾願始喜溢顏問恭惟某官議論縱橫辭情慷慨
學窮淵奧偉家法之得傳氣稟渾全凜祖風之不墜
久宜濶步適爾假塗均常數於廩庖豈勞施設涕歡
聲於將士聊助威靈行觀鳳詔之華入造鴻行之遠

雲莊集卷三

二十三

某孤蹤連蹇弱質伶俜緬懷先祖之在朝實與大賢
而彙進自微而顯三騰論薦之章以退爲高一上晚
留之奏雖齋子賢愚之絕異而兩家臭味之固同會
是屏庸更深契好並英游於此日已懷揚批之慚仰
榮路於他年敢起積薪之歎

行在諸軍糧料院謝啟

已試罔功宜在黜幽之典惟新作命更諧重內之私
覲面知慚撫躬無措竊以以祿馭富示至尊操柄之
專聚人口財致羣下干城之用凡隸名於軍籍卒仰
給於縣官列柵綺分伍符山積科級既非一致等威

幾至萬殊人事所難損甲兵而卽死主恩欲報援抱
鼓以忘身使之盈志氣於無事之時所以責勇敢於
有爲之際刻肌銘骨莫移平日之心糜首捐軀期效
一朝之力闕若虎豹之勇浩乎鵝鷺之繁或始委質
以從戎或既策功而賜爵不可以人而悅使賦予之
有偏則惟計銖而稱在均平而不失當求開敏以濟
事功如某者井谷寒鄉簪綬遺緒未替詩書之習尙
餘孝謹之承粵自高曾以來不以父兄而進家孫儒
顯傳四代之文科世以直聞受七朝之春獎藐茲小
子媿我先人傷辭氣之兩衰撫懦愚而何用家徒四

雲莊集卷三

二十四

壁莫專探討之功智效一官不救啼號之迫頂從疎
賤初被使令茂聞橫草之功俄請及瓜之代名無赫
赫漸非何武之居官言本平平懼向班生而問策既
趨裝於官次方結綬於王畿夫何頑鈍之姿遽受生
成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入頌德云云某敢不紉釋舊聞激
昂懦質會計當而已甯懷下位之慚誦說云乎哉益
勵北行之志庶收薄效上答殊私

臨安倅通姜運使庭彥啟

隨牒宦游莫覲侯門之遠効官京邑迺依使節之華
引脰知歸捫心自慶竊以當行闕衣冠之會敬外臺

幕府之崇奔走官僚居常左顧而右睨班宜係教固
可朝令而夕行斯爲依托之尤更覺歡榮之甚恭惟
某官壯猷經世盛德佐時利器無前類若萬金之寶
劍直躬不倚凜如于尺之喬松心胸羅星斗之華舌
頰振風雷之厲早由簡在紳著事功更承流宣化之
權受激濁揚清之奇執撫字之政遐迩表海之風疇
轉漕之勞遠繼鑿渠之績聲名暴白治行彰聞河圖
洛書密寓雲霄之直木牛流馬仍居天日之畿旣課
最之屢書宜恩章之沓至持紫荷之橐入居獻納之
司趨文石之班常奉清閒之燕某伶僇一介歷落半

雲莊集卷三

二五

生世科莫並於英豪家法或餘於孝謹攷貪廉之目
庶有取於寸長覈勤惰之科或兼收於一節

臨安倅通王帥啟

備數羣司嘗遵泉府之約束効官上國復承大帥之
教條幸會自天依歸有地恭惟某官學該今古道貫
聖賢氣俱備於四時身獨兼於數器溫潤而澤璠璣
居清廟之先廉折以清琴瑟冠雅歌之首凜凜神鋒
之雋恢恢游刃之優冰鑑洞然或指已經於平子規
撫遠矣咸推自有於夷吾智略屢奏於上前人物獨
高於朝右坐郎官之帳列宿增輝乘使者之車二星

動色遂付神京之劇行躋禁路之嚴直道自將允矣
貴強之莫奪持心不擾冥然貧弱之舉安褒嘉時出
於楓宸論撰遂居於芸閣總戎一道已兼二輔之權
著績當時遠繼三王之次威名暴白治行彰聞麟比
萬家盡起袴襦之詠日圍千里自稀桴鼓之鳴旣課
最之屢書宜恩章之沓至持紫荷之橐入居獻納之
司趨文石之班常奉清閒之燕某伶僇一介歷落半
生論材宜在於兼捐持已粗知於謹畏偶叨官使獲
備屬僚五月報成已莫効涓埃之助四方取法將與
觀竹帛之功惟務恭承庶逃大譴

雲莊集卷三

二六

臨安在滿通交代李倅彥將啟

結綬登朝久負妨賢之誚及瓜請代尙懷先長之慚
託厚契於子孫酬願言於曩者恭惟某官身兼衆美
材過萬夫落落高標人共推於國器恢恢游刃世咸
仰於吏師迨茲敷歷之多綽有事功之著宜在要津
而行志尙須煩使以觀材輦駁浩繁暫倚題輿之重
絲綸清潤浸陞持橐之華難留奔逸之蹤姑借扶搖
之便某仰高有素結好自今愧在盧前益覺妄庸之
不稱請從隗始更欣賢俊之方來

與新臨安周倅季徹啟

璧水同升嘗愧暫先於長者呈畿俱復慚仰並於
先生念平時幸會之多欣此日游從之新恭惟某官
文豪一世智過萬夫廉折以清音自諧於律呂溫潤
而澤器實備於璠璵早登千佛之題將陟百僚之上
鳴琴花縣更稱宰字之功題坐神京頌借扶搖之便
想不容於煖席仰進列於清班某連蹇自憐推頽可
笑君何見晚既踰請代之時公勿行遲庶獲爲寮之
幸

永州到任謝宰執啟

身遠脩門再閱清臺之律腰存舊組三更支郡之章

雲莊集卷三

二十七

曾足么微屢勤造化竊念某受材甚下賦分多奇場
屋無成但藉世延之賞詩書具在實慚家學之傳昔
從史役之勞屢閱成期之滿浸陞廡仕謬綴周行班
單食之等差兩總賤有司之事贊神州之彈壓一分
牟刺史之權偶逃瘴曠之愆遠冒藩宣之寄安居恐
空謹俟官期方將襍被以問津又復假符而易命偶
當故國猶有先囑舍舊圖新本非擇地去近卽遠實
出避嫌既弁走於道塗亦經從於里巷阡陌猶存於
襟榜山川未濟於平生固無童子之釣遊真見先人
之廬舍親交咸集亦同衣錦之歸父老相親更坐

車之責既弗拘於文法益獲盡於私恩比行楚越之
交正據瀟湘之會凡此閭閻之庶適當飢饉之餘始
播寬恩卽修荒政開倉發粟待彼四方力穡服田勉
之東作庶使溝中之瘠盡歸壠上之耕環視山川未
覺居夷之陋回瞻象魏不耻去國之遙夫何蠢冥亦
叨委寄此蓋伏遇某官任從天降覺在民先雖密贊
於萬幾亦曲成於一物量能度德欲無毫髮之差別
嫌明微不厭再三之瀆遂令改命薦及寒蹤某敢不
自激懦衷益堅素守政無寬猛事但貴於適宜地有
適遐心實同於慕向

雲莊集卷三

二十八

雲莊集卷三終

銘

宋 曾協 撰

求已齋銘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知善之爲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爲已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已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已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美麗而慕遇交錯糾紛而惑當貧賤而病處富貴

雲莊集卷四

一

而忝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已之過也若夫日思其所亡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陵于驪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歛之而一身治廓之而天下平窮達猶見死生猶是然後爲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步本之經史以深固其根參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飲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已之所有觀古

之所言所行之得失如乘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指意於文章議論之繁辨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歆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已也一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已小子勉之古聖昔賢豈欺我哉有爲者亦若是耳夫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爲銘曰

維學之初貴夫曰新取已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求之在物爲象養其梧楨干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楸

雲莊集卷四

二

菘籽待時實茂實好于以竝誦于以游息寤寐聖賢左右經籍渾然蒙覆孰發孰啟是誠在我其情其辨歛在危坐收視反聽以簡篇在前如觀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博毋欲感約毋寡問母忘而畫毋忽而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辨

李泌辨

無事則能治民有急則能將帥投之羽檄紛糾之中而不亂用之飢饉師旅之後而不窮凡此者世之所謂才而富貴之所歸也天下之大計安危之至算爭

於毫釐杪忽之間如是而爲利如是而爲害思深而
慮遠唯靜者能之官尊而祿厚身安而名尊有初而
有終惟無欲者得之何則人之智固如是也畏心撓
之欲念汨之惟靜者能去其蔽富貴人之所欲而吾
不以爲事利害明而大計定雖不求位位將焉往古
之人以是二者而得之者子房李泌是也子房得漢
高帝以君適當與爲秦項並爭之時吞羣雄而得天
下故子房之功人不敢議李泌出非其時事非其君
入朝而邪慝見嫉納諫而君不盡從故其功名不及
子房而議者病其以怪自置而史氏因而實之至與

雲莊集卷四

三

王嶼黎幹同科斯亦過矣又謂肅代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夫泌願辭官而以客從宰相豈泌之所好哉富
貴來逼耳豈阿時君者哉且德宗之所信者陰陽巫
祝時日拘忌耳而泌豈嘗爲大言欲致神仙如文成
五利者乎豈嘗淫祀而祕祝明鬼道而挾禁方如繆
忌公孫卿者乎豈嘗治藥而好鍛行險徼幸如柳賁
者乎其傳之所載舉無是也其從容風議皆事君之
大節經國之常道料敵之奇計安天下之遠略與夫
骨肉之智智者不能言勇者不暇謀者也至於不信
桑道茂奉天之駭以謂君而言命則桀紂也不復賞

善罰惡矣使泌因德宗所好以進獎譽道茂以自神
其術其肯力詆之乎泌之所慕者冲虛而寡慾正如
子房辟穀導引之事耳子房得黃石而祭之至與之
並葬又欲從赤松子遊又可以爲怪乎子房不肯直
諫而泌數忤貴近與陳父子之際不爲身謀然則愛
君之忠又未易優劣也

書

辛巳上時相書

正月某日右宣教郎前監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
院曾某謹齊沐裁書百拜獻於平章僕射相公閣下

雲莊集卷四

四

某聞進言之難自古然也高之則張皇而不可通卑
之則會粹而不足取是言之果無益於于人也諛蔑
一言而得之於堂下既瞻三語而置之於幕府名位
之相遠貴賤之相求言之不以已也如此雖然言之
之難莫難于今之朝也非爲忌諱壅蔽而不欲聞也
非有聲音顏色之拒人也而其所以難者何故特以
海內又安朝廷清明百官承序盜賊屏迹又何用曉
曉然多言爲也某聞三代之盛時莫如成周而周公
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方是時
囹圄空虛者四十餘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制禮作

樂以文太平之時也何陰雨之足戒何牖戶之當謹耶此蓋聖人當極治之時恥一事之不舉於持盈之際爲萬世之遠圖長慮却顧殆過於搶攘紛紜之時也某竊料閣下以周公之心爲心而某願有言焉今事之大者不可以訟言而其可言者有四一曰正風俗二曰重命令三曰擇計臣四曰戒獄吏某聞今世之患悉在於民志之不定自輿臺以上皆有侈心此最有國之大患也古之聖人謹上下之分官室有制輿馬有度衣服有章器用有等人徒有數凡爲此者豈奪民之所願而強其所惡者哉誠以爲物之生有限而人之欲無窮以有限之生而給無窮之欲安得而不屈是故汲汲於明分者無他將以兼足天下而已耳易曰辨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自常人視之如不甚急而聖人深憂之丁寧著之於經以謂民志定則上下辨上下辨則財力有餘而天下不臻於富足者未之有也古者五十而後食肉七十而後衣帛今也自童稚時晏然家居而享侯伯之奉閭閻之人綺襦玉食競爲侈靡嫁喪葬率踰禮制力有不足則疾視其勝已者而求其財力之有餘盜竊之作不可得也或者乃以是爲迂濶之論嗚呼世之所

雲莊集卷四

五

以望於閣下者豈爲區區錢穀甲兵之間哉今主上克已自勵躬尙冲素以風天下不爲不至也願公卿大臣奉明天子之德意而倡率之於下毅然力行以示四方庶幾風俗一變家給人足太平之極功無大於此某之所謂正風俗者此也某聞虧令者誅益令者誅不行令者誅留令者誅不從令者誅令之下如渙汗如流水如雷之不一如風之不再夫惟不出出之必行夫惟不發發之必達何則其慮之也審則其從之也易其事當於人心則人皆鼓舞而趨向之今也朝廷急於求言從之如轉圜蓋千載一時也而人之智慮未必皆精議論未必皆當悉舉而行殆無遺者然是之於前或非之於後從之於暫或革之於久或未見其利而已受其害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郡縣格而弗行吏胥舞而爲姦遂與良法美意德音明詔併爲文具無祿恪奉行之意良可惜也國家法令一令之出反復熟議極其利害而後行毋輕出令而郡縣之吏毋擅沮令毋輒議令如此則下知所從而上之作命不爲虛文矣某之所謂重命令者此也某聞易口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財故財計者有

雲莊集卷四

六

國之最急而令之所宜先也倉廩既實府庫既充可以固根本可以施惠澤靜而守成則可以修禮文動而守成則可以抗威武惟所欲之無不如志國家政本惠養變政易令歸於裕民每下蠲復之詔盡罷無名之獻爲移東就西之說者無有也陳損下益上之術者無有也美則美矣然僞枉者或過其正急功計近之臣人恥名之理財之事幾至於不講左支右吾玩愒曷日聖上時出內帑以佐國計甚德盛也然非經國之遠圖數年以來等計之臣更出迭入席未煖而輒去算計見效何以得也故責成莫如久任久任

雲莊集卷四

七

莫如慎擇規模先定按圖而求之耳不知今日金錢粟帛所從入者歲凡幾何廩給之度賜予之節歲又幾何其盈虛之數凡幾何爲水旱之備者又幾何前人之所謂會計錄者嘗有之歟某不得而知也若或未然願閣下少留意焉擇之慎用之久毋苟歲月毋懷顛望則一登再登三登之數當見於今者矣某之所謂擇計臣者此也某聞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辟之設聖人禁暴止姦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欲得其情五聽之所及三刺之所加如斯而已矣

不幸而索罪於篋楚之下固已遠矣桁楊刀鋸陳於前徽纆桔萃列於後而人始無所措其手足矣至或巧爲鞠囚之具慘毒萬狀見之者膽落聞之者心悸甚非聖世之所宜有也使所治者皆姦猾巨蠹何爲而不可至於情僞未分迹狀未具將於此乎求之執謂內無善良懦弱之人而畏威誣服者乎使獄吏善聽耶舍此亦可以得之矣如其不然其濫及善人也多矣當戒者未戒可毀者未毀傷敗和氣莫此爲甚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此正無事之時所宜深思而痛革之也某之所謂當戒獄吏者此也凡某之

雲莊集卷四

八

所言朝廷之上已講究而施行之則某爲喋喋矣不然則干慮一得不爲無分毫補也某不佞生於宗緒頽落之餘自束髮以來妄以振起爲任誦古今考成敗不可謂無其志也少蒙尊親之教育長聞師友之議論亦不爲不多矣而資本頭顛迄不能自致於名流宦游踰三十年困頓朱墨間昨者受代造朝適閣下參大政始得登門闕聆聲欬望顏色忘其疏賤以書干下執事首蒙陶冶而成之使廁足於亨途之上某之受大造於門下也舊矣恪居官次二年而復獲歸伏遇閣下親秉機軸密運化鈞其所以造化生成

之力與前日不侔矣然而門下之士才俊滿前得之
某也未爲重失之某也不爲輕譬猶江湖瀚海鳧
之去來何計於少多則某之區區願曳長裾於門者
果能動閣下之聽乎然而某聞之古人不能爲時亦
不失時某之不肖何足以知此方今聖賢相逢百廢
具舉苟挾一藝莫不治其業以赴功如某之愚亦願
出寸長薄技以無失乎斯時者蓋亦不爲過也構榑
侏儒有用於大厦牛溲馬勃見取於名劑螺甲可以
助椒蘭龜殼可以齊豕豕執謂以某之賤而遽棄之
乎某之所向而閣下不念之乎姑誦其言而聽命焉

不宣

雲莊集卷四

九

上張同知書

正月十五日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曾某謹
齋沐裁書百拜獻於樞密同知閣下某愚無似其敢
自託于先世之緒餘言之則近於不知愧不言則心
之精微無以自見雖然不敢誦言於他門而輸之於
門下其亦有意矣敢終言之閣下試垂聽焉某世家
南豐自高曾以降當時先生長者知推與之其於推
轂天下士不翅如飢渴之於飲食故陘陘隱淪之賢
與夫一時之秀往往得之而名益彰流風遺俗於今

未泯也某不幸先大父捐館舍一星終矣而某始生
生五年而又喪先人甫冠而諸父無存者其淵源所
漸益如斷港絕潢也平時負抱手澤慨然永歎而已
若夫自暴自棄以爲先世之辱者雖顛倒萬狀猶不
忍爲持是心以往庶幾先友之不吾棄也又自惟念
古之人得其父祖之傳不必耳聞而目見之蓋有假
之他人而終萃於吾宗者如魯孔氏是也仲尼之沒
子思之年不載於傳記而伯魚死於夫子之生存是
子思生久矣猶未若某之聲容不接也然子思請疑
答問不見於其先君子之書則其弱可知矣不然以

雲莊集卷四

十一

子思之資長而立於賢父兄之側傳道授業當不在
游夏後未知與顏氏之子何如耳天將付斯文於孔
氏也曾哲爲父而子輿爲之子是曾氏世有人而孔
氏之所資也子思不得其傳於父祖而得之於子輿
是無異於傳之其父子也某之愚何敢言此然生世
四十有四年矣平生聞之於長老先正殿撰公正言
直道勁氣高節撓之而不亂涅之而不變挽之而不
回抑之而不衰如星日之在上而山川之無終窮也
當是時先大父道同志合上下其議論先後相汲引
而期於古人之域者也今曾氏浸衰而閣下德名之

不替功業之是似關百聖質鬼神而不可誣也是高門之獨得其傳也夫前輩之立於世膏馥之所沾漑清潤之所淪浹隱然氣象望而使人之意消者某之未見也且某既不獲親傳之父祖矣又不能卽先友之世得其傳者而求之是忘先君子於九原也某實懼焉恭維閣下功業塞天地聲名昭日月高臥鄉里視富貴如浮雲而世挽留之夫利害交於前而心不沒於利者古之人有能之張子房李長源是也臨大節斷大事舍斯人其誰歟此聖天子以委之閣下而四海之人舉屬望也某於此時始獲登門將抽毫進

雲莊集卷四

十一

牘爲短章大篇道古今譽盛德以求閣下一盼之遇耶某所不忍爲而閣下之所惡也將開口論利害援古今列成敗粲然如組繡之成文章了然如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某不敢先且意閣下之不乏斯人也獨以先友之世得其傳者惟高門爲然心悅誠服不自知其足之及門也以平昔願見之心相望乎千里外始得備數司存居德宇之下儻辱念其先君子之末緒數使趨拜於左右而仰聽其議論或以爲可教而幸教之庶幾失父祖之傳而復於高門得之則其爲賜宜無大於此者矣先君子有知實寵綬之嗚呼不

知者又以爲閣下持黜陟之柄將以爲階取爵祿之資此某之所志亦豈所望於門下者哉閣下之所以賜某者不在是也伏惟深察而垂納焉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黃叔愚主管謝墓銘書

八月日具位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主管學士閣下向者蒙手所製先妣墓銘一通伏讀號慟哀感無極夫銘之爲傳後之具也尙矣古者於器不於墓於生不於死戰勝而功著事建而名立則必於此明示得意如臧武仲所謂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者皆

雲莊集卷四

十二

是也其旨主於輝當時而震後世固不問其作者之誰何後世因其人之歿平生毀譽之旣定然後枚數纓陳之銘之石而納諸墓其辭加哀焉後世誦之乃與史氏相表裏其小異時之信否則視其秉筆者賢愚何如耳雖然男子之自見於世也易達而立朝也言語議論聞於時施爲舉措見之事窮而在下也猶有鄉國之所評友朋之所稱言出而人誦之行成而人師之不患乎世之無傳也若夫身居闕闕之內無游談揄揚之功不與於立朝治人之事雖有高材盛德宜見稱述非親與故蓋不得而知之矣不幸而生

世不諧困阨窮陋以死非親與故其誰哀之苟能知其賢而哀其窮而力不足焉則雖言之其尙誰傳伯姬共姜最處婦人之不幸而其令名卒與天壤相敞若以酌其生平之不遇者詩與春秋表見之爾仲尼之所取而後世默不敢議雖然此非今人之所敢希予其或爲親與故能知而哀之以當世之望力能表而出之而爲之銘則亦可以慰九原無窮之悲矣此某鄉者所以不敢捨門下而他求也先妣不幸稟生多艱幼則其家困於小官旣嫁則舅在謫籍從夫而夫喪從子而子天向使其爲男子以彼材德必能自

雲莊集卷四

十三

樹立於世而屈三從之美所從輒無祿早世顛躓困阨有如是甚者也晚節末路遺體幾盡獨與不肖之幼子處其子進不能處高官大位以爲親之寵退不能殖貨財以豐其家以解親之憂又不能取英聲顯號以光榮其親前二者可以誘之命也有所制而不得也其後者某將安所逃罪以是爲親與故者莫不深哀之而執事者特甚焉聞其葬也而相之以哀挽聞其無以識其墓也而錫之以銘詞悲夫玄堂旣掩日月有制食粗而衣菲者不可以爲常矣怵惕悽愴之心未改而所樂所嗜之薦有時矣昔之訓誨之音

撫憐之色不可得而聞見之矣其所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者容貌在於畫像行事在於銘文而止耳而執事以至誠惻但之心精確顯白之文摹寫其精微拜賜之日恍焉如再獲侍栢捲而聞警效不自知其涕之流也雖然某之所望於門下者豈以其書之咫尺之石庶幾於陵谷遷變之後始有以聳動於人耶直以謂執事之文必有傳於世至平日陪侍杖履竊聽餘論許與必公其見信於人也決矣誠可以償先妣生平之不幸而稍追其孤之罪戾則執事之所以見賜於存沒者豈有旣耶瞻望門闌無由鞠躬以謝而

雲莊集卷四

十四

拜送書於庭惟執事諒之不宜某皇恐再拜

送王景文教授歸江西序

某族子熹頗有大志熹交天下奇偉士嘗爲余道郭從范王景文李粹伯之爲人雖未識面常往來余懷也前年客郭城始得從范稠人中往來日相親一日過族子家而景文適至是年冬官京口則粹伯又先在蓋向所慕愛者一旦盡得之爲交游今年從范無祿早世而粹伯景文始同擢第以歸徘徊於大江之濱二公驟相過某也幸輒介處其間記景文初相遇時微有酒所議論逸發粲然成文章邁往之氣鬱鬱

出眉宇間某於是知族子之言不吾欺也當是時景
文名滿天下要官大人猶忘勢願交而某迫行役不
暇也今幸相遇於此暑風涼日舉杯以相屬登高臨
深攝衣以相從豈非天耶每念取友之難而會合之
不易也聞其來輒挽不聽去屬其談惟恐止也又時
爲某出詩騷古文雖體裁之不齊而位置施設各當
機杼每愧歎彌日始知曩時得景文猶有所未盡也
嘗與之上危亭撫江山豁然以驚怡然而嬉曰天下
壯觀盡在是矣酒酣起舞迺立四顧則又悠然以思
愀然以悲曰古今一山川也曩之陳迹了然在吾目

雲莊集卷四

十五

中而其人不可得而見景文者豈若夫騷人墨客悲
傷憔悴而爲是言也哉景文曾懷朗朗踈眉而哆口
欣然有大夫之表腹如盤而背若負也然則其任大
也固宜景文勉之氣之養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奇術
之擇也愈審則其用也愈精使後之人登斯亭覽故
迹抗懷遐想知千載之上有王景文者書竹帛而上
鼎鐘慨然有同時之歎者必自今日始而某則親
周旋其間又自知幸也是爲序

記

大愚堂記

子章子啟山林於具區之上環亘百畝亭觀相臨徑
術相錯仰有蒼翠俯有清泚四時草木行布而族別
夸奇而競秀升高視下間見層出章子樂之蓋種秫
以備酒材畜魚以供膳羞果蔬薪樵取足於畛域之
內而擇其地之中結廬以爲家朝於是夕於是宴然
不知歲月之遷流而外物之可羨也適名其堂曰大
愚而謂客曰吾間古之愚者多矣坐進此道終日不
違者有如顏淵卷舒無方知不能及者有如甯武子
是皆抱賢人之資以愚自託者也我則異於是其行
于于其處籛籛不知功業之可慕與爵祿之可趨得

雲莊集卷四

十六

喪交於前而無所擇事物接於心而無所居蓋天下
之真愚者也今吾築圃以自休搗之居室以沐浴於
斯言其可乎客曰有是哉夫子之能名也吾悲夫智
之爲累也夫人之生四支百體筋骨綿絡至弱也利
害誘於外思慮動於內物交於物日自戕賊甚矣智
之害吾身也天地之間人物錯居而惟機心之爲勝
人僞興而天真遠剽攘爭奪將無不爲也罟獲陷穽
將無不至也智者滿於天下而天下之人始踧踏而
不安甚矣智之害天下也其於已也所得不足以補
所失其於人也所利不足以償所害夫子知其然望

其末流而塞其源息迹滅形以愚自全此老氏所謂盛德而仲尼獨以回也爲賢者歟雖然愚而爲詐愚而好自用愚而不及於中固非夫子之所病也若夫坐於堂上離形去知墮支體黜聰明忽然游於物之初則彼所謂智者固不得而累我矣而此所謂愚者亦安得而名之耶章子掀髯一笑而作客因書以爲記紹興己卯十二月戊戌南豐曾某記

強衍之愚庵記

吳興郡擅水國之勝爲東南冠背城而南舟行不再舍水廣而益清山遠而益秀浮圖倚空邑屋合散曠

雲莊集卷四

十七

澤砥平引睇百里仙聖之所遊而幽人之所家也余之友有強子衍之樂乎此乃卽先廬之舊而新之藩籬榮迴窗戶簡素奇花大樹植立就列相方視址不改其故而幽情野態如在世外強子曰逍遙乎其間種蔬於園題曰抱甕開軒南榮名以照膝直居室之後越回塘爲北渚築臺其末以領溪山之奇燕坐堂上隱几而兩忘引觴而徑醉兀然頽然萬慮俱盡雖千鍾三旌不汝易也而願謂余曰將以愚庵名吾之居余且應且疑曰強子以智稱居官所向治辦餘慮之所及視夫人相什伯也爲之長者譽其能雜然無

異辭茲欲以愚自名得無非其實乎敢請其說強子曰噫人之所甚樂莫過乎安外不爲耳目之所惑內不爲思慮之所耗安乎不可以有加矣虛明寂靜內心不生外物自遠此得道者所能而無所適而不安者也貧賤富貴形於外毀譽是非交於前衆人窮日夜騁智巧以與物競而愚者胷中憤無分別此亦無所適而不安者也得道者不吾所敢望以愚求安吾之志也余於是喟然而歎曰強子求息於愚者也萬物芸芸各有所息日息于夜月息于晝農息于冬行旅息于夕而况於爲君子者乎且強子亦知愚者之

雲莊集卷四

十八

樂乎疾雷破山呼聲動天而不能震瞶者之耳神鬼變化大地涌沒而不能駭瞽者之目存亡得失哀樂好惡相尋於前而不能入善忘者之舍蓋其能動者人也所不能動者天也靜可以制動恬可以養智人爲盡而天真全善刀而藏則芒刃不頓雖婁索珠而象罔得之又安知夫大愚之不爲大智也乎強子其知之矣余與強子相謂內兄弟其相友也久憶往見其年甚少時清夜人寂焚香默坐蓋有意於靜者長而涉世知味著之爲非去健羨紕聰明而自息於愚亦其本心然也昔者洙泗之間子路之勇子貢之辯

於道無聞焉而得其傳者離形去知者也以魯稱者也余又以知強子之進乎道者也異日有得將爲子賀因書以爲記乾道改元十月日南豐曾某記

超宗道人妙用庵記

超宗先生居妙用庵中變萬化四通六闕或生或殺或縱或奪點鐵成金指南作北橫拈倒用於法自在如摩尼珠隨現五色如老大悲于手現前無有間斷無有疲勞無有窮盡歡喜讚嘆比比皆是時有無得居士致問來者汝亦識所謂妙用者乎先生泊然太虛無所附着杳然深淵不見源底如金剛杵觸之者

雲莊集卷四

十九

如碎如大火聚近之者萎徹內徹外了無一物石光雷聲滿虛空界不見蹤跡如世伎兒幻出物象適從何來可駭可笑如張空拳誑嚇小兒啼止張問元無所有識此乃爲識妙用者咄哉來者先生微露頭角使汝猶得見聞萬一收捲波瀾銷鎔劍戟坐斷要津塞却唇吻汝又將於何見先生耶昔有維摩詰者不披袈裟不去鬚髮遊行俗間爲諸菩薩聲聞解去法縛將釋迦世尊慈悲救物所立教言一一掃除不遺餘力名報佛恩又將見大見小見遠見近見淨見穢見聖見凡一切分別破壞淨盡名度衆生若但以取

香積飯斷妙喜界有大神力觀維摩詰未爲知音今者汝復欲以此觀先生耶若能於無作用時常相對面不爲幻軀之所隔礙始知先生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妙用縱橫不離當處開大施門不虛設矣居士一日謁先生於是庵謂居士曰汝其記此聞命之次奮筆直書雖然一點一畫個中容受不得先生終日說法一毫也說不着而況引紙濡墨文彩愈彰去道益遠讀之者須知居士不曾作如是說庶幾免相負累乾道元年十一月癸酉無得居士記

直節堂記

雲莊集卷四

二十

王子居室之東南鉅竹盈畝蔚然而青煜然而澤頤然而長身過其下者視爲上行爲遲清風爽氣迴薄襟袖間如執熱而濯負載而休倦遊而還故鄉也然棄於一隅有斯須之愛而不可以常也王子病之迺卽其北爲堂四楹宏敞觀深以燕以游向之林立者一旦森列庭下因指謂客曰草木之可錄者衆桃杏李梅之華盛矣而不足於清蘭芷菹籬之質清矣而不足於勁吾所取友其惟此君子將以直節名吾堂子其爲我記客曰噫彼之見取於王子者其必有道矣夫求箭者於會稽製笛者於蘄春度杖者於叩嶽

東南之美並周於天下材則材矣衆人利之而好事者不忍也色涵烟露聲挾風雨檀欒嬋娟生意媚好美則美矣好事者悅之而非君子之所敬也若夫千霄而上不待矯揉遂其天資而無所屈不爲敬形詭狀勾身側足以相媚悅寒暑猶是榮悴猶是凜凜平志氣之不可奪也超超乎其志榮辱也其使百世之下懦夫有立志者歟其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者歟斯王子之所爲敬也耶不取其姿而取其意不取其意而取其德愛竹一也獨得其遠且大者豈知之極深者耶豈王子之所存固然耶始竹之植乎此也杖

雲莊集卷四

二十一

履之所不留腸豆之所不至倏然冷然不爲無人而改也今去几席不能尋丈人意則異矣而竹猶故也又見其終身不易其操者耶其見取也固宜王子宦游再終星而爲縣公以能見稱抽身於公府息駕於私室而粲然輝光發於草木又能託物以自勵其志遠矣凡人之萬興多得其近似之者因是可以觀其人吾願王子勉之以有成也自今以始朝於是夕於是俯仰乎高標游息乎清陰英華膏潤淪入肌骨將日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其漸人也速感人也深王子之善取友也王子曰是吾心也客曰未也歲晚凝

涸萬物改色嘗試與子坐於堂上下有換然自若強項風雪中者舉目得之欣然領會子其於斯時乎取之王子迥然而笑客因書以爲說乾道丙戌三月既望南豐曾某記

棟華堂記

余築室龜谿之上長樂林夫子踵至暇日相從游一日語余曰吾之友有高君者居於渝上其先人以文材被薦揚以忠節死王事高君與季處傷夫遺體之不可復益矣則交相砥礪其甘苦以終其身又於所居之旁闢地以觀游名其堂曰棟華志可嘉也子其

雲莊集卷四

二十二

爲彼識之余途巡對曰余雖與高君未際也不知其人視其友高君之爲端人也必矣敢誦其說夫子則擇之夫三荆之感足以還離居之心束箭之譬足以堅忍死之託況於棠棟之詩小雅之所賦周公之所嘆而孔氏之所取也哉命物以托興揭名以見志至矣夫其用心也余知夫高氏伯仲之居是堂也偶坐儷立以交其驩徘徊游息以同其志豆觴絃歌以合其樂至於春草池塘之思夜牀風雨之適則必相從以相親也陳之以詩書觀之以圖史設疑問難以窮其所當然研究曲折以求其所指歸至夫會意也渙

然而信驩然而喜則必相資以相成也惟其先人之德善勞烈忘其身之謀而徇於國家以壽夫後之人凡起居飲食之間可不知其自也邪穆然而深思悄然而長懷則必相泣以相命也士生於世惟出與處處而在野則養生治性睦鄰族接隣里鄉黨無間言出而仕於朝則蹈義赴節全其令名不爲先人羞以至於酥爲酪之稱得龍得虎之目則心相勉以相期也志立而行益成業廣而名益彰積善在躬寵榮隨之異時高車結駟並驅於里門鄉人父老聚首而觀合辭而嘆則又相快以相耀也是數者舉類夫棠棣

雲莊集卷四

二十三

之爲華枝葉之條達附萼之固結相承以相輝者也高氏之有聞於時其必自斯堂始矣古者聖賢之進乎德也凡盤杆几杖皆銘之今則接武堂上仰視棟梁間而大書在焉退而求夫每事之必稱則伯仲之好愈久而愈堅雖至於數千百年可也是亦進德之微意而可爲高氏賀者也匪惟高氏之福也凡過高氏之廬屬目於斯皆將有感焉是又可以爲夫人之勸也然則命名之效豈淺淺也哉若夫棟宇楹題之制廣袤尋丈之數帶以臺沼繚以徑術松竹之所布花草之錯處登斯堂者當能賦之乾道六年四月三

日南豐曾某記

書後

書柴鳴舉易索隱後

聖人之言由近以及遠推見以至隱蓋善誘之道也後之人志其空言而遺其日用使學者不得其門以入幾何其不怠且廢也傳六經者往往如是而易最爲甚夫易之爲教二卷舒而已以剛柔高下消息盈虛存乎理屈伸進退出處語默存乎人此一經之大凡也柴氏之書因而明之於事爲交際之間世我從違之際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近而易曉如指諸掌

雲莊集卷四

二十四

于以保身于以經世于以體常于以應變無一不與易合而咎悔自遠易之獲用於世豈不較然明白也哉夫經者常也使須臾而可離鳥乎而爲常然則求易之用者當自此書得之

書陳池州芝亭記後

榘楠豫章干霄而直上任棟梁庇牛馬然其生也以根芟其植也以勦稷金張許史之家山林苑囿指顧而就名花異卉無不可致然栽培灌溉力屈而後有得雖皆資於天下之和氣類非尤假詭莫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夫心之精微苟有諸中山川鬼神實知之

於是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此陳氏之墓松檟成列而所賁者芝也若夫狀貌奇特黃如紫金赤如珊瑚而光明如堅冰蓋合於神農草木之經此又不可誣者也草木之類多多矣神仙之書獨稱芝田而以芝爲茹者商山之四皓也自漢書考之不言其所終而世紀其爲橋中之游變化恍惚蓋古之得道者古人云三世忠孝可至神仙自昔以往登道家之錄者未有悖乎此而得者也池陽郡侯恬寂寞而謹於奉先闢陰陽不經之說以身任之蓋其用心不期合於神仙而自合者則芝所爲生從可知矣抑又聞

雲莊集卷四

二十五

之先正賢良以布衣言天下事登殊尤之科負經綸之業名震四海而身歿於擯棄其積之之厚豈止發爲瑞草以爲子孫誠孝之報而已哉將見文獻相續夸一時而名後世者當以是爲信

書鄧器先所藏蘇帖後

元祐初俊傑滿朝劉安惠公入居永轄而東坡先生將修啟爲賀蓋二公玉堂對直之舊也斯見一時人物之盛器先聞斯帖有在力致以歸積而藏之以永兩家之好可爲故家之勸

題侯齊彥樂府後

經世之書六詩乃與禮並夫正君臣辨上下安國家

遠禍亂禮之爲用大矣而詩以空言配之何哉古之君子據下情必以詩通政事必以詩考風俗必以詩正得失必以詩觀休咎必以詩悲憂愉佚皆於詩得之三百五篇皆有爲而發不肯徒作當是時內有太師之職外有採詩之官汲汲然惟恐言之不予聞也其於治道豈曰小補之哉春秋之先王澤未竭而詩未亡者舉如是也三代旣遠其或誦晨風黍離之章猶能感文侯之心全天性之恩是猶得古人之遺意夫制禮防於未然採詩救其過差其並行也固宜後

雲莊集卷四

二十六

世文人排比聲韻流連光景爲人作容姿不幾於倡優畜之也耶詩之爲詩至是微矣余之友侯齊彥自其少時以篇章知名得之者據其華咀其味而已一旦出樂府十九篇簡而當直而婉惓惓而不傷耿耿而不迫其志在於轉而上聞非爲取一時聲名而已也意氣格力蓋餘事耳嗚呼庶幾乎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者耶使齊彥有列於朝盡行其言尊主庇民其不爲諂笑取容之語也必矣詩以見志余於是乎取之南豐曾某書

題本事方後

某伯父諫議公紹興丙辰歲守新安叔舅彊常州在
焉而幕中有許叔微知可老於文學而尤深於方書
伯父嘗有奇疾於是良已某始聞其賢恨未面也後
三十年乃得此書於士大夫家皆推已然之明效以
告後之人使之據舊以鑿新言古以驗今截然易曉
不待精於醫者而後能用之又知其用心之勤且博
也某乾道癸巳假守零陵因錄刻置於郡中以廣許
公濟衆之志又得江夏使君歷陽張之彥所記異夢
誠有補於是書故并刻之於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豈獨醫哉倘能祖其所得而遵其所戒則何往
而不利誠可以無咎悔矣

雲莊集卷四

二十七

狀

宋曾協撰

左朝請大夫前知建昌軍陸公行狀

公諱時雍字堯夫世爲嚴州清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潛德不仕父某始以公貴贈右朝散大夫公幼警敏爲嬰兒時已不凡能以指畫字問人七歲知讀書十三能屬文鄉先生往往奇之大夫公以告其家人曰此子他日大吾門汝毋憂貧年十四丁外艱執喪如成人退卽夙夜強學期以起家三舍法行公始游

雲莊集卷五

豫章叢書

鄉校比比居高等始有聞於時諸生日廩食縣官公自取疏糲而儲其資以歸養既而與貢書居上庠閱七年有詔釋褐賜上舍出身方臘竊發太夫人在鄉邑公時未注籍聞盜卽日馳歸越明年始以試學官中選得福州教授秩滿改池州訓導不苟所至學者歸之入爲秘書丞在館二年求補外以便迎養得通判湖州是年天子祀南郊澤流諸臣太夫人年踰公十矣躬享封號捧詔拜舞起入爲壽母子欣欣聞者歆詭謂公孝養誠篤率如其志云湖州自軍興以來事出一切差其民之貧富使人粟縣官而予之直督

索同賦租自私俱病至是公請于州積錢于場與民爲市未期月而足民不告困郡人至今賴之其餘去害就利者類如此秩滿求奉祠以養無幾何太夫人感疾公憂形于色晝不飯夜不寢以致力乎醫藥既遭艱棘衿哀染瘠每慟幾絕至負土石封其墳不茹葷者終喪焉鄉間父老交口歎嗟以詔其子服除通判襄陽府襄陽新免兵革民未土著公勸課勞來撫摩疲瘵朝廷之德澤無所壅蔽民以故不轉徙簽書樞密院事詹公某以使事出疆會公還朝因請掌記室歸報除知建昌軍虔州戍卒嬰城叛鄰郡多乘時

雲莊集卷五

二

科斂官吏將效之公弗聽至以利害怵公堅不爲動旋踵賊平諸郡騷然而建昌之人不知也先是禁旅闕以故事選州卒之丁壯者檄至郡郡兵不肯去鄉里至流言相驚公獨條上其事朝廷是之命姑毋至江西建昌阜繁爲一路劇盜賊出沒郊野爲民患公至設方略明賞罰無間久近皆獲獄訟或累政不能決者一問情輒得郡中駭服先是造舟於溪歲數毀征諸往來者以贖其費卒徒利其贏至所取無藝公至一切禁絕且出庫錢以更之官鬻酒於民強民之有婚喪者公至悉罷除之代還百姓涕泣遮道不忍

其去云紹興乙亥歲公六十有三矣以是年四月十三日卒于湖州烏墩鎮之寓舍公醇厚端靖內外完好心平而氣舒雖久處者未嘗際其喜怒對賓容清談亶亶不及榮利見者不自知其意之消也閒居終日襟抱冲澹寂然若無意于世者而中實明敏遇事洞見無所遺爲文援筆立成典則而麗讀者厭服家多蓄奇書盡得其指歸平生操行過人發于至誠無毫髮欺偽雖家居澹泊卒以濟人利物爲先每告戒子姪卽曰惟忠惟孝可以立身惟廉惟慎可以莅官吾自入仕橐篋取給縣官每自反思所以稱是者未

雲莊集卷五

三

能也汝曹其勉之與伯氏處旣老滋益恭始任子舍其子耕老而官其兄之子曰及吾兄之生存也至公之歿耕老猶未官凡內外姻戚調其不足而字其無所歸者不爲戚疎之間嘗曰我常欲買田數百畝爲義田盡收宗族之貧者以畢吾志吾家非所憂也其爲郡無暴政無矯情以清靜爲治所至晏然平生不問生產身雖宦達所以自奉不異爲書生時去郡而歸橐無餘金居無尺椽寓居環堵之下湫隘囂塵若不可堪忍而公安之泊如也早歲六經通至老探頤益深而尤覃思于易貫穿孔子孟出入釋老以求其所

自得者每一會意容得色粹然見於外汲汲相告語蓋所志者治心修身之要非若俗儒獵取華采爲文章而已也病革時公之婿宋某開說云云公曰此久矣毋多言蓋其所以處死生者如此公之所居鄉鄰愛之雖庸夫賤隸無異辭聞其歿往往太息泣下夫人安吉朱氏先公卒男一人耕老女二人長適宋某公姊子也嘗以進士舉于鄉次適林森業進士其家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湖州英感山之陽從君志也且屬某狀公行事將以謁諸能文之士而銘諸幽乃次比而授之謹狀

雲莊集卷五

四

右中散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強公行狀

公某字幼安錢塘人也皇曾祖諱冲隱德不仕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妣程氏封仙源縣太君皇祖諱至始以進士起家終尙書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楊氏曾氏封吳魯郡夫人皇考諱俊明厯尙書主客員外郎終兩浙路提點刑獄以公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妣趙氏封榮國夫人強氏之先其別自齊蓋本姜姓班班見於漢唐苻秦之書至國朝公之祖考始以文學大顯爲世稱首公尤警敏四歲能辨四聲年十有五而孤太夫人相繼卽

世刻意問學居鄉數年罕識面從鄉先生施國光
學遇講解嘗默記數千言退而筆之無一脫遺齒最
少同輩敬憚不敢爲逸游慢戲開府公嗜學博極百
氏造次未始釋卷公從旁觀之悉能記憶問輒響答
館客傳松卿子駿極愛重之叔父文憲公淵明尤器
焉居鄉最爲鄉人所推薛太尉昂目爲後進第一李
修撰及聞而敬愛與爲忘年交未冠以開府公恩補
太廟齋郎調睦州遂安縣兼主簿時年二十二持身
廉約一介不以取人滯訟有越十年者付公一言決
之一邑稱服民有方澤者訟前令去之亟輸粟得官

雲莊集卷五

五

以自庇橫益甚士子郭霖邵振民之徒持吏短長以
自衣食公來皆屏息悔過時朝廷重興州縣學官吏
奉行唯謹閭閻配隸假逢披立訟庭則長吏改容加
禮事無曲直一切右之不則叫號謹歟或面罵不顧
令不能制值公在坐則循循如平時以是公旦旦造
令訟未畢不聽去也有詹天申者稍不遜公遣人諭
以理少選詹之族長相率攜天申詣公愧謝公因勉
勵之卒爲善士後登科仕爲陞朝官云縣歲給蠶鹽
豪民劫持強取多或倍蓰吏破產以償公命工織竹
爲畚者百餘細大有差預賞之亂其鈔而覆置之次

第而賦訖事無敢譁者吏以手加額曰使官得宰天
下當如此鹽矣未幾移長洲尉過市民皆啜泣後十
有九年以避地復來士民爭出勞問相與調護焉時
去亂未幾邑豪傑更爲長雄亂屢起令姑息不暇公
適寓居猶以遺愛得其歡心歲時問遺邑人賴以爲
安又嘗之淳安遣僕市藥于肆主人潛益其數公覺
而歸之不從縣吏見之叱使去曰是嘗官吾鄰邑唯
井水不以錢取汝曹無知敢汚若人耶及爲長洲尉
守盛章恃勢恣橫郡官多詔以求進小忤意中以危
法公從容有常章敬愛之既去稱譽不衰未幾除主

雲莊集卷五

六

管編估局既而復改剗刷折鈔官物時文憲公年高
多病跬步不許離侍側而折鈔官例不坐曹如公之
志云改承奉郎除光祿寺丞兼大晟府雜務官踰年
文憲公薨除公通判杭州年二十六人初少之而公
遇事敏明老吏皆畏服以爲不可及杭本鄉郡公持
身廉平親舊來者禮之饋者厚報之恩意往來如平
時皆得其歡心然終不敢以毫髮私恩公也杭爲一
都會多姦盜吏薛昌以善述捕名里中昌弟甯桀鷲
橫一方州郡倚以爲用雖名太守莫敢詰每捕弗滿
品卽推一無賴者號家人代之受責公取其牒視之

曰姓名汝也又奚辭卽屬吏甯惶懼願自効公不聽
昌走白太守守知公不可奪卒杖之諸薛爲少衰良
民以安吏馬端者專掌鞠獄一州側目公行守事端
來不以時命數卒梓置庭下痛捶之市人稱快迄公
去不敢爲姦公所決訟人多紀之後方臘陷杭州族
僧法秀者老而有戒行方逃伏山中以書抵公曰州
人出萬死猶談強寺丞斷事不去口到今郡人語及
公必以手加額陳通據城叛尤嫉衣冠公出入兵間
皆起立致恭云初公在杭待制趙公蒙來典是州公
外諸翁也不敢以兒子畜公趙雅飾厨傳一日偕郡

雲莊集卷五

七

僚登雙門曰官奴殊未差擇將屬公公舉手謝不能
且非某事有儀曹在趙愠見而罷其他規正多此類
然心愛公嘗語人曰吾內外族之賢者需與幼安二
人而已需趙兄子也後爲工部侍郎云公在職多餘
暇數遊西湖兩山間及龍山諸刹與文人秀士論文
賦詩及高僧逸人爲方外之交每出行縣迹遍歷勝
處徜徉兼旬迺歸當是時權倖用事其黨皆據在州
要職或銜命出入每會集金帶爛然照坐在仕者多
結以媒進有驟用者公未嘗與之親昵然不得而怨
也給事中傅公墨卿使高麗取道錢塘歸語其弟崧

卿曰方是時某亦不能處之使如此蓋惟有道者能
之及終更愛公者以書私相賀曰強幼安完璧而歸
可喜也公初佐徐端明鑄獨泊然無附意日一見非
公事未嘗請問官欲滿而徐去過公太息曰某嘗接
前輩如公似之公去年受代時居舍在城西蒿萊沒
人而邸店別業率頽毀不治蓋未嘗役一匠者某心
服焉始知徐初不敢以衆人見過也罷官去京師寓
景德寺與眉山唐子西以文字相酬酢子西夜過公
語或到鐘鳴時宰相謝賓客有勸公詭道以求見者
公謝不願久之得通判宣州杭倅選甚高前此未有

雲莊集卷五

八

復爲倅者公至宣州守命公燾舊好飲燕不事事公
到數辭疾不往守爲之稍損事有與法戾者必從容
規正時州方建神霄宮忠翊郎徐正德護宮門戟幡
由京師來自謂童貫門人守畏權勢禮之如王人倨
益甚郊迓數里外稱疾不得見公適到郡吏白致書
不聽既昧事問戟何爲不立曰奉使有命須病間公
曰此在選使臣爾護戟到州無他虞職也奉安泗州
郡事彼何與守不聽公命一戎官卽舟次諭以新通
判意曰戟到久不立豈朝廷崇奉之意今擇日奉安
倘管押官病未間持假狀來正德皇恐力疾出正德

既自他郡回曰童宣撫命我市物爲錢若干須車以載公使索文檄閱視且問費將安取語塞不能報會部使者來猶據傳舍不肯避公遣牙卒二十輩遷之僧舍明日遂行眾論快服時宣和二年也是年十月盜方賊發睦州青溪縣十一月稍逼新安知歙州曾公孝蘊移帥管丘知宣州上官公敦復老而畏悞亟求去得提舉江西常平知廣德軍韓公某亦以老病自列罷去三州皆以通判行守事而宣歙接壤唇齒之國也賊勢日張承平歲久民不知兵遠近洵懼聞之朝廷輒寢不報江東帥司遣東南第三將西人號

雲莊集卷五

九

病關索者老于行陣慨然有平賊志然其所統乃江東諸郡兵爾皆惟怯不習戰駐軍歙州賊率衆來犯亟帥所部應之身冒矢石爲士卒先未戰衆皆潰將死之賊遂陷績溪宣州大震先是御筆以江東漕李侂董率諸州兵討賊侂宣人也領江寧兵八百人馳赴山前旣到宣聞歙已危頓兵不進公方繕城壁募敢勇爲守禦計分遣巡尉扼其要衝有攝管界巡檢張禹臣者自言將家子願自効請往杭宣境上氣銳甚行三舍抵寧國聞歙已陷駐溪南僧寺不進中夜憑高遠覘如有火光然大懼委衆馳還所過以策叩

門大呼曰寇來矣五鼓抵城下徑造宣城縣及使漕幕府言狀且云賊壁南門矣公使狀其事旣又走南陵云賊臨青弋江矣江去縣不能五十里於是城中官吏百姓盡室奔竄一城爲空公亟詣漕計事則旣裝矣方退則已領衆出北門趨江寧于是內外大擾寇據峰起先是漕使取太平州諸縣土兵弓手一百五十人自隨是日抵宣州漕以州無兵以畀公公使分護帑廩圍圍而州禁卒調發潰散纔餘三十六人各給兵仗列在庭下目爲親兵當是時官吏無復一人存獨公在焉騎詣諸獄慰撫囚之在禁者又走帑

雲莊集卷五

十

廩壞扇鏹以給士卒之仰哺者亟遣人往寧國問狀邑尉來告境內無寇昨夕貧民附火耳公訪得一二小吏求紙筆書榜以告百姓將乘時作亂公覺之不爲動入夜城中四面次第縱火從者襍被持馬促公去者數四云賊已入城縱火不可少俟公詭對曰吾決矣姑更覘其實乃遣人之火所旣又報火方起則又遣一人乃解衣就寢戒老卒曰吾夙興罷甚覘者至俟來晨併白于是投床大鼾衆知不可動不復言火矣翌日州監軍宣城幸始自城外還胥徒亦有歸者百姓訴剽奪者相屬公捕得命荷以太校帽其首

如大辟者書其械以徇於郊外曰將不以常法治之於是人始知懼宣州自政和末病水流徙者十室而九存者無以自贖及是肆掠居民宣城宰出民持檄赴愬遮道不得行宰以白公公命吏視其居處以類相從書其後以付巡尉戒以須生致毋擅取首級非格爾毋輕用矢刃非經有司鞫實不以論賞於是鳴金鼓獻俘者早晚不絕公命列之於庭挾以鎧仗乃出據廳事士卒有功賞以金錢里正若土豪與有力者勞給加等延巡尉坐語溫言相勞苦然後以賊付有司人人喜悅自誓未旬日姦人屏息境內肅然安

雲莊集卷五

十一

堵城中外戶不閉見道遺者輒連呼其人授之然後去先是城孤兵寡度賊到無以守有周某者自言有家徒三百膂力絕人願率以扞城官吏得之欣然請借兵資糧公獨疑之命赴宣城縣問狀周請與弓給蔣彬者偕行彬一見唾罵曰縣官何負汝乃欲反乎若頃爲強盜吾獲汝欲殺我甘心耶周撫膺慚恨宰陽怒彬叱使去好言論周詰旦以爾詣州爲汝請是夕大擾失周所在乃徑出村落爲盜里正率衆圍之格殺周搜其衣間有降書將舉城以應賊者蓋獨憚蔣彬欲先以計取之耳方是時非公先見城幾殆漕

憲諷公清野及焚附城民居積聚公曰是非邊城比內外皆吾民奈何棄之是時州縣察姦甚密城門晝閉商旅不得行公曰賊所爲遣問偵伺者以未測吾虛實也今吾州無城與民孰不知之何以偵爲重擾吾民無益也命勿察城門啟閉如無事時間與同僚置酒高會賦詩爲樂敵罔測不敢輕犯自軍興州縣多便宜殺戮以威衆公獨不然張禹臣晚自歸衆謂當斬以徇否則械繫公曰某人臣也何得專殺且一命以上苟校有者命第付獄奏劾而已雖捕獲姦盜必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時取一二死囚斷其首竿

雲莊集卷五

十二

于市遠近駭服事聞京師執政者拊掌驚歎曰儒者之勇也宣爲江淮襟喉賊得宣則江淮橫潰爲京師憂是以時多比公于巡遠盡明年正月朝廷方起錢公卽爲守大軍亦踵來二月五日廬州隊將田某與三州巡檢黃晉與賊戰麾下大敗賊陷甯國直抵黃社距州城四十里時東兵將夏仔相繼率衆一千五百人趨甯國聞敗不救領兵徑還夜抵城外莫知爲賊爲官軍也守懼與漕使俱出北門欲趨太平州公亟自出城追及諭以利害與俱還賊聞大軍且到旁趨旌德州城復安當是時童貫出爲統帥思所以

爲歸報藉手者廣德軍有常平錢六萬埋地中軍倅取以獻賞大悅或以此諷公公曰軍興州縣所費無藝更以爲獻將不免科調爲一身計可爾加吾民重困何言者愧服然貫由是不樂及第功他郡倅獲厚賞州守錢公就加龍圖閣學士而不及公錢初欲論于朝其子陳之畏禍而止是時帥臣監司咸欲爲公言之士民亦爲公訟功不已而漕以屢跳爲耻衆相視莫敢發然欲默不忍各以著令薦員舉公其詞則極道城守事內翰徐公勳以書抵公曰仁者有勇今見之矣碌碌鼠輩不足道也蓋指侷輩云西州士人

雲莊集卷五

十三

屈通從軍過宣州據民言爲楚歌二十章其末皆云我不去蓋實錄也其餘作爲語言以記一時之功者甚衆童貫旣班師宣有四大寇環處境內合散出沒四郊騷然州檄公督捕久之悉平先是諸州捕賊得輒殺不問其所由來良民往往爲賊堅守巢穴屢拒官軍公請于宣撫司懇賞募爲首及用事者脅從一切置不問又與帥約無遣將兵喜擾而善驚用之適足敗事在道者還之但會數縣巡尉及召募勇敢士分布要路戒以無得妄出兵且諭巡尉曰吾曹第爲國家畢事毋貪功幸賞他時有賞通判不專有也多

寡當與諸君均之乃鑲板爲榜百紙募人持入賊中搗道上衆稍離叛間有執賊來者問知脅從立慰遣之于是徒黨盡散獨所謂首領用事者數輩竄伏山谷未幾皆擒獲無遺公遷官一等巡尉第賞有差如初約焉公之以職事留郊外也一日得部使者檄以朝旨委公密具棄城官吏姓名方公攝事時郡官皆出境外間有馳歸者聞一虛傳卽日去或白事未竟就坐潛遁雖主兵官亦然皆盤泊和太平眞揚高郵逮事平始歸同時守會稽者劾棄城官吏皆荷校遠竄守驟加職數等公念事出意表安能人人責其固

雲莊集卷五

十四

守獨守臣不可去爾人情不相遠使數十百家流離狼狽已取厚賞安乎卽報以無棄城者僚屬由是獲免初郡官聞有檄憂懼不知所出候公入城迎叩公猶相視懷疑公命取案牘示之無不感服關注子東作序送行具載其事錢公號風厲師所到不假僚吏以權獨重公爲政事無細大一皆諏訪文書經公者錢不復省視嘗行縣郡事留不決以待然其爲人尙威猛下情或不得通公介居其間以濟之錢嘗云公之處事初若不快人意徐而思之莫不曲當蓋某所不及也倅宣二年領郡事者十七八比去民閉門遮

道不聽去公去踰一紀宣州吏卒時猶爲謔言相勸云強寺丞來守此州踴躍驩呼以先覩爲快公之友黃公子魯自新安之建康道宣州溪上飯于野店一姬前問曰官識強寺丞否今安在曰在餘杭安否曰安則以手加額黃曰汝何爲問之曰若人宣民再生父母也自有吾州以來得知州通判知縣才各一人此其人也問守爲誰曰李龍圖令曰李朝奉蓋光椿年也公始還鄉里造父友傅巖老迎勞曰宣城之節甚高行季有子矣行季開府公字也揚公時一見公大奇之曰強氏有此人一時名勝造門願交入朝道

雲莊集卷五

十五

毘陵錢公謝事家居賓客不得通聞公在門肩輿亟出留連歡甚曰公之爲政吏師也有德又有言老夫退居靜念愈覺可服是時王黼當軸官以賄成因曰聞邇來官有定價非是不可得公奕世清德其值不貲寧不得官慎勿爲此公斂衽謝曰某素心也留轂下半年果不得官乃告去居鄉二年殆無出仕意親故更勸勉乃再趨朝詣吏部視文榜有湖州司錄事者卽求以歸時論爲之扼腕而公恬然自若也揚公時屢爲蔡攸輩言之不效公于蔡氏雖姻戚然未嘗少爲之屈故不用及其將敗也攸子衍除徽猷閣直

學士始薦自代雖其父祖猶以爲然也唐公恪許公景衡相知尤篤會淵聖卽位二公方向用慨然許以振起及執政輒忘之蓋公恥于自售故難進如此公方待次里中會朝廷窮治朱勗黨與命江浙漕臣凡以勗得官者卽斥之莫知主名則求勗故吏俾疏姓氏由是爭奪紛紛或許以自售而公之代者亦誤墮罷中徽旣去矣一日漕使招公甚急面授檄使之官仍戒以速行毋留且有所畀付公力明其不然曰聞居六年寧不急祿然豈可厚誣他人不敢承命漕再三勉諭辭益堅以公言爲信然乃已旣而代者始使人自辨然事已白矣當是時猶用舊制圭田以四月三十日爲斷月旣望漕以此勗公曰藉彼不然而文移往來猶可易朔公辭不願漕終身愧服士論益以此歸重公未到吳興郡守直龍圖閣梁公端聞公名悚然以待時錢塘叛軍尙嬰城湖卒董照等亦謀據城叛其黨以告爲首者罕戮之郡僚遷秩一等於是州下令諸營卒十人爲一保一人有謀十家坐之又聯城中居民爲保伍以伺察軍士反側不自安而公適到郡有兵士張青者夜梯子城西門並茶肆登屋縱火未及燃爲保伍所執一城洵洵質明守命理官

雲莊集卷五

十六

人自辨然事已白矣當是時猶用舊制圭田以四月三十日爲斷月旣望漕以此勗公曰藉彼不然而文移往來猶可易朔公辭不願漕終身愧服士論益以此歸重公未到吳興郡守直龍圖閣梁公端聞公名悚然以待時錢塘叛軍尙嬰城湖卒董照等亦謀據城叛其黨以告爲首者罕戮之郡僚遷秩一等於是州下令諸營卒十人爲一保一人有謀十家坐之又聯城中居民爲保伍以伺察軍士反側不自安而公適到郡有兵士張青者夜梯子城西門並茶肆登屋縱火未及燃爲保伍所執一城洵洵質明守命理官

鞠于郡圃具得縱火狀因會郡僚議罪皆曰當如約束戮十家公曰不然前日孥戮出于倉卒不暇詳議然何可爲常今日之事唯寬可以已亂不然衆怒不可遏此州殆矣且焉知斯人于彼不有私憾未見反狀當傳經典同列曰唯前日用刑太恕無人忌憚若更從輕則亂可立俟公固爭曰殺人亦是好事須寬猛迭用不然人人思亂矣守獨謂公曰勿安與某意合然則當如何公曰燒有人居舍在法當死况當此時且近于城處以極典夫復何辭又問家屬曰徒鄰州又問十保人曰杖而釋之同列猶力爭守不聽退

雲莊集卷五

十七

坐後廳書斲如公言未竟客至曰十保人已輕因令俱徙鄰州既命斬張青市中薄暮始治餘人登時追遣上道家屬相送哭聲震野是夕卒羣無人色于是察蓋駭溪下小舟一一搜索不遺時方增置武尉募新弓手二百人州令分守武庫以備不虞於是弓手橫凌軍上軍士憤怨道過新弓手輒毆之守一付公使治公呼證佐使前曰彼均國家人也州郡遇之無厚薄但毆人者罪耳汝當以實言不然先罪汝咸對以實又呼軍士前反覆問之至三四然後杖之莫不悔服有龍騎節級陳方及舟師沈青攘袂市中曰春

必爲死者復怨一郡以爲憂已而陳方遇一鬻青果者於塗奪其刀搥之傷胸邏者錄以送州衆皆喜謂去此人有名矣公私語守曰慎無急殺一陳方易爾然既有不可勝諱者姑繫獄徐議之翌日傷者困重始荷以大校方舉日直視鼻息拂然衆益懼已而其妻又誣鬻果者怨其夫持刀逐已衆證不然杖而遣之於是雜然謂使方出獄必爲亂當遂去之公曰法有限候限至徐議區處爾何遽也守呼法吏將改配公曰改配亦逃歸爾何益守問計于公曰第付某決杖可也守孤疑慮累日不得已然公言諸默隨之者

雲莊集卷五

十八

數十人公初命依法行決才數下方號呼若不能堪者遽命釋之且使陞階好謂曰吾視汝貌豈碌碌者異日立功名享官爵殆未可量而輕生如此可乎使前日被傷者不幸遂死汝且不免雖有富貴將誰使享之太守兼管內安撫豈不能以便宜斬汝蓋將責汝後効吾又從而貸汝亦知悔未也日然曰僥倖不再而今而後當自愛毋忽方再拜謝衆卒歡呼以手加額曰官猶齒吾輩於人類乎守初猶憂之後半見公曰陳方帖然公勉以忠義之力也未幾沈青又以私釀捕獲衆持論如前日公曰不當與陳方異

罰亦杖而釋之自是漸卒不復萌反意州人於今不見
見兵革實公之功也苗劉肆逆挾詔旨以除內侍有
寓他州者輒沒其家貲徙之遠方吳興郡官一時受
贖者數人惟公處之得宜毫髮不使有欺隱而其家
以口賦服用飲食甚備具名物歸之案牘曰此固詔
旨也其人感泣未幾有詔復給於是訴者紛紛而公
獨晏然衆又愈服在湖一年半凡訴訟守一委公倅
具員而已郡無留事公所決皆傅情法無纖介私州
人思之不忘時公初脫兵革囊中無留藏獨恃月俸
有餘輒分畀同事郡守益以此多之公雅志退藏見

雲莊集卷五

十九

四方多故遂挂衣冠去會新天子卽位用人如不及
翰林學士汪公藻等交薦詔公主管亳州明道宮除
通判永州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初秩滿除通判泉州
復改崇道祠事任滿赴闕望領一時凡論人物必以
稱首時有詔從官薦堪任監司郡守者將書姓名御
屏以待選用觀其治否以殿最舉者又詔須明指事
實不得泛論又詔監司郡守有闕先除所薦人吏部
侍郎晏公敦復兵部侍郎劉公寧止給事中傅公崧
卿以公應詔傳雅器公嘗欲以十科薦會資序礙格
乃止爲舍人時嘗以所草贈告三十六道書以畀公

使書其後前後屢薦動輒數百言初以給事史官賜
對又反復口陳不覺日旰皇恐謝曰臣奏事喋喋煩
黷聖聽上曰不妨正要如是然與時宰無素卒不用
乃從吏部調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到官會
郡守數易倅自彥構適行守事性多苛而疎率文書
有不合理者公輒持不肯下雖力取之不爲動既而
出旁郡以州事諉公者凡五十日日閱訟牒千餘區
理郡事一府厭服旣而公諸舅徽猷閣直學士趙公
需來知府事趙雅愛重公日間見坐語堂上老兵輩
悉屏遠每事問公以忠厚信于上下趙所施爲一事

雲莊集卷五

二十

近厚曰必自強丈出不然則口強丈未言爾姑待之
趙固勁正公左右之治狀遠聞已未秋大旱戶部尙
書梁汝嘉建言漕運不通請下杭湖蘇三州募游手
二萬人治漕河自秀州抵長河堰凡一百八里公得
之笑曰彼初無水源必待天澤無益第漕下塘可也
且歲旱井甯萬畝野處弱者嗚死壯者潰而歸爾移
書言事官罷之是日大雨踰二尺漕運以通汝嘉憾
焉吏部尙書張公燾吏部侍郎劉公岑給事中劉公
一止中書舍人李公誼共薦公可用惟燾遂及宣城
城守事丞相曰單方擇守其以公往旣而以私計辭

行秩滿主管崇道觀宰相秦益公既悉公行治兵部
侍郎程公瑀乘間道公姓名秦聞之欣然卽除知常
州始一識面歎曰清苦之士也退而之郡歲且早入
境而兩告足自是凡有水旱走羣望應不移晷且間
有異事公老于州郡聽決如流雖毛密應如有餘率
以辰刻退食未刻始復視事迨哺休吏卒當畫門庭
闐然暇日書傳皆自校勘或手抄其從容如此爲治
簡靜不事苛刻人謂有前輩風度上下安樂之迄今
士民思詠不去口貢獻賂遺一切罷去守臣供須非
法所有一毫不取鄰州饋餉不以歸私家會元夕按

雲莊集卷五

二十一

樂行酒速於是漕始大怒因有媒孽其短者謂公以
廉自喜而中書有成規之言益嫁怨焉自是求瑕甚
悉一日過州得二事銳意欲按治以委晉陵宰李璫
璫力言其無有日茲事如有之安能掩衆人耳目且
監司有所劾必合公論乃終無悔彼人皆曰賢而害
之無終悔乎漕大愧引道去於是屬吏之干焉者胥
吏之懼罪者多受風旨至諷寓居過客以求公短白
春迄冬了不可得歲其再道舊治漸前事不效毛舉
數事以劾皆公事又無其實坐是罷郡遠近寃之自
漕之相伺察也人人危之公初不爲動或勸引避者

曰吾內省不疚以朝命典此州俟譴黜爾雖漕吏亦
以此服公及罷歸未嘗片辭自辯有言及漕如未嘗
相失雖家人父子間不見其有忿色也自是凡三領
崇道祠事公自罷郡買田築室慨然有終焉志公所
居占水竹之勝幅巾杖屨與鄰里相往來否則閒居
一室左右圖史視一世榮利泊如也如是者十年故
人給事中劉公一止來見公喜曰公形穉而神昌養
之如此豈古所謂得道者耶既而得微疾以紹興二
十有七年二月十有三日薨享年六十有七官累右
中散大夫以久次賜服金紫開國餘杭縣公資稟旣

雲莊集卷五

二十二

異涵養行道內外修整色夷氣清嗜讀書博覽強記
自少迨老手抄口誦未嘗釋卷前言往往成誦
取其要領以修身行已期于有用非特玩其文章而
已也人以疑事疑義質諸公一言立決問者冰釋爲
文敏捷立成尤積思於詩以詩名世者皆見推許公
嘗語人曰吾不事場屋不干舉薦未嘗爲外所挫故
吾之樂也全平生以清約爲尙無所嗜好自少年以
來未嘗厭嬌坊酒肆若夫紛華盛麗性所不悅非勉
強而去之者人以爲公有外曾祖父趙清獻公之風
也仁而愛物內剛明而外和易後已而先人少壯時

敏而銳勇於立事居正而行自謂資育莫能奪也晚節益以盛德服人杜門卻掃宅心物表淵然其靜泰然其安對之使人不善之心銷也早從學浮屠者游出語簡妙多得其指歸臨終神色不亂善與人交久而不渝明而善容物未嘗惡於人世人嗜好相反有若茶薺及語公皆心服蓋其處心平恕待人如一而然也聞人之善欣然如出諸已雖異已者猶喜道之街談巷議有可取者不廢也既老以樂聞過名其齋且自述其意爲文真左右聞者益服其進德云於內外姻戚曲盡恩意少嘗與季父架閣公獻明同居開

雲莊集卷五

二十三

府公歿架閣公養生送死甚力既而亦下世公經理其家始終不怠士夫談之族人之無歸者尤悉意存撫其任子也舍其孫而官其從父兄弟之子既屬續舌本強不能掉家人環問所欲言但能道孤妹女名字而已聞者泣下既歿雖庸夫賤隸無不涕洟咨嗟公行已于其細者每所加意蓋不勝載而大節著于宣州城守時故某紀之特詳宣人周右司紫芝嘗爲某言當寇迫時一日見公圃亭忽睇視自語曰何期今日乃死于此方食意不在匕箸也以此觀之初未嘗有去志非饒倖得名者周每言之心形俱服云公

娶同郡元氏直龍圖閣積中曾孫女封令人生二男一女長男曰係將仕郎未冠而夭幼曰修年以公任從事郎女嫁右宣義郎曾某孫男女三人男曰迴並幼其孤某以二十有七年四月十有四日葬公於臨安府錢塘縣履泰鄉郁家山之原實邇開府公墓從公志也唯公于壙宜有銘于國史宜有傳於墓隧宜有碑謹擬公言行以告世之立言者求銘而刻諸幽且備異日史官採擇云某月日右宣義郎知湖州長興縣丞主管學事曾某狀

代從兄作伯母事述

雲莊集卷五

二十四

某人姓蘇氏眉州眉山山之蘇族系世出具有外氏家牒與國史所載外祖諱某某官外祖母某氏某國夫人是生某人於倫次爲季年十有九歸曾氏二十有某年而歿又二十有某年而卒於子之官舍時紹興丁卯七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封太宜人子恪愷早卒恪擢進士第爲亳州士曹掾馬賊死事聞詔贈承事郎怡石朝奉郎太府丞暉右從事郎常州錄事參軍愷出後叔父孫熹有迪功郎監建康府都稅院熹某某未官孫女三人長嫁右文林郎張適餘在室某人幼而端莊不見喜愠外伯父端明

公特奇愛之字以季安出於儒家生長見聞動有法度至于智識高明無妬忌之心蓋出天性元祐初我祖父曲阜公外祖父樂城公志同道合並擢侍從先人始以胄子拜樂城公於京師一見而請婚焉時公兄弟道德文章爲海內宗師富貴榮光賢甲天下某人入門循循無驕人色曲阜公性高嚴家人父子之間未嘗以辭色假之每見謂能盡婦道祖母愛之爲諸婦最曲阜公同氣十六人婚姻皆大家內外宗黨相振援常數百人羣居儼然不強笑語以相媚悅而上承尊屬旁睦娣姒自敵以下納以恩意內外懷附

雲莊集卷五

二十五

交口譽歎積數十年如一日也先人既遭閔凶仕雖不遇必奉太夫人與俱太夫人雅好客所居室嘗擇要地親賓四來燕享無虛日某人凡何顏色輒能得其指意太夫人以忘其貧先人無祿早世素不殖生產某人痛自約損以自字孤均一之德能人所難屢哭所愛子人不堪其憂而某人居隱約之中當憂患之來泊如也平生服用儉素耻事華靡春秋既高精力不少衰間爲子姓道前事疊疊不休聽者忘其疲歲時上壽華顛象服宗黨敬焉不幸屬疾猶諳諸家事如平時既病一置不問有請所欲言者曰吾胸中

無遺恨若死生之變安之久矣復何道泊然而逝曾不怛化某荷遺澤列著定官行朝僅得三進封號尚幾期願以遂烏鳥之志今已矣夫創鉅痛深天實爲之會氏世家建昌之南豐曾祖太師魯國公諱某祖少師曲阜文昭公諱某皆卽葬旁郡其墓在潤州者實自祖母充國夫人張氏始而先人有通直郎諱某寔于丹徒縣長山之原其不肖孤既弗克奉先人之緒違天負神以底酷罰適以某年月日謹窆之奉而合祔焉已事適忍死吸泣而言曰生不能顯揚光大以極其養歿猶當假辭以傳後人知吾母之詳宜

雲莊集卷五

二十六

莫如舅氏且先人之葬既受賜矣舅氏當不我拒謹撥其大略以請伏惟哀憐而諾之以宥其遺孤且以慰先夫人於九原某年月日孤某述

雲莊集卷五終

雲莊集校勘記

卷一

首頁八行成原誤成十行連疑運十三行物疑拘扶疑
伏 二頁首行咬當作淫十七行詩疑詠 三頁五
行煙疑醜 五頁七行舍問疑余間十一行族疑旋
七頁十四行返疑還 十頁八行省重上疑管
十一頁首行原字衍十四行會原誤昔 十二頁五
行古疑故六行然重上韻 十四頁十二行异下香
字衍 十五頁首行手元誤乎

雲莊集校勘記

一 陳章叢書

十頁十三行上疑王 十四頁十六行籌元作酬

卷三

首頁五行祠疑詞 十一頁十六行敵疑效 十五
頁首行鶯上脫第字五行頤疑極七行逐疑 十
六頁四行欽疑絃末行第字衍 十七頁十九行册疑
二十五頁六行疇疑籌 二十六頁五行日疑

卷四

二頁十四行感疑雜 三頁七行爲字疑衍十行置
疑 四頁首行進下疑脫當字十四行不下疑脫

可字 五頁十九行盜上疑脫欲字 七頁十行以

疑可 九頁十行向疑 十一頁 三 四 行之未疑

倒 十四頁末行所疑癩 十七頁十五行照疑容

二十四頁九行世疑物 二十五頁四行多字不

應重

卷五

首頁十五行不荷上疑有脫文 二頁五行每疑一

八頁三行附上脫阿字 十三頁七行逃誤跳

十四頁十八行濟上當有寬字 十八頁十行孤當

作狐慮疑衍 二十頁十九行遂疑叙 二十六頁

雲莊集校勘記

二

三行夫字衍

辛酉四月胡思敬校

右集據丁氏八千卷樓抄本付刊丁本出自文
淵譌字雖多尙無脫簡就其字形相似文義可
通者改正多條差可成誦南豐曾氏之學再傳
至雲莊猶存北宋矩矱讀強公行狀一篇便得
其概不獨其詩之逼近蘇陳也辛酉三月胡思
敏跋

竹軒雜著

瑞安孫氏詒
善祠孰開雕

萬縣溫州府志宦業傳 明永嘉王光祖撰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宣和第高宗幸永嘉趙鼎薦為
臺官累遷吏部郎面對乞重縣令之選至云願從陛下丐
一令以自效及秦檜主和季仲引夫差句踐事以爭之
忤檜意罷去尋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弟叔
豹知慈谿縣多善政終江東轉運副使弟仲熊季狸子思
永孫士謙俱登科

宋元學案直崗林竹軒先生傳 國朝鄞全祖望補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
弟子而先生與叔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
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躬帥士
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
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

竹軒雜著傳

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為縣令似乎不情
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郎官貴以斯
民為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為郎官
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
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陸
下能用之乎不能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
生上疏以大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
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為
李綱行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
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
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別集類

竹軒雜著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林季仲撰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進士第歷官太
常少卿知婺州自號蘆山老人嘗僑居暨陽集中又
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宋史不為立傳其行
事不可概見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
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
名云云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
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
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罪貶謫之事遂
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察和弟諸文據所云
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
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

竹軒雜著提要

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
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
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
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
覆慰藉詞意詩學交道之篤尤可概見又庚溪詩話
稱季仲頗喜為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
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也集
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
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編綴釐為詩一卷文四卷
用存其概且為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
後焉

宋 林季仲 撰

四言古詩

有客序并

有客思英伯也英伯山居歲莫雪零故作是詩以貽之

有客有客託於空谷問何以樂樂彼幽獨矯矯其松籟籟其竹微風過之泠然成曲歲日莫止霰雪交揮誰與晤語懷我人斯我之懷矣褰裳從之泥淖伊阻中心悵而豈無他人以翔以翔意氣所親不能弭忘遙遙遺緒久矣弗駮之子之秀吾宗之光我有薄酒子試歡兮雪霽江明共此月兮企焉新詩到塾窟兮老子鬚鬢正愁絕兮

觀徐孺子畫像

伯淮臥彭城遠屋生蓬茨天子呼不起思見屢壑發俾工圖其形銜命日夜馳落筆竟不得輶命以疾辭豫章有孺子同時隱江湖栖栖非我事結廬對風漪時人亦罕識阿堵誰寫之我聞郭有道曾遣轉輕騎疑此言語生卽是郭畫師

送真歇禪師

我與真歇師同年五十八對之意頽然百事付華髮買舟繫離傍一日來告別挽之不肯留徑山演法切佛法果何如請師爲指訣俛首無一言苦欲相泯滅余漫述所聞此法本無缺山河連大地鳥獸豈魚鼈微至一蟻蠓中含大千闢試卽此身求萬象皆森列聲色臭味等六根能識決阿誰使之然未可計巧拙蓋亦返故鄉子細自披扶當有

無價珍終身用不徹胡爲浪馳走千里訪名利環立廣坐中觀人搖輔頰譬如坐海底巨浸從頭沒反問岸上人覓水濟我渴師聞抵掌笑卻道我饒舌徑山堂未開居士法先說儒生玩韋編貝葉師所閱兩家相詬病久矣互侵伐孰如吾二人一見意軒豁縱談遮箇事迴出言詞末古人知造車不較出門轍看誰到長安甯論胡與粵因書問答語聊以贈真歇去去亦何之千水涵一月

秋熱次高仲貽韻

乘時火初流執熱病未脫踏冰思少蘇坐甑哀苟活雲意斷淅淅雨聲悶滯滯安用天官爲不悟秋序奪巫尪暴何辜夸父僵且渴熾山將焚燒翻海欲灑撥蛟龍遁寂寞蚺蚺忿喧聒瘴毒時墮水涸魚暫濡沫斯焉禾不登往矣穗突稷眾心禱不昧羣望走莫邊殷殷聞雷行閃閃驚電掣

竹軒雜著卷一

二

嘉澍疑盆翻脫葉逾帚將汲井憶羸餅承雷爭羅鉢新涼來不斷濁水去如割未論診氣銷陡覺煩襟豁遂同望霓眼免覺憂稼頽一飽茲可營百慮何勞撥明公軫慈仁此道歸包括世事有反覆愁腸屢迴轉栖栖同里毗閔閔憂早魃賦詩輪惻惻盈袖辦嗟咄句圓珠走盤意定茲在善干仞徒仰高一葦敢抗關隘疵知含洪策蹇終艱危

坐我甑釜中逾月不得脫勞生亦何聊喘喘覓少活鴛言往空谷臥聽鶯鶯瀟瀟遺蹤穢子此事又中奪天公不我憐定爲化鄧湯一夜翻河漢散作珠璣潑簷垂素練直拍枕鳴聒聒更饒臆戶間蕭瑟飛沫老火謝餘暉削跡去如撥乃知造化心潛通本無過繁暑移清涼變化在一抹田父有喜言儂得壟穗將卻憶灌溉時拈拈抱甕鉢王者仁如天寸物惡傷割獨愛夏日長器度何不豁向隅泣一

夫滿堂燈其類餘涼止殿開無垢直可戮我願均此施遠
通歸囊拊指意膚寸間六合可旋翰窮容凶逆儔肆虐爲
早魁掣電俯塵鞭雷供叱咄號令挾風行聲飛齊萬管
干戈悉蕩攘再見天地闊孰知長畏人朝夕懷馳驅

癡暑如癡人吝權不肯脫涼風戒七月尙貪朝夕活雲雷
動地來一夜雨聲滌老火無晶光奔迸氣褫奪我思疏仲
翁千載猶飢渴父子腰黃金照眼光潑潑車馬趨其門市
井等謹語從容相與言身名如聚沫功成不還鄉患至將
誰撥相隨出關去浩然不可遏挽飲東都門頽顏酒微抹
迎迓走兒童爭取霜髯詩歌呼接日夜彈筑雜擊鉢時時
問餘金趣賣供醜割落落丈人行器度自軒豁子孫汝何
知徒蹙求田類邇來宦途險惡誰爲鑿劔冥行冒荆棘進
退俱有括胡不觀四時寒暑遞推鞞強語不知幾斥逐齊

竹軒雜著卷一

三

早魁得失何怪事書空漫咄咄要須慎其初母輕茲去筭
我本一散翁涉世多迂闊何如二大夫安枕無羈廼

七言古詩

謝李端明惠李翰林集

江漢滔滔去不回幾人畱得詩名來要須洗以千斛水莫
令胸臆生纖埃清狂我愛李太白亂之鷗鷺誰嫌猜一生
事業在孟酒富貴於我何有或長安市上喚不醒醉眼徐
爲君王開揮毫散霧金鑿殿氣使權倖如奴僮風騷獨步
千載上鞭撻揚馬吟鄒枚長流夜郎得不死定知造物須
憐才文采至今獨未泯耳孫氣象何崔嵬筮言世士少風
骨慨然力欲扶衰頽刊傳家集流海內廉頑立懦茲爲媒
分願亦及蓬華士使者踏破堦前苔神交不待讀終卷騎
鯨恍惚來瑤臺氣酣日落酒不足更挽天河注玉杯嗚呼

俗隘真可哀吾非斯人誰與陪朝遊蓬萊夕方丈去去相
隨翔九垓

次韻酬黃季章

長安公子意氣豪笑我憔悴居蓬蒿人生栖託一枝足何
用博風九萬高我今百事付流水歸臥北窗心獨喜林表
春禽自在啼絕勝豢養金籠裏誰能留慰無塵埃木雁未
論才不才子陵事業亦何有風月淒然一釣臺

天柱峯

尋勝權輿自天姥芒屨踏徧春山雨要得山如磊落人紛
紛拳石何足數忽逢一柱插天寒行第最尊疑父祖羣峯
往往皆兒孫環列膝前仍俯偃我憂穹昊欲搗拄莫笑杞
人心獨苦伊誰有力能致之大庇蒼生使安堵

五言律詩

竹軒雜著卷一

四

陪館中諸人遊天竺分得香字

不到八年久重來雙鬢蒼珠瓊灑寒酒至磬咽風篁啼鳥
千林晚飛花一路香吾宗故廬在立馬傍殘陽

中秋不見月

淹淹一夜雨脈脈萬方情勿怪雲多妬從來物惡益水渾
珠自瑩垢盡鏡還明共賞此時月無論陰與晴

次韻陳明錫見寄

一別從京洛相逢問海邦倦遊憐舌在多病覺眉龐佳處
隨山屐餘生付酒缸新詩眩老眼細讀傍寒窗
合去趨華闕難教滯陋邦悲鳴憐老驥迎吠厄羣龍便腹
書千篋濡頭酒一缸懷君夜不寐落葉打空窗
卑棲安故里薄宦倦他邦依社願爲橡澣牲甯用龐利名
蛾赴燭身世蟻浮甯多謝江邊月相尋到小窗

周希父見寄次韻

松菊荒三徑風塵走十年
家山憶到骨世路厭摩肩
懶計詩工拙甯分酒聖賢
從他謂便腹老去只貪眠

次韻蕭德起見寄

漫求三釜祿浪走十年塵
白髮不饒我虛名能中人
溪山閒始見魚鳥靜相親
共對一庭月誰非吾近鄰

陪趙守登樓賞紅

大潔時爭嫉獨醒人
更疑漫隨春色媚不改歲寒
交霞帶壽陽臉酒融姑射肌
憑誰慰孤寂新有倚樓詩

錢塘別諸同年

晚色明沙際春愁挂柳邊
相逢一尊酒難值七同年
聚散雁遵渚行藏原在淵
西興殘夜月獨照渡頭船

陪樞密諸丈游赤松迫於還城阻為寶峰之集情見

竹軒雜著卷一

五

于詩

村迴雲連屋溪晴水繞畦
半生嗟薄宦隨處愜幽棲
散策尋遺跡披塵識舊題
夕陽催上馬不到寶峯西

感興

慶弔何時已勞生不自閒
野情難脫略人事足機關
附尾初無意同塵半強顏
柴門當卻掃未敢負雲山

和人對雪

匱薄一樽酒栖遲雙鬢毛
隨風散簷雪卷地作秋濤
遠使去不返寒砧晚更勞
誰當如李愬夜縛蔡州豪

贈別陳給事

仕途多汨沒歸袖獨飄颻
要伴赤松子終辭青瑣郎
水雲寬處好日月靜中長
萬事休回首停橈即故鄉

昨夜夢陪後乘次前韻

落花迷曉徑零露點秋畦
節物驚衰髮故樓蒼苔
痕過履修竹溼新題
昨夜寒窗夢相隨
暈暈西

中秋次韻

一葉下庭木初敲窗戶秋
陰雲偏妬月衰病懶登樓
勸業頭先白江河淚未收
停橈是吾土休夢野堂游

憩瑞安北湖詩三首

去去春無語融融物自驕
餉耕憐野老隨犬過山橋
晚唱緣溪口晴暉綽柳腰
迂儒欲何得只合伴漁樵

逕深松翠重風輓馬蹄驕
水遠誰家屋門飛小竹橋
龜開平野兆蜂引斷山腰
生理吾能免趨林拾墮樵

吐晴林雨薄弄水夕陽驕
風定雲橫野馬鳴人度橋
鮮斑封石骨花影動溪腰
誰破南窗夢空山落斷樵

次韻婺州蕭教授見寄

不到雙溪久渾疑一夢間
把君詩在手見我別來山
薄宦故不惡危途難自閒
翩翩出林翼飛倦合知還

贈趙遂甫別

才擅金枝秀名標榜籍先
有如此公子不負我同年
風落松間雪沙明竹外船
天涯人老矣尊酒憶淒然

贈李舉之別

病藻才何賸哦松志未酬
奉祠得南嶽戲綵向丹邱
賈誼方年少馮唐已白頭
桃花烟浪暖看子上瀛洲

晚眺二首

秋色澹脩渚夕光明
小樓溪虛煙漠漠天迴雁
悠悠短髮存堪數黃花插
自羞青山木無事斂黛為誰憂

病與老相守慵思靜
自便故園三徑菊歸路
一蓑烟高下雲連谷
縱橫水護田淒涼千古事
簇簇夕簷前

雲連谷縱橫水護田淒涼
千古事簇簇夕簷前

項居士挽詞

孝友從初歲溫恭見隱居誰云不為政只此是知書木俗
誰多偽何人得似渠春江照丹旄恨亦到龜魚居士禁殺
常買鱗介

潘居士挽詞

君家多隱德自昔賦閒居不用毛錐子甘乘下澤車李衡
千樹橘范茂一園蔬夫婦仍同穴亂離誰似渠

袁居士挽詞

君看袁居士蒼然松柏姿生涯一樽酒事業五言詩去跨
月邊鶴空餘床下龜江村相送處尚憶杖過眉

挽林潛聖先生詞

省已知為政忘言是讀書世儒誰說此學子可憐渠文物
思前輩風烟騎故廬倚楹獨長歎吾道竟何如

竹軒雜著卷一

胡夫人挽詞吳巨
鎮妻

自昔衣冠盛人言胡與吳詩書漸漬久婦女見聞殊鳳去
憐雛弱鸞吟歎影孤靈龜表賢德卜地得慈湖

柳夫人挽詞

風俗日云薄典刑終未泯請看列女傳今有柳夫人色養
金章貴褒封鈿軸新淒涼板輿路恰見小梅春

悼潘君秀才

投筆辭場屋攜錢送酒家身名俱夢幻醒醉是生涯沙晚
號寒雁林高慘暮鴉嗟予方哭弟清淚隨悲笳

沈朝議挽詞

擢第繇元祐封侯迨紹興曠懷初不競薄俗漫多能勳業
一壺酒交游八尺簾諸生話鄉老揮淚澀寒燈

趙寶學挽詞二首

珠海光無盡瑤山氣自溫鴻基開烈祖餘慶發賢孫妙墨
潛虬動雄詞駭浪翻九重應震悼同姓失毛原

繁榮霜對晚淒淒烟渚秋長隨山簡馬同上謝公樓詩句
入飛鶯歌聲落釣舟那知倚欄處直北是松楸九日集於
在望坐客皆為之愴然

程顯學挽詞二首

卓犖千人傑飛騰四十秋才應有餘刃事不見全牛持節
半諸道分符知幾秋終遺措紳恨不作富民侯

憶向沙頭別誰知地下游祠堂只如舊庭竹自生秋回首
山埋玉傷心月滿樓寒江日夜去中有淚俱流

哭薛吏部

伯仲皆登第人言薛與林淒涼五年事摧折兩家心浸醉
春來酒誰同別後襟空餘釣磯在落日見孤岑

竹軒雜著卷一

八

白鹿春城下黃牛古壘頭年年喚兄弟兩兩醉松楸今日
逢寒食哀君返故邱榮懷多少恨不逐晚雲收兩家兄弟
五年之間論落篋半又祖壘相鄰歲時展看往同日今
吏部之辨適在清明故云白鹿城黃牛壘其葬地也見圖

周希父挽詞

憶昔同年友吾鄉有六人而今如夢寐強半委埃塵雲護
霜天晚梅含野逕春希父常賦此詩屬
余和往復數篇回頭賦詩處清淚

墮江濱

許厚之挽詞

跋馬西州路山川淚眼傍看君有遺範如我見橫塘寒日
低瓜步浮雲接建康隔江多少恨付與雁南翔

戴唐卿挽詞

湖海長為客干戈僅脫身來尋林下友半與鬼為鄰馬上

人何在塵前草自春平生
儻意氣寂寞委荆榛

竹軒雜著卷一

九

竹軒雜著卷一終

宋 林季仲 撰

七言律詩

次韻希父見寄二首

晚窗落葉雪飛花，點綴山翁兩鬢華。好辦青銅買村酒，共
樽小艇訪漁家。覺非便合如陶令，得趣何勞問孟嘉。只怕
故人騰踏去，短檠誰與話天涯。

臘前牆角見梅花，雪後牆頭見月華。滿引濁醪無一事，盡
收好處入吾家。結廬君待歸安固，抱甕儂今老永嘉。莫道
青山便遮隔，春風浩蕩沒天涯。

次高季應韻

杖履相從秋水濱，便將公作社中人。酒行苦要深浮白，醉
去那知劍著巾。把手共憐江國月，回頭休憶野堂春。太平
未見身先老，看取吳霜點鬢新。

竹軒雜著卷二

次韻林楸南見寄

轉首今吾非，故吾問君何。用惜居諸流年已，作悠悠夢往
事。徒勞咄咄書濁酒，半壺時自酌。醉頭一月不曾梳，阿誰
似我渾無事。睡到日高三丈餘。

陰陰松竹滿東山，聞說君家六月寒。若得封胡同里巷，底
須屈宋作衙官。酒中有趣誰能識，琴上無弦我亦彈。試問
廬江何彥德，貂蟬孰似鹿皮冠。

移竹次林英伯韻四首

蒼苔斲破斧痕新，移傍顏齋慰病身。見我渾如舊相識，此
君端是箇中人。孤高自比西山潔，淡泊甯甘南巷貧。夢斷
啼鴉窗轉月，憐渠猶把影相親。

不向窗前著色新，老夫無處可安身。寒梢已拔千尋劍，空

腹堪容數百人，染淚浪傳湘水恨。結根終伴杜陵貧，回頭
萬事皆哀歎。歲晚相從爾獨親。

手種琅玕照眼新，老來深寄五湖身。連宵畱得枝開月，邀
我同爲物外人。封殖不貪千戶富，依棲可慰一生貧。武夫
稱謂殊龕俗，卻恨樊川語未親。

娟娟猶帶露痕新，分得江潭未化身。歲晚定知堪傲雪，生
來不肯強隨人。心如龐老空諸有，節比原思不恨貧。月淡
風清臥寒谷，偕予和女復誰親。

婁夫人挽詞

曾將句讀授兒童，記得阿侯待我隆。肯闢高堂舍孫寶，定
知賢室贊張忠。蘭陔未遂三山養，霜樹俄驚一夜風。湯沐
追封他日事，哀榮應在淚痕中。

高太傅挽詞

竹軒雜著卷二

聲利場中意獨消，端如處士翳蓬蒿。渡江一馬神先助，夾
日五龍功更高。不願本朝私戚里，長稱文母訓兒曹。十年
共說無生話，卻對東風淚滿袍。

贈劉舍人次德裕弟韻

雁塔聯名記昔年，天涯一見破衰顏。人言巧宦何曾巧，我
欲閒居未得閒。弱植自憐葭倚樹，雄文纔許管窺斑。明公
舊有經綸手，今日甯當翰袖間。

次韻林楸南秋興見寄

秋陽晃朗秋江前，秋山蒼翠飛鳥邊。待扶仙人九節杖，去
采玉井千葉蓮。一邱一壑不在我，或用或舍其如天。故人
謫官臥空谷，誰與晤語情淒然。

陪郡守趙介然泛舟

邦人夾岸觀黃畫，鶴夷猶轉曲堤風。定波平溪練淨沙

寒石出木奴香冥搜萬象詩肩聳流盼千山醉巖長此興
在公真不淺更乘霜月倚胡牀

趙守泛舟康侍郎有詩次韻

彈壓湖山有主人我如鴻雁亦來賓連雲島嶼參差見過
雨林塘取次新霜橘似誇千戶富雪梅欲放一枝春酒醒
月落愁無那聽徹殘更斷曉關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村舍江南雪意遲月邊初破兩三枝輸他一點先傳信回
首千花總後期春事循環甯有盡歲華晚晚漫多悲君詩
到眼如圖畫寫出行人立馬時

歲華物意兩俱遲開到前村第幾枝抱影自憐春有信衝
寒長指雪為期音傳隴首人相憶恨入樓頭角正悲最是
一年難忘處小橋流水夕陽時

竹軒雜著卷二

三

歲寒誰復慰棲遲籬落初橫一二枝試問春從何處去又
憑梅報有來期巡簷索笑如相識倚竹懷新卻自悲花瘦
惱教人共瘦月明風定酒醒時

次韻康侍郎詠雪

天公昨夜醉如泥擊碎浮雲散漫飛謝女僥他歌柳絮曹
人堪笑比麻衣平鋪寶貝知何限豫表豐祥不待祈最是
松林難畫處晚晴猶吐玉霏霏

次韻劉敦言詠梅四首

梅花笑我無佳句慚媿詩翁亦姓林細看窗前隕秋葉誰
知雪底得春心斷橋斜徑光將夕淡月疎雲趣更深何處
清香惱行客江頭跋馬試教尋

江空木落出遙岑何處佳人獨倚林不負雪期如有信偶
先花事本無心日低修渚雲容薄路轉寒塘暝色深莫怪

山翁數回首暗香十里更相尋

粉痕欲破雪相禁如妬孤英點暮林九陌未傳花底信一
枝先寄隴頭心月橫瘦影池塘淺風定微香院落深插向
鬢邊猶得在未須笑我老侵尋

霜清木脫峭寒侵驚見佳花吐遠林冷落自憐池上影孤
高誰賞月邊心簡文剪絲談何易梁簡文梅詩定須選杜
勇採效作兩三枝
老巡簷意最深寂寂溪橋斷行跡吹香獨與我追尋

春日感懷

憶昔青春去不來深憑百舌喚將回尊前便覺和風轉鏡
裏生憎白髮催青破輕寒歸驛柳香和宿雨落江梅人生
七十從來少待挽長河作壽杯

挽程夫人詞

金章朱轂爛盈門春入仙翁笑頰溫曳杖時時過他客舍
節日日弄諸孫風高浙水驚霜葉月落黔山泣曉猿丹旆
悠揚轉寒日向礙簾下綵衣翻

贈李端明

洗盡烟嵐見海山池塘春草亦怡顏野沈沈警清竹迴簷
轉榮陰白晝閑移鎮又傳三鼎鼓告庭行促百官班攀轅
父老休相憶總在鑪錘藁簡間

三椽休斧陳開祖有詩次韻

經營草舍得能難甫及斜川八九間傍砌更移牆後竹鈞
簾獨賸雨餘山月投窗隙如相覓雲過簷端卻復還長憶
少陵規畫遠要令寒士總歡顏

次韻酬劉延仲并序

僕別劉丈五年矣千里之情深寄于詩次韻奉酬
殊愧不工耳

門騎蒨來誰往還憶君更覺鬢毛斑何時共對吟邊月相
別猶憐雪後山東陽之別時他大雪僕曾留詩云北清夜
山未忍輕和別更許行人雪後看忍聞庭鶴怨餘年應伴海鷗閒有人問我今何似兀兀長
如醉夢間

次韻酬趙寶學

高軒曾過我柴闌笑看莓苔滿地斑隱約誰憐許居士風
流得倚謝東山詩鏘金石音尤古筆走龍蛇意自閒後日
陪公那可得飄然身在五雲間

再次前韻酬趙寶學

佳章一見一開顏讀向寒窗到日斑筆陣知公來似雨詩
肩笑我聳如山阜鵬氣欲凌千里老驥身猶絆六開閒說
漢庭思祭酒詔書相繼促河間

用前韻酬高仲貽見贈

竹軒雜著卷二

五

杖藜谷口仁歸雲生理蕭條一葛巾未敢軒眉焚芟製更
期晚節伴霜筠江山約我盟猶在風月於人意自新木落
寒林水清淺小橋共看雪梅春

再次前韻

野性山來愛水雲強將麋鹿著冠巾救時或用魯連子談
古空如司馬筠胡雁驚心雙淚落吳霜點鬢二毛新腐儒
無用終羞死只合歸耕進上春

樂壽閣

康平仲建閣名曰樂壽取仁智樂山水之意索詩

次韻

看山玩水適吾情此語從來誤後生喚起萬端因好樂靜
觀一理本圓成與人不競春長在對物無心境自清更就
阿誰求樂壽當時分付最分明

贈廣教授別

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
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家境自孤把手
沙頭莫言別與君元不隔江湖

次韻追和錢穆父內翰總趙伯堅大卿令鑠游潁湖

呈正字寶學即伯堅子也

潁水如聞得月多黃金萬頃漾微波登臨未送平生目廣
唱空傳故老歌宦意請看頭上雪盈行且覆掌中荷吾鄉
亦有西湖好舴艋相從意若何

次韻吳清叟書懷

誤落樊籠二十年蒼顏白髮意頽然解紛無用空彈鋏揣
分唯堪備執鞭乘雁去來何足數涸魚濡沫自相憐扁舟
東下雖云晚及見梅花破臘前

竹軒雜著卷二

六

次韻宋待制晚春書懷

春事何曾解有窮枝頭尋覓漫忽忽去來燕認誰家屋開
落花因一夜風萬古英雄殘照裏半生勳業醉魂中騷人
往往多詩瘦卻怪老夫顏色紅

次韻沈叔權書懷

忽思身世愴然驚漫學屠龍藝未成尸素空糜太倉粟辛
勤有愧老農耕只須鬢上看勳業休向人前道姓名歲晚
相從白岩下一樽芳酒話深情

再次前韻書懷

兩眼昏花近十年簡編惟見字斑斑養生正合師黃石招
隱常須待小山薄宦本無朱組願高眠得伴白雲閒清風
卻似憐孤寂時送禽聲到枕間

魏府君挽詞

新齋長悲陟岫人見翁強健卻酸辛家徒四壁知無恨掌
有雙珠未是貧老去米鹽渾不問病來藥石強相親歸從
先壘平生志松下應逢月色新

次韻和康丈真率之集

行步敬危老病身勝遊那敢廁荀陳試思珠履三千客何
似風零六七人雪意遲疑終未決詩筒來往莫辭頻曉窗
新得東君訊已放梅梢一點春

次韻和康侍郎游仙巖

林巒爭入馬蹄來宿霧殘雲撥不開石臥松根橫碧玉深
懸天外轉晴雷仙家長鎖青春好老子猶堪竟日陪收拾
此身知有所一間茅屋傍山隈

送梁尚書移守宛陵

堂堂體貌照簪纓天與君王佐太平拭眼待看蕭相國舉
竹軒雜著卷二 七

杯且屬謝宣城花間未聽歌聲徹笛裏先催別恨生說與
邦人休臥轍過家聞欲趁清明

蕭朝宗旅寓有途窮之歎次韻以廣其意

路入長安處處同斷橋絕港自相通地高何羨三公貴境
樂那知四壁空萬象森羅皆拱北百川曲折定趨東懶從
宦達如曾閑也有芳餼到不窮

表之索詩為別

踏著禪門步步新布衣蔬食欲終身解顏一笑如深契拭
眼相看尙未眞世事盡歸簪上雪我身聊寄甕頭春夜深
坐對柯山月應念滄江獨釣人

次高承宣韻題劉知言郊居

荷鋤歸伴隴頭雲懶傍侯門更整巾卜築君能如沈約題
詩吾亦效王筠詩於其齋壁湖光晶晶千山合竹色娟娟

一徑新酒後笑歌應耳熱西園驚破海棠春諸公遊山一
枝海棠先開

陳升仲挽詞

莫歎交情大署門交情如子復何云友恭便是能爲學樸
訥由來自少文會解締袍憐范叔當留寶劍報徐君雪梅
時節尤相憶長話平生到夜分

迎華觀落成蘇侍郎賦詩次韻

亂山爭挾我先登我眼還驚見未曾不爲遊觀事斤築可
憐撐拄費薪蒸竹依窗闢秋鳴玉月墮樽罍夜飲冰說與
溪船莫吹笛斷腸人在最高層

早春有懷

青春無語到天涯百舌枝頭漫自誇紅破輕寒入桃萼香
和宿雨落梅花風吹杖屨千山晚水照林塘兩鬢華萬事
蕭條兵革裏北飛愁見雁行斜

竹軒雜著卷二

寄婺州周知錄

不到東陽六七年干戈身世兩依然每思三慮堂中退徑
向雙溪樓上眠空翠霏微侵酒斝林烟杳靄沒漁船有人
問我今何似頭禿昏昏瘴海邊

寄劉知言

年來何止二宜休合把身名付釣舟寒食又衝花下雨晚
塘漸狎棹前鷗推居誰復如公瑾種竹猶憐似子猷子猷
人

次曾欲甫韻寄賀子忱

狂客當年隱四明至今孫子愛林垌挂冠無慚亦無喜把
藤自歌還自聽時弄清琴懷賀若何妨後乘載樵青結鄰
能踐前言否春色方深絕境亭

州將設宴諸薦士時有十
九人

化蜀文翁竟好文，坐令風物一番新。爭飛方朔三千牘，何止平原十九人。棧樸仁觀周室富，茆芹先傍魯宮春。使君勸駕無多語，莫學公孫只爲身。

盧守攜酒過薛直老草堂次韻

畫戟森森轉水湄，草堂顏色帶恩私。亂離海上多簪紱，槩轉風前仰馬羈。醉帽半敲花近眼，廢歌間發墨翻池。諸公明日朝天去，且爲南陽借杜詩。

寄題蔣封州三徑堂堂本在丹陽後避地四明再創

三徑開從蔣兖州，至今孫子亦風流。釣簾雖對鄞山月，聞笛應悲京口秋。往事漫勞書咄咄，餘生只合賦休休。問君辦得蓑衣否，便好相隨上釣舟。

春日郊行

困倚春風半醉醒，小橋流水欲相平。晚蹊窈窕行桃李，野

竹軒雜著卷二

九

老逢迎略姓名，浦澈遠兼江色暝。鳧鷖迴立夕陽明，田家作苦吾何恨。無補公家合退耕。

次韻趙表之郊行

看取埃霜點鬢新，利名場裏合抽身。去從宦路謀多拙，歸伴田夫味最真。落木正饒窗外月，小梅猶靳臘前春。他時更有郊行句，遠寄膠溪獨臥人。

次韻梁守登富覽亭

朝來爽氣自橫空，躡屐窮須學謝公。似此江山何處有，合分風月與人同。消磨萬古潮聲裏，搖兀千林酒浪中。欲和陽春無好語，尊前莫笑嘯喘翁。

絳人老矣休問年，萬事灰心甯復然。有客雅知林下趣，憐渠獨得酒中天。摩空雁影沈波底，照眼梅花破臘前。雪意方濃君且住，行歌同挂杖頭錢。

又用前韻二首

雕甍華棟照晴空，更憶簷前十八公。四望川流何富有一時歌詠許誰同。海吞萬壑蒼烟外，地湧雙峯白浪中。洞接仙都春色早，桃花認得鶴溪翁。

遺迹榛蕪四十年，使君跋馬獨依然。要將舊觀還驕客，幻出新亭倚半天。井邑參差圖障裏，烟霞明滅酒尊前。我不是貧居士，買斷江山莫計錢。

寄題趙丞相獨往亭詩

海內英豪還有誰，甯容邱壑著皋夔。欲知今日中興業，已定黃岡獨往時。謝傅本無朱組願，曹侯應念赤松期。更須整頓乾坤了我，亦亦芒屨隨所之。

趙彥口挽詞

鐵面聲名滿九州，爾來孫子亦風流。怡雲自比陶宏景，下

竹軒雜著卷二

十

澤誰如馬少游。醉袖舞低千嶂月，釣絲翻動五湖秋。可憐舊日飛觴處，波影空搖百尺樓。

侯公謹挽詞

富貴功名等弁髦，何如聲迹翳蓬蒿。倦游正被微官縛，解祿方知處士高。華萼向來榮父行，余所居華萼坊以芝蘭君家諸伯父得名重見秀兒曹。寄言護國山頭月，莫照山猿夜夜號。

林楸南挽詞

新詩寄我五年前，讀向寒窗倍黯然。自古伊優多得志，如君疎直竟誰憐。去因何愧如行父，深詆那知中戚宣。減音遊世若爲能遠過，試收清淚問蒼天。

薛康朝挽詞

意氣平生百不伸，一麾晚出守宜春。功名到此當言命，才術如公豈後人。庭集鸚鵡知有種，盤堆苜蓿未全貧。江寒

木落悲無那詩寄蓬臆墨向新

九日諸人集於資福閣次高季應韻三首

秋入江山晚更妍登高臨遠意凄然且浮綠蟻眼前樂底
用虛名身後傳舊隱未教幽鶴怨清溪終伴白鷗眠老來
舉措多羞澁強插黃花趁少年

隔竹通暉月自妍樽前寶炬不須然毫飛閣上千林溼句
落雲間萬井傳佳節敢辭通夕醉宿醒還傍小窗眠鬢邊
黃菊應相笑白髮較多似去年

戲馬臺前草自妍英雄何在竟茫然江河猶帶重陽恨父
老空將舊事傳去雁來鴻波浩蕩夕陽流水樹芋眠休休
世味從來惡細嚼霜英感暮年

和高少保九日

誰將淡墨掃秋山乞與衰翁獨倚欄白髮試思何處去黃

竹軒雜著卷二

十一

花今有幾人觀老來自覺情懷惡客裏長嗟會面難卷盡
浮雲放明月與公同倒百杯盤

次韻張子猷賦凱旋之什

十萬貔貅擁鼓鞞雲間聽得一聲齊祥開虎帳妖氛落威
疊鯨江怒浪低曉日彩旌沙外轉春風歸馬柳邊嘶幕中
自有燕公筆合把奇功勒建溪

題薛獻可新居次高仲貽韻

高居占得野塘橫竹逕桃蹊取次成宿靄半兼朱戶溼好
山長傍晚窗明風吹酒面春情渺月落詩腸夜味清今日
主人歸定否試聽枝上子規聲

送思深赴泉州錄參

南郭先生臥病餘瘦如騏驥服鹽車厭嘗漆葉青黏散旋
理司空城且書長陌欲登秋色薄一樽相對鬢毛疎晉江

波興溫江接消息頻傳雙鯉魚

五言排律

和梁守饒諸貢士

右文逢聖代首善自神京延及吳中士咸稱洛下英我邦
雖僻陋此學號專精耆舊風流在山川氣象新元侯來作
牧後進賴提衡有美僖公頌誰高蜀守名能書借計吏燕
豆列賓榮萬里雲霄路搏風看去程

張叔靖詠螢次韻

榛莽荒秋雨郊坰接暮陰挾明如自喜穿隙互相尋晝伏
終羞日宵征欲亂參林驚光不定葉脫勢俱沈代燭時臨
卷隨風屢拂琴青熒行燭火的際漾沙金巧自緣簾幙翻
令念蠶碓裴網憐扇影婉變傍衣衿窗曙星河落江寒霜
露深危躑悵何往腐質諒難任

竹軒雜著卷二

十一

五言絕句

不見胡仲隸題蘇溪僧壁

念別三年久相望一舍間無人寄消息風雨暗前山

七言絕句

宿天台石橋

臥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事多如許千
百年來誰與明
今人議論只從多箇士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
途不向石橋過

釣臺

脫身歸去亦何求剛被聲名落釣鈎買得扁舟在祠下從

公覓取舊羊裘

宿雁蕩能仁寺

萬壑千岩簇馬蹄
差將塵鬢壓清溪
斷雲帶雨東風急
無數飛花過竹西

墨梅

一枝炯炯照人寒
絕似溪橋立馬看
祇恐春風解香烈
滿他消息入毫端

次韻十叔父書懷

咸陽市上欲思歸
人到於今笑李斯
老去何如我癡叔
無一事獨支頤

郊行感懷

路轉溪迴草木香
有人荷笠山之陽
定知我是金華守
笑道牧民如牧羊

羽仗霓旌去不還
空餘菊水照人寒
至今山下無枯草
便是田家九轉丹

竹軒雜著卷二

圭

竹光野色淨祠堂
古木千章儼在傍
矯矯先生竟何往
癡兒猶認石爲羊

一夫容易縛淮陰
辟穀留侯念已深
去伴赤松聊爾後
人真向海山尋

題外兄毛國器壁

尊酒相逢海一涯
娟娟妙月照人衣
重來時節君須記
流水桃花魚正肥

題廣照院壁

晚溪飛出小橋斜
流水縈迂帶落花
生怕人來問時事
杖藜聊復過僧家

罷金華畱別雙青

手梳雙青十八年
牆頭一見一淒然
飽嘗霜露休相憶
我欲歸耕瘴海邊

蕭德起諸人約遊西湖小疾不赴

倚杖矍然一病夫
羨君聯騎出西湖
若逢佳處能相憶
寄與新詩作畫圖

遊智者寺

一逕縈迂上翠微
亂紅無數撲人衣
忽忽來往成何事
似山禽自在飛

過荊山寺

叢條曾欲截來轅
應訝行人數在還
歸老故園猶得在
滿樹杯酒謝荊山

趙殿撰賞紅梅次韻

西湖獨未賦紅梅
畱得知音細細開
好把新詩補遺逸
不才空與作雲來

秉燭照紅梅再次前韻卽席

玉妃初醉下瑤臺
紫霧深深撥不開
卻恐錯穿桃杏徑
高燒銀燭照歸來

厭於行役感梅賦詩

歸袖曾攀牆外子
征鞍又拂雪中花
往來應被江梅笑
我經年不在家

次韻和康侍郎雪後小雨二首

殘寒初伴梅梢月
小雨仍禁柳底春
莫厭酒搖金盞浪
更聽歌繞畫梁塵

白頭羞見尊前燭
頰深憑鬢裏春
不分落梅紛似雪
更兼疎雨細如塵

登張知省溪樓

木落霜清橘柚香
榜歌迢遞起滄浪
來鴻去鷺紛無數
怕上西樓望夕陽

雁橫霜清水痕收
簷外微雲去復留
多謝西風解人意
驅爽氣入溪樓

登望湖樓

兵塵漠漠暗中州
無力持顛漫自憂
花鳥相逢非昔日
不堪重上望湖樓

次韻苗彥先題薛獻可新居四首

仙隱深深竹徑中
杖藜還許我相從
君能惜取清陰在
斤斧須令赦穉龍

方塘環植綠楊新
朱戶重重欲閉春
若許莠艾傍清泚
敢教鵝鴨惱比鄰

西山拏得落簷前
飛翠侵簾夕更妍
心遠地偏如靖節
江湖處處是斜川

軒檻青紅壓水濱
小橋斜出樹橫陳
功名豫計殊非計
且與幽人作主人

竹軒雜著卷上

與幽人作主人
長居士來自桐廬
索詩贈二絕句

霜筠垂臆杖過眉
得得桐廬江上來
力之對我休談釣
臺好姓名方挂北山移

木落空山霜露寒
卻驅羸馬傍長安
君看仕路風波惡
孰與嚴陵七里灘

過東陽諸人餞別獨劉叔明不至
松竹森森瀨氣生
一簾疎雨故人情
扁舟還載離愁去
不見西城劉叔明

游大龍湫宿壽昌竹軒
晚驅羸馬下層邱
路轉寒塘憶舊遊
半夜雨聲碎庭竹
更疑飛沫濺龍湫

題護國院竹光軒

茶罷移床就竹眠
冷然風起和流泉
山禽未絕東歸客
時送清音到枕邊

罷官金華手植秋香而去通判賦詩勉強次韻

孤根憶向雪中移
蚤被春風次第知
奪汝岩柯近城郭
多應相怨不相思

重九前一日宿靈岩

馬上衰頽只自嗟
驚心那復見黃花
花如相問終羞澁
底甚重陽不在家

送張侍郎歸省

時時去弄老萊衣
也似何蕃歲一歸
相送江頭無一語
寸心遙與白雲飛

失題

平生耶壑自相於
幽意悠然入畫圖
好向溪邊石磯上
羊裘披我作狂奴

題康侍郎所居二首

閒居正怕門庭雜
學道仍嫌敗路多
仲蔚當時開一徑
問渠初意果如何

莫道水清偏得月
須知水濁亦全天
請看風定波平後
一顆靈珠依舊圓

富季申賦梅次韻四首

容易煩公問訊梅
昨宵還有幾花開
窗寒月落知相憶
細吹香過竹來

雪意商量欲放梅
破寒先遣一條開
去年花下人何在
策我蹇驢歸去來

誰將消息報江梅
一點先從雪裏開
怪見逢迎有深意
我家會與寫真來

未知何處是真梅雪擁溪橋撥不開
莫訝行人數回首西風十里送香來

訪梅值雪不覺慈昇老

林巒出沒晚雲低旋放寒梅照淺溪
雪意殷勤解留客不教歸馬識東西

和康侍郎喜雪二首

六出隨軒逞厥祥天人應感得能忙
使君未到然香處先有心香叩上蒼

不掃林間一逕開夜深留伴月皚皚
問誰踏我瓊瑤碎新有詩筒破曉來

宿中竺碧梧軒

夢破初驚枕簟秋懶思身世獨搔頭
山禽強欲知人事葉底移時語未休

竹軒雜著卷二

七

宿錢塘江詩

大江推月上層霄夜色分明此最饒
鄉國未成千里夢海門又捲五更潮

宋 林季仲 撰

疏

謝雨疏

比愆膏澤嘗控微誠倏興觸石之雲旋致隨車之雨爰銷旱魃於方虛□起嘉穰於將萎農知有秋吏遂塞責何以酬於厚施願不在於多儀惟既乃心其斯為報

表

知婺州謝上表

起於罪籍付以名城祗服恩華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孤愚自信樸直無他但求分義之安不計宦游之拙誤蒙識拔頻玷使令旋蹈禍機橫遭口語方杜門而省咎遽分竹以承流別維是邦素號無事昔陪豫屬備悉土風道不違

竹軒雜著卷三

一

於之官情獲伸於將母誰云庸廢更被寵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推仁日新圖治以臣嘗為縣道粗究民情謂臣數對便朝具知德意遂承人乏不以望塵臣敢不深體淵衷仰遵明訓恪勤奉法安希循吏之良平易近民痛戒庸人之擾臣無任

劄子

論軍劄子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肢不足憂病在心腹為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繼此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斂仍數人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痍迄今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

竹軒雜著卷三

二

懷二心以他適者繼祖宗以來除煩解棘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肢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命取之過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不樂也銷鉢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廢浸以大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偽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今列戍相望冗食尚眾蓋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閒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悔無功者愈非所以示懲勸也蓋亦告戒諸帥覆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

實奏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歷乃朝廷之異恩宜暫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師前日之地也民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病不在四肢而在心腹矣惟陛下蚤圖之幸甚取進止

所不合棄之而去從史專恣遂至於敗夫以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則選用賓佐可不慎哉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馮賢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儻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馮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臣愚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助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

乞戒救諸將狀

臣聞合則強離則弱天下之勢皆然昔世谷渾阿豺有子十九人一口令各奉一箭來命母弟幕利延曰汝取一箭

竹軒雜著卷三

三

折之幕利延折之又令取十九箭折之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曾知否單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阿豺之言固不足法用之以聯軍旅似有可采者竊見國家帶甲之士屯戍江淮無慮數十萬頃歲戎馬騶陵士卒駭散乃使羣醜得以肆其搏噬顧芻粟非不多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城池非不高且深也委而去之莫有固吾圉者誠以此數大帥各自為謀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其勢離而弱爾一言陛下爰整六飛親征江上指麾諸帥如臂使指將士賈勇以爭前驅敵望風而引卻則軍聲之壯怯國勢之強弱民情之安危今日自可見矣臣愚欲望陛下因茲巡幸之際戒救諸帥戮力一心以固社稷凡應援可及坐視不救者軍有常法必罰無赦庶幾勢合力并如十九箭之難折而士氣益張國威愈振恢復之期可指日

以俟矣取進止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臣聞風俗治亂之所係也士大夫風俗之所自出也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此亦一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黜之姑示涵容勿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邊庭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取進止

竹軒雜著卷三

四

論守令狀

監司互見

臣聞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是也監司外臺之耳目郡守一方之師帥委任之意願不重哉今之補外者率懷不滿以從事視官府如傳舍然席未暇煖則請官辭去矣况一人之闕伺者三四在職者知更徙之不常待次者幸交代之速去苟且如此欲其究心於民事可乎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為卑賤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懸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

之以被稍自好者就就此職往往擺攤而暗懦殘虐而會
暴首乃始屑而為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積諸路
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
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
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
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
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篇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
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歟抑將有以處之
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可易知言固不可盡信蓋亦參酌
眾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
人某人可為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
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

竹軒雜著卷三

五

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
者至其曠職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
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且如
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中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
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
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
况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未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
在得人臣材力疎薄不敢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
在以自効倘能宣布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
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无情者然官職輕重惟
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
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
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蓋非以郎官出宰為

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
里請自臣始取進止

乞察羣臣奏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
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敘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
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
臣子若無可言者而展獻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
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酗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亦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
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為嫌耳陛下勵精圖
治自朝至於日中晨訪問羣臣瘳瘳不倦凡此國疵時病
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
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

竹軒雜著卷三

六

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
一介之賤躬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
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始為文
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
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惜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
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
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用人狀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授之以其所不能則職修而事舉強
之以其所不能則職廢而事隳猶耳目之官各有司可使
耳可視而目可聽其誰以為可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
播百穀契作司徒皋陶作士久於其職咸厥厥功未聞前

日共工而今日作虞今日納言而明日典樂禮也今中外之臣不知皆賢於九官乎抑才智與之等也賢於九官臣固不得而知矣若才智與之等亦隨其能而器使之可也况復有不及者乎古今人材不相遠必曰身兼數器無施不可者今多有之非誣則欺也自臣觀之不過歷職任養資考以爲仕進之階而已階以仕進爲臣子計則得矣國家何望焉都城失守敵人得軍器監承者使之繕兵器辭以不能詰之曰爾不能而居此官何也答曰朝廷用人以此爲假塗而已敵人笑而遣之噫名存實廢弊亂隨之卒爲敵人所笑良可痛哉臣愚欲望陛下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其人能此事也則令居此官其官振此職也則令久此任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上之人量能而授之不爲恩惠之私下之人度才而受之不超覬覦之望內而朝廷外而郡縣各揚厥職不懷苟且以從事然後天下之務無不舉矣漢宣帝功尤祖宗業垂後嗣獨爲中興之主者亦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已惟陛下圖之取進止

論役法狀

臣聞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體之癢病心必知之民之疾苦君必知之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隱凡茲疾苦宜無不知者矣而臣聞居日久出入田里知之尤詳試爲陛下言之夫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曰滋富而與貧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於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山崩

竹軒雜著卷三

七

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煩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痛哭而已哉臣伏觀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而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衆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伏望陛下特睿斷施天下幸甚取進止

竹軒雜著卷三

八

論薦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非以爲身君之用人凡以爲民陛下搜羅俊彥遠逮巖穴賜對便殿問天下疾苦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憂勤如此蓋爲民也豈固糜以好爵徒寵其身而已哉然比年以來召對之人例皆遷轉而去其薦之者與夫被薦者亦幾幸如是足矣雖除授差遣在數年之後所不較也獨不知其人才邪不才邪其人果才朝至而夕用之猶以爲晚其人果不才報罷可也若憐其遠赴概以容之賢愚能否混爲一區則僥倖取心請謁成俗徒使紛紛之論以薦對爲仕途捷徑爾比挂於白簡追寢前命其傷朝廷事體不已多乎况人君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執政執政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士大夫士大夫爲國薦士要無愧於心可也若假公舉而伸私情人以爲賢則引

恩於己議所不容則歸過於朝廷恐非所以仰稱陛下側
席求賢之意孰若坐所薦之人載所薦之辭得人有賞繆
舉有罰曉然使天下知之而不受其蒙蔽夫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誠知其才無論擢用之速誠知其不才何恤
報罷之嫌乃若才否未分難於億度姑試以職事進以歲
月它日褒陞未晚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錫以車服固在試功之後也記曰論辨然後使之任事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予以爵祿固在任事之後也
奚必一見之頃一話之間遂欲盡知天下之士乎然巧令
鮮仁木訥近仁鯁直忤意者不肯微譽以沽名選輒偷情
者未必恤民而憂國願因聽納之際更加察焉凡茲臣庶
諒皆不逃淵鑒而臣猶區區言之亦云贊矣惟陛下赦其
狂瞽幸甚取進止

竹軒雜著卷三

九

策問

科舉

問科舉之設尚矣自昔懷材抱藝之士由此塗出卓然爲
名臣者代不乏人然嚴程式謹聲律糊名易字以授有司
第取紙上語惘不知爲何人涉於親故則移試他所自唐
以來又謂之別頭嗚呼別嫌防微其法亦密矣假有人魯
如曾參終日不違如顏子平居朴訥言不能出諸口其能
揀觚和墨角藝於寸晷之下乎吾知其不能也假有人樂
耕釣隱版築爵祿之心銷於夢卜之初不屑屑然以聘幣
爲也其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乎吾知其不能也夫
求賢佐理固欲得若人而用之莫我肯來亦病矣獨者國
家嘗念遺逸之士幽棲遐蹈遂往山林而不反與夫孝友
信義之人浮沈閭里嬾從宦達亦既下詔羅而致之矣榮

利啟心請託成俗往往貪黷之流多與計借還而思之又
不若科舉之爲公也議者欲令縣令察廉薦於刺史刺史
考驗升於禮部庶幾三代德行之舉或曰衣冠南渡僑寓
者多宜廣學校以收遺材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
庠序推焉或曰科舉行之已久士子循習難於速變紛紛
之說將誰從而可乎此事也當與諸君議之

守禦

問吳恃蜀以爲固蜀依秦以爲強輔車之勢也國家承平
日久武備不修慨彼秦關淪於異域虎狼之心難以信結
肆其貪虐復擾坤維今日之慮莫先於是矣試思彼之關
關詭計安出我之經理要術奚先將乘銳以深入邪則僮
倖一戰事危而變生將保險以固守邪則轉輸千里師老
而財費將分兵以屯田邪驕情之久操擾者必怨將募民

竹軒雜著卷三

十

以助耕邪死亡之餘復業者全寡况湖湘之盜逾年未禽
尙假遊魂出沒叢薄將緩是誅邪或謂虛內事外腹心之
患不可畱將靖是難邪或謂舍大圖細事幾之會不可失
然則攻取之方守禦之策若緩若急孰後孰先必有能明
是者幸悉言之天子方遣元帥圖以恢復斯有取焉爾

道學

問道不因有經而存亦不因無經而亡其出於人心者常
在也仲尼默識何假語言顏氏心齋不立文字學者仰之
以爲宗師至於曾子易贊不亂於死生季路結纓不屈於
威武咸用此學見於所行厥後揚雄韓愈最爲尊吾道者
雄之言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其意欲遠害也然美新之
書亦得已而不已矣愈以市道望於權貴屑屑然從求芻
米僕賃之資識者恨之由前之學如彼由後之學如此其

故何哉然則回稱好學所好者何學則死不得其傳斯傳者何事聞一知十與夫隸事之學同乎否也博學於文與夫續言之文同乎否也諸君朝夕所論將不在於斯乎願與聞之

宋 林季仲 撰

啟

賀程守進職啟

竊審祗膺明綽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并蹈伏惟慶慰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聲名逾四十年惠愛及七八郡惟茲孤嶼再枉雙旌轉愁歎以為歡謠化煨塵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何浮言之胥動役閑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莫忘鑑錘之舊物永言感幸罔懼敷宣

謝復職啟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與妄意淵

竹軒雜著卷四

一

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臆短檠兄弟自為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斬志業之內修遑聲華之外慕偶塵末地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輒玷於吏議咎由己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師臣節廉安在託火災而遷原廟夷戮何傷軫有罪之深仁從鐫職之薄罰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幸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脫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祇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縣而補別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

賀問叩侍郎啟

伏審疏榮中展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仰府侍郎襟情夷遠風度粹清政事以古人為師文章唯陳言

是去歲隆朝論親結主知爰自宰司擢貳餘部久聯華於法從暫問俗於侯邦除目初騰輿情胥悅益舊令尹之政嘗冠於東南而賢太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茲慎水質接仙都原隰相望間晨昏之雞犬池塘展到識疇昔之龜魚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願疾驅於榮戟慰遠出之兒童某嘗館舊游姻家末屬方投閒於梓里將託庇於棠陰感幸攸深敷言罔既

賀樓樞密冬啟

一陽襲筦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惟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弄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有兩地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老歎所未嘗名教樂至於此某滄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隔坐之榮永叶充闕之

竹軒雜著卷四

二

慶惟深歡并徒切悃誠

賀韓樞密啟

伏審疏榮中展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忠嘉之益遂繇獨坐參贊洪樞望實洽乎中區名譽馳乎異域冒秦庭而致聘風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卓爾懋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寄江山為之增價道路豫以騰謠炎序方隆次舍匪遠幸車旒之速戒慰竹馬之爭迎某敢德彌年承顏伊邇將託棠陰之庇獲修梓里之恭欣頌攸深敷陳罔既

書

與趙參政書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曹通判行營貢起居問度未到

會稽召命已下不知得呈免否茲觀詔書登庸舊德方秋高馬肥之時雖將叛卒離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爲執事實但告廷之初遠邇皆慶咸謂自此有息肩高枕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店重開尤須慎始勉爲恢廓毋效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所行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樸茂之士則虛名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覆傾陷之禍不侵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謁應接之煩嘗以職事抵牾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眾議或不然者亟用之斯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之虞諸帥子弟迭令人侍可乎戍兵遁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少漸令南徙可乎都督卽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旣罷督府罷之可乎機速房

竹軒雜著卷四

三

卽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乎其餘軍馬事宜不敢造度願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急然相公平生學問何止爲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苟同苟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思也禍亂未平日月易失速求俊彥列於庶位繼繼承承以爲可久之道雖相公功名遂奉身而退猶在廟堂之上若欲求同道成孤立轉首之頃盡廢前功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卽危生靈塗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爲海內加厚不宣

又

某惶恐上覆僕射相公鈞座比傳通判人行嘗具稟目諒已免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候起居萬福某迂愚

亡以比數於人收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志願畢矣相公過聽引而著諸朝鹿鹿三年幾有報稱亦累門下一人之數也今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圖宜博求雋彥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謂見知於相公而眾論或不然者卽其人也乃辱首舉人言謂何願僕與相公初昧平生概之於心若無甚嫌者但以相公開府之初先眾人而至輩出輩入幾似朋比此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區臆說略見前書如察其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親身履不然日倚門牆何啻胡越之隔也况復母老多病艱於遠官得待泉南之闕似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少區區仍別有狀控告朝廷儻蒙垂憐特賜敷奏幸甚新陽幸臨無繇展拜仰幾密贊聖明均福四海不勝叩叩

又

竹軒雜著卷四

四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前月癸卒回蒙報教之辱仰佩謙倦不勝下情春晚暄暎鈞體近復何如聞齒痛足腫莫不至甚憐否相公屏嗜欲甘淡薄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縱有小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叔孫毀之鄰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平心以處橫逆甯復尙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惡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以忍辱爲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爲有力大人至爲歌利王所害亦不曠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孰若銷恨於其身况人之禍未必應驗而已之禍先自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

聖人之裕也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亂不在人在乎心也一氣之結水即成冰一氣之融冰即爲水非意相干能以理遣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蒂胸次良自苦耳相公平生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自窺測乎僕屢覽之亦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願以八十之親鍾愛亡弟至今回護不敢實告告則事有巨測者勢須僑寓他邦苟延歲月今杜門暨陽無所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覆詠思雖汪洋溥博沒處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竹軒雜著卷四

五

慈溪令風俗滔模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爲得所當自交安訊也未有瞻近之日鄉熱倍祈爲海宇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恭惟神物護持鈞候起居萬福前日文旆繼從徹里不獲一望光儀迨今歉恨未知沿路勞頓疴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居處飲食種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况慈愛所鍾詎堪耶頃劉參政喪子悲悼憂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吾何憂焉參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爲無竟不釋鬱鬱成疾而至於死願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之恨以卽陶壤人生如此亦何聊哉相公宜以劉參政之

事爲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寬寬則其心和平而氣血亦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雖有小小瘡癩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鷹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易處者然習望學士尙在侍側而諸孫詵詵環繞膝下不猶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何異多男願相公宛轉寬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衰養之未遽有益耗之甯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苦將誰集病將誰受前日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天所以成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絕句云蒼鵲哺雛時自喜壘牛抵犢互相噓老妻覷我無他語歡

竹軒雜著卷四

六

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怨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間偶得一兒今纔匍匐未能行也顧我得子之初仍在相公得孫之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區所懇政在於此至於仕路升沈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不足多怪仰空作字未遣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褊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來暨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母委曲回護尙可苟延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蒼或天台也如聞鈞眷遷居閩中相去稍邇時時可以交訊矣無由侍見慚負何言新陽甫臨巧爲天下自壽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初暑在序恭惟明神祐護鈞候動止萬福某遠離左右歲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實

夕惓惓之懷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爲念邇來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審爾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人之氣血有限而恩愛無窮追無窮之恩愛而耗有限之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嘔笑關天下之慘舒安否係天下之休戚毋以眾憫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區區此懇實與天下共之也至叩至叩劉參政溘然之後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內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謂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來爾賤而匹夫適去爾適來於我何加適去於我何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橫

竹軒雜著卷四

七

槩風流醉膽海涵天闊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雞蟲得失者一何隘也相公試思在聞喜爲舉子時會萌意他日爲宰相否直以富貴相逼始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逆意於將來今日遷謫豈可甯情於既往蓋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申言之亦云贊矣某近自暨陽侍老親歸永嘉私計曲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百倘爾敢履遠念之及相望數千里無由待見永言慨慕實勞此情或需藥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寢隆爲海內增謔

又

某拜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沈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爲念區區此心餐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卑溼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

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說風土之惡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憚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遷謫蚤是滅得強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舍情之所鍾固在我輩然追慟沈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戚戚嗟嗟疾疢將作使死者有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况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牆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雨當不見侵矣覆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遷謫人所有也未必有哭子之感哭子人所有也未必有遷謫之日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遷謫吾獨遷謫耶人不哭子吾獨哭子耶禍福糾纏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誰能免者不幸二事萃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內翰每有挂冠之意近見邸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矣今乃不然亦可憐也某寓居瑞安聊苟延歲月餘無足云有親在堂不能觸氣霧從知已於貶斥之所聞表聖之風但有慚負願相公少抑悲傷強飯自愛匪惟小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宜

竹軒雜著卷四

八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會附稟目竟得呈洩否龍翔會同御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來起居狀慰悵萬萬所未知邇日鈞候何如聞諸道路似以目疾爲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目藥方最多經驗無如磁石與地黃固必自有之漫錄別紙上呈昔范甯嘗患

又

某拜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沈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爲念區區此心餐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卑溼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

自疾求方於張湛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
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察以神火下
以氣從蘊於胃中然後納諸方寸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
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雖戲劇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諱
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必能減宜於此一味更加
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訛必絡繹不絕今二卒行戒
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晉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
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毋苦悲惱以傷天和况中年之人邈
處瘴煙之地尤所不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
之語寬譬之竟弗解僧曰休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居士人
問其故曰據如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
耳二令似不幸茲已逾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總是
禍本今日遷謫祇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嘗廝

竹軒雜著卷四

九

對著必欲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
區區之見與他人異只願相公安樂不願相公再入試思
再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涉危
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履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輕
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母姑
寓居瑞安爲回護計括蒼之闕止數月間終不如里居爲
便近已請祠廟矣凡百粗過勿致相公之念潮陽雖遠只
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深以爲咎二
卒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欲知近來願養如何歸以告
我庶代千里之覲面也歲莫矣乞爲天下保重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席即日大暑恭惟厚德所嚮有物
護之鈞候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公目

疾邇來較前頗甚欲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冬今春
會而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實無音耗
惟是朝夕切門牆之念此卒回乞戒記史批數字與之但
知安樂惡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言也福唐安訛
諱自一方豈庚伏更乞爲天下愛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春首蒙報教之勤所慰千萬夏
未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即關達聽聽遲辰初寒恭
惟明神翊相鈞候起居萬福某云違架範四見黃落雖節
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諱官之日寢久
矣喪子之感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
事孰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事而在乎心儻能空其有
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爲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逾八

竹軒雜著卷四

十

士不能觸氛霧相從於南海之濱書疏云云漫成虛語誰
顏之厚寄以我羞某七月間得痰眩疾後至不救傳者皆
以爲已死矣恐或詭執事憂因舍弟某甫田教官道路經
由令求見晉望學士託以此轉達於左右庶幾知不肖之
尙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字區區願言未既百一非久賴
自有書申候記史願蒲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
見相公否言至此不覺隕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爲海內
黔黎倍百崇護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
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也六
月間瑞安一僧行會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道出福
唐令求見晉望學士因以尺牘附安訛轉達未知一一留

關聽否相公之處遷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愛子實有難堪忍者今歲月寢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衰不復云云頻珎清眸所願相公強飯省飲酒處瘴煙地免至生疾足矣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痰眩之疾今雖平而說者以謂不宜再來則當去來也著衫去也脫袴此理之常亡足懼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二同巢二穀已斃其一今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大焉未期他日復見相公與言又此重以惘惘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便舟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兒報庶幾少慰寅夕之思新陽幸臨敢祝爲海宇蒼生增恙養寢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席即日冬寒恭惟神明呵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盡歲律則盡矣而戀慕之誠那有既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累日如承警欵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之外也私居乏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來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來何如目疾亦既平愈未耶澹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頓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眎之如土芥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寢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閱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在今日思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隨豈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平實自存爾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感重傷其和實自亡爾某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逾

竹軒雜著卷四

十一

竹軒雜著卷四

十一

人者獨守是說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顛隳以詒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道幸甚本辦少土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槩船往來爲寇坐是逡巡而不敢前先以尺牘附龍翔僧上記以稟知區區之意候海寇稍息專遣人往矣福唐安訊當自不絕歲晏寒苦願爲天下蒼生深自寬重

竹軒雜著卷四終

書

答楊解元書

某啟久不交訊辱問悚感所喜暑雨講投休勝會下幾人
唯當靜以俟之毋以人少而生慢心無眾寡無小大無敢
慢非止為政而言也凡事皆然來諭以我會教人以作會
之意不敢弭忘僕何者敢言教人抑有動吾衷者願畢其
說可乎諸生耳目在先生一身猶士卒耳目在將帥一身
將帥失律士卒未有不亂者先生失律諸生未有不亂者
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叔諫之才之美決非久為村教
書者然親老家貧所恃以奉甘旨者計策別無所出唯宜
盡職於此而已盡職於此便是盡子職也人之言曰大丈夫

竹軒雜著卷五

一

夫懷奇抱器平步青雲誰能鬱鬱從事於朱墨句讀之間
不過為貧之故暫見幾錢用耳是則然矣第恐處心如此
非所以受人之託也魯僖公思無邪然後思馬斯徂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然後餽牛而牛肥受人子弟之託獨不
重於牛馬乎且教人子弟其道甚尊初非可耻之事也昔
張忠欲授子經除舍以延孫寶寶不就曰禮有來學義無
往教使今之為先生者能如孫寶寶復為人所薄乎自行
束修以上夫子未嘗無誨東修弟子見師之禮也餽以金
帛雖非古禮第我以精意教人之子弟人以金帛養吾之
父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莫甚害否不猶愈於謁公門
請公事日履險地以危父母乎比年以來為人師者急於
自售爭先糾率互相訾毀卑卑苟且有可憐狀至於主人
厭之子弟侮之挈囊負笈顧而之他乃始怒罵曰某家某

家少我束脯某人某人攘我學生嗚呼何其不自反也仁
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今乃失
之已而怨諸人豈不亦迂哉叔諫高明甯有是事信筆述
聞不覺喋喋未即并昭漸熟惟力學自愛不一

與孫端朝書

某忝目上記端朝知府秘丞老友即辰暑溽奉惟台候萬
福某經年不聞動靜狀邈在海陬雖尺書莫致而區區懷
跋要非書所能既遇勝日有好懷把酒哦詩悠然東望定
知此意須及於我矣竊知營第欲與令兄同居老去親斤
築不至厭憚否如僕雖有先人之敝廬在漏甚不庇風雨
念欲修之未遑暇也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必待棟宇
稍華而後愜意歷世窮年終不可就而我之所居反隘矣
我之所居即天下之廣居也古來凡聖皆所共處自立牆

竹軒雜著卷五

二

壁以障塞之似可惜爾去城二里許偶得地十餘畝水橫
其南兩山夾其東西屏榛翳分阡陌鑿池植樹遂定我居
堂曰知非以僕之年適五十九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
追也亭曰曲肱竊慕先師飯蔬飲水之樂雖未能至而心
實馳之也又有亭曰學圃聖人垂世立教不欲君民並耕
故以樊遲為非吾儕小人躬灌園之勞者職也畦壟新晴
草木清潤雲澹餘姿鳥送好音乃迎老人道遙乎其間兄
弟扶掖童稚後先摘時果薦壽觴挑菜以供膳羞擊缶以
代管弦名教之樂有逾於是者乎因來書有灌圃東園之
語輒及之亦欲故人知我事業如此也薛耶過園中間已
久矣生相憐死相捐人之情也公獨不然可以敦薄古語
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知德老復生在端朝則無媿矣
季任赴襄陽前月方到官元絜渴疾止數日間遂不揀良

可悲愧何日赴括甚次舍近可以時時通書茲所望者未
卜見日鄉熟千萬爲善類保重

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狀中人憤憤如醉發所惠書得廢井之語曠然
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
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
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沒治必有甘澗之泉可爲
人食而後已沒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
之學沒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鏗也退之秋懷
詩汲古恨短經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方葺敝
廬兀兀坐木札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曾中淤塞
日就枯竭且乏朋友麗澤之利反以求井蓋智如也故人
亦憐而致之否知非久入城政足以俟未前更願慎餘暑
自愛

竹軒雜著卷五

三

辭趙參政薦舉書

某惶恐再拜參政閣下初夏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生長
海濱不識中州士大夫問當世之論人物者皆曰閣下心
事榮華與流俗不同私竊慕之願一見而無從也昨者屢
從至止屬有遠適不獲進謁償疇昔嚮往之素乃蒙以不
肖者姓名玷於薦墨誤被聖恩有召對之命一時縉紳相
顧動色皆謂僕於參政昧於平生妄知非鄙夫僕子而簡
易若是是必有以欺參政者退思賢否之迹久當自辯如
吾儕小人自應貶絕於大賢君子之門敢謂睠私之意久
而彌篤每見邦人必賜存問勤懇懇殆若有雅故者茲
從人望進司政稱未及修咫尺書致天下負而名微已在
門矣方國步艱難乘輿播越宜戮力中原共圖尅復乃除

伏田里肩肩然作楚囚之泣固自知其陋也第愚衷所迫
不能自己坐臥念之失寢食者累日不言稽君父之命言

之傷臣子之心仰恃知憐聊陳梗概某年方幼學先人業
諸孤母守志不嫁拊養以至成立舍幸茹悲艱苦萬狀迫
於寒餓傍人門館授兒童章句覓斗升粟以活其家初無
仕進望也偶忝科第食君之祿者今十有四年養雞犬欲
司晨夜今聞命而遂不果於心安乎實以母七十三歲比
苦多病見兒遠去輒挽以啼以故相守未能捨去區區私
情欲乞終養敢望哀察許賜敷奏幸甚幸甚人亦孰不欲
富貴馳騫之倫澆薄之俗權門晨啓接軫駢肩謁不時通
假寐客次蒙一顧盼意氣自得否則悒悒憔悴有可憐狀
良由天下之以爵祿自輕其身致使朝廷亦以爵祿輕五
下之士此風一去挽不可回今奔走參政之門者車後兩

竹軒雜著卷五

四

馬幾駟進諛言而道盛德者幾人左右使令諒自不乏乃
旁搜遠舉猥及疎寒之士顧僕何人可以堪此豈欲招致
賢俊姑自隗始乎知人實難自知宜審參政固不知僕之
匹狀僕自揣度居鄉無譽遊官無稱問學不足以裨國論
智力不足以備戎行凡是數者一無可采將焉用之而召
之使至也况生平迂僻寡所諧際不能嚶呶嘯呢以取悅
一世之人人之不悅亦無所憾今參政與僕初不覩而而
神交千里之外推懷投款禮地兼隆泛觀今世無是事也
未知古人或如是否禦寇不受子陽之粟懼因人之言而
罪我也參政因人之言而薦僕於朝安知他日不因人言
而罪我也所望功名遂角巾東路暢餘陰於山澤託雅
情於魚鳥林樾野人得陪杖履之後與公周旋似未晚耳
氣序凝然乞爲天下崇重不宣

與周主簿書

某頓首彥達主簿賢友春初罷官仁里匆匆就途乃勤從者踏雪追饑至數十里迄今使人不能忘也茲辱論書存問累紙且以長牋副之禮意隆洽併以悚感仍喜初冬講學休勝下諭云云具悉不迺以名未顯位未登猥居下僚為可耻耳嗚呼處心如是誤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徇名也謂無實也無實者多喜名非喜之所能近有實者多避名名非避之所能遠韓退之言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然有餘厥聞四馳此語得其情矣自古以來誰不好名雖吾夫子日談道義於洙泗間猶不能使諸弟子銷其求知之心也其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豈真與人辨利害較得失如是如是而後為人所知哉蓋以當時馳騫於外者尚多有之儻能反

竹軒雜著卷五

五

求諸身庶或有益於得稱子張學干祿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言行果為祿設耶蓋所以告子張者不得不然若顏閔必無是念而夫子亦無是告也大率子張志大而行不掩焉者如以問為達亦止為名而已殊不知質直好義慮以下人自可以達達則何患於不聞也吾子名聞而宇彥達當時之意必曰是聞也非達也吾將有取於達者今未之思何也人之爭名甚於爭利決性命之情僥倖一得禍將子歸矣昔李苞諫武后辭色俱厲或責之苞曰不如是名亦不傳嗚呼苞之諫忠也志於為名斯不忠也然則流離遠戩於市實有以取之矣好名之禍如此亦何利於吾子乎吾子又謂鄉人不肯傳授宏詞衣鉢歛然有不滿之意夫習宏詞將以求美官也美官皆出於宏詞乎詞美而行惡不害為小人行美而詞拙不害為君子

自古文人不護細行頃聞文藝傳鮮有全人不驚倍則假佛不諛佞則譏訕往往憑藉自取禍敗者多矣吾子行義志業自可以表見於時何必區區然專事於宏詞耶夫子以衣鉢傳顏子顏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吾子弗此之傳而傳宏詞衣鉢何也吾子如欲激昂泮礪力自奮拔固善矣而來書乃有矜紳滿屋之語殆若憤嫉者懷憤嫉之心以往天地雖寬將無投足之所矣且今之富貴者果皆賢耶貧賤者果皆不肖耶君子當論其賢否毋計其窮達可也吾子貧而無詔不俯偃以斯合於人知其惡矣以聖人言之猶未若貧而樂樂則其心和不無悻悻之氣非學問以成其德者不能也是以子貢因得聞此語而有會於切磋琢磨之說是說也不敢自私將與吾子共之鉛山關在何時可忍貧以待之忍貧最

竹軒雜著卷五

六

答寶林長老書

某啓寶林禪師久不通書殊以為念侍者出所惠示知趣來勸止清康甚喜或念或喜人之情也學佛者直欲令人絕念除是土木為人始得土木為人方省卻冬裘而夏葛飢食而渴飲人則未免有需於世也且子不念其親臣不念其君以今言之謂之何等入耶書言天敘五典則五典無非性命之理也自古及今人道賴之以立不可須臾離者來論以凡夫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悟真常而惑幻妄師以謂四大六塵之外自有真常乎是除妄而求真也譬諸草木根性真也枝葉妄也枝葉或榮

或憚可以言矣然皆出於性何名為妄古人有詩云隱處
分明萬像存形為枝葉此其根若求不得為無有使作空
花幻夢論此詩最有理且以身心為妄則父子君臣皆妄
也豈不害事必以君臣父子為妄而除去之吾師可以一
日立於天下否又御依舊有師父子有師兄師弟託君
臣上下之庇方得以安其身退之語浮屠文暢窟可不知
其所自者此也大率吾聖人之道混名迹合內外不離俗
以為高不廢禮以為遠不絕名教以為樂反之於心而說
考之於理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亘古亘今不可
一日缺也惠迪吉從逆凶禍福之說吾儒何嘗不道來只
不會雜以幻怪妖祥聾瞽愚俗且如燒一文香便有無窮
福利讀一句經便有無限鬼神擁護若欲治婆娘瘦子則
可矣似乎此語大相誑也試思天堂地獄有邪無邪但與
心謀不須問人師與弟子問答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
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佛在世許多年不得已說許多話
謂之不說一句話可也自目為經人持誦者獲無量福至
於所求無不遂意不知要誦經者悟道乎求福乎要他悟
道不當以利怵之蓋有毫髮利心去道遠矣若求他求福
利是令誦經者做經紀也晉之乘楚之構机魯之春秋皆
史記之舊名也夫子因魯史而修之不曾剽意自目為春
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非夫子自以為孝經也後人
述而言之耳且此一句無所經見張說為唐明皇引以為
序而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師以吾儒書籍汗牛馬而充
棟宇皆聖人之所作乎除六經諸孟之外盡付諸火可也
然則佛書四萬八千卷所可存者亦無幾矣要知本無一
字併去之可也伏羲未畫八卦之前易在何處欲話無窮

竹軒雜著卷五

七

紙窮且止正寒珍重

又

惠也鞋甚佳不知足而為履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吾師但求理義之安而學之斯近道矣捕風搏影
終無益也聞敗羣者去稍齊整可善可喜利欲之心亦敗
羣者也學佛者有所希冀非利欲而何然學佛者猶有典
刑近世之學儒者專為利祿尚敢黠檢他人乎哀哉

又

某故不聞動靜狀者久之奉手墨忻承乍涼道體康勝寄
示唐十八學士問答聽圖筆力簡古非尋常畫師所能到
也吾亦有一圖下筆不得試言其彷彿道無問問無答無
問無答又將誰聽語至於此口耳俱廢矣諒自有之不取
奉獻也數得見給事否見則必通曲折蓋近有書與之曾
及吾師也氣序向冷千萬為眾珍重

又

竹軒雜著卷五

八

問及營造事劇荷劇荷初謀三椽欲庇風雨一動斤斧數
月不得休豈敢務侈以悅人目第木植不素蓄取辦臨時
倍覺勞費爾先師有言居無求安僕雖無狀敢忘遺訓况
吾自有天下之廣居乎頃過石橋西二絕句其一云臥聽
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似都如許千百年
來誰與明其二云今人議論只從多黃土那能障大河我
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過今人遊石橋謂真有方
廣寺者何限說便饒舌紙盡且休

答胡待制書

某再拜上啟知府待制同年春問道越以歸失一見之便
道今懷恨比苦多病且乏順郵欲奉記未能也猥蒙賜書

辭情兼至非若泛泛通寒暄者有以見獎予之厚仍審初
冬台候起居萬福至以感慰無排學術之人似不足深較
凡學不習不疑使夫習而疑焉相與質難是非以求理義
之安固老先生所望於後學敢掩一世之人自以爲是
也今承虛接響羣起而譁之不復計其當否茲事何恨耶
以數人之見欲破千萬人之惑以數年之暫欲革千百年
之久固自知其費力况復其間有僕薄者竊誦其說以資
唇吻對稠人廣坐褻袂而言曰云云皆王氏之邪說也伊
川之說不然犯眾之怒積成怨仇亦如新法之行狠復雖
自介甫而溫公諸人激以成之亦合分謗也然理義之悅
人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試與一嚮當自知味若云其兄殺
是鵝也與之食之陳仲子必出而哇之矣不我鄙或違寄
春秋傳僕雖不敏傳此消息與諸好事者亦一助也何由

竹軒雜著卷五

九

贈奉寢寒乞爲吾道保厚

宋 林季仲 撰

祭文

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于德門室家其宜良人偕老鬢髮
雪垂同坐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焜耀間錯彩衣終始光榮
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嘗獲升堂瞻拜令儀展
誠薄醴侑以斯詞尚饗

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橫陽良覲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
竹淨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勿忘迺經遇營于垣于牆林巒
迢遞棟宇高涼時其從之度行越岡期以幸歲杖履徜徉
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盼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

竹軒雜著卷六

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
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刻牘交上召自遠方權輿寺簿日未
遽央譬如秣驥馳彼康莊問途方騁蹶於微霜嗚呼哀哉
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疑則狂孰愚而鄙孰智
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况我斯已不弔彼蒼大浸稽天
禍及九鄉殘骸露齒姓氏勿詳烏啄其腦魚蝦其腸儻死
廬下歛以冠裳不日幸歎奚用盡傷嗚呼尚友舉我一觴
尚饗

祭沈元量文

頃吾二人同與計借風檣雨篷于江于淮戾彼辟水寒燈
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予忝科名君困場屋隔闕興思
亂我心曲茲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念初
至止庭穢勿治分我佳蕙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交

花竟瘁矣人復何之亦木相生命自不天松鶴其形相亦
難老疾之方始載容載考乃大不然叵測穹昊嗟彼友朋
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
俯觴聊敘平昔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光祖文

伊余初第試吏東陽時有四人同寮同鄉同入公門同上
公堂休則就間同飲壺觴事不可知樂不可常轉首之間
各在一方茲余來歸訪舊鄰曲伯高之亡藁草已宿君與
輿宗皆在鬼錄井邑如故游從去目念之傷懷涕淚相屬
惟君平生心事坦夷當以示人不設藩籬雅好劇飲客至
如歸瓶之或罄酌歡醅醕我有白酒老妻所為公在東陽
頗喜嘗之因思所嗜攜以來斯不見滿飲如曠昔時嗚呼
哀哉尚饗

竹軒雜著卷六

祭鮑提舉母文

鮑於吾鄉雅為著姓夫人有子實襲餘慶位列多賢或參
國政煜煜門闈孰方其盛維鄰之卜竊借輝映矧復聯姻
猥及不競旋葬武林日有治命遺陳薄奠匪禮之稱尚饗

祭薛康朝文

人之體材匪曰媒身天實生之將以庇民吾鄉之評莫材
於君疏明練達見謂措紳爰以能選將漕七閩譽處日休
移置宜春積年之屈一日之伸未究所長奄卽幽淪憶昔
餞別載笑載醺今日何日迎哭江濱古來共盡悲用相因
申酌陳辭淚灑秋旻嗚呼哀哉尚饗

祭諸葛通直文

治人匪難自治實難居家理者可移於官友愛之篤行義
之尊我求其人莫如公賢居常澹默似不能言肅肅孫子

奉意周旋上下輯睦吾無間然不施有政政在其間平生所好雅在古編蒐求缺遺不惜金錢藏蓄之富至充棟棟祕閣所無于以取焉伊余聞之願見無緣行役經由識公稽山插架萬軸導我縱觀如好好色喜發於顏登彼愛堂花竹幽妍屢陪賓豆色若初筵不鄙賤息許締姻連繫船岸下別情更延書墨未乾訃音遽傳誰其尸之不界以年可知者人叵知者天寓哀千里辭不能宣嗚呼哀哉尙饗

代康侍郎祭趙寶學文

嗚呼維昔之夏我來自閩迎笑江滸時有四人良辰勝日聯鑣接茵不鄙老朽亦託後塵公尤豪放喜舉大白酒酣氣張天低地窄虎簪雄辭螭走妙書議論風生連往座客歲日暮止季任西征賦詩祖行霰雪其零江城春動卉木載樂地主仲謨移守宛陵慘慘寒蕪悠悠畫鶴公不出俄

竹軒雜著卷六

三

方親藥石余與懿成相對太息疇昔之歡那可再得迨茲端午公疾有瘳觀彼競渡集于城樓曰我衰恙嘗辱君憂今日不樂有來歲不人靜湖平簷掛初月林霽霏微漁船出沒憑高寫望得句清絕朝墨未乾奄焉永訣嗚呼哀哉以公敬悟宗枝之秀以公老成從班之舊謀議事業鮮出其右帝實睞之異於常胃人之望曰位不稱才蓋如李唐用勉用回我思指紳兵火以來朱門華屋空闕荷苦公之高壽六十有七儼立其旁孫子秩秩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公毋憾我舉我棟必尙饗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彼南陽回脉永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賊紛起遂偕夫入合葬於此嗟此辟陋賢者攸歸松茂栢悅川媚山輝出祖于途其政廢禮且戒兒童罔或樵採尙饗

代人祭表姊文

嗚呼嚴霜夏零少小孤露以訓以育繁誰之助奉以周旋償心晚暮天不我憐遽奪之去富壽有子去也奚顧兄弟無知知有怨慕寒雲掩晨長風攪樹平生之淚與酒同注嗚呼哀哉尙饗

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哀叫求羣每論此事相對酸心那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春祀誰與禦侮門戶衰頽誰賴誰柱子姪頑冥誰告誰語况我已老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出邱何幸于天不汝少留後者先之孰訓其由人之爲言婚嫁未畢我想男女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辨衷于百之一嗚呼哀哉尙饗

竹軒雜著卷六

四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隔某以園藪時醪俛而酌之嗚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焉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綠哀切乎衷物改于日尙想平生陳此有救嗚呼哀哉尙饗

祭察和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脉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溯得遠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于天何豐其才而齎其年志氣陵厲橫鶩孤寒瞬息千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頰汝爲季子尤所愛憐尙饗江左期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福變起於轉首

之間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我與汝自幼多艱險
阻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少免饑寒方飛折翼半涉失
船誰慰庭闈之哀晚誰救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
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履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嗚
呼吞聲飲泣含悲茹酸詭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
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慙慙於朝言旋放國謀爾
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縱溢
先於朝露力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
哉嗚呼冤哉尙饗

察和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察和弟服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俛
而酌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唯我與汝變故
游更年纔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

竹軒雜著卷六

五

迨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否終則傾而我
三人皆竊科名版輿就養奉以將迎往往鄰里指以為榮
方汝假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後望不寐
至明禍起倉卒迺計之承愛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
不敢以驚詭通音訊示若生平終所不忍憐其餘論隱言
疇昔窮苦自懲殘編斷簡寒窗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
豈唯愛弟實曰良朋汝尤競爽蚤歲有聲意氣迺往翰墨
縱橫王良林駒千里于征出門輒繫罔究脩程茲予來歸
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填膺花藥草騎几席塵凝境隨
念改淚應心零八十之親誰省誰甯一門之事誰經誰營
哀哀發婦呱呱孺嬰儻子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尙饗

察和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沒復出木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

几席塵凝空存遺像迴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海更奄及
群除百感填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
勿念老人甘旨猶甯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
從橫奄焉不施遂即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
若爲此情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知言文

劉于吾鄉實多孫子公自妙齡見謂秀凝果以材請取知
于時進用伊始丞于宗司秣馬脂車方卽夷路出門禁之
孰知其故有生同盡甯計短長毋化之恒來舉我觴嗚呼
哀哉尙饗

劉知言葬祭文

嗚呼春去復來木悴再滋曷云其往哀我人斯容止詳整
器局遠夷遐想平生庶或見之鬱彼新阡卜曰且宜往其
從之先塋是依酌我芳酒于以告違非君之悲誰悲之爲
嗚呼哀哉尙饗

竹軒雜著卷六

六

墓誌銘

方聖時墓誌銘

方君聖時諱煜永嘉之賢者也其父端嘗以文行爲歐陽
文忠公所器重不幸蚤死君生未辟而孤稍長知自讀書
涉獵文史論議衰衰可聽獨於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大觀
初詔求行義之士州縣以君應選固辭及鄉大夫款謁延
致於學以表多士則悠然從之殆古之有道不可得而親
疎者居常蓬鬢垢而敝衣糲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他人
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自號愚迂翁而朱君敏功贊之
曰顏子之愚仲尼之迂既愚而迂嗟乎斯名也信不誣抑
今之人馳鶩聲利役役至于老死而閒居野處之士澹然

無管志安而體舒較之兩者不知孰爲愚孰爲迂當有能
熱之者妻朱氏有賢行前君二十五年卒生子三人曰冠
曰覽曰颯冠吾同舍友也屢試春官不利而志愈勵女四
人荆湖北路提刑司檢法官薛昌言鄉貢進士王言處州
松陽縣令黃衮其婿也季未行君年七十有二紹興十三
年正月庚寅卒於家是年某月某日穿朱氏之墓而合葬
之實在其縣竹浦之北山君性真率無矯激與之友者數
十年不見有一言之僞出入里巷見童稚若早隸悉與均
禮沒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其平日所游從與夫後進之士
管質疑而問業者尤所傷悼相率奔弔爲文以哭之其略
曰君之至行里閭是師如彼圭璧瑩絕瑕疵又曰溫溫先
生不事絲飾和懌曠達見者悅懌又曰先生詩文匪雕匪
琢追陶自然似白不俗嗚呼吾何以銘其墓哉既鄉人之
評可也濟南林某撰

劉知言墓誌銘

永嘉劉公舍人諱安節與其從弟給事諱安上相繼以奧
學粹行修於家由於州里達於朝廷聲名籍甚時人謂之
二劉至今吾黨之士聞其風想其爲人無異親承馨歆於
長者之側而况子弟朝夕見所以事親從兄處宗族御僮
婢與夫語默嘔笑飲食起居之間無非教也薰陶濡染宜
有不學而能者君諱謙字知言給事之長子也幼穎悟讀
書止一再過即成誦弱冠那試有司曾與計偕一不利輒
棄去曰學止爲科舉耶守門戶不墜先訓斯足矣以父任
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於宦游築室治圃日賦
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
務盡其歡由是不調青殆二十年比二親即世乃始束裝

趨行在所會有詔得侍從各薦所知今參知政事王公時
爲工部侍郎首以君應陛對之日敷奏詳雅上頗喜語執
政曰劉某佳士也由監尙書六部門遷知大宗正丞服履
進用矣屬微恙庸醫誤投餌一夕卒於臨安府官舍年纔
四十三官止宜義耶哀哉會祖諱瑩祖諱去非累贈正議
大夫君之配曰孺人鄭氏故中散大夫諱之孫生男五人
嗣忠登仕郎嗣直將仕郎嗣恭未仕嗣昌嗣亨及女二人
皆幼其卒也以紹興十二年四月辛卯弟石承務郎監平
江府糧料院諸乘官奉喪以歸卜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其
縣建牙鄉玉清觀之前山距給事墓百步君之從兄鄉貢
進士嗣敘次行事以其狀來乞銘某與知言游久且通婚
姻非敢以是私於知言也知言循循孝謹無子弟之過嘗
登其堂見大書唐柳玘家訓於屏風用以自警志尙如此

朱府君墓誌銘

永嘉絕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識兵革其俗習於燕安以浮
侈相高靡衣蠶食崇飾室廡嫁娶喪葬大抵無度坐是至
貧窶不悔有鄉長者朱君元顯性獨儉素耽事華好一袍
至數十年不易有晏平仲之風嘗造其別墅見所坐床止
以一版麻甚問之曰是先祖所用不忍易也里人初有嗤
其陋者比見其奉祭祀饗賓客延師教子率從豐厚又斥
其侈周宗族鄉黨之貧者至是始歎服焉君少孤事兄如
父居居係二十年內外之言無間者外祖劉無後歲時薦

享如事其祖且刊石墓左以戒子孫俾勿忘其篤厚類如此君諱京元顯字也曾大父珪大父珪父輔忠徙自括蒼於君蓋三世矣初娶戴氏先卒再娶林氏有子二人曰義明知明皆預薦書義明蚤死孫男三人公度公量公愿孫女四人君自幼穎悟有聲場屋連試春官不利晚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雖功名不偶少負平生之志願跡儕輩數十年間無一在者獨君專考康甯備享五福朱顏華髮時出阡陌人過之往往皆歎祿歎息豫爲棺槨取釋氏寂滅之語刻諸前用以自省過勝日引所親酌酒其側曰亂離以來身寄山野者何可勝數儻吾得斂手足於此志願畢矣尙何求紹興十二年十月壬午寢疾終於家得年八十有三垂沒而一語不亂以十四年三月癸酉葬於其縣建牙鄉菱洋之西山某先大夫於君爲外弟舅自鷄角得

竹軒雜著卷六

九

以子姪禮趨走于几席之下憐其孤寡每呼而進並慰勉良厚今知明來乞銘以識諸墓其敢辭銘曰豐於人約於己宜多受祉尙以貽其孫子

周季開墓誌銘

孤子周華祖雖余門泣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得銘以刻諸幽余曰銘墓非古也儻未免俗止書鄉里世系始終日月納諸壙不可乎而矣以余爲華祖曰君之言誠是也抑自痛念有不能自己者蓋先人養稟樸厚不事緣飾與人交終身無一語之僞幼孤祖母教以讀書通夕不寐燭燎毛髮弗覺也其專如此而母沒殆二十年矣每一念之嗚咽不自禁尤厚於親戚鄰里死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凡此君雖知之他人未必盡知者况弟太孫纔六歲異時省事問先人即于所爲誰將執其咎者君無庸辭余曰我習知先

君子之自思之昔我壯而無室人莫肯與者先君子不以我爲不才獨以女弟妻之今銘其墓人將不以我私耶華祖曰事願實否亦何嫌之有不然以前所云并大概書之可乎余曰諸君諱達節字季明永嘉人曾大父諱偉大父諱道父諱宗政以力田世其家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乙酉君以疾卒年五十五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吹臺鄉俞與山祖塋之東娶杜氏二男華祖其長也次太孫君晚得此兒甚愛之嘗求名於余今命名曰承祖尙慰泉下之念云

記

温州樂清縣學記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之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千之始增堂廡爲肄業所由是士稍知學崇寬舍法行邇自縣東南遷於望來橋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飽君輝實終始之盜起青溪

竹軒雜著卷六

十

一夕燼於火自是春秋二祭寓於縣治或傳舍僧廬凡百草創行司歷額以從事五年尉吳君芾閔之自令丞再遷而向定卜於隆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爲爭出力捐金佐之不數年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春今令趙君從事下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以爲養奈何有喻其意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人日可食百人又撤淫祠營市舍取餽直以資之遂斥基地周垣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宜有言以記始末故請余曰子之邑大夫廉介自將事無劇易盡心力而爲之雖悍暴之民或有不悅而抑強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

有記之者子忱慨好義撫孤姪如己于歲歉富室方閉糶獨發倉庾捐費以濟難此亦學也里人嘗有記之者矣用求記於余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之因問曰子之學也為利乎為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癡絕倫類滅禮樂游心物外以求之非謂所謂道者以子之居家也而能父子兄弟夫婦婦道即在是矣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鶩吾為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學不期祿而祿自至似亦無負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徵俾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涕唾無復有顧籍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承之矣况非朝廷建學之意亦非已大天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既望記

序

送趙庇民序

余狹中不能容物有面設者必詰之不肯受其黜闕一日讀陳後山詩云潛魚避流光歸鳥收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不覺拍几而歎悔平生之非趙庇民之為樂清也事無雷難迎刃解蒼邑人蒙惠多矣獨姦宄之民不能欺欺必得之類以為己病焉譬如邠雍為視盜察其肩睫之間盡得情偽無一有幸免者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而羣盜坐是以窮相與謀而逐之噫亦殆哉今罷官歸四明訪別城中語我三年不能甦之狀余舉陳後山詩庇民喜曰此正我之疾也願書以砭我庶幾吾疾有瘳乎

諸公送子敦詩後跋

袁除則喜外豈則愠此謀身者之所為也內相顧公出為朔漕諸公喜而贈之以詩顧之報章有曰大河失故道六月浮天流諸公廊廟器更為行人謀嗚呼是謀也為身邪為國邪觀此則治亂見矣紹興癸亥二月既望某跋

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竹次古今謂之活法所以血脈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雷笑退思有味非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煙雲草木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會氣索此篇頃見別本尙餘一聯云故歲去趁忽來日俄趣裝坊入斷章雖曰達人大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識也養直下世今將一紀矣九原可復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庭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日蘆川老人書

資政與端明帖後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詩公以厚德碩望入參大政排逆異議不得以有為而死今端明李公乃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屈以追時好真無愧於九泉也雖然吾黨之士蓋亦自勉云紹興丁巳六月既望永嘉林某題

竹軒雜著卷六終

右竹軒襍著六卷宋太常少卿永嘉林公季仲所著少卿從橫塘許忠簡公學於伊川爲再傳弟子建炎間以豐國趙忠簡公薦入朝後以疏沮和議與豐公同黜其師友淵源及立朝風節皆卓有可紀而宋史不爲立傳襍著十五卷亦久散佚故全吉士祖望修宋元學案亦以公遺書不傳爲憾乾隆間與許公橫塘集趙公忠正德文集同於永樂大典錄出始復傳於世雖掇拾之餘編帙殘缺不及原書之半而忠讜遺文沈霾千載幸際右文之代佚而復顯豈偶然哉詒讓讀李秀巖道命錄所紀建炎紹興間趙張秉政道學興廢始末嘗嘆豐公首參大政卽以振興舊學爲己任程門弟子若尹胡諸賢次弟拔擢而浮薄之士或掇拾伊洛緒論以干進至公貶而專門之學垂爲厲禁公昔時所援引者或改名它師以求免禍而反覆若陳公輔輩乃至反顧諷詆以相傾陷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少卿則自建炎間以豐公薦爲察官豐公罷政少卿亦出知泉州及豐公再相又與劉大中等同登剡牘至紹興戊午和議將成豐公以議論不合罷相少卿亦引犬差句踐事力爭之遂以得罪其出處大節與豐公始終無二今觀此集與趙參政書凡十二篇其九皆豐公謫潮陽以後所寄其所以慰藉之者無所不至至欲效司空表聖從王凝謫商州故事而以母老不能觸氛霧相從于南海之濱爲憾嗚呼若少卿者真不負豐公者哉家大人旣以橫塘集付刊以此書流傳尤少亦并校刊之至陳伯玉所傳沮和議疏大典本已佚不存今檢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所載尙其全文謹據錄入以補 閣本之闕焉光緒二年

竹軒雜著跋

一

竹軒雜著跋

二

十一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跋

竹軒雜著補遺

論和談疏郡國八年十二月為三省檢正諸房文字

臣聞古語有曰乳豕搏虎伏鷄搏狸夫豈非虎之敵其能搏之者發于感之誠也金人肆為暴虐以吞噬中原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眾曰金人殺而父兄保而子女燔而廬舍取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讐也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蓋之籍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來受囚延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材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選備以待命之將興可矣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常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滅吳于夫椒越王句踐之敗也喟然嘆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于姑蘇區區吳越發于感憤猶能以危而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還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眾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魏文節
遺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宋魏文節公山房集三十卷勤齋詩三卷見朱子撰行狀今不

得見即所謂華夷魯衛信錄者見樓攻媿撰奉使事實亦渺焉無

存自隆興於今六百九十一年其書已亡佚如此可勝

歎哉公壽春人先世家焦山以受經趙庇民敦來鄞紹

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為餘姚尉知晉陵調涇縣召對擢

太府寺簿進丞遷宗正少卿隆興二年假禮部尚書為

金通問使其後入相出藩而生理甚薄用度不給意氣

慨然事蹟詳史志碑傳不復贅夫宋之隆興初元去宣

魏文節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和靖康亦既四十餘年昔之辱國割地浸浸乎已不可

恃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求正禮滅幣勢固難能不幸

相見兵戎夫豈得已觀於朱文公跋乾道宸翰曰非公

深謀壯節不足成事則公之挾持者大矣立於七百七

十八年之後以上溯七百七十八年以前其刷苟且因

循之弊極彌縫輔贊之功者見孝宗制誥何人其樸實可付

彌諧者何人其一一力爭事理俱當比還鬚髮盡白者

又何人其用人各因所長科目各適其器者又何人均見

朱子撰行狀 嗚呼孝宗得公而用之一歲九遷誠可為史冊

光用不一年而因災策免轉足為史冊汗若世無文節

與有文節而令蕭散雍容不談時政天下事概可知已

魏君頌唐公之裔孫也從余游久矣一日出其所編公

之遺書眎余凡詩八文六為一卷更錄制誥行狀碑傳

遺事古蹟著述為一卷附之余欲益之未能也公之可

見者忠節耳固非藉乎詩文即以詩文之僅存者言剛

正之氣亦豈人所能及哉爰付諸梓頌唐方旅南田過

奉化溪口為我拜公之墓公之題涑水畫像曰丹心猶

冰鏡千古照朋姦又遊西延慶寺詩曰可是天魔盛誰

魏文節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能問大鈞請為我頌之以誌景仰云時民國二十九年

九月後學張壽鏞

魏文節遺書目錄

詩

送吳僉判之官濠州

到巖籠寺勸農

送左彥武歸鄉

欲飯野人家見拒甚力

遊西延慶寺

次韻送汪尚書致政還鄉

送袁朝奉芳秩滿趨朝

魏文節遺書 目錄

壽錢參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

謝吏部侍郎表

謝侍講表

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遺表

回趙明州伯圭啓

育玉山妙智禪師塔銘

魏文節遺書

宋鄴魏杞撰

後裔魏頌唐輯

詩

送吳僉判之官濠州

舉觴囑明月送君江上舟
王事知有程翩然不可留
濠梁古佳郡觀魚記莊周
年來邊徼清桑麻被田疇
有詔蠲民租拊摩賴郡侯
樂入芙蓉幕君其贊嘉猷
僉曹簿領餘拄頰興未休
淮山千萬疊丐君回青眸
才命各有時行止非人謀
主公方拔士入奉甘泉游

魏文節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到巖籠寺勸農

王事忽來此今朝
天氣新溪山渾是句
樽酒可無人幽鳥空驚
夢殘花不當春飄然又
歸去明月滿衣巾

送左彥武歸鄉

折桂歸來日西風
萬里秋錦衣天上客
紅葉渡頭舟把酒難為
別題詩更欲留明朝
山水隔何日是重遊

欲飯野人家見拒甚力

山崦筠車轉屈蟠
欲尋野店具盤餐
主人變色行鷺忌
客子包羞坐虱官
早見此生真寄寓
更知行役是艱難

逡巡攬袂來旁舍
曉月朦朧春夢殘
以上四首見涇縣志

遊西延慶寺

開山何日事斷碣
臥荒榛食盡僧行
脚兵來佛捨身燒
痕侵殿址租額累
山鄰可是天魔盛
誰能問大鈞
見鄆縣志

次韻送汪尚書致政還鄉

諸賢投絃孟前期
愧我需章獨後時
勉徇禮經聊弭謗
敢貪榮祿計遷資
歸兮陶令惟三徑
去矣君嚴有二宜
處世功勳忘厚饗
人生知止要能知
見文翰類選

送袁朝奉芳秩滿趨朝

魏文節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壯年鼓篋上神京
歎息驚人未一鳴
白髮尙堪談世事
青衫原不墜詩名
簿書惟案三年夢
風月張帆午夜程
去矣飛騰九霄上
莫忘瞻衮話平生
四明詩萃

壽錢參政

天台傑立滄海東
古今名士長相從
神遊八極司馬子
擲金作賦孫興公
松窗先生千載士
文價道骨相與同
芙蓉爲裳蘭爲佩
一笑坐斷千山峯
向來羽扇揮羣雄
貔貅給使如奴僮
淮南草木識姓字
烽燧一掃邊庭空
勳名魏義謝不有
天子神聖非臣功
黃扉安坐斷國論

精神自折千里衝東山之志意不改歸來碧落稱僊翁
調元老手自變理髮綠髮雙方瞳蒼生願望謝公起
中興事業須宗工新冬五日記穀旦霜餘和氣回春風
門牆老生繫郡紱欲借壽斝斟吳松祝公壽考與家世
山河帶礪俱無窮見攻媿集

文

謝吏部侍郎表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牆莫避臨
谷增危中謝伏念臣蓬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於

魏文節遺書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菽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廁內朝
之鵷列親覲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
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薊庭幸歡盟之復諦冒柱史詞
臣之選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
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
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
人明於分職憐臣孤立於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於
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
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

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幃更承清問退慚衰朽有
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
之習但爲泐科之資無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
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
究淵源之蘊豈容樸學獲奉細旃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巍巍成功謙謙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遂
容草莽之臣亦預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綴緝舊
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

魏文節遺書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明

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醴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洵貢誠衷仰
千睿聽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跡允爲萬世之成規信傳
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
儒而臣方貳政之未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
曾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
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茲躡崇資公議必傳以爲笑
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爲非雖故事

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
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爲重誓殫愚慮效薄伎
於志傳之間

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
惊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羈單本無僥覲蚤
廁熙朝之鵷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讒材屢叨隆委
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
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於外嘗預論思寢歷政途遂登

魏文節遺書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顛隳俯憐簪履之遺旋昇屏藩之
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鑿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眞祠
之祿予之祕殿之名屏跡衙門銜大恩而莫報馳心魏
闕顧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旣逼老將智而
耄及福已過而災生臥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
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
皇帝陛下治功惟敘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
和合羣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
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素志與辭殫王度

清夷固無煩於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於哀鳴

回趙明州伯圭啓

將使指於龍庭曾無改效代王言於螭陛遽辱誤恩方
自媿於抱虛乃亟蒙於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玉箭秀毓
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
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
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卽歸荷囊之班某久辱眷知茲蒙
推借朋緘遠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戀

魏文節遺書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皇帝卽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
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旣至命
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睹殊勝遂召
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
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
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養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
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
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

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
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利多有道之士悉
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
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
去之見懶庵需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果公之
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
載璞撫之以為類已然以未識大慧為恨不憚重趺見
於衡之回雁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
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吾

魏文節遺書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
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眾踰千數以為第一
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
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辦香嗣大圓諸方以
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
自代遂主此山禪納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
堂於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為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
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
委金帛創為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飭僧以

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閱
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
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
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婦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
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為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
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庵於烏石山名以笑月為終焉
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
衣歸庵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
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
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
月五日葬於庵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
震又得如師者為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為弟子
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
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
江開元方有聲於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
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為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
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之一二
刊之余投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

魏文節遺書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
求銘於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粟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
阿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智傑出傳家風
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
箇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
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以上均見
攻媿集

魏文節遺書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文節遺書

魏文節遺書附錄目錄

制誥

宋孝宗授右僕射制

宋孝宗免右僕射制

宋孝宗贈魯國公制

宋孝宗贈太師諡文節制

行狀

朱子撰魏丞相行狀

傳

魏文節遺書附錄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史本傳

鄞縣志傳

甯波府誌傳

浙江通志傳

宋元學案傳

甬上耆舊傳

神道碑

鄭清之撰贈太師魯國公魏公神道碑

遺事

朱子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朱子集

朱子跋魏丞相使金帖 朱子集

樓鑰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攻媿集

袁燮題魏丞相詩稿 絜齋集

朱子贈魏丞相詩一

朱子贈魏丞相詩二

樓鑰上魏丞相詩

史浩魏大觀文挽辭

史浩太廉堂詩

魏文節遺書附錄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琳太廉堂詩

羅汝敬太廉堂記

黃潤玉先賢贊

全祖望魏丞相山房詩

李域涇縣魏公祠堂記

全祖望碧谿魏文節公祠堂碑銘

魏銓重建崇福祠序

魏銓崇福祠置產贍祭碑記

徐彬吾謁魏丞相墓詩

王知道祭魏丞相文

古蹟

浙江通志二則

鄞縣志三則

奉化縣志三則

著述

鄞縣志二則

浙江通志一則

魏帝遺書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迪亦維朕政未麗於中其允諧時汝之任往服迺訓厥
維懋哉朝廷慶賞大小維勞汝爲守臣克遠顧慮尙其
翼祇毋替迺服

宋孝宗贈太師諡文節制 淳熙十四年

朕惟輔弼之臣實係朝廷之重出則抒忠毗主以調燮
化機處則斂德禔身以助教風教可無異數用闡幽光
爾原任太師右丞相食邑五千九百戶魯國公魏杞問
學閱深性資高朗休休雅度愚賢全服其公抑抑令儀
喜愠不形於色爰自弱齡登第早由臺諫蜚聲南北踐

魏文節遺書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久負台衡之望風雲元感終諧夢卜之求訂謨每罄
於沃心顧問時勤於前席使金不屈而虜氣漸消伏蒲
正本而儲宮預定世稱盛德人仰着英全節完名允先
朝之碩輔徽猷懋德誠當代之儀型胡不憇遺遽云淪
謝眷勳庸之未泯宜卹典之渙頒茲特贈爾爲太師追
封福國公諡文節錫之誥命於戲三公上應台躔式賁
如存之寵一字榮於華袞允爲不朽之稱惟爾明靈尙
其歆服 以上見魏氏宗譜

行狀

朱子撰魏丞相行狀

丞相魏公諱杞字南夫幼時轉寓四明邂逅武翼姜公
觀奇之問公出處潸然出涕言有母無以爲養姜公亦
爲感動館之於家命之從學文日益進姜公許妻以其
子是爲慶國夫人公未冠授官復擢魏科然安於命義
志不苟求時秦師垣專政其子熿以同年諷公來見意
不諾尉餘姚與太保史公爲代後又相繼秉鈞爲盛事
越帥秋閱必欲以軍禮他尉皆羞公獨戎服執搢庭趨
如儀神色夷然識者歎其器量尉滿丞相史公爲代念

魏文節遺書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貧故遲其來公以書促之史公浩報云我遲其行
公促我至近世交情所罕聞也邑人傳之以爲美談餘
姚有劇盜爲邑人害公設方略捕之當改秩公曰盜爲
民害不得不除不願以人之罪爲己利也不復問賞徑
受節推以歸憲使秦公昌時聞而重之密爲保奏訖事
乃語公不得已始就賞公宰晉陵年始及壯吏事詳練
邑人安其樂易而服其嚴明嘗護使客留傳舍民有以
妖黨告株連數百人力請卽掩捕少緩且變人方駭公
不爲動乃先繫其人累日不問徐逮其所指者使覘視

之曰是也指其人之女爲魁欲得對獄公益疑其姦訊之乃嘗求婚不遂餘又皆仇家也以誣告反坐之晉陵有巫以神爲市而訴民之不施公察其情曰左道亂民有常刑逐巫境外而燬其祠公在晉陵三年郡守凡十易其閒有貪殘失眾心疾公守正招撫尤甚及其罪去察吏鼓舞守與其家人至徒步出城公曰我可乘其危哉爲具舟楫道路之費獨往送之守愧悔舉家感泣晉陵一日有被髮號呼於庭者叩之則李氏也其父調官都下航湖以行久不知所在丐爲尋訪公惻然受其詞

魏節書附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僚皆謂曰具區環數郡安知在吾邑將必悔之公不恤擇健五百激以厚賞使物色果得盜殺者遂伸其冤人尤異之政譽流聞周公麟之呂公廣問常率從班列薦侍御周公方崇又將引之憲府公徑赴銓部授涇縣而後見知諸公歎賞不已繁昌獲盜宰尉奇賞追逮日滋謂寓贓於涇民爲多已次遣行已破數家至有死者公下車獨謂不然一日持檄取五十三家邑民狼顧公一無所遣已而眞盜與贓乃獲於他邑平民逮繫縱歸者無全膚忍死扶憊與五十三家者泣謝於庭下繁昌

獲譴而公名益著涇民有能持吏長短者自公至屏跡不敢出後有吏過其門遭毆公曰此奸民也以我將去故爾不治何以懲惡卽請於守眞於理比去有泣拜於途悔過自訟者詢知卽其人因加訓勉卒爲良民隆興二年金虜大舉入寇聲搖江浙時錢公端禮宣諭淮南公以宗正少卿參議其幕初高宗皇帝以二聖之故屈己爲湯文樂天之事首足倒眞欲正未能至上欲遣使和議以退虜師且正敵國之禮丞相湯公思退薦公有專對才自宣幕召對上從容訪問國家利病及淮上

魏節書附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帥人才公敷奏精詳上當帝心乃曰欲得卿便使虜公辭不許時警報方急虜情叵測公素多病公母燕國夫人曰人臣事君盡命而已況天子親擢此汝自效時也有論詣都堂議使事凡十餘條其大者四一退師議和二易臣爲姪三減歲幣四不發係虜歸附人陛辭公奏萬一大羊無厭願陛下勿以小臣爲慮請速加兵上惻然久之曰卿虔心如此天亦相佑何慮不濟行次盱眙虜帥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駐兵淮上聞有使人遣權知泗州趙房長請見於淮浙問使意且求先見國書

公言書合於到日齎出房長云某不見書及定議於此使副如何得到闕下公出副本示之房長云此盧仲賢齎來書式前後無再拜等字不可用也南朝二三十年稱臣用表一旦欲爲叔姪且求減幣帛太無禮必欲令公易書公言御書也臣下豈容輒改主上以兩國各有利害天地鬼神鑒其曲直此則有辭非所懼也自午至酉或坐或起詰難紛然公應酬明敏辭氣慷慨房長不能屈公徐言和議若成兵禍旋弭皆知之功神明亦佑房長詞理因而稍順卽云且待稟元帥看既而忠義

魏節遺書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遣計議官李侑同房長請見詰難愈甚公隨意爭折之未幾忠義復遣校尉高仲端同房長至仲端傳忠義語云和議已二三年未有端的宋國忽侵奪我宿州我以偏師一擊卽散懼而求和及取接人使又復不來今重兵壓境宋國又求和而復屯兵合肥豈欲款我師期別生事耶宋國若不推誠元帥欲提大軍過淮復於襄漢截斷吳璘軍馬使不得東恁時如何公曰此皆彼此已往之事今奉信使不必復言遂同副使宿於水濱與虜相望時驍將魏勝戰死楚州陷沒上憤虜反覆詔以

禮物充督府犒軍公深計用兵利害卽奏曰今使事大者易名稱減歲幣不發係虜歸附人臣與虜力爭其情頗屈若虜悔禍從約而禮物旣散恐倉猝難辦且恐虜疑我給別生釁隙朝廷深然之留禮物公始奉命北行途遇虜兵公將使旗令人前行大呼奉使來俄而控絃露刃直前圍逼眾皆失色公意氣自若使諭以兩國利害爲少却累日行宿兵虜圍中瀕死者數絕無飲食會虜接伴至方得入境抵燕山其館伴張恭愈等責書不如式往常遣使書稱大宋虜誘至其庭逼令去大字虜

魏節遺書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亦用此計逼公令改又令稱陪臣公曰書出御封不敢輕改竊恐沿淮小人欲梗和好生事疆場望稟元帥切勿信也公前後與虜語抗論不撓動中事機曉諭禍福開布誠信虜頗信服時虜主葛王欲和而忠義等不欲事聞虜主意肯忠義遂再遣李侑等見公其辭稍順而責書不如式且欲世爲姪國公言只如人臣之家安有一家專是叔一家專是姪之理此何昭穆兩國皇帝方享萬壽臣子何忍預以世言侑等言向於誓表世修臣節尙忍言之今爲世姪乃不忍言耶公曰大國不欲

和則已如欲議和亦須闢略節目彼此相遷就可也忠義等以和議垂成已不得逞乘其未定俄擁兵長驅而南老稚奔逃倉猝不得渡多至溺死公切責津吏將奏劾之始得二十艘以濟所全活甚眾虜兵侵逼公護禮物稍內遷適副使康涇病不能騎兼之摧困百端告公曰涇死于此公其勉諸公毅然以死自誓抗議益堅辭色俱厲虜無以屈乃定盟卒易君臣爲叔姪減歲幣銀絹五萬正兩不發係虜歸附人逮歸得虜報書公力求視書彙見其書詞悉知約乃受其館伴賀曰此回來和

魏節遺書附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使大段不易自此封王拜相不疑矣使還卽日引見上大悅勞諭再四卽詔諭軍民云杞越疆通問得其要領而歸淮南侵騎已空壁而退德壽宮有旨引見高宗望而喜悅委曲拊問且曰朕向來亦曾奉使備知虜情姦詐百出卿能一一力爭事理俱當如奏禮物以成今日之事尤識事體訖事而歸想太夫人甚喜時年甫四十有六比還鬚髮盡白公雖素貧視財物不以介意出疆賞黃金五百星及龍腦香蘭銀絹雜物等公用之餘例歸使者公旣竣事并虜中所贈遺之物分毫不取後

執政入謝德壽宮太上皇勞出使之勤問所用幾何公以此舊什之一爲對太上皇歎曰向吾遣使泛常密贈黃金千星了如許大事而費止此今卿至是殆天所以報也公在給舍守正不阿多所論駁人推其公雖被駁者不敢怨也上以兩浙常平多虛額命中人按視公言政和閒更走馬承受爲廉訪使所至黜陟官吏權勢薰灼建炎以來嘗使與州縣閒事開端于此漸不可長若止取文書監司可辦時方借收主租以助經費降人蕭鷓巴嘗賜淮南田不欲以職田爲請公言此祖宗養廉之

魏節遺書附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具約借猶有還期奪與人則仕者寧不缺望上悉從之上嘗從容謂公曰近日無他事否有亦卿不肯放過公對曰蒙陛下容納正直是以有犯無隱吏部素號劇煩公徧居郎省及歷長貳通練章程吏不得欺據法持平不容私謁自膺柄用益以國事爲己任自言平生無所愧者不爲阿私故於議論政事陟陟人才未嘗容心上屢謂忠樸麻制云政如衡石之平衷靡絲毫之僞察其朴厚可副弼諧蓋述上語也曾覲龍大淵以潛邸之舊得出入禁闈或時采聽市井閒事以效小忠恩幸甚厚

頗爲威福觀望者趨之其門如市一日羣臣奏事畢公獨前曰曾朝龍大淵權勢太重宜有以抑之上默然良久參政陳公俊卿進曰誠如魏杞言羣臣趨出上獨留公曰卿所言朕亦覺之今當若何公曰潛邸舊臣陛下欲富貴之則可也不當使與政事如諸路總管亦不爲不重上深然之公再拜謝曰陛下憐臣愚忠賜之開納天下社稷之幸也是夕連奉御筆二人俱出外任於是天下咸服方葉公顯之參政也諫有欲規近者誣奏其子而寘其姪於理葉遂罷已而按治誣狀公曰事當從

魏節臺身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力明其枉上悚然爲悟蜀將吳璘死朝廷未有以處僉謂吳氏在蜀久軍民安之宜復將其子以慰安蜀人之心公曰以吳璘之忠付以全蜀固無可慮璘死諸子賢否未可知若不乘時改轍遂世授吳氏兵柄他日恐爲朝廷憂於是析爲各路命近臣以往迄今無西顧之憂上嘗問朕覽神宗紀見當時災異甚多何故公曰傳言天道遠有邈然不著其應者有不旋踵爲應者人君惟務修德勿問其他思天出災異謹告正如父母震怒爲子者不必問己有過無過惟當恐懼修省上曰卿言

甚善不如此是自求禍也公在樞府條進邊防事上曰卿等夙夜究心措置條理又曰宰相多事大體不屑細究利病行之未幾或有更改朕固嘗戒之卿盡心如此極體朕意又曰朕觀卿凡事首尾參照必欲使法令炳然一定不可易也又曰朝廷肅靜皆卿處事詳細之力又曰近數事皆合人心若進用之際太畏人言亦是私意坦然無心自叶公論奉諭筆獎諭曰朕念循習苟且之弊思以綜覈爲先向玩歲愒日務存形跡蚤來所奏革弊二事殊愜朕意卿盡公協濟何慮政教之不舉公素畏謹未嘗漏言或問二事爲何事公亦不言公自以奮身羈孤值明聖於海內人物孳孳訪拔嘗與解省校試盛服焚香禱之於天危坐諦覽晝夜無惰容或者甚之則曰爲國取士何敢不敬所取程文必以學識爲先其門人多有聞於世公當軸日遂以引拔寒畯爲先私黨皆不以進有爲言者公曰廟堂非親故謀進之地賓客至前必觀其議論器識可用否不問其識不識搜求文武如恐不及又因語次加訪問使各舉所言習而記之薦紳治狀擇其眾論所歸者選用焉得官而謝者拒

魏節臺身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納不惟無市恩之嫌而并無遷遏之患一時執政皆效之其不應得者不為兩可之辭即日報使歸部人亦不為怨公與同列言朝廷論材之地不可使有譴舛於相位置二屏一書在朝百執事姓名一書天下郡守監司姓名各書其祿秩赴罷月日於下遇除授不待尋繹而具日以觀省益無遺材之恨事至今時相遵用之常歎曰安得王佐才知而薦之使登此位得奉身以退及用人各因所長不為求全條為科目各適其器所薦二十餘人若丞相陳公俊卿端明汪公應辰求制王公柎

魏節遺書附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閣學徐公村皆一時之選多至顯者陳公俊卿以從班罷且久公言俊卿耆德夙望不宜久置閑地上即命召之同列有掠為己功不以為意其後陳公聞之為悚服焉燕國服除起知吳門過闕上賜宴問勞周渥且曰朕自記得卿此親擢也問為政何先公曰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所先也上首肯久之辭行上曰天寒曷少留公曰大小一日缺官則廢一日之事臣何敢憚寒上曰卿念郡事如此喜見玉色褒嘉之語不能盡記公在吳門克勤小物不以大臣自居聽訟處事悉有方略受輸一

事尤可為後法秋苗浩繁寮吏屢請委官定期猶未有定議晨起忽命置曆輶以紫囊日差官二員不俟庭謁徑入廟中授以約束暮則覆實泛擇才能之吏不限高下外邑管庫之士偶入城府度其可使則亦命之賦請路絕官吏無所容其私或聞數日公亦親臨之條教示民明簡訪吏精密遠近樂輸先期告足歲旱嘗禱於白龍祠頃之龍出雲表吏民駭觀一兩三日歲以大稔新其宇以報焉褒詔押至有老臣舊弼諳練庶事之語朝旨和糴公惟恐病民委請各官集其事據其時直價不淹時公初在揆度蜀方謀帥公請以有大臣才器德望者為之初無容心其人以為出入深銜之至是以糴事夔菲糴官公因被誣亟為詞以歸公自使還不一二年徑至大用每謂中原淪胥戴天大義不可不復時有未可姑俟遵養和非本意不欲以使事受賞每遷必再三遜然明良相遇言聽計從殆不以為是也客有以啓賀者曰使蘇中郎歸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為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人謂名言公自念少時孤困流落遇報官及諸受命必感泣曰此非平生意

魏節遺書附錄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望所敢及戒其家人勿以奢縱雖入相出藩而生理甚薄用度不給未嘗介意公平生不事生產既解機政無家可歸僑寓四明城闔僧舍已而卜築村曠得仲夏王氏廬愛其山水雖隘僻處之淡如也皇子魏惠憲王判四明與王眷出郊訪公於碧溪留訊卜宿王見山水愛之語公曰人情於玩物皆有厭倦惟觀山水之樂不厭何也曰人性本靜所以樂此王稱善久之嘗云他日有郊霈首當奏弟使虜還恩例得二名子已長成俱爵不奏一授叔汝功進二階一奏弟栢一日有老僧謁以公昔所書窗紙來告則栢已更數任公薨栢不勝哀浹日而卒一門友悌可悲也已公篤於義其叔與弟之子率次第官之宗族散處江淮間浙視力周卹更去迭來客館無虛日李氏妹既薨居廩其家官其子公自罷政退居凡十五年未嘗以一事浼州縣賦調率先時而輸務致精好爲記識以自別官吏見者無不感歎初參政錢公端禮倅四明日一見公知爲國器卽館延之又力薦於朝公感其知執門生之禮雖貴不怠聞其亡哀慟左右戒其諸子世無忘錢氏也東宮講讀徹章及政府進

魏節遺書附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例賜金縉公以滿盈自懼必引義半辭得請而後已當遷官亦累辭上曰卿亦太廉矣歸家因以太廉名堂御筆題匾姑蘇飛語或勸公自辨公曰流言止於智者使有是一郡之人獨無詞乎公風神秀整暇時把酒賦詩談論傾座聽者忘倦泛及世故曲當事情可舉而行平時口不言錢公平生屬意性理之學深造自得闕內典常有悟生死禍福得喪不以其心少喜爲詩晚益超妙頗得少陵半山之妙岑特獎襄遺文有家集三十卷勤齋詩三卷訓子姪孫經術義理自三都二京以下擇其尤者類爲童諷三十卷使誦習之焦山之殯每切霜露之感或言當百川入海之會風水雄勝且世再出相公曰泥陰陽家以徼福而不便展省可乎燕國之葬卒遷奉化合葬溪口上山崇福顯親禪寺前名常樂院其後得旨改院賜額曰崇福顯親祠娶夫人姜氏靜專慶國夫人郊祀禮儀特封文節夫人公復資政殿大學士薨於淳熙十年十一月癸未六十有四次年九月丁酉葬於奉化溪口上山附太師燕國公之藏

魏節遺書附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

見魏氏宗譜

宋史本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

魏節遺書附錄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

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舊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絲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

魏節遺書附錄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鄞縣志傳

魏杞字南夫宋史本傳以祖銖一本恩補官中紹興十二年

第寶慶為餘姚尉紹興府志案浙江通志二槐堂在

人遂以餘姚尉因史浩魏杞相繼為尉後

為名寶慶知晉陵有能聲寶慶調涇縣罷無名科費太平

繁昌二縣共獲盜令尉希功賞日加煇煉賊誣引涇民

受寄贓物至檄取五十三家杞一無所遣已而真盜與賊皆得之他邑被誣者乃白江南通志錢端禮薦其才擢太

府寺主簿進丞傳隆興二年宋史金人南牧寶慶端禮

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

思退建和議傳言杞有專對才寶慶可備使聘延祐召

對便殿樓鑰書魏丞八月壬午紀假禮部尚書寶慶為

金國通問使紀杞母向氏年老勉以盡節寶慶於是改

君臣獻納禮孝宗懼杞畏惡辭行以書封授杞不言書

旨杞行近北界心動亟行白上曰國書封滕不知為何

事彼震怒凌辱將倉猝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

以死奉詔上大悟延祐諭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滅歲

魏節書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

傳九月乙巳仍易國書以付杞紀杞奏臣將指出疆其

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傳十月甲寅次盱

眙紀本金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

權泗州趙房長案寶慶志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

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

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案本

三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

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

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傳本十一月丁亥詔以所賚禮幣

犒軍杞弗從命留鎮江紀本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

不齊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傳本十二月戊子杞始

渡淮紀本抵高郵金復索信使面議寶慶杞抗辭不撓復

北行金兵脅之於道不為動寶慶乾道元年正月辛酉

杞至燕山紀本見金主傳本以國書不稱臣稱姪金史世宗

不稱臣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歲

幣二萬果怒絕飲食困杞延祐館伴張恭愈脅杞去國書

大宋字杞拒之傳本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

魏節書錄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

時言和不同也使不允杞死此耳延祐復言天子神聖

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

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傳本杞

慷慨陳義寶慶動中事機氣勁詞直奉使金主亦悔延祐

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及杞北還案

慶作五年使還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傳本二年

三月以權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五

月為參知政事八月兼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為右僕

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本紀時方借職田助

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

食功養廉借之尙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

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本傳

主眷日隆奉使最稱重臣全祖望魏文節會三年十一

月以郊祀雷本紀用漢制災異策免案延祐志杞祖父

宰輔輒移葬於鄞縣師云若果還將不守左諫議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本傳知平江

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本傳杞先世本家焦山以受

魏節遺書錄

三四明叢書

經于趙敦臨來鄞案寶慶志延祐志皆言杞自焦山徙居

溪上既退休祠堂築碧溪庵于石曰為觴詠地金祖望

宅碑宏獎風流東閣之客最多祠堂日涉山林觸物而

詠樓鑰祭魏習方外學絕不言時政延祐志雍容蕭散有

晉宋之風度祭文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年十一月薨

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本傳弟栢知寧國府涇縣樓鑰撰

志案袁燮題魏丞子熊夢蚤得詩名官郎中本樓鑰

相詩孫某為郡丞子熊夢蚤得詩名官郎中本樓鑰

案原詞云相公鐘鼎徹詩聲鯉也聞詩蚤得名

寧波府誌傳

魏杞字南夫由壽春徙鄞紹興十二年第進士宰涇縣

有能名歷宗正少卿隆興時假禮部尙書使金國時孝

宗恥稱臣於金欲改君臣獻納禮以書封授杞杞行近

北界心動亟回白帝曰國書封滕不知何事彼震怒凌

辱將倉猝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帝

大悟始盡語書旨初帝不言者懼杞畏惡辭行耳杞行

至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不為動卒奉禮幣以往金主

果怒絕飲食困之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

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

魏節遺書錄

三四明叢書

帝時言和不同若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

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

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致政

歸隱居小溪遍游諸名山與張良臣相倡酬絕口不言

時政卒諡文節

浙江通志傳

魏杞字南夫由焦山徙於鄞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

縣有能名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尙書使金行次盱眙

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為動奉禮幣以往至金卒正敵

國禮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
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除觀
文殿學士卒諡文節杞能詩居小溪絕不言時政所著
有山房集三蘇言行編

宋元學案傳。龜山學案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
薦擢太僕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
生嘗為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
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

魏節遺書附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
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諡文節參史傳

甬上耆舊詩

魏杞字南夫自焦山徙鄞紹興十二年第進士知宣州
涇縣錢端禮薦其才擢太府寺丞遷宗正少卿充金國
通問使杞母向氏既老勛以盡節將行忽心動白上曰
國書封滕甚固不知為何事倉猝占對將失國體願陛
下諭意臣以死奉職上大悟盡語書旨一正名二退師
三減歲幣四不發歸正人初上不言者懼杞畏懦辭行

耳杞陛辭復奏臣將旨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兵數十萬驟至問所以來意

求觀國書杞拒之曰書御封也當廷授比至朔廷絕供

具以困杞杞言今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臣民受塗

炭羣臣交奏迭諫故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時言和不

同也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悟卒正敵國禮減歲幣十

之五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除起居舍人遷給

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政明年拜右僕射降人蕭鷓

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所以食功養

魏節遺書附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廉不宜奉以與彼上是其議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
策免六年起知平江府後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杞
能詩居小溪遍游諸名山築碧溪庵習方外學絕口不
言時政卒贈特進諡文節參用宋史本傳及延祐志

神道碑

鄭清之撰贈太師魯國公魏公神道碑

恭維孝宗皇帝英明神武光履宸極天闔地垠日月清
照九夷六狄馨威恒靈大開興運隆我炎統思振長策
頓八紘以整之周覽在廷考言詢事必得魁彥用宏茲

謨迺瞻宰衡匪夢匪卜有弗迪於帝心寧曠厥位時則有壽春魏公膺受大任猗歎休哉隆興二年北虜方囑喝聚重兵境上使事有諳公則身之抗節虜廷拒戎之吭而奪之氣內夏外夷迄正天紀公之奮庸也僉曰銜命之駿功孰知夫孝宗之於公有如仁祖之用富公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見於章公得象之諭意公亦慕前朝大臣一語不及北事制下日詞臣道上旨但曰察其樸實可付弼諧則知公以識量器局簡在上心居百僚之右非取節焉而已公方盛年旅宦漂泊安於

魏節遺書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平進握瑜自珍一日高宗皇帝有東海蕭生之問自邑宰對便殿擢實名列名聲動朝廷公之使北也僉曰一時之妙選孰謂夫高宗之知公有如神考之於司馬公所謂識之於微發於蘇公軾之銘詩則知公之遭逢聖明豐苴培植殆非偶然者朱文公熹恭跋乾道宸翰曰非公深謀壯節不足成事楊文節公萬里狀少保葉公顥行事謂與公同心輔政兩無所私樓宣獻公鑰識奉使錄有君臣遇合非緣使事之語袁正獻公變序勤齋詩有公之名德死且不朽之歎四公鉅人長德以論篤

聞於時歸重若此公之居位也慷慨激發如古大臣事君表廉獎退以厲氣節辨讒直枉以扶忠良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無一毫吝權固位心與葉公顥並相咸德協衷表裏霏洽薦陳公俊卿可任天下重卒為名臣所曾覲龍大淵去之紀綱尊明宮府一體孝宗天造神斷八方已定公有力焉公恢然有公輔之器能人所難能施置唯否類關治忽不苛論國事至今天下士追數乾道賢宰相必曰魏公公諱杞字南夫魏氏世緒起自周文王子畢公其裔筮仕於晉有公侯復始之占以邑氏得

魏節遺書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在漢則為高梁侯有名歷魏涉隋世多顯官唐三百年位宰輔六人鄭公最著司徒謨有祖風入國朝有諱羽者距鄭公十四葉事太宗真宗為計臣十八年贈太尉太尉仲子權為吏部侍郎贈司空葬壽春家焉李尙書嘗誌其墓載豫章集衣冠南渡族子姓散處常歛鄱淦居鄞則自公始公高祖諱京朝散郎贈太傅秀國公會祖諱續朝請郎贈太保祖諱鈇朝散大夫知海州贈少師考諱汝能迪功郎黃州司戶贈太師高祖妣何氏秀國夫人曾祖妣黃氏衛國夫人祖妣王氏越國夫人

妣向氏燕國夫人宣和二年少師通守真定五月二日
公生焉靖康虜大入少師堅守海州有功已乃佐韓蘄
忠武王世忠軍駐京口跋履艱阨家無留資少師及祖
母越國王夫人卽世太師旣歿公讓十歲哭泣悲哀人
不忍聞韓忠武爲感惻具資遣得旅葬三喪於焦山奉
母攜弟妹適越依外家紹興改元以少師遺澤補將仕
郎徙四明廬僧居年雖幼巖然有大志趨操確苦夜坐
暎佛燈挾冊爲文操筆立成語輒驚人見者器異八年
試吏部銓入等授右迪功郎監西京中岳廟益鑽礪於
學繇薦登十二年進士第換除左迪功郎授紹興府餘
姚尉勤身蒞職能使所居官理時有劇盜爲民患公親
履巢穴捕得之曰祇循職也敢以是干賞乎辭舌不自
陳秩滿赴調竟授建康軍節度推官越三年憲使廉知
之曰有勞弗酬使者之過何以勸來者乃爲奏聞特旨
改令人官文書下始報公公猶辭辟不得已乃拜知常
州晉陵縣宣州涇縣凡六考皆著名績其在涇也從臣
以方正孝廉表薦召赴行在所奏事稱旨擢太府簿紹
興三十一年也明年五月進丞於是高皇將舉揖遜典

魏文帝書附錄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受知特異其必有以隆興改元除工部員外郎兼尙
左改考功郎二年虜渝盟戶部尙書錢端禮宣諭淮右
許擇廷臣自從辟公參議除尙書左郎再除宗正亞卿
以重所職虜羞逆亮途死瓜步歲擾邊孝宗赫然發憤
思有以大懲靈壁宿州之役糜其大將周仁蕭琦以歸
虜益發兵南侵延臣皆言除凶雪恥姑蓄力俟時爲今
計當先遣使正敵國禮以奪虜心上然之而難其人大
臣薦公有專對才卽日召入孝宗訪以疆事公敏於敷
奏中其樞機上乃曰卿其爲朕使虜公乞別選雄辯之
士孝宗面諭曰不須牢辭今遣使第一欲正名二退師
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公遂奉詔假左朝議大夫試
禮部尙書充國信使康滑副之翼日宰執奏事喜見聖
顏曰奉使得人矣公條十七事擬問對御筆隨事畫可
陛辭奏曰臣蒙選擇以使力小任重臣不敢不勉萬一
犬羊無厭願陛下勿以小臣爲意請速加兵孝宗惻然
曰卿虔心如此天必佑之何慮不濟公頓首謝行次盱
眙虜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
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且求觀國書公曰書御

魏文帝書附錄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封也見爾主當廷授南北朝臣亦何得擅取子房長馳
白僕散忠義忠義遣李佾高仲端來氣張甚公抗論不
撓凡言辭稱謂國體者毫釐必爭酬折堅正佾仲端
慙駭具以告僕散忠義忠義和之成乃乘議未定放
兵肆劫公護禮物在行會副使病少駐淮濟時淮陽戰
不利驍將魏勝死之孝宗怒虜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
軍公奏曰臣與虜數往返設方略鉤致隱微有愧悔意
且語氣似強欲退也若虜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傷國
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虜兵當道公不去其旗使勇
者前大呼奉使來虜盡甲矢刃外鄉眾相視面深墨公
盛氣諭之曰兵交使在其間虜愕然不敢動累日行宿
旃圍中絕飲食瀕死數矣虜接伴至始得達燕山女真
君臣逆憚之不敢以他使視公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
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和則兩國
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悉矣辭氣爽亮虜
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使去大字公
正色拒焉虜無以售其計乃定約卒正敵國禮損歲幣
五萬疋兩不發歸附人一如臨遣聖訓逮歸得報書力

魏節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視書草如約乃受其館伴愧且服賀公曰奉使大段
不易自此當封王拜相矣乾道元年奉使還沿邊奏虜
師空壁去入見上大悅獎勞再四德壽宮亦有旨宣引
高宗望而喜撫問甚至曰虜姦詐百出卿能一一力爭
訖事來歸想太夫人甚喜也前使虜者多孤怯顧慮不
稱職惟公秉姿弘毅辯有以發其志忠足以遂其勇曉
諭懇惻使知和戰利害不為踔厲語以怒敵奉使錄載
之公至虜日與異類觝項交趾脅誘撼振誓以生死忠
肝義胃玉雪不移卒折其尾毒使不得逞而天下熙然
無事矣公歸服舊次兼皇子鄧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
兼權中書舍人兼修玉牒除起居郎鄧王為皇太子兼
太子詹事除中書舍人除權吏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
兼侍講虜使至上時命公充館伴使以公夙為夷虜所
敬畏也再除中書舍人依舊兼權吏部尚書二年正月
除給事中公自為吏部諸曹郎通練章程臺吏拱服及
歷長貳甄別流品人不敢以私謁在給舍中凡令弗若
於政官弗協於命封駁暨暨不閒晨夕天下想其丰采
望以為相上意注向公矣三月除左中大夫同知樞密

魏節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院事兼參知政事五月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時洪丞相適上印綬久公與葉公顯實行宰相事嘗條
邊防兵冊以進上褒諭曰宰相多事大體不屑細究利
病行之未幾或有更改卿盡心如此極體朕意先是葉
公除參預入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魏杞如何葉公對
曰知臣莫若君未幾公遂執事樞密時林安宅以縱賄
染葉公嗾侍御史王伯庠騰章附己上方勇於治以葉
公大臣不合受賄罷葉公以安宅簽樞下其事於理安
宅伯庠諷理官鍛鍊使誣服舉朝莫敢言公訊之得枉

魏節遺書附錄

三四明轍書
約圖刊本

狀以獄上因奏直其冤安宅伯庠俱報罷御筆有風聞
失事實干大臣語貶安宅於高安召葉公葉公至除知
樞密院事十二月授公左正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同日葉公爲首
相白麻頒廷賀者交笏公自念孤身旅東南蒙兩朝異
顧感厲刮磨委身於國以爲整齊百度法守也明辨正
邪道揆之要故於君子小人封界如墨守焉近習龍大
淵曾覲以小忠愛幸大夫士頑頓亡節者往往躋其門
公拉葉陳二公極論於上前上默然良久曰朕何嘗使

之與事雖然當徐思之奏事畢上曰公留曰卿所言淵
覲事何以處公曰潛邸依乘之舊富貴之可也寄以耳
目則惑陛下聰明矣如諸路總戎官亦不爲不重上首
肯是夕有詔龍大淵浙東路副總管曾覲福建路副總
管上以浙東西常平多虛額將遣中人按視公言政和
閒更走馬承受爲廉訪使所至盜威福建紹興痛革乃
已可復開乎陛下卽欲討倉實責部使者時方借職田
助經費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非其意以職田請公言
圭租食功養廉借尙可奪之不可孝宗悉從之公嘗謂

魏節遺書附錄

三四明轍書
約圖刊本

進退百官相職也置髹障坐右列中外官氏名徐考其
能否而黜陟焉故除罷之日見者無異詞每訪人物雖
牧夫阪尹閒亦周詢之退而筆諸冊曰薦紳治狀擇眾
論之歸者卒然振拔人莫識所自或哀文以謝卻不納
一學者官闕合於資遷才選者數人有古貌做縕見公
亟除之士大夫驚服其干進而非所當得者卽日下之
部無愚賢同滯之歎公每曰安得王佐才薦進之得蚤
奉身而退乎正獻陳公俊卿以法從偃藩公白上曰俊
卿耆德宿望不宜使久外上卽命召之越數日參政蔣

公芾語公曰丞相薦陳應求某公乃自以爲功已遣速置報之蓋指同列而言公笑曰用人出上意敢市恩乎陳公至公亦無一言公旣去蔣陳二相並命會言及前事相與太息曰魏公眞不可及哉嘗題涑水畫像云丹水猶冰鏡千古照朋姦凜凜乎所存矣陳公異時道公微有黨論排姦之詩蓋以薦自擊者凡所品藻人物人始未知信已乃燁然有聞皆天下知名士難一二數也孝宗面諭曰宰相進用人若太畏羣言亦是私意如卿坦然無心自叶公道蓋知公最深公密勿贊襄志於致君忠國不以爲名譽襄佳見於聖語有曰朕觀卿凡事首尾參照是必欲法令一成不可易又曰近日朝廷肅靜皆卿處事詳細之力又嘗賜宸翰曰朕念循習苟且之弊思以綜核爲先蚤來所奏革弊二事甚愜朕志卿盡心協濟何慮政教之不舉公奏請未嘗言所言於人獨爲聖主所信倚相得益章乾道之治匹休慶曆公之相業盛矣夫公納誨每以畏天戒己爲先孝宗嘗諭公曰朕覽神宗紀見當時災異甚多何故公對曰傳言天道遠人道邇人君惟務修德勿問其他天出災異謹告

魏節遺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如父母震怒爲之子者不必問已過有無惟當恐懼修省上曰卿言甚善不如此是自求禍也公以畏天戒爲上規又以濫天澤爲己責遇災異必深自引咎三年十一月南郊充禮儀使尋以親濟三上章丐去及冬雷之異卽授表策免以請制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之相也夙夜思職未嘗買田宅將母歸無以爲家鄞碧溪地偏境勝會里民粥其廬因居焉園日涉成趣有石泉花竹之觀褰繡輿奉親退則與名勝嘯歌邱壑閒詩郵觴政用以自適時春秋四十有八以未老得閒自喜四年居燕國憂六年免喪除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九月承詔知平江府且命過闕仲冬入對內殿上見公喜曰朕自常常記卿卿朕親擢也問勞甚渥時始凍上曰大臣不可以風雪行諭使少留公奏郡無大小一日不葺則事廢敢逃寒乎上嘉獎再三至則以其所以治國者施之民惠政戶稱之公嘗宰天下事關一郡不書期年旬祠歸旋昇端明殿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年十一月癸未薨於里第年六十有四訃聞天子震悼輟朝贈特進十一年九月丁酉葬奉化禽孝鄉常樂山

魏節遺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耐太師之藏初太師葬焦山公每以不得反葬為大戚
 焦山砥大江之會風氣雄特青囊家謹曰毋動公謂徼
 福而旅其親可乎既相即具表如唐宰相權德輿奏乞
 改葬先臣故典遂有常樂院之下燕國之葬合為墳寺
 賜額崇福因豫坎其宮於側曰吾死願從二尊地下故
 諸子以治命奉終事公爵壽春郡公食虛邑五千九百
 戶真食二千九百戶復觀文殿學士累贈太師追贈魯
 國公娶姜氏封魏國夫人夫人父武翼公觀一見公奇
 愛之俾就學於塾博學日進因墳焉太師子五人熊夢

魏節遺書高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朝請大夫刑部郎中立朝以直言忤韓侂胄不三月
 去驥稱故朝請郎通判真州羔如故朝散大夫浙東按
 撫司參議官鹿賓故朝散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鶴
 壽早亡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台州天台縣王燾次適
 朝奉郎前知紹興府新昌縣章懋孫男七人峴今中大
 夫直秘閣提舉建康府崇禧觀巖故通直郎知紹興府
 新昌縣峴故朝議大夫新知撫州峴今朝請大夫新知
 饒州贛故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巖今承議郎通判
 神州岑故儒林郎寧國府司理參軍孫女六人長適進

士朱耨二適朝請大夫知南劍州汪闡中三適朝請郎
 太府丞王輝早亡以次五繼四適湖南運司朱中美六
 適通奉大夫刑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劉致一曾孫十一
 人淵故朝奉郎前知寧國府涇縣洽今奉議郎新知處
 州慶元縣濛今儒林郎淮東總領羅買官澤今儒林郎
 前桂陽軍錄事參軍潤今迪功郎新監温州支鹽倉澄
 今登仕郎濂濤今將仕郎洙今修職郎無朝奉大夫津
 今將仕郎曾孫女三人長適承事郎新知紹興府山陰
 縣余晦二以疾從浮屠法三適將士郎樓偲玄孫五人

魏節遺書高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初今從事郎新知福州閩縣尉萬善今登仕郎萬選
 萬永今將仕郎萬英今儒林郎玄孫女一人□□□□
 熊夢奏隆興奉使事實一編登進有旨宣付史館□□
 □□詔有司定諡禮官最公之勳德按諡法修德來遠
 曰文謹行制度曰節請合二法諡公曰文節考功郎謂
 公使虜如富文忠辨誣如張康節諡文節為宜□□□□
 □□□□□□諡議在國史公生稟異質不薰沐而馨
 冠衣有弊無垢十歲汎舟焦山遇大風幾覆見白鬚翁
 立澎湃曰汝吉人也勿怖駭浪頓息同舟人賴以免殆

有蘇相水神扶出之祥公孝悌根天性事母能養其志自吳入越與弟妹俱雖在憔悴中友愛兼備嘗援筆題僧檻他日幸有成先勉恩於弟使虜還例得補恩二一以授叔汝功進二階一以奏弟栢仕既達郊恩勉及弟之子鷺振人以爲難其後諸子承先志又以遺澤及猶子豹文公氣節挺特岌然無阿附意與時相檜之子熈同年進士熈約爲昆弟交公謝絕之人已知其有立與人委曲周盡尉餘姚忠定史越王浩承籍賴祿以養故遲其來公以書趣之忠定報曰我遲其行君趣我至近

魏節遺書附錄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所無也人兩賢之忠定挽公詩曰姚江得尉是公先鳳沼居慚我在前人誦之以爲異公襟韻夷曠如東晉人物而遇事巧發奇中有蕭珂者故遼國名族驍勇善射欲爲遼報仇而歸於我以講解故廢以組秩志鬱鬱不伸陛戟下忽自言金人甚愛我惜爲南朝得不予信質之魏公魏公語之曰太尉不必問彼中所言彼中所言大不善蕭語塞然虜人從公問蕭珂消息實屬意斯人也蜀帥吳璘死僉謂吳氏得蜀軍士心宜世將公曰以璘之忠則可諸子賢否未可知不乘此易置兵柄後

必爲朝廷憂至逆曦事聞始驗公燭微之識公介然孤潔方使時故事辟從行者以便其私公惟探籌以定去取其行也別齋金帛香藥費餘歸使者前後率以爲常公事竣合虜中勞贈輸之官後以執政入謝德壽宮太上問使事費幾何公以比舊什一對太上喜曰向泛遣使常密賜千金了如許大事而費止是邪今卿至此殆天所以報也進書賚賜亦引誼固辭孝宗曰卿亦太廉矣東歸以名其堂曰吾欲訓子孫也堂西編居室扁妙用寮其東爲蓼庵爲勤齋絕溪有小山屋其上曰山房

魏節遺書附錄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下爲喜老堂越忠定王與諸名勝賦蓼庵十八詠皇子魏王尹釐日乘青蓋車訪山房載酒款洽嘗以仁者樂山大旨承教於公公謂人生而靜性也仁者得性之正爾王善之公問學遂醇爲文有體論事剴切家有文集三十卷愛杜陵詩嘗手爲註釋瀾情篇什陶冶風景晚益深茂識者以爲得草堂半山之微有勤齋集行於時雪窗張良臣漢卿勝士也日陪公山房嘗有鐘鼎蔽詩聲之句人按以爲名言出疆時宿由邱驛正旦賦詩云記得去年朝德壽至尊親押百官班大書於壁虜中

口傳之始知中國君臣父子之懿聲教暨幽朔矣公澹然無欲獨於書嗜之猶飴殆與寢飯俱課子姪孫誦古詩文子熊夢記所聞成書如三蘇年譜之類是已公薨六十年公之長孫秘閣君以公謚狀年譜家乘雜記隆興奉使編張良臣暮年行錄踈而請曰王父墓木拱石章未刻無以傳示來世願有謁清之生髮未燥知有一代宗臣髫年弗獲拜北平龍虎變化魁傑之姿識事以來得諸先老傳誦於嘉言令猷願竊有紀焉願筆力淺弱不敢矧敢銘秘閣君泫然泣曰峴老矣迄無以拜王

魏節遺書附錄

三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父隧下幸毋辭敬受書輯其事而颺以詩秘閣君丞郡臨川正獻袁公時節常平知其賢有才薦於朝其詞曰寬而有制嚴而不殘祕閣君謝不敢當袁公曰此文節對阜陵問政語子其勉諸嘗攝江左刑獄使者護舶典舟著風績庶不墜先烈銘曰

宋有天下綿億萬期明明阜陵式克大之於赫王造震於裔夷奔走禦侮孰翰以飛我維有臣魏公聿來允毅魏公功高跡奇出入豺虎觝其牙機穉蹙斂服凜誼王辭銷鋒灌燧南北恬熙帝曰汝弼謨臬韶夔弗佞弗克

中正湛斯良姦別白推致英耆同我丙魏恭顯遠而和齊邦治燕綏清時澤宋大施曷基之歸乃逸乃老乃昌其嗣昔富文忠德烈顯垂惟文節公方駕並馳宗社安生民飽嬉百爾文孫以祚爾私公侯必復與國無期惟我高宗擢公於微惟我孝宗繫公是毗知人則哲堯模舜規敬詩其碑高孝之思

此碑自南宋迄今六百餘年常樂院奉敕改為崇福顯親祠而碑始立焉元明以來祠被火焚碑無建所蔓草荒煙剝蝕風霜久矣道光辛丑崇福祠宇重新而碑得復豎於祠之前廳長約二丈闊尋餘厚尺餘其題蓋大文清晰如初若分行小楷可摩讀者僅十之四五

魏節遺書附錄

四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遺事

朱子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于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于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朱子跋魏丞相使金帖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
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
果爲不易耶公之子熊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
諱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
云

樓鑰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
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

魏晉遺書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
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
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殊渥迎勞境上
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
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
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
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
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旣登從班典銓續

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閒以夕郎
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
眞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
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效賀版如
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
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於太淺使蘇中郎直典
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
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
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

魏晉遺書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
遂不全嗚呼據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尙
有考焉

袁燮題丞相詩稿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
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
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
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
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

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
唐人最工於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
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眾美可謂難能矣然爲人性
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
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
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
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鍛之詩吟詠情性渾然
天成者乎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
歸於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

魏節書附錄

學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
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讜
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於公者不少
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
爲郡丞示公遺稿見屬爲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
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
之爲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於公祿衽起敬焉敬
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詠亦將
流傳於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朱子贈魏丞相詩一

皂蓋朱幡出帝都九天拜命重分符東寧此去三千里
多少疲癯渴已蘇

朱子贈魏丞相詩二

青史魏公賢宰相先聞朝上老名臣心存正大知無異
夢感威儀信有神千載義田能復舊一朝祠宇爲重新
從來閒氣鍾英傑如見今人卽古人

樓鑰上魏丞相詩

夢庵深坐宴朝曛祇有梅花對此君今日衣冠有巢許

魏節書附錄

學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來元凱佐華勳入山誰解訪洪景載酒時應問子雲
童諷寫成心未懶可因貪佛贊論文

史浩丞相魏大觀文挽辭

姚江得尉是公先鳳沼居慙我在前退處對栽三徑柳
追歡時共五湖船尙嗟鄰好無多日何遽歸程隔九泉
再再衰遲易傷感送違徒覺倍潸然

史浩太廉堂詩

戰戰兢兢事一人匡扶社稷演絲綸潔如寒澗冰千尺
淨若秋空月一輪待漏金門伺五夜中書決政坐重茵

太廉二字君王賜清白芳傳奕葉孫

李琳太廉堂詩

聖君恩賜太廉堂御筆親題翰墨香四海蒼生沾雨露
萬年青史重輝光正名滅弊胡塵息奏凱班師國祚長
但得子孫能繼述遺徽何必讓甘棠

羅汝敬太廉堂記

廉者四維之一人之所不可無者也惟古君子則有之
世之人足汲汲於龍斷之登心孳孳於雞鳴而起惟恐
尺寸之利不自私錐刀之末不盡逐何有於廉乎士君

藝節遺書錄

聖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則不然其所守者道也義也不以非義而有求不以
非道而有取惟廉潔是尚貪暴是去如劉寵之獨選一
錢包拯之不持一硯趙抃之一琴一鶴自隨豈肯贅贖
其名以就其行乎碧溪魏氏諱洙者讀書好古而潛德
弗耀一日持太廉堂匾謁予求記予驗其字蓋孝廟御
筆也按魏氏家乘世本河南開封府儀封縣人乾道間
有魏杞者世居碧溪杞中陳誠榜進士累官尚書右僕
射晉資政殿大學士壽春郡開國公右丞相卒贈太師
魯國公謚文節富貴之極冠於一時孝廟時以公正敵

國禮滅歲輸之幣賜以金帛公一介不取悉歸於官上

曰卿亦太廉矣因書太廉堂以贈公焉嗚呼魏公格天
之烈蓋世之勳不可殫述而太廉二字美其律身之廉
為士君子之大節尤為不今之所難能故予不自揣而
樂為之記書曰率乃祖攸行詩曰繩其祖武魏之子孫
登斯堂覽斯文庶幾有所感云

黃潤玉先賢贊

公在南宋名德煌煌使金似弼相國猶光陶徑未荒潘
輿是悅觴政詩郵碧溪風月

藝節遺書錄

聖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全祖望魏丞相山房詩 在仲夏

句餘多公相文節最清修晚卜稚川宅閒看碧玉流風
裁傳漠野心事付滄洲為過舊蘭若池臺不可求

李域涇縣魏公祠堂記

故大丞相東蓼魏公杞之宰涇邑也以衷矜惻怛為心
以撫摩愛育為政行之未幾涇人化之士興廉遜之風
庭茂鸞頑之訟被召之日百姓攀轅欲借寇而不得請
乃即縣學立公生祠以永甘棠蔽芾之思歲月既久學
漸摧弊祠亦就湮俞侯言來宰是邦凡所設施一以公

爲標的謁公之祠顧瞻貌像頽廢慨然興歎乃捐廩俸
葺而新之既成命域記其事域竊維賞善罰惡者人主
之大權福善禍淫者天道之順應方魏公之來值歲連
歉邑之饑民待哺於官者日數百人公焦心勞思賑恤
有方悉免溝壑時邵使者方以繭絲急屬吏惟公毅然
有守不爲勢屈蠲租緩賦罷去一切苛求橫斂之目民
賴其惠食必祝之聖天子愛民如子復崇獎循吏公首
被超擢越六年致身宰輔涇民至今稱頌以爲光榮繼
其政者往往奉以爲師德澤歷久不泯後有楊君懔欲

魏節遺書附錄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聚斂結上官知始取公之善政紛更之莖事近半載
創立科斂巧獻羨餘增益月椿之目三百餘緡其他公
所罷者悉復興置吏民不勝其擾追念公德家爲流涕
至於迎致公像哀訴庭下楊君居之不疑遺害至今眾
所切齒今魏公之後朱輪華轂爛然盈門而楊君去官
未幾蓋棺之後有不可勝歎之事由是知公之惠於涇
民甚厚而天之報於公者亦不薄矣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罔使魏公專美於涇域於俞侯有望焉

全祖望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

四明東洞天七十二羣之水其自樟村而下曰桓谿卽

所謂大谿者也桓谿而下曰光谿卽所謂小谿者也光

谿之支其自石曰山而下曰碧谿石曰山光空靈蕭瑟

南接長錫干峯之秀西度建嶼一帶其水清越無際瀏

覽之餘渺然有遺世之想是爲宋丞相魏文節公之居

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於趙公庇民來鄞定居谿上旣

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彝之詩葛天民之

怪染張甫之俠無所不集谿上風流于斯爲盛其園亭

之勝一十有八曰夢庵曰勤齋曰妙用寮曰玉照池曰

魏節遺書附錄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房曰喜老堂曰禪窟曰冥默居曰隱仙巖曰月林曰

碧谿庵曰泉香堂曰駐屐曰積翠屏曰霞外觀曰澄漪

曰醉宜徑曰聽松樓當時酬唱絕多至今如史直翁鄧

峯集中尙有存者又有野庵分詠詩卷人代累更志乖

脫落徵文徵獻漸以無稽遊人過之一望林薄鬱鬱然

墟墓橫陳芋區瓜疇錯綜雜遝閒執出夫野老問以十

八景故址莫能知其一二獨碧谿庵尙數椽頽落不堪

庵僧出迎叩其爲誰氏之遺亦不知也嗚呼是亦掌故

之羞也已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

國書用敵國體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詳見
宋史及投閒谿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
不特吾鄉十八宰執之傑也於今後裔卽衰落而故跡
猶無恙詎可委之忽然乎乃與谿上諸耆老議改是庵
之前楹爲文節祠仍以僧守之使魏氏之子孫歲來致
祭且薄爲置田以贍其祀雖鄭公之宅不存是亦五畝
之遺也旣爲碑更系之以詩詩曰

十八景兮邱墟山房集兮飽蠹魚撫平泉兮唏噓幸佛
燈兮未息對谿流兮澄碧撫先疇兮思舊德相君之神
分來遊騶鸞兮駕虬喜清景兮長留汲瀑泉兮致薦存
瓣香兮一線溯風流兮猶緬

魏銓遺書附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銓重建崇福祠序

余嘗讀書觀歷代名公巨族未嘗不由於世系之貴顯
而得踵其忠臣義士孝子順孫而後傳之久遠者也我
宗自畢公受姓以來歷代貴顯不能殫述近襲其墳墓
之所在奉而祀之者自南宋寶定公始公諱鉢字寶定
以進士起家官眞定遭國難護駕南遷旅常歛鄱淦而
卒暨贈太師燕國公諱汝能者合葬於焦山之巘其後

魯國公杞福國公栢卜居四明奉命改葬遂擇地於奉
化溪口山之原迄今易命四朝越世十九先塋傾圮神
木焚壞銓每至此不禁與風木之感但自分卑弱力不
從心康熙庚申因值莊役戰船逸運事繁銓日夕應役
苦無安身旅寓酒肆慨然有重建崇福祠之意乃捐己
資興工卜築則立有神祠稍可棲身以究心莊務田地
荒蕪者墾之蔭木凋零者培之祭則薦之惟潔產則增
之惟腴役則應之爭先糧則輸之恐後胼胝三年而斯
祠告成焉嗚呼先公勳業傳之奕葉而不克繼述今銓
綿力支持劬勞世守耑望後之賢子孫出而昌大之斯
祠也雖千百世其不墮云

魏銓遺書附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銓重建崇福祠置產贍祭碑記

宋乾道二年歲在丙戌太師文節公舊有崇福譜略目
其碑銘誌碣石獸行事香火備載常樂院後得旨改賜
崇福顯親禪寺班班可考因前朝寺被火焚斯祠遂廢
缺不傳以致離黍徒悲楚宮無作明季蜃蛟衝養吾兄
雖構小屋數閒年久頽壞歲時不享木主未立至康熙
庚申歲銓因輸值莊役夙夜在莊苦無寧宇旅寓店舍

遂慨然以重建獨任但久曠之後里役繁苦費用不支
卽欲興工卜築其如綿力何於是與族瑞芝叔並敬範
可久姪謀之僉曰甚善瑞芝叔詰之曰資費從何措辦
銓應之曰事誠在我長房蚤蛟術得幫銀十兩米二石
酒二饘約用百金銓一一自備擇吉於庚申歲仲夏告
竣於壬戌年暮春雖不能美輪美奐然立碑於堂崇主
於室臨流面山高大門閭似有可觀者前朝莊產甚多
除各房耗廢外僅存祭民田一畝四分九釐一毫祭僧
田一十一畝七分六釐一毫祭地一十九畝三分二釐
塚山六十六畝籍載人丁一丁二分隸口三口二分五
釐二毫自康熙三年丈量歸戶以後戶名魏順今改寧
地屬首字號甲編奉化禽孝鄉四十三都二圖八甲其
田字號弓口土名四至書之於圖筆之於冊歷歷可據
再有新置另行入冊以便世守魏氏子孫有能昌大者
任其增置萬不得以千百年之祖業妄稱有分侵欺殘
毀有損於宗祖也倘有不遵憲宗中賢達以理法繩之
可也故刻石以示永遠庶世世不替焉

徐彬吾謁魏丞相墓詩

魏節愷書附錄

五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轟轟羣山聚蕭蕭一墓空塵埋扶宋相碑勒使金功山
翠凝餘淚溪聲泣舊桐南朝千古恨今已付東風

其二

南來胡虜騎如飛國勢如綸歎式微通使克承君父命
片言輕折虎狼威文章有用憑碑勒華表空留聽鶴歸
爲弔英魂登舊隴松楸含鬱伴斜暉

王知道祭魏丞相文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
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

魏節愷書附錄

五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旣備於色養又及
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旣勤於輔贊又罄
啓沃之忠以順於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
使者召從幕府張旛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
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
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爲
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詠遇客則醉
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蘊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

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
方使萬物爲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尙可以典刑於善
類天不愁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口夙契來官異縣獲拜
簪履憐其孤覺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於噓枯吹生
之際頭顱如許莫報鴻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
平尙歆此蘋蘩之意

古蹟

浙江通志二則

魏文節遺書附錄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杞宅 在鄞縣南小溪鎮杞官學士既罷歸卜居小
溪之上手不停披著山房集

宋丞相諡文節魏杞墓 嘉靖寧波府志 在溪口山

鄞縣志三則

魏文節山房 縣南五十里小溪鎮 嘉靖志 文節本家焦

山以受經於趙公芑民來鄞定居溪上既退休東閣之

客最多其園亭之勝十有八曰夢庵曰勤齋曰妙用寮

曰玉沼 案原作玉照池依真隱漫錄改 曰山房曰喜老堂曰禪窟曰冥

默庵 案原作冥默居依真隱漫錄改 曰隱仙巖曰月林曰碧溪庵曰泉

香堂曰駐屐曰積翠屏曰霞外觀曰澄漪曰醉宜徑曰
聽松樓當時酬唱極多今史直翁節峯集中尙有存者
鮑埶亭集

史浩次韻張漢卿夢庵十入詠 夢庵 茲庵路何
許雲深不知處夢覺兩俱忘 始可奮直去 勤齋
默豈交摩詰談何事阿戎時行百物生不息唯天工
妙用寮 空中一物無於焉生萬有向此求神通
杯棬卽非柳 玉沼 一泓湛無滓遠砌如天成鬚
眉徹底見風浪何曾生 山房 平生安樂地不受
利名煎其中一空洞寥寥無色天 喜老堂 生處
本恬淡得失成酸辛婆娑鬢漸秋天地一閒人 禪
窟 胸中炯明月一照萬緣空蟬脫雲霄表墮地爲
儒宗 冥默庵 法門建章富法幢空處成於此下
一則浮雲灑太清 隱仙巖 夫君活國手愛此隱
仙字行再出刀圭可使民久視 月林 蟾窟有奇

魏文節遺書附錄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芳植根此茂密人間萬種香企之不可及 碧溪庵
煙嵐染秋黛潺湲逕大空平曠蕭光及比屋饒干
鐘 泉香堂 穠薰知見林燕坐觀物化鼻孔如撩
天可聞不可畫 駐屐 緩步一徙倚細數新條枚
悠然得真趣獨立遲誰來 積翠 萬壘互圍繞風
煙朝夕俱三穴已掃竟無復 藏妖 霞外觀 注
目渺無際彤雲燦晚暎心融入極表欲辯已忘言
澄漪 濯纓與濯足均是滄浪水箇裏不勝清渭神
類應此 醉宜徑 何人過三徑共此翹葉春月下
倩人扶花影鋪滿身 聽松樓 灑然清冷吹過我
十人公鷗喧喧字 宙可奈此孤叢

蓮花池 石曰山下魏文節別墅舊有碧溪庵鑿池種

蓮今爲稻畦而名存 密娛齋詩集注

王嗣爽詩 曲池已平秋稻黃庵訪碧溪嗟
孝皇人中別有鐵拄杖可能拋在藕花傍

碧溪庵 縣西南五十里宋魏文節公杞建明初徙建

今為尼庵訪

仙隱山成化嘉靖二志作隱仙山縣西南五十三里案成化志作五十二里聞志作

五十與石曰山相連嘉靖志有碧溪庵宋魏文節公杞建

東有石洞亦傳文節所鑿明楊文懿公守陳名之曰玉

堂洞聞

明楊守陳燕玉堂洞記 成化己丑二月既望余訪

舊建舉還至芝山宿歸德州判聞和致中第厥明歸

德族弟篋國雍招飲余亟欲遊仙隱山不暇往國雍

乃攜具率子弟以從舟行李洪港數里泊山下問未

魏文節公碧溪庵故址莫能識乃登葛仙翁祠前

陋不可席遂東陟岡有巨石寬二丈許可席四望溪

山林野之秀心目廓然聞其旁有石曰山山坡有石

員扁而中虛似曰世傳仙翁煉丹之器旁有雙足跡

俗稱仙翁所遺余欲往觀問之蔣松者指西北一小

山曰在彼蒼翠深處路頗遠不能往欲席石上酌或

曰東有洞尤可席遂踰澗下翠微以至僕夫折松枝

掃沙磔席焉洞寬丈許宛然一石室世傳文節所鑿

其麓左蓮花池鞠為稻畦久矣有靈鰈潭嘗禱雨應

焉洞中石罅生鳳尾草碧穆穆可愛外則溪光野色

奉化縣志三則

崇福祠 縣西三十里溪口蛇山麓祀宋丞相魏文節

杞祠內有神道碑墓在祠側采訪

半牀雲 一窗月 崇福寺大用堂乃魏文節祠舊有

半牀雲一窗月在兩挾取舒嬾堂詩中語也主僧澤

南洲撤兩挾尊大用堂而新之本堂集

丞相文節公魏杞墓 縣西三十里溪口山

著述

鄞縣志一則

魏文節遺書附錄

魏杞山房集三十卷延佑志

浙江通志一則 魏杞著字南夫

山房集三十卷 魏杞著字南夫

魏杞三蘇言行編延佑志續通考

魏文節遺書附錄

魏文節遺書附錄

魏文節遺書附錄

魏文節遺書附錄

魏文節遺書附錄



倉

深

二

谿

養

贗

炎 縉 巾 酉 忝 誰 盛

氏 用 諧 炎 辛 巳 本

重 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九

梁谿遺藁一卷

宋尤袤撰。袤有述初堂書目，已著錄。宋史袤本傳載所著述，初小彙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梁谿集五十卷，今並久佚。國朝康熙中，翰林院侍講長洲尤侗自以為袤之後人，因哀輯遺詩編為此本，益百分僅存其一矣。厲鶚作宋詩紀事，即據此本為主，而別摭三朝北盟會編所載淮民謠一首、茅山志所載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一首、荆溪外紀所載游張公洞一首、揚州府志所載重登斗野亭一首、邵氏書畫題跋記所載題米元暉瀟湘圖二首、後村詩話所載逸句四聯，而去年江南荒兩聯，即淮民謠中之語。前後復出，良由瑣碎摺拾，故失於檢校。知其散亡已甚，不可復收拾也。方回嘗作表詩跋，稱中興以來言詩必曰尤楊范陸，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為悲壯，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則袤在當時本與楊萬里陸游范成大並駕齊驅，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獨湮沒不存，蓋文章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然即今所存諸詩觀之，殘章斷簡尚足與三家抗行，以少見珍，彌增寶惜，又烏可以殘廢棄歟。

梁谿遺藁

一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父許為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為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錄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鈔撮其僅存者為二卷，鑲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為之序，子因摭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潛父稱其詠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年蘇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峴洵足與文簡公梁谿西畔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梁谿集

一

梁谿遺彙目錄

○卷之一

詩

君子堂

節愛堂

凝思堂

樂山堂

匪峰亭

駐日亭

己亥元日

次韻德翁苦雨

梅

和渭叟梅花

梅花

蠟梅

次韻尹明梅花

梅花二首

落梅 此詩一作瑞陽梅詞

入春半月未有梅花

德翁有詩再用前韻三首

次韻渭叟蠟梅

雪

甲午春前得雪三首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

別李德翁

別林景思

送朱晦庵南歸

送提舉楊大監解組西歸

梁谿遺彙

送吳待制帥襄陽二首

海棠

玉簪花一名鷲鷓

拄杖

劉屯田墓壯節亭

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二首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游張公洞 并序

題雲海亭

青山寺

聽鶯閣

米敷文瀟湘圖二首

重登斗野亭詩

○卷之二

文

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疏二首

獻皇太子書

論賀正使不當卻疏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節愛堂記

霞起堂記

玉霄亭柱記

報恩光孝寺僧堂記

雪巢記

雪巢小集序

思賢堂三贊

學文簡公

元章簡公

梁谿遺彙

二

章邨公

刑部郎官題名記

跋蘭亭八首

朱逢年詩集序

與吳斗南書

米敦文瀟湘跋

崇禎目錄

三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周饒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備全校

梁谿遺藁卷一

無錫尤表延之

詩

君子堂

堂堂文簡公一世夔與臯君子哉若人此言聖所冀遺愛在斯民

誰能薦牲牢獨有坐嘯地清風仰彌高陳者卿云城志云太平吳國三年畢文簡公士安守郡真宗有君子人之稱堂以是名

節愛堂

誰憐窮山民糠粒不自贍紛紛死溝壑往往困征斂夫惟節與愛

是謂仁且儉揭茲聖人言聊用自鍼砭陳者卿云節愛堂在君子尤守更

凝思堂

失脚墜塵網煤訴擾我懷公庭了官事時來坐幽齋天風肅冷冷

山鳥鳴啾啾我思在何許獨對蒼然崖陳者卿云凝思堂在尤守建

樂山堂

草堂有遺基榛莽歲月久我來始經葺挹翠開戶牖羣山供笑傲

萬象皆奔走所以名樂山欲企仁者壽陳者卿云樂山堂在尤守建

匪峰亭

小亭在山背不見山巍巍但見四面風輻湊朝宗之深藏固甚智

自牧甘處卑一謙受四益是以能不危陳者卿云匪峰亭在尤守建

千嶺

之句

駐日亭

攀梯上巖級小憩得危亭一覽盡寥廓四山聳寒青浩若凌太虛

翩如逐遐征昏花拭病目望處增雙明以上見陳者卿

己亥元日

玉曆均調歲啟端東風又逐斗杓還蕭條門巷經過少老病腰肢

拜起難白髮但能欺槁項青春不解駐朱顏餘齡有幾仍多幸占

得山林一味閒

次韻德翁苦雨

十年江國水如淫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

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卻守心兀坐書窗詩作祟寒

蟲鳴咽伴愁吟

梅

不奈雪埋照可堪風漏香天寒無疹粟日暮有嚴妝桃李真肥婢

松筠共老蒼合教居第一獨自占年芳

梅花

冷豔天然白寒香分外清稍驚春色早又喚客愁生待索巡簷笑

蝶聞出塞聲園林多少樹見爾眼偏明

破臘驚春意凌寒試晚妝應嫌脂粉白故染麴塵黃綠樹蜂慙室

排筆雁著行團酥與凝蠟難學是生香

次韻尹明梅花

江北江南天未春陽和先已到孤根斜枝冷落溪頭路瘦影扶疏

竹外村水部未妨時遣興玉妃誰復與招魂天寒好伴羅浮醉明

月清風許重論

梅花二首

竹外籬邊一樹斜可憐芳意自萌芽也知春到先舒葉又被寒欺

不放花索笑幾回驚歲晚相思一夜繞天涯直須待得垂垂發蹕

月相攜過酒家

冷蘂疏枝半不禁眼看芳信日駸駸雪霜不管朝天面風月能知

匪石心望遠可無南北使客愁空費短長吟年年準擬花排恨不

道看花恨更深

落梅此詩一作瑞鶴鶴詞

梁谿西畔小橋東落月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

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卻憶孤山醉歸路馬
駝晴雪觀東風

入春半月未有梅花

枯樹扶疏水滿池攀翻未見玉團枝應羞無雪教誰伴未肯先春
獨探支幾度杖藜貪看早一年芳信未開遲畱連東閣空愁絕只
誤何郎作好詩

德翁有詩再用前韻三首

文章仙伯記仇池每想橫斜竹外枝未放柔柯攢玉雪稍看紅蕖
染燕支別來望遠憑誰寄老去尋春只恐遲把酒問花花解語定
應催促要新詩

立馬黃昏繞曲池幾回蹋雪問南枝不應春到花猶未定恐寒侵

力不支隴上已驚傳信晚尊前只想弄妝遲臨風不語空歸去獨

立無慳自詠詩

管記尋芳到習池攀條頻認去年枝曉穿曲徑千林去晚度危橋

笑集

一木支不避春寒來得得只緣人望故遲遲無錢可辦羅浮醉報

答春光只有詩

次韻消叟蠟梅

快瀉驚黃若下春要將香色鬪清珍蠟九暗坼東君信梳鏡窳欺

我輩人光價未輸何遜早詩篇早見豫章新渾金璞玉爭多少要

與江梅作近親

雪
睡覺不知雪但驚窗戶明飛花厚一尺和月照三更草木淺深白

邱勝高下平飢民莫咨怨第一念邊兵

甲午春前得雪三首

寒聲昨夜響蕭蕭逗曉階前亦已消殘臘距春無幾日一年飛雪

只今朝微陽欲動梅驚夢餘潤纔沾麥放苗天意未能違物意漫

匪殘白占山腰

飛翼回旋逐風飄爽氣令人意欲消在再流年春送臘殷勤密雪

暮連朝冬回庾嶺花無數煙煖藍田玉有苗一飽自今真可望更
看南畝麥齊展

凍雲排陣擁山椒待伴還應不肯消皎月冰壺千頃夜冷煙茅屋
幾家朝梅枝堆亞難尋萼草侵凌不辨苗殘甲敗鱗隨處是被
誰敲折玉龍腰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

一冬無雪潤田疇渴井泉源凍不流昨夜忽飛三尺雪今年預兆
十分秋占時父老應先喜忍凍飢民其漫愁晴色已回春氣候晚
風搖綠看來幸

別李德翁

長恨古人少斯人今古人二難俱益友兩載覺情親世態深難測
心期久益真相看俱半百此別倍酸辛

別林景思

二年無德及斯民獨喜從游得此君囊之一錢窮到骨胸蟠千古

笑集

氣凌雲論文卻恨相逢晚別袂真成不忍分後夜相思眇空閣尺

書應許雁知聞

送朱晦庵南歸

二年摩手撫瘡痕恩與廬山五老齊合侍玉皇香案側卻持華節

大江西鼎新白鹿諸生學築就長虹萬丈隄待哺飢民偏戀德老

翁猶作小兒嘍

送提舉楊大監解組西歸

征鞍已動不容攀回首棠陰蔽帝開為郡不知歌舞樂憂民贏得

鬢毛斑澄清未展須持節注想方深合賜環從此相思隔煙水夢

魂飛不到螺山

送吳待制帥襄陽二首

方持紫橐待西清忽領雄藩向暑行誰謂風流貴公子甘為辛苦

一書生詞源筆下三千牘武庫胸中十萬兵從此君王寬北顧山

南東道得長城

欲將盤錯試餘鋒故擁旗麾訖外庸南峴北津形勝地前羊後杜
昔賢蹤不妨倒載同民樂自有輕裘折齒衝努力功名歸報國莫
思山月與林鐘

海棠

兩株芳葉傍池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林光灼灼形霞射水
影沈沈曉妝無力燕支重春醉方酣酒量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
應工部總無心

玉簪花一名驚鷺

一種幽花迥出塵孤高恥逐豔陽辰瑤枝巧插青鸞扇玉葉斜敲
白鷺巾難與松筠爭歲晚也同葵藿趁時新西風昨夜驚庭綠滿
院清香惱殺人

拄杖

久矣相隨若弟昆周旋險阻可須論斷橋測水露半影野路獨泥
雷亂痕癡坐自憐今日懶頭持敢忘昔年恩得君分付吾何恨休

梁集

五

向林閒打睡門

劉屯田墓壯節亭

西湖當年十考榮便於神武挂衣冠後生無復知前輩故老猶能
說長官三尺荒墳埋玉冷百年壯節倚天寒表章賴有羣賢力誰
把生芻奠酒盤

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二首

射策當年首漢儒去登雲路只斯須飽聞治最誇閩郡已有先聲
到益都壯略定美元自許宗英帥蜀舊來無前驅叱馭休辭遠看
取東歸上政塗

帝念西南在一隅簡求才德應時須羌夷種落誇威令秦隴關河

聽指呼自古功名多少壯及今談笑定規模玉山舊政人誰記應

掃棠陰看畫圖以上見方回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犯寒出行邁值此歲云除剛風鶴颺輸送我游清都華陽第八天

仙聖之所居洞門劣容人中寬如室廬橫前大谿水於焉限塵區
其石萬石林錯落空翠圖茅庵著深秀細路綠崎嶇幽泉見客喜
顏亦類逃虛山深日易曛捷徑趨元符琳宮照金碧天籟鳴笙竿
側視白雲峰前瞻赤沙湖金壇聳百丈陰洞通七塗俯視人閒世
擾擾真蟲蛆早以穴陋質忝分赤城符豈悟夙昔緣復造神霄墟
平生夢寐處恍若登華胥歸來拜綠章足力尚有餘珍館十六所
安能徧遊娛窮探恨不盡太息仍躊躇見劉大彬

游張公洞并序

舟次湖汭待季父伯兄游洞靈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
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瀉瀉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閒也入洞靈
宮覽前賢留題徘徊久之由石徑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
道險絕俯僂僅可下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
若劍盾子戟相撐拄或竟連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
拳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竈井田在焉由石罅而上皆流

梁集

六

石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蓋深遠不可到其陽有懸崖滴乳
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瀾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
崖上丹花簌簌下墜芬芳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
歸余游山川多矣茲游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他

日觀覽焉

吾聞荆漢南有地仙所宅十年勞夢想今口著脚歷扁舟下湖汭
水漲沒沙磧結纜小橋旁杖藜從此適平岡面陂陀疊嶂堆雲積
行行三兩里夾道喬木植其木幾各抱其高乃千尺風生萬壑響
日照四山赤時搖樹林杪忽見屋宇脊宮門何崢嶸古道頗脩直
長廊景暄曠崩殿人寂寂寥落昔賢題摩挲壁間墨捫蘿上層巔
俯瞰得深窟危梯交枝撐鳥道穿詰屈投身乍寬閒跼步仍逼窄
攀援愁顛躋傲睨驚險僻懸崖朵頤頹亂石供劒戟白雲何時橫
乳溢或自滴中空正瀕洞了不見天隙冥行迷近遠僂猶猶拋壚
巉巖豈人工隱軫入地脈窮幽或篝火俯跪僅容席仙壇尙故處

丹竈儼遺跡山巖鳴呼嗷野鼠聲噴噴傳聞老父語以往真莫測
中有白玉堂橫絕巨石塞傍連洞庭野欲去不可極潛窺目先旋
縱走膝無力遠迴步西徑突兀出峭壁樅風高枝樛藤蔓青陰冪
芳草何芊蘇丹花亦狼籍躊躇古亭上頽仰幽澗碧打瑤下流水
磊塊欲落石雖云培塿高氣與嵩華敵其南有空穴澹瀕般幽黑
陰風牙吞吐冷氣森噴逼蛟龍久伏藏金玉闕簡冊靈蹤信茫昧
幻怪紛慘戚將無神物守欲與世壤隔平生邱壑念早歲泉石癖
豈不思三山所恨無六翻樂哉茲辰游逸興潛有激仙翁在何許
綠髮尙如昔秀髯坐簫聲徘徊鸞鶴翼俗緣磨不盡夢境坐形役
何階築衡茅幽時窮日夕風雲西北起天地忽改色倉皇促歸舟
造物豈戲劇良游易乖忤眞賞難再得寄語山中人重來儻相識

題雲海亭

亭前山色繞危闌亭下波濤直浸山波上漁舟亭上屋相看渾在

畫圖開

見成詩
見陵志

梁業一

七

青山寺

崢嶸樓閣插天開門外湖山翠作堆蕩漾煙波迷澤國空濛雲氣
認蓬萊香銷龍象輝金碧雨過麒麟駁翠苔二十九年三到此一
生知有幾回來

聽鶯閣

春催金谷曉一望百花齊不作遼西夢從渠著意嗾以上見新志

米敷文瀟湘圖二首

萬里江天香霧一村煙樹微茫只欠孤篷聽雨恍如身在瀟湘
淡淡曉山橫霧茫茫遠水平沙安得綠蓑青笠往來汎宅浮家

淳熙辛丑中春十八日一作十六日夏

梁谿尤袤觀子秋浦

重登斗野亭詩二首

野色涵空闊平蕪接渺瀰江淮天設險星斗地分維喬木千年意
滄波萬古悲老僧尤好事見在索題詩

豪傑舊游處此亭名亦俱淒涼謝公堰浩蕩董家湖陳迹成興廢
遺篇今有無登臨何限恨搔首獨長吁以上見揚州府志

梁業一

八

梁谿遺彙卷一

文
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疏二首

臣等竊惟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功莫大焉繼體守文德莫懋焉藝祖皇帝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于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莫易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宏濟多難紹開中興功德兼隆上比太祖陛下孝思罔極求所以盡尊親之意稱祖立廟有何不可然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大行太上皇帝親為徽宗之子子為祖而父為宗則難以正尊卑昭穆之序今議者不過以光武為比太上皇帝中興大業雖與光武同然漢自高祖至于平帝國統中絕光武以長沙王之後起布衣之中不與哀平相為繼承其稱祖無嫌一也漢制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列昭穆故明帝更為光武立廟號為世祖廟蓋不與高祖為一其稱祖無嫌二也大

梁谿二

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禮當尊崇然實繼徽宗之正統以子繼父非若光武比也本朝參稽三代之制列昭穆于太廟非若漢世可更為廟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悌之至冠于百王將來祔廟若在父廟之下而稱祖竊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若更為廟如東漢則於國朝之制豈容違戾質之典禮則不合驗之人情則不順夫昭穆尊卑之序所以開綱常係事體者甚大豈易輕變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議所參稽禮經博采衆論施行

昔曹操朱溫皆號太祖本朝太祖用之不嫌者名實所在自有定論也列宗則劉聰楊渥僭偽之主皆嘗用之光宗雖若可用然字體大輕士庶名字多或稱之堯舜乃二帝之名唐高祖諡神堯太上皇帝尊號光堯猶曰比德于堯而又過之爾今獨取堯之一字以為廟號有所未安本朝開基中興皆在商邱國號大宋則今擬廟號獨取子商之高宗實為有證
獻皇太子書

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候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

論賀正使不當御疏

祖宗以來雖喪制未有不引見使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朝諸臣豈不知不當受而所以不免從權者以為既已通好不當無事而使之疑也況元日朝會俱罷初無賀儀幣物所以將書亦非慶禮萬一使客必欲如禮而去則徒為紛紛在禮有反經而從權者正為是也臣等以為當受時賀正使至帝以在喪服中禮物當受與否令禮官詳議公與宇文價願師魯倪思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紀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于火濫爛扇延以及縣治燔燹

梁谿二

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無所託足案牘無所棲列一過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誰啖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于來為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子聞彭君舊矣心固望其有為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為之長聚萬室之眾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此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後役大用彫非受命于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為請子乃界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予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為重門以嚴啟閉上建層樓以斂敕書治事有廳燕居有室翼以脩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與者為藏爽者為獄為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為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案牘為堂為齋為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廡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於丹雘登之事纖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為屋八十有一楹

中鑿五池積水為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鄉之荆榛瓦礫之場今乃為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奇斂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鉤校時贏積累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強使也籍境內之為工者若干官出使庸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節怠惰之患謹視給散無稽畱賤削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敢倉卒而趨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功力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願何往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士莫難於為邑弱者不足以有為而健者

梁巖二

三

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與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為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富君之始至賦亂政龐隱戶移稅弗可究詰乃考質劑而正疆理通租匪役披露首服吏姦民疾檢稅濟理田野歡呼訟日以簡故能不困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起廢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哀聚羸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偏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為吏法而不可使之無傳子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論彭君也

節愛堂記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為方池並池而南牆壁障礙敗屋傾敝公廚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為草堂今皆毀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為小閣名

曰清平臺庫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頽圯余既徒臺於參雲亭之後榜曰匿峰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閉而不得見也迺徙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為堂曰節愛取節用愛人之義旁為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鼉鼉之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開闢隱顯如擁鬢髻如展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怡嶺二峰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劍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如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始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概日就湮沒今余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巖壑增秀林木水鳥皆有喜

梁巖三

四

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願末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始欲跨池為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霞起堂記

雙巖堂踞兩崖之閒獨得地勝其下面積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首闢之牆之外冀壤所滂乃墊乃夷為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巖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向西上榭棟檁折隅與庫仄乃改創為堂三楹南鄉與靜鎮堂相直因名曰霞起由雙巖而望靜鎮直若引繩其外繞以迴廊上連參雲以為風雨游觀之備爰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煙夕霏萬化千變近峰遠嶺閒見層出皆可不出簷廡而盡得之噫是亦足以廣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為娛也惟此邦靈山所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

之秀不異今昔或謂予當單乏之際願為此不急之務然取材於
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室者通弊者新則
亦何害於政哉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尙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以
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年正月己未成於二月壬午

玉霄亭柱記

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獨東望諸峰差遠雲煙空濛外際溟海蓬
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使君
欲父創建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推敗傾圮岌岌欲壓其下昔有
茂林脩竹今皆翦伐錯爲居民圍羅列污穢喧囂游者歎息余
乃披荆獨疏載芟載除四爲繚牆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
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棟榱桷之朽撓疊瓴級甃之缺折丹黃
粉漆之侈剝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陲可倚可眺晨揖灑氣夕延素
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闌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
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爲勝乃刻亭

梁集二

五

柱以紀歲月云

報恩光孝寺僧堂記

淳熙三年秋九月故參政觀文錢公施其私財於台州報恩光孝
禪寺復建僧堂明年九月十二日經始後十五日而公薨又明年
六月二日堂成中爲大屋七間高七尋其廣四十有二尺其深十
尋前列脩廊後布廣廡其楹高與廣皆如其堂之數而崇深殺之
貫三挾廊爲二井區凡爲屋之楹大小二十有四規樞雄壯悉倍
於舊公之孫承議郎前知處州軍州事象祖題其榜曰選佛台道
俗以落之又明年長老惟禪命其徒了性持書求之於錫山尤表
而記之曰天台爲邦仙聖所游佛法之盛冠于東州有大叢林舊
名景德衆妙莊嚴近在城域政和之初賜額天監紹興之開始易
今名是爲祐陵邀福之地列屋千楹有衆萬指乾道癸巳鬱攸扇
災佛壁穹堂化爲飛灰時大比邱德光長老立志堅忍誓必再造
乃汎扁舟浮海而南持鉢于泉半載乃還憔悴辛勤寸累銖積乃

建衆寮乃營丈室規創後壁架虛擊空商工度材施者景從惟光
之名進于帝聽有詔自天命主靈隱衷時假守睹是勝因求繼光
後實難其人萬口一詞曰有權可乃屈致之權不拒我於煨燼中
啟大法筵遠近皈依輻輳駢闐寶壑迄成於從空墮權未嘗爲不
起于坐有大檀施觀文公錢與是比邱有大因緣私自念言安聚
衲子以有伽藍爲一大事尊師所在龍象駸奔四方學徒其來如
雲而此僧堂獨未建立起寺之廢莫此爲急我當布施爲衆萬先
捐三百萬於指願開公之視財如視壤土我無所施隨取而予權
之受施如谷遇風我無所受有來則容權謂其徒監寺了性汝敏
而勤命總其政性亦受命奔走後先陶瓦成山伐木蔽川權來權
藏四衆嗟惜予邀惟禪嗣其法席禪之始來衆曰藉哉禪來一年
衆志允諧巧者獻伎壯者出力涓日亢徒並舉百役乃立斯堂其
大七楹高廣深遠寒溫暑清前榮後廡兩倍其數寢食有位宴息
有所俸哉斯堂肇自錢公不逮其成而公已終惟公有孫銜訓嗣

梁集二

六

事受節几榻至于塗墍齋鼓粥魚隱隱隆隆攝齊升堂肅肅雍雍
舊觀復還百廢具舉如曠得聽若瞽而睹數有成壞時有廢興法
力願力爲無不成惟三比邱與二居士往昔靈山並受佛記作此
勝事利那頃中化瓦礫場爲梵帝宮咨汝大衆享此安逸云何脩
行報此恩德當念作者法力宏深勇猛精進無起退心當念施者
願力堅重量彼來處無妄受用惟上祖師穴處巖居今汝不然夏
屋渠渠惟上祖師行乞取足今汝不然飽飯果腹廣席連牀窗戶
明虛心境洞然萬法一如臥具巾單隨用無乏困歇飢餐莫非妙
法汝若一念證常寂光華嚴境界即是此堂汝若不斷五欲三毒
當知此堂即是地獄巾山崇崇與堂無窮我爲斯文相其鼓鐘以
赤城志

雪巢記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
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閒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

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最屬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見於俄頃間然朝陽暉暉則向之所睹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鐘而鼎食童顏穉齒羣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老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汨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為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蹊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污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歎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懷金不

梁集二

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愧矣君少嘗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真行烈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卒無須臾閒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願視鞭扑滿前膝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在吾目圍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為之記

雪巢小集序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參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終復與米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于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于馬上覘識

之使人傳言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鏡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窗數新竹中夜驚鶯喧誰家海船上唐人之精于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為莫逆其後諸公彫喪略盡君亦連蹇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祕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思賢堂三贊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台州淳熙丁酉

梁集二

表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學獨訪遺像未獲後三年表來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為安仁宰乃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繪像于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俾邦人歲歲得蒸嘗云

瀕海出日聲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勝求惟良得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遺風髣髴勸相我家流澤未已再拜德容尚息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曆六年來守是邦有功在民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繪置學宮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仙卒老東府燿如文章海內咸觀方其未達出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安堵完城浚隍植我棟宇百六十春尚蒞風雨躋彼參雲人渺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語

章郭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郭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守繩墨規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自觸牆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香渺音澤厥令甘棠二五詩蹟以上見林連

刑部郎官題名記

合天下訟獄之成律令章程之事悉總於尚書刑部其輕重出入之際人之死生繫焉責任為不輕矣唐制刑部郎分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本朝因之然止以為階官不釐本務凡四方以具獄來上則獻於審刑院別命朝官一員判院事至于元豐始以審刑歸刑部官制行二十四司各正其職於是刑部始得專其官而任益重中興以來遵承不改聖天子哀矜庶獄郎官必采時望非明習法令更治民者弗除所以選任之意甚厚士之當是選者不可不思所以稱明指哉夫法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民偽日滋法不能勝奇請佗比紛然雜陳于前居其任者苟非明有以察

卷之二

九

之仁有以守之公有以行之則姦吏並緣舞文巧詆人受其害故居官稱職每難其人而在上者尤以擇賢任職為意歲月既久除授不一前人名氏漫不可考淳熙十一年陳公倚錢公冲之為是官也慨然與歎謀欲序次而書之石會錢公移漕畿甸乃伐石庀工祝陳公緒成之繇紹興末得七十人屬表記其事且曰視其名而考其歲月則其人之功行善最皆可枚數使後之居於斯者有所警而不敢忽也乃述其大略且使知刑部之有題名自一公始云九月望見潛說友

跋蘭亭八首

唐文皇既得脩禊敘命趙模諸葛貞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摹故流傳于世者皆可寶蘇大令自言家有五本今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谿尤表

司業汪達家藏禊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是轉摹失真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武世以斷損帶流右天四字為真而此

獨完好然精采乃與唐人鈎摹本不異殆是定武以前未斷損者耶乾道壬辰中秋日錫山尤表跋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歐楮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本以賜羣臣故傳于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臃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寶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表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裡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表

卷之二

一

去而於舊石斷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宜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采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此斷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斷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大可貴余見蘭亭序多矣此特一二見爾淳熙丙午季夏望日尤表延之

題王順伯第一本

唐文皇既得脩禊敘命趙模韓道政諸葛貞馮承素搨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迹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願以字肥而不利者為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裡伯時有薛道祖親籤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刻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臃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余之言淳熙四年仲春望日尤表題順伯第二本

蘭亭敘肥不臃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武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表觀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遠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禮伯時所藏薛道祖親題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表題以上見桑世昌勳考

朱逢年詩集序

英偉豪傑之士生亦有所自來故其亡也決不泯泯與草木同腐觀玉欄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入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材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蹙蹙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勵其氣愈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直糠粃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直欲友淵明子

吳興二

二

千載至所謂自我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于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于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見朱樸玉齋集

與吳斗南書

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當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徵仲嘗編此書豈偶然

同郭見吳人傑

米敷文瀟湘跋

蔡天啟作米襄陽墓志言元符初進其子所畫萬里長江圖時元暉年尚少其小筆已知名當世矣方此老無恙時諸公貴人求索者日填門不勝厭苦往往多令門下士傲作而親識元暉二字于

後嘗自言遇合作處渾然天成薦為之不復相似此卷寂寞簡短不過數筆而淺深濃淡姿態橫生使人應接不暇蓋是其得意筆自其云亡畫益難得矧題識皆一時名勝之士終日把翫不能去手也淳熙辛丑二月中休梁谿尤表題

梁谿

三

梁谿遺彙卷二

梁谿遺稟補遺

淮民謠

東府買舟船西府買器械問儂欲何為團結山水寨寨長過我廬
意氣甚雄癩青衫兩承局暮夜連句呼句呼且未已推刺到難家
供應稍不如向前受管筆驅東復驅西棄卻鉏與犁無錢買刀劔
典盡渾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熟過江北江北不可往江南歸未得
父母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槍不解刺
執弓不能射團結我何為徒勞定無益流離重流離忍凍復忍飢
誰謂天地寬一身無所依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
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撫摩力不給將奈此擾何
三朝北盟會編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領國入寇嘗以
淮南屬山水寨擾民秦興令尤表鞠吏之作淮民謠

台州郡圃雜詠五首

參雲亭

昔賢已跨鶴故迹餘參雲舊德慨云遠干霄氣仍存青山宿霧卷

梁谿遺

喬木蒼煙昏尙想來游處笙簫中夜聞

雙巖堂

兩巖鬱蒼蒼中有堂突兀回廊外環繞修竹布行列懸崖上幽徑
窺壁見餘碣面牆誰所築除去礙膺物

玉霄亭

青山圍郡城東望獨空遠蒼茫溟海近想像蓬萊淺朝光上遺堞
雲氣接虛巖羨門與安期鸞鶴若在眼

清平閣

舉世溷濁中誰當清見底崎嶇太行道誰貴平如砥安得□□美
如此一池水悠悠小閣□視水如此理

霞起堂

□□赤城山霞色起夜半建標自古□□□羨吟詠僊人□□□
招手若可喚彤光射胸臆三咽骨自換

台州四詩

三日霽霖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乾從來說道天難做天到台州
分外難

百病瘡痍費撫摩官洪仍愧拙催科自憐鞅掌成何事贏得霜毛
一倍多

多病多愁老使君不憂風雨不憂貧三年不識東湖面枉與東湖
作主人

兩載終更過七旬今朝方始是閒身細看壁上題名記六十年閒
只五人

寄林景思
臨海睽離七度春都城想見話悲辛蒼顏白髮渾非舊短句長篇
卻有神一第蹉跎真可歎半生奔走坐長貧老懷先自難為別相
識如君更幾人以上天
台別編

寄友人
胸中夔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

台州秩滿歸
送客漸稀人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以上後
村詩話

昭明文選跋
貴池在蕭梁時實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
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
往歲邦人嘗欲募眾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
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
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表因以俸餘錢木
會池陽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
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實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
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表題

梁谿遺稟補遺

梁谿遺藁附錄

宋史本傳

尤表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棗桔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閩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廢於寇頹毀甚表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記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祕書丞者僉以表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表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畱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表與

梁谿附錄

祕書少監陳駭各與郡表得台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纒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埔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早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荒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陸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早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說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闕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

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慮給腹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復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典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嘗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

梁谿附錄

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眾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糞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既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眾論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

易月之制故升無嫌今陛下三年之喪高宗雖已耐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伯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

梁集附錄

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待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迺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勸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舉授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起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

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迺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問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

梁集附錄

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教之表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

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彙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諡文簡子葉槩孫焞禮部尚書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可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

家譜本傳

文簡公諱表字延之五歲能詩十歲以神童薦二十二歲禮部試第一廷擬狀元以不呈卷秦檜易之登紹興十八年進士與朱文公同榜楊文公同官館中有尤楊之目太上崩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執奏太上親為徽宗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邁論遂屈光宗以疾不省壽皇公上封事千言即日駕過重華宮韓侂胄以應辦超授四階公論罷之又奏汰中宮謁廟濫賞官吏百七十二人張說入西府公率三館上書忤旨補外陳源姜特立召用公抗疏極言二人之惡不聽遂乞歸自號遂初居士光宗書

梁谿附錄

五

遂初二字賜之起家奉與令仕至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少師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予今諡公少從喻玉泉游得揚龜山之學門人李祥蔣重珍皆公造就為大儒其人推理學者必曰喻尤李蔣今郡五賢祠邑崇正書院並祀云公平居無事日取古人書錄之家入女穉莫不識字共錄三千餘部建萬卷藏書樓又開書堂于錫山之麓久之樓火書焚其半僅存書目所著有梁谿集遂初彙若干卷與楊廷秀范德機陸放翁相倡和時號四詩翁公生靖康丁未卒紹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稱七十舉全數耳按譜公始祖待制諱叔保公自晉江遷長洲西禧里再遷無錫白石里生二子在錫者諱大成在蘇者諱大公大成生申申生時亨時亨生表為文簡公大公生元即觀文殿大學士文獻公也方文簡公喪父廬墓三年一櫛累日卜葬吳塘始葬十日見萬鎰滿湖叱聲震地公懼隱喬松之下聞空中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何德而昇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應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表又純孝子也

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紹興十四年秋事也公夫人唐氏生二子長葉以蔭生累官工部侍郎次槩淳熙進士官太常博士人稱真書桐子以其肖文簡也葉子焞為莊定公嘉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謂合文獻文簡而三也厥後子孫簪纓不絕具載述祖詩中

家譜之作始于贈魏郡侯交繼修者蒼梧知縣弼順天府丞魯江西參政瑛文學璿刑部主事際昌俱有傳今翰林院檢討裔孫侗百拜補述

梁谿附錄

六

梁谿遺棄附錄

南宋詩家首推尤楊范陸號中興四將益比之張韓劉岳云顧其時習尚爭學唐風由元訖明鮮有齒及宋詩者洎乎昭代然後大行蘇黃而下劔南爲盛石湖次之誠齋雖拙于用多亦篇什斐然矣獨吾祖文簡公有梁谿集遂初藁二刻皮置萬卷樓中閒厄于兵燹浸尋散失歷今五百餘年靡有子遺勝國之末錫山顧先輩有宋文鑑之選徧覽文簡著作了不可得僅傳其落梅詞一首而已海內藏書家縹緲不之何獨斬于吾祖百無一存咄咄怪事子孫不肖未能奉守典章致先賢手澤委諸草莽更可痛也今歲庚辰秀水朱竹垞檢討偶過西堂追話及此自言家有載籍略見一斑遂歸搜微衍得古今詩四十七首雜文二十六首彙成二卷手鈔示予予捧持趨躍如獲異寶其拜賜我友多矣隨命梓人授之剞劂既考詩文所出如赤城臨安茅山志朝野雜記瀛奎律髓等類亦非希有之書但世閒讀書者少闡幽索隱不暇以爲儻有閱覽博物君子漁獵所及拾遺補闕惠而教我庶使延津之劍離

梁谿集

而復合合浦之珠去而復還此後生小子所禱祠而求也先是文簡公賜坐在西孔山十世久矣無何爲夫己氏盜葬其旁不辨阡陌予因祭掃一見感然走訴中丞逐而遷之旋加修葺于是穹碑歸然封樹如故今重侵遺藁焚告墓門亦足慰吾祖于九京矣校訂之餘僭跋卷尾以志歲月時康熙三十九年中秋既望第十八世孫侗百拜謹書是年八十有三矣

吾祖文簡公著梁谿集五十卷遭兵火失傳幸竹垞老人家猶存百一從祖西堂先生網羅得之欣然授梓閱百餘年後人罔知慎守板又散亡可慨也豈公之學行勲業炳耀青史不藉詩文傳世耶抑公之名重于南宋天故欲晦而彌章耶第後之論宋四家詩者知公之爲人未由見公之全集并是區區百一之存而仍不復存子孫之忝厥祖甚矣余學詩三十年今忽忽老矣先澤就湮盡然心傷爰亟重鐫以貽久遠諗後人勿再失守墜緒余之願也道光元年辛巳之秋七月既望二十三世孫興詩百拜謹跋時年六

梁谿集

石梁谿遺藁二卷宋尤袤撰按延之所著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
外制三十卷見宋史本傳有梁谿集五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明文淵閣書目卽未著錄可見明初已佚其十八世孫長洲尤西
堂先生得秀水朱竹垞本存詩四十七首文二十六首釐爲兩卷
康熙庚辰付梓竹垞爲之序止存百分之一卽所收大行太上皇
帝廟號兩疏論賀正使不當卻疏文均未全碎璧零珠彌增寶惜
道光辛巳其廿三世孫興詩再刻之而傳本亦罕見今爲重梓以
廣其傳復搜得三朝北盟會編載淮民謠一首天台別編載詩十
首文選跋一首以益之光緒丁酉清明節武進盛宣懷跋

東萊子曰
太古之樂

中舟表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大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間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已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畧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真贗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鐫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既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因輒記於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

錄後

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錄

第一卷

詩

許由 補

清曉出郊 補

城樓 補

西興道中二首

晚望 信

春日七首 信

登八詠樓有感

富陽舟中夜雨

野步 杭

晚春二首

明招雜詩四首

目錄

游絲

夏日 癸 紹興二十七年

鄭武子刪定挽章二首 克

又二首 代父倉部作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鞏采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二首

寄章冠之

送柳嚴州解官趨朝 極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有 代叔祖知錄作

東陽郭彥明挽章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 乾道七年

尙書汪公得請次對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敢

字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親民如傷為韻乾道七年正月

魏元履國錄挽章二首淳熙元年七月二十日

祭酒芮公既沒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淳熙元年

送朱叔賜赴閩中二首淳熙元年

周主管挽章汝能

周尚書挽章執羔

楊郎中挽章二首海

蔣秘書世修父朝奉挽章

蘇仁仲計議挽章二首師德

向運使挽章

酬上饒徐季益學正淳熙二年

何茂恭母王夫人挽章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驥之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一詩時

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淳熙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淳熙二年

題歸菴

王通直挽章淳熙二年八月

劉梧州挽章淳熙二年八月

許著作挽章蒼翁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遊南園淳熙三年春

宣城李君嘗遊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淳熙三年夏

何叔京挽章二首淳熙三年

魯少卿挽章淳熙四年春

蕭祭酒挽章二首之敏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淳熙五年

送胡子遠著作出守漢州分韻得行字淳熙五年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二首淳熙五年

瑞明汪公挽章二首淳熙五年正月

趙路分挽章二首淳熙五年正月

陳少卿挽章二首舉善

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淳熙五年

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第二卷

表疏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太上皇帝表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為張殿州作謝免丁錢表乾道五年

為虞丞相作辭冊寶進封表

為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為虞丞相作辭劄恩表

為梁參政作辭劄恩表

為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笏記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帝表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牋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牋

為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以上並乾道六年七月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表

為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玉

牒畢賀表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畢賀太上皇帝表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表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代宰臣以下賀太上皇帝雪表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宴表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啟疏

滿散疎

進功德疎二首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第三卷

奏狀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進所編文海劄子

辭免除直秘閣劄子

辭免再除著作郎劄子

辭免除參議官劄子

第四卷

啟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啟

代倉部知黃州謝侍從啟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啟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啟

代倉部答池州教官啟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啟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啟

謝單諫議舉自代啟

謝陳尚書舉自代啟

答詹秀才啟

答侯秀才啟

中兩科謝主司啟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啟

通柳嚴州啟

通張嚴州教授啟

除館職謝政府啟

答特奏趙狀元啟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宰執啟

代倉部通曾氏定婚啟

答潘氏定婚啟

通潘氏定婚啟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通芮氏定婚啟

第五卷

策問

太學策問

策

館職策

第六卷

記

台州修城記	淳熙二年
撫州新作浮橋記	淳熙二年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淳熙四年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五年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
重修釣臺記	淳熙七年
序	
戴衍字序	乾道五年
洪無競字序	年夏
李仲南集古錄序	
大事記序	
銘	
陳同甫厲齋銘	
陳同甫恕齋銘	
費	
薛畏翁真贊	乾道六年
從祖父揚帥真贊	
辭	
潘自厚命字辭	
第七卷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游諸公手簡後	乾道五年四月十四日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乾道五年
書薛畏翁訓飭諸孫詩後	乾道六年
書趙路分行實後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乾道七年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淳熙二年
題近思錄	淳熙二年

六
夢
遺
慶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會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	淳熙五年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淳熙五年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淳熙五年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淳熙五年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淳熙七年
書伯祖紫微翁與會信道手簡後	淳熙八年
書所定古周易後	淳熙八年
第八卷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代倉部祭會文清公文	
為劉衢州作祭趙忠簡公文	或云非太史作
祭潘子高文	
祭蔣從道文	
祭陳耀卿文	
祭潘朝散文	
祭芮祭酒文	乾道七年
祭方季肅文	乾道七年
祭于悅道文	
祭滕文卿文	
祭徐堯臣文	
祭潘昭叔文	
祭徐宗則文	
祭魯秀才文	
祭詹子齊文	
祭邢那傑文	淳熙二年

七
夢
遺
慶

祭汪端明文淳熙三年春

祭張季清文淳熙三年三月

祭邢邦用文淳熙四年四月

祭林宗丞文淳熙五年夏

祭張荊州文淳熙七年春

祝文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二首淳熙元年七月十三日

第九卷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

園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第十卷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代俞部作乾道元年二月

八夢選慶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乾道五年

松陽葉君墓誌銘乾道五年

潘朝散墓誌銘乾道六年五月

義烏徐君墓誌銘乾道七年二月

耐韓氏誌乾道七年六月

蘭溪葉君墓誌銘乾道七年十二月

宜人郭氏墓誌銘淳熙元年

義烏樓君墓誌銘淳熙元年

薛常州墓誌銘淳熙元年

第十一卷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淳熙元年五月

大梁張君墓誌銘淳熙元年六月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淳熙元年八月

喬德瞻墓誌銘淳熙元年十月

淳安盧君墓誌銘淳熙元年十一月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淳熙元年十一月

分水王君墓誌銘淳熙元年十二月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淳熙元年十二月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淳熙二年七月

金華曹君墓誌銘淳熙二年九月

第十二卷

墓誌銘

嚴陵方君墓誌銘

分水徐君墓誌銘

劉梧州墓誌銘

永康陳君勉功墓誌銘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淳熙二年九月

九夢選慶

永康王君墓誌銘淳熙二年十二月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淳熙二年十二月

林安之墓誌銘淳熙二年十二月

邢邦用墓誌銘淳熙三年八月

潘朝散墓誌銘淳熙三年八月

第十三卷

墓誌銘

張監鎮墓誌銘淳熙三年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淳熙三年十二月

宋郴州墓誌銘

耐芮氏誌淳熙六年九月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淳熙六年十二月

郭伯清墓誌銘淳熙七年十二月

陸先生墓誌銘淳熙七年十二月

番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金華時澣母陳氏墓誌銘

第十四卷

傳

東萊公家傳

第十五卷

紀事

入越錄 淳熙元年九月

入閩錄 淳熙二年

庚子辛丑日記

目

十
步
選
廣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錄

詩

許由

許由不耐事逃堯獨參寥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謠謂此汗我耳
臨流洗塵器水中見日馭勞苦如堯朝堯天接山際堯雲抹山椒誰云
能避世處處悉逢堯

清曉出郊

落月窺窺屬殷勤喚人醒奉食洽野裝行行向郊垌林端橫宿雨未
放羣山青藕花斷復續莫辨蒲與汀初聞露花香一洗塵市腥清景
竟難挽晨光若郵亭留眼數天際尙餘三四星車塵駕暑氣白汗如
翻竄涼煖一機耳溫喜誰使冷泠然解其會冰壺在中肩

城樓

城峻先迎月簾疎不隔風基聲傳下界鷹影沒長空鳥嘯秋光裏樓
臺海氣中登臨故待晚雨外夕陽紅

東萊集一

西興道中二首

鳧鷖迎船似有情隨波故起綠鄰鄰野花照水開無主誰信春歸已
兩句

桑麻張王不知春帝恐鶯花太斷魂東岸紅霞西岸綠卻將景色爲
平分

晚望

獨立荒亭數過帆橫林疎處見滄灣故知不入豪華眼送與鳧鷖自
在看

春日七首

江梅已過杏花初尙怯春寒著夢疎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蝶翅半
蜂鬚

短短菰蒲綠未齊汀洲水暖雁行低柳陰小艇無人管白送流花下
別溪一云歸時須趁春光
淡待得春深意卻迷

岸看山意兩溶溶便是東皇第一功春色平鋪人不見却將醉眼認

策紅

春波無力未勝鷗夾岸山光翠欲流若使畫成鶯願陸更教吟出壓
曹劉

絡石寒毛洞底明春來綠徧小擘噪憑誰再續平泉記爲定芸蘭孰
弟兄

一川晴色鷺分去兩岸煙光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叟綠楊缺處竹
門開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鐘梵出花遲日長徧遠溪南寺未信東風屬
酒旗

登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吏古來幾許尙
虛名王仲舒字
曼有異政

高陽舟中夜雨

萬頃烟波一葉舟已將心事付冥鴻蓬籠夜半蕭蕭雨探借幽人八
夏末集一

月秋

野步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茅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鳥啼花徑深風
絮浩無主幽人不可親基聲時出戶

晚春二首

卷地狂風殿晚春落花蓋水欲成雲向人不改故時面惟有蒼官與
此君

風絮流花一任渠北應高臥綠陰初閉門春色閉中老爲謝平生董
仲舒

明招雜詩四首

鳥聲報僧眠鐘聲報僧起靜中輕白日遡視東流水風月有逢迎出
門聊徒倚傳徧南北村松間橫展齒

剛山雨退花餘芳柘老木卷藏萬古春歸此一聽竹浮光泛軒檻秀
色若可掬豐腴當夕餐大勝五鼎肉

牆竹生夏陰風荷留宿露解衣一盤礴此豈不足付
風簷裊茶煙銅瓶語相泣清陰一疎箔不礙飛花入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住又隨飛絮過
東牆

夏日

階前水樂元無譜簷外風琴不用絃待喚青奴與黃嬭爲君極意作
今年

鄭武子刪定挽章二首

博洽推諸老胸中幾石渠暮年終反約精義本無餘裁易忘言後楞
仰絕筆初長歸應不憾舊學盡成書

古汴豪華海迫隨不厭勤屢中識梅福簾下得巖君京師買者多市
公所從受太玄培養逢原學埋沈濟世勳定知千載後下馬董生墳
乃得之於日者培養逢原學埋沈濟世勳定知千載後下馬董生墳
又二首代父倉部作

東萊集一

三
夢
選
慶

平生丈人行每語盡箴規問字揚雄宅談經董相帷壺觴陪勝踐杖
履及深期誰料南歸日墳前宿草衰

公未陪經幄還應典奉常如何便沈沒不使少翺翔幽壤千年閉名

山萬卷藏升堂多俊彥築室繞高岡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沙尾三家市人聲半米鹽悠然搔短髮忽此見長髯觴詠歡初合溪
山氣已添豐城埋劍夜大史定先占

大門三世舊是邑兩公同易策他年絕勝定
謝公詩筒去歲空朱簾豹隱
兩叔父爲五時白馬虎谿風先隴在焉
好在慈恩塔亭亭翠靄中

鞏采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內助功推冠名成父子間中原遺俗盡舊族素風還石窋天開邑宮
門日綴班光華竟何許夕照在西山

歷歷稱觴地悲涼騎省園風枝今日恨露葉去年痕鸞翁昏遺鏡魚
枯泣舊軒曲湖春色滿不到北堂萱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二首

經筵深無底高談一坐傾置身初渡落有子晚光榮命服鄉閭賀安
真里巷迎風枝何不定忽忽到佳城

諸父烏衣集公時預往還涼秋同出郭勝日共尋山電掣流年速舟
移古岸閑又成丹旆去衰涕不勝潄

寄章冠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酬風醉月徧四方浩歌姑熟酒淋浪醉呼太白同
舉觴遂登浮玉臨渺茫江濤挾筆益怒張沙頭倚檣樂未央興闌忽

上秋浦航門前槐花日夜黃閉門琢詩聲繞梁白袍紛紛渠自忙飄
然邂逅非所望自言久厭世鎖鑰合眼已夢廬山蒼君才甚碩氣方

剛身雖欲隱文則彰江湖故人半朝行左推右挽摩天翔而我戢翼
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徑當行前掃山房俟君功成還故鄉卻獨
柴車迎路傍

送柳巖州解官趨朝

東萊集一

四
夢
選
慶

一葉初秋已趣裝墨書屢下駐歸艎少留北關三年最多借西州半
歲強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洞察故難忘書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
和樂職章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代叔祖知錄作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選

遞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騰當家多勝事此役可兼取江山
日日新似若相勞苦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

徒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
盜無復驚檉敢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柁領頭鏡面平論賞駢圭組

臨分一杯酒不爲離愁舉

東陽郭彥明挽章

小試威名蓋一鄉卷藏韜韜畧付農桑傳家鐵軸書盈幄擇塔簪纓笏
滿牀置邑萬家開兆域送車千兩塞康莊正須今代如椽筆盡發酒
光著石章作屋

李梓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對仗裁冠日鯨牙九淵堂萱不改色臺柏故參天共識吾君聖今
知此母賢丁寧劉子口口事一時編

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
旌卷莆田雨簾橫雷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一作萬夫雄
萬夫雄西祭酒劉太史故云羣咻羽翼新鴻
大使交旃日元戎解甲秋先鳴驚眾孤憤歷一作羣咻羽翼新鴻
鵲聲華舊斗牛斷橋亡恙否落月照寒流

尚書汪公得請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敢字

鼎食味苦濃藿食味苦淡同生不同嗜羊棗與昌歌孰能游其閒
進退兩無憾尙書古仙伯雅尙本眞膽禁塗履星辰講厦席瓊
瓊將升閑槐棘忽去亂散炎太清奉虛皇全壁手可攬舉以華
其歸光耀極鉛葉向來功名人勇進忘坎沓聽誦歸來辭掩耳謝
不敢寧知達士胸萬牛眇難撼清風滿後車一洗世氛駢祖帳
將軍圍寒杖紅綴穆

張家集一

五

公歸寧久潤別意不成慘金華訪舊學和美待醴醴政恐牧笛
清終換街鼓統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爲韻

橋李園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街尾涼燠變須
與忱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堂上萬休戚堂下一笑嘖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尙可
孚况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雛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簿書高
没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麻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
語易置復難忘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魏元履國錄挽章二首

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拳賦畝憂極知千載
遇政用一身酬繞舍閩溪水朝宗日夜流

羣公祖疏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共
語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橫

祭酒芮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少年批筆便班揚咳唾珠璣落四方歲晚寒窗渾忘卻瓦爐香細雨
聲長

際野塵埃撲面來萬人蟻聚撥難開手中杓柄長多少蟄盡飢腸十
月雷公爲仁和野處荒葬者滿

小醉初醒日半昏森森赤棒繞離門慨然投袂無難色不識從來獄
吏尊公嘗爲某道坐

交廣歸來里巷迎破囊又比去時輕何須更酌廉泉水夫子胸中萬
斛清

殿前拜疏闕羣公獻替從違各異同陞楯諸郎自相語白頭祭酒最
由衷

出祖津頭六館空帽簷齊側掛帆風吳興盛事人能數直自胡公到

芮公

聞人有善已伸眉倒屣傾困更不疑羣羣妻妾竟何許巷阿空老風

皇枝

胸懷北海與南溟却要涓涓一勺清相對蹙然如重客無人信道是

門生

壁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舒徐憑誰寄謝朱公挾纜向春風坐

月餘朱公挾纜見明道于汝州歸語

先生墓木緣成圍弟子摧頽畫掩扉大雪繁霜心已死有時清夢尙

握衣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止戈堂上展聲聞飛蓋相追香霧聞君到定知難入眼倚天鷹霍是

家山

路逢十客九矜青半是同恩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頗

書聲

周堯夫主督挽章

五柳傳觴地風流魏晉前會探孝先翁慣坐廣文魂身世渾如夢功名莫問天從今風雪夜不上剡溪船

周表卿尚書挽章

奏篇曾用牘三三晚歲回翔日月邊眼看四朝諸老盡身兼五福幾人全清臺課曆遺書在畫寢凝香舊政傳竹馬館前寒月白當時轍迹故依然

楊信伯郎中挽章二首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南宮占列宿少海近重輪開道清羸極猶能職業親榴皮餘屋壁零落獨無神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時時墜書札得到山林北去先移棹南來後盍簪死生離合地搔首一悲吟前歲某還朝公方去國

蔣世修祕書父朝奉挽章

太一青藜子含光命書頻歲到高堂深居物外風烟老靜看人開日

東萊集一

月忙繞舍圖書千載韻映階蘭玉四時芳逝舟休歎東流水餘廢源

流袞袞長

蘇仁仲計議挽章二首

幽棲暑具便休官帝遣蒲輪喚不還大似文元居道院又如退傅過香山夢回帷幄青冥上醉墮風波浩蕩開書請打州向使胸中有榮辱那

能八十鬢毛班

登門瞻昔奉從容婺越之閒一水通今日江東無賀老去年牀下拜

龐公舊來論議多遺落新出傳聞或異同已矣從誰判一作真贗汗辨

青連屋未施功

向運使挽章

戰衣飄戶映庭槐使節州符未展才文獻足知丞相似淵源還自格陽來異端惑世濃於酒古學違時冷若灰從此湖人識喪禮凜然治

命手親裁

酬上饒徐李益學正

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鑿罷直歸朝飯向薇蕨我李杜壇纔角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貴名章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

靜工夫稿乾近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就問告戒意尤切典刑自耆老護持何敢闕嗟予生苦晚名在諸孫列拊頭雖遠

事提耳未親接徐侯南州秀少也管鼓篋示我百篇詩照坐光玉雪

因之理前話講釋罪談肩兩都弟子員家法嚴城堞取善則未周守

舊猶有說同門風雨散孤學絲桐絕懷哉五馬橋寒徑尋遺屐

何茂恭母王夫人挽章

南朝人物盛諸何壽母皤然樂事多堂下無憂萱口色天邊有信桂交柯黃金窳滿經方重白玉樓成恨未磨空誦安仁舊時賦版輿零

落故山阿仲子以文稱而先逝故有玉樓之句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二詩時謙

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五年不說空山雨今夜魚梁著釣船為問故人今健否枕椰葉暗瘴

東萊集一

江邊

兩章宛轉復清哀讀到魚梁首重回便使短牋無姓字也應知自艾

軒來艾軒時修文巷裏暮春前欲上旅亭送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

何使君文舉為同舍生蜀人以故呼之猶言丈人也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

涼夜翻翻不受塵芒屨藤杖及清晨開窗小放前溪入澄綠光中獨

岸巾

鷺浴魚跳在鏡屏搖青浮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幄隔葉看來卻

有情

題歸菴

雲壁開蒼峽風林卷翠濤諸松皆老大一嶂獨孤高發興雖公等尋幽許我曹秋光端可賦不是楚人騷

王通直挽章

近來南國象半是北人墳異縣誰憐我同鄉又失君深居傳雅尚堅

坐挹清芬日落長安第三槐拂暮雲

劉梧州挽章

駟馬高車照路光幡然改轍與何長空山猿鶴驚無恙同社雞豚樂
未央祇見歲華來冉冉不知看舊去堂堂北邙道上麒麟豈誰得歸
休十載強

許著作挽章

清文麗藻百川增寤步追隨愧不能麟趾差肩臺及及雁飛聯翼塔
層層尊鯉歸興都門酒筵露悲歌大隧燈獨向梁開舖遺句寒松衰
菊繞峻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

樂事良辰古所難三分春色一分寬潤花雨過紅裙溼倚竹風斜翠
袖寒自有南堂誰舉白可無東稍為施丹兩翁醉墨曾題品便作平
泉草木看

宣城李君曾游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

東萊集一

九

人去湖空古豫章漢蓀水荇換年芳聞風我是通家舊覽句君猶弟
子行鬢髮蒼浪休歎老齒牙沉澹尚生香宛陵自昔詩人國今日誰
升小謝堂

何叔京挽章二首

濮州以諫死何氏得真天下中庸義人閒父子親再傳猶易簡小
出復送巡埋骨雖南土傾心尙北辰
傾蓋黃亭夜脩然洞壑委倚天唯直幹到地絕傍枝疊疊今何許悠
悠只自知寒碑臥風雨千載有深期

魯少卿挽章

慶源衮衮接天流老桂傳香次第秋人物西都九卿選光華南國十
州遊儵然逕下滕王閣已矣長懷范蠡舟身後楚騷誰著錄靈光舊
草合兼收王文考選之子作靈光賦而天宗教君實似之

蕭果卿祭酒挽章二首

虛心觀世能實行播鄉評璧玉中邊厚水壺表裏清家聲到蕭傳人

望似陽城珍粹無窮恨湘江日夜傾

摩揣誠斯薄雖鑄質自銷平生但真樸直上絕枝條氛霧終澄霽丘

山亦動搖朝陽舊時鳳聲入舜簫韶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鳴騶前日餞出使推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者何
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嚼破臘前
苗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耳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萬壑徧題品會
有采者人名道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出門厭厭塵入門倦倦舉駕言城北園帶思頓覺失方池環脩篁廣
陌衝行栗先雪梅已苞後霜草猶苗上躋極高明旁穿復深密主人
真喜事秀句屢盈帙招呼文字飲及此三餘日山林與鐘鼎零茂本
非匹斯遊豈偶然書版記甲乙

送胡子遠著作知濮州分韻得行字

東萊集一

十

定交不在蚤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樂與人徐有味於
世初無營虛舟澹容與未易龍犀魚龍同一波中有干丈清道氣
自深穩名言常簡明南宮接東觀天衢勢方亨夢回得遠信窺簷渚
鵝鳴開書見連環歸興浩已盈子政方枚錄令伯俄陳情都門日數
擊雜襲炎涼弁誰知此塵蓋獨為思親行夾道皆歎息始識真重輕
古來聚散地雪野天靜幪別袖不可挽宿昔州渚生君臣有大義忠
孝相持衡勉哉林明德清廟須棟甍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二首

形管傳道範形容欲付誰初年拍舟賦晚歲艾軒詩□□□□□
□□赤墀蒲中稱壽母不獨祭三司
住在西雍日從容許拜親杏花壇遠古萱草戶庭春會是升堂客應
爲執紼人壺公天一角吹淚灑重塵

端明汪公挽章二首

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回

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隘寒

四海磨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趙路分挽章二首

魯衛封雖近原顏室自貧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舍龍頭貫佳城馬鬣新升堂如昨日南望涕沾巾

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應爲世表何止秀天枝合子傳遺緒曩然不自持

陳能之少卿挽章二首

往在西臺日調娛用力艱善人終有恃公道亦徐還既去言方白重來鬢已班清名配詹事千載赤城山

二父官曹接諸即硯席通流年何鼎鼎見日每恩恩馬走誰憐我麟書近得公又成交臂失楚些鐸聲中

恭和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

東萊集一

七

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質學疇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賀車駕幸祕書省二首

麟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霽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

紫清丹極與天鄰闕闕乾坤繫笑嚔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

表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材佩郡紱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撫躬
踟躕泣事凌兢中謝竊以羣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
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緊收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庶乎康又惟
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勝嘯
詠之餘參考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其理必東異能如臣者樸
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造化已絕意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
墨偶濫塵於論薦遂誤昇於蕃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
歸覆燾之中凡茲銅虎之頒尤謹玉關之戍會何疎賤亦預選掄臣
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挈竊守恭誓力保於封陞毀瓦畫墁敢坐
糜於廩祿

東萊集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壖乘障初無固圉之功江表干城復玷承流之寄甫祇職業參布
詔條中謝伏念臣繆膺世賞之延濫級官聯之末投身兀散降命奇
窮曩隨牒以戍邊通傳烽而做備當戎馬之侵軼屢瀕至危賴王師
之奮張不獲自保偶逃龜壘之毀復玷魚符之分矧池陽之奧區乃
江表之重地干戈載戢則必佩服包桑之戒兵農雜居則必洽比細
柳之屯匪時閱材疇荷隆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
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載之績久任官師自驚留落之蹤亦
預使令之列臣敢不悉循侯度祇若政經輯寧凋瘵之餘咨度弛張
之要道上德意如瞻咫尺之光同眾戚休敢顧斗升之祿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車之章乃容專達恩既均於錫土誠復敢於
顧天中謝惟領下之小邦實江西之窮處廐傳據南北之會原稍積
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薄不足搖動有司既弗

克勝復難自愬秩居人後憂在眾先如臣者聲迹至微技能甚短折
肱州縣雖險阻之少嘗屈首簿書顧神明之已耗晚推遷於官牒誤
昇付於守符若為拊摩以稱臨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敷施鴻化丕
冒上仁視邦選侯方旁求於召杜致圖數貢亦罔間於邠滕凡有識
知同歸真憐臣敢不布宣詔命遵奉教條尺寸之膚護養何裨於大
體斗升之水涵濡終覲於餘波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小壘漂搖濫受拊摩之責清都闊遠遠傾就望之誠破飾忱辭冒聞
淵聽中謝曉焉做邑控彼荒陲大江之南朝貢雖數千里中興之後
生聚餘五十年誰論民編俾知帝力如臣者置身兀散游世奇窮蚤
厭干戈微悟息兵之深旨晚觀詔令稍窺更化之闕規昔與疲瘵共
安易簡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乾始靜隨道原間燕齋心自得大
庭之館監觀孝治不遺小國之臣太極開先萬生並育臣幸同遐俗
親見淳風雞狗相聞際粟陸赫胥之盛牛羊考牧皆車攻吉日之餘

東萊集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置亦德意之
親承具以聖謨告於裔土中謝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揚綱
恢恢受球而綏下國思皇盛旦率履舊章肆勤前席之咨博及左符
之寄腹心屏翰臂指豪英凡拜賜於朱幡咸觀光於丹旰如臣者至
謫而拙甚愚以疎弓箕久負於家傳簪紱偶逃於官訪長江右壤筠
水附城粉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款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
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施酌民瘼以廣
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廉陛之前臣敢不
遵奉章程慰安黎庶悻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掣餅
之智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於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在塗參土風而
問俗中謝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行闕之旁九畿莫近地極而責

與其盡循故事為邦家焜耀之光孰若少抑近司示君臣兢懼之實庶或上助持盈之治豈徒私逃招損之危

為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懈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敢辭斐瀆尚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辱於宰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願承皆羣工之祇肅穆然昭假本上聖之寅恭願慙老臣曾何報効乃屢換汗之號乃增湯沐之封誠懼雖殫命首尚闕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拙守博採師言紓其負乘之惠裁此告廷之渥雖多邑不惜固仲尼愛兼縵之心然足欲故亡亦晏嬰辭却殿之義

為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笏記

竣事泰壇揚八鑿而返軫受釐皇邸族萬玉以充庭伏惟皇帝陛下對越穆清肅將純嘏本以宸心之恪登茲熙事之成陳安止謨念幾康而昭受進教之戒監陟降於顯思

東萊集二

五

為芮直講作慶王辭增邑表

有命自天被寵靈之祥異無功報國口口口以滋多義所當辭言非敢飾中謝伏念臣口口口口口自量進依日月之光但私臨照幸服詩書之澤聊助見聞常憂居養之移易忽驕盈之戒陛下慈恩益厚寵數彌加微橫章之効而增邑賦進國封茂維城之稱而兼節鎮備藩翰是皆厲世摩鈍之具以待功能顧於揚庭手號之時猥及微陋思聖世豈無失職之棄士而邊外必有服勞於下僚與其專於戚親孰若均之臣庶籌量至熟懇請實宜伏望皇帝陛下推從欲之仁俾安愚分察由哀之義姑寢誤思苟私惠之不行則眾心之自服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帝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廬設衛載延似續之榮易奕觀瞻披兢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於能趨魯國五名類僅稱於同物瞻若羣雁思於福祿矧惟錫美稱於冕旒此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穆清游心昭曠魏魏蕩蕩共瞻太極之尊繼繼承承爰篤曾孫

之慶願弼成於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箋

溫情承顏慈極夙承於椒屋焜煌發命光風初轉於蘭芽吉語甫傳微躬載揚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資始資生天枝四葉之祥以嗣以續慶流繁衍爵及攜持此蓋伏遇太上皇后殿下德冠河洲化手宮闈周邦胥喜惠既篤於曾孫晉錫用蕃福本承於王母願益開於業味庶仰答於坤元

為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

懇款夙聞危衷已竭瞻存雖渥鄙守難移盡布精微仰祈原省伏念臣起於韋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之上恩豈容苟去退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使其筋骸粗可鞭策或以識慮短淺而逢尤悔或以舉措乖謬而干譴呵亦既冒居皆不敢惜今乃足疴重脛目視茫茫蓋表著之所共瞻而冕旒之所親見如州縣官曹之末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癘隨即汰斥而塊然衰疾據此崇嚴畧貴而問卑置

東萊集一

六

近而治遠恐凡被譴之士皆且指臣為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伏望皇帝陛下曲留聰聽俯鑒憂忱誠念臣所陳者繫國體之重經察臣所求者匪身謀之安伏特捐祠稟俾解政途則臣當收召精神破除疴疹已誓異時之糜殞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途迯本非避事口口誠懼升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卻未即報命進忘難犯之威仰顧蓋高之聽伏念臣氣昏質弱材薄慮疎聞國論之幾微坐彌三載問政途之謬寄何補一毫慙愧相乘疾疹交作既然瞻視於文牘而已親億矣步趨雖會朝而猶憚涉冬浸劇與日俱增引大體而口遠猷素非所及效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安可謂無恥存歸誠而控懇親從欲以憫憐公其尸曠之誅豈容善罷私以奉承之舊尚許免歸恍迫之誠殫竭於此伏望皇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若愛其去而積其愆必難覆護惟遂其誠而解其責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里則臣憂危既釋衛養可專假其休悒之期少加矜劑付以煩勞之事敢憚驅馳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表

隆委難勝期於願踏鴻私曲被選以便安分書殿之榮光借侯藩之壯調度越常典昭明異恩中謝伏念臣際會兩朝推移三紀奮久踰於始願學浸失於暮年越從蜀道之歸亟冠禁涂之選經帷詞禁史觀銓衡持凌率之孤身幸高華之極選志凋氣餒日漸職守之曠責厚憂深居有簡書之畏肯災狎至疾疹相乘斬外假於郡章觀遠收於朝蹟瞻茲茂苑近在修門置身未外於函關顧影忍違於文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立極中正體乾字萬物以兼容陶成罔間品羣材而並用陟降無私眇然簪履之微假以蓋帷之施臣敢不播敷詔令懷輯里閭增主之明廢任莫追於前悔務民之義疚心尚補於夙愆

為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罔功方懸天而瀝懇潘藩非據乃易地以疏思優假至深凌兢曷已中謝伏念臣奮繇平進親受異知參言語侍從之流遭逢厚甚

東萊集一

八

責獻納論思之効稱塞缺然假寵清庸分憂近甸拊摩無術幸及於食新全度有加訖蒙於念舊惟建漢之作屏實代邸之啟封屬此巧閑奮焉改異宦游未遠驅馳尚記於壯時民力已殫凋瘵頓殊於前日姑免圖於綜理恐終負於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惠綏羣獻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中大小短長不出範圍之外願如衰鈍亦獲便安臣敢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里俗雖粗識其二三王澤國章易布宜於萬一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

玉牒畢賀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而有承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載綱上儀交舉中賀竊以建邦啟土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運曆之靈長炎宋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覆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輯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宗小宗之蕃申載宏綱示

特書慶書之重源流錄貫典冊崇成孫宣祖以來咸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鴻圖振振信厚之風瞻瞻太和之治銀潢浚深玉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懿錄龐洪函生闔憚恭惟皇帝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繫綿延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灑思規模矩矱之遵式是不彝對於華巨臣等參聯庭采親親邦祺聖統律傳陋柳芳承泰之譜休聲遠繼廣石介慶曆之詩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畢賀太上皇帝

表

清都將闕固高視於羣生寶系璿源實仰資於太極告成典冊垂裕仍雲中賀竊以顛守生民濬發皇宗之盛丕天大律於昭帝繫之嚴顯允熙朝肇開聖統德隆澤厚命既僕於萬年胄遠族蕃譜方登於六世威疎區別昭穆派分雖圖論民言不至齋心服形之地然宗盟家政猶闕問安視膳之時爰練日以龜從咸望雲而翬抃歡騰需頌

東萊集一

八

慶集叢霄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淵靜化元希夷物始大綱授舜既蕩蕩以無名九族陸堯本親親而有敘光宅穆清之邃具膺著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觀盛事興功業斯千赫格於弟兄百世本枝陳錫承觀於孫子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東觀書林久後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嗣三紀之閱模軼百王之盛節中賀竊以斯文崇著與世降升自我祖宗嚴載籍萃藏之地于時典冊踵乘與遊幸之書從容箴誨之求廣大峻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善繼太極丕承乙夜贖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昕朝班入思中興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髦彥之躔乃展列聖圖書之奧帝輝下矚光榮河溫格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湛露示醇醴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會鹿齋居之暇九流七畧獨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為飾治樂成之舉聲明布漢慶澤汪洋恭惟皇帝陛下

秩叙邦經裁成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既惠顧於簡編大亭所以養賢復均盼於看醴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屬於鴻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宣於德意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觀天四序歛一歲而成冬稽國九經與羣臣而同體趣頌商筭下逮周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丕冒羣工誕敷洪施當未明求衣之際穆若有懷顧大寒索裘之時凌其將至乃申舊典以示深仁臣等覆被君恩糜捐邦賦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念裕民斤杼柚大東之詠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表

七政上齊協璣衡於景至九儀下辨旅圭璧於陽生休氣函蒙宸容飭備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原皇極化浹泰和天地之心玩義父而來復日月所照親周正而徧頌同軌同文時萬時億臣等蹟汗班綴分際陞廉南面而朝羣臣雖亞歲彝章之舊北鄉而壽慈極實熙朝

東萊集一

九

慶典之新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義取迎長曆既傳於大舜會臺書瑞雲咸望於帝堯凡厥合生胥為善頌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三極高蹈百王游物之初坐毓滋萌之策御氣之辨默符亨長之陽順履休辰備膺純嘏臣等俯借羣品仰跂太清本本元元起數載推於一復父父子子並明承協於兩離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皇極之主曠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續紛六幕實冒九圍中賀恭賀皇帝陛下綏靜嘉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歛義氣以方升疆理南東瞻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嘉溢堯堯衛臣等幸際昌辰欣逢休應授簡而居客右雖慚梁苑之辭為樂而與民同請上齋宮之對

代宰臣以下賀太上皇帝雪表

獲獲嫺娟穆若清都之遠聯翩飛酒皜然豐歲之祥瑞瓌宸居昭融休氣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默明玉燭高眠珍臺成性存存雖參觀於虛白為眾父父未庸釋於黎黔願圭璧之錯陳瞻倉箱而載懽臣迎居下土絕跂寥天游貌姑之山既瞻冰雪占曾孫之祿豫慶茨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宴表

同雲雨雪南山已詠於豐年湛露晞陽北闕載開於華宴光生觴豆澤浹簪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昭受天休鑒觀民阜醴泉甘露廓容太史之書旨酒嘉肴獨侈農夫之慶凡陪鎬飲咸識堯心臣等濫列垂紳喜均側弁一之日二之日既沐洪恩千斯倉萬斯箱行觀嗣歲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啟疏

受命降康本乾坤之純佑祝釐歸福亦臣子之精誠前占出震之期敬致後天之祝皇皇帝陛下伏願具膺三樂誕保九圍合侍嵩衡華之高登崇壽紀接虞夏商周之統光大皇圖

東萊集一

十

滿散疏

中興初建於一元是基景命陽月肇先於三統厥啟昌期天示休符人歸美報皇帝陛下伏願膺圖有本御歷無疆垂堯舜之衣裳承承慈極復文武之境土坐集駿功

進功德疏二首

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誕聖之辰上金鏡於千秋共罄愛君之志襲邦家之休懿極海宇之頌祈皇帝陛下伏願翕闔儲祥穆清凝命泰元授策宜昭億載之符無逸獻龜跨軼三宗之壽

七政璿璣占瑞肇開於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於唐臣率時同宇之誠迓續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俯承帝則俯畏民碧御無逸之篇極嚴恭而得壽對不違之命木聖敬以滋休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以臣所編文海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既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內府

便蕃之錫人微恩厚感極涕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
淵懿粲然眾作思採摭以無遺最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已逃罪戾
仍被眷私抱慙懷鉛曷副右文之意賜金增秩徒慙稽古之榮臣無
任

奏狀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省循以未信之學
 遽當民社深懼識耗力淺疎闊舛繆仰負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
 敬陳悃愾辭弗俞詎免違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
 往來者皆言嚴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
 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顏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惻惻許令
 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
 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諏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
 錢絹為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上干天聽臣照對
 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斗計
 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納
 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

東萊集上

丁錢

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
 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
 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
 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
 鈔支給袋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既停絹
 價復長浸久浸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殫竭職此
 之由臣請為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
 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
 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疏薄殆如牛毛細民
 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販販斗斛為命旬日
 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踊大小嗽嗽便同凶年每歲合六
 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碩猶不及
 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逐年糞州應副一萬五千
 碩補助支遣尙闕一萬三千一十碩其為困乏之不言可見重以坊郭

鄉村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頽小廬舍傾摧資用散失生計蕭然
 若遇寇盜整葺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
 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一丈二尺
 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疋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且
 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每丁止
 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為重其烏程歸安長
 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
 寸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
 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
 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
 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欵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
 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
 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
 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十二丁遂安縣

東萊集上

丁錢

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八
 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九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
 九丁無產稅戶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
 計五百六十四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丁第
 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三千六百五十七丁
 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三百三十三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
 四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
 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二千一百一十八丁通計
 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八丁第五等有產
 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大率所納不過尺
 寸分釐升合秒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一百
 九十七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
 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

千六百七十五可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疴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
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司督責之最汗顏落筆蹙頞用刑笞篋縲繫
殆無虛日愁嘆之聲聞里相接強悍者窮寒無聊散為攘竊四方遂
指嚴州為多盜之區非獷俗獨鍾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
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
裏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既
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天闕不知其
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
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光
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邇皇帝陛下下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
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拊摩尙復便文自營不言
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徹旒宸臣恭親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
二日勅三省同奉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

黃表集三

三

稅之外尙循馬氏舊法派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
將逐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
郡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遺遠方捐賦子民本
州幸在關門之側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縣及
衡安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子吏不至門復有生
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
乞蠲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為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為滂澍無窮
之澤也臣誠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
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
非常賦陛下約已節用凡以為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大
第而舉今雖調度尙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
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
序宜自本州始况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遠敢援例惟願睿

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
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凜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施之施冒犯天
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一首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晏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
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
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
厲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
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
天下賀前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
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恢明聖道無
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詰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
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尙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
輕用之真責治效於是曹繇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

黃表集三

四

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為儒學賀夫不為俗學所汨者必
能求實學不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
所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縝妄意揣摩舛排
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眾不必誠
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屢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
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
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
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
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
過果皆不材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
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牽牽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
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兢兢
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
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踈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

緝照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臣仰惟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脩人紀凡倫情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既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畧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如何踐種之哉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爲贊美稱誦之詞既未嘗獻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尙疑者半難者半參合審訂然後至於無悔况天下大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榷胸中了然無惑然後敢

東萊集三

五夢選

以身任之雖死不懼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偷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爲他說自解而去獨遺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敢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惟願陛下精加攷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爲先以何事爲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採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羣策定成算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陛下留神取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羣臣不足以佐下風歟陛下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

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傲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陛下生知天縱隨卽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於今日者實由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總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習甚則私意小智又多不逃陛下之識察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奪於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陛下於聲色於游畋澹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效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厥今庸勢陸梁而國警未雪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法

東萊集三

六夢選

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極之時官寺充滿而始情苟且無庶績成熙之效降附布於郡縣而未免於疑沮帑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陛下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志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損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熟視沈浮取容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鄉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思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下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爲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如曰臣下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

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陛下至公無我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有過威斷力行何嘗有所牽制可否黜陟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供指顧傳命令何嘗假以事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事由中出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故人稍稍鄉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雋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為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祿矣狷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為比誠非所操然人之關局經終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思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憂將見之矣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虛心屈己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總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備

東萊集三

七

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誠意篤而遠邇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王之治不能加豪末於此矣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取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倣擾攘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吳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會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警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騫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誠以

為陳腐為迂闊範防既微無復畏惠何所不為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減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化成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廢削之乎臣竊謂今日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時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況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眾不忍欺誣禮遜與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維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正某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尋將秘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

東萊集三

八

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他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眾作相望誠宜采掇英華仰副聖意而其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作述之指龜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纂輯繆戾加以繕寫纒畢偶嬰末疾尚恐疎畧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宜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覆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某不勝惶懼俟罪之至

除直祕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四日承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祕閣又蒙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稱

討論之選龜勉承命冒昧奏篇疎畀差無所逃罪敢謂上恩隆厚寵數過宜蚤夜以思不遑寧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畧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況去取之間豈能允當方聖上責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箱厚賜至於萬直中祕實爲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祕閣恩命速賜寢罷干瀆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史官辭免劄子

恭惟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某除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伏念某頃者備數者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鉛槧之微勤昇之貤職以寵其歸綏獎覆護實無近比卧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識不替除目已頒既還舊職復隸史觀深惟厄殘小臣至愚極陋仍歲所蒙被者雖麤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疾戴大恩

東萊集三

九

而莫報願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注官觀庶悉微祿以養餘齒候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沈痼已爲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破飾俾之厠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寘於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零豈不欲與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啟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啟

點近臣之薦膺內愧疎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俯微躬而枕惕
 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夢之南州素號江淮之要地黃堂勝概傳王
 杜之風流赤壁威聲想曹劉之雄烈會啟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
 疏亭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目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拊凋瘵而
 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通濟之才豈無他人獨預
 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窘風霜於郵
 傳錐處囊而立見自愧無聞金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蹉
 跎窮途肆法官軫共理之良而從棄受舉賢之詔遽塵論奏偶成誤
 墨之蠅濫被選掄豈稱乘輅之鹿叨逾若此報效闕然此蓋伏遇某
 官名世真儒際天與學危歷羣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
 間重輕之勢出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界付於郡條必參稽於輿

夏萊集四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啟

誦于何惟鈍亦費陶錄某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
 三折肱之醫畏此簡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疎之質膺茲推擇
 之餘尤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凋殘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
 前聞具載成績衛文大布馬遂至於三千羊祐輕裘田爰開於八百
 克綏疲瘵於變富強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將絕怯者拘小
 文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并邑蕭條版圖湮墜豈特威權之素
 奪正唯勞來之不一匪求循吏之能孰遣平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惟
 魯降命奇窮才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問羊問馬既乏於
 政聲學箕學裘又類於世業敢居邇列誤玷薦書嚴虎落以并城任
 當禦侮佩魚符而臨眾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已凌兢拜命屣
 勉效官靖言忝冒之由實出忻豫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
 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葑下體之畧恕不求全凡宜化

以承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屏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
 封部形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勳仁漸義摩敢望袴襦之詠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啟

仰天子之門牆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
 丹誠寓之細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
 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為善類之宗盟扶日穀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
 入則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焜煌麟閣
 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車之聘召
 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於龜策璽書狎至陪都載
 縮於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
 鉞以撫師總江淮而分陝落瓊裘之危膽沸鶻弁之歡謠旗幟精明
 鼓角譟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天地重開胡不圖於建武冠鈞
 衝於廊廟下膏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踴躍孤
 蹤每原念於衰宗常屢投於化洽志勤事左心親地疎誤分邊壘之

東萊集四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啟

憂幸効轅門之役雖迹遙履烏莫伸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鐘
 鳴之應

攻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誅日以涖官敢寓書而
 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為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
 為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豹旁穆萬屯之聚載芟
 載柞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昇拊循
 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
 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遠書之馳驚紛疆事之釋駭顧
 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渥以來斯爰
 攷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
 之偶同願今昔風流之非匹退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某
 官經緯皇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坯冶無心俾小大
 而為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理之良何此屏庸亦容忝冒某敢不

綱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飛雁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
益務慰安庶幾一得之恩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答教官啟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周功盼銅虎以分符洊膺因任方愧馳書之緩
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關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
泮水之游自幸哀蹤獲聯王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然移風
俎豆之間冀資郡政風馳載厲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宣庶導迎於
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啟

列戟相望夙託門關之舊旌麾歸覲復承矩矱之新接武有期拊躬
載抃恭惟某官德隆門表識貫邦儀隕陰陽消長之原極文武弛張
之用河山帶礪駉旄傳百世之盟彝鼎蒸嘗膺脈襲五王之慶尙矣
典刑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邦維屏擇久
挾於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於郎位越從開燕申命拊循循經律以

東萊集四

王夢選

參稽權恩威而並用晉公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
之日某昔勤展對今幸規隨瞻遐躅以益高策羸軀而自愧受雄劇
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厚綬緝之餘則知免矣氣和青律日靖黃
堂願慈護於節宣用寧承於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啟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荷韓子之門尙虞麾斥敢陳尺牘俗布寸誠
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忠於日月際浩氣於堪輿早抗
危言力扶正論帝臣蹇蹇豈容藜藿之干王道平忍使荆榛之塞
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遠鼎鬯之承堯首弓旌而聘尹屹中流之砥柱
坐閱頽波澹欲曉之長庚獨高眾宿浸□□□□□□□□□□□□
淮陽□乎輿論見賈□□□□□□東宸衷共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
之拜某素思慕用茲幸瞻依秣馬膏車已避風於牆屏墨筆操牘先
展敬於緘縢

謝單諫議舉自代啟

伏惟照牒舉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勤焜燿奏函乃
有再出門關之幸洊膺曉獎采切兢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

求而得者始號知已無實而當者亦爲欺人雅道浸壞公論益奪材
無定品以造請之疎數爲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爲輕重舉
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開者英力回弊習圖倚良於公
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寒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遐遠之地偶無營
禱之嫌表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論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躬亦
不容於輕受既辱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恩之辰如某者質本
顛愚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文何名
該洽乃如恬退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乏臨政涖官之考然參稽歲
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賁飾於需章悉控陳於前牘□□圍棘已傷
鑿我之明敢料規補重致品題之誤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
某官道峻儒宗望隆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謀猷
首冠七人之列旁求羣彥眾先三日之瞻會是屏庸乃叨甄拔某敢
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常深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
之語不爲空言庶他年進拜之間少無愧色

東萊集四

四夢選

謝陳尙書舉自代啟

伏惟照牒舉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傳朝路乃收固
陋之尤共疑鑿我之明尙有辜釐之誤竊以畧函封牘削之誠而求
士款脫之外置門掃階趨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于今殆
絕矧列顧問論思之地而統俊髦者艾之盟前席後車皆一時之盛
選東阡西陌多昔歲之雅游曷此需章逮于賤迹論舊則未嘗識面
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之必有謂矣如某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
繞斷簡以自封躬崇墉而坐隔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牆鳴珂法從
之辰豈忘投費始則以屏幃自薄終則以此賤自嫌閱日月於丘樊
迄參辰於屏著縱不獲謹斯焉取知曾謂未承譽歎之音屢借齒牙
之論重濡薦墨俯慨枯蔗燕馬非生聊示愛奇之意晉貂難續更懷
代匱之慚佩寵旣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清議推轂羣儒

遜于稷遜于夔蓋虞朝之盛不如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
揣量若為稱塞某謹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探典
墳之曠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咎曲成之賜

答詹秀才啟

東書以出將遂遠游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嗒然之几與觀賁若
之文伏惟茂才韜積既豐材華方茂江山草木共助發於英辭門戶
詩書俾盡聞於情話顧慙掃軌虛辱敬關北海尊空誤墜禰生之刺
西江水遠徒懷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啟

弭棹款扉已起楚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荷意則勤俯躬
以作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韜深探詞源琴書備歷於四方樽俎久
陪於諸彥有如屏陋亦未棄捐許其氣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
拙守虛辱好音扣劇孟之門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啟

東萊集四

二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統紀揣已初無
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榮不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
路若時開入仕之門眾俊朋來悉髦輻集畧於始進罔拘流品之濁
清政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上無甚重甚輕之弊而下無必貴
必賤之人氣俗敦龐風聲醇厚高弗以此自滿卑弗以此自慙道喪
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操牘閱視承明之廬躡蹻擔簦平步高門之地
一升俊造之列即為騰耀之階指日而須若償所負雖懷經濟之蘊
墮在兀散之流抗顏議事為病狂刺口論文為犯分仰望雲漢邈無
津涯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已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勢既激
怨隙之萌遂形間生英豪大振顏龐鄧攸在晉不去王官而舉孝廉
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試夫豈厭清華之選又非避博雅之名
察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欲安常業於奉詔之際抑澆風於奔競之餘
示以不爭固將自反惟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屈宋
比肩淵騫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闔之微權柳崇儀素號儒

宗晚紆武弁韓黃門奮由世祿嘗主文闈俾於陟降之間莫見厚薄
之迹凡名為士當識此心如某者章句謾聞笈裘衰緒信書帶固幾
類魯人之臯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妄晡晚軌輒造詞場千里驅
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以推魯僻陋之資加廢
忘扞格之久應敵類夏侯之疏畧序事多馬遷之繁蕪敢夢寐於未
行矧覬覦於疊中顧淺繆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奇傑必出於斯亦
以疎矣論科目之難尙至鄙賤而益明獨慙驚蹇之蹤上致權衡之
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化源為樹為桑坐致羣材之用采
葑采菲每思下體之遺芳及屏愚亦容忝冒其謹當服膺古訓尙志
前脩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啟

里開埋沈久安分守膠庠清遠驟被詔除夫何迷遠之蹤猶在選掄
之數竊以合丞髦於萬寓課以度程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
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

東萊集四

六

弗玩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寒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
稟顛蒙志尙疏闊定交鉛葉不知歲月之多借助章弦未覺悔尤之
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謏故不足俎豆英游惟識耗故不足權
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疎干命義而徵求匪惟失已飾
庸虛而銜齟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
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概視戚疎曲加誘
掖異教導之任使預懷蕪廢之慙寬奔走之期使尙有討論之暇進
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某官翼
宣天粹弼亮皇猷深惟封殖於丕基嚆若招徠於羣獻荆金梁鐵貫
九牧以並登粵錫燕函列百工而成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逮
於屏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靈簡倘輸毫髮之勞一世
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嚴州啟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於半水幸陪屬吏之餘揆日

傲表指期斂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舉選昔均遠近關次之差流冗
今極弊云甚矣議者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
既無退絀之嫌賦以餼牽復免滯淹之歎矧府帑之庇曲容鉛槧
之寒如某者受性顯愚降材惟鈍晚茲早非夙屏迹於丘樊朝蓋暮
鹽偶得官於庠序前顧瓜期之遠方私家食之安清庶矣於中都古
聞曹於近甸魏舒襍被固竊自量孫寶請隣夫何不滿意待賸憐之
素預寬曠敗之憂恭惟某官德峻儒宗望隆民表溫恭有恪歷夷險
以不逾惻惻無華冠蕃宣而獨最每獎成於後輩荷長育之深誠敢
意屏庸亦供指顧某趨承惟邁聞懼倍增貢彝禮於緘騰願懇拙誦
遡餘光於榮戟采切戰兢

通嚴州鄭教授啟

宦牒推移闕然觀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傳先效門闈
之敬竊以管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
尊曩嘯詠每多離合之嗟八案鞭笞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

東萊集

論之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弁厥惟至願恭惟某官閔材英發
與學精微心迫游夏之淵源筆拔荆雲之黼黻詞林藝圃擷百氏之
菁華雋軌英躔冠諸儒之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召聘之未驅
尙均茵之少遂某甫茲捧檄行即升階渴聞教載之餘滌去頽蒙之
蔽坐糜廩稍預懷駢拇枝指之慙日接官曹將丐補劇息黠之賜

通張嚴州啟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歡動不勝朝夕之思一世瞻觀獨任
春秋之責敬陳悃悃上徹崇嚴恭惟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
開濟尙期素定於胸中牧養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
無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孚而奮於
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譏評交興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
願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咸推矜切惟魏國既行而復尼惟衡山有
韞而莫施今茲一來任是二責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咸休
必將尊其所聞奠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洙泗之格言視民如傷素潤

漚之遺訓使羣議茂毫髮之隙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鄉風於
焉效役寫拙誠於簡牘敢為駢儷之虛辭委陋質於斧斤尙賴琢磨
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啟

奏簿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非據之慙不勝
是懼竊惟藝祖於寓縣汎掃之始大韞羣書太宗於疆陲警候之時
肇新三館王猷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艱驚熊羆於郊野曷其有暇
儼鴻鳩於園林仰窺閣模厥見深指蓋豐功茂烈非不足以耀威靈
碩畫老謀非不足以供指顧至於崇建治本翼扶化基將為深長久
大之規必訪希聞寂寥之地乃輒填籍乃賓賤良洗光濯駢於陳腐
已蠹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輕之後若徒盛觀第可飾於太平必
有沈幾乃見尊於英主其用則晦其理則微跳盪馳驅爭効於可知
之際宴談詠謔潛扶於不見之中閒劇兩塗弛張一柄於今之制此
意尙存一人厲精綜覈於朝百吏竭蹶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異常

東萊集

儼厚廩廣居終日不離於筆墨雅游勝踐經年未識於符移匪欲養
高而忘致實督之迫者課每易塞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
充盛選如某者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
壯齒又埋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誤見收於坏治辱為役於
樞門謫薄內慙疏愚外見置杯易涸當思溶治之新覆塊已枯盡容
難培之舊忱然自悟揚若反求甫及終更力祈歸養丐餘閒於定省
得畢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掠莫遂思枯才竭不能舒藻而為國華
識既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次斥責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
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懼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
差擇之誤自此將輕雖佩鴻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平施
義篤曲成巢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悉由封殖之勤雖如
冥頑亦被光景某敢不藏修暇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庶發難開之
蔽斷編展對少償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啟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其賜則墜於禮
爲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
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靖言其始豈專爲恩某人入紆淵謀仰奉
大對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型亦近年之未有
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廡無勞衡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者
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爲汪尙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啟

獻訥論思每竊憂於累國番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實然書殿之華
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伏念某學樸材疎齒衰志落曩
召從於蜀道亟冠冒於禁途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
眾正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於餘年會
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
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踪猶在保全之數凡
所見州閭之纖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須臾用爲報塞

東萊集四

九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啟

獨豆邊之薦聿脩宗事之嚴躬井日之勞尙賴素風之舊既合龜而
協吉將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答潘氏定婚啟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聞嘉命其敢
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尙
有加可使効儲田之役進脩或怠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啟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惟二姓之歡
非繇一日之雅某人少儀未習迨此冠婚伏承某人婦禮既閑稱於
保傳奉箕帚而來助義亦篤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悼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肄習
未闕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自既奉導言之固敢稽報聘之修

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萊公而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合二
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
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
自矣夫婦倡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啟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
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合姪女素風不改諒
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尙斷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東萊集四

十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爲飾治之具下非借爲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紙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陋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爲已不爲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

東萊集五

策問

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爲綱何者爲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眞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蓋的言其亂眞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蓋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謬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况楊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尙奇而不求其安辯尙勝而不求其是論尙新而不求其常辭尙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拯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

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秦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偃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滯於庫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長矣聞天下之事眾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獻告自源祖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做以怠荒召公論格達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

東萊集五

策問

顧典而急蕭牆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士策驚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庭公卿翫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脾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鈇鉞鈍養難護疽痲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舉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概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舉諸侯匈奴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攬其疏或汎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

尙得爲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將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躑足而觀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蕃維而相之復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遂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闡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縲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傅說且胥靡而春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派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於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讓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

東萊集五

三

如祭祀基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權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愈終也故及其聽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攻之於史元宗逾其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爲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爲而疑王仙童之劫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爲而許閭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壺駭駭乎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効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

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王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眾論隱匿壅闕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宜達不啻疹之待砭磨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爲預之哉誼雖氣傲辭憤闕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儆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許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許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至

東萊集五

四

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術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茅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窺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天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用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侍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庖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啟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畧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曆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諫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扁鑄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

迴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未流汎濫雖崇尙存亦非搵
士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
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就業祇懼
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諛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
學不足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
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議
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不自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
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已者
亦可以是以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於朝議於堂
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觀矣崇徒見所
謂庸儒者拘擥固滯遂概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
制六合下至眾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幸天下之所貴而集有
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敘於天而儒者

東萊集五

五

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弁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混萬目
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傲唇腐本爲誰計
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
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
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尙論前世龍與崇
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思不敢復
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
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
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卽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
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
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覲縷千百
疏而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既已
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尙未能半前代之效讐既未復版圖未歸風
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爲漢唐憂者亦十

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尙有可思者耶漢高齊威
之事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
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卽墨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衝決人
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尙有
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
州之廣萬官億醜之眾博摭遠馭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
示者未及徧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耄詆譁未已而
惶惑繼之敵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覲繼之向若淳固
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
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尙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
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據其會則出治者
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
間燕召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東萊集五

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怒蓄堤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為命距海餘百里遺亡剽俠之所曹惡歲輒隄肝洲叙脾睨郭郭微警者不敢弛柝故閉脩之政在是郡為首務蓋所以遠災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之水幾不為郡元章簡公終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闔虛深入肉薄欲登時則有戶椽滕君膺帥厲吏士圍以方畧寇不為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墮徑絕無禁書氣來格民謗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廢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願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敗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啟塞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已者耶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

東萊集六

為此益其食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葦葦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眾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郊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日鎮寧日興善日豐泰日栢蒼脩舊者五日崇和日靖越日朝天日順政日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彙日積工凡九千九百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聞民願即工者厚醴之不欲勿疆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銀斷鑊聖之工界儼直如其素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石屨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察理之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雷並作觀堞掘興而近郊之阡初未嘗釋墮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

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諉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絕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為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輝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嘗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為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矚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歎昔之君子端端焉惟此之畏子向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

東萊集六

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購則墜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扶助以啟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為子之所為其何所憚亦何所護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因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厓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於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贊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已復緝而新之雜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

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
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淫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
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將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已之
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命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
之軍已而平賊此收長安獨戾軍是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
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
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蓋蓋乎其不厭所
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
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尙可覆
也既貶忠州閩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策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
罪引慝於幽間隱約之中其志愈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
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諱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
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粗列於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
聞以質其中否焉

東萊集六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潮大上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參治
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衛兩縣間百餘里及是
半圯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聞獨桑子河以南遙如皇境繚許
氏莊後皆文正規畧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汐暴興田廬冒沒版籍日
耗詔以該今魏侯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撫可冀爲懼慨然閱民病
之不可宿凡士功之政令與其具脩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
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崇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
工一十有七萬郡人擁府門謹賀又走書新記侯弗能禦昔史起引
漳水以溉鄴追咎西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都
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二者之論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
陸川浸之勢屢遷顯守陳迹者既不足與合慶至於因時建置難由
已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政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父子
逮見前輩習於羣公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

樂爲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素人之長利以終文正公之
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爲政者將於此乎攷侯名欽
緒歷陽人役役者海陵尉朱棣督護者知如皇縣耿漢知海陵縣穆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熹行賦
破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
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劾於南唐
其事至僻濶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
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
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願不
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
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灑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
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

東萊集六

白鹿洞書院記

之既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山林即開墾以講
授大師多至數千百人嵩陽嶽麓雒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
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察
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
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
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
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攷熙寧初明
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攷察實與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之
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
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
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職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闡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
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淳固懇實之
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

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攷方志紀人物亦
有土者所當謹若李禧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
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
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脩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蓋東漢嚴先生遜世不
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地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
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
十人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載蓋亦猶言
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
記瀨之傍曰雲源乃唐時人方處士故廬范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
江訪其舊蹟以其象真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脩食於右坐
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
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類地若

東萊集六

是可乎願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某病
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
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
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役
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臆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
廷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二聘而至車駕即日幸
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
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挽之觀與侯霸
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憐憫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士
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賓友者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
起者堅節正操見危受命頂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
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故必類本誓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
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
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折其流而尋其源則建

武之高節孰可譬耶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傲特上無建用皇極之
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
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退耶今公作牧復大葺祠
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折滄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
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
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縹山
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
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鄰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戴衍字序

已丑之夏子將有餘不之役舟既戒謀休櫓息纜之地篙師舉手東
其指曰道雙溪三十里靈洞在焉盍趣權以通午暑子款其名久適
與心會戚友尊稱斷共載者八九人舟尾炊未熟已就岸相與展幟
燧闇目隨步改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竣事念勝遊之不可虛

東萊集六

也屬昭武李仲南大疏偕來者里繫次其齒識壁間吾友戴衍景杜
班在八仲南倚筆請曰瞻古鄉賢著名字以示不忘固多前比然那
公言論風旨猶相接若兼氏而書東行西行者或援避賢那以病靈
洞壁則何如戴子墨然謁子更其字子當讀易矣需之既濟曰需于
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
沙際際沙望水其險浸已遠矣履探掉而並驚瀾雖縱使疾驅且
不敢至於積平如砥萬譽一馳獨能視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
豈徒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
廣衍綽有餘地者也易象既言衍而踵以在意者將所居以占所
養歟在南曰橋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之鄉而
強以衍自許購諾之哉觀示開眼嗜利逞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衍蓋
辱其名矣洗此名之辱者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
毋躁毋迫毋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是名於席筆是名於牘俯
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遠甚故子不敢置孔

子而言定

洪無競字序

武川佛廟領於祠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子松楸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士相與爲曹依僧坊以專肄習明招林麓闕遂樓研席其間者視旁寺爲多雞一鳴弦誦之聲與鐘梵交於戶庭日旰休軼岸巾曳屣相追於松陰子時往參焉問以後進之秀或枚數以對屈其指未三四而得洪衰然名子固私竊識之它日童奴持謁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視之乃疇昔松陰所談者也子亟迎之門與俯醺醉悖悖靖雖中朝故家名子弟生長禮法中未嘗足涉外間者猶不能過焉出其文甚澤而暢充其科者也既數面稍狹予試問之學洪子慨然有志浸喜從予游語次顧視几上前日刺猶未復因舉以諭洪子曰子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盍歸而謁諸親無何洪子復於子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請子歎曰羣童相呼而趨果餌攫擊者既屬厭而袖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競

東萊集六

七步

者固已居其右矣束髮而冠其競愈大險指聲利之標而輩逐之退縮不競者閭巷至相傳以爲諱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諱者爲子名意者患苦羣競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尙有一途平寬廣博游之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競子往而求之孰禦焉敬以求仲副子名并序其語以問發朝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與俱來

李仲甫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餞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闡明晦膠轕降升一覽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堊壘沈鼎頽跌仆碣布獲於莽蒼之濱餘款鑿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甫父諱肆論述之餘采擷稟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虛欲然具見於細帙之上愈遠愈

簡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雕斲大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縻雖日備而渾灑之氣貫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倬者高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舉羣絕藝號爲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爲未於其萃衆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子嘗有幽憂之病胸次徂徠往從仲甫父引卷徐展鼎窺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嘗之也其他如正曆紀定世繫判疆域之誤矧官制之舛存容典之舊禮凡將之缺尙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圍而滯也仲甫父則既知之矣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層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

東萊集六

八步

百氏頗爲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於五代分爲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
泝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棍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溼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方漸適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冀默有所虧是過不及祭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日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怨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副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怨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陳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尙其通亦尙其塞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冰，衾如鐵佩，所聞稱暨，盡見汲公無愧色。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鬢憂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江淮。草木知名，一作

類

辭

潘自厚字辭

栝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圓象也。後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跡名攷義，莫協身甫申之以辭。埃講冠禮而用焉。其辭曰：

令月吉辰，秩筮蠲尊，乃加爾服。諗厥本根，繫人生厚。百世一原，遷厚居薄。夸毗嚚昏，孰聖爾衢。孰鍵爾門，反身而誠。爾本爾存，相彼狐貉。大擊聿溫，適服遯遺。義用不敦，相彼蠶薨。大饗聿殮，厚於小體。弟

東萊集六

九夢遺慶

躋昆厚於大體，堯牆舜殿，藩眾萬錯。陳旁薄昆侖，何物非體。不合而渾身斯釋，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諼。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盛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閣下敗楮瘴墨奕奕頓有生
氣今楊侯自放林壑間其眎韋閻州老身廊廟未知孰得孰失而同
帖四君皆發聞於時嗣德有繼異時一笑相遇細數盛山詩軸中人
必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纂浸舛矣其本真學者
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
朱熹元晦所訂警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
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
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鄭山樓錫景山方職教
東陽乃取刊諸學官

東萊集七

書薛畏翁訓飭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靖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風旨典刑肅然尚
見於筆墨間以仰其敬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歎美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德君子也趙侯
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
蹈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為為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士大夫
間稍稍傳誦侯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
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著
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者雖博至於忠愛惇篤之意隱然行於政
事文學之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見也
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則凜
凜乎真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
計哉抑將泝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代宰臣虞九文恭書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浹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諸位謹曰天
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噫是烏足究其極維子九年于茲夙
寢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凡奔走先後以就子事惟時公卿大夫而
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辰於大寧於是數用治道不進謙論一
二大臣已乃親御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九文若曰士俗
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為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云耳臣
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際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章畫明示
風曉在庭俾諭上旨而恬於積習節趨不立以仰煩雲章奎畫明示
大訓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為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服行少
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
者如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為輔莫不欲整天綱正官邪以
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禍辱隨之者寔惟悠悠之談樂寬弛而羞法
制使當時國論靡有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

東萊集一

達權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切於數君子之見倚奪者故司馬光

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
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
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也光
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皇帝王之事惟所欲用顧
於是眷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遺言一旦燦然震發於昭回之間
非聖哲獨觀有以見天下之動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
無復一君足望救時之做亦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理於時其曰參
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至所謂大定其本師五帝而式
三王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編熙在今日所當講
明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所甚懼也惟
陛下選建其人必極於三五之隆而後稅駕誠不勝老臣倦倦之義
敢以宸翰縷之樂石昭垂訓戒於萬斯年為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
附見下方云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袁揚風節隱然在兩學間子辱為僚相與講肄蓋日有得焉憂思索居舊業湮廢袁子官旁郡憫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子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撮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繙中秘外邸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繙中秘外邸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為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覽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少年玩釋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

東萊集七

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

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輩源委以專殖經世久大之業善類皆屬心焉非獨以一時與秦丞相同異為諒也身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因讀伯祖外祖詩卷輒附見於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者齊汪謝饒皆出崇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紫微伯祖與青溪同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詩勉戒其子篤至嚴正真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頌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貳王公深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幾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榮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賓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事皆如節度兼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閱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願獨瞻瞻於伯強日吾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經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辛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幾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園游池籩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獨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瞻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峻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丕彝以增光聖緒粵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王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祕閣細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羣臣既又脩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曜參賈圖書鴻

東萊集七

大閱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戒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尊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稟人所得私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日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麥講學以明年三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子病不能也諸友乃取讀詩記小雅五篇共書以餽其行常棣之卒章曰是究是圖直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時方聞張荆州之計三復和平之句為之恻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荆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荆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憐憫且有絕江款郡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遷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敘也侍講於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經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堯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談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管管瑣碎僅能言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備臨川訪舊友多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益父表父輩

東萊集七

五

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葦葦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隘陋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疎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感然久之某再拜職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丈以學問識度爲舍人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博節夫復與某爲同年進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爲詳病廢三年不復知戶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丈尺牘墨本見遺反復展玩不能去手願諸弟曰吾家其猶庶幾乎今日眞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厲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

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衆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攷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

東萊集七

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七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北面麗臣鴻漸
 侯臬侯夔侯且侯夷前拔後承皆原於一降秦迄唐中開幾息既極
 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余而同厥初事親
 自誠而孝基德寢門參鸞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一心本始
 未終昔在建炎爲國馳騫賊內訂將震天路乃義其旗馳囊走羽
 燭彼妖焰萬河並注掃除黃道手扶日取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
 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附外征我兩我露我雷我霆燦起養屯
 隨指而平區脫之首龜蠹之渠威名所加失戈墮車既其無爲里忻
 戶愉羣獻具來翼帝之圖孰視其成放迹江湖已賈不賤已豐不約
 零陵之居韋布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
 飲江奪公閒燕巨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登我元臣爾哀爾誠

東萊集八

坏冷載新曠目語難熊羆虎聞公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
 垂髮聞公之升連手嬉遊北邊有與禡牙祭靈志之所期欲無遐微
 擊輿地圖還之清廟炯炯丹衷日月所照帝開公勞佚以殊廷欲騎
 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頃以屏陋遠成邊城敵情回
 測民力弗勝條利害病狂言屢與朝扣暮應是獎是稱壽恩權惠丘
 山猶輕几几赤烏庶幾快觀未目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旆南
 去隻雞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且與暮一氣闔關新新故故歎
 友造物目此下土我獨何爲淚落彫組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邈邱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龜鼎之助者命厚而身未
 必清判兩塗而分鶩猶參商與涓涓昔香山之退傳遺簪組而沈冥
 澹酬風而醉月陶至樂於林垞蹇降命之多奇屢哭勝於頽齡若汾
 陽之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縹緲而掃迹紛角羈而忘名極一紀之
 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

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內外而俱享遯紫囊而却蒲輪
 頽然天放者既專物外之樂道板輿而奉鳩杖驪然色養者又擅區
 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戚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
 全曠千載其難弁乘至全而反真夫何憾於泉扃然而隊一世之師
 表奪四朝之典型酒洎泗之淵源絕風變之統盟朋繫人與墨客胥
 實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屏陋夙受室於門庭輩子姪以拊育迨衰髮
 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繩傳壺觴而往醉淚隨河之東
 傾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 或云非太史作

惟公高風懿躅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讒逐以卒於死
 下至行路爲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興名相一瘦而已有來
 假守敢言尙德南望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敬告歸心典刑
 有如卮酒

祭潘子臯文

東萊集八

嗚呼名場利區爲標勢的雅奔毫馳百年一日仁宅義路道源性淵
 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途遠以病告意長
 數短獲歉殖豐寸心炯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
 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愉里門相望伯仲
 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禱然弦歌之鏘然子游其聞兮呻吟挾策而纍然買區
 之驚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嗒然貌甚癯兮志則
 堅力既憊兮道方遄出門軸折兮淪書具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
 柰回薄兮紛糾纏天壽不貳兮又奚怨狷朋游兮昔蟬聯交一臂兮
 失九泉踞傳觴兮江之壩暮山合兮橫蒼煙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藝圃羣植並區天壽豐瘁一木萬殊以子之年方也方專
 岷山導江通觀厥初病不復與歎驚吾徒游從之義具此俎壺

祭潘朝敬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於堂笑言歡吟時公謝客瓊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玉問亟勞厚禮其備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潛然亟走與臺濟德幽光孰發氣運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澹兮寒灰萬籟千箱振窮恤災棄而如遺况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柴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闔自今其開

祭丙祭酒文

嗚呼未相掛壁未試留畬飢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逵赴車相及匪戚匪姻越肥瘠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裁戶培彼拳拳者果何為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維之至此不畔矧維其等事公澤宮臨風一勤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酬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問里巾褐藹然朋舊胥會歷數坐閱獨子不至

東萊集入

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即學如故作氣時不待人將獨已稅烹難炊黍寓哀一醉匪惟子哀尚儆同志

祭于悅道文

嗚呼自子束書從子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途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折股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嗚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子固疑其色不舒亦以為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觀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養生恒化咎在私己苟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子疾方論此理今臨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硯几拖觴一缺有淚如水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鶴立紛如舟行一作袂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鈔乃誦以窮朝脯瞻隔筆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問巷歡譽別去未幾沈痼不蘇時我遺爵午陰庭梧釣瀨之風蕭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吁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輩流號為端靖見我於嚴厥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幸於天乃中絕命遺此一厄千載之贖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捐付之歲晏干雲參天子於

東萊集入

其間獨不永年堂襲墓縹緲道阻且遭醉以見情齋規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祗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疾相乘涉春夏秋冬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愛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窗餽奠之情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絕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書推諸邢內外交典難難嗚嗚人之可願於子而弁荷左提而右挈紛紛前導而後承實霜雹於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唱子感於傷弓駭弦音於鷓鴣陶近憂其未慈集遐感而相仍理鏡湖之桂楫踐前諸於歲更訪舊聞於故老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仲氏同此哀於折肱

祭江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畝萬之肅齊公取

數其獨贏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澗灑之清明其任重則軌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子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羣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墮而徧歷躋堂與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粹更待從於兩朝稟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爲緩動據憲章則或以爲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其起而龔仲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想智兼僚案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拊經遠不求歲月之效惻惻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迄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眾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尙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嫻或攻以一身存法獨殿其衝典刑不墜繁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

東萊集八

五

獲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草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爲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闢譚耆耄而上想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願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專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眞實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俟矣某佩鞶趨隅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諫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醺瀾聲欬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軌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炯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媮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醞羞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欽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移養鏤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

是荷猶未知其爲獨異也自我不見於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方喜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壻於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耶宵災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熾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真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東萊集八

六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恆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豪髮不差斯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轍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老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韜積滄蓄固未有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伸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

有所棄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
 之用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迂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
 大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
 生之臥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
 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為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
 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末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
 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
 及其後人培植潤祇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修
 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颯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
 哀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視也既半歲矣
 而所言者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
 之存昔問雖濶疎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為
 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
 考也嗚呼哀哉

東萊集八

七

祭張荆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
 之間面講書詩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
 舉領學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夷然
 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
 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
 傾倒肺腑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
 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
 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
 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
 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胸懷坦然而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
 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
 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
 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

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
 右彌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
 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
 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誠所歸永矢靡定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
 博未嘗如世俗學一龜生之言暖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
 以在駁為勤情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
 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乎不敏豈復能文直寫胸
 中之誠以告公而已

祝文

立郡陽府君後告廟文一首代命部作

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郡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
 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為後練日之吉祇見於廟敢告
 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惟我叔父莫祀乏主于今十年是用欽承遺
 意肅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為後練日

東萊集八

八

祇見敢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八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妣蔣氏贈清源郡太君母氏贈雲安郡太君查氏贈榮陽郡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妣周氏贈吳興郡太君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妣曾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祖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士大夫間

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辨而者學益力兼晝夜不息斬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

東萊集九

王荆公安石以新義惑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為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核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凡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鑄說公盍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為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久之建安黃公齊為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婁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咸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疏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卻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臥不應改徵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公同年進士也為上言公直諫孝友嘗

今無輩於是復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某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

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益弱敵氣

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強勉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

已袖手竊嘆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八九至於建炎則陛

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言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

今日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某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

東萊集九

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盛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為純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殆饗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元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隆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太后蚤儼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為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家婦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悖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一有疑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冊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御其圖勿內臺臣

緣公幼守奪其州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編訪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日行宮所至日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眾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氏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

東萊集九

三

採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財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爲定制開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栗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爲文書付曹曰卽有譴諸君蓋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開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悍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婺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鑪炭下其式庸理非若胡桃餉餉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鴉鴉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願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從容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文

色耶殿地陞仰給鄰壤歲情發粟以贖之舟楫卒徒費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爲常嚴人輒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紆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發而輸嚴者言於朝復其故徒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參械之獄俊怒訴於上詔爲罷彥參公言彥參不畏強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徭公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戚之家科敷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况將相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自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掇擻神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澆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驪事對公力言防

東萊集九

四

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爲知已排權擄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爲其爲上所敬如此眷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讒之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卽大用復曰台州陳棗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纒下除徽猷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栢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居修以職事對上曰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温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問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爲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嗽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

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怒前好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温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諱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讎以立威嶺海間纍繫無虛郡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微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塘塢公沒之年秦丞相薨太上皇親攬萬幾甄闕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謾且詔子一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闕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稽參雋艾鈞索聖蘊摧新學談滌邪遁之辭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

東萊集九

五

選

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猶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鬚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尙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罷配享休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員國論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播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持之堅既不得逞則陰挾故習候伺間隙識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益公時贊奉嘗引儀公熙寧初闕近臣坐講之請以定論且謂自是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送賓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益曰文禮盡發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義諭者講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不爲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

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於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爲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先時名公卿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辟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于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也公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卷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公奉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蚤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視任弟居厚以官逮公亡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領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辨行在諸司糧料院仲統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亢次適將仕郎傅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

東萊集九

六

選

玉山縣丞孫璉次適右承奉郎朱粵孫男五人曰椿楸栴植棠孫女一人尙幼公位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陰謹撰次爵里族系壽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峻立言君子謹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九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代父會節作

潘氏望榮陽別居金華者為大族孺人幼明悟其在傳繼維組紉敏而藝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湯君偉協乃女焉既煥湯氏釐身治家皆應儀矩姑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寒煥素甘羸躬饘爨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虞待俞夫人至忘其疾於內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歡心族黨以病告者脫珥弛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者孺人開其夫以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至孺人立屏間耳其語或肄經訂史欣然供具甚設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慶賜有加湯君以子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實借被命書集享成福鄉先生之

東萊集十

一 墓誌銘

評賢母者孺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是承務君沒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人長即烈今為左從政郎新差充建寧府府學教授次日照業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績餘未行孫男一人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附於赤松東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諱銘予與其子游舊矣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曠僚委祉於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飭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衢以姓著君故衢徙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衢之江山大父達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辰宜和間材進士襲上禮部留落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井臼勞事綱理勤甚細大成有節法資簡樸與人語傾盡無留藏女弟以養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禔失父君使借其子學程督提掖

嫗族莫能名厚薄其將歿也諸子前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它屬君諱公亮字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任女五長適進士邢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於智者山之右先葬大年述君之實來諱銘子雖未嘗與君際然大方大年俱從子諱晝且聯里閉是宜銘銘曰陽宇陰窳誕惟民霧縹嚴厥終銘以昭之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宣和中盜發葑源旁郡姦俠諱明趨和賊勢恣張大吏或叛官守亡城社羞行印鼓聞里以氣自許者望旗鼓迎自屈隕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孺者奉其父匿山中猝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卻賊刃刃相顧曰是乃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遂巡引去父子迄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會祖某祖某父某君少者學游場屋輒不耦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罷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資用饒衍僑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傳家政屬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也娶潘氏男四長現次柵次璵次鼓璵先君卒柵鼓出繼女二長適秉義郎邵績次適進士周紹探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景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現奉公喪葬於某山某原重開來諱銘重開嘗從子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凡屬禮夷教悉屏棄勿用其不悅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東萊集十

一 墓誌銘

寇方興時大棘字號歸祇子職瑑之堅竄之密維旌君詔無極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於葵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蹟屬某銘某雖侍公晚一見意挾屈年輩盡個款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景憲在歲癸未實借以進士拜敢於庭視公蓋丈人行也敢他諉遂次其

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處之松陽人曾祖幹以耄老望其里祖珂以謹力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官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述農畝拔科級校中秘書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丘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童子時祓除遊嬉委已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日博京師失守有謀虜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虜且至眾駭警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未見虜逆自斃與自經溝瀆伍耳既虜入兩齋亡所得舍去事定眾皆以識度歸公公事復州孝盡夜卒厲斬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郊祀任子復州冀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彊也後子景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數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慨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寧吾志耶平居不御簪裳不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斂公始自松陽改築臨江臨江葵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蓋三徙焉紹興丙辰

東萊集十

三

歲大侵麥米斗千錢公既發廩不足則橐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一以貸之秋稔民勸趨償惟恐後公閱民償之不易也厥初貸復絀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挈孀栖其危水怒張屋廩廩欲仆眾方左右視迫慌亡計踰望波濤間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公顧同避者尙數十人歎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舟人姑寘已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脫公耳餘子何爲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眾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際先人後己如此甲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競持破禮敗絮來質主怒者以白公公曰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糶羅比閭不復知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給者娶田恃陂塘爲命天不雨尺競寸攘鬪鬪斃路者相望公有塘曰葉亞慨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爲禁斥塘下田以廣播蓄或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鄰安則吾安矣別墅占藜之西湖旁兩塘廢不

治公發錢數十萬新之人賴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通弛私責恩鯨寡速因疾旁及棺槨殮藥橋梁井泉之屬給予除治亡所斯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吏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與其後爲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繇公之助也願嘗者浮屠老子說願留意塔廟土木事濶河以東爲二氏徒者多借其聲以行暮年覺其尤謬妄者稍謝絕之而鄉儒者浸篤游士亡資者月餽之使就業焉公隆於教子訓導嚴飭賓禮善士相與浸灌確磨故多鄉方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挾寵微驕媚公一旦資遣之人咨其斷歲時賦租必差擇精好者先原輸之官惟敬尤樂佐公上之急慮亮瞰江公以錢千萬奉軍費詔增秩加賜五品服而公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於葵之金華縣慶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

東萊集一

四

氏贈安人左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樞之女子男六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重脩敕令所刪脩官兼權尙書刑部郎官次景參次景憲左迪功郎新太平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泌次景良女四長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湯征再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蘇誦次適將仕郎趙善蔚次適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王注次尙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公之歿逮其葬穉孺矜寡嘗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堂于門于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澗隈山曲承公訃皆倚未投相戚戚有恠色嗚呼是豈苟然者哉銘曰
豐良盈變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木造天鬱其高岡是曰善富潘公之藏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爲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嘗有官吳越爲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樂其土俗遷焉其譜牒可見者臘生舜臣舜

臣生世都世都實生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淳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能自持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此鄰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負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際並舍俸獨困殍日賦之食至於春乃罷帥以爲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二月四日己酉葬於白馬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郎次人瑞蚤亡孫男八人侃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棟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尙幼自祿祥禁忌之說與士始死其親而微利巫爭覲訟客其匱宇下遠者或數十載蓋有飢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予竊駭其然力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君之喪再期矣宅兆未卜侃倬幸從諸生後與聞緒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相人傑也乃銘曰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徒義塚此銘詩

耐韓氏誌

東萊集十

五夢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寶錄院檢討官呂某附其繼室於元配之兆始某踰冠授室蓋今尙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既五年而天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天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壺雖敬戒以祗婦道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土姓氏繫列於前志者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螺

蘭谿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蘭谿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恢然長者也進之語橫質少瑀琢意訢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艤舟溪滸君賓送下上亡怠容今年秋復過焉事薄不暇接君居亡何里生周祥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誕曩然衰絰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祥以告予既數面君而誕實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臻字子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於葵之蘭谿者四傳矣曾祖昌世祖逢考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族輯鄰若嘗知書者家故窳縮衣齋食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

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爲左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黼次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縣之清江里應氏塋銘曰置也儲之篋也奪之罔極之醜匪爵是廢

郭宜人墓誌銘

泉溪劉氏兆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爲戶部公之配郭宜人墓既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諡曰邦翰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見故奩塵篋依然有餘思是非若小兒曹戚戚歔歔也吾妻無恙時自闌以內表葛釜鬲醪醴醢孰水而凍孰火而燔孰社而釀孰臘而備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酬而已視己出若妾媵所出捐育惟一族黨無纖介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謁鹽者旁午喟然而歎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子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銘其藏幸卒成之某先壙實在葵之武義於泉

東萊集十

六夢

溪蓋同縣與戶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職於孟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學履屐裝齋之屬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見也銘敢不諾宜人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歸葬以乾道八年十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瑒贈太師考三益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中虛中皆天餘未名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尙書司封郎中鞏湘次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頤次適進士黃開次未行於是戶部方爲朝散大夫尙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素門乃鋤其驕風有芣苢之擷之我心和平諸御是綏子舍連蕘女車交道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獲失其一里人作詩屬于嫻戚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彞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水涯凋瘵獨亦編名達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室甚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往往剝樓君孝行既而君諸子從子游益熱其爲人蓋君篤於孝服母喪廢糲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且暮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徘徊爲墮淚日負土築塚自課三十肩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隸太史閣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問嘗交君者則曰前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卽其廬勞君且問狀君固謝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要說再三迄不能強子聞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偽孝以奸利君躬人之所難乃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約之以禮翼之以師友可涯哉君諱蘊字季發曾祖訓祖琳父中立占籍葵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周氏男五長公重蚤天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婿曰黃昭祖何堯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日終於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盤松里九江

東萊集十

七

原距先墓纒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屋親終卽罷舉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鄉古歲時祭享撤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困躓者亦發囊賑郵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怨銘曰
跨都而議猶得其庸坐閭而語釐鑄析銖烏傷之誣於君則俞次詩
伐石責於幽墟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於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關合之後遷焉裔孫岸以馴行聞於鄉庠生強立始修補關之舊續其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尙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爲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泰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坊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

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尙學學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袁澈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屬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未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局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鸞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且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探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恨汚鄂問諱其學絕不爲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斬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旣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尙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

東萊集十

八

可爲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爲可爲今知其不可爲則可爲矣願寬其街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羅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旣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輿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虜亮悉眾瞰江詔成閱遣師入援時汪樞使撤宜諭荆襄公告成閱得蔡有破竹之勢益守便宜勿遣冷閱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兵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閱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遺其繫繫馬庭木須公獨留家不遺舊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某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卽孫吳故宮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策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

法行之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
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土族富族皆附保備其身俾輸財共總之
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博博獨許以擊刺
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爲色槍仗皆中
度候望干撤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
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與發一以縣檄爲
驗環邑溝瀆不潔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
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番鋪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
戒諸隊鉤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
伏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
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爲開
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
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
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殫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

東萊集十

九步選

親戚爲死決公語父老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無然陽應既
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如輕所負
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卽安號令
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
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爲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
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遺昇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
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
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選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
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收伯之任分爲
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
炎前在鄂熱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
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盡以仁義綱紀爲本
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耶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
漏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

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准北民多款寒者虞丞
相允文白遣公行准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穉滿車下爲之表
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
戶額屋以丁額田二丁共一牛犁耙鋤鋤鐵鎌具六丁加一鋸刀每
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爲戶六百八
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廩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
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
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
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
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
懇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
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准人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
爲今日利也治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邗
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置深遠矣光守宋端友

東萊集十

十步選

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七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塞數
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
之公亟稟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
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廢
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蓋少自紉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
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
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實實未免徇名
則趣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誣謾
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囊囊邇爲援則遠堅大爲
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會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
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
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
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
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

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
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籍聽施置自便閱
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
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紳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
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
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力撼
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
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減條境內
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
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吏之公歎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
頓頽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
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
進者競哀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供億
稍儉校軍與前五六倍吏軌法撻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

東萊集十

二
夢
選
慶

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
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
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
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它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鑄鑪愈
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
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徒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
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卻其請
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
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
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
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
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盡時一見
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
備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鶩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

公之學既有所授博覽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闕
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壘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釋融液左右逢原
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入遠難分明一經公講畫枝葉扶疎縷貫脉
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蒞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
間其所部吏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
未嘗爲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
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爲主所見疎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偬
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其
爲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
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
所論著若九州圖志之屬稿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
公夾江爲令歸以公所爲語某固已嬰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
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知塘云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
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爲公一言乎詞曰

東萊集十一

二
夢
選
慶

鑿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捨繫道之窮維其尚口不燿
其章而躬自厚出孚于長于君口口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
故邠之遺既埋既平其尚有稽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具是而始終
 哀者實維金華戚君楊之夫人周氏夫人戚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
 其父屬陸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
 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
 者為涕下蚤夜祖母側油膏薑不少懈已而祖母沒無所歸鞠於
 母家弟贅劉氏復偕夫人依焉卑身祇飭劉氏媪愛之過所生諸囊
 鍵閉一以諉夫人為擇嘉對以歸于戚君戚君惇學自持夫人以簡
 淡相之益協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操操如奉藥水猶真能當其意
 夫人始盟饋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說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
 不樂愀然危坐卻肉不御小大側足旁睨無敢出一語夫人差甘鮮
 伺顏色而共之高夫人每為舉匕箸居無何高夫人忽得風痺疾竟

東萊集十一

一 墓誌銘

其身卧起皆須夫人蓋歸戚氏十有八年而戚君卒四子一女皆幼
 田財數十畝族黨憂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
 學米鹽薪芻之問不至其耳方未就外傳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
 長每反面必問其所與遊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輒不怡
 故多以謹恪聞蠶事起自課甚苦諸子晨省夫人已僕僕篋箱問夜
 分誦習怠且寢壁後絡繹猶未絕也絲入有經口眾不足於衣則又
 縷絮緝絕以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
 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嬉下至麻桌蔬茹料理靡密老農圃者不
 能加資慈祥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歲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具
 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爨下有聲乃能強起乎季年長
 子以進士入官間一歲次子亦遊太學閭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
 矧之泊如也以淳熙元年三月己卯終於寢年六十有二五月戊戌
 祔于縣之東陽縣午塘塢戚君之兆會祖餘慶祖政父彥昭子如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尉次如玉如璧如珪女適進士周天麟孫汝

一尚幼夫人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語錄顧諸
 子曰既不為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夫人期諸子者蓋
 如此銘曰

震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堅湔明冰厥速既輯琴鏘鳴儘空案墜畫
 哭聲四維未翼巢欹傾手棧足機口授經翩翩相顧鸞脩翎可以下
 報午塘君

大梁張君墓誌銘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屑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
 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苾其
 宗則於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懿字邦和自其遠祖諫議大
 夫惟則繇澤州高平徙名數於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郎
 母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總角崎嶇兵間又喪其母已能悉力
 斂藏嚴飭久益困寄食嫻戚忽感憤不持一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
 類拾印取數航海歷交趾勃泥諸國其貨日濶則曰吾向也不難自

東萊集十一

二 墓誌銘

屈懼填溝壑隕先人宗祀耳今可止矣於是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
 以學同宗有漂泊江湖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為資遣故人
 以窮歸君忻然發橐無纖畜態北客多稱之異時公卿家子膚理豐
 腴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離勢大不能致人小不能致於人雖欲名一
 技以活身枵然無有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晚節浮湛里閭吐納
 自養暇則為人道夷夏土風物產濤波島嶼魚龍雄奇之變袞袞可
 聽蚤歲徑轅吉竟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闕麗如王侯第
 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
 一室粲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耶主人翁歲
 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質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君上
 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
 指以語君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
 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
 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于家年五十五淳熙元年六月庚申葬於金

華縣赤松鄉參嶺聚董氏生三子長核承信即次蚤天次末名六女長適進士董濱老次適右迪功郎閻素以養歸餘未行核嘗從子游於君之葬以銘來請銘曰

朔氛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兮歸其居出入汗陌兮僮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北幕南飄兮來坐隅噫後之人兮思拊据蚤夜敬戒兮持門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昏議不相為謀而相為用昔者氏族之學嘗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為大恥放乎未流乃或挾以相市於是氏族反為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為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輶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眠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於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其家而蕃其後者常必由之尙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閭者汪與王為顯姓夫

東萊集十一

王

人受氏於王出適於汪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盟饋訖於終勤儉自律未嘗袪服治容內外親以養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反吾而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經史毋以貨敗爾志婢妾童僕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月癸未葬以淳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會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儀仲侃仲偁仲僖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子游先葬請識乃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宮

喬德瞻墓誌銘

吾友喬拱德瞻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默味豈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惓惓然左右之欲不違

也其處宗族鄉黨惕然恐恩意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於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淳熙元年十月五日葬於東陽之西山岡裏原會祖應祖確考松母杜氏二子豫臨銘曰莫之為而為者其天平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

淳安盧君墓誌銘

新定之有淳安壯縣也淳安之有盧氏聞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為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於家明年改元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縣之翰林柳始予為新定校官君之季子實縉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是以銘來請乃論其可載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舍法未罷當升名大司成吏方析錫錄於貢法疑典教者導君自理君曰以訴得貢吾恥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武遂不自言久之數詘於有司盡棄科試業歸輯

東萊集十一

四

其家疆吠垣屋時聞陂澗無細大皆釐飭遇其暇時繙史賦詩以自適聚族雖眾閭內外不鍵而嚴交際意所不合憤憤色上面至所傾鄉則掀髯談噱連日夜不休其質易大氏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秀毋遠遊以紓吾勞汝琰汝瑄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嗒然寔坐絕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頤竟於耄耄庶幾善佚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父哲母宋氏娶亦宋也四子五女監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祥迪功即段子亨進士方伯張百之其婿也五孫長曰樞餘皆幼銘曰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烏傷陳生踵門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槩嘗有聞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為師友羞我家君下稽于陳氏之祖考粵甲午十一月壬寅食百用既戒獨幽堂之銘有其

石而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系朱氏會祖續祖存考逢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其後曰男五肇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錫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葉松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楊烈餘尙幼問其行曰母氏資勤儉佐家君理內事自始饋至髮有二色猶不忘於訓子尤篤嫺姪隣里大抵不失其歡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回其沒實乾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語而繫以銘曰

分水王君墓誌銘

君諱日就字成德姓王氏新定分水人也君少以俠氣蓋里中嘗夜獵從騎四出即獸無在者有畜犬鳴鳴銜衣筆之不卻且導且前公獨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左右虎跡縱橫乃歎曰犬畜也猶知愛其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於是解繡斷絕盡謝獵徒

東萊集十一

五

閉戶袖架上書閱之領略其大指不爲繳繞章句學讀史至三國志晉豪傑輒擊節不能自已遇其意適或爲人誦之音節清厲聽者咸竦中年喪明傳家政於其子堅坐晦默餘二十載時從方士語以自虞若其吐納屈伸之術蓋薄之不深信也嘗病鄉鄰貧者死無所藏表隙地畀之今五十餘家矣將沒命子孫以薄葬正衣冠泊然而終享年六十有六實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縣之柳栢鄉金堂源曾祖思應祖候考琳娶方氏前公卒二子琪太學生偶鄉貢進士十孫男六長中孚次中實餘未名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分水之王中興以來淳則清範仍世不隕遂爲東南望族君雖不試以其概見一二推之殆非浮沈閭巷者予不及識君而中孚中實皆從子遊退抑惇飭眾皆目之意其必有所自予是以知君之教信行於其家也銘曰

是何人斯一榻欲冰孰知其初長雄五陵支牀之輿塵雲之鶴二處得失誰厚誰薄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役重事也於朝廷爲大議於郡邑爲大政於編氓爲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爲請有司方持之而閭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黨之歡其意美甚然合散作輟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敗者獨金華西山爲然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灌慶衍實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即子弟願開於役隱恩弛義爲耆老羞職是囂競者追胥科徭之憚耳率爲里正一歲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儕盍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眾哀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於眾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仰給於眾尙何憚眾雜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煩也則眾割田百畝庚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歲三月鄉眾咸會擊豕釀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迄於今幾三十年西山

東萊集十一

六

役訟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帝嘉君之爲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顯君資廉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閭宮令長皆倚君以辦歲惡飢民羣剽爲政者請君畫且調兵君曰此直丐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聞兵出則窮而搏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數十輩持符逮之至暮皆集已而吏覲賞將悉論以死君伏太守庭曰是曹東手隨檄未嘗扞格今棄信而就功後復無凶歲乎且權實召之守感悟亟解散其獄毀者財二人君義著於鄉大氏若此其舉義役所以倡之而和諭之而爭持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貲補將仕郎卒以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兆於其鄉之烏石屏山曾祖文岳祖濬考宗達娶郭氏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女五長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徐廷玉次適項嶽而卒次適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孟龜年大度大明久從子游先寔調銘銘曰

循理之鄉信義之里惟君之令其自君始亦既始之曷又終之瞻彼墓門毋或替之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郎通判沅州軍州事賜緋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於婺州武義太平鄉之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請曰吾父吾母攜持小子至於湖水之北沅水之旁而大棄之纍然孤身東望故鄉數千里乃負乃戴乃陟乃降更一寒暑而墮克達于家躬垂肩畚祓除榛翳乃規乃壘乃塗乃登又一寒暑而葬克安于兆惟是識竊之銘苟有辭以質諸幽剛中死且不朽予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辭公諱邦光字國華曾祖政祖仲申將作監主簿考繪贈通議大夫妣何氏累贈太碩人公少嘗舉進士一上不第妻父廣陵侯任以官主邵武之光澤簿士俗多盜枹鼓鳴尉巡檢悉所部奔命已虛無備竊俠睥睨公與令議籍材勇錮其徭役縣兵或盡出俾之扞防居者始得奠枕徙處之遂昌令始視事閱楊氏訟母子兄弟更

東萊集十一

七

忿鬪更數政不能決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數年之訟一朝而平用薦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惡發圭田之粟為民先趙夫人亦脫簪珥為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沒而有餘思焉其卒實乾道九年十月二日趙夫人蓋懷王宗暄之曾孫濟國公仲說之孫而廣陵侯士礪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婦事族婦無違言母文安郡君夫人蔡居旁郡夫人奏芳餅問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恩封孺人前公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奉議郎新通判無為軍梁悅孫男一女四銘曰

金華曹君墓誌銘

君諱暉字彥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

焉曾祖伯夔祖君實考熙皆不仕君少愿翫居閭里畏事自守與人交曲有恩意不忍岸獄之苦夏置湯沐冬市薪炭輸之歲以為常卒以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於婺女鄉盤龍嶺之原其配施氏附焉三子曰起宗曰紹宗曰世昌一女孫男女凡四皆幼君篤意教子起宗世昌皆從予游將葬拜哭請銘銘曰

出入里門順而祇兮納子於庠儼履基兮今龜獻兆告厥時兮我作斯銘燕其歸兮

東萊集十一

八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一

欽小而民濟公書獄予生而拊民必依惠職用不墮佐斬兩攝黃守
始至老校放拜庭下日旄種且暮餒死惟公哀之既其勞不盼者且
暮公蹙然不安亟發庫金益以私帑庠瘠以蘇歸自斬春無復當世
意比告老領祠官者四焉少嗜書晚歲猶展玩不置每得名章俊語
輒欣然忘食資和厚不與物忤居鄉無貴賤皆得其驩心沒之日弔
客及門哭之必哀初娶胡氏繼室王氏朝議大夫昇之女封宜人三
子長暉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先卒次紹迪功郎處州青田縣
主簿次續將仕郎一女適朝散郎通判婺州林信厚孫男三人成孫
傳孫約孫銘曰
前望不跋後顧不庫平進之轍未驅而止其止曷以其樂易風于
後人勿墜勿替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陳在婺為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或通族為之其籍永康之前黃
者不知於婺何別也蓋傳至數世而得高安府君而前黃之陳始為

東萊集十二

三

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之質厚而整蚤以事母聞隆於兄弟白
首無違言邇之里閭遠之郡國所交盡稚良楛不同一接以恩意年
十三入郡庠下筆壘壘諸生皆畏避之意氣甚盛已而靖康之難其
父赴京師捍禦沒不反家事益落遂連蹇不耦紹興開太學故時儕
輩強之行公勉為出即縉弟子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累舉
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鉤校朱墨殆非老人所宜而公
者事樂職蚤夜不怠若欲少自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
以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士方少時心壯力強謂天下
事直差易耳年運而往更涉險難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姑以少
償其鉛槧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盛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寬
婆娑嬉遊無憔悴留落態暇則為詩文自娛至老不輟有左氏國類
二十卷遂志齋錄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于
朱旺距所居五里會祖諱援祖諱賀考諱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
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附公葬子男一人

次舉女一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充餘尚幼予雖未及識公
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友實來速銘銘曰
髮如髮如孫篋之初閱五星終甫從走趨不酢其勤卧起于于命也
奈何保於其墟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國朝之開吳越凡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有以司錄從其
主朝京師者未及頌爵而卒子孫因不仕推其譜由司錄而下三傳
曰隨四傳曰介五傳曰韶六傳而得公公諱佃字耕道少游郡庠貢
法猶未罷既升於辟靡矣陸寇亂東南亟舍以歸已而仍歲執大喪
公為人閒澹其隨羣輩上下徒欲虞其親自是遂絕意進取闔門以
書史自適且數十年今天子即位下赦令在貢籍久故者予初等官
欲得祠祿者界之毋拘以吏部格公於是例補將仕郎始命一御冠
裳拜於庭退則褐衣如他日同等多已受祿或謂公盍亦自言公謝
不答異時朝路戚友力能得之者甚眾莫以諒公卒亦不能強也季

東萊集十二

四

年神觀平粹瞻聽疏微道學校舊聞京輔遺事語端緒緜無窮聽者
忘倦內外親伏臘燕聚黃髮鳩杖矐然在位長少新新就列皆視歸
於公弟順之風興焉元配汪氏次配時氏其先夫亦汪也死於寇獨
遺二穉女公為置後悉授以先君之財二女亦皆得其所從當是時
郡縣新被兵條綱未立乏祀之家彊弗友者並緣姻連或更券刺以
自利故人以公為難公雖不試於事經界之興也吏駭於創見莫知
所為公與為甲長令以公儒者倚屬之公亦樂為之盡故視旁邑力
半而功倍焉其沒以淳熙二年八月丙辰享年八十有五子次何
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建寧府王渙其孫女復適渙之子楷五孫著
莊芭蒙芬曾孫六尚幼以其年十月乙酉葬於赤松鄉沙溪原時夫
人前公八年卒實同兆異域銘之曰
崎於其出退之所孫堅也奮於其祿齒之所孫著也有崇彼丘其亦
莫之干也

永康王君墓誌銘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游於永康王頤者一再見氣下而語溫
子灑然異之退質其同舍生雜然許其脩謹無異辭自余還金華於
永康為旁縣益習其為人他日衰經踵門拜且泣曰頤不孝將奉考
妣之喪歸於吾邑白眉山之原昊天罔極亡以自致昔者敦化之席
頤幸有位焉敢扳此義問銘於門下乃序次而述之君諱恬字道夫
其先來自天台距今七世矣曾祖利用祖自然父有朋世為儒家以
停飭相授子弟拱立父兄側竟日不敢跛倚長者對客其亞雖髮有
二色猶奉區洗爵奔走執事里中諸儒皆自以為不及也君就學未
幾不忍尊老親井臼之勞亟廢業以專子職出入阡陌與物少忤質
樸和厚不知世間有鈎譎度諸事自少至老以畏謹持門戶府縣之
庭無履跡焉家雖貧遇人急難時弛服輟食以周之歲入甚微或意
君長者奪攘無所忌君果不校其友尤之君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
姻恩義哉娶同縣呂師傳之女亦與君協德服履婦事不擇劇易繼
母娒姊窮無依迎致饋養沒身不衰實生五子頤穎觀頤頤一女適

東萊集十二

五

進士劉鼎男孫女孫合六人皆幼蓋君壽六十有五卒以淳熙元年
十二月十日呂夫人壽五十九卒以乾道七年八月三日其葬以淳
熙二年十二月五日銘曰

其生也足不出乎里其死也葬不出乎鄉敦然太樸帥彼民常是謂
吉人之藏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婺之羣室以地繫姓者皆其聞家清江之時蓋其一也清江於婺為
近郊時氏之居百年於此矣君諱汝翼字德輔為人莊整寡言笑重
然諾少孤更鬻源之寇餘屋數椽勤儉自力以封殖其家始而充中
而裕末而豐其所以制節內外臨長族屬約敕童僕者凜凜不可犯
子若孫若子孫之婦酬贈饋問必告盼賦稟給必均闔門干指無敢
私烹炊者歲時鄉閭聚會君在坐諸者為止誦者為默其嚴憚之若
是子孫勝衣冠以上皆使之從師肄習晨起盥櫛未問家事亟往勞
來之在塾者以次侍各陳其業或當其意欣然為之忘食雖有疾聞

絃誦聲輒拊髀擊節不知病之去體也每言曰吾生而多難不得極
意於書今老矣平生所嗜銷落向盡獨於文墨眷眷有餘懷兒曹其
尙成吾志乎里中峻秀後出新進皆折輩行與交門臨遠道道上往
來者裝齋類途掖輒延致之偶得勝士館餼款繹連日夜不厭於禱
祥禁忌無所信嘗大築垣屋鄰人挾方士以進曰是太歲所直犯之
且有殃君不為輟卒亦無他先墓在舍東數里歲遺蕪廢君次第
經緝自始祖而下十餘家暨登樓榭棊壘相照春秋帥其族洒掃終
其世不怠君沒以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明年十
二月初七日葬于循理鄉九里原曾祖則祖理考煥娶邵氏三子錦
錡錡二女邵晏陳褒其婿也孫男七濔源淇演濤濤瀟女長適陳之
望餘尙幼子與君兄之子鑄皆癸未進士自鑄以下多從予遊晚始
識君則既病矣猶危坐相對指授願役皆中品式時氏之昌也有以
哉銘曰

東萊集十二

六

既圮而升將隊而與飭家以嚴子孫繩繩勝復合離靡所止辰尙承
其初之銘之視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傳長游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歲在
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復自溫來會甚瘳
且德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予憂喜
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為我
銘之蓋安之之為人隆於師友一日不見則惘然若有所亡至其合
堂同席心融意淡身之休戚年之蚤莫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
益侵尙講貫釋釋不休獻疑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
者日交於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於學者蓋鮮亦既有其意矣
枕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於死生莫切於疾疢痾痛之賊其體膚及
是而猶不合業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
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兄葬之于其鄉年實三十有
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挑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為成也哀哉

邢邦用墓誌銘

羣獻精微之縕質文始終之緒天典民彝之統紀合而系之曰人眾則昌寡則悴咸無焉則昧味而不章道之無窮也善之難擇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有從事於斯固未可必其至苟其弗措則亦安知其必不至也故鄉是焉者毋問其久近淺深皆可為斯文助不幸奪之毋問其久近淺深亦皆可為斯文惜也况其志浸確而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乎此予於邦用之沒哭之而不能已也邦用姓邢氏名世材其先青州人中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邦用為人重實幼孤事母以孝聞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拊教諸弟經紀族姻恩意篤備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出為南康軍司戶參軍適歲大侵日夜條畫方略告上官雖半用半不用迄無尤其出位者郡檄攝令

東萊集十二

七步 選 慶

都昌下車亟發常平倉粟贖飢民隨自劾部使者始怒已乃薦之朝蓋其惻怛發中故雖數而不見謂憤迫而不見謂計度越規矩而亦不見謂于名采譽也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實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其年八月十二日葬於山陰縣溫泉鄉光相鳴之原會祀諱榮祖諱臯父諱佐妣陳氏初娶和氏先卒再娶曾氏子男三人淳淑湛淑為叔父世元後女四人尚幼子於邦用有連而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為深邦用平生尤可紀尚眾願其自任者厚非靳以此自名故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

有哀其志者銘曰
昆侖旁薄浩無際兮端車正轍隨所至兮命之不融志則詣兮體魄

攸降暨斯窆兮

潘朝散墓誌銘

自建炎省方吳會二浙之民漸王澤為近谿臯谷陬往往化章禍為簪組其士大夫家仕者亦蕃於初一門之內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

數而未止也衣冠之盛固人所喜道至於爵秩雖未甚通顯而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尚論風俗者亦將有考於斯焉公諱好謙字伯益一字損之松陽人松陽之潘自復州史君宗回以進士起家而族浸大實其子已而以祖命為壽昌縣丞後壽昌於復州伯仲也生三年知書偏復州暇日陳金石刻阿保劍之於旁試摘問之通者泰半稍長益嗜文史恂恂馴飭不敢以氣加人生十有七年壽昌沒旁郡已能護置還里哀毀動行路結廬墓次竟祥禪乃復初尉麗水與鄉縣封畛相入以職則迕舊故以情則廢繩墨公一接以和而官事亦不曠歷泉州司理參軍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監戶部激賞酒庫糶場通判鎮江府京口江淮間都會大軍所壁雜五方之俗號難治前是為貳者每諉事於其長廩食無所預公始至慨然曰是豈不足行志邪在我前者相導而彌縫之在我後者尉接而推掖之庶其有濟久之不得伸則又慨然曰吾幸有故田廬亦何為久於此亟移病僚屬挽之不能止數年復通判紹興府未上卒於家官

東萊集十二

八步 選 慶

訖朝散郎壽訖五十有九其歲月日淳熙二年四月己卯也公雖入官四十餘年臥家之日三之二其去麗水去糶場去京口皆請祠祿以歸樂閒澹乃如是廉靖畏事在官未嘗以私故役公早處居地產之珍終更猶不知其名物松陽小邑易雄伯叱隸諱踰庭下縣吏輒為之動色公秩即位要銀艾乃獨凌兢若有所懼夏秋必趣家人具所輸絲必練治粟必精鑿毋以鹽惡輸有司曰吾先人之訓不敢改也居處簡樸游晏澗希與馬服用無所紛華曰吾先人之舊不敢加也縣政中失里閭長短簿厚舉不以挂口曰吾先人數以是厲子弟不敢隊也天雨雪勞賜並舍貧者歲有常其尤厚者月有秩年凶民流則開發困記給之曰此誰非吾先人之族姻者吾力及焉不敢愛也噫若公者其所謂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者耶曾祖諱幹祖諱珂宣州涇縣主簿累贈朝議大夫考諱宗說嚴州壽昌縣丞累贈朝散郎妣毛氏贈安人先娶陳氏贈祕閣修撰東之女贈安人初朝廷錄陳公睢陽之節官其子弟若壻而公與焉再娶閭丘氏

朝請大夫涿之女封安人子男子四景連迪功郎監戶部激賞中酒
庫次景夔次景尹次景達子女子五長適宣義郎兩浙東路提點刑
獄司幹辦公事鄭愿中蚤卒次適進士葉近餘在室孫男女四人尙
幼沒之明年八月甲申葬于縣之布和鄉蘭灣其孤以臨川陸九淵
之狀來謁銘蓋公晚歲篤於教子余雖未及際公景夔景尹皆越數
百里遣從余游歲時還書絡繹未嘗不屬其子也且謀徙家於婺以
便其學嗚呼此意厚矣其可忘哉銘曰
布和之原蘭被其厓有車之萃則克宅之維出不紱維居不盤維傳
不躡施于來裔

東萊集十二

九
選
虞

墓誌銘

張監鎮墓誌銘

乾道五年信安張杰赴於其友呂某曰先君以七月二十五日奔諸孤敢告於執事某既與使者為禮即辦裝粵十月二日會其葬於衢之西安縣靖安鄉九龍山已下杰拜且哭曰先君之葬也遽未有辭以識諸幽將惟子是屬授以汗人趙焯行狀一通某再拜興受退而于役于仕于喪于疾棲置筆研未克具藁杰以書趣曰己丑之會吾子嘗墜言焉今墓木之葉七易矣吾子獨無意乎某豐然驚謝乃序而銘之君諱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于衢曾祖智全尚書都官郎中祖詠考彥琦君蚤嚮意文學雖以季父任為承信即年餘四十足未嘗至吏部門研索典籍矻矻如諸生周覽旁挾星曆方劑篆籀之屬無所不窺浮世里間遇疾痛呻吟者或和藥飲之隨失其疾世醫莫能識其節度謁者浸眾君悠然應之不為彼此薄厚也晚歲始

東萊集十三

墓誌銘

出監信州納口鎮鎮居往來之衝課額夥甚前政數負殿君通商平酌經入用登銅官鐵官漕卒將輸如織額頗侵越鎮官素不能令自君之至道鎮境者皆抑首屏氣無敢譁庇局甫四月卒官下鎮民相與負其柩還衢其孤強之饒直委去不顧蓋君於是年四十有八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始君程督諸子誦肄晝夜不置已而長子策名人意其繩約當少寬君所以訓厲之者益峻甚於他子然則君之期其子其諸異乎人之期者矣娶葉氏三子杰迪功郎寧國府府學教授次臯次輿一女適袁煥銘曰

緩已之進匪辰之競急人之憂匪藝之羞期子之大匪勝之怠不怠其昌視此石章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賜進士第於廷東陽郡登名者十有八人時鑄呂某皆在選中淳熙二年四月丙辰鑄執父喪某往弔焉鑄拜稽顙哭且請曰吾父劬躬教子里人莫不聞鑄也甫得一官以養閱日未久吾

父遽大棄之所以忍死須臾者惟榻拊窀穸之事不克終是懼子幸哀而賜之銘以卒相鑄也某辭不獲命退考其譜牒其先蓋開封人

五季之亂始自占於金華君諱汝功字德懋曾祖則祖理考煥君生而悼質亡遜逸浮靡之習宣和中盜發青溪兵鋒所及人自求生至親或不相保君財十餘歲已能從其父母崎嶇兵間扶攜負跬跬步不失左右見者異焉稍長奮於家事不得日對編簡慷慨常若不滿中年乃築室買書飭厲其子不少置已而鑄以命服拜堂下賀者塞門咸曰此善人之報也久之鑄尉鄂之嘉魚戒板與請君俱君曰吾幸有先人故田廬朝嫗暮戚足以自娛行矣守汝身庀汝職無干官常以為吾憂復日湖外僑入薄吾且損伏臘調度以佐汝費其勿以衣食自累君之遇其子乞皆類此於兄弟尤篤晚歲哭其仲弟過時而哀不衰以至韜柔宗姓承寧鄉鄰逢迎舊故率用和厚內外無違言其終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邵氏三子長曰鑑次則鑄今為從政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丞季曰鎮三女長適邵澄次適汪旦季適邵庚

東萊集十三

墓誌銘

孫男曰闡道濟梁酒君沒之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惠日鄉九里原銘曰

十年之計侯杞侯梓百年之計則惟孫子廟鼎之陳有祿自天嗣德不怠尚封其阡

宋郴州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公諱有字子華以淳熙四年正月丁卯卒于葵之里第五月壬寅葬于赤松鄉穆嶺原其孤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嶠狀來謁銘去年秋某與公別愀然忽以死事見付時公寢食固自如也嗚呼孰知未半歲而竟銘公乎銘曰

睦來之宋版於金華以農相傳黃壁之窟八世曰正始厥末耒耜相攸近郊城西是家九世曰裕繁公彌廟逮公之幼載教載詔養雖弗泊光遠有輝以朝大夫即第而告公初筮學射冠飯天號辨兵間家既之延靖康建炎烽燧屬連策士如林公往參焉有離有合有逢有悞曠名一官主善化簿譚大都會運艘所聚阮於侵牟或繫其孥慨然

建白弊剔患賊茶黃七橫行里間乘吏情煇培難護逋亟填牢戶
良民用蘇鹽官在溫司倉是徒劬躬勤事陵儲阜待江夏龍泉開劇
異施公宰兩邦左右具宜陪貳于潭舊所習知闔府誦歎不見瑕疵
千里上游郡古分郡帝心遠民俾公往鎮閉關無爲臨以清靜年至
而歸上還符印乃脂我車我車我徒乃行我田我田我廬社臘逢迎
共相嬉娛齒八十一壽則有餘厥配杜嬭前歸其墟長子維必實爾
宗職沈也蚤亡孫數則七九齡既天姓林角立朋行躬珥珥長幼秩秩
女孫之伯瑁蔣端益仲季叔倪其二在室施于曾孫男一女一維松
有鄉維維有官維寔有石系載初終

附芮氏誌

夫人芮氏吳與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十有一年而先
生沒及長澹靜馴飭母王夫人隆愛之嚴於擇對不輕諾某少獲事
諸公長者而海內知心則實維先生之門夙夜念無以酬適中饋之
主閭夫人之賢乃委幣以請既廟見慨然曰吾他日有以拜先生墓
矣歸之明年某病廢夫人護視劬瘁得羸疾以卒曾祖寧祖彥輔贈
朝議大夫先生諱燁終右文殿修撰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五日卒以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附於婺州武
義縣明招山先君兆域之左

東萊集十三

三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吾同年友潘叔度景憲有賢配曰桐鄉朱氏始叔度謀繼室習於朱
氏者皆稱夫人之賢及歸踐婦職過所聞叔度自律甚嚴人少當其
意夫人獨事之順焉其於子若女叔度不獨咨美其均壹又每咎其
厚於慈也既沒自尊嬈至于娣姒哭之過時而哀中外有連者皆惋
歎失聲或涕泣不能已也生二十七年而嫁嫁七年而卒實淳熙己
亥七月十九日是歲十一月七日葬於婺州金華縣葉山曾祖虞贈
朝議大夫祖載上司農卿贈徵猷閣侍制父翌中書舍人終敷文閣
待制子男二人自厚自晦子女子三人長適朱塾餘在室子與叔度
共學久矣其兢兢於母子昆弟之間如恐傷之者蓋深知其所存故

其得內助則竊爲之喜迨其悼亡見其用力之難而私憂其失其相
也雖病且廢忍不銘銘曰
匪偏匪頗匪嚙匪噉理從數違質厚氣薄厚焉培之薄焉委之我作
斯銘允無愧辭

郭伯清墓誌銘

君諱澄字伯清姓郭氏婺之東陽人曾祖招祖知常父良臣將仕郎
紹興末軍興入貨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將仕以伯清名上補迪功
郎調隆興府南昌縣主簿再調台州黃巖縣主簿皆不行嘗請兩浙
轉運司解亦然不遂淳熙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娶朝
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吳良驥之女後七十有九日亦卒
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合附於羅青原將仕墓之左三子日木日紹日
愛伯清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
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伯清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悃
款未嘗不以善其身迨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

東萊集十三

四

之所至皆有以自見識者始竦然不敢以內交要譽期之歲嘗大侵
鄉人有不忍高其糴以牟利者問之則曰此吾在西園所講也於是
又知伯清之志非特信於朋友且有從而化者矣將仕沒里閭意伯
清書生易與睥睨者甚眾母楊夫人亦憂之及涖家政物情土俗洞
見表裏而一本於厚環田廬四旁悍者馴媚者珥無有嘗以事者既
服其能而重感其意也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方將次第出之而伯清
則死矣予每患學者頹固而窒於用才如伯清乃遽奪之不得極其
所如往予非特爲郭氏惜也伯清死今期年往來者皆道西園弦誦
之聲不衰兄弟朋友相厲以學若有督趣之者曰吾伯清不可負也
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予之知伯清蓋有不盡者矣銘曰
西園之木與日升兮維子之植眾所馮兮西園之木與歲老兮維子
之志神所保兮

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出媽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園宣王封其少

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五代末有占名數撫之金窳者曰德遷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遷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戰戰生居士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次爲第五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置置爲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肆其力於學廣攬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眾祭酒司業酌眾論舉以爲

東萊集十三

五

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鑄諱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類大江民寒嗇罕游校官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架履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緩引翼士方輿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釋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饗豆饋饗閨門干指男女以班各供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旣成雋者不敢踣厲樸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十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行和而不同伯仲

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實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日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未藝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茶寇聲播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率也士而取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被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粟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縶縶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

東萊集十三

六

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圍於異端小道者旣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旣其文而不旣其實摹規而畫圖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荆州牧廣漢張公弼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爲銘二十九字識其窆曰

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自予病廢退居葵之金華杜門謝客憫其贏而重於數勞之也亦罕過之今年春大雪十日窮巷無行者午睡起聞啄刺聲顧童奴曰是必有異趣視之往磨門則曰是東萊呂氏乎啟關以謁入曰翻陽哀子王安子亟扶曳與為禮且拜且泣日安不幸喪母不自意忍死圖大事既斬板矣又不自量欲傳載吾母之德善以紓罔極之痛用敢請於家君聚糧躡足自歸於門下子感然曰子於親則篤矣以某之罷惰尙無以自見於今世屬以子世不朽之託則非其人手足攣痺三歲於茲強以拾金伐石之事則非其時不寧惟是婦人名不出闔而墓之有碑蓋漢氏之末造也子苟尚志飭身使後世知有子姓名爲之親者斯不泯矣何以文爲則又泣數行下日先生之教既聞命矣抑中心有不能自己者敢試陳之安之家聚口眾度伏臘墓

東萊集十三

七

蠶耳吾母佐吾父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美君慶貧甚獨與二女居吾母親爲拊養已而皆資遣之美君有消渴疾每請罷索巨觥引滿如奉漏壺沃焦釜少適緩則殆不濟閱數年吾母終無倦色鄱陽士鄉也安之椎鈍而有司兩貢之貢籍閭巷之人皆爲王氏賀吾母獨未以爲足安未敢以是爲報也三十年間齷齪拘畏雖無能短長鄉之長者以其不叛於士檢稍稍遣子弟從安游安始少自慰而吾母則亡矣苟免喪猶視息於人間固不敢自畫以負吾母之意道遠年徂懼不克濟先生幸賜之言此志豈不益可保子曼然曰子之志及此豈敢以疾病爲解考其家世本末孺人姓程氏饒之德興人曾祖守益祖萬父機適同邑王君彥暉淳熙三年天子稱觴德壽宮賜高年者爵孺人實始封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男子四人長賓次安次憲次宗子女子二人皆已嫁而卒孫男女十二人十二月六日葬于縣之唐原又明年二月乃表其墓又爲詩遺之曰

斯文獨有枝葉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出赤松門十二里並驛道得支徑右折而南岡阜迤邐相屬行三里許至後湖之原有墓焉是爲郡貢士陳敏之女迪功郎致仕游夔之妻迪功郎新澧州州學教授玠之母生十有七年歸游氏又四十一年以疾卒實淳熙七年十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四月四日男五人長卽玠也次璞次璣次瑤次瑤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古幼在室前葬玠奉贊幣請日玠之母本儒家方三舍法行時郡以外祖充賦貧不能上道竟老於布衣吾母嘗恨之故相家君教諸子尤力玠每游學初補炮烹米鹽靡密悉出吾母之手甫得一官未及致鍾釜之養而遽悼棄之鄰里莫不爲玠酸鼻而玠之窮毒則人不及知者焉建安之游唐德宗世有別居邵武者入國朝枝葉益蕃獨玠之系無仕者崇寧中吾祖與母隴嶺徙名數於葵之金華今七十有八年矣玠旣賜第家君誨之曰汝曾祖以上兆域皆在邵武汝祖歲或

東萊集十三

八

一再往省焉汝諸父雖不及汝祖之數猶間往省焉自吾之老不能蒙霜露犯寒暑以問訊松楸然每往來吾心也汝幸免於課試之累蓋趣裝代吾行玠再拜受命比還吾母已屬疾且喜且勞日吾兒始識先世丘壠矣跋涉無恙乎改月遂至大故治湯液護衾裯之日視諸弟爲獨少此玠終天之恨也祖墓岸城濠嶽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於城之東婦人無外事法不當有銘然玠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一旦殞滅諸弟穉昧未勝灑掃之職將不瞑目於地下矣願先生哀而識之予告之曰子之家常如今日雖八百里之邵武不知其遠況十餘里之後湖乎苟其不然則負城之汗猶可憂也子盍反其本矣銘北門之池蔽帝其陰東門之原封之自今我圖其新而舊勿替勿替引之維昭武是視

金華時滯母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日燉宮室次二日族墳墓是維死生

之犬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
奇妄譎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者壽蕃社繫族以宗名官
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息舉丘封竈窆之柄委之巫史妖
誕相承誘恍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窳劣
所卜畔輕遠祖度越疆眈孤時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
者矣甚者兄弟忿鬪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兇狐疑
相仗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拚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尙論先
王之制則世共諱以爲濶於人情子獨於陳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
生於靈幃之中組紉是習饋饋是共未嘗親接僑先之餘論也病革
屬其子曰必耐我先舅之傍毋深徇葬師以拂我志遂口位於舅之
墓東白楊塢然則墳墓之族實人情之至願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
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禮豈彊人者哉故子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
之夫人諱環曾祖某祖某父某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右族舅
沒姑老夫人以冢婦傳家闔門千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

東萊集十三

九夢 遷 墓

無恙時賓禮髮峻課督其諸孫爲如何君主其外我主其內毋使一
事減於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有義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
萬俾爲僦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汝曹異日見此書不忘吾
此意耳夫人沒後諸子爲予誦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
銘曰

葬書五車重折軸微祥畏穢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續息留言毋
遽卜有欲踵之求其躅皇舅之原原左麓

傳

東萊公家傳

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閒更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始號其族為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戶部侍郎成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河南者祖為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為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諡文穆起居之弟曰龜祥嘗為殿中丞知壽州壽州生蒙亨終大理寺丞生夷簡三和仁宗興文穆仍以公開號於許册拜太尉就第亮諡文靖配享仁宗廟廷文靖公有子五而一至相輔公弼事英宗神宗為樞密使諡惠穆公著事神宗哲宗歷樞密副使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司空平章軍國事申國公諡正獻蓋其自獻公而上勳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日希哲以經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榮陽子是實生公用公貴

東萊集十四

一 步 送 慶

贈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榮陽公之冢子也生數年以門功守將作監主簿委已於學髣髴童習不屏而絕范蜀公鎮與正獻公兄弟交公幼拜蜀公於堂唯諾進趨無違禮蜀公慰納甚備待之如成人吳侍講安詩至伉儷少許可每見公輒自失歎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脩諸公長者皆折輩行從公游初監在京雜賣場正獻公當國在事者以公親宰相孫濶其條約不以簿領累公公愈益自厲日夜治文書若有程督之者哲宗皇帝同宣仁聖烈皇后聽政以撲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有司斥賈以佐經費吏或下其估以自私自獨漠然如不見終秩未嘗售一物正獻公薨天子加恩諸孫將擢公寺監丞公固辭推以與從父兄徒監金耀門文書庫職間無事公所樂也始得大肆力於經術忘晦明寒暑之變當是時正獻公賓客半朝廷爭欲致公稍自降屈出一語則躡臺躡省唯自擇公深自晦匿日與碩師鴻生講道窮巷中未嘗掛謁刺於權門之籍時論歸其靖退調真州春料船場黨事起榮陽公謫和州公自免歸徵

東萊集十四

二 步 送 慶

宗皇帝即位號召耆艾皆集闕下榮陽公入為秘書少監公以便親監在京綾錦院崇寧初權臣脩元祐之怨治黨錮甚急羣議黜廷中為空於是榮陽公廢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師兩監東嶽廟客於宿者七年自正獻公時悉稟賜以振宗族無留貲其後再更黨禍家愈蹙或曰盱窳薪不屬公上奉二親下任數百指之責從容養志奏甘醴虞顏色米鹽之問不至廢門而家人亦化公德怡怡然忘其貧復調真州春料船場司揚州儀曹事揚據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公而拜榮陽公於堂如楊侍郎時中立陳右司璫瑩中每過揚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揚帥蔡卞自知不為公論所右欲拔善類自解待公特異拜疏薦公於朝公以禮自持下終不得而親久之下自揚得政同府椽屬拔擢略盡獨公滯於故官下遺其黨諫公以利日子少答我公即坐階顯列矣公笑不應道內外艱於制無復仕進意客頌昌之陽覆者又十二年卷道環堵閱光翰華塔焉與世忘然譽望日尊賢臨一時宜和之季故老

踵相躡下世獨公與揚公中立無恙諸儒為之語曰甬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幾文真犯邊徵祖傳位皇太子是為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正月虜騎薄都城乞盟而歸天子銳欲更置天下事席寮峻良近臣交口薦公欽宗雅聞公名趣召公學書道相及未至除左司諫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閏兩月擢御史中丞始徵宗前內禪之二日下哀痛詔解散黨禁削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郡國宣布詔書聽者至感泣然蔡京持權餘二十年黨威根據內外皆害其事莫肯行欽宗雖妻救有司亟如詔陽應而陰不隨手舉一二事以塞責名更張而大抵猶蔡氏之舊公首為上言太上皇之詔時之利害政之闕失無不備載縱使直言之士伸紙執筆得盡其言亦無以過於此矣今陛下雖有奉詔之名而未有行詔之實願陛下書太上皇之詔置於几間一一行之所以安宗廟定中國御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遠今半年所謂意者終未能行所謂言者終未能副蓋

左右前後之人不能推廣盛德而陛下失於容養不能成之以剛也
臣將見陛下淳厚之德變為頹靡之風矣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欲
復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後率多陰謀沮格必欲不行名為罷蔡京之
法度而今所行者實蔡京之法度也名為去童貫之軍政而今所用
者實童貫之軍政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復而所改所罷者何
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澤也陛下若不革京貫等所為銷
京貫等所引恐無由可致太平欽宗甚鄉納公新從下土來以孤身
徧犯眾怨深採用事者包藏蒙蔽顧望之情披抉囊橐為上索言之
小人自知情得皆異目視公公勇不自恤奮筆益力累疏蔡京之惡
投之海外且請摘朋附之尤者黜以厲其餘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
定名分正神宗配享以判忠邪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以
開諫爭刊青苗敘散之令以紓民力澗元符上書之譴以起士氣章
前後數十上欽宗數對輔臣稱公論事有體嘗奏事直尚食進膳時
公請退欽宗固留公畢其說漏下數刻乃罷其命公為中執法論曰

東萊集一四

三

朕夜闕班簿廷臣無出卿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孫使天下知朕好惡
眷矚日隆恩意禮秩羣臣莫敢望媚忌者寢多女真釋都城之圍也
大臣意其不能再舉武備益弛軍書邊遠猶襲承平故態旬積月留
不得決語公拜言職之六日即言昨虜在關要盟劫質志滿氣盈而
歸益有輕中國心秋冬之間草枯馬肥能保其不傾國再來乎然則
禦敵之備在今三數月之間而已日如此之迫寇敵如此之六當
速講求以備不虞又言邊事經畫晷刻可辦幸甚幸甚不見設施
臣僚奏請皆不行下今胡虜復有深入之意西鄙處未有異於前
日此臣之所深懼也及秋虜騎驟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
屬路不絕虜外相應答而攻城略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諸
將相議皆閉壁不敢前進言所謂講和不通兵者彼當頓兵境
上相安然後朝廷亦勿進兵可也彼既欲和而取我不已今日
破一縣朝廷猶執議和之說不謀進兵遣將臣恐比至
北諸城徧被其害矣今日之計和與不和皆當為備有備無

患條守禦之策甚悉如論防河非選將練卒倉猝必不可倚厚集滄
滑那相之成以邊奔衝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皆見抑厭不
省居無何虜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大臣狐疑相杖以議和為解
不為出師公率臺屬請對爭之効大臣吳備誤國詞指痛切大臣怒
請出公知袁州上內嘉公忠而不得已於大臣下遷公吏部侍郎既
而虜騎臨河並河諸屯聞鼓聲鳥獸散無北向發一矢者虜徑渡遂
壘都城下欽宗悔不用公言進公兵部尚書閏十一月丙辰都城失
守欽宗召公入禁中公晝夜不去上側軍民數萬謹譟斧左掖門求
見上公從上御樓諭遣乃散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露刃升祥曦
殿邀乘輿犯圍西出左右奔竄獨公與孫公執禮侍上蔣宣
大聲曰前日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致國家如此孫公訶止之宣
以語侵孫公公徐曉之曰汝數百人忘家族冒重圍衛上以出可謂
忠義然乘輿將駕當相與物道途載輿振具屣屨無闕而後動宜誦
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然衛士桀驁怙亂至坎宮垣盜禁帑

東萊集十四

四

珠玉無所忌公議以禁衛軍寡為名召陝西將渠造以西兵五百補
其闕造以兵入衛士皆迎自散潛棄珠玉溝瀆或瘞階陰殿中復肅
辛酉欽宗幸虜營公實從十二月癸亥欽宗至自虜營靖康二年正
月庚子欽宗再幸虜營公復從既駐驛命公還都城尉拊既旬日聞
北狩之議公悲憤廢寢食移有司請老孫公及簽書樞密院張公叔
夜交止公曰此尚書求退時耶傳輩與聞大政國家至此義當前死
公闔門不出與復之責將誰屬語未卒公泣數行下曰某家世輔相
非愛死而後國家恐能薄祇取辱耳二公命我以義我敢不聽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虜營王申張公孫公將之虜
營與公訣別南薰門慟哭握手相勉以忠義哀動行路觀者莫能仰
視是時二聖既幸虜營太子諸王皆扈從無留者獨太上皇帝以大
元帥康王總戎朔方內外隔絕莫知元帥府所向人心危懼公遣客
蔡安中省吏張思聰潛求康邸戚戚得章淵蔣師愈又得給使孫卜
郭貴於民間潛詢行府次舍以俟虜聞元祐皇后自崇寧中復降居

瑤華宮公在諫省具道本根所以誣罔狀請還位號欽宗諫然曰當
即出制耶公曰欽聖后臨朝既命位號以姑復婦名正體順崇寧詔
書非道有雅意徒迫於蔡京輩耳陛下視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
崇不當下制舉欽聖已行之命足矣欽宗然之初還自虜營意虜且
退急召近臣豫定赦文公請首以復元祐皇后載於赦文屬藁未布
而虜情中變欽宗再幸虜營矣后雖不克復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
於虜以是復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獨太上皇暨元祐皇后在日圖推
奉之策虜既得志其眾皆思歸太宰張邦昌前使虜為所質挾與俱
來大酋粘罕輩欲捐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與邦昌接聞之
憂甚造邦昌所善呂勤訪其為人勤曰公毋庸憂邦昌靛靛畏謹憚
人耳公陰自喜曰吾事其濟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說之
曰相公之入為真欲立乎抑姑塞虜意而徐改圖乎邦昌驚曰是何
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擇若邦昌果有此意誰復見容公
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廟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從容道

東萊集一四

五

虞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軍誰何嚴急環牀皆甲卒夜臥輾轉輒
升牀檢校公以言動之曰此虜情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日
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
公曰女真言語不通本不敢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警攻之役
而燕人之被遺者怨我納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遠於我故縱與女真
以至於此然大元帥在外人心有系元祐皇后在內虜復不知殆天
力也相公雖勉塞虜意以紓難盍亟定還政復宗廟社稷之計則可
轉禍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其所以不顧家族首建此議
者以三世輔相當以復趙氏為己任願相公毋與好利者謀以亂視
聽邦昌曰謹受教公退而傾囊中裝募勇士李進持帛書走大元帥
府進總城徑重圍為侯者所遮以善解說得免它日公復見邦昌曰
相公權以濟事雖迫於疆虜當徵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
非人臣所宜處盍寓直殿廡晨出毋令衛士使虜虜所遣袍帶非戎
人在傍弛勿服軍駕既未遺所下文書不當尙稱聖旨邦昌皆如公

言邦昌又謂公曰舜徒賢德殿所推與今日欲安宗廟社稷非得公
共事何以濟因請公攝門下省公始不肯當邦昌曰政府虛位虜中
遺腹心來據之將奈何公念肘腋間參以虜人且敗大事遂不復辭
親黨或認公宜闔門勿出公曰某身為世臣敢潔其身而忘國家大
計乎公雖攝門下省止書兵部尚書銜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諄之
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卻奉祿不內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體粥不
繼鄰僧哀公之窮丐米遺公賴以少濟徐秉哲亟請邦昌改年曰不
則虜酋必大見猜公固爭得已然臺省文移畏虜不敢以堯康冠歲
莫傳請邦昌見虜使於紫宸垂拱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拜曰
既權宜攝政權宜御此殿亦何傷公曰相公左右皆官省久吏驟見
御正衙必憤駭以為即真變且不測邦昌變然而止王時雍議肆赦
公爭之數日不能得公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號令不出一城四壁
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邦昌笑曰俚語謂錢氏肆赦五百里外恐入

東萊集一四

六

李王世界公曰錢氏猶有數州地五代之際非素有君臣之分豈今
比耶邦昌悟遠追其赦公乘閒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
公若先羣議之未敢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則
他人將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討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緩也兵戈蔽
道將何塗之從公曰第預遣人俾軍民聞之雖未克行異時按遣人
日月猶可自明不然豈惟相公不可自保某輩家族亦豈可保耶於
是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行府須虜退發女真還師有期邦
昌將出別虜酋公曰虜酋或留兵防衛何以處之邦昌曰恐不至此
公曰不可不為之備若留兵則動息為所制釋位還政之謀皆不
得展社稷危矣相公當以死爭逆順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
昌之虜營粘罕果欲為邦昌置衛邦昌力辭翌日虜又遣高慶裔王
訥來道留兵事公謂慶裔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或不遵南
方要束必不相安慶裔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公曰時向熱勃堇貴
人假如萬分一致疾則南方負罪益深慶裔曰諾吾軍近在河北有

變馳一騎見報則下鐵騎相援矣遂不復留兵四月庚辰朔女真中
軍行辛酉女真後軍行壬戌女真掃地軍行公謂邦昌曰大事其可
緩乎或曰虜去未久請俟踰年公怒曰踰一日已懼其遲倘城外推
尊册立則城中奈何邦昌曰彭寵之事安保其無舜徒所謂愛人以
德者也或曰虜若問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真糾合諸番以中圖
之利故為虜用今子女玉帛既厭其欲各思反其巢穴豈能劫而復
南政使同戈則死於宗社處死有名苟猶豫不亟決軍民有變吾屬
必為所魚肉遺臭萬世矣邦昌從公策遣使謂大元帥府勸進請元
祐太后垂簾聽政議已定邦昌下書乃尊后為宋太后公曰此事發
端於子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矣吾不可預其禍亟在告臥家邦
昌密使后姪孟忠厚持所上太后奏視公曰前日未敢正名出于畏
偏非敢中變也公起見邦昌竟如初議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福宮
乙丑羣臣見太后於延福宮太后泣羣臣亦泣太后曰豈意國家遂
至於此祖宗積德甚厚康王仁孝剛勇又何慮耶戊辰公趣邦昌歸

東萊集十國

七

政太后邦昌欲俟明日公曰時不可失遂以日晡集百官將校諭以
太后垂簾迎大元帥入纂大統已已邦昌易服歸太宰班出次資善
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宮入拱宸門御小殿垂簾聽政公始議迎
后或以為無益后之將就與都人初聞蹕聲喜極皆鳴咽流涕塗經
太廟父老童稚引首望廟垣嗷呼鼓舞舞翻雷動闔閭溢陌異議者
大誦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
改元太后降手書以是日撤簾命公奉手書詣行在所慶登寶位癸
巳次南都乙未賜封上勞公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
兼散秩中大夫封掖縣男公感慨知遇為上深陳致亂之原講求故
典期以歲月盡還祖宗之舊錄節義拔滯淹飭邊備大略粗舉李丞
相綱夙敬公同在廟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圍城者李丞相概欲
以叛逆罪之公曰王業艱難政舍垢納汗之時遠縋以峻法懼者眾
矣圍中士大夫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解乎李丞
相意不厭數遣其客胡瑄要說公區圍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

必如是方可表公忠誼之節公謂理曰與君俱處城中眾以為可罪
者幾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
丞相始不快公矣時臺諫多李丞相所厚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公太
上皇出手札付尚書曰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寶帛書具道
京城內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攷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
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公上章謝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國恩異於眾
人親受賢者之責所以不避虜人滅族之禍遣人冒圖寶書於陛下
畫謀奉迎向若虜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泄露臣
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
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
去况它人乎况言者乎章連上至七八太上皇雖重惜公去而知公
歸志確不可奪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時七月己酉也八月辛未公
入辭賜茶便殿敦諭溫渥公下車之日劇賊張遇聚徒數萬陷繁
昌勢張甚動搖江東公治城壁聯保甲遠斥候扼險賊望風震聳

東萊集十國

八

大牙不入宜境明年三拜疏請祠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建炎三年
冬祀進封東萊郡侯虜騎比歲大入江湖間羣盜蜂起公避地轉徙
於筠於連於郴於全於桂應有定止紹興元年七月丁酉以疾薨于
桂州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詔贈五官郎禮視常典有八月壬申葉
葬于桂州城南之龍泉子男五人長本中嘗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終於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次揆中終於郊社齋郎次彌中嘗
任駕部員外郎終於右朝請郎主督台州崇道觀次忱中嘗任兵部
員外郎終於右朝奉大夫主督台州崇道觀次忱中嘗任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終於右朝奉郎知饒州女一人適右朝奉郎蔡
興宗孫九人曰大器大倫大猷大鳳大陽大同大麟大虬大興曾孫
十六人曰祖謙祖仁祖儉祖恕祖重祖寬祖慈祖平祖新祖節祖憲
祖承祖志祖慈祖義祖恣而大鳳大陽大同大興皆登天公體氣高
亮音吐洪暢衣冠甚嚴顧盼輝如也平生經籍之外無它嗜居陽翟
年六十餘矣猶自謙誦五經日終一帙晨起環庭除諷詠瑩瑩然雖

少年有所不逮樂陽公道學爲世宗公蚤得其傳樂天知命厄困溼
鬱排抑詆挫無人而不自得晚歸朝廷過大變兩陌虞營出入白刃
間左右喘汗無人色公裕然如平時諸酋爭前問公康王駐軍何地
公曰名王貴人在國門外猶且不知况圍城中耶一首怒目公曰尙
書祇爲趙氏乎公曰家世輔相實爲趙氏聲淚俱墮時梅尙書執禮
陳侍耶知質程侍耶振安給事扶以括貫金帛不愜虜意駢首就俘
中書高舍人伯振微服匿里舍爲虜所族公正色抗對不少下旁立
者代公縮頸故事誕節前期一月卽浮屠老子祠祈祥會乾龍節有
司脅於虜廢不講公獨往景德寺之寶勝永慶院行禮是日虜使在
館公不顧其在桂林疾既革資政劉公珪訪公臥內公與劇談慷慨
憂國言不及私迨至屬續神閑氣定談笑而終公於死生禍福之際
蓋如此靖康之難公舍垢忍恥以就大計晚進後出不知前輩本末
或以病公給事中胡公安國每爲公辯且錄其語曰河間劉長歷丞
相莘老之孫也來見曰諸人事邦昌者固不足論獨呂舜徒可惜余

東萊集十四

九

曰舜徒固自不同在圍城中遣人以蠟彈致元帥蓋果朝輔相身爲
世臣同國休戚必欲復趙氏社稷故偷生忍死僞楚之朝幹正大事
誘導邦昌使之歸宰相班勸進元帥皆其力也微斯人則邦昌外倚
金賊爲重內有范瓊之兵王時雍馮淵李同等已爲之用京師人不
知世間有三綱但云得邦昌救其死命莫不德之占據都城呼吸羣
小亦大索處置使舜徒死節第潔一身耳以此易彼故寧受汗辱以
救大事四方士大夫聞公之薨以文致莫紀公忠節者甚眾如御吏
中丞常公同則曰京師之禍廟社傾隳公以一身扶顛持危安劉之
業平勃難之丞相呂公願浩丞相秦公楨則曰二聖未歸公不敢死
竭力戴上以爲天子胡公世大儒常公以風節聞其言皆世所取信
呂秦二相亦身在兵間熟當時事者也紹興八年公長子舍人以臺
劾罷語猶及公第四子兵部疏其誣辨於朝詔錄送史館於是公之
大節始明於世公之薨也寇難未平葬故有關後二十四年乃克改
葬公於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實紹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己酉也

惟公薨距今踰三紀言論風旨浸不傳於世謹敘次終始藏於家使
子孫有攷焉

東萊集十四

十

紀事

入越錄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為會稽之游辰後出旌
 孝門五里至關頭南折入會稽路二里桐樹嶺八里東蕪塘城東陂
 塘此為大畝田甚博它時夏秋之交輒涸今歲雨澤以時田不印水
 秋深猶瀾漫也十五里舍香氏居頗成聚落道旁野塘木芙蓉初發
 映水殊有思致十里義井五里上下倉十里孝順鎮十里自驛路北
 折入香山路五里宿杭慈潘氏莊凡行七十里是日凝陰不開風襲
 人已有力始御袂四山雲氣淪然罔辨出沒申後微雨夜遂大二十
 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鳳林寺涉溪屈曲稻塍閒泥淖沒屨五里苦
 山二十里梅口邸舍錫潔勝官道蓋行賈避義烏市征往往出此十
 五里香山林壑稍遼八里下稠巖景德寺寺屋可百年繪事皆朴質
 飯于小軒方地叢竹皆有趣然稍蕪矣七里塘口自是復出驛路老

東萊集十五

梧離立道旁濯濯如青玉幹又二里宿逆旅凡行五十九里晡後兩
 方歇所歷大氏恩惠不能詳也 三十日早發二里石斛橋溪流潺
 潺岸旁大石如屋橋西走浦江道也度橋而北十里石牛有樓臨路
 樓下隔戶亦明敞主人留小語云創以待客非其居也所謂石牛
 者道下塘卧石若牛水滿不可見五里洞井居民依小坡植籬冠花
 數百本冠距低昂大類戶鄉呢雞翁舍雲薄見日已而大霽十里新
 界白石斛橋道出兩山間少曠土至此山圍始寬秋稼極目黃雲蔚
 然過義烏東陽浦江永康四縣巡檢寨委越界焉五里邵家灣觀五
 指山其巔石如駢拇然近視不若遠望飯民家舍後水竹可步逢驛
 羊行賈者數百蹄散漫川谷風毛沙助頓有泝隴秋色五里涉楓江
 士俗諺云第一楊子江第二錢塘江第三楓江蓋甚言其水波惡實
 小溪耳聞春夏頗湍悍今僅至腰而已南岸有覆斗山山形正方若
 斗覆五里與樂槿花夾道室廬籬落皆整五里界牌隴平坡淺草隱
 隱起伏環山城立眞監牧地也五里牌頭市道分為南北道出漁浦

度浙江入杭東道入越輪蹄擔負東視北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巖巖
 旁獅子山首昂背偃略類狻猊五里寒熱阪五里宿硯石邨凡行六
 十五里婁謁逆旅牆壁橫斜多市僧榜帖大要皆尤人語斯其所以
 為市道與悚然久之 九月一日晨霧上橫隴東嶂出日金暈吞吐
 少焉全壁徑升晃耀不可正視升數尺輒於雲絢采光麗因蔽益奇
 非浮翳所能掩露稍風葉皆鮮鮮有生意五里裏湖五里蔡家塢五
 里桐木嶺五里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煙猶蕭疎縣方築社南垣兩松
 樛枝小異里許至市自縣治前東折度下橋橋屋半圯矣並大溪行
 流甚壯其源一自東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逕縣城又
 逕蕭山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已歸然見之出縣
 東門山益遠川原益曠田萊多荒蓋沮不宜稼而然五里放生橋
 道左女貞新葉生黃綠間錯如行閩粵荔枝林五里馬秀才店店旁
 小室隨事蒔花草馬久罷舉矣三里雙橋坂二里烏石其南入剡百
 里而近十五里苦李橋溪磧頗清淺木陰扶疎百餘步入山徑五里

東萊集十五

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望東嶺神祠縹緲
 雲間下坂稍穉垂黃際山數十里平鋪如拭洋洋乎富哉豐年之象
 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橋鎮前歲析諸暨之十鄉即鎮為義安縣
 今年五月廢凡行七十里薄暮小雨 二日辨色發楓橋陰風薄寒
 十里乾溪溪橋柳數百株有十圍者過橋繞山足行十里古博嶺
 嶺左右皆叢篠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自楓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
 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瀉瀉風物漸佳十里含暉橋亭天章寺路
 口也遂穿松徑至寺寺蓋晉王羲之蘭亭山林秀潤氣象開敞寺右
 臂長岡達橋亭植以松檜疑人力所成者法堂後砌筒引水激高數
 尺堂後登塔四五十級有照堂兩旁修竹木樨盛開軒檻明潔又登
 二十餘級至方丈眼界頗闊寺右王右軍書堂庭下皆杉竹觀右軍
 遺像出書堂徑田間百餘步至曲水亭對鑿兩小池云是羲之鷺池
 墨池曲水乃汗渠蜿蜒若蚓必非流觴之舊斟酌當是寺前溪但歲
 久失其處耳由曲水亭穿小徑涉溪復出官道數里買舟泛鑑湖湖

多湮爲田所存僅如溪港然秋水平岸菰蒲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入水門過南堰歷府學天慶觀至禹跡寺門捨舟外氏寓舍此寺拜外祖母溫國錢夫人伯舅叔舅溫國八十一矣氣貌視聽纔類五六十人與叔度同館於書室 三日游外氏園有梅坡月臺菊潭杞菊堂竹隱蒲澗橘洲因寺廢地葺治之十六七成矣最勝者梅坡遠亭皆梅前對蒲澗橘洲野水灣環島嶼掩映如在江湖而竹隱一徑深幽塔庭清闕亦其次也又過義恩師院院與杞菊堂鄰十年前嘗識之午後自園後門穿僧菴度小橋轉三兩曲至圓通寺舊乃興福寺子院去歲廢興福入圓通合二爲一掃地更新面勢端直殿廡華敞殿後猶未畢工循舊路復穿園中歸園後邊河岸木成陰舅氏云此卽蜀橙木也植之方數年往時表裏無障蔽今不復見道上車馬矣杜子美所謂飽聞橙木三年大信然是日薄陰 四日飯已侍伯舅同叔度詹季章微之泛小舟出南堰繞城緣鑑湖訪蘇仁仲計議師德於偏門外皆前

東萊集十五

日初至所歷也啜茶道寧堂不甚高大位置據宋末修木補入頗穩愜砌下瑞香兩木面皆文餘仁仲蘇子容丞相孫致仕開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壘壘不厭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慶歷乙酉家君面付猶蘇河陽所藏也紙尾銘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其日書秩銘戒者子容所識其曰先公銘戒者銘語亦同蓋子容之子所識也紙背多廢牋簡刺字異今制者未云牋件狀如前謹牋如前輩所記署衙多杭州官稱子容云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時也歸舟煙雨晚鶻游大能仁寺開壯光麗甲於會稽殿殿覆閣金碧相照寺吳越錢氏所建頽廢久矣新於今主僧常堪之手二十年前見坦於此寺方爲板下僧相與步敗簷毀垣慨然有興作意具道規模次第果不愆其素有志者事竟成如此然益知民力之困也 五日義恩師約飯偕者蘇仁仲伯舅叔舅潘叔度詹季章丁茂才 六七年表弟暨中食開霽晴光發宿心目頗快飯罷復陰晚步過寺橋歷沈氏李氏園

皆荒蕪獨脩竹猶森然 六日借石天民 潘叔度自寺橋直道過郡岸道傍多流水喬木殊不類鄞市教授廳後環碧亭小榻環亭皆水敗荷折葦秋思甚濃石應之 宗昭 高應朝 宗商 亦繼來遂自直舍入學夫子殿居中脩廊廣庭長松錯列講堂榜以明倫後有稽古閣制作皆雄偉而閣下尤勝疏達開豁擁牆密竹如雲晚冒雨歸七日雨不可出過詹季章位小閣因重屋樓板其間縱三弓橫半之南北取屋山爲明遠山竹樹歷歷如畫蘆簾仰承穹窿若船背幽潔極可愛名以越舫其狀真類小舟也 八日早過大中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屋多人少頗牢落門有兩池亦稱石軍驚池墨池略無意趣政如天章者皆後人疆名之耳殿後地漸峻石應之寓居在焉遂與應之登雪軒軒占卧佛殿右偏湖山聚落皆來獻狀以宜於觀雪得名今雖不與雪值然霧雨空濛亦奇觀也寺後卽鼓山蕺菜名園經云越王嗜蕺嘗採於此 九日早雨少止侍伯舅同潘叔度詹季章汎舟赴蘇仁仲飯舟經卧龍山下竹洲柳岸略如茗雪卧枝拂水

東萊集十五

尤奇飯罷登舟中塗小泊步游西園郡圃也其北飛蓋堂下臨大池其中集春堂四隅各一亭東春榮西秋芳南夏陰北冬瑞其南揚波堂面城水木幽茂兩小亭對峙東曰逍遙西曰裴回圃之西卽曲水先入敷榮門右轉至右軍祠穿脩竹塢遂登山山蓋版築所成繚繞深遠曲徑回復迷藏亭觀仁入者惶惑不知南北山背有流杯巖鑿城引鑑湖爲小溪穿巖下鑿以橫開激浪怒鳴過開遂爲曲水長廡華敞棖棟椽柱皆塗斲象竹遠以清流蟄以蒼石犬牙參錯殆若天成俯砌水中爲敬流杯至敬傍輒自近岸蓋廡中爲三井吸水勢使然曲水之上激湍亭惠風閣規樞若都下王公家山頂崇峻菴其脅騎懷亭面亭依山爲巖壑然皆塗墍不可支久下山右遠至清眞軒刻桐象枱欄平階茶蘼架甚茂但爲蔓草繁亂刺眼耳曲水乃前守史丞相 所鑿往年見其新成今竹樹皆成陰而亭榭稍稍圯剝矣復登舟還禹跡 十日午後同叔度汎舟過南堰出門穿鑑湖支港斜雨入篷衣袂沾濡七里獨山野橋烟樹可畫出口港漸狹又七

里道樹捨舟步田開泥潦沒屐一里許至堅密巷拜外大父墓巷屋
繞八九開懸檻幽潔夜分四山風雨倚然始聞秋聲 十一日晨起
冒雨躡屐登舟入城至能仁寺赴常坦師飯七六弟在焉遂過報恩
光孝寺後飛來山即圖經所謂怪山也傳云自瑯琊飛至其說不
經其巖有塔采絢甚華塔下有窰井乃小石窰自唐以來神之謂窰
能時出妖祥近世不復見矣井故依山均坡隨有古意近僧發使就
整遂無可觀有濮安懿王祠廟寓此寺有團令領吏卒守之主僧明
哲往歲嘗識之新昌設蜜木湯甚清美晚還禹跡 十二日雨不可
出借園經尋近城名山須雨霽徧游晚石應之來宿 十三日過午
雨止諸葛壽之 干齡 高應朝石應之孫季和 應時約往丁氏園遂同
汎舟至新河步入園園多海檜但結結闕其天性後牆皆密竹軒楹
大敞宜夏不宜冬宿東偏小室會宿者叔度應之季和 十四日自
丁氏園借叔度壽之應朝應之季和登舟出五雲門入鑑湖湖面獨
此爲闊隆興初吳給事 帝浚湖未一二尺多得古柏皆剝木爲之蓋

東萊集十五

五

漢末鑿湖前冢墓也然後知古人爲湖特因地勢築堤堤立而湖成
不待深疏鑿也今自五雲門重提隱然達於曹娥五六十里民間謂
之省塘此乃故湖堤湖田之民每毀堤以決積水故堤缺而湖廢異
時有意復湖者第修完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爲陂濼矣自
湖尾入若耶溪過後漢鄭弘廟傳所記樵風蚤暮迎送舟楫采薪者
云至今猶然半里石帆山山橫若張帆又數十步秦始皇酒壘乃山
脚兩石粗類壘益又一二里艤舟游龍瑞宮方士謂之陽明洞天穿
松徑數百步至宮宮後三峰翔舞飛動勢若覆壓大略如栖賢望五
老特欠其二耳中峰乃會稽山祠官春秋用事焉由西廡循山逕觀
龍見壇其旁即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
也又數步飛來石老木槎枒石壁如削綠磴道至錢秀才菴遂自東
廡出院院皆扇閉獨遇一客道士云縣州人復登舟徑鑑湖湖天夕
照水却漁屋皆被光景日所入諸山如在全霧中天下絕境也暮泊
告成觀宿於明遠堂下小室 十五日晨謁大禹祠

入閩錄補宋本

二十一日陰宿川嶺下
二十二日陰晚兩宿安仁
二十三日早雨辰後止
二十四日雨時作時止
二十一日發婺州二十三日至衢州二十四日留衢州
二十五日出通道門三里晉殷將軍浩廟塑像猶作書空之狀但被
服乃用今制四里仁尖二里殷將軍墓墓在道左無樹林上有小
石屋鄉名虞曠舊云殷曠謂將軍故宅曠垣有存者避諱易爲慶
九里十八里市八里詹家橋八里栢壘橋七里後溪浮橋一里後
溪市二里入江山縣界二里石龜山五里杏溪溪橋頗長有馬驛
五里平坦市宿白肚店前溪渚甚勝是日早雨辰後止時見日
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煙蘿洞穴頗險亂石如羊馬其東嶽
廟廟後突星山其南騎石山皆舉拔一里東折入浦城路十里情湖

東萊集十五

六

渡渡秀麗坦徐誠叟書院今爲周氏居矣渡溪至小觀略有水石
十里三石山四里長臺路口路通處州四里檀町七里鎮安都市
十五里江郎山三峰中斷如割真奇觀也山下靈石廟老樟輪囷
數百年物過江下市游祝氏園主人名大舉四里宿麥嶺自衢至
此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風物漸類閩中是日陰夜大雨
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崗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源四里三坑五里楓嶺
十里僊霞嶺磴道屈折數里甚峻左右皆榛茅無樹林五里桑園
嶺四里梅嶺二嶺之閒林壑頗勝三里確溪三里大千嶺六里宿
柳樹遷返福州士人潘子嘉是日早小雨已後晴
二十八日五里相亭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十五里小千嶺下嶺
半入建寧府浦城縣界五里小楓嶺過嶺望浮蓋山甚雄秀石筍
石人石鐘石牛羅列其巔五里茗坑自此復行驛路五里前漢馮
郎中廟蓋馮唐也無碑版不知始所以立二里梨嶺其高次於西
霞三里曠吝墓林麓幽茂四里栢木舖三里同向寺十里山坊十

里魚梁嶺五里宿沙溪面山臨流水木情華終夜聞溪聲進士徐
良賦來謁是日晴晚雨

入關錄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五里馬海廣教寺三十里
湯塘入衢州龍游縣界十五里宿小龍游是日陰潘叔昌實偕行
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里龍游縣三十五里宿安仁是日陰時見
日晚雨

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謁汪尚書遂館於超化寺哭發倅舅徧到
外氏諸位見曹宗總聞人伯卿祝汝昭汝玉張孟遠是日早雨辰
後止晚蒸褥未至衢二十里下道數百步有石巖寺巖頗傲然氣
象庫陋

二十四日留超化是日雨時作時止見汪監稅築舍人之子也
二十五日早發衢州出通道門三里晉殷將軍浩廟塑像猶作書空
狀四里仁尖二里晉殷將軍墓墓在道左無樹林上有小石屋鄉

東萊集十五

七

名慶牖舊云殷牆避諱易為慶蓋往者殷將軍故宅牆垣猶存九
里十八里市八里詹家橋八里栢靈橋七里後溪浮橋一里後溪
市二里入江山縣界土俗穫稱留得尺餘束為把藏之飯甚有味
有以養之故也自此至建皆然二里石龜山五里吉溪溪橋頗長
有馬驛五里平坦市十五里宿白肚屋前溪清甚勝是日早雨辰
止時見日

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煙蘿洞穴隘甚亂石如羊馬其東嶽
廟廟後突星山與騎石山相望皆奇峭一里東折入仙霞路十里
清湖渡渡旁麗坦徐誠叟書院在焉今為周氏居渡溪即山觀略
有水石十里三石山四里長臺路口路通處州四里植町七里鎮
安都十五里江郎山三峰拔起數百丈中斷如劃天下奇觀也山
下盡石廟廟庭老樟輪囷度其圍二丈八尺過江下市游祝氏園
見其主人大舉四里宿夢嶺自麥至此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
嶺漸頽閩中是日陰夜大雨

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岡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流四里三坑五里楓嶺
十里仙霞嶺磴道屈折數里甚峻左右皆童山榛茅極目五里桑
園嶺四里梅嶺二嶺間林壑頗勝二里確溪自此路皆並溪時有
佳處三里大千嶺六里宿柳樹見福州播進士子嘉是日早小雨
已後晴

下

東萊集十五

八

非嶺也七里井欄源六里大湖嶺上有靈泉巷四里大湖市五里
西館五里蔡家洋二里清河橋三里濮村宿遷新歸安張丞體仁
同年也是日晴遊返李將仕兄弟備福州八皆往赴銓試
四月初一日三里轉山頭入五夫路三里陂頭水留道多斷絕二里
洪源棚五里竹原山徑繁紆瀾水交梳聲如怒雷一里聚嶺線繞
五六里所歷諸嶺此為最高嶺脊崇安縣界下嶺過雙松一兩曲
瀾石如磴數十級懸深甚奇十里溪源橋始至嶺足民家編杉皮
障日朴質可喜二里上嵐林嶺秀澗小山石嶺點綴曲有思致半

里上嵐橋一里上嵐嶺二里會仙橋二里會仙嶺二里開善寺七

里至五夫訪朱元晦館于書室是日晴

初二日見劉監廟

充甫劉撫屬平甫范仲宣徐周賓大老口

思作格是日晴

初三日游劉氏園前枕溪後即屏山亭樹高下十餘而悠然堂最勝

遂之報本菴菴旁兩崖束溪如峽同游者朱二劉范潘是日晴

初四日游密菴距五夫七里菴乃僧道謙所廬曾大父遺係在焉謙

歿餘二十年菴前數十步清端亭古木四合泉石甚勝繞欄百餘

步晝寒亭面瀑布菴亦幽靜晚遂宿菴中同游者朱二劉范潘徐

而劉范徐皆先反是日晴

初五日自密菴歸五夫見王春卿光敏是日早晴晚雨

初六日 後晴

東萊集十五

九

此錄所以紀武夷之游鷺湖之集蓋一時之盛也舊錄散軼
求之未獲往嘗得初藁一紙於叔昌丈既刻之矣比復從宋
正父自適得此本比前所刊贏七日而猶非全書是可恨也
姑再刻以附此卷俟得完本當續補之若斯游之梗概則見
於年譜云

庚子辛丑日記

淳熙七年庚子

正月戊寅

初編大事記起周敬王三十九年 晴

春二日 四十年 陰夜微雨

三日 四十一年 微雷

四日 脩讀詩記唐無衣 陰時見日

五十二日 晴

六日 有杖之杜 高生 晴

七日 四十二年元王元年 晴暖如中春

八日 采芩 秦車鄰 晴暖甚

九日 二年三年 晴暖

十日 擊鐵 晴暖 未後雷小雨晚陰風

十一日 甲子 四年五年陰時見日午小雨

十二日 小戎 蒹葭 陰薄寒

十三日 六年七年八年 小雨午後晴暖

十四日 終南黃鳥 自四更大雨欲曉漸微

十五日 終日陰風 夜晴

十六日 貞定王元年至五年 晴

十七日 晨風無衣宵陽權輿 晴寒

十八日 貞定王六年至十三年 晴暖

東萊集十五

十

陳宛丘東門之枌 晴暖

十九日 貞定王十四年至十九年 晴暖

二十日 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場 晴風

二十一日甲戌 貞定王二十年至二十七年 早小雨陰

二十二日 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 陰

午後雨遂入夜時作時止

二十三日 二十八年至考王九年 陰時見日極暖 酉後

雨簷溜終夜有聲

二十四日 澤陂槍羔裘 欲曉雨止林塘膏潤畦壟慘澹 晴

二十五日 十年至十五年 晴 晚風夜寒

二十六日 素冠隴有萋楚匪風 晴

威烈王元年 晴

曹焯蟬 陰晴不定

二十九日 二年三年 陰

二月己卯大
 一日 候八 晴暖
 二日甲 四年 早晴晚陰
 三日 鳩鳩 晴和桃杏盛開
 四日 五年至八年 晴
 五日 下泉幽七月序 自四更雨終日時作時止
 六日 九年十年 晴
 七日 忌祭 早晴申後微雨
 八日 七月一章 微雨
 九日 十一年十二年 晴和
 十日 七月二章 晴 夜雨
 十一日 十三年至十七年 欲曉雨止 紫荊盛開鮮明 陰
 晚風遂入夜
 十二日甲午 七月三章四章 雨寒

東萊集十五

十三日 十八年 陰寒時見日 遶山有雪
 十四日 七月五章 晴
 十五日 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早晴已後陰寒
 十六日 七月六章 晴稍和
 十七日 三十三年至安王元年 晴和
 分十八日 七月七章 晴午後陰
 十九日 二年至四年 晴
 二十日 七月卒章 雨暖申後晴 初夜山風儵然隨以驟雨
 二十一日 五年至十年 雨後新綠可觀 晴暖二更後雷雨
 二十二日甲辰 鳩鳩 欲曉雨止辰後復作風寒微霰北山有雪
 二十三日 十一年至十三年 晴寒
 二十四日 東山一章 陰寒
 二十五日 十四年十五年 晴
 二十六日 東山二章 陰寒時見日

二十七日 十六年十七年 陰暖
 二十八日 東山三章 晴暖
 二十九日 十八年至二十年 晴暖夜雨
 三十日 東山卒章 五鼓雨欲曉時陰時晴蒸溽
 三月庚辰大
 一日 二十一年 陰蒸溽
 二日甲寅 破斧 陰寒暖不齊
 三日 二十二年 陰酉後大雨半夜止
 清四日伐柯九罭 早陰風辰後止
 五日 二十三年 陰早雨辰後止
 六日 狼跋 早雨辰後止 陰午後晴
 七日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終日雨
 八日 正小雅 晴極暖 綠陰初成
 九日 二十六年烈王元年 已後雨午止蒸溽夜雨連明

東萊集十五

十日 鹿鳴 辰後雨昏時止
 十一日 二年三年 陰晴不定 寒
 十二日甲子 四牡 陰
 十三日 四年五年 陰辰後晴
 十四日 皇皇者華 晴 荀生
 十五日 六年 晴和
 十六日 常棣序 晴和
 十七日 晴暖二更後雨 以陸子壽見過輟課
 十八日 常棣一章 五更雨驟欲曉止陰晴不定
 十九日 作張十五丈祭文 晴和
 二十日 七年 晴
 二十一日 常棣二章至四章 雨
 二十二日甲戌 拾射圃 晴
 二十三日 顯王元年 晴

二十四日	常棣五章至卒章 晴
二十五日	二年 晴
二十六日	伐木一章 晴 初熱
二十七日	伐木二章 晴
二十八日	伐木三章 晴
二十九日	讀宗法 晴熱晚大風雨昏後止
三十日	讀宗法 陰風溼熱
四月辛巳小	
一日	讀宗法 陰 雨時作時止
二日甲申	顯王三年四年 晴
三日	天保序 陰
夏四日	五年 自四更雨已後止
五日	天保一章 晴和
六日	六年 晴和
東萊集十五	
七日	天保二章三章 陰時有雨酉後雷雨終夜不息
八日	七年 早雨辰後晴
九日	天保四章至卒章 早濕熱午雷雨申後晴晚復雨中夜止
十日	八年 晴 清和
十一日	采薇一章二章 晴和
十二日甲午	九年十年 晴
十三日	采薇三章四章 晴和
十四日	十一年 晴熱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見日 溼熱晚微雨
十六日	采薇五章 晴
十七日	十二年 晴熱
十八日	采薇六章 晴午後熱
小十九日	十三年 晴通夕煩暑
二十日	出車一章 雨溼熱晚冷

二十一日	十四年 雨冷
二十二日甲辰	出車二章 晴
二十三日	十五年 晴
二十四日	出車三章 晴
二十五日	十六年 晴
二十六日	出車終篇 晴
二十七日	十七年 晴
二十八日	杖杜一章二章 晴
二十九日	十八年 晴熱
正月壬午大	
一日	讀宗法 溽暑雨時作時止
二日	杖杜終篇 雨或作或止
三日甲寅	十九年 陰時見日
四日	魚麗一章 陰二更後雨
東萊集十五	
五日	二十年 欲曉雨止 陰時見日
六日	魚麗終篇 陰燈後雨遂終夕
七日	二十一年 細雨時見日午後晴
八日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晴熱
九日	二十二年 陰晴不定 溼熱
十日	南有嘉魚一章 晴 夜微雨
十一日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雨時大時小時作時止
十二日	南有嘉魚終篇崇丘 雨午後止夜小雨頃之
十三日甲子	二十五年 晴熱
十四日	南山有臺 辰後雨午止申後復雨簷溜終夜有聲
十五日	讀宗法 雨已後止 晚晴
十六日	二十六年 晴和 申後熱
十七日	由儀蓼蕭一章 陰時有雨申後雷雨遂終夜
十八日	二十七年 雨不止溪漲晚雨止

十九日 蓼蕭終篇 早復雨晚益大
 二十日 作鈞臺記 雨晨夜不息
 二十一日 二十八日 雨時作時止申後晴
 二十二日 湛露 晴溽暑晚小雨
 二十三日 甲戌 二十九年 晴熱
 二十四日 形弓 晴熱清風時至晚雷雨昏後止
 二十五日 三十年 晴晚小雨即止
 二十六日 菁菁者莪 陰晴不定時有微雨燥暑
 二十七日 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六月序 早陰涼午後晴熱
 二十九日 三十三年 晴熱
 三十日 六月一章 早陰涼已後晴熱
 六月癸未小
 一日 讀宗法 晴時有雲
 東萊集十五
 二日 三十四年 晴熱午後陰涼
 三日 甲申 六月二章三章 晴時有雲
 四日 三十五年 陰昏後兩夜分止
 五日 六月四章 兩午後晴
 六日 三十六年上 晴熱
 七日 六月終篇 晴熱
 八日 三十六年下 晴熱晚驟雨即止
 九日 采芑一章 晴午時有雨
 十日 三十七年 早晴已後陰
 十一日 采芑二章 晴時有雲
 十二日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 陰涼
 十三日 甲午 采芑三章 陰午小雨時見日
 十四日 四十年 薄陰申驟雨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時兩夜雨

十六日 采芑四章 陰雨涼煥不常
 十七日 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 晴熱
 十八日 車攻一章二章 晴熱申後陰涼
 初十九日 四十四年 晴熱
 二十日 車攻三章四章 晴熱甚
 大二十一日 四十五年四十六年 晴熱
 二十二日 車攻五章六章 晴熱
 二十三日 甲辰 四十七年 晴熱極
 二十四日 車攻終篇 晴熱午有雷
 二十五日 四十八年慎觀王元年 晴熱申後雷震陰晦小雨即
 霽
 二十六日 吉日一章二章 晴辰後有雨
 二十七日 二年三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吉日終篇 晴熱 晚小雨
 東萊集十五
 中二十九日 四年 晴熱
 七月甲申大
 一日 讀宗法 晴極熱
 二日 鴻雁 晴熱
 三日 五年 晴熱晚大雷雨有雷聲後止
 四日 甲寅 庭燎 晴熱夜風雨久之
 五日 六年 晴熱晚大風雨
 六日 沔水 晴熱
 立七日 報王元年 晴熱
 八日 鶴鳴 晴熱
 九日 二年 晴極熱
 伏十日 祈父 晴熱
 十一日 三年上 晴熱
 十二日 白駒 晴熱

十三日	三年下	晴熱
十四日	甲子	黃鳥 晴時有雲微涼
十五日	讀宗法	晴熱夜稍涼
十六日	四年	晴熱早晚涼酉後驟雨
十七日	我行其野	晴熱
十八日	五年	晴熱
十九日	斯干一章二章	晴極熱
二十日	六年	晴熱
二十一日	斯干三章至五章	晴熱
二十二日	七年	晴熱
二十三	斯干六章七章	晴熱
二十四	甲戌	八月上 晴熱
二十五	斯干終篇	晴熱
二十六	八年下	晴熱
東萊集十五		
二十七	無羊一章二章	晴熱
二十八	除期服	晴熱
二十九	九年	陰申後雨簷溜有聲食頃止夜時有雨
三十	無羊終篇	枕陰晚時小雨
八月乙酉小		
一日	讀宗法	陰
二日	十年上	晴新涼
三日	節南山一章二章	晴
四日	甲申	十年下 陰微雨四更後稍大
五日	節南山三章四章	雨或大或小
六日	十一年	晴時有雲
七日	節南山五章至七章	晴
八日	十二年	晴熱
九日	節南山終篇	晴風

十日	十四年	晴
十一日	正月一章至三章	陰
十二日	十五章	晴時有雲
十三日	正月四章至六章	晴
十四日	甲午	十六年 晴
十五日	讀宗法	晴
十六日	正月七章至九章	晴
十七日	十七年	晴
十八日	正月十章	晴時有雲
十九日	十八年	陰晚微雨
二十日	正月終篇	陰晚小雨二更後遂大通夕簷溜有聲
二十一	十九年	雨時作時止
二十二	十月之交一章二章	陰夜雨
二十三	二十年二十一年	雨時作時止
東萊集一五		
二十四	日甲辰	十月之交三章四章 申後大雨遂終夜
二十五	二十二年二十三年	辰後雨止午後晴
二十六	十月之交五章六章	晴
二十七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晴
二十八	十月之交終篇	晴
二十九	二十六年	晴 木犀盛開芙蓉初發
九月丙戌大		
一日	閱醫經	雨終日夜
二日	雨無正一章二章三章	陰
三日	二十七年	雨終日夜
四日	雨無正四章五章	雨辰後止陰時見日
五日	甲寅	二十八年 晴
六日	雨無正終篇	晴
七日	二十九年	晴

八日	小旻一章	晴
九日	三十年	晴 夜分雨
十日	小旻二章	欲曉雨止 陰
十一日	三十一一年	晴
十二日	小旻三章	晴
十三日	三十二年	晴
十四日	小旻四章	晴
十五日	甲子 讀醫經	晴
十六日	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晴
十七日	小旻終篇	晴
十八日	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晴
十九日	小宛一章至三章	陰冷
二十日	三十七年三十八年	晴
二十一日	小宛終篇	晴
東萊集十五		
二十二日	三十九年四十年	陰
二十三日	小弁一章二章	雨申後晴夜雨
二十四日	四十一年四十二年	晴晚小雨
二十五日	甲戌 小弁三章四章	自五更雨已後止夜雨
二十六日	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	陰風
二十七日	小弁五六七章	陰時見日
二十八日	四十七年至五十年	晴
二十九日	小弁終篇	晴
三十日	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	晴暖菊花盛開終夜風
十月	丁亥小	
一日	作書辭官	晴
二日	巧言一章	晴
三日	五十五年	晴
四日	巧言二章	晴

五日	甲申 五十六年	晴稍暖
六日	巧言三章	晴 黃花如散金
七日	五十七年	陰
八日	巧言四章	晴 庭有落葉
九日	五十八年五十九年	晴
十日	巧言終篇	晴
十一日	秦昭王三十二年	至五十五年 陰
十二日	何人斯一章至四章	陰
十三日	五十六年孝文王元年	早略見日沈陰夜月明
十四日	何人斯終篇	晴
十五日	甲子 閱醫經	晴
十六日	莊襄王元年至始皇元年	晴
十七日	巷伯一章至四章	晴
十八日	二年至五年	晴暖
東萊集十五		
十九日	巷伯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六年至九年	晴暖
二十一日	谷風	陰時見日昏小雨
二十二日	十年至十三年	晴暖
二十三日	蓼莪一二三章	晴暖
二十四日	十四年至十七年	自五更小雨時作時止
二十五日	甲辰 蓼莪四章	晴
二十六日	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陰
二十七日	蓼莪終篇	自昨夜雨時作時止 設圍爐 反照
二十八日	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晴微霜
二十九日	大東一章二章	晴晡後冷
十一月	戊子大	
一日	忌祭	晴寒 辰後陰
二日	二十六年	晴寒

三日	大東三章	晴
四日	二十七年	晴
五日	大東四章五章	晴暖
六日甲寅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晴暖
七日	大東終篇 小雨陰晦夜雨	
八日	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小雨晚晴
九日	四月一章二章	晴
十日	二世元年	晴
十一日	二世二年	晴暖
十二日	二世三年	陰雨遂終夜
十三日	義帝元年	苦寒陰晦有雪片
十四日	漢高帝二年	陰寒
十五日	三年四年	晴寒
十六日甲子	四月三章四章	晴寒
東萊集十五		
十七日	四月五章	晴
十八日	四月六章	晴
十九日	四月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北山一章二章	晴暖
二十一日	北山終篇	陰西微雨
二十二日	閱祭禮	陰
二十三日	閱祭禮	陰
二十四日	閱祭禮	陰微雨
二十五日	閱祭禮	晴
二十六日甲戌	家廟成時祭 補大事記霜晴晨光苗隴風氣	清徹
二十七日	無將大車	霜晴風寒
二十八日	補記	霜晴
二十九日	小明一章	霜晴

三十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月己丑小		
一日	讀宗法	晴寒
二日	小明二章	晴寒
三日	補記	晴寒
四日	小明三章	晴寒
五日	補記	晴
六日甲申	小明四章	晴頗暖
七日	補記	晴
八日	小明卒章	晴寒
九日	補記	晴
十日	鼓鐘	
十一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日	楚茨一章	晴寒
東萊集一五		
十三日	補記	晴寒
十四日	楚茨二章	陰寒
十五日	補記	晴寒
十六日甲午	楚茨三章	晴寒
十七日	補記	晴寒
十八日	楚茨四章	
十九日	補記	晴寒
二十日	楚茨終篇	晴寒
二十一日	補記	晴寒
二十二日	信南山一章二章	晴寒
二十三日	補記	晴寒
二十四日	信南山三章四章	晴
二十五日	補記	晴
二十六日甲辰	信南山終篇	晴

大寒二十七日 補記 晴
 二十八日 補記 晴
 二十九日 補記 晴寒
 淳熙八年辛丑
 正月庚寅大
 一日戊申 讀論語 晴寒
 二日 甫田一章 晴寒
 三日 漢高帝五年上 陰微飄雪
 四日 甫田二章 自昨夜大雪林麓欄檻高下一色辰後止
 五日 五年下 陰晦時有雨 夜雪
 六日 甫田三章 早雪止藏雪申後雪復作晚止
 七日甲寅 六年上 陰晴不定
 八日 甫田終篇 陰晦晚大雪遂入夜
 九日 六年下 早雪止琳琅觸目 陰
 東萊集十五
 十日 大田一章 晴瓦溝餘白臘梅盛開
 十一日 七年 霜晴已後陰
 十二日 大田二章 陰寒
 春十三日 八年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大田終篇 晴時有雲
 十五日 閱歐陽公集 晴風
 十六日 九年 晴風
 十七日甲子 瞻彼洛矣一章 晴
 十八日 十年上 晴
 十九日 瞻彼洛矣終篇 晴
 二十年下 日烘臘梅香甚
 二十一日 裳裳者華序 晴 夜大風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陰風
 二十三日 裳裳者華 晴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中 晴 夜小雨
 二十五日 柔屨 晴和夜風
 二十六日 十一年下 陰寒
 雨二十七日甲戌 鴛鴦 陰
 二十八日 十二年上 陰寒時時小雨
 二十九日 雨木冰 頽弁一章 午後雪終夜不止
 三十日 十二年下 早晴申後雪遂終夕
 二月辛卯小
 一日 頽弁二章 大雪晚小止復作
 二日 惠帝元年二年 大雪日夜不息
 三日 頽弁三章 大雪日夜不息
 四日 三年四年 早雪止未後晴
 五日 車牽一章至三章 陰晴不定
 六日 五年六年 輕陰 餘雪可觀
 東萊集十五
 七日甲申 忌祭 晴
 八日 七年高后元年 晴
 九日 車牽終篇 晴 圓梅盛開
 十日 二年三年
 十一日 青蠅 陰晴不定 夜小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細雨時作時止
 十三日 賓之初筵一章 陰晚晴
 十四日 六年七年 晴和
 十五日 讀論語 晴和晚大風
 十六日 八年上 晴和紅梅開
 十七日甲午 賓之初筵二章 晴暖
 十八日 八年中 陰暖甚晚小雨
 十九日 作番陽王安母墓表 欲曉大風雨終日榜沓晚晴
 二十日 八年下 晴

二十一日 賓之初筵三章 陰時有雨
 二十二日 又帝元年 晴
 二十三日 賓之初筵四章 霜寒晴櫻桃花開
 二十四日 補記 晴杏花開閨春禽
 二十五日 賓之初筵卒章 晴和
 二十六日 補記 晴和 桃花開
 二十七日 甲辰 致齋 晴風時有雲
 二十八日 時祭 陰午後晴雜花多開晚雷雨遂入夜
 春二十九日 補記 陰雨
 三月壬辰大
 一日 讀宗法 晴 紫荊花開 晚雨
 二日 二年上 晴
 三日 魚藻 晴
 四日 二年中 晴
 五日 采菽一章 或晴或陰夜小雨
 六日 二年下 陰
 七日 采菽二章 陰雨
 八日 甲寅 諸葛誠之行輟課 陰雨夜晴
 九日 采菽三章 晴寒 李花開
 十日 三年 陰晚雨
 十一日 采菽終篇 陰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陰雨
 十三日 角弓一章至四章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六年 晴暖 海棠梨花盛開 夜雨
 十五日 讀知言 陰晚小雨
 十六日 七年 晴時有雲
 十七日 角弓五章六章 晴 聞蛙
 十八日 甲子 八年 早晴辰後陰雨遂終夜

十九日 角弓終篇 陰雨
 二十日 九年十年 晴夜小雨
 二十一日 菀柳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晴漸熱綠陰初成夜雨
 二十三日 都人士序 陰時有雨午後雨益大遂終夜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下 晴
 二十五日 都人士一章 晴 眞珠花開
 二十六日 十二年 晴 百葉桃開
 二十七日 都人士二章 晴
 二十八日 甲戌 十三年 陰雨
 二十九日 都人士終篇 陰雨時見日
 三十日 十四年 晴 竹開蕙開
 閏三月小
 一日 閱醫經 晴 茶蘼薔薇開
 二日 十五年 陰晚晴紫竹荀生 閨子規
 三日 采芣 陰 午後雨遂終夜
 四日 十六年 細雨
 五日 黍苗 陰 作茶蘼架
 六日 後元年 陰種蓼花時見日筋竹荀生晚雨遂終夜
 七日 隰桑 雨
 八日 甲申 後二年 晴暹熱
 九日 白華一章二章 陰 種芭蕉
 十日 後三年四年 雨晚晴夜復雨
 十一日 白華二章四章 或陰或晴
 十二日 後五年 晴夜雨 聞鶯
 十三日 作邵武游玠母墓誌 晴
 十四日 後六年 仁雨仁晴
 十五日 閱醫經 晴時有雨

十六日 後七年 輕雷小雨
 十七日 白華五章六章 陰小雨
 十八日甲午 景帝元年 陰時見日
 十九日 白華終篇 陰 新荷生
 二十日 二年前上 晴時有雲
 二十一日 縣蠻序 陰時見日
 二十二日 二年前下 陰晴不定小雨
 二十三日 縣蠻 陰時見日
 二十四日 三年前上 晴初熱
 二十五日 蕪葉 晴 除圍爐
 二十六日 三年前中 晴熱夜雨
 二十七日 漸漸之石 終日雨
 二十八日甲辰 與范元章黃英甫諸人會飯輟課晴熱
 二十九日 黃幾先行輟課 晴熱
 四月癸巳大
 東萊集十五
 一日 讀正蒙 陰時有雨
 二日 三年前下 晴極熱
 三日 苕之華 晴熱夜大雨
 四日 補記 兩午後止
 五日 何草不黃 陰晚雨
 六日 補記 時時雨
 七日 文王序 陰夜雨
 八日 補記 晴夜雨
 九日甲寅 文王一章二章 陰夜雨
 十日 補記 大雨如傾
 十一日 文王三章四章 晴晚陰
 十二日 四年 陰時時雨溼熱
 十三日 文王五章 晴

十四日 五年六年 晴熱 蜀葵開
 十五日 開醫經 晴午微雨
 十六日 七年中元年 晴開東窗
 十七日 文王終篇 陰
 十八日 中二年前上 陰雨夜大雨
 十九日甲子 大明一章 陰時有雨
 二十日 中二年前中 晴
 二十一日 大明二章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中二年前下 早大雨已止未後晴
 二十三日 大明三章 晴
 二十四日 中三年 早晴辰後陰 涼
 二十五日 大明四章 陰時時雨
 二十六日 中四年五年 雨
 二十七日 大明五章六章 雨
 二十八日 中六年後元年 大雨如傾遂終夜 萱草開
 二十九日甲戌 大明終篇 早雨辰止午復雨
 三十日 林伯和來輟課
 五月甲午大
 東萊集十五
 一日 讀論語 大雨 致齋
 二日 時祭 早雨止辰後復作遂終夜
 三日 縣一章 陰時時雨
 四日 後二年三年武帝建元元年 快情
 五日 縣二章 晴未後雷雨 治藥
 六日 縣三四五章 晴熱
 七日 縣六章 晴熱
 八日 建元二年三年 晴午後小雨
 九日甲申 縣七章 晴已後陰
 十日 建元四年五年 終日雨

十一日	經八章	大雨
十二日	建元六年	雨
十三日	經卒章	大雨
十四日	元光元年二年	陰雨夜月明
十五日	讀易	辰後日出晚雷雨
十六日	元光三年	晴溼熱
十七日	械機	晴晚小雨
十八日	元光四年	晴熱晚雨
十九日	元光五年	晴 船越風至
二十日	旱麓終篇	晴熱
二十一日	思齊一章	晴熱
二十二日	陳正已行報課	晴熱
二十三日	元光六年	晴熱
二十四日	思齊終篇	晴熱
二十五日	元朔元年	晴熱
二十六日	元朔二年	晴熱
二十七日	元朔三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元朔四年	晴熱
二十九日	元朔五年	晴熱
三十日	元朔六年	晴熱
三十一日	元朔七年	晴熱
六月乙未	元朔八年	晴熱
一日	讀近思錄	晴大熱
二日	元朔九年	晴熱
三日	元朔十年	晴熱
四日	元朔十一年	晴熱
五日	元朔十二年	晴熱
六日	元朔十三年	晴熱
七日	元朔十四年	晴熱

東萊集十五

三

八日	元狩二年三年	晴熱
九日	元狩四年	晴熱
十日	元狩五年	晴熱
十一日	元狩六年	晴熱
十二日	元狩七年	晴熱
十三日	元狩八年	晴熱
十四日	元狩九年	晴熱
十五日	元狩十年	晴熱
十六日	元狩十一年	晴熱
十七日	元狩十二年	晴熱
十八日	元狩十三年	晴熱
十九日	元狩十四年	晴熱
二十日	元狩十五年	晴熱
二十一日	元狩十六年	晴熱
二十二日	元狩十七年	晴熱
二十三日	元狩十八年	晴熱
二十四日	元狩十九年	晴熱
二十五日	元狩二十年	晴熱
二十六日	元狩二十一年	晴熱
二十七日	元狩二十二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元狩二十三年	晴熱
二十九日	元狩二十四年	晴熱
三十日	元狩二十五年	晴熱
三十一日	元狩二十六年	晴熱
七月丙申	元狩二十七年	晴熱
一日	元狩二十八年	晴熱
二日	元狩二十九年	晴熱
三日	元狩三十年	晴熱
四日	元狩三十一年	晴熱
五日	元狩三十二年	晴熱

東萊集十五

三

六日 天漢二年至征和元年 晴熱
 七日 生民七章 晴熱虹見小雨
 八日 征和二年三年 晴午後陰小雨
 九日 生民終篇 自五更大風陰午後時時小雨
 十日甲申 補記十一年 晴午小雨
 十一日 行葦一二三章 晴時有雲 步月瞻東水竹幽茂
 十二日 補記十三年 晴熱
 十三日 行葦四十五章 晴熱
 十四日 補記十七年 晴熱
 十五日 讀書經 晴熱
 十六日 補記十年 晴熱
 十七日 行葦終篇 晴熱
 十八日 補記二十三年 晴熱 豆花開
 十九日 既醉一二三四章 晴熱
 東萊集十五
 二十日甲午 補記一年 早涼晴初夜小雨
 三
 二十一日 既醉終篇 陰午後雨久之
 二十二日 補記十一年 陰涼
 二十三日 鳧鷖 陰時時雨秋意愴然木芙蓉開
 二十四日 補記一年 晴早晚涼午熱
 二十五日 假樂 晴
 二十六日 補記二年 晴晚陰
 二十七日 公劉一章 陰
 二十八日
 觀伯琴病中日記其纏閣論著固不以一日解至於氣候之
 瞻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之省蓋有非血氣所
 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琴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竊窺其
 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琴之不忘者其誨我亦諄諄
 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云悼熙王寅新安朱熹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五

東萊集十五

三

東萊呂太史別集目錄

第一卷

家範一

宗法並圖

宗法條目

祭祀時祭

婚嫁

生子

租賦

家塾居處 飲食 衣服 束脩

合族

賓客

慶弔

送終

東萊別集目

會計

規矩

中庭小牌約束

進退婢僕約束

第二卷

家範二

昏禮

陳設

親迎

婦見尊長

第三卷

家範三

葬儀

筮宅

祭后土

卜日

啟殯

朝祖

祖奠

親賓奠 贈賻

陳器

士葬儀

遣奠

在塗

及墓

下棺

祭后土

題虞主

東萊別集目

反哭

虞祭

卒哭

耐

朝夕奠 別奠 薦奠 望奠

第四卷

家範四

祭禮

廟制

祭用仲月

祭日

陳設

三獻

祭饌

致齋

同祭

二祀

祝文

第五卷

家範五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乾道五年規約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乾道六年規約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第六卷

家範六

夏末別集目

官箴二十六

榮陽家塾廣記三

舍人官箴二十四

擇善四十七

第七卷

尺牘一

與汪端明 聖錫十六

與曾大卿 原伯一

與艇齋曾先生 裘父一

與張荆州 敬夫十二

與朱侍講 元晦二十二

第八卷

尺牘二

與朱侍講 元晦四十三

第九卷

尺牘三

與周丞相 子充二十二

與鞏大監 采若一

與劉衡州 子澄三

與潘侍郎 樸玠七

答方教授 麗州一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五

與魏寺丞 屬佐一

與王侍講 齊賢二

與張運使 宗尹二

第十卷

尺牘四

與陳君舉 九

東末別集目

與陳同甫 〇〇〇

答王道夫 一

答項平甫 一

答周允升 一

答潘叔度 三十一

答潘叔昌 一

答彞與言 一

答喬德瞻 七

與邢邦用 五

與內弟曾德寬 一

與戴在伯 一

與學者及諸弟 二十

與陳正己 〇

第十一卷

尺牘五

謝陳丞相三

與虞丞相三

與梁參政二

與趙丞相一

與王樞使二

與虞丞相一

第十二卷

讀書雜記一

讀易紀聞 六十六

已丑課程 一百十六

第十三卷

讀書雜記二

春秋講義

東萊別集目

序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苗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五

甲午左傳手記十二

第十四卷

讀書雜記三

讀史綱目

官制

兵制

財賦

刑法

政事

君德

相業

國勢

風俗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東萊別集目

第十五卷

讀書雜記四

讀漢史手筆 六十四

第十六卷

師友問答

與朱侍講答問

太極圖義質疑 十四

中庸集解質疑 五

答朱侍講所問 十六

又詩說辨疑

與張荆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論語九

孟子二十一

答學者所問 二十八

六

東萊呂太史別集目錄終

東萊別集目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七

頁

宗法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趙子春秋纂例曰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所自出所出謂所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諸侯有五庶唯太言遠祀之所及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黃帝則所謂禘其而郊禘禘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項為始祖禮之至也顓祖顓項後以爲始祖而宗堯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夏后氏亦禘黃帝舜也而郊禘兩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

宗法一

父且己有水土之祖顓項禹世系亦出而宗禹當禹身亦宗舜股功故以配天也... 疾之如響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証最甚矣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蓬奔走追王大王置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大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曰考之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厘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上治祖禘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尊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陸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宗法一

十一

異姓主名治祭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耳故所主者在名

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五世比之六世尙有可得降殺到得六世只但同姓而已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蓋崔與東郭皆

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蓋親盡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

即上所謂姜姓之類鄭氏曰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

定繫世辨昭穆

周道然也

定繫世辨昭穆

周道然也

周道然也

不要周姓自周始如堯釐降二女于媯納舜與堯皆出自黃帝
君有合族之道

如詩所謂飲食宴樂同姓是也蓋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
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為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敘
列君至尊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如管子問所謂供其姓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別子為祖

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

繼別為宗

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
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為小宗不繼祖故也

宗法一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蓋諸族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其所自來故敬嫡也

公子有宗道

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一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

敢宗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嫡則

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子則自為宗矣

絕族無移服

謂四從兄弟無服移者推也謂推不去

親者屬也

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此一篇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

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儒者之道

必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

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一本
皆是汗漫意思

敬宗故收族

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

收族故宗廟嚴

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

安得嚴耶

宗廟嚴故重社稷

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

重社稷故愛百姓

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

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

庶民安故財用足

庶民安故財用足

宗法一

蓋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

此是第一件其次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

物盛多

財用足故百志成

蓋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合族皆

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不可分為兩事且如後世雖有蓬豆蠶絲百姓且不得而見

安能習以成俗故禮俗不相干故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

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

二者合為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不顯不承無敬於人斯

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是能

承有文武在前

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成後方有此意
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此言無敬於人斯之意
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右大傳

禮不王不禘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
禘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故
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
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二氣對互而言
耳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之亦對舉秋冬
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
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禘則天子享六諸侯不
禘又歲缺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宗法一

五房

禘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而口從舊諸侯禘如天子禘
一禘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止於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
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禘則嘗禘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
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禘則不論禘則不嘗云

追王大王直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降尊也

文王之志固欲成太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繼其志追王之取宗
廟之中敘昭穆辨貴賤辨賢遠賤序齒衰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
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
之存所以為達孝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
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為重又
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
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服而已乃無服

有百世不遷之宗

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
宗大宗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
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
宗族之禮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
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
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
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禘者為小宗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
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禘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宗法一

木房

宗子既祭其祖禘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
子不祭祖與禘明其宗也若已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
欲祭其父必從祖禘食於宗子之家塲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為可
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
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官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叔也反
不得主其祭於義安乎蓋異官者必祭於其官而其子祭其祭也
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子有祭必先與焉
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終事而後
敢私祭若非異官則禮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耐食於祖廟
可也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父為親
故又發

右橫渠張先生禮記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

於宗後 曲禮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曾子問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它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緩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宗法一

七

喪禮

厥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氏曰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饗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庶子弗為後者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與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無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是謂陰厭者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

也曾子問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委舍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一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其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貴貴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宗子母在為妻禰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喪服小記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此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

宗法一

八

喪禮

母世母故生宗子食肉飲酒喪大記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

儀禮要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濟濟俾筵俎凡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
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氏曰君之宗之爲之大宗也
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
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
異姓者四母之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
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祈已滕箴任荀偃娒偃依是也唯青陽與倉
林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國語

韋昭注曰繼別爲太宗別子庶孫乃爲小宗耳得姓以德居官而
初賜之姓十四人爲十二姓二人爲姬二人爲己司馬貞史記索
隱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史記舊解四爲三言得姓者
十三人耳按國語十四人爲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
蓋國語之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玄器是帝譽
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
者耳

宗法一

九

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爲
別子別子既不得禱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爲
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雖適
得謂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爲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
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
爲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
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
此謂繼禰每一君有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
者爲小宗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
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即桓公之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
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爲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
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
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

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立庶長爲別子以爲先君一
族大宗之祖而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
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之正適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
昆弟宗已足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爲其先君一族大宗
之祖設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
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太祖而下爲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
上別子爲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禱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
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
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宗子

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
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
皆酌今可行仍以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
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平都家
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

宗法一

十

無口不出於祖廟不主平宗祖故天子之元子爲天子之大宗以
繼其太祖而別子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一國之太祖
故諸侯元子亦爲諸侯之大宗而繼其太祖而別子爲大夫大夫
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爲別子之祖繼別者爲宗亦謂之大宗
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
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
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於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做
此故其所繼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
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惟小宗若可行于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
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子必以世適有才不
才間有所廢置變之則宗法壞不變則家不行支子不祭必告于
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子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
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于貴富同
財歸資之法或廢于私藏嚴之則賊恩寬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

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修宗法舉嚴祭享
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
亦有道乎策問並芸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

宗子法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
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

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每
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

意常相通骨肉口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

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
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

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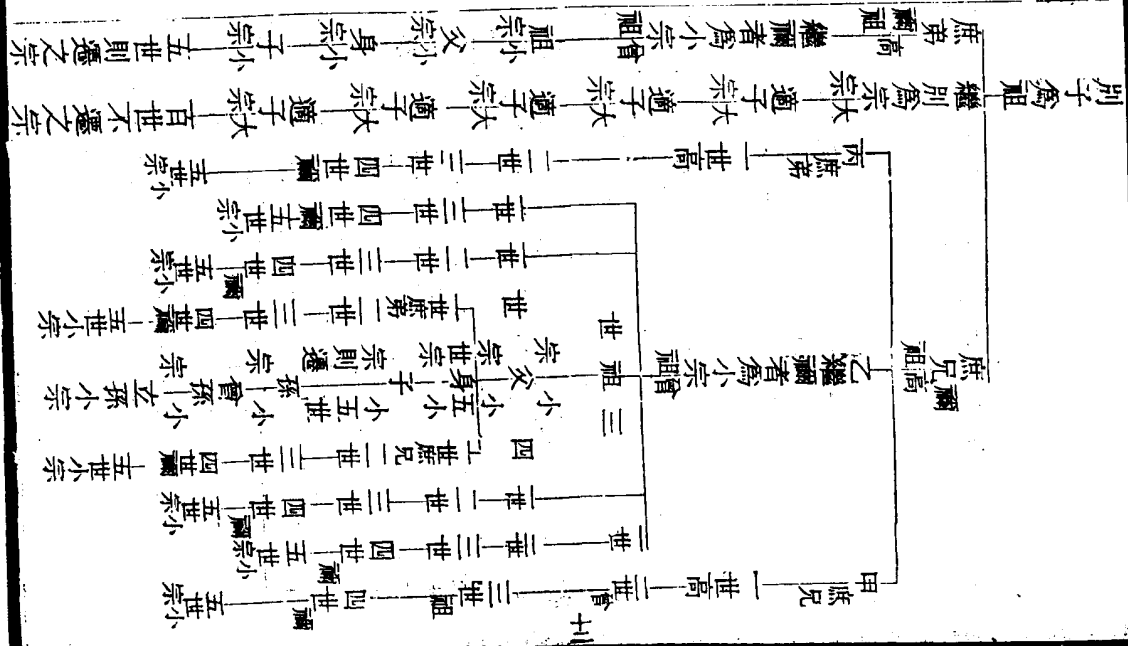
十

選

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
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
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
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並程氏遺

諸族之子身是公子不得宗君
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故君有
適昆弟則使之為宗以領公子
禮如大宗若無適昆弟適庶兄一人為宗
領公子禮如小宗若君止有弟
或兄一人既無它公子可為宗又無它公
子來宗於已不須主領是謂無
宗亦莫之宗今列三圖于後

公子有宗道圖說



有大宗而無大宗

某侯

庶兄

某侯

同母弟

庶弟

庶弟

庶弟

君有適昆弟使爲之宗以領公子公子宗之則如
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既有適昆弟爲宗更不得
立庶昆弟爲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謂此也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
子之君是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
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
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爲
宗故云宗其士大夫適也此適即君之同母弟適
夫人所生之子也

宗法一

十三 變 遷 慶

有小宗而無大宗

庶兄

某侯

某侯

庶弟

庶弟

庶弟

庶弟

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二人爲宗領

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爲之大功九

月如無庶兄則以庶弟一人爲宗

庶弟

有無宗亦莫之宗

某侯

某侯

君弟 宗也

公子唯一無它公子可爲宗是無
宗也亦無它公子宗已是亦莫之

宗法條目

按與朱廟巷書云宗法春夏開嘗命諸弟讀大傳願欲
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開與叔位同居向來先
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錢共
然却無係屬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梅辦一項錢共
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俟數
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此乃辛丑年所定條目
宗法一

祭祀

日

晨先詣家廟燒香然後於尊長處問安

朔望

長少晨詣家廟瞻拜設酒三盃茶三盃隔夜別時果三品遇新
則設湯餅三分新米出唯正月朔薦薦及湯餅

薦新及節物

薦新以朔望

節物

正月立春日薦春餅 元宵薦圓子鹽豉湯焦餛 二月社

薦社飯秋社同 三月寒食薦稠餠冷粥蒸菜以百 五月

端午薦團粽 七月七夕薦果食 九月重陽薦萸菊糕

時祭

祭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前期五日脩補屋宇檢視祭料祭具

前期一日洒掃祭所滌濯陳設祭具祭饌果六品醢醬蔬共

六品麩食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豐儉以家之有無歲之豐歉

為之節今歲每祭以陸賈足為率是日與祭者並沐浴致齋男

子會于書室

忌日

祭日質明行禮禮具祭儀

裔祖以下設位於堂祭食從家之舊俗用素饌前期一日治食

料洒掃鋪設子弟已娶者並出書院致齋忌日早張影貌事具

省墳

而祭祭料稱家之有無物之貴賤

婚嫁

宗法一

用寒食十月且檢校牆圍亭亭如有損闕隨事情整

嫁奩百貫文省

生子

婚伍拾貫文省

租賦

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過宅計不足則取之諸位

家塾

每生子給羊酒之費男九貫省女六貫省

居處

每遇夏秋稅起催日先期輸納請到朱抄排年分架閣

飲食

屋宇損漏戶牖破缺如門無關或與凡日用之未備者謂面盆浴湯及

之類在塾諸生告於掌事者以時脩整掌事者亦時一檢校

尊長月一具食延塾之師在塾諸生佐掌事者檢校每日一膳

檢校藥物准此師疾諸生侍粥藥

衣服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服夏為之節

束脩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服夏為之節

合族

四仲時祭後飲福

宗族內外姻遠至具酒三行

賓客

兩位且望會飯謀家事

慶司

令逐旋椿料

送終

以家之有無喪之大小為節

會計

諸項錢除祭祀所椿外皆許移用

內之收支不留底

謂兩位關到錢物及撥錢物付兩位並不用干照文字

外之收支並留底

謂買物成項目者並要客人領錢文字零碎食料並要市員支

破單子就鋪買物並要鋪單子以上並依月日排號粘成案底

歲終宅計具收支都帳及科撥來歲錢物

歲終兩位用度之餘以十之一歸宅計

歲終簿書案底排年月號別櫃架閣

規矩

子弟不奉家廟未冠執事很慢已冠頽廢先業並行頽楚

執事很慢謂祭祀時醉酒高聲喧笑鬪爭久待不至之類

頽廢先業謂不孝不忠不廉不潔之類凡可以破壞門戶者皆

為不孝凡出仕不問官職大小蠢國害民者皆為不忠凡法令所載贓罪皆為不廉凡法令所載盜罪皆為不潔

中庭小牌約束

晨興長幼詣家廟瞻敬十歲以下免

果脯餼醬先儲以共時祭

子弟出入婢僕增減並稟尊長

非院子小童不許入中門小童用十三以下者事須風力者子弟監視

進退婢僕約束

凡進退婢僕並先書于籍進者書籍貫姓名年月及牙保稟尊長請退者年滿或遣去各書其由成契者毀抹

書押如未經書押而擅行者子弟覆楚婢僕改正已去者復歸

宗法一

七
夢
選
廣

遂葬則元禮無朝廟禮今案周制禮又云周既戰而祖于庭今人既戰
遂行無宿于庭者又庭中雜施矣位故但祖于廟事喪事有逆而無
屋可置柩者皆向外之備功布長三尺書儀按儀禮注功布灰治之
布也正義云商視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三禮圖云書圖云功
功布等其象皆如旌旄旒無旒者周謂之為行前度又隱義云羽葆
則功布政殯時手執之以拂拭出葬時年揚之以指麾之五服之親
皆來會各服其服書儀主人及眾主人皆去冠經以邪布巾帕頭參
開元禮人就位哭書儀

按儀禮既夕禮云丈夫髮散帶垂卽位如初注為將啟變也此互
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髮正義云
為將啟變也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髮皆當小斂之節今
於啟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故云為將啟變也云此互
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變者髮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
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髮不見人則婦
人當髮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啟後著免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
其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又按士虞禮云主人及兄

葬儀三

弟如葬服正義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髮散帶垂也此唯謂葬日
反日中而虞及三虞時其後卒哭卽服其故服是以既夕禮注云
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
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溫公書儀
以謂自啟殯至於卒哭日數甚多今已成服使五服之親皆不冠
而祖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若從古禮使五服之親皆
不冠而祖免誠為駭俗若從書儀則人子於啟殯動柩之際其服
略無所變亦未安今參酌惟主人及眾主人變服免之制雖鄭康
成亦云未聞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髮髮以麻免而以布
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領故止從
上卸繞粉也然則鄭康成之說亦不過以意揣摩而已
開元禮
執事者遷靈座及掩於旁側為將
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啟殯既告內外皆哭盡哀
止既夕禮商祝祖免執功而入升自西階蓋階不升堂蓋三啟三命
哭注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也蓋三三有聲

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喘喘也開元禮婦人退避
視三聲喘喘今恐驚俗但用其辭辨芳味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於他所為役者主人及眾主人輒杖立視啟殯杖哭柩則杖注哭
之謂既望也哭謂謂啟殯後也輒杖也謂舉杖取銘旌置靈座之側
役者入徹殯塗及擊居之反發文曰飯掃地潔之祝以功布拂去指
上塵覆以袂余既夕禮取銘置於靈座前以役者出婦人出就位立
哭執事者復設掩及靈座於故處乃徹宿奠置新奠既夕禮遷于祖
席升設于柩西莫說如初注莫說如初東面也不繞于兩楹間
也設柩東東非神位也開元禮不朝祖徹殯設席于柩東奠之謂
奠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並溫公

葬儀三

按今人既斂柩未嘗殯此一節姑存之以待復古禮者今略做啟
殯之意參定如後
祝凶服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啟殯
今人雖未嘗殯然浙中土俗先葬數日鋪設謂之開喪也亦啟殯既
告內外皆哭盡哀一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祝以功布拂去指上塵
覆以袂余乃徹宿奠置新奠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以溫公書

朝祖

既行啟奠新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眾主人輒杖立視如啟殯役
者舉柩詣影堂前祝以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
旌次之柩次之未明則柩前後之主人以下皆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以昭穆長幼為敘侍者在未無服之親男
居男之右女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行婦人皆蓋頭為有役者
復者出則至影堂前並溫公置柩於牀北首新脩牀即今世俗
去蓋頭也
按溫公書儀置柩於席北首不唯於事不便亦於禮不合據儀禮
既夕禮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用夷牀是則古禮朝祖置柩於牀
不於席也今世俗置柩用凳亦夷牀之遺意
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於柩西東向若影堂前迫隘則置
地之主以下就位前位後如在柩之左右立哭盡哀止役者入婦人退
視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前詣聽事並溫公置牀上北
首新設靈座及奠於柩前南向餘如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坐於柩側

藉以薦席如在殯官乃代哭如未殯之前並溫公書儀按儀禮士喪使之更哭不已

按儀禮啟殯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

之是陳鼎及饌皆在廟而不在殯所也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質

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注請遷是行奠禮在朝廟之時而不

啟殯之時也然啟殯動柩略無奠祭似於人情未盡故溫公書儀

從開元禮設啟奠而朝祖之時不設遷祖奠今且從書儀今人無

謂影室多迫隘亦恐于行奠禮未便

祖奠

按儀禮既夕禮稱奠者有四葬前一日柩遷于祖質明乃奠如初

所謂遷祖奠也日側乃載布席乃奠如初者所謂祖奠也賓賙者

將命兄弟賙奠可也者注兄弟有服親者可所謂有服之親奠也

葬日厥明陳鼎饌乃奠者所謂大遺奠也則是葬前一日先遷祖

奠次祖奠次乃有服親之奠溫公書儀親賓奠乃在祖奠之前似

葬儀三

未合古今移祖奠在親賓奠之前

執事者具祖奠酒饌如殷奠其日備時禮制用日良謂過中時今宜

主人以下卑幼皆立哭並溫公

按儀禮有司請祖期日日側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奠正義

云將行飲酒日祖死者將行亦日祖鄉柩在堂北首今下堂載於

車載柩訖以物束棺使不動也又儀禮商祝御柩乃祖注還柩鄉

外為行始若從古禮奉柩下堂載於車則去出葬尙經一夕恐亦

難行若全無所變又非祖載之意今參定止用鄭氏還柩鄉外之

說修立如後

役者入婦人避退役者舉柩南首執修柩口在聽事舊祝帥執事者

設酒饌於靈前祝奠訖退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

車式遵祖道俛伏與餘如朝夕奠儀主人以下復位坐代哭以至於

發引

親賓奠 賙贈

按儀禮兄弟賙奠注有服親正義云如非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

賙兼所知則賙而不奠正義云車知死者賙知生者賙財日賙玩

好日是古禮非有服親不致奠今恐有交契厚而難却者故且從

溫公書儀

賓客欲致奠於其家者以飯牀設茶果酒饌於其庭暑則覆之以幄

將命者入白主人主人經杖降自西階待於阼階下西向賓入家人

皆哭賓敘立於饌南北向東上置卓子於賓北炷香澆茶實酒於注

洗盞斟酒於其上上賓進燒香退復位與眾賓皆再拜上賓進跪酌

茶酒俛伏與賓祝執祝辭出於上賓之右西向讀之曰維年月日某

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於某官之靈中間辭臨時尚饗祝興凡吉祭說出

祭出于右賓再拜應哭進詣主人前東向北上上賓止主人哭主人

而西向稽顙再拜賓答拜主人哭而入護喪延賓坐於他所茶湯送出如常

儀祝納酒饌及祝辭於喪家若奠於舉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

或有幄或無幄然則規賓祭於喪家大門之內及郭門之外亦非街衢

葬儀三

也望柩將至賓燒香酌茶酒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詣奠所拜賓哭

從柩而行餘如上儀奠於墓所皆如在其家之儀既夕禮撰者出請

入奠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然則古者但致奠具而已漢氏以來必

設酒食沃醑徐釋每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也此亦常于家

水漬雞一隻以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院外以

見喪主然則奠氣升米飲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驅酒畢留謂去不

可從侍女衣以緇綺轉車過則盡焚之祭食至百餘品染以紅綠實

賜其親賓賙贈皆如始死之儀而不祔葬禮始死有祔者謂知生

者賙賙賙皆用貨財也將命之辭哭耳春秋傳禮賙死不及尸尸

請未葬時也然則自始死至葬賙賙之禮皆可也並溫公書儀

陳器

舉夫陳器於門外方相在前喪葬令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

儀請

按周禮方相氏掌象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

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設方良鄭氏注如今懸頭也又按紹興

喪葬式方相懸頭深青衣即玄朱裳執戈揚盾古禮方相氏乃狂

夫四人世俗乃用竹結縛為之不應古制今參定魁頭當使人服
深青衣朱裳冠具用世俗所近胡文定公之冠戴假面黃金兩目謂面具也執戈揚

次誌石次梓物已在墓所則
次明器溫公書儀

按紹興喪葬格七品明器二十事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
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

而無篋簾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是則古之所謂明器者乃琴瑟竿
笙鐘磬之屬又禮記檀弓塗車芻靈注束茅為人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是芻靈亦明器之類也周禮校人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
注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則芻靈不惟束茅為人亦束茅為

馬也今參定明器二十事兩琴兩瑟兩竿兩笙琴瑟竿笙依三禮
竿皆張而不平備而不和之義今法禁錘並依三禮兩鐘兩磬特懸鐘磬樣以鐵鑄之

但略具形制不必校量制度乃須對芻靈四束束茅為人用新芻馬
量不可太厚大使一人之力可舉者芻靈四束束茅為人用新芻馬

四束茅共二十事每事一人持之芻靈芻馬其下並塗車之制不
可考又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亦無名物可考故不
復用

次下帳次上服上服謂公服靴笏幘
按帳上服古無其制然儀禮陳器有燕器從器材笠之屬則亦

可以義起
次苞但陳所用之苞其脯俟道
按儀禮既夕禮云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內下記云葦苞長三

尺一編三禮圖云以葦長難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苞牲體為
便易也今參定用二苞其制並依三禮圖俟葬日遣奠畢以裹羊

豕之內各用析與之析之制在三禮圖
次符

按儀禮既夕禮云符三黍稷麥注云符春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

一穀也正義云春器所以盛種此符與春盛種同類故舉為況也
又下記云管符三其實皆淪音注云米麥皆淪之以湯未知神之

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今參定用三符其制並依三禮圖一盛
黍一盛稷代一盛麥並用湯略煮亦各用析與之

次簋三醴醴屑簋用疏布也簋音解三禮圖云三豆成穀則獻受斗
升二

按溫公書儀止言醴醴不言屑又不言所盛之物今從儀禮
次無二醴酒簋用功布簋禮注無亦瓦器也功布灰治之

按儀禮用二瓶溫公書儀止用酒一斗盛以瓶今從儀禮亦用析
與之按儀禮楚元王為穆生設醴麴

次銘旌溫公書儀
次功布用儀禮
按儀禮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

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其制在三禮圖今從儀禮功布即
所用拂席之布也至葬時揭之於竿

次靈輿後返則置祠板于前靈輿於上柱香其前靈輿於箱靈輿於箱
今參定只用世俗所結絲亭

挽歌不用
按溫公書儀禮望柩不歌里有殯不巷歌豈可身挽柩車而更歌

乎況又歌者復非挽柩之人也今從書儀不用
次大輿飾以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

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魚躍拂池戴前纁後玄輿兩旁黻髮一畫髮一
皆戴殺

按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
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髮二畫髮二皆戴殺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正義曰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
大夫畫帷者為雲氣池謂織竹為襲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

爪端象平生官室有承露也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龍甲也在旁
日帷在上日荒皆所以衣柳也柳者

及墓

掌事者先張靈幄於墓道西設倚卓又設親戚賓客之次男女各異
書儀又於墓西設婦人幄蔽以簾帷修

按溫公書儀又於羨道之西設婦人幄南方懸棺而葬無羨道故
改云墓西後言羨道塚道者做此

柩將及墓親戚皆下車馬步進靈帷前祝奉嗣版箱及魂帛置倚上
設酒果脯醢之奠於其前巾之大舉至墓道舉夫下柩舉之趣墳主
人以下哭步從書儀掌事者設席於墓南修舉夫置柩於席上北首
乃退掌事者陳明器下帳上服苞胥醢醢酒用飯牀於墳東南北上
銘旌施於柩上賓客送至墓者皆拜辭先歸至是上下可以主人拜
賓客賓客答拜書儀

下棺

主人及諸大夫立於墓東西向主婦及諸婦人立於墓西幄內東向
皆北上修以服之重輕及尊卑長幼為敘立哭舉夫束棺乃窆諸子

葬儀三

輟哭視窆既窆掌事者置上服銘旌於柩上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墳中
為亡者之累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
盡哀居三纏居二或家貧不能備玄纁束則隨家所有之帛為幣幣
雖一制匠以塤塞墳門在位者皆還次書儀掌事者設誌石于墳中
修新

按儀禮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藏苞胥於旁溫公書儀掌事
者設誌石藏明器下帳苞胥醢醢酒於便房以版塞其門今南方
土虛若於墳中穿便房則墳中太寬恐有推覆之患故不穿便房
但設誌石於墳中其餘明器之屬於墳外別穿地瘞之可也苞胥
雖占地不多所以不
置墳中者恐或致患

遂掩墳實土

修親戚一人監視之至於成墳溫公

祭后土注既夕禮無之禮弓曰有可以凡筮舍奠于墓左
掌事者先於墓左除地為祭所置倚卓祭具等既塞墳門告者吉服
亦擇親之祝及執事者俱入行事惟改祝辭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為某
賓為之祝

官封諡也窆茲幽宅餘皆如初卜宅兆祭后土之儀書儀

題虞主

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
又置卓子於靈座東南向西設筆視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祝
盥手出祠版臥置視卓子上藉以褥使善書者西向立題之祝奉祠
版立置靈座魂帛前藉以褥祝炷香斟酒酌之訖執辭跪於靈座東
南西向讀之曰孤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形歸窆窆神返室堂虞
主既成伏惟尊靈捨替從新是憑是依懷辭與復位主人再拜哭盡
哀止祝藏魂帛於箱篋靈舁上乃奉祠版藉藉匣之置其前炷香執
事者徹靈座遂行書儀

按溫公書儀以祠版代主若欲從古制作主其制具伊川集雜記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喪禮不分父母皆稱哀子也

反哭

靈舁發行親戚以敘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

葬儀三

卑幼亦乘車馬徐行勿疾驅既夕禮卒而歸不驅注孝子哀至則
哭及家望門俱哭掌事者先設靈座於殯宮靈舉至祝奉祠版匣置
靈座版前藉以褥主人以下及門下車馬哭入至聽事主人升自西
階丈夫從升如柩在聽事之位立哭盡哀止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
階北面西向哭東面反哭其所作也反哭者于其祖廟不於階西
而西北上注西階東面反哭其所作也反哭者于其祖廟不於階西
而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夫踊升自階西注主人也又曰主婦
聽事如昨日也柩在聽事古堂室異制又祖藏不在廟中故但反哭於
之位於反諸其所作也婦人先入立哭於堂如在殯之位盡哀止亦
聽其所作也執事者徹簾帷入故也賓客有弔者此謂不弔于墓所者
而弔也孔子從弔賓客有親密者既窆先歸待反哭而弔主人拜之賓
客答拜主人入詣靈座與親戚皆立哭如在殯之位盡哀止開元禮
於靈座今從既夕禮宗族小功以下可以歸大功異居者亦可以
歸書儀

虞祭

柩既入殯掌事者先歸具虞饌如朔是日虞禮引日中而虞葬日

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

卒哭之來日附於會祖考妣則附於會祖妣喪服小記曰士大夫者必以其昭穆注中猶問也會祖考妣皆以上而附內外夙興坐事者具饌三分附於王母不配注配謂并祭主母不配則祭女子版尊祭饌如一祝詞異不言以某妣配某氏耳如時祭設會祖考妣坐於影堂南向所妣則但設祖妣坐設亡者坐於其東南南向各有倚卓設盥盆帨巾於西階下設承祠版卓子於西方火爐湯瓶火筋在其東其日夙興設玄酒瓶蓋注卓子於東方設香卓於中央置香爐炷香於其上質明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於靈座前祝奉會祖考妣祠版匣置承祠版卓子上出祠版置於座藉以褥次請靈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敘至影堂前止哭祝奉祠版置於坐藉以褥主人及諸子倚杖於階下與有服之親尊長卑幼皆立於庭前無廟則立於會祖考位前以服重輕爲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據會祖考妣言之各以昭穆長幼爲敘皆北向婢妾在

葬儀三

五 奠 奠 奠

婦人之後位定俱再拜參會祖其進饌先詣會祖考妣前設之次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會祖考妣前北向跪酌酒俛伏與少退立祝執詞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惟某年月日溫公書儀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適爾皇祖某官以隣附爾孫某官尙饗禮惟改某甫爲某官

按溫公書儀祝辭適于會祖考某官隣附孫某官儀禮止稱祖蓋自所附之亡者言之則祖也故其文云適爾皇祖某甫以隣附爾孫某甫上稱祖下稱孫於辭爲順書儀稱會祖爲奉祭之人言也然既云會祖則不得云孫今改從儀禮儀禮云尹祭則氏云脯者亦記儀禮祝辭不稱牲號今從書儀有柔毛者誤故削去儀禮祝辭不稱牲號今從書儀有柔毛

祝與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向跪酌酒俛伏與少退祝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耐事於先考某官適祖考某官尙饗祝與降復位主人再拜不哭降復位亞獻終獻皆如主人儀惟不讀祝祝闈門主人以下出侍立於門左右不哭

如食間祝告啟門三乃啟門主人以下各就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辭神祝先納會祖考妣祠版於匣奉置故處次納亡者祠版於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靈座置之哭盡哀止

如作虞主凡書儀稱祠版處並是虞主卒哭祭耐祭亦當如虞祭增祝辭內所稱物

朝夕奠

成服之後朝夕設奠朝奠日出夕奠遠日遠日謂尚有日色時如平日朝晡之食加酒果

右溫公書儀按儀禮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它日注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汗垢內則日三器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又按儀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又按雜記朝夕哭不帷

非儀三

夫 奠 奠 奠

今參定自成服之後每日日出時設朝奠晚尚有日色時設夕奠只用常日飲食加酒果遇有四時之物每奠則哭不在朝夕之限每奠則必褻帷幔按禮記注緣孝子心欲見棺也每三日具沐湯五日具浴湯並設於靈座之側每遇辰日哭如常按古辟辰日亦不當避每朝夕奠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祝帥執事者盥手設饌於靈前止哭祝洗盞斟酒奠之復位皆再拜哭盡哀歸次不拜

朔奠 望奠 薦新奠

右溫公書儀按儀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脂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邊位注朔月月朔日也又儀禮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土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又儀禮有薦新如朔奠注薦五穀若果物新出者又儀禮朔月奠皆如朝夕奠之儀

今參定每遇朔日設盛饌拜哭奠酒並如朝夕奠之儀儀禮所載鼎俎

牲牢古今異宜望日如朝官以上亦設盛饌如朔奠之儀按禮注
 且從溫公書儀朔奠則大夫月半當設盛饌奠以官品論之
 官稱大夫者可比古天子之大夫至於朝官雖卑於古天子之
 大夫然亦比類古天子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矣儀禮所謂大夫蓋通
 子諸侯而言諸侯則大夫月半可設盛饌也
 如遇薦五穀謂麥熟時則或薦時果新出者亦設盛饌如朔望奠之
 儀盛饌隨力為之但儀加于常即為盛饌
 右太史在嚴陵為潘叔度定此儀今附見於葬儀之後

葬儀三

七
夢 遷 虞

公相者考於禮制止有與無後從祖而食之文則支子有後者各
有位廟可知今既不可論則廟其從父以上之兄弟聚居者雖共
立廟一以祭其通而兄弟中承通者又宜於其位各處一堂以祭
其所出其不承通者之夫婦死或妾母死則亦於其位處一堂容其
子孫祭之若遇合祭則並祭於祖廟或貧不能
辨所處之堂及無爵者雖止祭於廢廟亦可也

二祀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白虎通云
戶一祀竈二祀鄉民月令云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空楹

呂和叔鄉儀云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
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

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
內左福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

祝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月某甲子日某甲子孝會孫祖曰孝孫具位某
敢用清酌庶羞薦歲事於會祖考某官會祖妣某封某氏配尙 饗

右呂氏祭儀一篇吾友伯恭父晚所定也聞之潘叔度
祭禮四 王 夢 選 慶

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事惟謹既又病其
飲福受胙之禮猶有未備者前附益之而不幸遽不起

矣使其未死意所釐正殆不止此惜哉淳熙壬寅二月
既望朱熹書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集議疏尚請講併請之不莊不肅拜侮戲謔謂之不莊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管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學規五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等非特以虛爲實如新約不信出言不備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毋親鄙事如賭博鬪毆蹴鞠弄錢飲酒肆遊試代筆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爲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仍手書名于冊後

愈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疎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節廟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推所疑自敘實事謂自敘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爲信玩謂圖書及凡案玩具物謂硃屏凡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尋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其爲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

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返相傳報遵守

年月 日堂儀位關

乾道六年規約

學規五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謂服除不葬身犯及

因喪昏娶身犯及

宗族訟財謂告許稱持

侵擾公私謂來之類

誑謀場屋詐冒同

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錄講說之類並多說件不可傳習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申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保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斂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斂錢十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斂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

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眾會麗

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眾以齒序
行其在道笑語誼謹仰總直日及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
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眾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
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位前三上香諸齒長人跪三奠酒儀
兼執尊俛伏興後項致祭者掌儀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
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慰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眾皆
揖以序出郊居人即錄慰書格式同斂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
同弔祭人限某日納仍量弔慰道里遠近差候書足差人專往如
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
一人往慰郊居錄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書類聚令本
齋尋便附往兩項並弔而不賻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
丁父母憂例仍別斂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
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斂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
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
學規五

三

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
者令本齋附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
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

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媪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殷家送還錢

官箴六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賣物茶壘筆

上司委迫人斷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

謂尋常丞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往多玩習慢易殊

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以待它日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眾開合子廳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若其無理亦不可畏

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開矣然所以

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已上因門人戴衍初任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后

榮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為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為輔相

官箴六

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於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尚書公為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奔以往其清謹皆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開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思其益多矣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黃兌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過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

官箴六

三

三

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有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事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問監審官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審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審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

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在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豪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

官箴六

四

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曾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會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榮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聞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異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夫要直不犯禍和不善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

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誥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官箴六

五 夢 選 廣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冷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歷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 大史舊所稱善名擇善

晉及齊戰于葦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聞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燕二

右戰國策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圍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羣臣皆有外心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反滅知氏於是襄子

行賞高共為先張孟談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趙世家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孟嘗君曰敬從命 孟嘗君傳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叔傳

右史記

官箴六

六 夢 選 廣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 楚元王傳第六

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稜治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反不諫與反者身無異吳不得赦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婿也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霍光以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
相坐之杜延年乃奏記光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奸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
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
棄也聞者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
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諱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
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傳三十一

趙充國擊先零罕光豪靡忘使人言願還故地充國以聞靡忘來自
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
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
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傳三十九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眾人皆以強弩破羌出擊
多斬獲虜以破壞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
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
曰吾年老矣爵祿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卒以其意對上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曰蓋禮貴用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
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
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傳五十三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
免復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
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每奏事至京師聖
未嘗不造門謝恩五十六

霍光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視視之不失
尺寸三十八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同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
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扣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過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
又素聞廣漢名即開門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
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且告語之皆曰
死無所恨四十六

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揚湛貪得宜手自牒書條其姦贓封與湛曰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太守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故密以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
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宜解語溫潤無傷善意湛即
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宜終無怨言宜得吏民罪名輒召其縣長吏
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
吏莫不喜懼免冠謝五十二

王莽免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請
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
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而有癡聞美玉滅疵
欲獻其珠爾即解其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也遂摧碎之自裹以
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
及莽篡位遣使齋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六十一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與茂同者皆愛慕欣悅焉初
辟丞相府吏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十餘
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
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遷密
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
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
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與吏吏不取

右前漢史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爾茂曰汝爲做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思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率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以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十五

桓曄適會稽止故舊相鍾離意舍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二十七

陳寔爲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且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

官箴六

九

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五十三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免咎塚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五十四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詬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譽以滿福之言卒成孝子六十六

右後漢史

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郡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爾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魏傳十一

華表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尙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警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采有不便者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十三

王觀爲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曰此郡濱虞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彼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計而負一郡乎遂言爲外劇送任子詣郡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願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尙書郎懷敘面督

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吳傳七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軍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募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孫權善其言還肅兵成當未定徐願

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願等皆勤勞國家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爲擇師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九

有薦凌統同郡盛暹於孫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

不忌如此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恭範曰今將軍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任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乎範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鞵著褶袴執轡詣閣下啟事自稱領

都督策乃授傳委眾事由是軍中肅陸成禁大行一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固葺其牆屋居廬桑
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憂

張翼為床降都督者率劉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郡下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
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
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
胄丞相亮聞而善之傳十五

右三國史

宋越譚金等謀反殷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人謂沈攸之宜代
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摧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寧胡將軍
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豬折攸之以為孝祖既死
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為

官箴六

十一

十一

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主謂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
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蔣寇賈事邪吾本以
濟國活家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南史傳二十七
蕭脩為衛尉卿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筆宿衛欲
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
遠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遠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
胡質之情尚畏人知此職事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四十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
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為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
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今若
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歎服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
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

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
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
聞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出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
九十四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
綉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公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
與之六十一

路去病齊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
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
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
恨

崔暹好薦人土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謂暹曰卿
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
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官箴六

十二

十二

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初李密遣勣守
黎陽密為王世充所破雖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
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
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
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
聽公自獻乃遣使啟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
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威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
黎陽總管賜姓李氏唐傳十七
魏證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證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
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證謂副使李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
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
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廢
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違不

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
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國士報之乎即釋道思行等仍以啟聞
太宗甚悅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
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七十八

范希朝節度邠州蕃落之俗有長吏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
當從俗以致其驩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百一

劉寬夫轉左補闕少列陳帖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
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僧進經得郡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僧

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
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

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一百三
吐突承璀監淮南軍李鄘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
遂引以為相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

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一百七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衛
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慶因亦重之一百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倖臣李實尹京兆恃恩頗橫遇播於途不避故
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職趨
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

政術甚禮重之百十
楊凌子渾之以家藏書畫獻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鎮蜀川面
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漢賓於徽勝出二人不中選段

李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不當穆宗問元稹李紳對同文昌徽貶江
州刺史李宗閔等令徽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無愧

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
長者百十五

初韓洪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公子武以家財厚賂及多言

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所養竊
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
於僧儒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不受卻付訖穆宗按
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百二十一

右唐史

官箴六

古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六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謂竊惟侍郎大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邊遠未寧入秋已十日尙不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關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遠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海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待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仲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待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效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莫枕然所當慮者政在

尺牘一

尺牘一

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眾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專精籌度博稽眾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文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為吾道賀今茲海膺召命聞既至都下計已有除擢

矣乙酉

開府既久庶事諒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眾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

乙酉

開府亦既踰年雖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文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暨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發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倘蒙付示幸甚

乙酉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才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倘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才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觀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眾正之福也

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概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模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置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嬰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攷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

尺牘一

尺牘一

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稌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

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流輩中不易得願一聽警效倘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癸巳

莫居浸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時遇有訂正處口授侍旁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癸巳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願得親警效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專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儘示以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尙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癸巳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誦論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為詳備今即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

付去人或尙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伺候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然叢籍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爲念母憐出郊之勞尤爲厚幸顧不敢請耳 癸巳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茶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動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卻得專意爲學遠去函丈之久倦倦馳鄉形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格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宋元晦真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爲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若雪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觀番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甲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動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盼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擗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

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爲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天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文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甲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爲有所邀求尙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伊川喻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靖論春秋舊卻有之欽天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甲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敢發周淡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動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播

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備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卻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動直輩

諒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甲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管敦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宋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

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想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爲斷也甲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闕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甲午

與曾大卿 原伯 往見三八舅云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脩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張荆州 敬夫 某區區之跡自羅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秋偶復有冊府之命龍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入而已所以倦倦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此來啟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問濶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護重

恭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

與張荆州 敬夫

與張荆州 敬夫

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傲戒祇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顛蒙蔽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為日久矣適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未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聲教以酬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為學不進答實繇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國朝典故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

尺牘一

五

步 選 廣

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採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乎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歛不放開之謂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涸涸不足而談說有餘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倦倦之

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限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朱侍講 元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錄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之子澄云今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卻得面約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官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逸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諄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

尺牘一

六

步 選 廣

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倘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之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闕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為學所當講者

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為課歲時歸省皆
大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
俟秋間郡中有力適為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
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
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為校視標注示及當
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洒門牆幸
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借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驟後此書三兩日到
亦未可知此間詩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逕行而張丈亦有召命且夕遂聯
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
間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
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
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
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

尺牘一

七

蓋有不可以豪髮差者誠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死治尤切數日玩
味來誨有向未論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讀者政欲明辨審問
懼有豪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
幸甚孟子揚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禽縱低昂自有準
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攝抹氣質上
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
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
斯又之幸也孟子深斥揚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
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
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揚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
氏鞅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
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論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且夕便
遞往金華諉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
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

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
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俚俚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
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
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
議者非預情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
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輒語頗
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閒論累
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欲諮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
之訃匆匆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
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獲獲其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
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
亦政如來論之意也

尺牘一

八

止萬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
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牘得朝夕
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吞扣為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
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
某上旬輪對對劉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問疏遠
問答甚詳所優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問姤
女刑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論但改正誤已令印數本俟
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
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遠略此拜
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推也
某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簡自恕然殊未
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郝牘
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有一二輩切磨工夫粗不歇滅
斷續又時閱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待坐隅難

疑答問為親切耳邪說誠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鍊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為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為急先務而淫辭駁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文以為如何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糊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因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為學知利行勇為因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並言之

尺牘一

九

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論初非以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餘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杌杌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為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為程文時攷觀新說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癸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竊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為正聞且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當令癸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為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為先生之累欲削去

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華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嘒嘒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需滯蘇常問今當已拆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耐事即遷葵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

尺牘一

十

本去告檢收此適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運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為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莫下龜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置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荷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懼第

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派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媚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某龜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稱寡徒爲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釋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氏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

尺牘一

三

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疎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亨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某官次納遺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吟嚙益知進步之難倘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稱謂上蔡所解與三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收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於後來喻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爲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論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熾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

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

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論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概舉知言本文卻似無病大哉性平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卻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

尺牘一

三

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久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廟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操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張探力取方始親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揚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正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溼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
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
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
玩索若猶疑滯不敢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
剝圖義太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
全今批示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
并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間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
人既以已午間易質酷痛冤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
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
廢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
月十六日敬終襄事言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稟執筆
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裏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禮禮今

尺牘一

吉

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候暑退亦欲稍講
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爲參酌合使可遵行
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
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文附達遲
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衡慮始知
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
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
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
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
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絲親承誨語的實下手
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曠昔草草領略也
尹和靖錄見合鈔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所
爲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樂號推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
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
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
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
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
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
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疎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
御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論作沈懣書
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諷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撻誨今
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矧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
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遺介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
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
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奄經練祭時序流遺追

尺牘一

吉

慕推頌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
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
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
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爲
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自餘裕也不
識高明以爲何如別紙批論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
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
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
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
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
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
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
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
速不能俟也合嗣欲見過甚幸人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

聞其益良多但裏十日糧其皆不須辨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切前此果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果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為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鐫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整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可行下卻恐有不廣之嫌更告辭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臺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根本

尺牘一

去

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侵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意亦恐當深玩也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裏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日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卻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疑渠甚願承教而無絲也今警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巷僧榜帖人已納去已到否

某聞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

向來稍不甚廢情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卻無斷獲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口口揣摩之失儻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為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閣嘗有所是正亦既錄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恩惠附此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尺牘一

去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論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推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眾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遠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同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播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同宿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目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當為太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它齋舍

雖到其處亦不許獨來直就市間不得此自餘慮之所及不敢
過防又限中人亦多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
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論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詞更留一
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還歸恐欲知其詳習居處
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份俟遣此兵時續續求教此間方刊橫
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警校昨見劉子澄
說賴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錄木也殊洒言仁未合處因便望
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大廣一

生

與宋侍講元晦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問比向來頗似不甚怠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會得報否不為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詰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眾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入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成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輟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早歲事甚可慮閱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

尺牘二

一 步 選 廣

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頗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尙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為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自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作韓文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領且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示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錄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尺牘二

一 步 選 廣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議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憤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歌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疑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論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為幸

某蒙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詭譎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函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為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此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婁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當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攜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

殊可憐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為恨耳所論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改發良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論迺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做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初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遠自難日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敘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

尺牘二

指出高奇等弊極有益但李翺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茶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渺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臺臺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為虛辱游從間亦有三人志尚資稟甚可望政坐譴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哀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襄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温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問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贖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

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慨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羸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蚌蟻之轉者但反覆思維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慮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遠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子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矜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其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濶疎故不欲攜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今且歸侍旁唯復尙留婆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敢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諱然甚得告君之體間上意甚倦倦且欲除職卻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者蓋盛德事情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賈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

尺牘二

居惟觀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鞏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醞酢初定但微錄已逼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它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外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選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間以尊頤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塗諸公無所親疏蓋聞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

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姨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論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來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沈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問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仲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眾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敬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姍之喪亦費料理而儒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肯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

尺牘二

五

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眾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姨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威動耳同互覆厥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

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了為善近事即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執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漪度夏想為況甚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為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為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改不及詳布它所厚為斯文護重

尺牘二

六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那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惕息何地密菴去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卻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實為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採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頑弛惟覲繼此時賜矻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衰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即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霧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脈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蚤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緝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羨

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踪跡素疎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滴懷悞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欲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翔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逖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言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瘡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族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册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曉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充大長祿也靜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已及期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獲不卹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芮氏媿

尺牘二

夢 選 虞

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況求去見卻執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察分符南康雖未足大尉善類之望然粗積之久小兒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爲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太平昔倦倦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爲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爲天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卽之官矣它惟厚爲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租乃是見次請公所以對

酌以小壘相處攻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爲非中道也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日無如此除穩穩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倦倦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滴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議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尺牘二

夢 選 虞

某伏蒙疏喻卽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啟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旨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既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關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無幾而滔滔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卽之官矣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卽以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之流輩卻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倘自此能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不暇耳遞中略此附問它祈爲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恩意

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
詳竊謂仲尼不爲己甚恐須勉爲一起以承領上意況今陳相爲帥
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
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察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
然不反卻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
思慮爲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迺更并乞催趣赴任皆得
旨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
若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卻是熟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
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萬
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爲鈔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
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祈
爲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卽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確然不移又以
己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
尺牘二

免強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卻是常程事辭免
則礙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之共纜文
字到便可得卻無今日許多牢攘也況江東帥潘憲鹽皆舊相知或
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
補哉欽夫得書亦以爲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
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
體卻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叔昌曾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
亦可錄去黃叔張陸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芽之
生但與者耳專介回謹此拜稟乞爲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釋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
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告論販書者今多發百餘
本至此爲佳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
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卻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
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醇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嘗

面諭之矣委曲之說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
看易先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
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
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
露影等十數語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
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可知恐聽傳
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卻須深留
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
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
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
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卻常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丈
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
尺牘二

出於它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
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
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
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
可留疑如初基仁人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卻恐其輕看
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
耳

諧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
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土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
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藁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
字裏往督趣猶未送到日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

意有欲商推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濶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

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某病體委痺雖無加損卻無它撓為況亦甚安適也張五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卻無一字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太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為小安計整頓郡事為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乞厚為道義護重

尺牘二

上

夢 選 度

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宜付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它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居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招悔吝尚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為戒也交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為之整頓計俟終更還家然後請祠最為穩當鄭景望自寧園歸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保養姦兇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迺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土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大近不嚴肅屬之東

尺牘一

上

夢 選 度

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閭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樽節耳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位親然卻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措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卻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車及蓋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間是士龍宗族往時卻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啟告之父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荆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途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適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為之泫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難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驚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荆州之赴深恩渠學識分曉周正

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六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毋其教誨適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六所作濂溪祠堂記告收礪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册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卻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為之點檢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瘴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讜言亦不以爲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五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

尺牘一

三

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册皆可以爲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論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增愧作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爲斯文崇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懽早執甚廣不知封丙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爲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動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爲獻也再祭張五十五丈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備業日新又新

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諭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參非無倦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熱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向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度歲月卻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詩說止爲諸弟輩看編得訓話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爲據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爲道甚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倦倦弟有領鄉疚心荒政聞極勞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枝柱爲飢民少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

尺牘二

五

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常發疴又加疲爾昨日忽破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尙未能出門戶况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爲愧耳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卻可與語也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文甚重某稍不聞問政此頃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况之詳極以爲慰荒政既粗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副自無辭求去只得爲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疴疾方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諒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五丈遺文告趁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鈔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唯爲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談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倘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為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陳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莫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為上策切不須求祠恐請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卻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尉憚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間尙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愜也某病體萎痺雖不可復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鋼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驚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

尺牘二

三

陸

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丈分上卻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峰知言見其間慘澹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問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為嫌否定更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峰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惻而已它祈厚為道義慈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徵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自開釋至抑至抑乍還田廬釋簿領之勞為況必甚安釋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椽所附手教已領此耶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為斯文誌重

受之作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

示只要大字須不字數亦不多也

某不開動止捲捲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道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以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幸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丈遺文想已鈔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稟它祈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此便同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為快便蓋委痺已成沉痾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閉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尚遠未為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曉童蒙耳大事記以不敢

尺牘二

三

陸

勞力索政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求教也鄭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矣已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稿送示為幸受之近日肄習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繇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覲杖履一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警省爾匆匆拜稟它祈厚為斯文崇重

東萊居大史別集卷第八

與周丞相子元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迺遷為天台
酒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開
門卻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款奉燕談每
深恬歎邇來日用踐脩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
渴不勝系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
問否近偶作哭喪丈十絕向來欲出數語中間憂制故迺遲至今詩
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
耳亦謾錄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情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
猶不能不為善類賀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
迎善氣合和朝廷乃眾正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徧察累年於此
計必有以處此矣某聞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未偶陳

尺牘三

一

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
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為書丹其子欲求碑額於
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
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入屏居不作都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
共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惕既定終日蕭然乃無
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
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悉詮試渠初以
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擊否為近
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為諒也
垂諭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安適有俞汝
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謹愿尺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匱
作律賦稍工令似若來卻可與之商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談燕
至於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未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繙書亦粗有以自
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寵數頗仍高懷猶
然亦何足為損益第治表既見欣然為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恍然
為門下慮耳推較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既
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跡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
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為十年調度但
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
命唯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
培厚養為益既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蓋未足
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為斯民少屈憂國之念
過於潔身則非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逮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盡於是矣

尺牘三

一

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體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
退託則非眾正所以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徧游天台鴈蕩不
勝羨羨一書告為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子澄待命
公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傷事體若濡滯淹時則亦
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處之為善

某屏居粗遣數日前已了女子姻事自此蕭然真無一事矣意欲及
筋骸尚未衰德者治訓詰極意繙閱至五十以後乃稍稍趨約庶幾
不至躡等也子澄待命公車莫已有所向否子上兄想已到有所授
未子中去替度不遠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某屏居粗遣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足以自娛它無足云者子澄
遭憂甚為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否慰疏欲乞附廬陵專便蓋
妾女絕難得便也唐與正喪母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邦人甚
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運朝必有神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朱元
晦人不出勢難即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也魏元履恤典

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駭駭有陽復之漸籍計彌縫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警懼之時也

某屏居粗安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爾若得十數年休假無它病憊憊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毫分之益也嗣祿至十二月初乃滿冗食官倉甚覺不安若自此復得一兩任則南畝餘積亦可供伏臘便不須仰祿矣情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又猶在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善念之每往來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發往還甚熟為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容稟耳

某近自發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獨出推較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錄向來一出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難艱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馳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

尺牘三

三

身非已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發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乃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文所遣送堂帖人在發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為白諸公井及行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况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灸艾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涸以此猶未快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已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疏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就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賀令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勿勿拜稟它所厚為斯文甚重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猷者也持此

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覺所鍾新婦竟至天折悲悼殊不能為懷病中復遭此威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堪拄恐遠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遙迤許久倦倦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論深所降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刺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幕下有沈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當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迂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憐病體幸無它靜養願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休梁大夫休稷士休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卻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主天王

尺牘三

四

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請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卻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它所厚為善類護重

某存辱教况不勝感慰春來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拜狀然倦倦尊仰則未始忘也其病軀萎痺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卻勝前冬待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為之驚憂第細觀續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猶觀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裏嘗箴切之候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為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私為公憂之翟公異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簿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

及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眾皆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蓋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況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荆州聞已葬亦嘗有數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敘交契度唯公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為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衝暑罷歸可念亦是大喜事不老者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貫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鯁寡廢疾者俱安於蓬蓽之下志願畢矣社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問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覬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信李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

尺牘三

五

夢

駭可痛凍平生雖欠珠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土豈易得耶客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強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眾美真大巨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丈時通問為況甚安朱元晦境內大款聞告乏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疎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界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趣過目前為俗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它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為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某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幕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顧自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為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為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蹒跚為眾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為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為米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冷之賜厚矣近書新銜謙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充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臥游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鯁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諭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稍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

尺牘三

六

夢

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今以劉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惟鈞候動止萬禱某委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粗可隨分杖拄渠雖書癡近卻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為憚矣來諭方議省開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略參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眾求輻輳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人處爾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況它人平想見朝前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字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倦倦不能

已也若如莆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觀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它祈為天下壽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修史之功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獨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安知無陽復泰亨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強牽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愜若意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疎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傳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不害正推乘環使過之義關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它非病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問第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

尺牘三

七

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紆賢韞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它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益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歸安丞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訃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御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逆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它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悖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

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齒弄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似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關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會嘉量陳一之輩卻皆在前甲集注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倦倦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傯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奇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

尺牘五

八

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啟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察屬問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洽丞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丈鄰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進不已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爰及耳

與潘侍郎叔玠

垂論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

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遊計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俗習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採用耳與叔志昆仲

不意凶變年家文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挾殆同戚屬別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以戚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益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為歎服矣專

尺牘三

九

步送

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闈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愧耳莫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閒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姦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其病廢如此遽叨恩命委痺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告朝路問力為道沈痼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耳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耶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卻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

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牽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它叔目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 嚴州

伏蒙誨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如其倫而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闢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

尺牘三

十

步送

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論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願以同眾也至誠如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善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劾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為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內兄會提刑 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脩學作文種種加

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貧之貧富姑舅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參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爲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待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卻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爲學扶樹門闕此最急務即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爲祭酒士子之幸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尺牘三

工 勇 選 廣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敘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情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爲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遲發逐吏罷黜其勢不得不屈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卻自穩隱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丘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卻疎使君舉坐問皆此容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 周佐

某一病垂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海墨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廣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入公論甚嘖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紙不勝拳拳恐欲知即今病狀故力疾強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 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汛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也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尺牘三

工 勇 選 廣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遯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肅而憂居閨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惓惓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淳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誌護爲請

與張運使 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唯觀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爾奉告共審即日晷雨溽蒸鳴弦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賊惠乎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唯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猷旣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唯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常攻擊縣道者苟其事

理直卻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尺廣三

三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眾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尺牘四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嗾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轍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疑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考卻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懼今

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已事不敢爲高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第前此求前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要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局固鑄乃可爾人回畧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併留面剖也宅唯爲遠業厚自愛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開歲便可會聚今迺知尙在中春治疊少暇亟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

還永嘉也孟子說復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摹開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耳元甚畧此治報宅唯厚爲遠業加重

前日人還恩恩作答殊不究盡游林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論請世問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爲一書設也歐文

建本所刊明用原弊兵儲塞垣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建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

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
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智濬發察其非真退之於鍾山
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
矣神宗蓋益厭之驅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歎
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
未還慶歷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止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此語頗
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
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
事到得結局其做不可勝言然亦當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
也地位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
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
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語然吾曹講論政當所以縷縷者非為
也剷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為高論也此跋蓋為有意斯世者多於此處踉蹌過往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
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更埃面講乃盡雖

尺牘四

三

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
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
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醞酢之久雖與故
舊書有時筆下多憤耳
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淳辱教况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
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哀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
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支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
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埃服除不死當
為之本擬來歲書川蒲田各致幾字今遂分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
痛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讐續送去改正正源錄
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勳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
子之勇未知其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尙合商量論事錄此
意思自好但似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敘
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纍纍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會無一辭

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為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悉且夕別尋便
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尤惟以時自
愛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
史公筆法武候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
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為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所
兩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跋踰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
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
眾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
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
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論
俟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
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款士龍歷此一番履險知難與向時
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丈比

尺牘四

四

累得書平實有味款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
晦以召命益峻秋涼欲上道且云至衢發少留引疾侯命皆恐欲知
易傳再刊甚有益於學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欲一見也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隱
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畧入城見之尋即還山宅無可言者令叔
相襄奉舉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
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
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
揚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
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
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
論次筆削遂定為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還緩之為善序引亦未敢
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悃悃當埃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
也它乞以時護重

伏辱誨字共審秋清尊候萬福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入家
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
遽奪之此痛不特為門戶惜也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
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肄
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此專遣人弔之尙未回其子雖
孱弱然志操卻可保逝者已矣講章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
當共勉也前月未畧到山間為家叔料理葬事以兀甚故不奉報向
來與親近製如邵仲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為辭藻之工其它亦
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
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為鈍滯細碎而不
精察耳朱元晦近遺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啓處之詳日用間地步
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木
甚便道路間但某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
者試更思之宅所厚為遠業自愛

尺牘四

五

日者襄奉遠勤慰莫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
失圖恩恩竟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
萬福某負土冢次日與死鄰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輿衛葵之間
未及一年目前境界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脩溫清
事引衣顧見羸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勸欲絕也哀苦
之餘原省已事大氏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
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百後生可畏
就其中收拾得一二八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悼厚
篤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
亦不待多言也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卻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
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為十日欵否君舉諸公春
夏間皆先後來陪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乘輿命駕之約但
遲速未可前期也偶有便介畧此敘謝窮山中旋假紙墨殊不如禮
想辱情炤凶哀不祥不敢敬致尊公問宅惟厚為遠業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
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驚湖與二陸
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
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
乍歸元甚未暇深攷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
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
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
紀不紀以法是未如何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
章不為書詔疏不為志未成其為天下亦恐未安蜀未盡備王者
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未以蜀為成其餘俟稍定詳
讀續得商推昨日亦到郡齋來論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畧此布
問宅所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尺牘四

六

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倚信之也
近恩惠奉答未究所欲言者人至荐拜手字欣審秋暑猶劇孝履寧
謚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損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
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間月交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
幸遣一介至明招問其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
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
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
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為復兩書觀三國諸
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紀而參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
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
可參於此事今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
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
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未系之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予奪甚有味
從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
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贊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
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

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尙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勦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屬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下關

尺牘四

七

上關 工本無窮願益勉之謝遣一事亦孝愛所孚感然今敢當左右奉承調娛親意使種種勝於前日乃善人立索書殊不能究盡俟面展

近游領手誨展玩再三間關之懷爲之少釋第初聞爲參學計今乃知以營葬輟行晤語之期尙遠殊悵然耳即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第碌碌衆中畧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羣索居殊不見有進益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尙未來天民相見亦疏也不論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酒德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卽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納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卽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爲誰亦時有論著否他所厚爲遠業崇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誨口口雪梨之况口口口口口口初冬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遣但朋

尺牘四

八

游散落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爲求田問舍計耳三啓一誌展玩歎賞不已然議論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倦倦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憂居曾得消息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而來介索書甚急草草作此它惟爲遠業珍齋

長樂恩惠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近欣尉不勝言卽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壘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姑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爲佳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啓亦可用今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已善今次所送者尙未見之但中

間頌德處恐人以爲輕卻參用天民自作者乃穩耳他悉俟面布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慰暗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
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便介又領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
月相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允
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追痛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擾猶未定也
政欲一得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埃面道胡明
仲通鑑論先附一冊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
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
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意又
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
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備一
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目猶尋未見也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柑海物之况審閱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即晤語

尺牘四

九

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即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
近以家傭之葬前月未方還城中而旦夕韓丈經從又須畧出迓之
過是又欲稍休悒永嘉之行勢須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
明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爲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意味特於君
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致意
於斯也知與象先欸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欸耳士龍所學固不
止於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嗽飯處去處相聚
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廬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
來介尙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
時也它惟爲道義厚愛

比曾秀才見過出示字方欲治報茲奉手筆從審冬暖尊候萬福某
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論
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爲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爲天
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墳山文字當攜行它俟

面道也

叔度已爲道來意曹子亦老成但渠欲求館以素不預事不能如
其意耳薛士龍數得書郡事亦漸有緒矣

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
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沈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
田間徜徉當有佳趣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
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氏皆在甲乙科既經乙覽惟就前五名
中畧加大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
望乃復漏落世間事往往難盡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畧此問訊
它惟爲遠大業厚自葆毓

盛暑久不爲問政此傾軀伏奉誨字欣審秋熱尙力尊候動止萬福
某碌碌粗道隨羣上下畧無所裨補每自愧負然聲迹銷沈如稊米
之在大倉漸不爲人指數或去或住皆可以自如也誨喻深悉所謂
井渫蓋政指汲汲於濟世者玩味爰策自可見其日爲我心惻憂思

尺牘四

十

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
泰此豈小知小才之謂哉所以未爲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與
知命者殊科耳孔子請討見卻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
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春初之舉雖是
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借曰無憾觀
論語既說智及之上面更有所謂守所謂蒞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
也此話甚長何由握手講論要非紙上所能寫耳君舉去意已決但
近頗有少曲折更須放緩兩三月乃可申前請也天民疴怯病時作
時止甚可念未相見間惟以時厚自愛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沈迷書冊
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再三
玩憚辭氣平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驪山塞海未足爲勇
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
忍相捨來乞嗣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公實繁輕重遺奏愴愴殊

可念也陳應求尙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
民日來蹤跡爲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卻少安韓丈再臨舊
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既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
回多勿作此也所厚爲道義讀愛

近輩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手字欣
審冬令晏溫尊候萬福某碌碌竊食如昔無足云者里居爲况必甚
適聞便欲爲陶朱公調度此固足少舒逸氣但田間雖日伸縮自如
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恃契愛
之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美之行在何時日望經從相聚今既超然在
利害之外雖甚款曲無復嫌忌非如前日場屋狹徑窘步也徐子儀
云明日有人行詳以此紙問起居筆十枝偕往宅惟爲遠業自厚
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歉然也辱手教
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卽爲三衢之行往返近兩旬汪
丈靜閱之久論事益深穩綜練因知經歷信不可不多也示諭藹然

尺牘四

士

忠厚有以知別後進德之深微指固已欽佩第衰退之人惟當閉門
反己著實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時吳益恭
得半日款語語間極稱葉蔚宗之爲人尊兄同里間亦知其詳否益
恭亦甚以不得一見爲恨也此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
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
渠云雖未相見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闊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
甚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畧此上布宅所厚爲遠業節抑

便介辱手字區區不勝感憚卽日極暑伏惟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
近屬舅氏曾仲躬爲求祠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爲幸前
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
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
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驟以爲近
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畧耳然於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
也薛士龍墓誌以長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鬲語也

策問當詳讀人回甚速畧此上布宅所節哀自愛

伏被手况及正則書信具審邇日視履之詳殊以欣尉某病體只如
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莫枕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
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卽聽教記
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日
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
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注而兄橫飛直上凌
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
早命駕爲望

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隱極以爲慰兩調興寄所屬固深
感歎第兀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某病勢只如舊都
無增損近蒙朝廷記識不忘使還故官廢痼何由可動尋以實控告
既得請矣但文字猶未到爾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
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

尺牘四

三

舍弟蒙問念感甚渠近擊其婦往會稽歸寧矣士龍誌銘以行役
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稟近得君舉書云吾兄猶行狀
中數處極當便中告批示欲得知也

伏辱手况具審歸自永嘉川陸安隱極以爲慰正則書及墓刻已收
相聚計甚樂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於渠者政欲其愛養氣
血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腕弱不能作書因便幸爲達此意也陳益
之留意禮學甚善蔡行之有安齊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摺擊之梅雨
後千萬見過爲十日款今年緣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竹樹
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快論則石橋龍湫不遠求也病體萎痺雖
已成沈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俟面究
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字藥物具聞近况之詳極以爲慰視事既久閱歷浸廣遠業必
日昌楸惟韜斂光芒而致詳朱墨細碎之間慶曆嘉祐諸老由此其

選也同甫居鄉無聊甚可念手倦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外其它皆如常時不須軫念

答項平甫

某往歲待郎舅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聞分教山陰相距雖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面為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哀情之所敢當然詳味辭氣懇切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釋必甚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綉之義卑以自牧馴致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莫時款聚否萎痺不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曰必有新益所謂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

尺牘四

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若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眾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答潘叔度

口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告賜詳誨口口口口口口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候兵報行李亟歸莫知其詳不勝憂疑亟呼橋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審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速今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鉅痛曷

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殮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殮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書俗未喻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已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或有未安批諭可也然未卒哭雖例不作書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溫公書儀大畧皆善熟看為張守甚惜年兄之佳最是喪服不可不如式去云元晦既以憂制不可出而年兄又復以憂去信講學之日難得也

尺牘四

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循也溫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其間說陳壽事尤切但行其實至葬儀見今講究若有日煩穎叔一來面授尤佳即今止是當行朝夕奠別未有可講者也夫子所謂人未有能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蓋天理人情之極不可有一毫可恨也子先引去似未為失但始者不免墮於福躁耳文字書冊當令檢校適值此數日堂試無暇故爾壺範後日當重整頓蓋張守甚愛此書欲刊板也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年家丈知遇之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於年兄意極拳拳欲渠書甚不難但更徐思義理之所安卻奉報也所以欲思者蓋喪禮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講佛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細事哉叔昌亦當同講究須先議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壺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壺範集可舉今所欠者最是楊龜山三經義辨要切而嚴州徧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附來為佳易以依次序不編家人卦在首近得劉賓之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此間為恨此間亦以二公及年兄不在此為恨也葬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葬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哭乃近世傳襲

之誤非禮也數日來深思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要當反己盡誠竭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也誠於此者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未至之明証也葬儀中鐘磬之屬用綵亭亦不甚失本意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誠性情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實有意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區深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廢墜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論今古之宜再復尤幸請史中議喪禮服行實俟後月制處皆當鈔出初大人歸委當屏置餘事專為措思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具藁當先錄呈有未安處卻望一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跡也書丹事向嘗託唐蘊則面道曲折既而再三思之終覺未安作銘在先書丹其次也以此覺發語難張守固無形跡但終覺未安耳蓋事親不當待外樂得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希勢慕權者不同然其為待外一年兄更試思之有疑卻以見報吉州有劉德循循之者去歲從劉

尺牘四

注

子澄游子澄以書相導來此為學專一樸實甚可望又欲自此求朱元晦其志殆未易量也喬德瞻為學甚進讀書亦殊有味輩流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招令授句讀甚得人但錄示令嗣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百字不為少矣更須量其力令有餘乃善其他如誦儀禮溫伊川諸書數項姑為減去汪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運非其人言不從而去去就甚合義極為之喜蓋又全得此一人非細事也一月前有一士大夫經由此某因語次偶及年兄專意正學乃憮然以為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以及之者恐可助省察警厲之功耳某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畧具前書矣魏純夫教諸幼甚得人令嗣聯名於安叔位有妨誠當更易款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行狀中有小小未當卻無害蓋非傳後之書也年兄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意然後及所懇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迺釋停閣中病於蘭谿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

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乃繚編壹範及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生課程也壹範張守小女皆誦旦夕當據已刊者印數十板去恐令女令嗣亦要誦也葬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畧去拘忌乃易就耳

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專言在我之義耳張文讀來書甚喜有悚然加敬之語但云恐有做工夫迫切之病答書中必自及之也劉温州素不長於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為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但欲託名德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卻見報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口口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於是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為之必有忿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妥帖若已欲為之者但叔昌必同做工夫於哀敬中體察本心最為親切某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

尺牘四

注

某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再討論屏置他事竭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丈葬魏公亦嘗講究昨夜同穎叔到郡中商議頗似穩當其制作細曲折皆已口授穎叔矣更直加寬有求未盡處但須不難以俗禮異教乃善親族間有未以為然者政常盡誠感動曉譬之不可傷恩亦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以為憂嘗今載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某供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載不敢不盡拙誠但人習熟見聞之久未半未喻者甚眾更看旬日如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乃知前此非進言之難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即今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羣陰崢嶸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綵昇無害自餘並俟後便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某官次粗遣但以補試在近少間節鎖宿冗甚所欲言者皆不暇及所論與此間所慮政同方且圖之也陳君舉相聚甚款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政未易量也

同恐亦勞心也通鑑欠後唐後晉紀兩冊諸子欠韓非子上冊今汪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爲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俟候面盡昆仲間並致意

某以五月中後同朱丈出閣下旬至鸞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決可到衡也邇來日用閒况味復何似審觀來示似猶有迫隘氣象更放令寬平潤澤爲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爲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以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某旬日以來編詩少曾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傍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神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爲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艾軒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跋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

尺牘四

九

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關慘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請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士溺於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

李壽翁改婺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妾人有休息之望矣

得手字雖以向安爲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下專意恬養常令胸次欣欣如春本之向榮則血氣不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狀健者猶不能勝况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護可爲寒心也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爲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今幸向安切須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聞九哥亦嘗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卻須安健叔源墳所事已了否孺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爲學根本妨廢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別得輕重分明

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整頓無少暇畧如編詩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某官次粗遣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尚在八月飽食隨眾良愧負耳聞氣體已復常須常養胸次令寬平和裕爲善蓋不宜再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爲柴端所擊而趣召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若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艱得缺耳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爲無益也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聞舊疾又嘗小發莫已平復否寬心乃止疾之本天字問何所不有無爲強自苦也某自入夏來每至日落乃出館終日瀟然事外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向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以此頗覺頑健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惰媮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尺牘四

三

則當致惓惓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往徒來雖於私計爲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永來頗道德膽甚進極爲之喜蓋爲學要是孳於近者乃可一書告付之或已歸發送達爲佳來論復求病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甚詳悉今有藥未服而更求方據問頭即是病源更不須他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當如此爲學當真知止前書所言乃暫時意思非究竟法也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然想亦不出後月也齋中想時蒙檢校大抵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况於規矩乎見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諭之

謁守倅畢即交割人事擾擾須更數日乃定學舍蕪甚然鄭教授甚練事款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職外不敢立異也厩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爲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趣權也馬同年尚未曾款語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目靜但先入已堅政恐難挽耳張守聞已爲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銳課程望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

勉其卓然自立為佳

某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薰灌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蔣從道之天甚可傷慰書并祭文同往袋入百五十足可用徐孺子故事煩老兄親為致奠少見同舍之義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某官次粗安張守舉措詳審問學平正而又虛心從善善類中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適同朝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於形跡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如親投請書兩

某官次粗遣學校問事已詳見叔度書中矣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富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富思正學未明蓋工大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來論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某官次粗安對班只在下旬區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聞誠薄不能為損益耳去就久速過是亦可畧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半

尺牘四

三

落之中不為無助但卻是四明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叔玠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為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阻撓則為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答潘叔昌

所論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銳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毋惜常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間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溺志冥安日復一日其終異於常人者無幾蓋嘗三歎於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答聶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確旬日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為恨前此論及博議并輿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

若或誦習甚誤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徧語之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則隨其觀者分量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它傲也它惟力學自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為學工夫無窮而向來日月虛度為可惜耳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

某受告後即以書往求祠此段去就本不待決蓋非疑似可論者也月初切早入城比得張丈書云有曲折託吾友面達欲早知耳處鄉間親戚間更須于細點檢此最親切工夫也

王子正自湖州來秋涼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來乃佳蓋目下書院士人多歸欲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人多卻難得工夫也

某官次粗安學校問事亦稍稍安堵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也

尺牘四

三

家幹如是不不得不為者自當安心入細謹確料理不必有避免羈絆之撓此卻是不止其所如是日日常事非斷然撥置亦卒無了期兩端蓋在自斟酌耳

近來相聚諸人比舊卻漸著實吾友有暇早來為善閑中日月亦易失也

德侑時復往還否天資美甚更彼此實相琢磨為善補試得失本自相對想必有以處此兩日來獨甚念錢幾叔憂其必鬱鬱致疾耳中秋後天氣涼可以出入是時束書見過為望

與邢邦用

某自春來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鷺湖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卻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

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爲如何

比來爲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喪悲愴疲瘁殊無聊賴耐葬甫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之勢如此可懼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忽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衡葵兩境迂大人之歸馳擔方半月侍旁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三數輩耳累求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倘得如志得以一意休渴爲學僥倖多矣

某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慘愴殊不能堪耳邦傑已遂襄事深爲之痛側志操如此不謂其天折也拊育孤幼其何以爲懷然似聞體候亦常失調護切告寬抑自愛春暖能乘輿見過否與朋友講論

尺牘四

運

固可解憂而去家稍遠凡百清簡亦深有助於攝養也汪丈棄世疹瘁之悲善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次第元夕後乃能還舍宅祈以時爲遠業厚愛

與內弟曾德寬

小三六五七四弟得書欣聞侍履勝常前此各在官所今皆會聚膝下此樂無涯讀書必漸見次序某今年讀書方似漸見蹊徑方欲再將五經諸史以次再討論一番况如吾弟妙年無事尤不宜虛度歲月也小三弟欲習宏詞此亦無害今去試尙遠且讀秦漢韓柳歐曾文字四六且看歐以養根本如總類蓋是時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王東坡三集向所送筆甚可使然每當拙於作字佳者政無用若賤而易得者從便附數十管來爲佳宅惟以時自愛某答

小三弟七四弟並收書欣聞侍奉多勝出仕之久在還膝下當甚可樂免於事役而就閒暇讀書亦當有味也每思往年相聚時爲學既自未有工夫而世事多未諳歷所講論者多未當理五六年來方似

漸知踐徑念欲復款曲商榷而不可得徒慨然也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往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所信所信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避藏又信其所當信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不敢不用情之類以學問操履不如前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小三弟所說讀書件數太多今當只看一經一史爲常課而以詩文之類爲餘課乃是耳相見之日尙遠故續續以代面言他惟力學自愛

與戴在伯

某到官垂兩月矣其初殊有齟齬處近日稍稍按堵大抵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工夫無窮當益思所未至也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須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長所命非甚善義皆當曲從然先須委曲幾諫必不得已然後斟酌曲從也通家之上官

尺牘四

語

招飯則不可拘旬假要之但守非旬假不作會則與世俗稍通也某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號東政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行期果已定日否宅惟力學自愛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與學者及諸弟

諸友來收書知比來爲况安適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仲益送到同窗錄已收課程只須如此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爲佳純夫只就侍旁開會甚得策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穎叔在下塘良便近日玩釋何書學問以致知爲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叔度兄弟喪禮更與講論有疑即報來元晦所幹若畢早趣裝爲善少望臨安之行在何時經由毋惜爲數日留張守引進士子莘莘不倦又此間諸公問學者亦多張守館客吳翌晦叔向與張守同師胡先生不從事科舉已二十年議論操履甚平正相

處亦有益也子先所問已見叔度書中來嚴陵受葬儀本無嫌疑蓋叔度兄弟豈世俗富家比况來此間又非往宅處也要先須遣人往張伯安處取向日葬儀攜來參酌為善儀禮疏旬日間有便先寄來此間無借處也天錫辭朱氏館量而後入政當如此今莫已有定所否今歲曾作文字因便寄一二篇然為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工夫乃得力城中如叔度叔昌兄弟及穎叔德奉子先仲益季益諸人皆可往還也天錫如見葉秀實為致意近日讀書不輟否有近作亦可寄數篇來今因人回畧此為問它惟力學自愛

學舍亦漸就緒士人皆欣然為學向來舊弊已革去十之六正官亦極相亮也蓋自到學皆不曾別立規矩及有所改更但辰入未歸以

身率之耳
官次稍安學校事亦漸定其間小節目亦稍變而通之使人情相安然後徐徐勸誘恐卻易入也所疑各已批去講實學者多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

尺牘四

三

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敢自畫但微言淵奧世故嶮巇愈覺工夫無窮盡耳竊嘗思時事所以難辦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比聞諸友皆實有意於此所以不勝其喜非獨私為異時有肄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致思也穎叔所論謝語甚當凡做工夫皆宜精思深體不可畧認得而遂止也德鏡所問已批去大抵為學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純夫所問第能專心致志久久自然須漸有趨向也叔源所苦已無事否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即當求檄送往也仲益德奉會間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隣若講學實有次第自然慕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別幅所論向來工夫如所謂臺釐或差而反為隨之病所謂向之多塗於此乎息而領畧之病始生此非身親足歷用工之實則不能知

殊用敬服但論天尊地卑之義謂明乎是則復無可復而隨不失其宜頗似暢快此兩句雖在顏子分上猶未易言之蓋知至至之知終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升一言可斷若看得博博親切則始知工夫之益無窮仁者其言也切良以此也順以循序乃體其全利而為之靡或不偏此四語工夫甚正易所謂序者正當精察耳此句有病未句亦可與之殊洵言仁語孟精義常玩味工夫自不偏但易得精深亦似太決耳

穩實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可不朝夕諷閱也長沙張丈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難收斂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朱丈遣其子在此從學音問常相聞比舊亦殊精切也敘鄉仲事甚有補風化文字亦無不穩處但螢窗雪案四字頗未典易之為佳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兩語殊有味大抵壺範一書須常置几案時時觀省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

尺牘四

三

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剷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蚤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者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大抵房族間事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

之不可以已正而勿問也致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
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
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
自反已至方可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
為親切

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
深體也

須令胸次開廓舒泰為佳

李仁甫以仲信上舍作策題問賢良為言者併論遂皆去國此老蕭
散平坦足為朝列之重驟失此人甚覺蕭索累日寢食為之無味也
屋已下手甚善規模須常令戢斂屋作三處極善蓋婢僕省得相涉
則省得鬧事極多而恩意常通也此間雖無憂責但日覺無意味又
非五六月間比極欲生事粗有條理耳

到此年餘几紙上課冊長進甚多只是非紙上可寫之課冊長進者

尺牘四

三

少如事親從兄處家處眾皆非紙上所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點檢
以求長進門路

收斂疑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耳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鄉者多為儕輩笑侮往往不能
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則殊有補
爾又可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

比來諸况如何免對既得省符向所取吉州三十口自當亟往止之
不惟虛勞人往反蓋新治動為人觀瞻不可不審也張守議論平正
舉措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其苛
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元省罷出遊止州治
中量點整數百而已皆
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繩治胥吏之欺
罔者首決三都吏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墮一偏蓋皆為學之力也已
入奏為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甚寬亦非細事
倉削家書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

尺牘四

三

表

謝陳丞相

恭惟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闕略遠猷開濟寰宇精忠上達
麗澤下流方將正元氣以格君心定國論以一民聽大本既立萬目
自張厥為善類之所素期是亦輿人之所共屬

蕞爾之蹤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游抔培之中涵泳泰和為日久
矣具瞻之地禮絕百僚分有常尊賤不可瀆土有常守進不可輕用
是不肖之姓名無繇自達於典籤者曠宇碩量細大并容草芥之微
當在原貨

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房陋恍然內顧業荒學淺且無
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問遠邇推拔十得
五之義故雖頑鈍猶在甄獎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大馬蛇雀
道諛不情之言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者也惟當博親師友砥
礪講習使不辱厥官無為化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尺牘五

與虞丞相

共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
所注意羣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後閔略遠猷回
將次第而舉謹傾耳以俟

某晚學謏聞自侍几筵即蒙眇昧眷獎之厚史觀清華俾參末屬政
扉暇豫時接緒言內視疎蕪莫知所以仰稱者茲焉考滿改秩祇拜
命書靖惟僥幸實抔培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
疇知遇之萬一倦倦此心尙所孚察

某瑣微之跡自託鍾錘身非已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
必然私義迫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布之某親年浸高而諸弟皆
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茲冒暑遠歸百
緒皆未有條理尤重輕去膝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懇懇之誠在所憫
察儻蒙畀以祠祿以為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溫習舊學二三年間稍
稍就緒自當袖書光範求備大厦一木之用悃悃披露惟孚其實而

憐其情不勝幸願

與梁參政

共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謨政路歷年彌縫輔贊固上格君心而
下孚羣聽矣培養元氣統盟公道實眾正所共期於門下者仰恃眷
知敢以此獻

某展布誠悃登徹崇聽某橫拙魯鈍無所取材親年浸高諸弟皆未
習事左右就養不可遠膝下前此控白雖蒙再三之誨非不欲仰體
愛存之意一聽抔培然內揆私計勢不容已而其間又有非筆墨所
能盡者仰惟高明必能洞悉敢望始終覆護畀以祠祿俾為甘旨之
奉暇日當尋繹故業深澤矯揉異時粗有毫分進益當惟所使令何
敢自擇謹俯伏以俟矜惻

與趙丞相

比控悃悃仰瀆化鈞退惟僭瀆方俯伏以俟詞譴丞相始則記識不
忘意其尙可被飾起之於病廢之中及疴殘衰覺不能拜命則又惻
然憫其困窮處之帥幕俾得亟就厚祿以蘇貧病矜憐拊養之賜至
深至厚不可稱量願以藹然病軀餘息如髮雖數舍之近亦無由與
疾自致涸轍窮塗塊扎之鈞再三陶播猶不能植命之奇窮亦云極
矣祠祿雖薄方此歉歲月得數斛粟在困厄中殊有所濟若蒙矜恤
而曲從之幸之大者也力疾布稟不勝倦倦

尺牘五

與王樞使

某衰病沈痾分甘棄捐樞使體顧不忘俾之復綴朝列而筋力已憊
不能勉強以承下風僭易布誠朝夕愧懼

某官念其鉛槧之舊憐其疴疾之餘賜以便安使參帥幕自非隆遇
有加委曲全就何以及此區區謝誠豈筆舌所能槩見引領黃閣神
爽飛馳

某自惟一介公微滯煩除書之下相公所以記存者厚矣委越相去
不遠而又職優俸厚可以養疴使自為謀豈復有過於此苟稍可支
吾拜命豈敢復溷朝廷實以病體支離日事醫藥杜門里巷雖已再

見歲窮而未敢少有衝冒且親故相邇可以評量服食之所宜今舍鄉閭而去其間不能自如者蓋非一端雖大府賓僚初無吏責然血氣之衰殘必不能跋涉道路動履之蹇緩必不能勝任衣冠苟或將護稍愆常時則疾勢必致增益至此然後扶曳復歸將益動大君子之仁心矣若蒙察其懇款之情恕其再三之瀆曲賜軫念復畀以官觀差遣則可以專意休養從其所安庶幾數年之間或可小瘳則自今已往皆受賜之日也冒瀆威尊某俯伏無任俟命之至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蠶鍾之賜共聞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首在召試之列竊惟金鑾給劄本待名勝第一流墨客聚人誇詡歆羨或懦筆削績終身而不能覲如某者鄙樸椎鈍絕意清貫雖蒙瞻獎顧憐不在人後所以弗敢崇飾固陋上瀆大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仰累權衡之明孰若安分守常毋為牆仞之屏區區惟堅微志圖稱深知豈謂某官度越峻軌俎豆英游拔之於冗散惰廢之中收之

尺牘五

三

於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關而常賜記存不啻階砌之近雖旁無仗助而獨被尉薦不待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閱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舌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為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披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浸高冒暑遠歸所當調虞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違離鄉者婁嘗面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庠序疎野率略可咎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譴訶已不還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間曠一意為學淬厲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苟昧於自量輒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轉扶持政恐徒費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黜陟柄出於上非為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惟命之承格以公義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言者竊嘗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殖栽培弱者

必養之使至於強虛者必養之使至於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閒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儻蒙矜憐賦以祠祿以便其私養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眾聽稍孚而俾預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冶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召試恩典超踰輩流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鬲洞照內外所悉而無懷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瀆威嚴某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尺牘五

四

讀易紀聞

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乾就惕始能无咎且就學者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眾人之上則忌疾者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為未離得流俗而名出流俗之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流俗自不敢忌疾亦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為九四其繇云或躍或潛學者躍出流俗之外與流俗不相關無礙忘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淵龍之所安也

乾九三易傳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讀者多謂聖人無待於戒只為教眾人故設教若如此看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作兩段大失易傳之意蓋易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戒則無以為教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儒教之教非教人之教也

讀書雜記

十步 變 虞

无首耶蓋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為首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迹雖不為首心實求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邪正之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無息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謂也

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趣辨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進德脩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為安決無進益之理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

上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枯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相通則與時偕行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變革

讀書雜記

二 變 虞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元首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本末嘗為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為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

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無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為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無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

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

天下惟有一理坤之象止曰乃順承天德合無疆而已蓋理未有在

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

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人也

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

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剪除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

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

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

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

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

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

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開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無一條縫始得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無定所坤以下為中

讀書雜記

主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

不積肉體則蟻集醴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胸

中無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他譬如忿怒若順

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於沈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

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

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眾人強自隔

者獨賢人而已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

是君子經綸時節

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絕之時乃道之屯

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

初九盤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戒之

以盤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

桓而不敢驟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

盤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盤桓不進

遂以為甘心退縮無志於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

乃在於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

之貴不屑屈己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所以濟

道之也若抗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

不正故貪求妄動急於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於林

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

鹿而遽舍之止於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四居進君之

讀書雜記

四

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為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

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嚮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

之事則吉無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

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屯極則當通

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

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

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

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下得服藥是當時無事若

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蒙豕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

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

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

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冥與道卒不明要

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吉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日瀆發蒙者而反日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為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山下出泉蒙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無所不可若已有有所之則必難回矣

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

讀書雜記

五夢選虞

決中自有涵養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

蒙之六三為教者設戒也蒙之六四為學者設戒也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

羣陰所歸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

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為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

隔絕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因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

需乾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無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無所有將何所需乎

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虞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

志而趨彙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

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

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氏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待待終是少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既入於穴自處本位而下之三陽剛躁上進不速而來欲奪其位而據之此人情所甚

不平也然上之地位雖正而才質甚弱苟恃其理之直而忘其力之不足與之紛競則必反為三陽所奪矣若能量力審勢忍人之

所不能忍致敬盡禮以待之則三陽雖暴將何所施耶此所以終吉也

眾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恥

讀書雜記

六夢選虞

於小不勝故不肯往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自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辨說而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己也故無成而終得其吉也蓋

在下位者為上所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讓擅以為己功此所以多得禍也

如簿尉驟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是簿尉遇事專輒儼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疾而致禍敗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致與之訟所履者三三

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可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

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

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於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聘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爲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爲他人所褫則一褫便無何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蓋其負愧懷恥視鞶帶如纏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讀書雜記

七 夢 選 虞

師象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爲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眾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已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滅凶弟子與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威也彼其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苟善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累此所以弛縱專

輒而至於凶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旣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爲之戒焉

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眾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眾陰之所親者也此所以次師者言眾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於君也

原筮元永貞無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無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處

讀書雜記

八 易 選 虞

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三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耳君子所爲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故雖與君子相處亦如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爲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無終凶而曰無首凶何也見其無終則知其必無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姤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爲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參養而不復進者非可取耶

己丑課程

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

王之鹿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濶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九兩之序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日儒以道得民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中於五而亢於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曷謂健而無息乎蓋乾至於上而極有極則有息無極則無息

剛柔相濟為中程氏用九傳舍長子邯鄲而即晉陽襄子亦知所避就矣然厚長子之城實邯鄲

之虞者果誰歟吾惜其不移臨難之智於無難之日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必於進者咎可知

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治是疾也予嘗淺而予方深治疾者孰治之哉讀書雜記

吳起歷楚魏吳三國而皆逢尤焉國雖三而起則一也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程氏易傳

或躍在淵自試也程氏傳曰隨時自用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程氏傳曰正位乎上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無首處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程氏傳

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溱離開所以不仕歟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

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無失則無得

憂悔吝者存乎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象髮不相似則已違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厭薄

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

觀子思之言苟變然後知君子之易事

孝公合於秦衛鞅應於衛為治者患無其意而已

決必有遇若非勇決安能有所遇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先以五味五穀始繼以五藥治病以藥醫

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疾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傷

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昔之善教人者亦然醫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秦穆納晉惠在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搖摧折而自畫在僖二十四年者豈知此哉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遺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壤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

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太府頌其貨于受藏之府頌其賄于受用之府鄭氏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恐非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則謂人主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者其學蓋未嘗出周官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推此古之相權可知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窮瓜稍深則侵膚儀秦跡不蹈已非才也其跡不容復蹈也

周公之誥康叔既誥以福適乃文考又誥以敷求殷先哲王又誥以不遠惟商考成人是亦足矣尚復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彼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妹妹自以為足者是獨何哉

易傳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

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無咎未失常也易傳曰雖不進而志動

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

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無所須則無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

自謂抑疆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日弗克罔日民寡之

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敢以者
艾廢也
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

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

掌其政令教治未嘗以政教為兩事也
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各守其閭

然則闕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

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名正

觀頌人之詩然後知心有所移則世所謂紛華盛麗舉不見况道乎

許歷之諫趙奢之聽可以例洙泗師弟子答問先高聲則喪身

師氏孝德以知逆惡肉死則不知痛
變風極言淫亂所以發人羞惡之心
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相入

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小畜傳小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

月出之詩刺好色也一章之終曰勞心悄兮二章之終曰勞心慆兮

三章之終曰勞心慘兮吾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澤陂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此夫子所以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戒

小畜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易傳云二五皆陽剛

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

不至於過剛元祐諸賢似
凡貨不出於闕者舉其貨罰其人司闕

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

形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彼印刑而不忍予者是獨何哉
泰小往大來觀國者事

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曾子吾今
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交有

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
兩無正序

角人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

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古之賦民各隨其所產以當其賦視

無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蓋為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

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匪時取義與內君子而外

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盛者可知矣
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無有不善所以包羞邪濫至

可羞恥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士四人中士八人
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
同人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爻探見小人之

有元妄然後可畜荀子養心莫善於誠之謂未盛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續大王之緒致

天之居于牧之野

天府掌藏寶鎮而官府鄕州鄙之治中與民數數皆藏於此則聖

人之所實可見

火在天上大有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大有是有也昔未嘗無特

大有六五易而无備傳

蒙雜而著雖昏蒙雜亂是理瞭然已著

穰侯爲范睢所讓范睢爲蔡澤所讓其事政類然穰侯使范睢避匿

范睢容蔡澤倨見此其得禍之輕重歎是故辨權者禍莫大於專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一介

家人掌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人欲接世酬酢要當略謂澤之又不可失初意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故者難收狹者易廣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非恐

圍丘方丘宗廟之樂無商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平居也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遇變也

冉子違命而多與子華粟門人違命而厚葬顏淵彼其所以敢違夫

子之命者蓋自謂過於厚也意者未聞過猶不及之論歟

幽詩函雅頌頌雅頌恐逸

豫利建侯行師意之病何自生

豫六四揚楫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

魏安釐王問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似非孔氏家法

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

則向者因祖負荆之悔特感相知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

而發於人烏可久邪

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無擅權之臣

讀書雜記

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蠱傳蠱乃有事也天下本無事往則有事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猶繼以厲終吉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祖稱之志不可則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如此方保身

臨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初感於四也而志行正二感於五者而曰未順命則下之事上可

知矣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外求不若內求

王功國功治功之辨

觀有孚顯若白鴉眸子不運而風化

易傳見天地之神體神道而設教非見則莫能體

閔觀女貞亦可醜也見之不醜甚明而能順從在今學者已不易得而夫子言亦可醜蓋聖人望人之意深待人之厚意

六三觀我生進退三居上下之交取是用方對而處小規羣中微善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於此要之無益

噬嗑傳聖人觀蠱合之象推之於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

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自發足履

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日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

讀書雜記

古

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日老婦已忘矣不事雖
廣告矣益

讀晉雜記

十三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二

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邪生同居同里榮悴戚休尙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考況用賞罰于家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知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邪通古今爲一時合彼已爲一體前和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苟尙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爲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蓋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

讀書雜記二

君問津焉

隱公

始隱之說諸家莫能定于一非晚學所敢折衷嘗試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頓感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苛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醫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人無聖愚未懼則爲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莫悟漫不知懼自今以始蓋謁醫於是書一鍼一石其痛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豈他人所能預哉

元年

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彼竊意因舊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然後見聖人之功於是謂一爲元之論出焉抑不知天地之間名數聲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舉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知其所始者自夫子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見於一字之間奚必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舊則周之名亦舊命新則周之名亦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蓋以是觀之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歎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

讀書雜記二

二

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混混莽莽奢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二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三百四十二年之間子奪衰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不書即位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也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

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闡網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爲子爲臣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眾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莒

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二月

讀書雜記上

三

國人叩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願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邾則王命廢墮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殺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與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癬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撫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竊意鍾巫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後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兄弟天倫也管叔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

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艾劬剪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傳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兄弟于戈相尋人倫之大惡國家之大辱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而凶禮則五禮之二也昔皐皐陶爲舜陳謨與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爲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爲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賂諸侯之妾宰咺居皐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賂諸侯之寵妾舜皐陶所與其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

讀書雜記上

四

天敘之典廢焉蓋賂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賂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訛類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不書名微者也外不書名微者也以微者而專兩國之盟春秋書之豈議其輕盟誓之重乎曰盟非盛世之事也誠意不孚假牲血引禍福以相要劫其交際亦既薄矣輕盟誓者固不足論重盟誓者亦豈聖人之所取乎聖人所以筆魯宋微者之盟於春秋非惡其輕盟誓之重乃憫其習盟詛以爲常也君與君盟卿與卿盟則猶謹之難之未遽以爲常事今魯宋盟詛成俗習貫玩熟微者亦得主之始以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也以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是泯泯莽莽皆

失其本心也聖人表而出之所以覺一世之惑

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頹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邪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間哉減其自取之耳

公子益師卒

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

讀書雜記二

五 夢 遺 虞

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投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夫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禮異類始錯居於中國疆土相入蹄躡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寔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為禮義

之邦尙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尤黃黃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為公而彼為戎還人心於既迷遇夷狄於方熾涇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小大之論君子不用之於強弱之間而用之於善惡之際莒之與向微乎微者也填然而鼓勃然而鬪自諸夏視之若蚊蚋之過前曾何足以煩聖人之筆哉然春秋表而出之置於諸國交兵之首非故為叢脞而敗謹嚴之體也蓋以勢而論則莒向之事誠小以理而論則擅與之罪實大天下有王侯甸男衛地相錯坐視可乘之利而不取動是豈畏河山之阻而憚金湯之險哉蓋必有大可畏者而奪其情也今莒之於向一有違言遽敢與師入其國都則是畏心已蕩然無復存矣莒向之事固不足言畏心一亡大防巨限弛壞蕩覆亦何所不至哉春秋書之所以還天下之畏心其旨深矣以強弱為小大

讀書雜記二

六 夢 遺 虞

非知筆削之旨者也

無駭帥師入極

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一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為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所戒於不遷怒者夫豈止怒甲而遷乙哉雖怒所當怒於其怒之節有毫髮之踰皆遷怒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

理人欲之辨

甲子左傳手記

惠公元妃孟子卒志惠公之無嫡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志隱公之爲次正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之者非其道也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志惠公未有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於隱公既立之後也文約志明蓋如此穀梁子之論允矣等之左氏未免於辭費也穀梁子謂惠公既勝其邪心而與隱則不然十一年載公之隱公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是惠公之世隱未嘗爲太子也隱公元年書非公命者三郎之城則擅與大眾焉翼之盟則私交鄰國焉至於新作南門抑又甚矣威令至不行於墻屏之間尙何以爲君蓋不正其位體輕權奪無以檢衛其下也故君子大居正武姜以寤生而惡莊公以少子而愛叔段此婦人女子之情不可以理詰者也爲段請制莊公既以險辭之矣懷不能已復欲請京亦稱國之大都也幹母之蠱不可貞委曲調護勞而不怨庶乎有以慰

讀書雜記二

七

母心也乃不復擬議亟使居之其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筆之簡牘尙有餘怒當時母子之間可知矣城頰之難履霜堅冰之萌其見於斯頰考叔聞莊公之悔而有獻焉及其悔之新欲引之於當道於斯時也無以發之俄而消沮退失者多矣踐誓而隧則非易直之體學之病也

隱公之世王章槩有存者號鄭爭政而莊公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爲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朝陳請觀則猶以王觀爲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鄙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傲猶未遠也魯鄭易田之議閔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致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於城國也泰山之有祔則巡守之贖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蓋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隊失日銷月鏤歷五十載可見者猶若是况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賁平王之無志也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父兄國人所共悉也文侯沒而晉衰矣然霸國之餘業故家遺俗未改苟同其憂而除其偏王室豈無所馮藉鄭莊固不逮父祖其智略猶足倚也平桓以來於是二國奪其政焉取其田焉助其孟孟而伐其本根焉其柄政者乃將亡之號而有寵者乃方亂之陳也以其所子奪親疎者觀之王靈不競抑有由矣周公告成王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此馭世之大柄也萬國並列苟無以識別其向背臧否之實屏衛者安得不退志跋扈者安得不動心乎是故左晉鄭而右號陳周之所以不能保其天下也擯高國而崇陳氏齊之所以不能保國也遠杜洩而邇豎牛叔孫氏之所

讀書雜記二

八

以不能保其家也晉楚齊秦並爲大國春秋之初晉判爲二骨肉相攻秦始得雍方自封雍皆未遑外事楚雖浸盛近其四旁申息之屬嘉好征伐猶見於傳則其患亦未迫也獨齊僖國家閉眼力最有餘瓦壁之盟駸駸乎有糾合夏盟之意人或謂之小伯鄭地雖福莊公權請於輩流爲小出其會盟侵伐每與齊相首尾故天下之勢頗向於齊鄭然二君者規模隘隘無經世之大略假王室以號令已非正道又不能固事以久其權定魯位成宋亂逆順之理義利之辨情而不察至於相率朝紀爲穿窬盜竊之計其步武益促矣識量皆有所極終不能集天下之勢一時諸侯驚慢自如漫不以齊爲忌特未至於身受兵耳此亦限於強弱之形非果有以服之也若鄭則兵益勝而國益輕左枝右梧酬酢不暇其折衝禦侮者微矣周既失御所謂顯諸侯者復止如是所以干戈日尋散無統紀譬彼舟流而不知所屆也

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與戎爲會蓋非一日矣戎請盟公辭再請而後盟于唐盟戎其始於此乎博者之盜當其始博未有爲盜之情也及財匱則自至於盜詈者之鬪當其始鬪未有決鬪之情也及忿極則自至於鬪州吁受寵之初亦豈遽有篡弒之心哉因寵而驕因驕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免而求免之心生矣加人之病傳變經絡展

轉推移固有所必至也善乎石碣之言曰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蓋失愈遠則收愈難故君子謹乎其初五父始諫陳侯善鄭至身往涖盟則其歌如忘甫數年耳前日之言何在也心之易失識之易昏如此詩人憫其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師友之於人切哉

鄭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辭使者二國自是交惡矣聞與國之難辭氣舒緩無顛倒裳衣之意此隱公之失也不量宋魯邦交之淺深遽相責望應以忿懟此使者之失也隱公本欲救宋爲一語所觸忘其初心變姻好爲仇讎不持其志而暴其氣亦何所不至哉

左氏綜理微密後之爲史者鮮能及之然以隱公不書即位爲據是有見於魯史而無見於春秋也以周鄭交惡爲不信是有見於盟約而無見於名分也以歸魯地爲正以存許祀爲禮是有見於節目而無見於大體也蓋未能不易乎世故其論議每如此以是例之其學

讀書雜記上

九

之所至格局之所止皆可識矣

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消息盈虛之運智略之士蓋有或能窺之者矣故言治者懼焉

讀史綱目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謂大綱如一君之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之統體在嚴雖有一兩君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天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語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讀書雜記三

官制

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互彼此相參其意如何一職一事一官一事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掌昔幾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出納孰壅孰決參考孰疎孰密丞相御史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攷歷代用人次第一謂人材所出之塗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納粟史胥之屬一謂遷除來歷遲速次第

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節屯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北軍為復召募為復科差為復常聚為復更番隊伍人數糧食多寡皆須見其委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如何徵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須見其曲折

兵制

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起自何時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外輕重之勢如或聚於國都或聚於邊鄙之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世時之久速形勢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專雜軍律之得失皆當詳考

財賦

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何故贏餘其後何故匱乏比較出入多寡求其所以然仍考出入都數察其所偏在上在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財賦中條目大者如租稅鹽鐵錢幣田制之類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

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效謂如武帝立見知故解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如特起大獄如楚王英及論囚之數亦斟酌其關治體者鈔之

政事

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恤民用兵在任將財賦大沿革法度大更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如財賦止書某年推鹽鐵因某人建議有何大利害至於制度曲折則不編又如用兵止書某年遣某將伐某處孰勝孰敗所得者幾郡所失者幾軍其計謀曲折並不書

君德

如漢紀高祖寬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說德處可類出

相業

前政事門說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為相幾年除幾年罷至於此門則編為相事業如蕭曹為相大體如何規模如何措置如何慮祀李林甫為相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賀為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

君之昏明國之強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土地之廣狹戶口

之多少權柄所在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風俗

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恥言過失說武帝北邊蕭然之類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

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去取詳略之意其才識之高下可默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惟非生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元成間褚先生所能知也況用意高遠豈他人所能辨乎

讀書雜記三

三

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它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藏乎

其二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關敘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

其四曰禮書其敘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五曰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敘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況是時三王方就國豈有事續可記耶贊乃真太史公語也

其八曰傳新刺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利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歐陽文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未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并與其傳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

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正如古文尙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作者闕疑張晏雖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序存傳亡使晏稍詳讀之不應悉以為非亦由史記高古習之者少晏亦未嘗究觀爾

讀書雜記三

四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四

讀漢史手筆

王莽傳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起者數焉 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為功顯君總纒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 事寡嫂及孤兄子行甚飭備兄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納婦 居攝三年行功侯光私報執金吾實況令殺人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既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

世謂莽始矯偽而終改節是不然利在孝友則孝友利在惇虐則惇虐莽終始為利而已矣改節之有哉

莽讓爵邑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百姓家給人足大司馬大司空以聞 莽自言百姓未贖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頰損膳因上書出錢百萬田二十頃助給貧民

讀書雜記四

莽之前後不相掩皆類此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壽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疎違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由是不說云云 豐父子誅舜歆死故父子亦誅

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荀彧致曹操九錫之功而不欲操之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嚴尤素有智略時遼西大尹田譚為高句驪兵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

匈奴右骨都侯當營內附莽欲誘迎當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棗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 尤諫尋邑亟進破宛諸城自服又曰歸師勿過皆不聽 論匈奴三策五難 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尤降之以尤為大司馬十餘日敗尤死

嚴尤長於料事短於擇君

魏豹立為王魏媼納其女薄姬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榮陽豹初與漢及間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而薄姬輪織室有詔內後宮生文帝

小相之不驗者姑勿論此其尤驗者也其禍福何如哉

栗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栗姬妬言不遜帝心銜之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請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憂死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讀書雜記四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

司隸奏趙昭儀滅繼嗣請事窮竟議即耿育上疏以為不宜暴露私燕誣汗先帝使誘議下流後世遠聞百蠻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遂不竟其事

耿育可謂知體矣

莽既外查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日夜共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適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云云 續絕世 給貧民制禮作樂象刑

傳日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弄于田王莽不學寒泥而暗與之合豈姦臣授受一道邪

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

文景武帝太后及卬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婦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

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於此者乎

貨殖傳

名氏見於傳者四十人力田務本以其道而富者宣曲任氏而已其餘唯李克務盡地力秦楊以田農甲一州猶知不忘本業自三人之外皆鼓鑄魚鹽轉販姦軌犯法者也本業如此之少未作如彼之多民安得不困乎

富家相矜以久買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千萬

三過其門不入草草為善者大禹之徒也過邑不入門草草為利者師史之徒也

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

雖天下汗賤之事不可以苟為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上下不同而用力均也使白圭以是心為善孰能禦之

烏氏靡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張長叔薛子仲嘗十千萬王莽皆以為納言

羅哀致數千萬舉其半路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凡邪臣之以貨事君入於君者鑄銖而假君之勢入於己者丘山矣乃反謂之忠豈不惑哉觀羅哀之事可以解其蔽

朱家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成已以成物正也趨人甚於己豈其情哉

郭解姊子與人飲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舉其姊子收而葬之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適內袒謝舉

解果以姊子有舉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迺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己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脩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干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

樓護 五侯爭名護處其間咸得其驩心為五侯上客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 呂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封息鄉侯 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

陳轅糶記聞

護之執呂寬迺鄉者朱家之所羞故游俠漢之罪人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 陳遵張竦 竦苦身自約遵放意自恣其對問具別冊 酒箴 李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乃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

客或譏涉 原涉為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豈為盜賊所汙遂行搖扶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子皮聞子產之言而不能自克楚靈聞子革之言而不能自克小則喪幣大則殺身皆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也故禍莫大於知而不能自還不知者次之

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贈送身得其名而今先人家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 田叔為魯相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然則涉之讓南陽贈送所以成先人之名孝之大者也今反以為身得其名令家墓儉約非孝不亦悖乎卒之冢舍奢侈為尹公所毀辱其先人莫甚焉不孝莫甚焉傳曰非是是非謂之愚涉之謂也

顯聞眾人何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矧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觀貢禹之疏歷言時事而獨不及顯雖曰不為姦吾不信也

文帝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明年和親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云 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周舍張武為將軍軍長安旁而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漢逐出塞即還

後二年和親 軍臣單于立老 上大入上郡雲中使三將軍屯北地代郡等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置三將軍軍細柳棘門霸上漢

讀書雜記四

十五

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文帝之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出塞也正殿尤之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

周陽由傳 汲黯之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無害謂無人能勝之

亞夫真漢相也有曹參丙吉之風

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廢然朝廷肅焉

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張敞聞嚴延年用刑刻急適以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土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殺誅罰思行此術

散之言殺誅罰是也至於言韓盧之取菟上觀下獲則是探上意以阿媚而已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再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班固以敏捷精悍為子貢冉有邪

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

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

黃霸為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人多患拘於法而不能伸殊不知法律之中固有可行志者觀黃

霸可見矣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讀書雜記四

不

陳對宜皆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言各有所當也王生之勸冀遂歸德於上則是浩星賜之勸趙充國歸功於二將則非

申公見上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恐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 云云 書聞徹入為少府

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九江太守敷聖不法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賈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

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惡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前之免戴聖公也而聖自以為怨後之不殺戴聖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為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而戴聖區區分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

用之則不辱辱之則不用

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眾士田頃畝五穀美惡已通見二千石以為常

何武可謂知先後矣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翼在沛郡厚兩唐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

文吏與儒者其分久矣自非平心者未免有相嫉之微也幸而遇

讀書雜記四

七

其平心者猶之可也不幸不遇其人則彼將不擇其賢否各務相毀是武徒知相黨之害而未知相嫉之害也又先懷揣摩鈎距之

心則大害樂善之誠

上欲封董賢等心憚嘉使傳晏持詔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宜暴賢等本奏言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耶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

永先帝不獨蒙其譏

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言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此乃為董賢畫計也使

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冷衰輩爭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非兩端而已事誠是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利一也事誠

非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害一也故谷永歸咎而成帝之咎不下於谷永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於李斯安得謂之咎有

所分乎

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免冊日不深疾雲宏之惡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

丁明幸託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雖憐無益也東平之寃當正辨之坐視不辨雖恨無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退無據雖受黜免亦豈為君子之所與哉

與哉

谷永以方正對策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按其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永復說王音曰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讀書雜記四

八

永之意雖私其實深中大臣之病

馮野王為琅邪太守病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不敬王代王鳳野杜欽奏記於鳳曰今有司以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

之意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姦吏不過弄法而已而王鳳至於以私怒而改法

東平思王字犯法事太后不相得太后求守杜陵園上遣太中大夫張子蟠奉璽書赦諭之曰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特以璽書賜王

太后曰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父為子隱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息尚忍小惡

而況此乎云云詔書又敕傅相曰云云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元帝之於諸侯王委曲調護如此漢興以來未之有也

巨衡 學者多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

對詩諸大義望之奏衡有師道宜帝不甚用儒遺衡歸官 張禹

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有師法奏寢罷歸故官

當宣帝之退二人此皆惜儒者之不用也至元帝用衡而石顯用

權成帝用禹而王氏專政其效何如哉宣帝可謂明矣

張禹病成帝親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

一女愛女甚於男這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

近上即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

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

是禮也孔子不得之於魯衛孟子不得之於齊梁張禹何者乃得

之於成帝謂宜發道學之本原建社稷之長策乃猥及於子孫之

私其罪大矣

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

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

以災異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

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云云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信用上雅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

知禹言皆喜說迷親就禹

張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也彼見其君之

懦弱無斷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為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

耳

王商 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

守商奏免彤奏果寢風以曉商不聽鳳使人上言商閹門內事下其事司

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

對不入及商以閹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

因新幸李婕好家白見其女張匡其人伎巧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曰

丞相商云云皇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辭有固疾後有耿

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納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

是而日蝕呂不韋春申於是詔御史令收丞相印綬

王商所以拒鳳者以區區之正也以正獲罪雖不免猶足以自立

於是奈何改節詭道以不正而濟之其口口口辱宜哉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合奏免喜侯博惡獨斥

奏喜以何武亦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與御史大夫請皆

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

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云云博為臣不忠不

道玄大不敬晏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日將軍

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蠡望等如宜等所言龔勝等

以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宜與博玄同罪上減玄死

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賈捐之之附石顯朱博之黨傅氏皆自以為固寵之至計而情見

詐得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貳未必不免也此可為小人之戒

傅晏以風指論朱博朱博奏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羣臣之議則

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

於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

公矣哉

章孟為楚元王太傅及孫王戊荒淫作詩風諫遂去位徙家於鄒其

在鄒詩曰云云王朝肅肅唯俊之庭願瞻余躬懼穢此征師古曰此

逐辭不欲顯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云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

上彭城立于王朝其夢惟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孟既致為臣而歸矣而拳拳之意猶如此足以見古人之忠厚

吉病篤上臨問誰可以自代吉曰杜延年後為御史大夫于定國後為陳萬

年後為御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後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吉舉于杜當矣至於陳萬年考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

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適去及吉病甚上

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不免為諂諛之

所回也然則佞之入人深矣

貢禹為河南令歲餘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

遂去官

當石顯之薦曷不日道一枉安復可正也

邴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

出於漢

為貧而仕辭尊居卑古也

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霍氏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

職多姦遺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

二千

讀書雜記四

士 選 廣

以魏相之賢猶不免於趨附惜哉

杜延年為北地太守延年故九卿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

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云云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

最 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歲不熟多盜賊詔賜

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盜

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漢之督責郡守蓋如此

王章言王鳳專權天子威寤欲退鳳杜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

心慙稱病篤欲退欽復說之云云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

尹章章死詔獄欽數稱達名士王鳳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亡漢者杜欽也罪甚於張禹

王章既死眾庶寬之欽欲救其過祝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

盡其意加於往前往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

也鳳白行其策

甚矣杜欽之姦似石顯也貢禹

天子好宛馬善馬在武帝城使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往求宛王不

肯子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令郁城王殺漢使天子大怒以李

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

乏食引還士不天子酒赦囚徒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駟橐駝以萬數天下騷動轉相

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益發戍甲卒十八萬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

適市籍亡命 贅婿 買人 故有 市籍 及 載 繡 給 貳 師 圍 宛 外

城壞宛其殺王母寡持其頭使貳師約貳師許宛之約多出 食 漢 軍

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立 縣 令 上 官 桀 攻 破 郁

成斬郁成王諸小國入馬千餘匹

封廣利為海西侯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吏為九卿者三

讀書雜記四

主 選 廣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士卒賜直四萬伐

宛再反四歲而得罷云

得失多寡適如此

王莽白王太后徵孫寶為光祿大夫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

公宜告祠宗廟黃 龍 寶 曰 周 公 上 聖 召 公 大 賢 尚 猶 有 不 相 說 著 於

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

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後 坐 免

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然所

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壹遂城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

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後之貪者其嫉廉深如仇況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

者亦不如古人也

李陵置酒賀武曰云 云陵雖為法令漢且黃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

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當陵之海上說蘇武陵母固未誅也而激切掉圖指斥漢失若必欲武降者則此言豈可盡信哉

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君子之死死而遺忠相如之死死而遺書

申屠嘉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幸愛羣臣則富貴之非也 嘉欲殺鄧通而文帝未嘗怒鄧通不敢譖終文帝之世安於相位此文帝所以為文帝也

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陳勝項梁等起諸將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銳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後聞沛公略地陳留

郊沛公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食其謂曰 云云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也

續書雜記四

三

呂太后時賈以病免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

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入

溷女為也 賈在而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不知禮之罪也言所死家得寶劍車騎等父子之間要約以利其薄甚矣

張敞為吏未嘗言按人朝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奏論大辟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景帝誅龜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廷尉劾即張敞也安得為

不案人哉則敞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梁王立之獄谷永言帝王不窺人闔門之私故禮天子外屏 云云宜

及王辭不服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為宗室刷汗亂

之恥

谷永之言可謂知體矣

續書雜記四

十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五

與朱侍講答問

太極圖義質疑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

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動

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

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病通

書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却自渾全

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盡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

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為陰陽剛柔又自為五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則各具太極亦似

未安深詳立言之意似謂物物無不完具渾全竊意觀物者當於完

具之中識統宗會元之意

有無極二五則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為二五者即無極也若有無極二五則似各為一物陰

陽五行之精固可以云妙合而凝至於無極之精本未嘗離非可以

合言也

妙合云者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乎其中

陰陽五行非離性而有為之主者又有經緯錯綜乎其中者語

意恐未安
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

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一太極也

此一段前後皆粹中間一段似未安

生生之體則仁也

體字似未盡

靜者性之貞也萬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大本所以立也

中與仁之謂也蓋中則無不正而仁則無不義也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為靜却似未安

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

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順施恐不可專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似不必加

中正字立人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聖人所以立人極者言之

則曰中正仁義焉文意自不相襲

師友問答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

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非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也物之終也

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動靜相涵仁義不偏未有截

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

配

中庸集解質疑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別固未

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

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

故萬物有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之以先然後行其所

中庸不可不一章章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能斯有為之不

可以為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執柯伐柯猶以

為遠也自學者觀之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說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為德焉飛魚躍兩章平處看未出却望批教

達道達德兩章細讀發本文句有脫漏不相屬處誠如來論但困而

知勉強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湯天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大勇豈

困而知勉強而行者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安仁

之日三者天下之達德恐不可分輕重淺深也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

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

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

誠矣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龜山解云三代而下

師友問答

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字相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

而無徵三代而下近而不尊頗似穩當如漢人所謂親見楊子

子在川上范內翰記程子之言指此逝者為道體龜山以不逝者

為道體同異如何

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

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

異乎此其可乎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說如何明道伊川說

脩道自不同呂楊游氏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

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本同但

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

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為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

至於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差安能自

明而至於誠乎二程諸家修道之說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為此而設

教如言已失其本性故脩而設教則一而已

中和之中與中庸之中有同異否道與在中之義何別

中和之中以人言也喜怒哀樂之未中中庸之中以理言也統論中遺

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參前倚衡指何物而言

誠之形行之著也

良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

良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

止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良其背而曰良其止其意可見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之三

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又曰或謂訓人

師友問答

訓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

以為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安在且程子以為性孟子以為心

其不同者又何邪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

仁若直以愛以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

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

發不可言心如遺書所謂自性之有動者謂之程子之言非指仁之

體特言仁屬乎性爾一有未是處望

又

夷齊之逃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平日規模自如此此所以為聖之

情也程子之言祇是平論事理耳

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雍事蘇氏所引漢明帝唐玄

宗却不相當詩稱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推此心也太伯而不去

王季必有所不敢居矣明帝玄宗則以位為樂者也東海王讓帝方

晦述以避猜疑決無推挽不容釋之患又何煩高舉遠引乎

富而可求一章舊從上蔡說近看伊川經解為長蓋上蔡以命言下之士徒能言富不可求伊川以義言聖人分上固不必論命也夫子則知真不可求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間者也

傳不習乎恐祇是不習而傳與人蓋三者皆是與人際接之事知用之難而懼動之差會子用密察之工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在事不在已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之俗毀譽皆由直道亦未嘗以已

參之也夫子傷當時毀譽亂真故示之以吾心而復慨然懷先王之舊俗也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毀語勢當然只

勢當然便可見元者善之長意但指出班固歸於上之人推本而言亦在其中第章指未必如此

脩道之謂教依呂楊說甚穩
仁說竊謂已分上工夫與語學者不同精講明辨剖析豪釐不

爾友朋答

六

不

留一字之義此已分上工夫也若語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處鮮有正言其體者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命辭立言欲使學者有所向望大是難事固有立言者所見本不差祇緣未熟到得流布語下生病者多矣此易傳所以不輕出

改定仁說比去歲本殊完粹言仁錄所疑如論未知焉得仁等處科條極精密又所云思慮語言躬行皆不可廢但欲實到即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講說此誠不可易之論深中談玄之病然口口

口却有懲創太過處凡言仁錄中仁道無窮非思慮言語可盡之類固有過高處恐不必例皆疑之冥然莫覺悚動子中之類非指言仁

體似不必疑之蓋無所歸宿則誠不可若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固有非言語所可盡者也以覺為仁則誠不可若所謂天民之先

覺固非覺字不道著也大氏論學之難其高者其病墮於玄虛就平者其末流於章句校二者之失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

為勤訓故博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

抹第大失其所居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事未嘗無對懲創太過獨不思倚著之病乎執中之難深願體之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而復下非飽經歷真切磨何以臻此用工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窺然惓惓之意猶謂要必中立不倚則慮所終措所散無傳習之弊不識如何

晁景迂其學固雖然質厚而句法少穿鑿可取者固多也大氏比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然要可養忠厚革薄浮自當兼存也

又詩說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區朴直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它說所不敢從也

論語集注解思無邪一句說雖說得行終不若舊說之橫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俗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下衰三桓僭竊自大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鄭

漁仲之說是孔子反使雅鄭淆亂然則正樂之時師擊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集傳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

禮然塵樸愚懇終是愛君今北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抹藥其語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也忽忽是正嫡又資質愿善國人深憐之故刺如是之多不可作欺善怕惡看也宋玉登徒子賦用遵大路之語左傳韓

起解褻褻之義均為它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說也今集傳一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棄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說則無乃猶以

同異為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喜漁仲之說方銳乞且留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

耳
與張荊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十世可知章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宜而已

低字者並
南軒本說

以大口觀之因時會通以行典禮其損其益百世可知也或少潤色

之或盡變革之蓋莫不在其中矣恐不必特然拈出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

恐於本文未協

朝問道章聞道則不忍斯須而離於道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義最完若謂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聞道者固如此但於文義為不協似是懲文異端了此一大事之說故發此義然深味伊川之語自與異端驚怪超悟之論判然不同自不必懲文也

能以禮讓章謂雖繁文未節具存而躬率者不先則其本既亡矣而何以謂之禮乎

上篇所云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其繁文未節雖多亦何以觀此語却穩蓋就其人分上說既不知本則所為無非繁文未節也若施之於此章則似未安此章之意恐是不能以禮讓其本既亡矣則其為國也將如禮何禮未嘗亡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也

師友問答

七

宰子晝寢章而又謂今吾於人聽言觀行而勉之以改是於子與改是蓋言因宰我而改此觀人之法所以深厲之也若曰勉之以改是則文意似不平直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曰性又曰天道者兼體用合天人而明之也

自人言之則曰性白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然有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焉所以合天人兩明之也謂之兼體用則未安以性為體而以天道為用可乎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二子者於其所為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已

惡惡之心所過者化無復凝滯蓋其所惡在事不在已怨之所以希也然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時恐難以胸中休休然形容之蓋陰陽慘舒各有氣象如雷霆震擊固隨即閉齋然雷霆只可謂之雷霆不可謂之春風和氣也夷齊之惡惡固皆天理然終是有聖之

清意思必如孔子乃可謂之率夫天理之常也

孰謂微生高直章乞醴之事若不失於欺偽則失之於姑息

恐只有委曲姑息之病

巧言令色足恭章是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為恥者

此句待世太輕巧言匿怨之類常人固多不免然其間豈無知其非者但為已不切視之悠悠不以為恥耳例謂之常人所安行則不可

已上並論語

中也養不中章開其明而祛其惑

此句已涉教恐當刪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大人能反之者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此蓋自充實輝光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反之而不失者與元不喪失者皆可包矣恐不必

師友問答

八

區別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資者憑藉據依之謂

資固為憑藉兼資養資用之意其義乃完

仲尼亟稱於水章然則其在本人也本安在乎仁是也

著書與講說不同與學者講說以此指示之可也若解釋此章則似不須推至此止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為善若引而伸之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語孟解中此比頗多姑舉其一爾

詩亡然後春秋作章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後春秋作

文定之說頗似費力變風乾于陳靈至孔子之時詩之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君子之澤章小人對君子而小者其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善之薰陶惡之汙染流芳遺臭皆不能遠息觀紂之俗至康王猶未

矜則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可見矣小人正是與君子善惡相反者恐非對君子而小者也

逢蒙學射于羿章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肯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何如哉蓋亦曰審其重輕而已矣

按遺書此段專戒人尋枝摘葉言孟子只是取庾公之斯不肯師之意人却節外生事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蓋戒學者不領本意而展轉滋蔓也上下文極分明細讀可見

君子所以異于人章人而妄則何以異于庶物哉此非疾而詆之之辭言其理然也又曰而橫逆之至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此章所云如此則與禽獸何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雖非疾而詆之然所謂并秋殺盡見者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意蓋在上文謂若有前面許多功夫到得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地位則雖橫逆

師友問答

九

之至非所患矣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大意欲學者移畏外患之心而篤志于內修耳恐不須添難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堯舜與人同耳章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

咸丘蒙問臣瞽叟章夫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尊此太極之所以為一古今之通義也

理固如此但不必說得高深何莫非太極只平解文義自在其中也書曰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叟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孟子前章既斷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為齊東野人之語矣此章復引書指實事辨之舜見瞽叟夔夔齊慄蓋子道之恭如此是得為父不得而子乎若以感格之端在舜而曰斯謂之父不得而子可矣又以君受教於臣而曰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恐非孟子本意雖

下文云在子則知盡事父之道而已在臣則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云爾已自說破但父子君臣名分不容倒置難為下可字直須謹嚴觀易傳在師中吉辨人臣不能為之功處蓋可見矣萬章問禹傳子章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其禪其繼周皆奉天命也但云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似未親切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仁字上更難添語言若云一者何也曰由仁而已矣則可乎

萬章問伊尹章謂非子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又云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堯舜之道而湯往致之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

因其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告之以伊尹所以致湯之聘者非割烹也乃堯舜之道也政如子禽問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子貢告以夫子之求之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同意曰要曰求皆因問者

師友問答

一

之辭指之使知在此不在彼爾以意逆志讀之自可見不須更辨伊尹有心無心於要也要字文義謂湯往致之亦頗費力只是伊尹以堯舜之道自致湯之聘非枉已有求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章於惡聲惡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已固矣

伯夷聖之清者也立心高而守已固恐說得頗輕又云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

三子似難分高下伊尹得時得位澤加於民所被者廣故獨不言風耳萬章問不見諸侯章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以君子所出入故曰門若謂節之不可越則說禮之防亦得

告子湍水章惟人得一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

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自有以推之而下皆是推擴功夫所以盡其性也此章方論性善恐未須說到此下文又云人之有不善何也蓋有是身則形得以拘之氣得以汨之欲得以誘之而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為不善也亦似未該備品物流形參錯不齊亦或有得氣之偏駁而不善者但其資始者則無不善耳

告子生之謂性章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

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精

公都子問性無善章是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者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

師友問答

上

禮

言仁義禮智非自外來加我實我所固有也性之德也若云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恐與文義不相協

富歲子弟多賴章口耳目麗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同而心則幸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其大同者矣

推其所以然則固如此然孟子之意恐只是舉口耳目同然分明處使人自顯推隱反求其心之所同然耳

牛山之木章自且而至其盡之所為則無非善之者矣

已上並孟子

答學者所問 時為博士

多士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此恐是脫簡

呂刑簡字有眾惟貌有積無簡不聽簡或以為簡核或以為簡讀

恐是簡廣大氏治獄案牘要得著實使眾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於貌然後得其實苟無案牘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欺易也

至德以為道本與崇效天卑法地相類如何

至德以為道本乃所以為道之本也若曰至德乃道之本則非

信近於義如蒲人之盟不必復也歷位與王驥言非違辱也墨子之本無可宗也亦時中之義如何

信與恭皆可如此說下句似未通

利有攸往向說當作純亦不已看恐亦有時乘有為之意

隨卦義看難立定說也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豈苗虐歷間有所格絕而

氣不通感乎

政當看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未格

師友問答

上

禮

哀公問仁人不遇乎物物恐是物則之物

物是物則之物但當深玩不過二字

孔子問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向問只是飢食渴飲畢竟未曉

未曉

此章但當體察不必箋注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如齊明盛服佩玉和鸞無非教化如何

此類皆是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知與見孰先後

互言之耳

又

上蔡語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為仁知何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爲不仁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爲不知

乾之九三不言龍何也
易不當如此看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親如何別
上蔡之說近之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

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核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傳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五既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又何所需

在我既盡然後可以望於彼苟未能中正盡道而欲有所需待無是

理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明畏自我民明威明畏明威如何

天理昭明可畏者皆我民之明威也

又

或問相鼠詩說云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竊謂人之處世當平心待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心今相鼠詩何疾惡之甚也

相鼠詩說蓋謂久染汚俗者疾惡不深則不能自脫特初學者之事耳若既脫汚俗則當平心視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念也

又問善言德行德行如何可言

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又問中和二字如何

中和二字更須玩味體會若只欲解說則前人之說固多矣

又問所過者化不知是化人與自化

所過者化不必分自化與化人

又問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勃不爭卒誅諸呂不幸事功未遂平勃蚤死則此心將何以自明

如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於後世君子不憾也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外也

又

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

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處之各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自有天然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際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入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保其不無也往時侍

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日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論

師友問答

古

選

虞

來說爲近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上蔡語錄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恕其窮理之本歟

竊謂恕之一字要須玩索上蔡語云忠則流而不息恕則萬物散殊知此則知一貫之理矣夫人之所以處物不中節者皆由內外不合彼我不貫之故耳苟能於仁見孺子入井之心涵養體察則渾然與物同體之心周流而無間而其觸物應事交泰而感通焉有不合於理哉其曰恕其窮理之本歟非親切用力此地不及此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論

仁見孺子一段所以示學者因發見處講察此心用工之端耳玩味已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一段則恕字庶可識矣

遠書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

也

也

也

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日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乎是常以爲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竊謂此兩轉問答語脈前既日仁在事不足以爲聖則是仁之體不可以事見此言正明博施濟眾之事既不可以論仁又不

可以論聖後復日博施濟眾事大仁不足以名之則是博施濟眾堯舜實病非謂仁中做不得博施濟眾事但以此論仁則不

可耳其日仁不足名之非是小著仁也前後語若異而意歸無異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子貢之問大而切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非學者下工夫處其日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日博施濟眾事大皆此意也但仁不足以名之恐記錄者差舛一兩字

易傳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師友問答

主 夢 選 虞

竊謂易傳句句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赴湯蹈火無有

齟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十里不虛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窺身於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

否乞賜詳誨

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又

遺書云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問皆是竊謂人徒見火之熱而不知其所以熱人徒見子之孝而不知其所以孝所以者安在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說稍近但失於容易未極精微更宜玩索

遺書云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日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竊意通一可以知萬何故須用徧求何故顏子聞一止能知十

所以須徧求者參會交徹然後該貫顏子聞一知十以其資材言也遺書云於物上理會也得無理會也得注云且須於學上格物不知如何是學上格物

物不外理理不遺物故日理會也得無理會也得學上格物凡有體段形象可見可言者皆物也

師友問答

主 夢 選 虞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六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

第一卷

策問一

第二卷

策問二

第三卷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除檢校少保寧遠

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除保大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封東平

郡王制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尚書誥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東萊外集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代宰臣以下賀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禮成表

代提舉國史進神宗哲宗徽宗皇帝國史表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漢使喻莎車諸國檄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漢太史箴

漢廷平箴

漢靈旗銘

唐大弓銘

第四卷

宏詞進卷二

講武殿記

隆備殿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慶曆觀文鑒古圖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建隆編勅序

承華要略後序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

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周師氏箴

代提舉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漢輿地圖序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東萊外集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第五卷

拾遺

題眞覺僧房廬

再賦眞覺僧房廬二首

漢銅弩機歌

晚步溪上

秋日

夏夜

應春坊挽章

和虞仲逸初夏懷黃巖村居

次前韻各石秀才

效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送張孟遠序

方夫人誌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爲韓尙書作通王氏定婚啟

爲洪無競作謝發解啟

爲吳友聞作謝發解啟

爲人作論旱劄子

迺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爲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餽表

徐君墓誌銘

東萊外集

三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卷終

策問一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修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於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內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五胡俶擾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於中原者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稽衰之徑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殷浩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於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丘裕之長安幾成而敗既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彥之檀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前籌之著然尚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屏儒腐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略嗚呼志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橫挑強敵敗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

策問一

策問一

當之論將何施而可

問方鎮在唐與國迭為升降蓋其始列鎮於邊置將以統之至永徽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度之職始未本此四字缺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兼領不遙授尾大不掉之患向未見於天下自天寶分置十道節度馴致漁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將然武德以來邊陲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變者其制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輿地封略要必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徒曰祿山非池中物而已也安史既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然此大事也子儀光弼輩曾無一言乎建中之元威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悅於孤窮之中者費端果安在而羣叛相仍同時有四王一帝之僭又誰致之也奉天息兵之詔始返都邑遽欲食言陸敬輿蓋懇懇言之泝水之變歲月未幾耳乃遲遲姑息而又順敬輿之諫人心勇怯何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年平山東謀畫功戰之詳皆當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劍

門之險則不如關長江之阻則不如筓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

再失識者每恨蕭俛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者盧龍一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提而起又將何以禦之邪督師于外者亦前曰平淮蔡之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愚邪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可也使德裕而久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連何以為國若異時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智豈不慮此蓋必有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既無議矣我藝祖之與天造神斷丕變區夏一時藩臣如符彥師向拱玉景十數輩皆前代屈強難制者奔走聽命無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那遂罷而諸鎮皆歸於環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圖回之密機經畫錯綜之本末先後願因論唐深究其所以然

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於一時清標勝致簡詠談賞無益於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關盛衰者與諸君論之王茂洪及草萊立社稷號為江左夷吾而坐視虞仲之驚悖弗慮弗圖及再經蘇

策問一

策問一

峻之身可以懲矣乃尚持違養時晦之論何耶庚元規以元舅同國休戚顧專方面之感自外制內使居中者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温太真再造王室焯乎不可揜然辭京尹賦錢鳳正數諸敗陶士衡屏勅武昌議者方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刺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號名士河南之行量已推賢之義安在商深源係蒼生望至為元子所發咄咄書空迄不能有所為何其衰耶劉眞長一時名流皆推下之試迹其實稗國益民者有幾何志正甘受瓦石之譏當其歲寒視諸公何如也且車騎避權徇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其孰先孰後會請料將搆敵反出郗嘉賓下耶與公養之自放丘壑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諫道勝之論何其切於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論盡枚數而著于篇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治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見於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見於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朔將班矣猶曰司徒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

之約之爲百豐之爲二百張之爲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疏其流而於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備立政之作反復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地四時之官謾不知其何職瑣瑣如搆僕綴衣販尹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侯亦或入爲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父與太師兼卿士矣則未知於六卿果何居也東遷之後魏鄭皆嘗爲之若以鄭武父子並爲周司徒遂指卿士爲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既舉卿士矣繼之曰番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於上列國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大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會謂爲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爲魯宗伯見於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爲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輩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爲例於三家無所輕重邪

策問一

二

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寇相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蔣爲大司空則既與閭國政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與帥候正之間其軒輊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既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邪官師之升降治道之開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說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近者也蓋文景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員之相亦無可載之過果何道而辨之耶寬大似疎闊簡易似縱弛安靜似臧歎函覆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審似猶豫見其似而不得其真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併棄其真則其害亦有不勝言

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辨之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固將以可憂爲可喜以可戒爲可師非是錯處而美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烏乎始當自孔孟之門始孔孟之所講蓋嘗聞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始也仁義之內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辨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五十而無聞夫子前曰方以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遠奪聞而與達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曰定哀之問誅實號令具載於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爲政孰爲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訓詁而可知性而曰相近其於一本同源之旨果無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此一韋耳以智爲向則害前說以聖爲向則害後說抑猶有並行而不相悖之論乎否也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外奚辨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

策問一

四

者告子既知仁耶則未有知仁而不知義也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才而伐之而其技窮名物之同異可得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區洞達通貫然後可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爲解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麗臣碩輔功烈之盛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商周之間元老所傳耳目所接宜其無毫釐之不盡也然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中置諸丞弼三篇之書光明闕肆蓋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沒傳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師尙父佑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之所載諸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王昭武王之臣循舉號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聖人之言抑揚去取爲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彊以水佐耕者豐蓋水者兵食之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疏而為川匯而為陂屏而為坊堰而為隄奇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于史謀者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試簡其一二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陵韓江流之源委勢之高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燕循渦入淮寒冰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壘關之略褚蓄之方疆吠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州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垣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願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之在齊可堰在梁則不可堰料於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利有改

策問一

五

耶抑圭容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埭相望雞鳴召伯西陵柳浦之屬其與其廢瑣瑣蓋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定近而可攷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與創之歲月議論之異同版築之規畫灌溉之廣狹蓋略可見舉一以例百亦治水學者之經始也具以質言無為虛論

問闢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世異端寢出至于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家者譏起孟子獨與楊墨辨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商刑名之學行於秦老莊虛無之說放於晉勝廣淵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亦何以加此孟子置之若不聞者意安在乎均之為異端也墨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為我意專私己朱蓋尤下於翟孟子乃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反近楊而遠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之辨矣指此類之端何以遠能使之憮然自失然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視伊尹立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然後廓如也

東西都問儒墨並稱時出於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猶自筆之書安在其為廓如也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獵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子者然何以得此聲於後世耶老莊末流合吐納符現丹石眾技為一區其參錯殺雜之由豈無可攷而身毒之釋則晚出於承平之後者也厥今楊墨之害既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邪抑猶未也諸公長者之論有曰修其本而未自勝所謂修者科條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子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家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何而區別之也至若傳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險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問漢監秦弊弛挾書律六籍次第列於學官大都小邑師生講肄弦歌之聲四聞然論者既以發策決科之學目之蓋嘗觀夏侯勝黃霸皆坐議廟樂繁獄霸既在纒繼乃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

策問一

六

聞道夕死可矣吁當是時霸豈有策之可發科之可決乎身被重劾且暮即刑猶汲汲欲有所聞吾不知所聞者復何事也勝奇其意遂授以經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勝之所授果霸始所欲聞者歟抑猶未也小用之則出治潁川大用之則相宣帝名蹟振耀一時意者尊所聞之效歟諸君與勝易地而居承霸之問將何以授之

問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五帝憲三王乞言養老之典紀於書傳形於聲詩洋洋乎盈耳計算見効至於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何其盛也周室之東是禮侵廢尚齒敬老之義浸不復聞以洙泗之間親被聖人之化仲尼尚有魯道衰之歎况非禮義之邦耶然仲尼親發是歎而杖叩原壤之脛與夫四十五十無聞之言若與此意大不相似聖人之抑揚操縱未必無說也以東漢後周屢舉養老之禮而桓榮于謹之徒終不能示天下以孝悌之義彼西都之孝文未嘗假授杖執督之鴻儀而習俗敦厚者盡黃耆者懽然嬉戲殆若童稚意者是禮之與初無益人之國耶信如是則書傳聲詩之所以稱果何謂也查

深求其說

問古之制邦用者量入以爲出約於出而豐於入固非治世之事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則亦理之所無也成周畫千里之畿以地計賦所入固有幾矣按其所出之目錯見六職未易條舉其體大用鉅三焉祭祀也賓客也官師與隸之供奉也一歲之祭燔燎

策問一

有八百國輻輳至試均之于六歲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爲斛者六十四萬有奇爲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爲公侯伯加之爲殽殽餼費固不可勝計以區區邦中二十取一之賦待之是納升勺之水而泄之以尾閭也然未聞以不足爲慮可不深求其故耶漢氏度官用以賦民文帝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山海舟車之利皆未領于縣官所入不既鮮矣乎方是時京師南北軍之屯皆仰給大農而吏祿之差三公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下至百石吏猶月十六斛自佐史至丞相具員八十三萬二百八十八有五月之所廩蓋踰百萬斛此猶經費之有秩者也何奴間歲盜邊陳武之出卒十萬張武之出車千乘騎十萬吳楚七國之叛至發三十六將軍天下之震動如此其他巡幸之役禱祠之費東帛之賜不爲無事抑安所取此計臣不以關告既甚可疑而都內貫朽太倉粟腐復大可疑在周疑不足者也而不聞其不足在漢非有餘者乃至於有餘求其說而不得盍推其本末源流以對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質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卜後世之弊於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於此焉占之漢高帝徙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者固將以洗秦人欒薄苛刻之風再傳文景醇厚之治有加於初而諄語併侷之陋習尙錯見於流涕大息之疏元狩之君網密刑嚴翼以巧詆深刻之吏風俗宜益趨於弊矣而文物並興金聲玉振意者整齊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精總核標不可犯黃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成精其能前日醇厚之風一變於剛明肅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世賴之子元孫成乃以萎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黨嚴光之召清風高節震耀四海馴至未流甘陵之弊魚貫就戮迄無補於勝敗之數豈建武教崇獎勵者固欲其至此耶其後建安七子風流蘊藉談笑閒雅視李杜諸公行自表者韋弦有聞矣弛張舒卷果協于時而適於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四百年風俗屢變終莫能定于一豈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不可知歟

策問一

自爲壘則課或損而不登酌良沙稅酒之利下其法於四方則隱匿漏軼之弊在所當慮均其賦於民蕩然勿禁若甌閩南粵所謂萬戶酒者固亦善矣異日培克之吏酒復權而賦不除則將若之何是三者二在官一在民盍共求舉偏救弊之術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一

策問一

問統大道之傳者萬世所共宗也爲子爲孫言其父祖之譜諫昭舛穆訛則必得不克負荷之論以學者自名而吾道之譜諫闕然不講陋孰甚焉故願與諸君訂之昔仲尼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苟斷自文王之後嗣以仲尼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不然仲尼之言果何謂也孟軻氏七篇之終自堯舜訖於仲尼上承下授罔不咸備兵論仲尼則踵之無有乎爾若顏淵曾參得道之傳皆遺落弗載曾不得與萊朱散宜生伍抑又何歟韓愈氏原道之篇謂軻死不得其傳用法嚴矣至答張籍書又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何遜於前而寬於後耶文武之道同伏羲置是皆不同歟舜文若合符節置是皆不合歟沂而上之則尊盧播章大庭粟陸之道果何自而究其始沿而下之則田駢宋鈺惠施鄒衍之屬果何自而叛其宗系其緒而隴其流吾儒責也其詳著于篇

策問一

策問一

問昔之爲兵者有所恃甲兵者兵之最末者也昔舜命征苗之師而七旬之格知敷德之可恃也文舉崇墉之伐而因壘之降知修教之可恃也然則帝王之兵本末不偏爲世不得已與師之正律也否則雖賊而凶不可不戒也春秋之世兵師相校帝王遺意間有識者據而論之蓋不一矣有爲君謀去羣公子者其謀慘矣而論戰則取於禮樂慈愛有用列國之君於其社者其事虐矣而爲戰則留意於重傷二毛何見此而遺彼耶齊之九合之功成於楚服而誇師之言屈完得以折之晉之九合之功成於鄭服而編師之不戒秦師得以敗之何難成而易虧耶荀林父邲戰欲還之意善矣一動於獻子之言遂濟河楚放却仍參之請善矣一懼於楚王之入遂出陳寧始非而終是耶桑隧之役樂武子不欲戰藹然仁厚之氣至伐鄭之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實出其口圍鼓之役荀吳不受降殺然忠正之意至東陽之略使師僞糴而襲鼓滅之實尸其謀何前順而後戾耶是數者皆疑而未得其說試求其所以

問光武身濟大業沈幾先物其戰勝攻取蓋不待論然其間固有欲失而偶得將敗而幸成者兵家所不可不講也赤眉之未入長安或獻水攻之策謂百萬衆可魚光武不答獻策者去而立王郎邯鄲之變光武幾不免其身而赤眉亦遂塗炭三輔矣一不答而興二患豈光武眞撫機而失或者有深於此者而後世未之見也荆門伐蜀之師光武固謂大司馬不曉水戰一由征南公爲重然舉彭羸於刺客成都之平吳漢實始終之無乃所倚非所倚耶謂光武不能明見萬里外則料吳漢廣都之還何其神也其得其失要必有定論請辨其所以然

問器入必微數人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來斗歷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

策問一

策問一

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惟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迫急而不殺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率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爲在斗或以爲在建或以爲在牽牛或以爲在女須何邪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臍臍之徵孰從而正哉國朝之曆十餘變矣邇者復以差開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機衡爲先務猶懼有闕命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德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邪請君其推之以身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爲今日曆之本此非星翁曆官事也毋泛毋略

問天下固有共指爲兩物而不相通者矣文之與武也吏之與儒也材之與德也利之與義也直甫鷄弁相遇於塗目若不相見者槩人

墨客僅能勝甲胃剽略之數語則史冊考大以爲異事或目以文武兼備或目以文武大略其難全蓋如此黠吏生死案牘間視司空城旦書爲何等物而書生之從吏者例皆迂闊遲頓如宋梟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至於今笑之自材與德區爲二塗坐鎮雅俗之士時君不責以職業至於所期以功名者則惟泛駕跡馳之材是取義利之分舊矣金穀之計清介者視之若將流焉以貨殖自許者下比商賈所謂義之一字適足以資其嘲誦而已學士大夫之相詆其論具存至今可覆也是四者果判然不相通耶則夾谷之會文事武備似不可分爲兩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互爲終始而無間也傳載十六相之才若宣慈惠和之類乃世之所謂德利物和義列於十翼未聞其不可並立也果相通耶則降秦漢以來千餘祀睽絕而不合者其必有間隔之地矣此固學者之所當講也主上紹休聖緒緝熙光明人苟可用無間文武事有可諉無間吏儒混才德貫義利以起振古無前之盛治千載之所未合者將合於今日矣諸生際盛時沐鴻

策問二

王

化其可默而無言乎願仰質諸經證諸史昔何爲而合後何爲而分昔何爲而一後何爲而兩悉條于篇以觀所學
問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易反天下之勢而逆成之則難外之不如內也遠之不如近也疎之不如親也勢也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忠豈者進急利者裁以淮陽則薄以馮翊則辭彼固謂拾遺補闕忠臣之至願有斂大惠施一州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況下黜與望之數十等耶其咨嗟曷倩之行而願爲之執鞭者殆未可厚非也爲治者將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皆競內而避外榮近而辱遠睚親而棄疎芒芒焉述孰綱之而孰維之耶將反天下之勢而逆持之使視郡國如朝廷視要荒如畿甸是倒江河而行之山也難矣哉國家制治審勢權衡輕重未嘗或偏適者詔非嘗歷部刺史郡守者毋得除耶有司奉行浸不如初詔於是申前詔而風在列德至渥也然士狃於天下之常勢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回哉驅之必有循倡之必有始勸懲之必有具是皆今日之所當先講者也摩唐虞而訖五代本末輕

重載於史牒者尙多有之其成著于篇以佐朝論

問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聖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於今蓋千有餘年矣世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而竊見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如以春秋斷獄如以三百五篇諫噫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六經之用果止於是則儒者之責何其易塞也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武未備之法用六經者當有堯舜禹湯文武未用之劫彼章句小生斐然狂簡者曾何足爲六經輕重耶是自夫子既成六經之後尙爲未試之書也試六經之未試使異端惡黨不敢指夫子之述作爲虛言非儒者責耶彼之於會軻之於齊梁抱遺經而不試識者不責二子而歸責於時今諸君幸生明昌之朝前無阻後無繫將何以辭其責

策問二

四

於是其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說其論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漆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者也乃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者也乃反貶之夫子之與羣弟子不欲其同也如此則顏子之步趨語默無所不同又何爲而深取之耶聖人之教塚冶一陶不爲賢者而增不爲愚者而損今顏子則以同見取羣弟子則以同見棄豈聖人之心誠有厚薄於其間耶願明辨之
問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始而不勞斯謂念終而不逸斯謂煩煩漢宣帝相丙魏將軍趙牧勳黃小大奔走咸奏厥功固可收視聽於穆清之上矣願乃厲精爲治齋居快事皇皇然日不暇給夫豈數子者不足以代帝之勞耶抑帝未知人君之體而與下爭職耶貞觀之盛丞髦並與于陪于輔于蕃于宣于省于寺于臺于閣藹然鬱然於斯爲盛而太宗猶謂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

又以兼行將相自許人才滿朝而不足解太宗之憂公卿之恥也名
為將名為相太宗乃奪其事而自行之置房杜英衛輩何地耶漢唐
之君臣君子蓋交譏之然尚有可諉者曰不知道以文王之聖翼以
八虞四友之賢而自朝至於日中辰不遑暇食其勞視宣帝太宗有
加焉此後世口不敢非而心未免疑者也不對姚崇即吏之奏明皇
猶能之會謂文王不如明皇乎舜文若合符節舜垂拱視天民之異
文王之勤乃如是是何勞逸之殊也主上紹履慶基閱濟大業味爽
丕顯聽納忘倦天下咸知臨政之勤明揚公舉小大並進天下咸知
得人之盛躬求賢之勞而不享任人之逸意者五帝其臣莫及不得
已而親事於法宮歟將如光武自樂此而不為疲歟無亦茲文王之
憂勤有非後世所能概者歟其研精覃思上探聖蘊併與前世政治
之勞逸人才之眾寡條陳縷數以觀攷古驗今之學

問學不可躐等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未有陵節雜施而能成者也蓋
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難如此

策問一

五

而學記之所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至九年知類通
達謂之大成大成孔子之所集也孔子天縱將聖尙必自十五至七
十然後極其至學者乃欲以九年之速而配夫子一世之所就何其
敏耶洒掃應對子游以為末子夏以先傳後倦譬之其本其末其先
其後要必有所在矣其索言之以抒所學

問言不易立亦不易知賢者之言人皆以為是也安知其無一非愚
者之言人皆以為非也安知其無一是置其人而論其理固有持愚
者之說而易賢者之論矣是非賤賢而貴愚蓋捨非而從是也言固
不可以賢愚定其亦不可以聖賢定乎非然也聖人者羣言之折衷
也理之會道之極物之原確乎其不可易者也安得反以賢人之言
而疑聖言之妙哉昔者嘗參觀自古聖賢之論有不釋於心者正其
誼而不謀其利觀仲舒之言則義利不可並也而文言則曰義者利
之和將從仲舒乎從孔子乎縣官當食租衣稅觀卜式之言則租稅
之外不可取也而周官則曰以國服為之息將從卜式乎從周公乎

什一行而頌聲作固傳春秋者之言而縣都十二漆林二十有五者
經之所載也以傳廢經可乎開譏而不征固孟軻氏之言而凡貨不
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者亦經之所載也以子廢經可乎均輸者前
史之所惡虞書何以有懋遷之言美餘者君子之所譏宰夫何以有
長財之賞嗚呼儒者所恃以勝功利之說者執聖人之說也茲前數
條反若為小人地者豈經旨與微而學者莫之察歟抑猶有近似可
乘而彼得藉其口歟其深思而明辨之

問夫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固聖學之大原也
子思氏親出曾子之門而其言乃曰忠恕違道不遠師生之論若不
相似然其說果安在耶子貢亦夫子告以一貫者至答終身行之之
問則蔽以恕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謂孟軻氏願學孔
子而系會子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
忠而言恕忠恕果二道耶果可析而言之耶凡此皆深疑而未喻者
盍明以告我

策問二

本

問治有統政有樞出天下之治者其統也運天下之治者其樞也成
周之隆薄海內外為國于有七百事之接於王室者博矣而周典所
載綱之以六官之職至於千七百國之品章憲令會不少概見焉統
端於內治達於外樞運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所以好要而百事詳
也變周者秦因秦者漢墮六官而為九卿奉常鴻臚大農典官之名
雖然並列分曹析府無復所謂統與樞者而郡國之間亦不至無所
稟承其治效政績居季世之中號為優焉意者建官之本指固在實
而不在名歟抑漢家自有制度不必襲成周之舊歟宇文氏之興銳
欲復古盡還六官之舊大詰之作凜乎得成王訓迪之意稽其所終
非特不足自附於成周近視漢世相去猶不知其幾千百里據其統
而治不應執其樞而政不乎此皆前古之濶論也國家合天下之庶
務而總之六部系達於近納繁於簡歸末於本制官之度越百代
而上與周並肆我主上厲精為治在位在服洗手奉職精白以承休
德乃者議臣欲條陳六部之弊以謂反不若州縣之詳密殆謬乎正

本澄源之義明詔飭厲長貳治其怠而開其新德至滬也蓋嘗竊取讓臣所陳之弊尊印載固足以杜欺偽彼置竊印而不問者獨何歎嚴幾察固足以規吏姦彼弛令吏之禁而聽其出入者又何歎杜精竭固足以抑奔競彼門雖如市而心則如水者亦可限之於一律歎此皆當今之疑議也遠決千古之滯論近判當今之疑議勿冗勿併勿迂勿陋悉著於篇以觀諸君通達國體之學

問合天下之財以贖天下之用開關欲散張弛予奪國家之大權也舜禹相與酬酢懋遷有無之語雖出於都俞之間未嘗以利自嫌孰謂財貨不當出儒者之口邪必曰縣官當食租衣稅置此而求其說皆先王所大禁此殆非通治體議時務之言也厥今雖若之利至與穀粟中分通都大邑推估所入歲計輒累數萬至於制萬貨之低昂而一其操柄者亦曰有刀布以權之耳是四者實邦計之大本自鹽筴弛玩而病其一茶商底滯而病其二私酷陵奪而病其三最病者刀布單竭仁銅仁楮雖主計者亦不能自定其說吁亦極矣滌其源

策問一

七

疏其流本末並舉公私兼濟在吾儒豈無術矣必問諸羊僅異縛輩然後可邪主上萬幾之暇親御大農之籍均調齊一儲神國計惟是四者之弊或未免上勤宵旰之憂凡名為士者在朝當盡其力在野當獻其謀是非諸君當講耶敢問海王之篇牢盆之法欽趾之刑散鹽鹽鹽飴鹽形鹽之品可酌而用者有幾乃若三等之酷三犯之約稅茶徙茶利茶之令其得失果如何也酒酷之權古無有天漢始元之後沿革多矣得失利病可考歟不可考歟古今議論之眾者錢弊其尤也賈誼買馬援張林之說豈無可資於時者邪雖然此猶前世之載也相天時因地利參稽累朝之典章考卜五方之風俗問諸工賈訪諸閭閻質諸田野要必有確然至當之策為今日獻其毋以思不出位為解

問孔門之論聖與仁雖夫子有所不敢居其道至大固非它人之所能與也而周公之制周禮列仁聖於智義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而無所輕重夫子猶不敢以此自居而周公乃以此待天下之學者周

孔豈一道邪子貢問博施濟眾而孔子對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與聖果有優劣邪仁之一字號為夫子所罕言然其立言其答問及於仁者不可縷數安在其為罕言邪至於聖初非夫子之所罕言而載於論語反不若言仁之多抑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目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遠目之以聖其說復安在邪此皆疑而未喻者願明以告我

策問二

八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二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除檢校少保寧
文昌六府具嚴上將之威太微四門首列西藩之衛朕意章乾象祇
護帝居疇咨帥聞之良參總殿巖之旅通班左棘易鎮名都宜孚贊
冊之辭用諗庶工之聽具官機謀明決氣槩沈雄管平奏章實立功
而立論好時經武亦能畫而能兵踞勇爵以擁旌峻戎容而絕席剖
符作誓夙高帶礪之盟御眾牧人克壯襟喉之勢關於最籍錫以命
書登是南邦既賴蕃宣之略越在內服易如拱扈之親是用釋方伯
連率之封貳信臣精卒之柄既多儀於夏篆訓諸御於章濤桂極再
重飭帷宮而陪法駕周廬干列警蘭綺而肅宸闈上覆邑之旌麾出
嘉川之節鉞併蕃徽數用也顯庸於戲專面正朝坐制中權之勁折
衝厭難奚勞外侮之據益厲雄圖毋忘丕訓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徐保大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封東
平郡王制
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修宗盟之慶漢置官而序九族是司屬籍之蕃
瞻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輿誦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
賜以鉅邦之履飭宜丕號申詔治庭具官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
河間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襲神明之胃
地依日月之華大路大旂傳鼎彝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矩於先王
曩曠進律之文顯陟承流之任德齒參劬巍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
展矣賦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必嚴料族之權示以褒儀屬茲肅艾
是用繇謙城之留務總郵時之成師踐辟疆之班聯式彰清靜肅憲
王之封域用答勤勞合集寵光布草物采於戲聞雞鳴之寢朕方形
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尙輯淳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藟
之芘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尙書詔

三后成功首伯夷之降典六卿分職列宗伯之佐王朕詳延鴻博之
流共輯禮文之事孰從折衷必賴耆明具官秉心塞淵養氣剛大蚤
奮跡於峻軌晚蜚聲於顯塗聖域策勳著玉杯竹林之屬詞林發藻
紉石室金匱之書徧儀禁路之華寓直河圖之邃肆討論於堅緒資
訂正於宿儒進長春官式從人望惟刺經作制斯通執古御今之宜
惟統宗會元斯去黨同伐異之惑往惟勵翼嗣有褒揚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詔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邃密
維時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壺奧
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
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變坡之邃深居鈞索之嚴虞侍燕爾輔陪
遺忘典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啟沃
見王者之志邇觀詔命之發揮往服寵章永肩素守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遷定安集而効勞於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與之
業入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
間瘡痍未平民力大風流移交跡轉為愁隸迺眷北顧用震悼于厥
心聞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輶疲瘵督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
百姓之急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
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
敢忘而邊疆翔貴生齒益落自古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
係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
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
日沃壑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僭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
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未力積惇本以稱朕安集之意
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
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道朕言惟服尙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朕覽前世治邊之策實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効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於繩墨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却敵顯有不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虞未寧重勞士大夫翫然甚慙迺遣大臣盡護羣帥夙夜為守圍計至熟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候堙絕吏氣傷沮武備衰減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詭寇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欺新附使邊疆然不安或屯聚解弛莫能相壹或創艾戰關選要退縮意者跡跡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聘賦將羣國之吏或不足充一方之任欺抑貨賂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欺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鏑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奉饋必豐器械必犀利蹇蹇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尙克欽承以寬朕北顧之慮則予汝嘉

代宰臣以下賀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禮成表

堯仁舜孝際授受之昌期地察天明極形容於丕冊四方來賀萬福

宋詞進卷一

三

攸同中賀 籍稽上聖傳序之符實貫千載休嘉之運纂圖儲禁日重光而月重輪養志宸闈乾稱父而坤稱母大矣承顏之慶温然歸美之誠雖蕩蕩無能名豈容擬議而業業致其孝當盡顯揚册中禁之絲綸集曲臺之弁冕金聲玉振斷以淵衷璧合珠連煥為麗藻赫奕禮文之備昭華容物之陳歷吉日而協靈辰肅將經典蜚英聲而騰茂實並受鴻名有識有知以呼以舞攬明皇之至道如彼其卑考順宗之應乾莫能相向有開盛且盡掩前開恭惟尊號繼御丕圖奉承慈極于帝其訓輯三紀之睿謨自天降康增兩宮之神策肆上儀之具舉紛協氣以橫流臣等幸列邇俟欣逢昌會旅虞階之獸舞合漢殿之嵩呼資始資生既懋顯揚之報得名得壽永儲錫美之祥

代提舉國史進神宗哲宗徽宗皇帝國史表

三后在天軼鴻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勒信書上干乙覽中謝 竊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不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續武功疊西羌淫都之積稱

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繪圖畫之符瓊瑤梯航之貢輯景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者前揖商王之躡俯卑唐帝之初之後闕不錄博延碩學論次著聞迨繼照以龍飛甫終編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鑽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與京恭惟尊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下協孫謀之燕播諸瑰琬炳若丹青臣職穉編摩功慙涓色莫測乾坤之蘊第輸鉛槧之勤述藝農皇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尙書兵部臣靖言臣聞春秋復九世之讎世宗遵而伐虜匈奴直百年之運宣帝因以受朝襟蕩平城之憂焜燿渭橋之謁惟今盛烈跨古鴻猷運制揚功雪上皇之宿憤陳師鞠旅空大漠之鬼區日月清明華夷震疊恭惟尊號勇智天錫聖教日躋屈羣策於籌帷定一尊

宋詞進卷一

四

於宸極武王載旆躬戎輅以濯征票騎抗旌受將臣之成筭同文同軌來享末王矧突厥之腥膻播頡頏之凶虐猖狂既脫屈強穹廬白鹿失於孤口益鴟張於絕塞有開帝統肇舉義旗羌髻佐周濫預稱戈之列祭燕助漢祖輸致騎之勤恃其鳴吹之勞肆厥飛揚之志二三其德大業齊盟千萬為徒長驅醜類漲煙塵於亭候通烽燧於郊畿尙示涵容未加懲艾益縱突辛之惡來窺戍己之屯眾叛親離人怨神怒爰奮張於虎旅用蹂躪於龍城臣等職在戎旃任專將鉞簡奇兵之鋒銳出關道之空虛扼定襄之襟喉從天而下擣可汗之肘腋擊地而驚柴紹躐血於金河李勣舉旗於通漠李節當常安之道萬叔臨暢武之區丞徒騰躍以鷹揚華虜遁逃而魚潰頡頏利乃收合餘虛包藏禍心外雖効於牽羊內實懷於首鼠公挾詔使陰拒王師臣等申傲戎行徑度沙磧太白入月星垂滅狄之祥高鋒彗雲土倍禽胡之氣舉輕振槁破易摧枯頡頏利委棄鼓旗散亡族帳山空谷靜周章大澤之迷路絕刃摧沈痛窮途之哭措身無所束手就擒恩融

瀚海之冰化解德裘之辨斯皆明讓先定睿略遙臨壯業街侈大之觀軼禹貢要荒之服臣仰承神指親觀駿功奉西域都護之鶴敢忘典禮開參天至尊之道用暢威靈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臣聞電擊雷震瀚海飲冠軍之馬星流掃掃燕然勒車騎之銘懽義再於龍荒犯鴻敷於麟閣厥開自會克對前休布大喜於幅員清妖氣於夷貊恭惟尊號布昭聖武料度天刑基王迹於并汾定帝都於關洛一怒以安天下奮厲皇威四征而殺兆民掃除羣穢瓊璣自運廣曆常新邈鐵勒之封疆有延陀之部落世傳酋長唐始夷男乘突厥之敗亡掘尉撻之險阻會逢休運懷輯遠人單甲熊旗耀幽都之前落駢旄虎節荒大漠之山川當為不侵不叛之臣反肆爭地爭城之戰公遣度設暴伐思摩升仰宗之燔柴將封玉檢徵甘泉之烽火遽上羽書方推轂以啟行已塞旗而報捷自怨自艾來享來王願聯姻於天家以增華於戎索三星在戶既愆納幣之期六月出師未正

宏訓進卷一

五步 遼 廣

交侵之罪不煩邦憲自獨鬼誅濟兇狠於多彌致剪屠於回紇蓋茲餘種保彼遐荒欵鳳閣以歸誠飭虎臣而將命推招攜懷遠之義兼取亂侮亡之權臣等統率柔徒導揚德意為鵠為鸛整師律以無諱如熙如熙肅軍容而不犯招徠流散慰拊傷殘薛延陀首領咄摩支險蓄豕心潛搖蠶尾敢以傷弓之眾輒與衷甲之謀臣等振厲偏裨激昂行伍胡兵雲合得以狄攻狄之機驍將風馳有先人奪人之勇速如破竹易若建瓴長驅名臣當戶之備盡籍甌脫穹廬之地咄摩支遁於荒野辱在泥塗雖逃幕府之威終納軺車之款腥膻震疊沙磧肅清斯皆無遺廟謨獨運授成謀於尊俎開遠略於邊陲臣備數行間獻俘闕下左執律而右秉鉞願先周樂之容東漸海而西被沙共紀禹功之盛

漢使喻沙車諸國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薄海內外悉主悉臣椎髻髮鬣表卉服之倫交臂受事請命下吏唯恐

居後聞者董弼氏虐老獸心奴虜歐役以翦爾諸戎爾諸戎獸駭鳥散蕩析離居邊萌為之不安世宗武帝奮其武怒提干將而叱之蹂躪輒蕩甌脫遊魂餘種自竄於北夷寒露之野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信臣精卒列屯相望所以擁右爾諸戎甚厚爾之父子寧而蓄馬蕃者非我其誰使之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莎車小醜反易天常賊殺其主惡暴西域自知罪成與漢吏相恨絕陰結旁近種豪苦虐漢使隔絕却護歸計北虜滂辱聚落大為諸國羞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使者奉隆委將明威建疆漢之節以填撫百蠻親見狂寇桀驁迺選與畏縮墮先帝所建立以賊遺君父非人臣之節也用敢盡精厲氣鼓行而西為士卒先惟爾四域諸國剖符析圭為漢藩輔歲時之嘉入覲出聘冠蓋交道思禮篤厚四夷莫不開今莎車首敗職約以古法當誅所同憤疾荷挾持兩端久留天誅陰拱以觀其孰勝則豎旗將回指於爾有邦矣其賦車籍馬深入霆擊以欽承天子威命郵善蒲羣獲其南月支疏勒實其北四面並進類禰厥宗若乃

宏訓進卷一

木步 遼 廣

莎車騎君都尉之屬劫於疆暴不能自還蒙死僥倖以逆執事之顏行駢首就戮無以自白使者為諸君羞之矧今大漢兼制八荒覆以威德兵鋒所嚮無不覆壞拔姑師之旗屠大宛之城罕安歸之首陵車師之壘犁谷蠡之庭羈姑孛之頸皆諸國所親睹此黃帝之兵非人力天之福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消患於未然以區區莎車而欲抗堂堂之鋒猶踐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捕斬渠率封爵之科具如甲令苟走險阻者爾掠使西域父子不相聊則使者職在討除分當相直必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媿笑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唐河北招討使論諸郡檄

蓋聞忠臣見危致命唯徇國而不回義士殺身成仁雖喪元而弗避志吞蛇豕氣薄虹蜺迨成萬世之功率由一念之烈我國家肇造區夏大拯生民壽富安佚本人情仰追三代之主仁義公恕統天下俯同七制之君上際下蟠南洽北暢日中則昃數必倚於虧盈城復于

隍運自分於否泰奄妖氛之充塞來醜虜之憑陵逆賊安祿山勃虐
凶首腥羶遺孽鳥言夷面始服役於朔陲狼子野心旋承恩於魏闕
陽飾佞諛之態陰懷窺伺之圖峻宇雕墻錫中都之甲第高牙大纛
總數路之成師焜煌御府之珍絳繹內囊之膳示之利器授以太阿
騁其不道之謀肆厥無厭之欲反書既徹逆焰遂張囊血射天毒更
逾於梟獍吹唇沸地眾競集於大羊震蕩兩都并吞百郡幕府擁旄
分土仗節臨戎守孤壘之空單抗凶徒之猖獗九河俱潰屹砥柱之
中存萬室皆灰歸靈光之獨在幸英豪之響應連城邑以景從清河
擁士馬之強常山正鯨鯢之戮李郭合從於河朔許張扞蔽於江淮
斬將奪旗紛捷書之踵至執訊獲醜沸吉語之交馳挾秦華而壓鴻
毛倒江海而沃原燎滅虜之勳指日可期惟通都巨鎮之公侯暨精
卒銳兵之將率游居之俠邑里之雄佩玉執圭當懷五世相韓之舊
衝冠投袂必與三戶亡秦之心勉自激昂共為犄角或窮搜其巢穴
或雄制其襟喉或邀擊於前或橫衝於後切新都之舌用執仇讎然

宏詞進卷一

七

那鳩之勝以威姦惡論功行賞舍爵策勳積甲與山齊永息煙塵之
警取印如斗大益堅帶礪之盟若乃辱在益區汙於僞爵顧榮之從
陳敏夫豈由衷溫嶠之奉王敦蓋非得已其念去危就安之計各乘
轉禍為福之機執厥渠魁潰其肘腋不特指脅從之累又將開封拜
之科車同軌而行同倫再成樂土可載囊而戈載戢一洗凶墟檄到
如章書不盡意

漢太史箴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再不能衰絳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
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
焉是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復尊於人主公議極天下之公而
史官復持於公議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
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
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

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
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
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棍天下之筆乎竊推官箴王闕之
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為之箴曰

若稽前聖	治法多盤	記言紀動	爰立史官	千載之日
坐致尺牘	不爵而榮	不刑而辱	正色立朝	是是非非
以死奮筆	萬夫莫移	降周迄秦	鼎傳漢氏	若談若遷
令于太史	迺紬金鑽	序次舊聞	本末閎闊	裁成帝墳
六世就航	護前文過	刪落編簡	俾無或播	日帛可卷
日竹可刊	人心之公	終不可謾	遠付百年	毀譽自定
侈大之名	播在民聽	惟是史儼	平如權衡	惡弗可損
善弗可增	德之休明	登我王道	雖絕不窺	自成典誥
造行或情	自親其文	諛辭虛美	統紀放紛	公議攸存
萬古一揆	豈茲小臣	所能軒輊	迹出於履	影出於形

宏詞進卷一

八

反求諸己 光流汗青 君舉必書 用輯衣職 史臣司籍
敢告執戟

漢廷平箴

廷尉天下平而廷平者復廷尉所取平也維漢孝宣皇帝中興炎統
原念刑重之弊實秦十失之一迺地節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左右
平四人秩六百石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充其職季秋請謝帝常幸
宣室齋居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夫獄重事也人之死生存亡於是乎
在筆楚之下情實倒置首尾衡決治獄者競以深文峻詆為功奏當
之成鍛鍊周密雖臯夔復生欲平反之厥路無繇每歲之冬案牘上
於王府者充棟宇汗牛馬時君養尊於上槩以簿書期會視之謾不
可否一以諉吏吏得以出沒變化售其私欲希望風指排恨怨離疆
者以勢免富者以賄原民用怨譴上干陰陽之和則雖置廷平之官
何益哉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為治哀矜折獄然後官不虛設矣竊
細釋建官之指而作箴曰

於赫萬乘 三尺所出 喜舒怒慘 發言成律 厥勢雖利
 厥理實難 哀矜庶獄 治忽所關 自古在昔 相接以仁
 誰生厲階 虐始於秦 有藉其衣 有丹其書 左鼎右鑊
 民氣不蘇 皇矣中宗 時漢之隆 顧瞻詩法 震于清衷
 清原正本 乃立廷平 自霸以降 採擇維精 惟是廷平
 刑之司直 匪君之明 曷舉其職 民之多辟 百詐一誠
 面柔皆損 陽遜陰爭 我心匪鑑 妍媸或蔽 我心匪衡
 重輕或戾 赤墀議法 會弁如星 或此之失 咳唾笑頰
 秋官蒞刑 致辟圍土 在彼之害 鈇鉞斤錡 已斷不續
 已死不生 敬之敬之 罪疑惟輕 法行自貴 赦行自賤
 允執厥中 沒齒無怨 至言不煩 賈之以恕 廷臣掌憲
 敢告替御

漢靈旗銘

古之帝王必興神物以前民用自有熊氏接萬靈於明廷設五旗五
 宏詞進卷一

應用征不諱震曜萬國然則尙矣惟漢武帝雄材大略志清六合命
 將出師徂征多罪雷霆之下無不殞滅蓋茲南越阻兵稱亂將奮揚
 武旅致天之討迺乞靈於大神告請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
 龍象太一三星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伐國旗之所指風雲前驅
 隆隆獵獵勝氣先見鋒刃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用能墟其國俘
 其王卒首北闕為萬世戒然則建靈旗而前軍旅所以暢天聲壯戎
 容作士氣豈直禱禱厥勝而已哉敢追紀其烈而為之銘曰
 中官太極 太一常居 上帝神兵 森列六虛 在漢世宗
 布昭聖武 鉅典駿功 戎祀交舉 考圖數貢 南越不庭
 爰整其旅 將命徂征 迺禮迺祀 迺為兵禱 肇新鋒旗
 奉將天討 三辰在上 式昭其明 史臣司之 以先啟行
 天矯旒鷩 靈風扶旆 瀆鬼嶽祗 奔走來會 舳艫千里
 虎帳鏤膺 十倍其氣 以莫不增 星旄電燭 海波如席
 砰磷鬱律 水怪掃跡 蠻蠻落膽 墮戟失戈 獲其大醜

丞徒凱歌 抗旌言還 獻功社稷 喬雲榮光 左承右翼
 奉時辰牡 報以克誠 丹崖龍荒 鏡清砥平 秦建茸頭
 實憑巨梓 侯今之制 軼於淳史 孝文行師 鸞旗在前
 侯今之制 與之並傳 於惟神物 勅我威命 肆勒銘章
 以鴻厥慶

唐大弓銘

唐太宗文皇帝躬秉威械斬刈四方之蓬蒿創為大弓長矢度越常
 制討劉黑闥之役突厥驅其犬羊干我旗鼓親御弧矢以卻之擗委
 之君傳觀其矢震疊種落厥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凡郊丘
 重禮則陳於儀物之首以侈大武功藪人墨客更相夸耀而不知太
 宗之德有超然出於武功之外者蓋嘗論近臣曰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脈理皆邪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況於治乎迺延羣
 臣更宿中書內省朝夕詢訪嗚呼勇蓋天下而守之以怯功被四海
 而持之以謙大哉修身之弓誠後世子孫之所當寶也是宜細釋厥
 旨以顯揚之昭示無極迺為銘曰
 不顯太宗 肇開有唐 氣吞四海 弓矢斯張 制茲大詔
 神武是奮 黃青絕饋 挽不能寸 躬討亂略 浴鐵千羣
 手提威弧 雄入九軍 控弦鳴鎮 日規為小 奔星激電
 氛祲一掃 左落構楛 右射天狼 聲如播山 萬眾莫當
 名王首長 傳觀金鏃 漢箭有神 震疊董粥 武功既抗
 益戒益勤 以近取譬 爰告邇臣 朕得良幹 謂弓之選
 諭于工師 鑿裁實砮 維是戎器 昔所自親 猶弗徧察
 況於羣倫 迺延眾髦 燕見綉釋 絕力絕德 兩臻其極
 策府舊物 百世有輝 人侈其觀 我服其規 象弭襲藏
 郊廟薦獻 修身之弓 與之俱奠 煌煌白羽 煜煜丹墀
 矯思之矢 與之並垂 威靈在天 餘烈在地 播以銘詩
 用告來裔

宏詞進卷一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三

宏詞進卷一

講武殿記

天錫藝祖神武大略表正萬邦靈旗所指四方君長墮玉失鳥歸地
 王府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灑燧滅燧開炎統丕丕之基迺開秘殿名
 以講武燕朝穆清神心經緯四征九伐咸入睿算上延良平借箸運
 籌之謀下程賁育扛鼎揭旗之技沈幾於尊俎之間收功於疆場之
 表魏魏乎是殿之建實王業之源也臣竊稽前世英明之君智略之
 臣制為宮室城觀以志武功者眾矣殿以昭武堂以起義樓以籌邊
 城以受降府以折衝驛以籌筆雖皆隨世以就功業然卑汚蹇淺莫
 能與先王並驅乎無以讓為也惟我藝祖之興陽開陰闔躬接于天
 原念五季不綱竊覓盜販僭稱名宇亂亂鈞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岷
 岷之氓陷于水火莫能自拔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於是手提干將
 為民請命干戈所麾如雷如霆無不震壞肆其宏開廣殿建講武之

宏詞進卷二

嘉號者豈樂佳兵而觀武哉聖人之意以為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
 殺者皆勇智高出一世長策先用能削平僭亂納天下於泰和之
 域則儲神基命之地端不可後想夫潛心是殿旋乾轉坤旣殫敵於
 股掌之上一發而平澤路再發而下淮揚三發而定荆湖不待下劍
 門之險而固已制孟昶於軒陛不待告番禺之捷而固已收劉鋹於
 堵墀不待墮金陵之壘而固已縛李煜於几席虎臣驍將受成黼辰
 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一聽陶冶功成事定迄不自知其所以然非神
 武大略卓冠百世之表孰能與於此竊述明堂玉版之所紀若開寶
 五年召進士安守亮等對於是殿六年又召進士宋準等覆試於是
 殿八年召契丹使觀射於是殿是知藝祖之世絳紗玉斧清蹕羽扇
 臨於是殿者殆無虛歲所以大武功而清宇宙其貽厥孫謀之意遠
 矣至於乾德之元鑿池習戰太宗之世築臺大閱皆藝講武之稱其
 昭示禁暴戢兵之訓一也洪惟是殿之建開天闢地創我宋無疆之
 寶祚上與虞舜干羽之兩階同條共貫彼柏梁德陽之制崇侈光麗

隆儒殿記

仁宗皇帝皇祐紀元之三載憲度鴻明風化浹洽折衷六藝統壹聖
 真老師者儒濟濟在列迺制詔有司朕紹休聖緒樂與據經守古之
 士燕見紳釋存神索至用緝熙日就月將之學肆開遠宇廣選英之
 廬以為講貫論說之地願扁榜之名未立惟一二左右之臣汝為臣
 度等言陛下尊隆儒術肇新廣殿親風帝尊博延承學之臣右文之
 風推枝千古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請冠以隆儒之名不論聖志臣
 昧死以聞制可其請是惟文教之盛照映國史赫赫若前日事臣幸
 得以鉛槧待罪追述闕休以貽罔極臣之職也用敢拜手稽首而為
 之記曰道待聖人而尊故儒者之是非必百世俟聖人而後明自三
 代以來尚文之主史册相望褒衣博帶禹行舜趨肩相摩于朝盛於
 稷下論於石渠觀於橋門議於白虎洋洋乎聲明文物去洙泗不能

宏詞進卷三

以寸然束於訓詁泥於古陳帶固疏闊弗知合變質之以金穀甲兵
 之問試之以浩穰要劇之地則惶駭眩眩無所措其手足甚者誦六
 經以文衮言逢君之欲傳之古誼私龍斷以獵高位為世所患苦豪
 俊輕俠憑陵詭侮以儒為戲而真儒碩學與蒙其恥淳于光之徒至
 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
 所謂英主樂以儒者為無益於治亂之數間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
 敬而心不隨特以為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
 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効也宜惟我國家聖聖相授尊道貴德以
 實不以文及我仁宗皇帝紹天覺民表章儒術露門經幄咨諏講肄
 言成典謨以隆儒之名登諸扁榜風示天下羣士慕嚮異人並出輔
 成四十二年冠古之治真儒之効白於當世向之詆訾備術者前倨
 後恭自咎自悔據子思之宿憤刷孟軻之餘恥千載之是非至是而
 始定信乎道待聖人而尊也臣又聞之漢肅宗皇帝幸闕里祀孔子
 命儒者講論帝謂孔偁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偁對曰陛

下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夫區區肅宗固不足以仰望仁祖竊嘗借是說而論之則仁祖之創殿制名臣亦將曰此乃隆儒稽古增輝聖德豈特儒者之光榮哉臣既述其事謹待制旨而勒之石臣謹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臣仰惟真宗皇帝潤色祖業統轄羣元連四海之外以為帶九夷八蠻稟印大和枝附葉著上古之所才臣人迹之所不至莫不梯山航海奉琛走貢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祥符紀元之九歲正月資政殿學士臣殊始奏以占城龜茲沙州印部蠻相繼入貢請圖其道路風俗人物衣冠以付太史帝命其請四月詔禮儀院修四夷述職圖時判鴻臚寺臣復以注輦入貢列諸繪事帝以其未廣申命訂正以侈一代之偉觀是圖之揭會入荒於坐隅歛萬里於咫尺神王當戶瓊葵卉服咿嗚睚眦映寶輻岌若飛動固可以伯仲成周王會之篇與臺唐室職貢之圖矣臣竊原聖意豈徒丹青藻色誇詡於無極哉所

宋詞進卷二

王夢選

以昭示後聖惇德允元蠻夷率服之成憲爾用教墨筆操牘拜手稽首而為贊曰

宋繼古帝 跨唐軼虞 湛恩布濩 外薄海隅 於皇真宗 垂拱而治 南洽北暢 東漸西被 日域月窟 桂海水天 踰沙軼幕 叩關請前 火齊錯落 浮琛沈羽 道路如織 歸我天府 春王三朝 九夷賓將 庭燎晰晰 璧玉華光 削衽解辮 十百其耦 象胥舌人 儻相先後 迺詔曲臺 迺命鴻臚 哀工之良 是繪是圖 咫尺滇池 跬步瀚海 狼居龍堆 滅沒曉霧 丹厓鑠石 黑水流澌 一幅之間 氣候屢移 龜茲之樂 巴俞之舞 登于練素 審其欲舉 昭揭選字 以道休聲 羣公縱觀 劍佩鏘鳴 維圖之設 有勸有戒 惇德允元 蠻夷冠帶 後聖繼志 無怠無荒 日益月增 山梯海航 王會未書 職貢莫紀 時而颺之 以對嘉祉

慶曆觀文鑒古圖贊

臣聞圖書相為經緯尚矣經之以書載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緯之以圖繪前代成敗之形而觀者鑒焉耳其言者入乎耳而著乎心目其繪者入乎目而著乎心惟圖書所以開導人君之聰明而交相養也鴻惟仁宗皇帝博稽古訓鑒前代為元龜凡自古君臣美惡之蹟固已厭飫於方冊之間矣猶懼紀於簡編不得左觀右覽朝夕展對迺繪為圖揭之祕殿名以觀文鑒古冠之宸章不諭本指慶曆之元正月戊申出示輔臣四年之仲春御迎陽門復命輔臣觀焉丹青飛動參列於前合數十代之明君哲后皆為今日之益友合數十代之名卿碩輔皆為今日之良臣合數十代之侈觀虐政皆為今日之至戒坐於室而見千古所以成四十二年巍巍之治者圖抑有助焉謹拜手稽首而為贊曰

宋詞進卷二

王夢選

並列美惡 有萬其鑑 殿帷深靚 旁搜博采 播諸寶繪 揭為規戒 金鋪玉戶 丹青相宣 邦國若否 瞻之在前 士階都俞 九宮底績 就日瞻雲 不違咫尺 攀輪折檻 趨笏挽裾 凜凜生氣 凌鏢坐隅 璇室傾宮 怠教侈麗 圖其覆轍 危竿敲器 迺發天藻 奎畫雲章 迺示弼臣 導其贊襄 榮衰仗退 游心太古 槐龍轉陰 寓目練素 拱揖令王 為吾友朋 想像昔賢 為吾股肱 期翔周覽 一息千載 緝熙聖學 兆民永賴 漢畫西閣 亮架並彰 唐設總屏 以鏡興亡 昭哉寶圖 超唐絕漢 揚厲頌休 下臣之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帝王有至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曷謂至樂曰以天下養是也漢高帝混一區宇極四海九州之奉以致養於太上皇五日之朝龍旂鑿轡雷動星陳風天下以純孝其踐祚之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

越趙王敖楚王交朝未央宮成置酒前殿高帝奉玉卮起爲太上皇
壽殿上羣臣皆稱萬歲羣聲洋溢如雷如電竊意高帝屢奏誅項帝
制天下之樂未若奉卮之日也夫天以天下與王者易以天下之養
與王者難王者得天下於天易得天下之養於天難博稽五三六經
之傳鮮有兩得者惟高帝獨介古今罕見之鴻休舉簡編未書之盛
典想夫奉卮之際天華爽霽雲物勃祥陛戟殿帷函被光景玉卮舉
而天下爲父子者定歷數四百年之漢上儀偉觀前後相望而未央
之會於斯爲盛卓哉煌煌丕天之大律不可尙已是宜命鴻生碩儒
作爲歌頌播之樂石以遠非常之慶攷諸載籍闕然不傳謹揆東哲
補亡之義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雲起龍驤 赫矣高祖 肇域萬方 酒掃羣穢
武騎聿皇 拓迹開統 炎祚靈長 至樂無極 太平有象
其樂維何 以四海養 其象維何 兩宮相望 法駕問安
肅陳天仗 時惟九年 未央落成 闕庭神麗 左城右平

宏詞進卷二

浮柱飛樓 俯視列星 路車乘馬 莫不來庭 帝謂羣公
朕提三尺 頭如蓬葆 履冒鋒鏑 登茲治安 用克考室
實惟察父 教誨之力 咨汝典客 顯設鼎彝 咨汝奉常
綏叢其儀 供張前殿 毋敢不祗 燕饗諸侯 慈顏是怡
陸載百重 鸞旂的歷 輦降雲霄 劃聞鳴蹕 庶邦冢君
駢玉交馬 鼎騰俎載 蓬豆有秩 文治之舞 干羽低昂
金枝翠旌 蹈厲發揚 安世之樂 四垂高張 轟厖融冶
鳥獸踰踰 親屈帝尊 頓首丹地 挹彼注茲 泰樽登齊
奉卮太上 融融洩洩 以禱以祝 萬有千歲 紹輝駿驥
驪聲傳臚 日華五色 嶽靈三呼 祥風和氣 蜿蜒扶輿
汎漾璧璫 披拂綺疏 高祖聖孝 焜耀民聽 溫清宸極
舉觴告慶 高祖聖功 幅員者定 仰以率親 頤神淵靜
鴻化浹洽 咸蒙陶甄 比屋考叔 連牆閔騫 夸大休嘉
作此頌焉 屬於石渠 以詒儒先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天子之孝以養志爲主清輝三朝不足以爲樂惟成加四海冠帶百
蠻大荒絕域莫不歸職貢於天府然後足以仰稱付託之重而盡養
志之孝也唐神堯皇帝脫屣萬乘與造物者遊適手舉神器授於太
宗太宗開乾闥坤身濟大業以增輝神堯之不緒西突厥之盛古夷
狄莫強焉迺烜威赫德膺受封冊遣使來庭神堯嘉嗣聖威德之遠
覆親宴使者於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
上千萬歲壽神堯喜以酒屬太宗太宗頓首謝復奉觴上神堯壽惟
神堯傳序之明惟太宗養志之孝兩臻其極壽觴之奉醇風和氣陶
冶八紘忻愉愉如醉醪醴豈非邦國之大慶千載之絕會歟彼昆
邪之降狼居之封渭橋之謁亦足震響夷狄然有其功而無其時雖
欲霑餘灑於兩儀之觴不可得已竊推美盛德之形容而作頌曰

宏詞進卷二

大荒絕漠 磔裂分剝 鴻業崇成 泰山四維 突厥遺種
屈強於西 沐浴元化 臥鼓息聲 來請來覲 同我昌期
帝謙不居 穆然深思 告慶慈極 功敢自歸 神堯嘉止
張宴兩儀 日月重華 芝蓋相差 爾公爾卿 冠珮綽綽
燕及戎使 睢盱盟呀 曳星之髻 歷天之旂 雷軸電鞭
翠華葳蕤 樂舞破陣 金石填荒 增吹鏜鏘 蹈舞傲傲
需雲上覆 湛露下滋 辟表粹溫 載發疇咨 嗣聖繼統
要荒來威 高視羣辟 孰盛與夷 付託之明 無愧丕黎
百末旨酒 酌彼金罍 爰屬嗣聖 曠社介祺 卒爵而醕
融融怡怡 帝拜稽首 上萬壽卮 嵩呼鼉桴 聲沸丹墀
乾闥坤樞 叢祥効奇 珍符瑰產 如丘如坻 天子之孝
匪循近規 五嶽爲豆 四溟爲罍 孰爲冬溫 仁恩撫綏
孰爲夏清 義武發揮 懿茲文皇 懷遠招攜 泰和洋溢
顯揚有輝 發越軒陸 陶怡郊畿 布渡郡國 勞醜邊陲

父堯子舜 前創後隨 一人有慶 庶績咸熙 對揚景鑠
作此頌詩 勒之玉版 以永厥垂

建隆編勅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重開運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勅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册於郡國用啟佑後聖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闡闢之緼然職在翰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解謹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疆凌弱眾暴寡無知之氓奔者騁欲際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劫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於是為壹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乞比溢於几闕黠胥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弊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髯抵案斬

宏詞進卷二

八

艾擊斷專決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道民舉足而蹈陷弊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為終日之計時君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凶威毒燎腥聞于天上帝震怒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傳以經誼蔽以人情成書之布前日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風流篤厚禁罔疏濶斯民安土樂生不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固空刑措之治矣昔之為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為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寬而民日謹昔之吏屈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為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講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為主臣竊以為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

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則刑益輕慶曆嘉祐以來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來者臣謹記

承華要略後序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聖統養天下之源必輯典籍以熙聖功古先哲王登崇主嚮以尊宗廟而重社稷罔不鏡之以前代之載衡之以六經之言碩師良傅左提右挈吉人正士前導後陪廣廈細旂之上洋洋乎弦歌諷誦之聲發焉煥乎山龍藻火之文具焉用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潤色鴻業永永無極臣仰惟宋受天命聖聖相傳碩大駿偉之治曠百王而輩五帝淵謨丕訓宏綱懿典不券契而同不鑿柄而合不膠漆而附不衡石而均踰時歷紀若出一日雖老師宿儒欲形容列聖心傳之緼殫精研慮終莫能望其端倪竊嘗問諸太史氏側聞真宗皇帝天禧三年八月制立昇王為皇太子始錫

宏詞進卷二

八

之以元良述繼之以六藝箴又申之以學書勸學歌吟之屬至於品式備具本末闕闕則復有承華要略之書焉越三年九月召宰輔宗室近臣俾之縱觀然後知我宋之重規疊矩萬世一轍者亦惟培養天下之源而已當真宗皇帝之時天清地寧弓弭矢服履露生息極熾而豐升中依岳親祀汾陰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固可以獨觀昭曠垂拱視天民之阜矣顧乃留神於垂裕後昆之原豫建太子以定國本爰因乙夜之覽博采載籍蒐補青宮要紀之闕遺勒承華要略十卷分彪列昭如日星親發睿藻斷以贊述用為輔養聖功之具想夫書之所載問寢視膳之規齒胃入學之訓大綱小紀洪纖巨細無乎不聞厥後仁祖四十二年之治巍巍蕩蕩洗萬古而空之者是書抑有助焉是宜列聖寶之以為成式藏於宗廟副在有司增前星之光源少海之潤蓄靈擁休萬世永賴誠丕天之律也臣竊考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疏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

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柔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効之卑汚寡淺也使其獲覩我宋承華要略之書殆將與河伯望洋向若之歎矣惟舜禹執中之訓足以擬是書聖學相傳之妙惟文王世子之篇足以擬是書聖學色養之誠世之相後數千載若合符節信矣聖人之無兩心也若夫精義入神眇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願臣何足以知之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宣制闔之威夙重維城之望典宗藩之祀載通左棘之班乃瞻英賢素推近屬爰舉步明之律肆疏易鎮之榮播告路朝誕敷煥號皇兄保大軍節度使某慈祥而膚敏信厚而忱恂動思法度之循居遠奇衷之習總羣書而奏七略蚤是正於詞林獻雅樂而對三雍亦裁成於治具藹然警處達於聽聞自席寵於齋壇益蕃聲於屬籍棟

宏詞進卷二

九

華華增光伯仲之聯瓜歛縣襲慶神明之胄朕仰觀英祖之遺烈有懷吳邸之賢王時惟聞孫允蹈前憲肆簡克家之懿俾膺攝祭之權分彝器以展親賁之物采歸服膺而致胙享以忱誠是用既亞保之儀更大邦之節策車希冕於昭命服之華豹尾神旗有赫元戎之重出盟津之新組上廟時之舊麾申啟國封陪敦邑食於戲因心則友朕方隆兄弟之恩繼別爲宗爾尙衍本支之緒往肩吉履式究令猷可特授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主者施行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儆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

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細釋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笑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啟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疏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儆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嫩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嫩勝惡微
燕閒穆清	誠意懇欵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述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且承暮邪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宏詞進卷二

一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宁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代提舉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臣某言舜曆在躬大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謨爰勒成書上千乙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道參覆載功冠古今凡詔令之播敷若風雷之鼓舞辨邪誣而刊謗史前烈用光弛黨禁而錄後昆士氣如洗闢正路以來箴諫塞幸門而嚴憲章飭革輅以勞軍萬屯思奮蕭芝車而耕藉九扈告豐恤刑必至於無刑急士並收於多士揚於象魏固井井而有條麗之康衢亦洋洋而盈耳登泰和之休運啟授受之公心繼照云初增光是篤肆趣盼於宸指俾具設於攸司肇自建炎之元及紀紹興之號旁加良集香協編摩言如絲而出如綸昭華簡冊大作綱而小作紀布列章程集致治之楷模萃保邦之軌轍于帝其訓與時偕行恭惟皇帝陛

下明兩作離函二爲極間龍樓之寢內聞性命之精微袖風檢之書外考典謀之渾灑逮此奏膺之御翁然發政之新臣服在宰司幸規不範初何勞於率屬第有愧於視成阜陶見而知之豈容倫擬子夏得其書矣烏測淵源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建炎紹興詔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漢輿地圖序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尙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爲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

宏詞進卷一

二

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爲藩屏嗚呼盛哉用敢袖釋其意而爲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非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曠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果何所持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厄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皆吾囊中物晝夜以謀之反復以思之其披輿地圖之際慷慨憤懣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翅十倍吾眾至小而羣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擊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

志則規模先定機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冒若鷲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塞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裝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地圖而三萬里之輿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翼韓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爲藩蔽乃立之爲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爲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謹序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臣仰惟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灑掃華夏以丕靈承上帝之

宏詞進卷一

三

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簡驍銳之士咸集關下罷其選儒者命邵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習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至於三年乃屈鑿幣御便殿而閱武陸戰百重形廷如砥扛鼎翹關之雄落鵬穿楊之技影纓鳴劍之銳並效其能天容日表不遠咫尺視其勇怯以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用能東征西伐顯有不功一舉而平荆胡再舉而平蜀漢三舉而平劉張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嚮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無不隕滅者蓋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也嗚呼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啟佑列聖開炎宋丕丕之基者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沈幾也臣謹竊述其事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野戰羣龍 分割河山 風氣不通 皇矣藝祖
受天景命 神武奮張 六合底定 開乾闢坤 厥惟初元
肆發神符 布於幅員 尺籍伍符 簡其剽銳 造于王庭

庸較厥藝 羊質虎皮 力不勝兵 是汰是斥 練擇惟精
 時其三年 天臨廣殿 日熊日羆 買勇自獻 陸廉九叙
 左城右平 旌旆如植 有聞無聲 貝冑朱綬 流星白羽
 肅其戎容 行行伍伍 前疊楊葉 後貫戟支 連袂逢蒙
 比肩由基 劍躍長虹 弓翻滿月 怒氣回薄 髮衝眦裂
 靜如盤石 動如飄風 出奇入正 滅沒無蹤 帝臨軒陛
 乃嘉乃獎 積金至斗 眎勞第賞 轅門之下 交相激揚
 雖怯必勇 雖柔必強 靈旗南指 荆湖銜璧 萬仞劔門
 如入吾室 俘囚劉鋹 海波不興 煜惟狂童 羈以長繩
 於赫王旅 動而無敵 揆厥本原 緊閱習力 藝祖聖武
 同符禹湯 混一書契 千古有光 藝祖聖謨 克開鴻業
 列聖闕武 相望史牒 豈無顯德 其規未泯 亦有驪山
 其刑未公 大哉斯舉 百王之極 小臣作頌 麗之金石

宏詞進卷二

晉征虜將軍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尚書五兵臣石等言臣聞眾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為壯而曲
 為老烏可恃強自古以來斯理可考所以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
 昆陽雲之鋒亦殲於漢奮茲狂虜撓我清時迨茲妖孽之平永息
 煙塵之警恭惟皇帝陛下握符出震乘錄乘乾嗣元帝之鴻圖紹隆
 基緒繼金行之正統維御紀綱俊彥具來悉黎咸乂惟苻堅之凶虐
 据中夏以憑陵陷張掖而吞西涼夫吾藩輔破荊州而得鑿齒俘我
 英賢罔知倚伏之機徒肆驕淫之欲徙其兵戶弗念阿脂之歌龍厥
 鮮卑不顧魚羊之識將取滅身之禍乃與入寇之謀蕩析里閭誅求
 車甲遠則忘故老垂絕之論近則忽羣臣至切之言掃境而來罔民
 於死將整師而臨滄海欲投鞭而斷江流臣石等督率丞徒奮揚義
 武慧侵箕尾謫入見於盜區歲次斗牛祥已開於王略休符默兆勇
 氣倍增彼方嚴洛澗之屯我己效梁成之首捨項城之蟻聚瞰肥水
 以狼貪隔岸相持對營並峙時用輔國之良策因朱序之漏言謂欲交
 鋒蓋先退舍所賴神奪之鑑天誘其衷輒陰觸於禍機獨自投於死

地初意乘危邀險勢若建瓴寧知進易退難敗同解瓦既前部之告
 潰復陽平之云亡弓撥矢鈎紛爭投於鎧仗散亂旌靡競大弄於營
 屯時惟謝元功冠諸帥以八千之慄悍勇百萬之腥羶苻堅流落草
 萊間關險阻傷既深於流矢食不厭於壺飧顛躓窮途過項籍烏江
 之窘零丁匹馬猶本初官渡之歸殘息僅存措躬無所臣石等濫司
 戎律親奉睿謨雲起龍驤運際功名之會風聲鶴唳威加僭亂之區
 揆袍鼓以忘軀奏鑄鐘而獻愷斯皆王靈遠被聖略遙臨復前世之
 深讎雪遺黎之宿憤華夷閭閻日月清明登瀛岸而望長安共與威
 概封狼居而禪姑衍當效驅馳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

宏詞進卷二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四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list or a very narrow column of text, but the content is illegible due to the narrowness and orientation.)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五

續金華叢書

拾遺

題真覺僧房蘆

何人夜折若溪雪吹落山堂寄清絕夢回軒檻非人間一岸扶疏碎
殘月秋風索索秋意晚葉外參差明疊嶺頗似江南短棹歸平沙鴈
落汀洲遠蒼濤遶窗碧玉寒中有漁父千古閑知君曾次五湖闕波
聲髣髴游杏壇少林之孫韻枯木避世避人何用逐涓川謾復千畝
多江上由來一葦足

再賦真覺僧房蘆三首

湖山近滅江湖趣寂歷頽垣仲蔚蒿縱有秋風何處著遠籬無葉起
蒼濤

屋角清渠瀨淺沙風斜雨重倒蒼葭沙鷗不下投前浦寒鷺重來失
舊花

清曉霜鐘喚客興餘聲知度幾稜層宋本層下七字烟霞深處無人

拾遺一

到時見憑欄一兩僧

漢銅弩機歌

甘泉宮中烽火催武庫掣鏃殷春雷山西都尉部千弩意氣欲壓天
山摧朔風慘慘隨旌尾角聲滿天日色死眼吞單于方發機南風不
競羽倒飛血視空參尚思戰邊庭無竹可續箭斷絃已作塞上塵香
落銅牙時一見土花蝕盡羆豸青千年遺恨今未平雕鞍過盡不回
首落身几桮依書檠薛苔黯淡生古色中有少卿干解力從漢至今
無大黃婦翫兒嬉固其職長平箭頭豪士憐赤壁折戟傳青篇古來
慷慨共如此脫略形器求天全是機雖缺神凜然想成風沙射雕天
徑欲四馬南山邊何必一臂三十秦

晚步溪上

疏疏屐齒印平隄露著烏紗客未知別浦歸舟爭占岸橫林宿鳥自
分枝開張漁父胸中趣漏泄騷人句外悲會與清溪約長夏風簾水
算答連漪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世故真難犯幽
棲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鄰侯籤

夏夜

晚市收聲盡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閒靜我義皇露沐疏螢漏風
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牀

應春坊晚章

鉛槧青燈夜鉛鈴紫塞秋請纓雖拜疏投筆未封侯白風煙慘旗
丹霧雨愁從來桑梓接助輓不成謳

和虞仲逸初夏懷黃巖村居

幾曲江村雨外明釣磯漁屋入新晴參天喬木淺深綠蓋水圓荷先
後生歸夢每煩春鳥喚故林可忍曉猿驚功成共祖東門道不負溪
山舊主盟

次前韻答石秀才

拾遺一

幽軒返照可窗明政用高談答晚晴共聽銅瓶秋雨急不知石鼎曉
雲生清詩未讀心先醉別日無多夢已驚聞道烏衣盛文史祇愁異
姓後宗盟

効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歲月去如矢橫經徒慨然誰能通一藝真不負三年用意窺園外收
功刻楮邊幽光回囊篋新意出陳編上相黃金重諸儒白首鮮同聲
不同調嘆息伯牙絃

橫山吳君侏老菴記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侏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輶杖立
於前榮聞竊語於階者曰基壘繩畦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貨四漆
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閭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遠
字尊俎靜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
至於郊園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林既專秩登以禮既序既飭
此吾鄉大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為子道之子日夫三者之言

何如吳君曰階得吾柏塗得吾膏得吾醉出浸遠而說浸近吾名
吾室義其究於此乎子曰未既也畏崎登與身閉心深厭可築墉目
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關以往肩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厄瘠
困憊呻吟交於大遠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盡勤相族黨
獨勞曠乏己責紆遠同其佚於是錫則盡橫山表裏皆君伏老巷也
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童奴陪
其說於壁間以爲券

送張孟遠序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益以自愚坐一室頽然移日足欲跨
戶服若有繫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土諸誦隨聽隨忘護不省何等
語諸公長者歲時聚會或賜餘瀝顧視左右頽頽作氣長飲大罍目
眩心悸戚戚不安席酒一再行輒自脫歸里中豪浸差與子伍雖子
亦壽之狀其疾謫諸人方婁試竟不售有自衛來者託以吾鄉有偉
男子橫厲超軼絕出無輩是殆能廖子之疾徐舉其爵系乃吾同年

拾遺一

友張孟遠也子聞自喜銳欲往從之遊既春糧矣而孟遠在門子益
喜過望與之上下論議明雋闊達舌端河漢一落千里未改句自視
胸中隘者寬室者通狹者廣向之瓶罍今浸化而爲羹盎矣向之沼
泚今浸化而爲澗溪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邊告行引紙操筆將以
酬孟遠之勤府藏單竭毫征縷斂卒不得一語意慚甚客從旁解之
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友以囊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
欲別謂其友曰何以餞我其友曰吾終歲殫不滿子一飯費前馬後
乘劍佩鏘鳴供子指呼役者乃吾疇昔震臺不敢仰視者也子不能
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索忍人哉陶朱公曰是所以賜
我也汝之陋在吾則爲儉汝之攝在吾則爲恭貧之病富之藥也敬
再拜受賜以孟遠之贈於學而道今古角詞章於其前是猶簞人子
與陶朱公競富雖市人亦擲掄之儻亟自吐實盡發前日之瘡疾而
不敢蔽則異時環倉華而第百葉庸知不獲附於下中之品乎子又
笑慙僕曰唯

方夫人誌

先夫人姓方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郎尚書屯田員
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矩安人孔氏之女我先君從事
郎呂公諱某之配也外王父之沒夫人尚幼服勤外王母左右母子
相持爲命蓋生三十有一年而歸於先君又十一年先君卽世是時
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携鞠育更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
姊始出適迪功郎曾某祖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戶參軍未及祿養以
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而下
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域別在信州上饒縣
之德源不肖孤哀荒顛冥未克合附恐旦暮卽死不能終大事亟以
次年二月二十日奉夫人之喪葬於東萊公兆域之旁至於夫人志
節履行之懿則俟他日詳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義烏王君瑤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譜王爲右姓族
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歸小大無違有姑余夫人律屬內甚嚴諸婦
屏氣側足候何顏色少當其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焉幫源之亂民十
百相保兼捍賊議長皆相顧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里中豪劾
首虜者率命官媼戚或說王君無後時夫人尸之曰君居兵間斬以
屏蔽周井非利之也卽拜爵其誰明吾心王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
解佐王君綜理其家者具有條秩蓋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十二
月十六日終於寢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克葬于鄉之高麓原
青日里二子長安詩將仕郎次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延次鄉
貢進士周憲孫男女十男曰自昭自強自得自牧自求摯其女孫者
曰宣教郎鄂州州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塏曰迪功郎信
州上饒縣尉錢慈餘在室曾孫男十二自得入從子遊實來謁銘銘
曰
吁嗟夫人贈柔則兮百世之下安此室兮
爲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啟

講舊遊於翠從接茵憑圓嘉稱於諸孫琴修幣聘載錫吉日用展
多儀某人宦學載初及茲授室伏承某人德容參劬協此宜家奕奕
梁山顧自愆於樂土湯湯淮水幸將挹於慶源二姓之合於禮為嘉
五兩之陳其儀則舊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啟

奏凱書林願效范文之後入策勳詞墨溢從東郭之先登懼集寵初
幸踰望始不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善惡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
道之將廢閉於王氏之詖淫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氛埃
之蔽再還日月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允諧公選
之求苟非其人不在此位如某者降材謫薄涉道頽蒙業猶失問之
廢忘識類闕文之舛謬衛多君子瞻晚軌以屢驚曹無大夫顧寒門
而自絕凌兢逐隊龜勉終篇方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
業歷數四封辱在泥塗絳縣久遠於蒼老不窺國廣川尚滯於鴻
儒愆有甚於積薪恩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

拾遺一

五

漢

文奉明詔以登賢簡丞髦而報國深嘉曲獎字踰華袞之榮博采兼
收筆或裂繡之誤遂容屏瑣亦預品題某謹當懲戒振矜肆嚴元始
敢言得傳之易當念措辭之艱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
麟獲誦正學於大庭若作鶴飛抱遺懸於窮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啟

日麗宮槐袍如立鶴霜清團練字若棲鴻書雖天府之新心實衡門
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名於四境波翻雷動拂諒
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成此一時之驕溢請循其本初無足誇
物往貨來豈市塵之異事春耕秋穫非賦畝之奇功得之者既無矜
容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備獻藝以藝中程是維鉛槧之常蓋亦農商
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借前旣春官限三山於弱水退曠仕路重九
譯於越裳物未售而預伏憊遷之能耕未復而先眩積倉之官苟有
識者豈至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聞未學龜勉詞場之獻凌兢貢
籍之登退視同儕袖手率多於勝已進當堅敢著獲敢望於逾人方

愧懼以靡容何器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作成茲蓋伏遇某官樂
育英髦推揚善類參天杞柳悉由封殖之勤集閣鸞鳳俱出網羅之
獲豈容房陋亦預選掄某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
討於大原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為人作論旱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席圖治視民如傷去歲江湖數十州年不順成憂郵
之詔獨復之令賑給之科丁寧懇惻無所不用其極自秋而冬自冬
而春自春而夏哺養鞠育日望一日今麥既登場歲事有望陛下宵
旰之憂亦可以少寬矣臣既竊為陛下今日復復私為陛下下疇慮
敢干鈇鉞之誅而冒言之疏賤小臣服役州縣不得與聞闕庭之議
妄目揣度去歲數十州旱荒之初關說陛下之前者意其必有兩端
焉固有大聲疾呼言其深可慮者矣亦有隱情匿實言其不足慮者
矣陛下明見萬里弗以不足慮者自寬而以深可慮者自儆軫顧經
理變饑為穰此陛下灼灼知民疾審於取舍之大驗也臣竊恐向言早

拾遺一

六

漢

荒不足慮者見今歲之無事遂進說曰曩固嘗言艱食必不甚流移
必不多盜賊必不作今前言皆驗彼大聲疾呼者皆增加張大其事
以干譽要名耳是宵旰之勤殆為徒勞而帑廩之發殆為虛費也以
陛下之明必無敢進是說者臣私憂過計或萬分一有之則於治體
所繫甚大請以臣身履目見者折之去歲旱荒之初凜凜岌岌人不
自保焦熬焚灼可駭可愕雖號為大聲疾呼者亦恐重陛下之憂困
厄危迫之狀鑄裁減削十僅能達其三四耳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
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其所以度茲艱歲安帖無
虞者蓋朝廷周卹條畫如此之詳官吏奔走率職如此之勞豪右傾
倒困粟如此之眾而陛下寅恭祇畏昭格天心導迎善氣又有非羣
下所得而與者矣使不如是則艱食流移盜賊之憂豈止如始之所
陳而已哉論者苟徒見今歲之無事遂謂向來初不足慮是猶疾愈
之人忘其針灸夜治之難難反疑疾疹本不能傷生如後復有疾可
不為寒心耶此臣所以竭千慮之愚而冒進其說也臣願陛下清閱

之燕深加細釋因荒政之告成益知疾苦上聞果有益憂勤就業果有效天人感格果不誣充是心而擴之天下之事臣知其無難矣惟陛下宥其愚而采其誠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伯秀名並少與太史同游三山荆少穎先生之門此詩賦以贈之

異時夫子門論交心獨可晨宵並几案暮業共燈火同升大宗伯道阻山破磯淡墨濕樓鳴天開棘闕鎖高張三百丈徧敷不及我咫尺判飛沈鵬搏笑高墮音塵兩疏闊歲月悉箭筈風吹暮口帆雨繫持陽花故人何一尉旌旗穿紫邏相逢話舊游撥置朱墨影握手忘寒温屈指半軾朝官居岸平湖波濤日春鏡飽看五老面此計殊未左山房舊聞名欲往輒不果須君發其藏萬卷書繞坐

爲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餽表

問初度於疇人尙記攝提之次傳温言於詔使有來案飲之頌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謫屬浸迫衰遲勳業無成惜流年之尺璧効勞莫報慨厚稟之千鍾每於載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繼粟糶

拾遺一

七

徐君墓誌銘

明招婺之名山子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氣俗敦懇樂田畝而畏官府傲嬉修屣之習獨不入其鄉子歲時上冢過其父老或旬月忘返稍稍遣子弟從子遊未幾方領矩步儼然出與郡邑之士齒蓋將繼此益進而熏沐之則於其親之喪亟問亟而後爲之銘有所不得已也君諱宗盛字德元以恩朴稱於里閭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八明年十二月五日葬于鄉之下車塘君無恙時實命其子一夔來請業及是復來請銘文弊甚矣幸是鄉質之未彫也申之孝弟之義引翼充養於古之學者或庶幾焉苟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者外觀日勝中實日銷則豈父兄所以屬子之意哉遂并書於君

之墳以識其初銘曰
父笛子播兮將求其實道阻且脩兮無辱斯石

策問

問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父天母地肇舉郊祀之大典此聖人所以通天地而無間也圓丘方澤之制蒼璧黃琮之薦義匹體鈞載於禮書者初未嘗有輕重然稽之舜典受命甫始肆類于上帝而地則不預焉雖曰望於山川山川者地之別而非其統也武王底商之罪首指其郊社不脩不過以郊對社而已惡觀所謂郊丘者故吳天有成命周頌也大司樂周官也頌並言郊祀天地而大司樂則異之以冬至夏至之日至之二時其分其合抑將何所折衷也國朝南北郊之議名儒碩學迭相論辯溢於編簡迄未能定於一此固議即博士之責亦爲學者所當共討論也盍深釋郊祀之本參經據傳歷考前代因革廢置之所條詳著於篇

拾遺一

八

所謂文者殆非繪章彫句者之爲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鵷一詠互相標榜倣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既於是欺記日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釋之問兵不從中御將不可數易子其權而久其任固守邊之本務也疆場之司安危繫焉東以徵文迫以峻法朝除暮易炊未及熟又擊擊而之他雖有雋傑何自見其長而聘其材哉迺者朝論以兩淮障塞隣敵建人任守將之畫授之以柄饒之以財解縱繩墨一聽其所爲是雖藝祖之邊政固可匹休儷美而無憾也昔羊祜之於襄陽成汭之於荆南張全義之於西洛咸以委專歲久變彰荒爲富盛得人如數子者固善矣如萬有一不能盡負閩外之寄其可不豫思所以處之哉迺者鎮撫使之亟拜亟寵其本末首尾皆人耳目所接尙可覆按者也願詳言之以佐帷幄之餘論

問先王說以尊名節以登惠所以表天下之善而示無窮之勸也且以文名爽以康名閔天以尊顯揚日月於有周一代羣臣之上固非墨客棄人之所敢議蕭何曹參同為漢相而何之諡曰文忠參之諡曰懿一多一寡說者疑其有優劣之辨衛青霍去病同為漢將而青之諡曰烈去病之諡曰景威一詳一略說者疑其有厚薄之殊不知當時之君其意果有輕重乎抑無意於抑揚而偶自爾也房魏並以賢佐稱而文昭文正之諡雖無多寡未必不寓隆殺於其間英衛並以武功顯而景武正武之諡雖無詳略未必不寓厚薄於其間自古人君之追榮將相其處同功一體之人所以每難其一心之公也主上慨簪履之遺而念機軸之舊聽鼓鼙之聲而思封疆之行選者中與以來將相有勳勞于王室者易名之典或未克舉黃之美稱以發潛德之幽光龍焜燿固非止如太常之紀大丞之享景鐘之勒而已也願歷考古今將相之盛烈歷代褒飾之榮觀諡法六家之異同曲臺諸儒之子奪博考徧述以占聖意之所在

拾遺一

九步

尺牘

答潘叔度

某到嚴已兩旬郡岸亦漸成次序規矩皆無所更改但辰入未歸以

身率之而已不在齊者但回當日食在學士人樂從者十之八止有亦不行點齊不到之謂昔時此曹終日在外點校遇鄭幾道為人

八九人教市學者頗相妨兩磨時乃來今遂不能備也鄭幾道為人

自平實但所病者力不足耳程易稽寫今幾何年兄千萬少留主盟

俟其寫畢乃為此來不然恐遂散漫不舉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

中殊不易得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以王龜齡為未至此一段語最

以同異為愛憎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有所未

到論朱元晦妙理幾微亦未以為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但相待獨

厚恐於同僚形迹已再三怨之更俟一兩日當力言之也張守聞年

兄誠篤甚願見他時到此見之似無害易傳刊板更望留意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程易既下手則畢工會當有期因見點對請

公告時勉厲之不惜前勞則無後悞不特刊書□□也下訪之期未

有日否雖夢寐誨約恨聖音之遲然若得勉留三四日過至節乃行

得此書粗有端緒尤幸叔昌得眼能借行否郡庠漸就緒亦無撓規

矩者加之歲月須略可觀也

林謙之以徽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須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

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可喜也日來時事變更疑畏者頗眾然

有心於避禍終不若無心於任運耳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居却掃幸無他撓讀書亦不廢常課但終欠講論之益耳朱丈

許春間借為溫台之游甚恨尊兄在遠不得同之也外祖像上納偶

南安便行甚遽略此承問

某杜門久不聞問日深馳系病體已成廢痼不復可料理但靜養順

聽為況却安適也荆州之計念之至今心折祭文錄去所欲言者盡

在是矣聞朱丈往相招不知曾成行否講論想甚樂病中只有仰羨

爾參預處間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諷雖意在風切然

便無誠篤厚重氣象未必能動人也偶除故官其不可出人人所知

但一番控辭酬應爾甚恩惠作此他惟為道義加重

與李侍郎仁父

某津亭請違又復改月倦倦已不勝瞻仰即日初冬凍雨恭惟舟御

所次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冗食東觀偶未次斤經年陪侍諱

席所以愛子教督周浹隆洽一旦驟違函文頓覺孤跡茫然無依雖

強顏官次意緒忽忽如有所亡也武陵合符猶在來春莫若小榻鄂

渚為度歲計文潛既到凡百當能調護況舊洽種種人情想不至落

泊也連日風雨舟行計亦艱難不知廢食亦安穩否念念整然動心

所恨微官束縛不得身護行李惟一味馳驅而已便介亟行匆匆附

起居向寒惟祈厚為斯文崇護以俟陽復泰亨之寵

某官次猶遣但塊處索居所慎備塞無與籽寫狀狀隨羣渡就頹靡

日積愧觀比復回舍例攝省戶偶占禮曹雖目前文牘極清簡然若

有討論便纂典禮實該政自不輕也開府之始酬酢經理想亦小勞
區畫飄飄江渚之久今行李既遂按堵亦可少就休偈也遠方人士
亦有可與語者否史事諸志自冬春來雖各粗成編香然首尾不完
節目斷絕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趨辦第
恐低倍處多耳徐錯通釋紹興本近方得之比館中本闕十卷蓋此
書本名說文繫傳各分子門其前三十卷謂之通釋乃印本所有後
十卷各別有名乃印本所無今謹鈔錄送去但此本蓋缺闕字極多
若得暇以說文參校義理亦可推尋也潘義榮編年謹納上唯伯祖
履歷及其他文字累往家叔處取猶未到當更趣之纔得即尋便轉
致次仲信祠祿文字前此與傳景仁同將上獨見却勢須更待少時
耳季修聞尙留蜀中莫非久還侍旁否近事邸報中可得大略周文
自春來請去之章已四上李壽翁亦以病告經月陳能之入史院一
日即得改替之疾迨今未平大抵目前善類或去或病悒悒殊鮮况
也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多閑暇長編莫曾下手再整頓否遠地士

拾遺一

子固難得亦有可與語者否建茶三十口謾助午飯政幸笑留所論
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漸可整頓否雖遠方難得入商
榘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但自違函文胸懷偏塞無所發矜雖猶勉
於此寡耦少徒殊鮮味也膳舟許時啟處飲食豈能一一安適俯領
郡寄固亦少阻歸興但進退逶迤上可以見君子體國之意下可以
杜塞不見察者之議蓋未爲失策也地理志以某方出殿幟埃假滿
當詳閱討論當已無遺恨苟猶有合增補處即一面與周丈共議修
入却續拜稟次通釋比從姚倉求本會其行部猶未送到當更趣之
所關卷數比因館中修書目却尋得全本但有脫方字處極多當併
錄呈次舍人伯祖履歷以家叔自南安歸有失子之戚俟其悲傷小
定當可得也潘義榮文字亦當更趣潘監監政恐未必會纂集耳史
事猶有五六志全未有涯勢須展限人情易得因循殊未可期也鄭
景望出守宛陵於養親極便但館中益覺索寞耳陸解所論甚剴切

頁可敬也廷封議論者卒在高等蜀士亦有數卷甚奇但懷中不敢
錄本耳武陵民淳事簡黃堂必甚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
時參訂修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遂爲完書
若祇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
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上便不能專此似不
可失耳所欲布陳者何限要非紙墨能究鄉風不勝倦倦
某官況碌碌粗遣日來史限迫趣率常宿館中舛錯毛起猶未見大
功緒甚恨函文在遠不得一一質正也武陵民淳事省當可臥治亦
有佳士可共語否龔參父子沒於瘴鄉極可傷劉樞亦復不起善類
甚惜之也張欽夫帥荆南不知已到官未同在一路凡事可相應接
亦非小補也陳丞相有奏事之命猶解免又未知到關去留如何劉
文潛在桂爲況何似亦時相聞否劉子澄已外除諸公莫爲言者近
得渠書只欲求祠也

拾遺二

某官次編祿凡百猶遺史課雖粗不廢第同舍遷易不常猝未就緒
北扉雖有其志而力不足每相與浩歎共思去歲合堂同席之樂也
間復刊緝長編條例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李羣玉
詩謹鈔錄拜呈餘金併往向來說文繫傳非特校對草草政以元本
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
猶可補也張欽夫不知已到荆南否宋元晦解南康已有不許解免
便道之官指揮不知竟肯起否劉子澄已從吉此間相族者頗眾勢
不過得一倅又未知關次何如爾
史事諸志近略見涯緒但職官選舉一兩志未就條理耳同舍去來
不定故難見功也黨籍本未想類次已成編謝上蔡曲折當以問宋
元晦得報即拜稟近聞辰守微有齟齬雖未得其詳某竊謂邊防經
理雖不可緩要須中外相應乃可展盡苟或未然不若姑隨時蒐補
因仍舊貫之爲善也
某歲晚忽感末疾重爲醫者所誤既投熱劑又復吐利疾證遂頓危
殆亟更醫易藥幸而所用藥漸見效此一月來手足間皆能自如但

微有弱處精神言語則不甚有異於常時但病體疲弱不堪少有衝
冒雖蒙恩補外而留滯許時殊覺不安更稍可強勉即買舟東歸矣
文海奏篇異數便蕃一時紛紛蓋因忿激而展轉至此病中唯靜審
以處之而已其始亦未欲以聞蓋果有宜論故不敢發也恐或欲知
契丈祠請既不遂正人未遽遠去善類朝夕以冀宣室之興思也
垂諭夏小正及謝顯道出處暨檢元祐軍防篤病中未能及此辰守
回避之說亦以臥病無自而聞知然人之異同亦非我所可計耳令
嗣皆已別拜書

與陳同父

某掩關幸無他惱但立秋後以酷熱緝閱亦稍廢耳桓靈寶之喻讀
之竦然凡讀易者要當深知此觀象之妙非克盡已私者不能與然
自昔英豪於事幾之際反嗟然乎其後彼固非屈意於克己者果何
說耶若便以私意揣摩億則屢中斷之則其懸解於秒忽毫芒之表
者揣摩之譏殆不足以當其心也蓋天姿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

拾遺一

圭 選 巖

刃破竹者何其非此理但為己有則不能與時偕行多迎隨附益
之病未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於是
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易耳策問誠有味其言反覆展
玩不能去手諸生有能領此意者否讀裴度處尤慨然三嘆也章侍
郎行狀已展閱第恨平生未嘗接其言論風旨故於書法詳略不能
措議祇見文氣之疏宕高勝而已其間如論鄂州財賦云公戚焉若
不自得人亦莫解也論戚方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
言參知政事云云論虞丞相罷去之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
政至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廢末云因嘆世之量入者甚淺不足據
此數條皆是尤妙處亦是合斟酌處也
事价伏奉誨示引紙疾讀恍如握手不知相去數百里之遠也長夏
溽暑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館下粗遣自入夏來以史限督趣不明
趨局日落乃還舍人事醜醉一筆句斷終日在書冊堆中與往在明
招况味無異只是糜耗稟稍每自愧恐耳時事非唯未易措手職守

各有攸司又兀然無上下之交若欲強聒則尚口乃窮矣平生非子
子拘小諒者苟有善意其敢不承接而疏導之此蓋兄之所深悉也
論及近況之詳慨然浩歎者久之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為明堂
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瀟灑未嘗不自若
也并潔不食為我心側蓋非井爻之盛而兄以此自處乎惟冀益加
寬裕從容自頤以慰見慕之徒之心幸甚廷對山林草茅之論自應
有少斟酌者後來亦深勉諸人勿勝本傳播政如來論所慮也居厚
正則景明道夫已一一道來意矣益恭諸公方且調護未知能回否
不然則且歸侯闕期近來請祠亦必可得也張欽夫近喪子得書極
無況力請出廣遂有鄂漕之命亦且得歸也劉茂實固賢者但舉削
一事從前不曾破戒然既蒙再三之論俟見李壽翁如其語及亦當
贊助也

拾遺一

圭 選 巖

下其間殊慷慨也清醲香一貼風團一片漫為山中之信其他正則
自能詳道
偶記荀子論備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怒頗似
有味啖滄之水消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為伏
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某官次粗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況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
又以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
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田問舍計耳三敗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
議論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倦倦所
系望者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
段然後養生處世亦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憂居後曾得消息
否
某碌碌如昨無足云者示喻敢不敬領但太倉一粟或出或處豈能
有所關繫但自當靖共守位固不敢無事自生瘡痍也

某碌碌官况粗遣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聞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祇是唱高和寡耳漕臺郡盡如人意王道允濟事也此月二日己舉芮氏姻事祭酒夫人自送來感念疇昔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共淡泊也試闢得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監魁卷子為吾兄者亦一笑也歲事既畢田間必有佳況亦時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一兩士子伴否李壽翁升從班差強人意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耳鄭文移過宗寺君舉蹤跡遂安矣

某只今病狀除手足萎痺外其他頑健略如平時看書以舊雜除終是有過當處凡見愛者無不痛口鑄戒雖未能勇從然亦漸就減少也不嘉之行未便登途否比寫得正則一書而人不來取今以拜納書中數語偶與來教叫屈之說合與正則發絨可共發一笑也張荆州不起此自有所關繫豈獨游從之痛哉使其不死合點檢整頓慮甚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居厚無他苦否五

拾遺一

月間聯騎相過甚幸病中尤思朋友旦夕之望

承日夕見過數日以望四經說千萬攜行痲廢沈滯政賴此以醒之耳小輩作撓似不足介意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兩條路徑雖不同這一般都欠不得幸深留意鄙諺云赤稍鯉魚就壘食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縣令斷送了事變大小豈有定所哉病中畏寫字如虎縷縷至此意亦可念也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二書為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三國事也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來歷甚嘗但共未詳再之魏文帝

兩贊深味詞意子奪甚有味但文辭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官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翺翔甚妙其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其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

並望見教

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姿與鷲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

與陳正己

某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鑄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欽奮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乍還膝下承顏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倦倦之禱唯願終之以不倦而已子靜經從稍效否朱丈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者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丘吳三子皆朴茂可喜第署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兀坐一室絕無琢磨之益賴此警發憤憤不啻飢渴也他祈為道義甚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矣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為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亦不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乍還侍旁當有餘樂幹蠱計漸見次第先之以身諒無不孚應也

與葉侍郎 正則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入可大

與郭養正

某哀苦日深無足言者之官既已定日跋涉良勞兩月來所講論細大亦略備矣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關一書所宜詳開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策厲終亦無力千里之別致以此言為餒

某哀苦待盡行矣除追慕殊無生意年來自念己分工夫殊欠關自歲初盡罷遣習舉業者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自此來講論者既無外誘當易見工也前歲面講者蓋甚詳悉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

拾遺一

七 步 遺 廣

所止乃有可據彼自進進不能己也

某一病踰年近覺差礎但去秋有悼亡之痛至今懷抱猶不佳耳到官漸久想浸諸悉外物皆非可必只得自盡其職事以聽其如何勤謹寬耐勉之足矣新宰林和叔氣味既可親且詳練不苟前輩謂初官得長官之賢是終身得力處誠如此也適已面語吾友矣種種與之咨論必甚有益以吾友下問之屢故及此病中不暇他布餘惟力學自愛

所論條目詳悉足見不苟此皆所當然者若人以爲異之類皆未熟之所致但篤信而行之不要有自矜之意久則自不見其異矣他不必過慮也林宰端審朝夕相聚必極有益蓋非特坐談耳

與鞏仲至 乾道辛卯冬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修業如吾友之文用於課試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轍之問否他惟以時自愛

與張知縣 南縣

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觀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

某迫行百冗粉然應接不暇他無足言者政聲藹然茲戢惠乎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切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他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縱弛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也

拾遺二

六 步 遺 廣

當主張也然人心易得偏恐爲彼所激而主張太過要當於吏胥姦弊上高著眼彼見吾意在抑豪強必取此迎合增飾以行其私

意此尤當精察
有自衛州來者說吾兄管雇乳婢價直間有未盡處此說在西安縣竊料此必樞府使臣輩唱爲此說流言固止於智者然既立敵者眾凡涉蕙苒之嫌者要當力違之

某比者冒被除書實出推揚之賜第學淺識闇不足以表率多士而疏懶之性驅之於奔走酬酢之地尤非所宜益自懼耳贊慶勤渥然未蒙箴規矧劑之論殆非素所望於門下者也改月遂行益道屏著

預深悵快
蔡論謹已真知張丈矣竊謂當官而行內省不疚則毀譽之紛紛一聽之可也願益肩初志使一邑終受實惠幸甚

某屈勉復來遂冒文館皆嗜昔教誨之賜感佩曷勝第疏野之姿置於酬酢之地終非所安耳因風尙望輒策俾逃於戾幸甚政成化洽

想綽有餘暇譽處如此豈一方所得久擅耶質之輿論召擢在且莫矣重番之賜殆非所望於故人不取效尤以取疏外尚幸恕察某闔戶待盡無足勤記錄承聞視象在即一方凋瘵得賢者拊摩覆護百里之幸也日來督趣旁午雖日難展手然折肱之餘飽於諸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齊羊腸蟻封間蓋自有餘地也益遠展對臨紙悵然

雜說

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為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為大善蓋立乎眾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己有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汙百清也人必競以為怪矣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立乎眾小人之間所見所聞皆不善也苟己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濁也人必競以為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為故其心易足其名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嗚呼士之不幸而與小人

拾遺一

九

處者豈必隨其為惡哉雖自守為善而冥冥之中已為所移矣戒之哉

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閉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蘧伯玉有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思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與惡人處之法也所謂就者就而不逆也所謂和者和而不

同也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也夫人之作

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

失哉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為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勇怯豈有常哉亦在夫勉之而已矣衛太子蒯聵為趙簡子右望鄭師自投于車下及戰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勇怯變於須臾之間所謂勇可習也

善猶秦也惡猶越也勤與惰猶車馬也善之與惡相去亦遠矣驕驕小人而納之君子之域不能也驕驕君子而納之小人之域亦不能也然使小人而勤則矯揉厲氣質之移不期善而自善矣故勤者適善之車馬也使君子而惰則燕安逸豫浸忘初心不期惡而自惡

拾遺一

三

矣故情者適惡之車馬也學者審其御而已矣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禮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聞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焉足知此理哉

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荒政十有二便是法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以左右民不使之在左在右補助之歸於中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見時便思便授過後則無益

修辭立其誠凡人須是誠實若有此實便發此言此即是修辭此便立其誠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朴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日大

聖人制喪禮父三年母葬非重父而輕母須識得乾坤之義大哉乾

元至哉坤元受氣者天成形者地其義自是如此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子靜曰關雎是后妃之全德餘篇皆指一事說自鶴巢以後亦如此

拾遺一

主

此只論二南

看欲以師事有若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題出來

孔子當時見顏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眾人事告子貢可見

子貢後來反築室於場一段亦可見

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司空之官主之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

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何謂三綱舉其綱萬目自張人君既正於上則百官兆姓皆舉於下

父既正於上則嫡庶皆舉於下如夫為婦綱在庶人則一妻一妾以

天子言之則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既正

於上則后夫人皆自正於下

必先斯四者范滂夫說如人之身易受風須多著衣服此說亦好

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

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惟商鞅一中皆反聖人之道便

已則從害人則不恤

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

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率順天德是總前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毋泄地氣是八家一井不多置井

春夏出就田廬冬間入城郭不比今時去城郭遠甚小曰堡其次曰

邑又其次曰都自堡邑城郭不過二三里間

宣王小雅始於六月大雅始於雲漢二詩相表裏想雲漢在前六月

在後或曰宣王初聞如此之銳而後來至有白駒黃鳥之刺曰此非

是不學只是做不到底厲王無道民心怨怒至欲殺其子而召康公

殺其子以代宣王之死當時大臣雖欲立宣王而不敢至共和十四

年宣王方立想宣王在此十四年豈不下工夫若不如是一旦出來

如何便得天下喜於王化之復行以此見得宣王不是不學

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先儒議論

拾遺十

主

讀詩不要思量過當須識得當時意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惜乎無正風意

學者多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此本

是趙岐說後生却謂伊川創出此說

今所編詩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著詩先要看大義又要

研究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是看大義研究時却須子細看

陸教授為人慈祥誠實所謂吉士

律惟隋時理會得子細唐時因之本朝即用隋律

方鎮源流本自秦漢問事秦則守監漢則刺史刺史即今監司之類

其後以為州牧權始重

周禮自橫渠始開門戶先敘官以歷代較看次看前三官大理會王

宮一門

李迂仲說鄭風是淫亂詩不然孔子告顏淵以為邦乃聖人治天下

之規事與後世做箇樣子尚說放鄭聲安肯却在詩中

大抵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眾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向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追王大王王季記謂不以卑臨尊此意恐錯武成言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蓋王業始於大王王季若其子爲王父爲百姓豈可不以父爲尊

或人問中庸鬼神一章曰後生未要理會此且須理會孝弟忠信此亦非兩事且如人遠去家至深山廣谷之中而不敢爲不孝不弟者何須是識得此

汪端明與人言事或人雜之以他事至終必卒其言乃已侯師聖避盜胡五峯庵中其僕厭久以沙和飯一日五峯見之怒其僕因曰何爲不言答曰旅瑣

或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躑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躑等皆緣父兄無識

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爲正奈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迹執而不化遂有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便須教之以正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苛不讀讀書與會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只是曉事顏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略不同顏子欲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顏子善問者也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勿字最要體認四者之中勿聽尤難非是用功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祕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學者不可起長嘆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儒者當通世務只緣近來儒者要通世務又却不能爲純儒此說亦甚深長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看周禮須先看敘官先錄歷代百官志及本朝官制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墨者泛而無統必至於楊吝齋而後可近道

已亥秋所記新居對諸生說後唐莊宗入汴志便滿者何故曰但一將耳

經須逐字看

讀書須下大功夫久後必有所見

侯景之亂雖無朱异梁亦必亡觀其後嗣之所爲其終亦必亂正義說吳楚僭亂所以不列於詩亦不須如此看只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吳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所不及吳又是最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夫既深其入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意爲善或阨於困苦今時又不及昔人朋友間能同心協力曰此只看有朋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愠然後完備老子說知我此已自說得錯

歌

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說明於庶物向書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後振民先修己後治人此通內外之道

關雎女曰雞鳴大小雖不同其意則一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故精何嘗一

炫耀出來

看書如與人交游不必事事要如他與之熏習久必自有味

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棠棣一篇非真實是究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故終之曰是究

拾遺一

是圖實其然乎

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不可不弘毅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種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說性命不知曾下幾年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參考始得

看有孤詩如居一鄉須有一鄉之情

讀書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王讀書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大處如定之方中及黍離

是也小處是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處如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

中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

看詩即是史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免爰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不見答意但別美族氏之

盛容貌之美車服之華則其人可知矣如中谷有蓷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與有狐不同大凡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此只是看文義

戰國今人皆不識自春秋以來亦是一節通監自此入亦有意

戰國有七雄皆非古之諸侯四國是篡臣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一國又僻陋戰國之時正如一箇人家初為士自後變而為商家

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拾遺一

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据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

都洛

天官總許多宿衛地官載許多圖籍此二官所以大也

看周禮政如看一株樹其他皆分枝布葉

典是堯舜夏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之仁人只是一人全無可

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說話處

馬遷能克己可勝仲舒莊周能克己可勝荀子

唐時有畫鍾虺第三指擦一小鬼或人命畫工改之畫工持去數日後乃自畫第二指擦之問何不改對曰前時之畫其力乃在第三指

所以改不得

問趙仲長不說眾人所說之話何謂眾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說東

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庚子所記是年春遷州隱子書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質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

孔子但教漆雕開仕不曾教顏回此處當看

內政當作兩節看始初管仲但依周制作鄉遂將成之際為桓公催趨得緊所以作內政自奇變為耦看國語可見

或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夫子亦可謂得用至十三年能感動得二

家墮其城尙有一家未墮据左傳見墮費亦自費力當時夫子不因齊人歸女樂去魯時此一家亦自未見得以此見得天下之事不易

做而今天下只因其勢而為之凡事亦不可遽為當時諸侯治一國猶近而易為今則難對曰只要知大條目姚崇所謂擇十道使亦其一或曰此在得人上須是陰培養得人才然後可對曰人材須是他務實方得然後逐一節移去

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

拾遺

三

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尙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出來

光武治天下規摹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曰天地只是和氣尹和靖為人極和粹後愈和

楊紹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顏真卿雖不甚得講貫其議論亦活如論封號一事亦好

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尙在戰國時已自大改廢須要人整頓

如史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為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劉執中初問不願王介甫後為王介甫用此是如何或曰只是無本領介問何謂無本領曰著實工夫便是本領葉公好龍見真龍至便驚相似學者亦多坐此患不可不察

宗杲嘗曰聰明人有三斗昏

丙文 國語 每對人說話至退必入室默思

拾遺

三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五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目錄

第一卷

年譜

壙記

第二卷

祭文二十六首

第三卷

祭文二十一首

畫像贊

哀詩十九

附錄目錄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目錄

第一卷

年譜

壙記

第二卷

祭文一

朱提舉元晦

劉通判子澄

周參政子充

尤運使延之

楊提刑廷秀

丘運使宗卿

黃教授文叔

鄭監廟景元

附錄目錄

樓寺丞大防趙司直景昭
徐編修子直

趙侍郎子直

蔡提刑定夫

辛殿撰幼安

張提舉定叟

蕭待制照隣

木知縣張教授
汪司理

陸主簿子靜

陳同甫

陳通判君舉

徐推官居厚

葉推官正則

王主簿道夫

陳教授益之

薛剛定象先
劉太博樽叟

高知錄
黃司法
何縣丞
陸縣尉

彭刪定子復

袁教授和叔

俞縣丞兼善

李縣丞深卿

第三卷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會知縣德寬

范縣丞伯崇

呂仲平

又

又

高元晦

江必東

附錄目錄

鄭唐卿

鞏叔子

丁少瞻

趙提刑景明

邵元通

吳縣丞季益

杜伯高

石教授應之

俞司戶德載

陳司戶庸仲

王子合

邵主簿德醇

李中甫

畫像贊

哀詩

金華陳良祐

南澗翁韓元吉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憲文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川縣主管勸農工事邵浩

持服徐安國

魯國唐季度

魯國唐季淵

門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燁

門人金華邵津

門人鞏豐

王寅仲秋二十有五門人徐暄哭東萊先生之墓

門人康文虎

門人施功即陳孔碩

附錄目錄

門下士黃人傑

嚴州學生宋天則

金華邵度

門人孟行古

門人楊誠之

門人孫應時

附錄拾遺

祠堂記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幾為廣西轉運使公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二月十七日口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年譜

是歲年十歲倉部為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為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真覺僧房廬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三月從三山林先生少穎之奇游先生時待次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為首選十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為秘書省正字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夏詩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下等第三人四月七日授通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新知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年譜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紹興三十年庚辰

四月嶽祠滿六日赴銓上等第二人倉部亦以祠滿赴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遂寓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為秘書省正字汪公聖錫應辰為秘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生兩旬而天是歲五月王公十册為大宗正丞十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為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為司農寺主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黃州六月

初七日子齋孫生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黃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外家時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之喪歸葬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招山所生男亦天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第一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六人 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

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

制詞勅左迪功郎親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難故有食餉小魚之議然道中者亦寡矣此青銅錢所礙取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錢周材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黃州八月侍倉部赴闕奏事九月如越十一月如浙西

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至譜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為郎先如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婺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曾氏于明招山倉部謁告歸會葬四月如

臨安省侍五月復歸明招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待次尋改知吉州冬授業曹

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二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月還自宣城五月如德清

因遊靈洞有戴衍字序二十日親迎于韓氏實元妃之女弟六月

初六日除太學博士待闕制勅左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而教化原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駕其說

以詩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它嗜好由門德得官而二日連中兩科聲華籍甚士論稱之必用爾爾重席上岸前之議說使夫傳古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為稱職可持授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州學教授以近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官嚴州二十一日交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遣初學約束九月又有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義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為守公有為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及謝表又編次

闕範張公為之序五月初七日除太學博士制詞勅左從政郎呂

遺風惟累葉之相門有一時之才于爾學優多士名擢兩科準易草經獨守樹蟻之志下惟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於泮宮俾

入與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尙副子知益推閏五

月四日公自嚴陵歸婺入日會諸生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

還嚴陵遂如臨安是月倉部之官吉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院

年譜

四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為郎兼講

官與公同巷居吳興芮公為國子司業與公共修學政明年春

祭酒劉公是歲有輪對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為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月請告歸葬十

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吉州奉祠七日六日公如龍游

迓倉部八日侍倉部歸婺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

日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六日除祕書省

正字兼職如故制詞勅左宣教郎呂某等冊府地祕職清英俊之

此不已精于爾某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爾載世濟名德有康時

之心其往觀未見之書沈浸涵泳以就遠器厥將收其用焉可依

前件中書令是歲祭酒芮公太史劉公夙詹事王公朋皆卒公有

入趙雄行祭酒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為宰臣虞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

下方又有李粹伯侍御母挽章

乾道八年壬辰

廣記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為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朝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

廣記

九夢 遷 廣

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蒞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良螺女亦早天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思焉公所為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閒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於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於征和之二年亦未脫稟其宅遺文及所纂輯者尚眾以未倫次皆藏於家弟祖儉

泣記

廣記

十一夢 遷 廣

祭文一

朱提舉元晦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宣教郎新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香茶雜酒奠於亡友伯恭呂兄
 明道直閣大著郎中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邪往
 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而又至於不淑也邪道學將誰使之
 振君德將誰使之復邪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邪經說
 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邪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
 將孰為之督邪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嗚呼號天而
 慟哭邪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
 訥胷中有靈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
 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
 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

祭文一

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
 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停豈澄清而撓濁矧猶
 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
 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
 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
 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其獻納眾亦注
 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與疾而言歸既一卧以三年尙左圖而
 右書聞消搖以曳杖恍沂上之風專眾咸喜其有瘳莫卒撫其素蘊
 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增有邦之珍瘁極吾黨之哀悵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磨
 深切情義網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
 幸死期之未卽申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戩而有
 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赴車之惜至考日月之幾何
 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既為位以

世哀復緘辭以寓莫莫嗣歲之有開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

劉通判子澄

維淳熙八年八月乙丑奉議郎新權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謹東
 嚮再拜以清酌庶羞之奠寓祭于亡友太史直閣呂公伯恭之靈嗟
 嗚呼伯恭素我死乎鍾英炳靈而止此乎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十有七
 年取友天下誰如公賢眾所同病公獨無是古人所難於公為易崇
 深博大精神明通具此眾美亦莫如公別公六年弗往問疾晝思夜
 夢恍然自失晦翁告我公疾少間期明年春同償此願七月王寅天
 降禍災承赴震驚如喪元昆我知公心留恨者三非世所謂壽富多
 男公之所學欲至聖處天不假年吾敢漫許欲告于上陞辭弗能欲
 語其季遺凡莫憑凡斯三者吾甚悲之天乎竟哉誰者尸之遺奏在
 朝遺言在書百世之下寔推純儒設吾無憾情豈能已德容在目睹
 音在耳惟施不贊尙忍道哉永矢弗諼庶其報哉蕭然身衰抱此永
 痛一觴寓誠唯以哭送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一

周參政子充

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
 而蘊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
 佻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僂蠅聯管絃芥拾科第堂堂
 申公謂且克繼皇心是嘉召實班級成均博約館閣柴滯南宮表章
 史觀凡例主盟斯文每食忘噉風涵末疾乘厥勞動歸哉毫祠可以
 自慰鑽仰堅高講習彌勵曾不息黥曾不補射竟隕其生壽夭誰制
 萬斛之舟江海期濟觸石而隕未皇鼓柁千年之木梁棟可計遇風
 而摧乃委薪桂才也何多命也何戾生徒滿門相向雪涕指紳諸儒
 咸惜其逝矧伊鄙夫尋在交契姓不同耳心則魯衛易箒莫親臨穴
 莫祭寓辭西風揮此哀淚嗚呼哀哉尙饗

尤運使延之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二月王寅朔二十五日丙寅朝奉大夫直秘
 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尤表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宮使直

聞大著郎中呂公之靈惟公淵源之學浩養之氣純全之行剛毅之志高視古人不論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墜公生百年獨探其秘障隄末流折衷六藝斯文是賴絕學有繼人言相門必復其始公所抱負表表愈偉謂當億齡世濟其美云胡不淑而止於此嗚呼天乎君子何厲自我職公于今三紀史館從游恍若夢寐去歲池陽敬遣行李問公起居得公報字遺墨未乾邊隔生死願瞻門墻渺邈千里斂不撫棺葬不臨隨一奠寄哀久乃克致追惟平生有愧明義英靈若存鑒我誠意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楊提刑廷秀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二月一日壬寅朔初九日庚戌朝奉郎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楊萬里謹以情酌之真敬致祭于近故參議大著呂公之靈嗚呼英英伯恭近世鮮儔望彼靈府燁然英猷窮經講道不但文字闡孟之戶得程之髓鼓篳振衣至者千里沾汚緒餘亦名佳士謂宜均弘膏澤生民胡為彼蒼賈霜於春董教國子

祭文一

豈究英規載筆東觀奚足發揮賢諫未坪枕痾遽嬰執云大德降此促齡國失著龜士失宗師一涕均之豈惟我悲慕歲賢閣備開誨言同志聯事情好益敦遠離斯何有願長存宦役是靡夜馳夢魂及聞彫亡祗摧心肝生死路殊有淚到泉嗚呼哀哉九京不作已矣斯文一盃往奠以寫酸辛尚饗

丘運使宗卿

維淳熙八年十月一日朝奉大天直秘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丘密謹以情酌庶羞之真敬致祭于故同年兄宮使秘閣郎中子呂子伯恭之靈嗚呼惟子稟資於天溫裕明粹渾金璞玉表裏一致粵自初載潛心聖學窮幽極深反以卓約既誠其身又淑諸人論定疑釋遂專斯文絕學有依正氣有託人之從之如在伊洛格以中庸本之性善疑似亂真廓然大變作為文章不弛不墜純正宏深反偽以樸樸彼後生有教無類幾進誘掖忠實孝義翕然字內是師是承私相告誨識子為榮朴真不敏未及識面癸未叨塵莫逆一見我學冥陋無

友無師脫略繩檢不為時知辱子不遵對非之義握手定交曰吾臭味隨食効官每恨睽遠歲在庚寅合井已晚既忝青席實從子後我教我誨人實憎咎顯允芮公張子敬父惠言好我以子之故又積十年我廢復起為郎樞屬子領太史退食相過分義益敦商略古今或至夜分相彼湖山琴數雪霽連與覽勝餘子莫暨我過必規我疑必質言猶在耳炳如燬日前年子病我獨私憂山川聞之往問無由袍藥武昌尺書一介子疾告平我用自慰暨來江西未獲息肩方圖遣問計音已傳嗚呼天乎曷為其然豈人之尤維以怨天感衰生死天地常理賢不必壽善不必貴不貴不壽於子何傷垂之百世是曰不亡模毀範缺我將疇賴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緘辭千里以寓一哀惟子明靈慰此永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黃教授文叔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某月某日同年生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黃度敬以膾醢情言奠於故直閣大著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嗚呼夫

祭文一

天之生賢其將有意耶夫亦塊塊無私聽其自死自生等草木之榮悴耶有如夫子闡博而淵深明允而篤實何止兼百人之器惟人生之雖厚而所以成之者或不至有如夫子好學而不倦力行而無教蓋日造乎明誠之地故子之強而仕也人皆望其致位卿相推所學以佐明主及其病而歸也則又望其著書立言以詔天下與來世惟是二者必有得於此何盡恨滅而無一嗙嗚呼哀哉蒼蒼者真不可恃邪其藐然而無知邪仁者必壽有德者必貴將亦非其理邪夫何子之者厚而乃渾渾無所為邪嗚呼哀哉道絕千載士安其卑聞見忽異相與詆訾世豈無賢毀譽半之儻羣疑之未亡將扞格而難施惟夫子之為不可及宵乎渺焉其無涯儼動容而正色蓋見之者盡忘其所挾持茲敬義之攸立而與人同者物必歸吾曰以此為天下惜哭之輒慟而非私也士友會喪千里奔馳我寧不往薄宦絳羅因僚習以致真忱音容之不違尚饗

鄭監廟景元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一日甲子文林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鄭伯英謹以薄其致祭于參議直閣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惟我先兄克自立於一世顧瞻四海傳類無幾寧南軒神交契玩其遺編三復與嚼蓋嘗指而告予曰人謂斯人有志於功名者非也是有本有原其道甚粹建安嚴巖曰有晦庵山川發靈其道甚嚴顧合井之曰鮮徒致意於飛緘至於志同道同為僚又同相從久而相與之隆者則惟曰東萊公固嘗論之君之於人述若備施而情偽淑慝悉必照其於事也會不芥蒂而變故起伏獨能得其會通蓋極書之博而執理之要用力至到故靡不昭融是其道甚廣而人徒指為章句之雄者非也吾聞呂氏世修相業代有宗工使吾見斯人之止也將能參酌大申公之大推廣小申公之懿庶幾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嗚呼家庭之言明明在耳孰謂此道終窮於此七月丁丑自天降凶摧肝裂膽忍死有行道遇晦庵嗚呼我以情謂吾兄已矣所可為者唯當敘述其事

祭文一

以益昭其垂世之名行見東萊其遂議所以銘嗚呼此固吾當哀所歷想於君而亦君之任也孰謂輻輳過門而已相從於九京者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向何暇為天下慟哉匍匐入哭載念其私悠悠四海君實我知謂材匪難不用匪易謂我困窮知有命義又謂君舉大好景元所可疵病病在有言我領此意刻骨銘肌悠悠四海今誰及斯嗚呼哀哉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日月不居我將奉吾兄之囊事而君亦且窳矣奈之何其遂至此極也因風寓誠吾不知涕泗之填臆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尙饗

樓寺丞大防趙司直景昭薛剛定象先徐編修子宜劉太博淳叟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原行窮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摹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幾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

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觀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為乎抱道而不得試嗚呼天之生公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膏其毒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則不可以有為矣臥家優游尙足以矜式於一世何疾困之夙昔而逝嘆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錦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者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文豈曰吾徒之私意而已邪尙饗

趙侍郎子直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己亥朔二十七日庚午朝奉郎權尙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趙汝愚謹致祭于伯恭直閣大著作呂兄之靈嗚呼吾友伯恭一代所宗造道自得善積厥躬究六藝之旨歸窮百家之異同傳記所載無一義之不講臺閣舊典靡一事之不遍欲考古而驗今必於焉而折衷發於議論而正平見於文章而春容

祭文一

奔走學者自西自東為教如時雨待問如撞鐘聞其言者悅而服見其親者肅而雍瞻彼婺女之區宛然伊洛之風蓋能發揮大學九蹈中庸達則兼善乎天下舉斯世於三代之隆奈何年不逮黃憲官不到李充久潛心於大業迄不顯其成功獨身後之威名與天地今相為於始終嗚呼去年哭南軒今年又哭公逝者如斯吾道其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尙饗

蔡提刑定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十五日丁亥朝奉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蔡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歿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先聖是憂公有篤志好古敏求網羅百氏貫穿九流卒歸本源以踐以修設世無稱君子所疾公繇妙年厭聞洋溢連中兩科平步蓬室為時儒宗有名有實恂恂靜默似不能言扣以古今浩若決川温温慈和與物周旋遇所不可若砥柱然去國卽家樂道安貧學者慕之其從如雲口授心傳目擊耳聞坐使一邦

化爲河汾國朝文章汗牛充宇給札尙方筆削册府斯其煩蕪痛於去取帝曰此書治道有補經綸之學百不一施晦明節宜偶衷厥宜亦既有廖年未及衰云胡若人而止於斯惟載與公情義膠漆同時書林獨親醇德如蓬倚麻不扶而直出處參辰死生契闊聞訃之日在天一涯哭於寢門涕泗咨嗟有愧古人經紀其家遠莫一觴寧無知耶尙饗

辛殿撰幼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奉議郎充右文殿修撰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辛弃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宮使直閣大著呂公之靈惟公天質之美道學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養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於心極萬變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愛憎以無迹更毀譽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賢而同異者莫得窺其際也任重道遠發軔早歲遠外形體報廢忘味事物之來

祭文一

若未始經吾意迨夫審是決疑則精微正大中在物之理而盡處物之義私淑諸人固已設科不拒聞者心辭道行志得抑將使羣才並用而衆志成遂也乃若生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皆過絕於人要之蓋其餘事厥今上承伊洛遠沂洙泗僉曰朱張東萊屹鼎立于一世學者有宗聖傳不墜又皆齒壯而力強夫何甫軒亡而公病廢上方付公以斯文謂究用其猶未傳聞有廖士夫增氣忽反袂以相弔驚郵傳於殄瘁嗚呼壽考之不究德業之未試室無人而子幼何福善而如是然而天所畀與者其得抑多矣又奚有於喬松之年趙孟之貴弃疾半世傾風同朝託契嘗從遊于南軒蓋于公而敬畏茲物論之共悼寧有懷於私惠緘忱辭於千里寓哀情於一酌尙饗

張提舉定叟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口口日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杓敬致祭于物故參議大著直閣呂公之靈嗚呼

天於斯文忍極表之胡爲哲人相繼而萎聖門郭郭百雉猶庫又弱一箇其將寢際公與先兄同志不移哭寢之慟匪曰其私書來唁我墨淡字敬序文銘幽欲寫深悲宿草未改公已致斯嗚呼位不稱德澤不及時立言不朽俟後世知官貴無稱負愧不貲死而不亡公矣已而杓以使事阻哭總惟演祭致奠濡淚書詞魂今不昧歆此一卮尙饗

蕭待制照隣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蕭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得真本真川海一流呂氏之學在伯恭父洞徹本末雍容出處伯恭在朝未昌厥施毋曰未昌吾黨有依泊其病遠小大歎惜毋庸歎惜後學是式伯恭雖病不病者存薰染其徒培根浚源會是在已與其病否匪足慶唁願君壽考燧同朝之舊叨守于茲將以暇日

祭文一

謀得考疑未酬其心君遠易贊知與不知同一慘惻學至縱心其德乃全朝聞夕可又何洒然二者之辨君已洞識英爽在茲炯炯明白尙饗

木知縣張教授高知錄何縣丞汪司理黃司法陸縣尉

維淳熙八年八月五日承務郎知金華縣主管勸農公事木昂從事耶州學教授張泌從事耶錄事參軍高子是從政耶金華縣丞何洪迪功耶司理參軍汪瑋修職耶司法參軍黃履迪功耶金華縣尉陸適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直閣郎中之靈嗚呼斯道未亡孰司其傳惟公卓見昭微其原的然心要障隄百川講肄于家負笈相先破其沾丐靡不稱賢既拾兩科躋于班序璧水蓬山翻潔儀羽執鏡而肆飾其說組此獨不然昌其門戶陶染規恢敬如時雨夫何引疾閉關細書任重道遠允矣師模青鏡朝夕再躡天衢遽先朝露俛仰須臾遽著幼稚梯出歆歆易屬官游問政餘日曳履未塵總惟蕭瑟嗚呼誰歎能紹其筆金昆之駭門人之密死而不朽千載如一陳腐杼

敬啟薦公室伏維尚鑒

陸主簿子靜

維皇宋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六日戌寅迪功郎新
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主管直
閣郎中呂公先生之靈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繁人是寄惟
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僻儷晦嘗致
侮彰或招忌繼介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
才偉器孤寒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餘摘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
事顏會其學伊呂之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
心黃中處身自賁停澄衍溢不見涯埃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
疾人已聘貽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禱麟
經是嗣杜門養病素業不廢計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
子累疊奪之天平何意荆公云亡吾兄繼逝會未期月公又棄世死
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死匪躬之瘁嗚呼天平胡不是計竭川夷

祭文一

九

陵忍不少侯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遜而退既而以公將
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騰書幾千萬
紙一見吾文知非它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遺大故子忝末第追
歸親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迺江以詣值公適
衝快日至此一見慨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
以取戾雖訟其非不自制公賜良鍼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
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終勤公憂抱以投地鵝
湖之集適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
游以受矻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
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再疾顏天古有是比嗚呼天平胡啻于
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鑄之重豈敢他誘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
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
駑重以奔踉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
省加細追惟曩昔蠡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親講

舉庶幾十篤可以逆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計書東來心裂神碎與
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所厠未辨繼聞其
期不後日至躡屨擔簋登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帷被誰謂及門紳
嬰已邁足跡途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霏不敏不武將以誰
罪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在嗚
呼哀哉伏惟尚鑒

陳同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于
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西向
陳薄幣於庭再拜遣香燭茶酒之酌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
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
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
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
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

祭文一

十

猶孤墜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
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
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猶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
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
何所遭之太慘會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不
未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
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
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
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
尙鑒

陳通判君舉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尙斯文其未熄燼千載而莫旦自夫孔門
之徒盡經術缺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難乎箋
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緝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契律涉九流而弗

昨既起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粵自秦漢勳臣擅其氣略儒雅隆於辭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爲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羞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羣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堅緒振元祐之餘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摶集散回萬牛於絕軌手六轡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又疲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省之初識怪伏烟之方煽及修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若一體之中判年偶同而智選名近似而實遠濫駢驥之先徂望孤征於欵段參移今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冀精爽之一盼嗚呼哀哉尙饗

徐推官居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越三日丁未從事郎新紹興府

祭文一

觀察推官徐元德謹以清酌之奠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昔癸巳之夏元德始獲見公自是以來九年雖其間離合遠近之不常蓋無一歲而不從公遊也公之淵源豈人所窺而崇論宏議不於我乎愛公之宏於物不忤而深懲痛責獨於我乎加問我未學絲髮微進則公慰快俱見詞色至於蹈常守舊新功不生公又爲之咨嗟悞嘆至於再三而已也嗚呼小子何以得此於明公巨人哉私惟貧病有親無養奔走日多受教日寡誓將謀杯飯以飼老母而終身以從公孰謂棄我而死邪有疑孰問有過孰責有志孰依世豈復易有此人哉即其生公之難而究其死公之易誰實爲之則元德之哭公又焉敢以其私尙饗

葉推官正則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人文林郎新差武昌軍節度推官葉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近故主管直閣大著郎中一丈先生之靈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歎續道

術其難知起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昔余之於公也年有少長之序輩有後先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問恨其冥而不白人材今離合世道今開塞彼蒼蒼者之吉凶竟無所考今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開卑見陋士失常心類錯皆豈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徧扣既微厲以並納亦隨才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繼公之後如雷兩之先物咸頽發而若秀流病瘵以筆擯潔黍稷而饋餽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執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千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酌尙饗

王主簿道夫

祭文一

維淳熙九年二月王寅朔八日己酉修職郎舒州懷寧縣主簿王自中謹遣家奴持薄幣敬奠於故明道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夫事有闕天下之大變者非其一死之足悲自古皆有死其生羣焉則其死也抑又何追惟公被服仁義內明外夷力學窮年雖陸寒感暑未嘗少輟而嬉旁搜極取纖大不遺據其會而要其極備其醇而棄其澆淵涵地負溥博無涯用能上窺五帝三王之幼眇下破百家諸子之支離四方之士一誦其文則知其入爲可師不憚遐僻至者遠或數年近或累月隨其淺深各有轉移由其內行純密屋漏不欺故形見之所及其有獲於其君卓乎感通之應篤實之輝粲淳熙之初載公遭家難退止於葵之故樓上既聞其終喪虛館職以待之謂難秘書非其真宜公亦感時節之難遇慨然有志於一施入對所論大安大危出焚其葉時人無知遂登者庭遂攝郎闈李莘矻矻晝講夜惟當道學缺裂之餘而欲起千載浸衰之統處南北分爭之際而欲成萬世不拔之基志勤事左曲高和稀赤心異議或笑或疑公不爲動有徐

其馳區區之所恃者天地鬼神之靈陰贊默誘使得卒其所爲會未
少幼而嬰疾廢死者蒼蒼者不可問吾將以咎夫誰耶始僕訪公中都
坐語未竟公喜見於睫眉教誨往復八年於此情益厚而不衰願力
行之弗遠迄未有以自別於衆人孤平生之探期意公少留將從公
以卒學公今逝矣僕將嚮歸惟新相望哭弔不時斗酒往酬侑以此
詞語言有盡肝應莫披浩臨風其長慟蓋不獨以哀吾之私也尙饗

陳教授益之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生迪功郎新差充寧國府學教授
陳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主管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性
命死生之際聖人之說已定至其偶有不合初不以爲天道之病故
道之廢行歸之有命慟哭顏天祇云不幸後來諸儒聞見單醜迺有
是耶非耶之詎復有都不省記之疑持人事之區區較造物之殊鑑
我觀三代而下抱道懷德之士與材略之閒出欲規爲於一世或終
老於轍環或中流而斷檣自古若此者何限豈有志之皆濟君子惟

祭文一

十一

於未漸盡以前斯不虧而不愧彼世俗之所欣等劍首之一嘆苟吾
有不亡者存雖夕死其奚悔萬形骸之須臾任大化以安計嗟若先
生奪去云速方其出而震呼一世共倚爲彝倫之福嘗有位乎表著
件流川而裕谷不挺刃以浪戰不閉關以立獨異端披猖見睨自縮
諸老異同兼包并蓄折兩端之實衷歸方來之懿宿蓋已法古人之
純全非並涯之一曲公海內之評議翕上下以交賜一日病廢萬夫
蒿目縱欲託之空言猶莫登於半牘至此可以言命之不幸而無所
致問於茲哭也雖然間則不敢猶將有言昔伊魯之會指布條分亦
各用世所聞益尊先生整前修之絕緒欲共持於未泯艾東南之舊
翳開晃耀於枕昏方將舉慶相之鐔問此位之幾存闕明月於山河
驚螳解而鷹奔又未知夫更數十年之後付此事於誰論此治在築
室之友所以拊心長痛而不獨謀之一二登門者也尙饗

彭刪定子復

維淳熙九年歲在壬寅五月庚子朔越二十日己丑從政郎新差充

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彭仲剛謹致酒果脯醢之奠酌于故大著
郎中呂公先生之墓而哭之日嗚呼道喪千載紛靡有定朱與涵育
百年六聖有開洛伊獨得其正洛伊之傳其派爲感流日以遠罔所
審訂或小習而大遺或理研而事屏姑行行而誦言靡見禮而知政
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又惡在其窮理盡性惟公生之雖晚獨聞知而
甚徑如海斯涵如玉之瑩貫千載以馳騁攬九流而考評上深窺於
姚姒下不遺於管甯論往古而知變施當今而有證備百物以不廢
剝一心而獨罄會不流以不倚亦非虧而非剩可謂淳大富博精微
潔淨本末細大之具舉而表裏顯微之相應者也蓋將續墜緒於欲
絕回大明於將暝光先烈於申許接正傳於會孟此天下或未之知
而有識之所私慶願其道之將行而公身之已病退以屏處頽然順
聽意沈志之浸釋俄一朝而長暝嗚呼哀哉我觀近歲人物不競匪
其淪亡則或踰登曰薛曰劉曰張曰鄭相繼不存有淚如逆屬方出
逐鄭建州之哀而公之訃音連併中心摧折欲以誰訶何彼蒼蒼者

祭文一

十一

之無情抑豈昔人之所謂命昔我初筮有目如嚮微公開明衆墮坑
奔前年過公力疾相迎雖屬體之方苦猶無言而不贈今亡矣夫吾
誰與敬陳薄醑於宿草發長號於荒徑哀則有餘辭不能竟嗚呼哀
哉尙饗

袁縣尉和叔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迪功郎新江陰
軍江陰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袁燦謹以清酌之奠致昭告于
故宮使直閣禮部先生呂公之靈嗚呼昔在先正德業崇大施及後
昆典刑斯在公生相門卓爾不羣思大其家無忝前人氣貌溫然天
與渾瑊有是資稟而力于學其學維何源流會通磅礴萬古叩之不
窮浩然溟解靡物不容喜愠不形潛養之功其大無際中有至精辨
析儒釋正塗坦平經綸斯世有綱有目成法具存古道可復茫茫土
宇豈無才士孰如夫子兼有衆美帝曰汝賢萬人之英官之虞庠登
之著庭忠言造膝虛己樂聽俾贊邦禮大猷是經帝方卿之俄以疾

聞妾寵其歸中祕是直會未幾年亟復舊物志不可奪遂其優逸猶能講明爲後學則善類憐憫日俟康復一朝千古愁遺則弗嗚呼哀哉四海師資淵零無幾夫孰謂公亦止於此百爾君子誰不痛傷矧我晚學屢升其堂我昔求友自謂有得一瞻德容茫然自失有懷誨言敢不銘刻聞公之喪欲慟其帷力不逮心顏厚悵怵英風偉度今其何之聞之古人死而不亡千載而下猶有耿光我雖懸冥尙自努力期于有成以報公德薄莫一觴姑寓遠誠遐想聲容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尙饗

俞縣丞兼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有三日丙寅從政郎新台州天台縣丞俞亨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大賢也不數其生大賢天固有意於斯時惟先生之降才得天粹之純微悟成性之正大造學術之精微發微言之淵蘊昭聖道之光輝紛百氏與諸史胥極深而研幾下帷受業千里師

祭文一

五

資出入朝廷善類焉依凡一善與一能必曲成而樂推譬如營九層之崇臺歸廣博乎其爲基嗟百年之幾見真一代之元龜謂天既以斯文而付之必以平治而屬之夫何位不登於三事壽不究於期頤用方俶而俄疾將有瘳而遽萎山頽梁壞天不憚還嗚呼先生逝矣舉世悲思不可復見矣然而音容雖寂而緒言餘論可釋可思精爽猶在而高風勁節可仰可師雖民之無祿喪我哲人而其不死者固未嘗或虧亨宗項繇關夏獲親色辭宦學全華實教載之道無間於精粗理必析於毫釐從根荦而芽孽非先生而其誰屬去歲之云暮亟問安於講帷誨諄諄而益切慘不樂乎言歸會別日之幾何忽訃音之遠馳恨卒業之永已竟中道而莫追寫此心而往奠潛涕淚而淋漓嗚呼天之生大賢也乃至於斯尙饗

李縣丞深卿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七日庚午門生從事郎新紹興府新昌縣丞李泳敬以香茗之奠敬昭告于近故官使直閣郎

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如五總龜山輝淵淵溢爲文辭世所推者第衡氣機孰知先生何有於斯迺其醜編萬頃之破澄之不清涅而非緇雖親與昵莫得而窺惟誠與敬德自天姿加之學益睿于思心疑形釋與道委地四世一散源流可推顯微本末一貫無遺仕行其義寧計崇庫亦既行可羞於詭隨駁駁進擢條焉呼醫帝亦念公安否是咨相業之傳百未一施胡不憇遺入輔龍墀否則眉壽後覺所資推明聖學力疾忘疲問字填門講論莘莘任重道遠萬化莫移業之所就春秋及詩書猶未竟適止于茲嗚呼哀哉冰生何幸親見紫芝博我約我戒以多歧薄宦北來尙斯振衣舟移夜半迺哭靈輻嗟嗟前輩晨星稀微南軒往矣公又其萎斯文疇主後死疇依道之不行世不我知如二先生豈不逢時帝方簡在天則奪之嗚呼痛哉尙饗

祭文二

六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學生呂孝祥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生直閣即中之靈嗚呼人生在三師教居一天地雖判斯義已立學必有師傳道實難兼蘊之差流於異端先生之學蓋審其是沂而求之有源有委天資純明又生德門中原文獻生長見聞過江諸賢或仕或隱升其堂與悉扣所趨退而博學歷掘窮探天人精殺事物本原幽無不燭細無不察道雖深造常若未達德成行尊乃淑諸人始于一鄉善誘循循聲聞四方學者雲集難疑答問摛衣造室質有厚薄材有短長漸摩訓迪愚明柔強匪唯學徒潛悟默審凡過明庭心肅氣屏育材之樂若將終身出以行志仕非為貧小試于朝儒宮學館職思其憂靡擇繁簡志則未遂疾疢乘之時論墜惜扁舟東歸掃軌杜門與世疎闊左詩右書研究願末人或有言傲精勞心孰知其志欲詔來今嗚呼山林鐘鼎卒亦非我寂寥滯泊云胡不可謂將歸休著書立言庶裨後學可披本根如何昊天亦奪此志絕筆太初大事是記貌是諸生受教實深施等丘山報未蒙分豈

祭文二

三

謂一朝終天永訣相顧悲摧清淚成血音容未遠儼如在堂矢心以辭敬薦此篤壽言在耳竇同佩服尙期七年師門不辱尙冀

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呂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一月二十七日庚午學生呂孝祥等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天下之善殊塗同歸不有達人孰知其倪有事于大不精於思脫略低悟道烏乎資有研于微或流於私蔽於不通終身不知較量二者其是非惟吾先生罔偏於斯體大無倫莫測其涯精思無間不見其疵視古作者并包無遺步武之寬不失其馳心之所立恢張其基力之所及罔虧毫釐過密輝耀安帖無危匪矜匪盈以虛自持施之於人不驚不疑有叩于我傾倒吾厄青燈夜話伶騷類披弟子進言毋傷于辭曰我樂此不知其疲凡是樵倦匪云有宅廣淑諸人不私于己人或可言莫之敢鄙稱其艾夷俯就其器觀望有成何啻於子父之於子曷云其已先生於人厥功大

矣嗟嗟此理自古而然先生之死我又何言言乎子耳行兮於心昔也升堂每見其人今也則亡傷如之何悠悠蒼天負恨何多嗚呼哀哉何喪

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七月初一日己巳朔二十九日丁酉學生呂孝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先生直閣即中呂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小祥奄至夫源深者澤遠德厚者流光去德人兮未久道若闕而日彰會日月之幾何乃于人之遽忘知百尋之巨木生巖峩之高岡飽風霜以自固抱純和不傷忽一旦之暴折宜膏流而液洋縱斧斤之相尋及於人而固廣幸吾黨之及此況揮衣而升室既歲月之未久沃清酌於煩腸忽後日之有感自昔時之激昂發誓聞於新知知在人而未亡昔先生之深慨望良朋兮不生慕子產之自始謝申徒而有明雖夕死之可矣言不改於尋常推孔明之用心欺人之未嘗念夫人之進德思已過之不遑彼死生之難大在所守之彌剛痛音容而逾遠味其言而逾長諒有志而於此豈存亡而變更願以今而念昔得不於心而悲憤想神兮尙存庶來歌於一

祭文二

三

鳴嗚呼哀哉尙喪

高元晦等 泣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某朔某日學生高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東萊先生之靈嗚呼百世一賢有若比肩聖未邇隆將二百年吾道未窮公生其間演排異端研究大學志慕前修手援後覺行世仰止文世師之晚進俛俛如客得歸彼怪于文鏤鑄出奇公文渾然不事剗削彼險於行內阻外夷公行粹然表裏不欺天以全德界付我公無一點泥由初迄終公之純誠自頂至踵一毫之偽未去猶恐公之嗜學雖病猶篤屈指歷數唯公也獨分教嚴陵言采其芹土子四來匪直嚴人鳴道上庠諸儒霧集得公片言楮藏十襲校書天稟兼官南宮人為公榮公無矜容文鑑之編選差擇精明明天子錫時嘉名大事之記有源有委匪襲馬遷日積左氏公所停蓄百不施

一其著河江其出消清曷云其孝慈遺則弗某等賦性類蒙蹟蹟其
開荷公提耳塾以驚雷戴德莫酬拊心永哀凡今之人賤目貴耳後
百千年公愈尊矣家有公文人誦公德麗澤之名終天不沒豈若湛
潭草亡木卒昔拜而問今拜而哭泫然心盡如刃之觸向餐

江必東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學生江注盧球吳
儀鳳王抑方自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
嗚呼先生之於學者其道如春陽之及萬物方欣欣以嚮榮木氣氤
而吐芬蓋將歛其華而苞其實以為斯世之用也夫何不仁一旦而
奪之哉嗚呼其莫我祐矣夫斯文其將遂喪矣今何其禍之至于此
極也且道之不明有自來矣高者激兀而不入於事宜下者抑詭而
不臻於理義是以一身未知其端則固無淑人之功用莫得其要
則豈有濟世之理惟先生生而醇和不為過人之名學而粹美實有
可施之效發之中而上下無不該置之平而小大靡不盡故教人而

蔡文二

五

人易從感人而人易信及其臨宜制變則毅然有不可犯之威當可
而動則奮然有莫可易之節測之而益深迫之而益裕者此則人所
不可及也斯誠當代之真儒有國之王佐矣人之望於先生者何如
哉今進未能極其施退未能形諸言俄焉至此豈天之不欲生斯人
也邪嗚呼為諸生者宜如何哉注等被先生之教既久及聞訃音力
不能預於易簣奔走道途冤訴無所撫柩而號陳辭以誄嗚呼尚餐

鄭唐卿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三日明道直閣禮部東萊呂先生葬
于婺州武義縣來蘇鄉前一日甲戌是鄉受教之士鄭良臣逸登發
王綸乃陳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先生之靈嗚呼謂天
生先生其無意耶則光明碩大之德卓犖宏偉之材天下以為宗主
朝廷以為國器謂天生先生其必有意耶則予之以生知之質而焉
不究於中年賦之以開濟之業而志不施於萬一是則蒼蒼者固不
可詰而盛衰消長之理先生平日之所素達而學士大夫於焉痛惜

者蓋斯文將喪而民之無祿也先生之學道統正傳精粗本末渾然
大全發明經旨默契昔賢諸老先生成謂莫先先生之文遠追大雅
二典三謨肯隨班馬垂光簡編燦如星夜當代一人孰繼其下先生
教人化如時雨務在躬行匪專章句有來媚學隨扣即吐高明矜飭
愚柔警悟先生在朝匪躬盡瘁愛君憂國位則有制申許動業青龜
壺繼帝將用焉風淫為崇嗚呼先生平生易其沒矣木壞山頽見無
日矣後生小子將安述矣愁遺之嘆誰其郵矣良臣等于今四世膺
門獲登惟二三之小子實教誨之大恩奄一夕而莫追痛涕泗之橫
零遺轎車之夙駕想英靈以如生阮君之履增千載之令名虎谿之
水流多士之哭聲幸松楸之焉依尚築室以躬耕誓子孫之相傳以
毋替乎厥心尚餐

羣叔子勳仲

王拱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門人羣視同弟
豐瞻謹用香幣清酌之奠昭告于明道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

蔡文二

木

生問學之粹允蹈古先源委洞澈率觀厥全挺然山立續已斷絃世
無孔顏孰知其賢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夷開闢縱
閉握其樞機世無韓杜孰窺其涯先生之識之才之美傳經之餘大
事廣記始筆于周具著倫紀世無子長孰述其軌先生之書本詔後
覺彼姝者子牢絀固鑰室邇人返終籍籍相世無侯芭孰抱其璞兼
是眾有靡矜寸長如玉在橫抑鬱韞藏發於持滿道則大光帝日汝
來國之貞良再入東觀轉對文石造膝陳謨古之遺直將昌其言以
厲百辟豈伊郎潛册府是職志未克究末疾附體善類所期勿藥有
喜廢臥里閭乃謝當世培漑松菊日有幽致嗚呼哀哉七月癸卯人
之憫凶天不可問遽殞宗工疾不頓呻曾不飲容樂天知命恬以正
終吁嗟先生道有隱顯茹古涵今隨寓則見其在東南戶外履滿授
業于門分魯之半封殖後學如苗之秧為洗蒙蔽觀我堵墻自昔聖
賢未有不亡後得所付庸復何傷季氏孝友向克繼之言念先業警
戒自持經紀寧事罔稱于時哀稱其服行路所悲矧惟睨等幼侍几

馬飲食教誨愛釣子姪父師之義有死無易庶幾夙夜毋墜所獲明
招南麓先壘是附野牧山樵知敬此墓霜風淒淒丹旄斯舉悲來填
膺涕泗如雨嗚呼哀哉尙饗

丁少瞻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學生兩浙轉運
司進士丁希亮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近故宮使直閣大著郎中
先生之靈嗚呼混百川而爲一者則見江海包萬類之不齊者始爲
天地在人物而合德迺古今之間氣孔孟之道既千載湮沒而不明
伊洛之學又一時興起而未備非特與俗而多迂雖欲救時而莫濟
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旨隱顯小大之書
無所不攬其粹以是爲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英偉奇傑之士則與
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論正心而誠意好古慕遠之士
則與論制度紀綱尙文茹華之士則與論言語文字以致隱逸之徒
進取之輩莫不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志解毀方以爲圓

蔡文一

七

匪持鑿以投柄是故合席而議者不止一事而足負笈以從者不遠
千里而至迺知教育之甚廣容受之甚大若迂而不切者雖不免季
路之疑然則而難掩者亦何傷武叔之毀譬如泛溪澗以自得固不
知浩渺之表滋雨露以荷生孰能出範圍之外嗚呼既生斯人宜有
其位方上意之所嚮奈病起於俄忽徒人望之所歸止年踰於強仕
然則盛衰之數果不易知生死之理竟復何謂所以聞計之日不聞
賢愚使默者發嗟而剛者有淚當善類之失依惟私心而獨慰孰謂
先生之道竟窮我謂先生之道未墜昔元齡魏徵所以佐成貞觀之
治者雖未足道凡平日往來講貫於河汾者豈無所自雖前後之事
不同而公平之議有是何悼古以儆今可長吁而太喟希亮登門雖
後辱教無愧自高之失則戒之以謙下自喜之過則勉之以韜晦從
斯言之一發爲終身之所佩念遺墨之尙新忍終天而永棄竟使夫
三月之約而變以一篇之辭華號莫及意失心悸尙饗

趙提刑景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門人朝奉郎權發
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輝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破故
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聖門榛蕪踰千百年爰自伊洛道學
始傳士識所宗斗柄揭天唱高和希幾若墜淵先生後來拱手直前
獨抱遺書潛幽極研號於四方與相周旋曰吾此心可爲聖賢惟聖
賢知居民之先有隆有汙有醜有妍裁之使中不倚一偏四方朋來
猶蟻趨羶鑽之仰之慕其高堅少施緒餘科第聯翩學博詞宏春容
大篇寘之成均譽流塞川道家蓬萊選稱列僊尙書郎曹應於星躔
英才盍簪往筮其聯汗之簡青握之蘭荃帝念斯文浩若雲煙略穢
集清使以類編書成歎嘉寵褒亦專譬彼鷓鴣謂富騰鸞紫樞黃閣
萬類陶甄否則法從輪苑經進胡諗以疾去國莫率華閭眞祠壽弗
少延豈道之窮而命之遺善人云亡相視涕漣燁昔從公成章斐然
泥彼糟粕以求蹄筌微發其覆奚覩大全一別範模歲月屢遷大江
之東憲被拘羶計來莫奔省躬有愆千里致哀肅此豆邊師資之義

蔡文一

八

敢不勉旃尙其遺壽服膺拳拳靈兮有知鑒此誠虔嗚呼哀哉伏惟
尙饗

邵元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門人邵律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道貫古今必有
其傳其傳實難繫自于天大責攸付抱負罔偏行存乎人即賢傳賢
其統至一出處後先爰及我公生固挺然家世典刑有委有源上考
大統匪間歲年師友見闕展轉究研不敢自己久而益堅謂道之大
包涵無外百聖所關必有其會萬世所存是倚是賴循環既往爭盟
爲最木鐸音息異端肆害義利殊轍治道益戾正邪之差消長否泰
桔樞誇功膏澤不霑珍羞爲常稻梁乃糲公力明之毫釐不貸大本
之彰付網於網性命之微精一混茫六藝之奧手調宮商諸子百家
亦總其長歷代之紀變化與亡皇朝治體列后垂光剛柔斟酌闡
地張公悉淹貫渾渾洋洋由述會心中于四旁當代著龜有卜必償

金華葛爾拒衣駢果公闢其秘的示要旨在荆棘中坦途方軌昨蘇
今夷木亡彼此道廣求眾四方至止應如撞鍾虛實自揣大如鐘繡
陶仁於鄙委曲成就落華綺士無智愚淺深濼消昔慨聚散忽隔
生死公心常虛接物問拘名塞天壤冲焉塵居劫已嚴切外恕以舒
櫻諸篤實同風自孚凡進而見退各自娛今其亡矣誰則不吁公之
燕聞天樂于干無益可懲復智於愚是壽考原戕賊則無疾胡攻之
而乃遠徂惟公之位從容一致其居芸閣枝響盡萃德容在朝物物
春意言之温温實博其利迨天子知斯疾已崇歸來拂榻初志或遂
於名教功厥報宜備禱之攸萃豐也何愧匪豐而薄袖手不試是亦
弗享云胡不啗自公之歸愈窮希微雖不諱告大義孔推長編巨帙
成我矩規要功悠遠意固可知十纜一二胡公遽遠公處死生晝夜
自移全而歸之曾何增虧後學何望吾道孰尸公堂忍升公書忍披
嗚呼痛哉言與淚離嗟我蠢魯寂寥聞睹束書四方愿于荆楚堂堂
南軒設教彼土亦殿函丈沐以膏雨歸來見公幸哉無拒辭色降接

祭文十一

親訪逆旅已而兼收列弟子位欲濟其偏亦謂可語惜也貧果宛繫
旁午聽教雖希檢身是主忽哭南軒湘江淚痕所可自慰幸哉猶存
期諸終身畢志公門事乃至斯反覆究論譬彼巨木幾年本根陰瓦
延茂蟠卧蜿蜒一旦摧折雪霜歲寒於亡念有秋風雲昏回思拜公
二十寒暄其間可恨欲吐還吞天之盈縮生豈無屬公之至獨髮鬢
可卜澤兮及民豈曰不欲病孰使之此理公熟書復斷章誠豈竟蓄
公之儀刑儼然在目日月經天不泯其矚所以不泯誨音猶續庶幾
題勉公門不辱奈以告哀哀餘不哭尙享

吳縣丞季益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八日辛卯學生從政郎平江
府吳縣丞吳友聞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大著直閣郎中先
生呂公之靈嗚呼賢不徒生天必有意將大振於斯文以均福於善
類故鍾以至粹之質而遂其欲爲之志何天於公厥理或異既厚其
資復培其基度量江河之渾渾德名山嶽之巍巍志剛健而不息善

聞見而弗違斥吳端邪說之皆正惟往行前言之是師趣不局於卑
近學必究其指要探披羣史而會其體統研窮六義而闡其幽奧涵
泳道義雖簞食陋巷不能改其樂雍容進退雖榮名貴勢不以易其
操凡見諸踐履之實默蘊平經綸之妙後生自賢正學不傳樂於善
誘隨其所偏發聖祖之精粹示古人之純全吾道賴以主盟澆習爲
之變遷入官學官爲師儒式進典史事直褻貶筆崇論竝議長慮遠
識羣公碩德就問解威士方待其獻替眾正望其設施忽疾疾之交
攻幸氣體之未衰庶志行而道伸迺梁壤而山頽則世所以生斯賢
者意果何在而天所以厚其資者事何可期仰蒼蒼而致詰曾冥冥
而莫知嗚呼哀哉公竟已矣百聖之祕孰發其旨羣籍之訛孰訂其
是正本大原孰會其紀晚進後出孰提其耳斯文將何所屬善類將
何所後嗚呼哀哉公竟已矣矣友聞執經歲久聞教日新願鄙夫之空
空佩誨語之諄諄思振衣而卒業迫奉微而爲親違警教而未幾倏
訃音之駭聞齋天年而弗子何造物之不仁屬蒞官之有守悵哭柩
以無因惟隕淚以如寫豈緘詞之可云尙饗

杜伯高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杜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道出於天匪人孰尸人傳
斯道天願祝之昔孔聖之有作惟願淵其與徒曉彼命之不脩亦惟
天之喪予蓋斯人之既亡而一貫之道始屬於參乎參之所傳由彼
暨軻中庸仁義流爲一波自軻之死孰探其原豈無諸儒攻析鑽研
或攪其粗而據其偏願所擇之未精則亦莫與於斯傳惟我皇宋道
盛生賢瞻彼洛矣斯文蔚然興起未幾而復墜願是非紛綸莫或控
衆其勝復盛衰雖出於人而或者其天也後生晚出孰承各守
其迷而術其能至是而先生之輩與焉先生資質渾龐瑰偉譬彼良
玉德具眾美問其師友窮極淵源問其世家儒風百年六經之旨有
顯有微先生究之刃解斧斯百家之書或正或奇先生總之錄瑜棄
疵三綱之懿庶物之情大無不察小無不明操履之醇文章之粹厥

實既充厥華自肆蓋凡往哲絕傳之道前輩僅存之學既延延厄塞而不可通者皆有以阻其英華而涉其治博矣嬰疾而歸三年于茲幸節宣之調適而光明之維熙方將地諸儒之說以折六經之同異撥羣史之要以存百代之興衰昔斯道之所繫而將來之所資規圖之未就歟星隕而山鳴嗚呼謂天愛道先生曷生亦既克生胡壽其齡自昔聖賢身雖混滅而傳授之有人則其亡也未始不存今先生學方至道而從遊者蓋鮮及門忽焉長逝其學與身俱往將何自以追尋豈不惜哉豈不痛哉嗚呼死生與廢惟命與時豈敢怨天先生有知尚饗

石教授應之

維淳熙八年某月某日門人迪功郎新無爲軍軍學教授石宗昭謹以清酌庶羞祭于直閣郎中先生之靈不肖無狀得附在弟子之列八年于茲墮於氣習之偏局於聞見之近沒溺於習染之舊負先生之教益多唯是宗昭昔者從事於場屋自應覓官之外無它志念晚

祭文十一

士

選

從四方之師游一時見聞稍變易而氣薄不任已竊有自喜之心向非先生哀其愚而拯之察其可教而辨之明誨之詳也則石火電光安知其不自以爲是管見蠹則安知其不自以爲足邪自今觀之無能改於其舊而自知其不才久而益明委心於師友之間久而益信由是而往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教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敢忘也今年夏拜先生於家越四十有八日而後別所以剝落瑣挫者益厲使知其中之實無有而凡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賴所以獎勵扶掖之者益切使知天下之義理雖無窮而屏屏就實循序歷階則自可以漸而至所以提挈而益勵之者益遠使知古人之所以見於世大氏度越倫等不沒於凡近而吾之規摹已陋步武已狹則安能相望於庶幾若是者恨恨乎其有加重豈平其不僥至於肯綮之會盤錯之所蓋有愚鈍之所未喻意解之所不及者矣而先生反覆開論旁通而曲引連日夜之不休苟不至於理順冰釋則先生之意固未慊也嗚呼我生獨何幸而得此哉此而自棄是

真非人類矣秋冬之交將束書以繼請而是月子約書來先生又賜之手札曰冬初歸越必踐見過之約索居殊鮮漸磨之益日以爲望也後六七日而先生之訃遂至嗚呼其言然邪向者之別期以數月而遂終此天邪六七日之前之書墨猶未乾而遽至于大故邪然嘗自念比歲以來世之先生長者零落殆盡况吾先生取數已多造物者肯久見捨乎獨謂病廢之後已無預於斯世矣勉藥強飯聊以不死耳若是而延之數年豈不可得而亦竟奪之是獨何哉茲豈非學者之不幸歟諸生之淺薄固當得此歎如宗昭之不肖無狀亦將終是而止歎嗚呼凡先生之所欲教而未及宗昭之所願學而未遂者繼自今皆已矣如此尙何言哉雖然以先生之在亡爲勤情而無得於已取辨於師門而不公天下而往求焉亦非先生之所教也是則不敢不勉矣一奠見誠且以敘胷中之所欲言心緒憤憤不復文理惟先生鑒之尙鑒

俞司戶德載

祭文十二

士

選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先生呂公華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月二十八日辛未門人迪公郎新太平州住戶參軍俞厚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自周失其政魯失其師大本浸遠小道爭馳智士仁人莫知所爲才高識短學博志卑秦漢以下智數之持間有作者舉世非疑關洛程張千載一時大周天地細窮毫釐博淵泉時措之宜日月方升雨雪其滂我思古人禹迹茫茫在溫之埃在衛之陽在江之東在閩之傍六七君子邦家之光於是先生晦明溫良追配前休九疇三綱江合海育密知自強乾健巽風迭運其常人謂先生自明日用尙隔民事難喜康共誰知先生行獨字矧權衡萬物大小輕重舉切吾體痒痲疾痛由魯之道反周之政遞世不知亦安之命起之師備登之蓬瀛將復大雅鴻漸于征天子曰嘉以德斯世僉曰宜哉忽以病廢猶力自扶歸淑其徒大明王道以究厥初乾之初九復之六二春秋不作大事有記嗚呼三四年間氣脈頹薄海內師友相繼殞落環視仰瞻孰耐其傳痛之至

者言不能宜尙舉

陳可戶庸仲

淳熙八年十一月三日乙亥葬我東萊先生明道直閣禮部呂公前
三日王申是為十月之晦門人迪功郎陳孔碩哭奠於柩前而告以
文曰嗚呼伊哲人之云亡兮吾將誰九將九乎天天茫茫乎其不可以
問而求也將九乎人人亦何辜而罹此閔憂也抑吾道之當厄其世
運之未休也不然温平之春何一變而為凄然之秋也先生之學積
於成已而見於成物故措諸身而甚安施諸人而無傷先生之識致
詳於其粗而超詣於其精故委曲乎酒掃進退而昭灼乎鬼神死生
先生之理義不遺於其小而不警於其大故能充宇宙而無所歉入
芒忽爾無所礙先生之術業淵源於古而參稽於今故能遠接千歲
之意而近愜斯人之心觀其容莊而舒可親而不可欺聽其言約而
公可釋而不可窮置思慮於平夷不偏倚于一曲彼狂狷其來即亦
海涵而春育嗚呼今其已矣孔碩槁然無有最後登門先生胡取尤

祭文十一

志 夢 選 慶

我倦倦始與我之太過方跬步而欲前俄責我之太重覺措足其實
難以先生重厚之質尙時有不足之歎如孔碩之頑然而薄其何以
瞻先生之旨尙同志之推挽不負公於九泉嗚呼尙舉

王子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三月辛未朔二十有一日辛卯學生持服王
遇謹以香茶酒果致祭于大著郎中直閣呂公先生之靈嗚呼孔孟
既遠諸儒說給荀楊未醇離其善鳴聖學不傳千載晦冥專有程子
自任以興抽發秘奧昭若日星斯文在是學者宗盟厥後傳聞微失
其真忱惚險怪蕩而無徵出入異端是非相乘先生病之苦思潛精
友一二公講學辨明搜剔指要詭言是懲知聖可學非由躐升猗歟
大哉有功於程上追洙泗脉絡相承一世觀瞻以為重輕夫何凶問
遽及柴荆嗚呼哀哉載惟先生二五之會渾然天成不事矯揉左規
右繩人所難克如水東傾人所忽易如器執盈德量海納神宇淵停
陽春之和高秋之清允矣君子真哉其人天不慙遺奄忽徂征人無

智愚痛恨失聲未惟小子師門夙登方在荼毒義激襟靈為位而哭
豈其私情聊陳薄奠以薦微誠尙舉

邵主簿德醇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五月甲子朔十五日戊寅學生迪功郎潭州
益陽縣主簿邵朴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虔告于故宮使直閣郎中先
生之靈嗚呼天之生賢者也世每患於不敷幸間時而一生豈貴之
耻得無望於先覺負戴紛如迷塗墮境而遽奪之指南豈造物者之
不仁而為此天殛也哉昔者天下之既嘗以言利而稔毒羣蚩以
甘帶戰觸蠻於兩角揭仁義而起頽風必有君子之正學孔氏以來
百喙爭鳴傳之得其宗而粹然不駁邪說以息詖行以距人心以正
蓋其道不止於私淑干載而下聖道晦蝕借玉匙而啟玄鑰德人孔
嘉發其源於伊洛嗚呼我公之生負浩博正大之氣輝高明卓犖之
徽仁以為己任挺挺獨紹於前作其在闔門雍雍穆穆道行在席內
外輯睦其在鄉閭恂恂粥粥徐行折枝適順彌篤其在黨庠不猛而

祭文十一

志 夢 選 慶

肅致知格物為飛躍其在館閣是正實錄筆端江海涓流漸陸其
在禮官謹司其局若緩而切從周郁郁其志存乎朝廷輟轉不忘於
寤宿忠誠懇惻而倦倦若不足蓋其中皆格君之事業而見諸外者
特太倉之一粟嗚呼世態離矣人嗚其華公守其樸人欺其明公謹
其獨彼挾才術智徒窮心於一偏一曲以輕權為異趨謂吾儒守正
則優而應變則局不知智者行其所無事何嘗數計而龜卜才全而
德不形應羣響於虛谷故公之學以正心誠意為根本陋計功謀利
之習而泊然無欲置策履視聽言動之微其誰望於高蹈固為己之
當然初何意於矯俗瑩乎白璧之無瑕湛若秋波之澄綠揮日觀而
眇八荒架脩梁而持厦屋以公之有志於斯世而天豈能無志於公
胡為祭吾徒之私哭也地道上行經緯禮樂風鳴岐陽蓬艾嗚呼位
猶不稱其德留驚一病之不藥養痾就閒可以獨樂願迺左右經史
析微昭或忍孤此道於不續公之有志概可以見於斯何為壽不壽
其仁痛佳城之埋玉嗟予小子質魯無似自公發醴難之覆天地之

純全若在吾目矣私欲之難克學力之不充抑不為無志於江漢之
溷適以漆雕之未信而從子張之千祿捧檄湘濱嗚昔之夜夢公如
平生野服逍遙進而誨之以易卦之復嗚呼我生無良何以得此於
公之精爽而懲此齷齪是猶欲洗童心之糸而還其既放之牧摩其
生也榮不能朝夕面丈以究此道之孔卓其死也哀不能躬臨其穴
以痛百夫之莫贖千里傳鴈薦菲誠於一昔尚庶幾畏此簡書以無
負於公之教育嗚呼公身雖亡猶有不亡者存痛哉吾徒之冥行而
莫燭也伏惟尚饗

李中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李知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有盡之寄天壽同歸無窮
之屬日星與垂我觀遊川靡停斯須砥柱中屹不與逝俱嗟若先生
今也則亡系續聖緒微言孔彰五馬渡江衣冠遂東正獻之學則萃
微公枕膝所傳更為穎脫極其波瀾斥大迴闊泛觀博取上下千載

祭文上

李中甫

如鴛駢過都歷塊土陞於學淳全莫窺返關固拒周以棘茨先生
闕之四達其戶並指多岐獨表正路伊洛之微我滌其源脈理交貫
疏為百川匯為溟渤鬱為雲煙散為雨露滿入凝謂不時用厥用
已夫謂不時棄翰墨其細爰從博士細書中秘朝廷之文僅以有遺
傳詩三百私淑諸人曾未脫菑遽沒其身嗚呼哀哉卧病在家屋漏
巷窮有來揮衣英語從容孟飯盤蔬居易待終無傷於異無損於同
胡費於天而天厭躬不怒遣一俾究聖功嗚呼哀哉知微早登師門
見謂靜頗誘掖教誨垂三十年小大隨扣不扣則默坐運四時頽然
其瀟灑塵清席孤燈斷編有欲者人無欲者天誓言卒業朝夕往踐
青題見命盈幅瓊瑤云何不淑一逝莫返賦詞千里聊敘悲悅嗚呼
哀哉尚饗

書復贊

友人朱熹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
庇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脫於

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歸矧是丹青孰形心曲雖觀
之者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

祭文下

李中甫

哀詩

金華陳良祐

家學相傳久天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勞史筆追遷左詩編繼鄭毛淵源有如此沾丐及吾曹
講道東陽郡門生數百人從游傾里社忻慕滿朝紳仕宦淹難進聲名炳不泯伯牛有斯疾夫子亦悲辛

南澗翁韓元吉

青雲塗路本青蓮聖學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卧疾山林今嘆我華頭傷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諸生續舊編斗酒無因相沃酌朔風西望涕潸然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憲文

公侯袞袞世多賢道學淵源見粹然隱几不忘當世事談經獨得聖人傳春容蕭什西崑上焯焯聲名北斗邊天理難離人莫學忍看埋玉向新阡

東詩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主管勸農公事邵浩

三相流風遠諸孫氣貌舒有文皆錦繡不琢自璠璵樂育心無類何言意已捷振衣多戶履四海讀公書
道統傳千載儒風振一時心誠師孔孟業廣慕臯夔感風方興敷書麟尙措辭一朝梁木壞吾黨可勝悲

持服徐安國

師友會亡幾南軒足舊聞殿陵忻請益荆渚歸臨分憫哭情方切招魂志愈勤幡然均地下應與共修文
感涕門闈舊由來豈荷然茶山參活法婺女拾殘編記錄書猶在忘言意已傳續燈身後事先是有同年

魯國唐季度

多士將安放先生今則亡正宗傳道德餘事見文章遠作兩楹夢空遺百世芳哲人胡不壽天理竟難量
交友昔嘗與真誠入愈孚公雖推齒序我實仰師模提耳言猶在終

身誓不渝神馳埋玉感慟哭向長途

魯國唐季度

方振河汾業云胡不假年斯文今已喪此道後誰傳祕館藏新史門人緝舊編未明脩短理昂首問蒼天
憶昔精藍舍提撕意頗濃笑談猶在耳趨步遽無蹤萬里悲風關中宵瘴歲龍百身嗟莫頭涕淚灑寒松

門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焯

道統誰傳授源流易失真沿沿皆四海查壘獨斯人業履羣經粹詞華一世新可嗟天不憖難贖百年身
近接南軒訃公今事亦休彫零數者舊牢落一山丘吾道將窮矣蒼天可問不雙溪樓下水應共哭聲流

門人金華邵津

德厚感易極學成功未施彼蒼胡用問吾黨竟誰資道在漫今昨人間忽喜悲百年總埋玉千古敬豐碑

東詩

門人鞏豐

明道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為文以侑奠所以尊道德述行藏之意雖略備于詞而悃悃繼繼之私有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人莫如豐舊已丑庚寅之歲先生選次金華分教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獲裹糧負笈以從如是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迫於課試月書季攷往來庠序歲時逝於水陸自是亦寂疏於函丈矣今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病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作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依唐人張籍祭吏部昌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文之所不及焉其詩曰

嗚呼呂夫子天姿素願昂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看書眼如月洞照所未詳雲霧養豹質舞尊球龍章椎鋒裏頭歲躡足遊四方取友半楚越篤志日自強著眼羣塵上口不掛石城堅車遵大路驂轡多

王良筆陣萬人敵嚴嚴亞夫管既壯道愈焯維斗揭太常朝路閱時
變有意夫明目嗚呼命非耶一病俄殞喪百年能幾見痛在子衷腸
恭惟經濟學日就而月將便五經笥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理亂一
一堪施行聖伏道絕塞繫我為發明無心著師說獨遠時聲聲盤礴
九雲夢習次莫與京爐煙對姬孔脫落翰墨場耳目所纂輯如春之
發生退然避時譽歛衽不肯當居憂寄蕭寺舉俗載其名戶外履常
滿揖齊願升堂樹陰敷畫戶靜對書一牀是中亦何有乃獨不可量
吾則不爾拒歲寒冰相望嗟豐幼甚愚聖讀初濫觴先生與之進聞
見昔未嘗揮衣莫我舊歲齋今幾更山林有陳迹尙想曳杖聲精爽
無渝泐氣序有翁張倪仰十數載淹留竟奚成羣趨競場屋意氣無
撤揚荏苒去函丈有愧弟子行册府羅鷺羽尋拜尙書郎明堂賁取
木待公舉脩梁豐時遊庠序門牆週康莊借我二三子振袂時濶翔
黃塵烏帽底自覺神觀清每伺趨局暇進揖班馬香先生爲醜醉講
賈忘喧涼於時萃英髦王路均且平蘇醒憂國病酌酌登古情門外

哀詩

王康文虎

有過轍願怪來往并再歲感末疾長江理歸根江濱多送客飛蓋驚
鳧鶴走實厭眾味食魚必何飭豈其嗜野藪而置稔與稅敬願持此
心不厭道阻長及歸供灑掃藥餌常侍旁庶幾乘一炬上接星宿芒
師門謝賓客童穉亦嘆驚唯有舊學徒尙俾承餘光神開造冲邁氣
定絕慷慨嗚傲義皇上稅獨無何鄉今歲二月中豐人須女城林下
拜龐老城隅有幽坊維時春氣和天字新霽晴先生呼我俱緩步臨
前楹露菊擢翠羽風篁韻繁筆畫坐欣至夕話盡一再更誨言皆砭
石易知復難忘委曲到肝鬲如啜黃昏湯出門九徘徊三復心遑遑
提撕不子弄威切涕泗橫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尙冀疾有間擊
領提其綱敢以學爲嬉坐使素業荒誓當服明訓爲衣不爲裳筆著
將脫葉後生有憲章家傳人誦之豈但師張程研精固有造棲遲詎
無成嗚呼寢門慟茲禍誰使今天高不可訴仰視空茫茫枯琴在東
壁遺履陳西廂未續千古淚桂魄三闕盈慨昔身健日浮言多誇傷
黃鐘自疏越鄭荀徒錚錚事定蓋棺了玄黃聞青箱堂堂那復見薄

莫據寸誠斯文儻有繼師道其張皇矢心薦明錫精爽庶散饗
壬寅仲秋二十有五日門人徐暄哭東萊先生之墓

缺月疏星夜已闌風淒淒露重逼人寒郵亭破曉經行處不似今朝酷
鼻酸

庚子秋中憶請達先生溫語扣還期去年匍匐雙溪路迨似當年失
母時

先生墓木已成陰瘴月光風何處尋只有遺言常炯炯誓將白首契
初心

四海瞻依一偉人丘封素業木森森仰天慟哭悲風起舉世中和孰
嗣音

門人康文虎

中興以後誰堪數名滿東南震昔賢舊論當時存喘息微波今日塞
天淵承平格力回全盛人物風流繼往年太息何人知所自此心時
復一潸然

哀詩

門人迪功耶陳孔碩

國尙有人悲此老天其哀我泣吾曹平生心是知誰與悵望今人論
太商便欲卑心隨故步豈期中路喪連龜先生已死吾何望舉眼猶
知有鳳毛

北望非吾土南來獨此翁孔顏當日意杞宋百年風與物陽春闕隨
形鏡影空吾儕竟何罪斯道合成窮

語絕香奩壞人非鐵磬存罷官空數日挾策與誰論丈室塵埃亂層
城草木昏寸心無訴處號絕向令原

門下士黃人傑

夫子來天上儒宗第一人英材歸樂育聖學發沈潛正路方資闡滌
風未及醇斯文何遠衰詩筆絕生民先生解詩方及生民

盛德光華闕高風動九垓羣英傾斗仰一旦駭山頽吾道無綱紐熙
朝乏鼎梅明招酒夜月忍聽曉猿哀

天意高難問胡爲奪巨賢後生安取正聖道不容傳感意悲風木傷

心接春煙翻扇丹旆去徒有淚潸然

憶昨飄零日徒為梁父吟一時辱輕信千里示佳音方博門人禮樂

嘉國士隨一朝遶千古難報見知

萍迹來京闕逾涯厚意隆則談銷客氣終月坐春風豈謂十旬別

月十九日別先生至秋七月俄成干歲終哀或不復見天門恨無窮

二十九日先生設席一百日

嚴州學生宋天則

舍孕天資粹積參學力深躬施君子行道會聖人心形見温於玉持

存動愈金斯文方有賴蚤作遠聞音

世還仍收第詞科復處優賢關資善教東觀邁英遊史筆精刊繁文

編極備摻家居期問董豈料病無瘳

設心何正大所樂得羣英文妙雲龍變經談日月明精竭無斷斷小

大各團成長有思難報拳號自失聲

麗澤南軒聚俱會辱異知顧蒙初自釋誘掖信吾斯雖歎行寄寂猶

虧築室思祇同二三子許學莫能移

哀詩

金華邵度

雨化三吳士風行萬古書石渠功不細鳳閣位方虛梁木何摧地泉

壑欲駕輿來觀自燕者頌情亦欷歔

玉石明曾次風雲在筆端教常先慷慨門不奔躊躇籍提疑培壇房

陳似羽翰中與依日月遺象聖王歎

枝巖稱前輩淵源便老成及門多兌說在寢已蒙亨麟筆空遺恨箋

詩正用情誰知兩極夢湖海哭諸生

真祖雍熙政三傳壽國醫至今稱巨室有子號宗師白壁埋黃壤朱

門罷素絲自今邪邪無春令臨祖道無計駐靈輿

名士聞風起英聲逐電飛卜鄰誰子至天授學家隨開道洛人依洛

化伊川教十餘共歎斯人疾何心入揖歸七分書策在張釋祭伊川

家不用浮屠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馬鬣向斜暉

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馬鬣向斜暉

鼓篋膠庠日公方屬外艱握衣天不遇攻玉理應難問我好何學遂

人察所安由今無拂士孤陋入心酸

門人孟行古

道學方勤慎亨途漸致身蒼天傾我淚今日喪斯人弟子羣經富先

生一語真發揮餘事業何處不書紳

義路資開拓慨然驚莫亡吾儕自如失夫子獨何傷往日知驪菽蓬

人傲子方哭君心欲折迴立向蒼蒼行古上公書有駁明之言發於

堂下此子庶也公屢歎以為善

門人揚誠之

德性天然具文章少已工淳明范太史簡澹小申公聖學驪珠貫人

材水鏡空青車輕萬里番發哭途窮

字量諸公上聲名一世宗平生無一愧度外有兼容纒斷一尋井羅

枯百尺松紛紛湖海士末路更誰從

人屬蒼生望温然兩玉人長抄機賦鵬絕筆還傷麟時南軒此告未

自屬無遺納遺時有未信萬牛回首處深谷卧輪囷幾而公下世

共惜堂堂去真成種種休中原渺歸計清洛更東流鍛鍊言猶在從

哀詩

容志未酬何心誦遺草有路嚮西州

門人孫應時

彌哭斯文禍蒼茫可問天百年曾未半千載忍無傳梁木誰扶厦狂

瀾莫障川吞聲言不忍有淚徹重泉

往歲風雲接重霄日月開奏篇聞歎息遑膝認圖回延閣緣優病鋒

車又起來共惟天子聖珍瘁豈無哀

文獻承家大規模與世公典刑知任重襟度約時中六合清淳氣諸

儒輔翼功生賢竟何意霜雪實春風

蟻際函三極精微破一毫百川滄海受五嶽眾山高退託初何有聲

名肯自豪何人傷日月用力已徒勞

昨歲荊州計江流恨未平天平今後學今又哭先生剝落真如此扶

持豈易成河汾遺禮樂誰慰九原情

鏡曲重攜杖京都再及門詩書關梗槩耳目竟煩昏悵恨身何極道

此意獨存長途風雨晦十駕蹇追奔

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先生為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而下名德繼起又為文清會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季二十有七省試既在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繪既忝同登復媿齊季意其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飲焉不惟使人意消飲嘆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學繪在教局又鄰居於百官宅聽教為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季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嘆息曰少為國器長為人師使居大

附錄拾遺

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乎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盡排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如符子姓而持論不阿則白是若知持水鏡而不事於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闡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為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季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橫經受業皆在於此既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季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舊居之半為堂以祠先生郡侯諫讓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繪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察及其門入合力以佐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餽焉嘉定改元之秋為屋纘十餘楹外門

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為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聞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義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遺垂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與其同門友生謁記于鎬感念時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函丈亦不謂公之蚤歿也老矣公之墓不拱矣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幸有既乎先生諱祖諱字伯恭其季日祖餘字子約確守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于權倖之手贈直祕閣澤一子學術操行亞于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率職書之

下闕

郡之禮殿雅樸無華巡鄉黨之階階等威有度迺涓令日載舉修梁觀依六偉之聲用相百夫之役

附錄拾遺

紅 兒郎偉拋梁東自昔瞻隣老子宮門外一株文杏樹依然猶是舊壇
兒郎偉拋梁西麗澤平寬下有蟻殿光祠下交杯水衣衣同輪不盡
寒 兒郎偉拋梁南坐障如屏擁屋端當年寄傲陶窗下凜凜清風六月
讀 兒郎偉拋梁北屋後參差萬竿竹遺書專閣在高樓付與侯芭十年
相 兒郎偉拋梁上神物護持安用壯丹楹刻桐廟多文未識此堂真寶
馬 兒郎偉拋梁下石砌苔堦勤掃灑遶道愴愴日往來遇者猶應先下
伏願上梁以後家庭靜吉鄰國平康凡我友朋共持門戶樂天知命
視富貴如浮雲蹈矩循規坐兢兢為席薦庶斯堂之不朽而吾道之

九光常肅齋房承庇俎豆拜丹青之肖像儼如函文之前聞金石之餘音豈計百年之後

祠堂奉安州郡祭文

維嘉定二年歲次己巳十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趙善下帥僚屬郡學諸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東萊先生太史呂公之靈嗚呼聖學之傳惟曾與軻代亦不乏或疵或訛千載而下獨我伊洛共鐘大鏞更奏迭作中羅世變五六十年其徒喪淪寂寥傳南軒傲憫哀然為倡東萊晦庵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與磋切扶偏黜異表裏洞徹于是東萊講學雙溪執經問道士如雲來或涉其瀾或窺其室心傳口授隨各有得既授以口復紀于篇流行天下咸宗其言名位匪充匪其所慕困厄窮蹙匪其所慮馳騁上下博極羣書議論文章皆其緒餘翊經扶教厥功獨偉人亡書存學流罔既功偉學流記胡不宜播紳學士于其尸之乃即故居復微而廬象于是設言于是備惟時名卿大善深

附錄拾遺

王

刻先生之德益永無極善下無似假守于茲邦人首祠率屬與俱越郡博士諸生領袖合辭安靈以詔厥後

永康胡宗楨据宋刻本校校

直齋書錄解題載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凡三十九卷而宋樓所藏宋本有拾遺一卷凡四十卷與四庫卷數同惟第九卷闕鎮海謝廣文曾以影寫本見貽鈔胥不精讀之多訛入之由傳沉叔先生處借得宋刊足本俗葉數有鈔配篇中漫漶處描寫又多訛舛今以兩本互相參校十得八九余撰校勘記附後又按清雍正間東陽王鶴潭氏得蘭溪葉自合鈔本編成遺集刻之卷數有羣雜篇名有覆改先君子覓足本未得先以遺集付梓庭訓時曾屢及之今重刊四十卷本庶以慰在天之靈云季樵胡宗楨

真素集跋

一

東萊呂太史文集考異

禾康後學胡宗楙季樞纂

卷第一

春日七首

柳陰小艇無人管自送流花下別溪米本注云一云歸時須趁便是東皇第一功東萊先生遺集本東皇作春光

晚春二首

惟有蒼官與此君遺集蒼官作蒼松

遊絲

荷頰微風故故長遺集荷作依

夏日

階前水樂元無譜遺集樂作聲非

鄭武子剛定挽章二首

簾下得嚴君杜京師賢者多市隱惟公獨識之公所從受太玄乃得之於日者宋本漫遺事寫者誤作京師賢者多市井中

物識之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朱簾豹隱雨宋本簾字漫漶
白馬虎谿風注內先龍在焉公數臨甲八字宋本字述

東陽郭彥明挽章

傳家籤軸書盈幄注云幄一作屋

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

三哭萬夫雄哭一作泣
孤憤壓羣林壓一作賦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

況此能言民遺集此作復

祭酒芮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萬人蟻聚撥難開遺集難作不

周堯夫主管挽章四庫本堯作正非

楊信伯郎中挽章

零落獨無痕遺集痕作神

北去先移棹遺集移作遺非

蘇仁仲計議挽章二首

異同已矣從誰判註云判一作辨

向運使挽章

戰衣翻戶遺集翻戶作翻石非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遺集劉作柳

鷺浴魚跳在鏡屏遺集跳作腐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所至風月相獻酬遺集獻作唱

與同館游張氏園

及此三餘日遺集餘作飲非

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

於世初無營遺集於作與

窺簷渚鴻鳴遺集簷作窗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遺集史作使母下無方字

卷第二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凡拜賜於朱幡遺集拜作席非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總方維而受職遺集維作繼非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識眚責重遺集責作職

或附資於塵露遺集露作俗非

為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誠惻雖殫遺集難作難

為芮直講作慶王辭增邑表

但私臨照庫本臨照

苟私惠之不行庫本惠

爲丙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賤遺集作再爲慶王謝太上皇后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思中興儲養之有原遺集與

進所編文海賜銀扇謝表四庫本無此篇

徒慙稽古之榮臣無任遺集無任三字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厥今虜勢陸梁遺集虜勢

中兩科謝主司啟

揣已初無於一可遺集於

自慙道降質衰遺集降

與諸生而從獅賦遺集賦作

東萊集考異

章句諷聞遺集諷

通柳嚴州啟

流冗今極遺集冗

方私家食之安遺集私

愿夷險以不渝遺集以

通潘氏定婚啟

某人少儀未習遺集無

某人婦禮既閑遺集無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遺集無人

卷第六

台州修城記

肉薄欲登遺集肉

甃池徑踰遺集甃

開民願卽工者遺集卽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呂侯正已遺集呂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鬢愛邊先白遺集髮

申許文冠盛事註云申許一作汝穎

卷第七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乃取刊諸學官遺集官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

宵肝萬幾遺集幾

宴豫虞樂之奉遺集奉

九月辛酉朔遺集作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東萊集考異

僮僕能言遺集言

曾益父麥父輩宋本字述撰遺集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而其刊補離合之際遺集補

卷第八

祭林宗丞文

自詭以必可至遺集詭

卷第十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秦甘龜遺集龜

於是承務君沒五年矣遺集君

薛常州墓誌銘

所見疏快軒割按割題割

卷第十一

三

四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汝曹第專意經史遺集第

曾祖本贈宣教郎遺集宣

次適時伯茂遺集茂

厚安盧君墓誌銘

葬於縣之翰林遺集縣

卷第十二

邢邦用墓誌銘

初娶和氏遺集和

為叔父世元後遺集無

壑斯窺兮遺集壑

卷第十三

宋郴州墓誌銘遺集郴

姓林角立墓寫者誤作性

東萊集考異

壻蔣端益遺集壻

卷第十四

東萊公家傳

尚書左僕射遺集左

明夜治文書按宋本此繁係配築作

綾錦院遺集院

至坎宮垣遺集非

后雖不克復遺集克

車駕既未還遺集駕

皆宮省八吏遺集官

祖宗積德甚厚有公日二字

程侍郎振安給事扶以括責金帛遺集無給

即浮屠老子祠遺集祥

卷第十五

入越錄

露和風葉遺集和

陰風薄寒遺集寒

皆前日初至所歷也吸茶道寧堂不甚高大位置頗穩歷

集也字下僅居願應四字

丁茂才遺集才

自寺橋直道遺集寺

水中為礫者作珠石遺集作水

蒼漢未鑿湖前冢墓也遺集冢

暮泊口成觀墓寫者作告字

宿於明遠堂下小室十五日晨謁大禹祠宋本室下有此

入閩錄

二十七日左右皆童山榛茅極目庫本作左右皆

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庫本確溪下

東萊集考異

見福州土人播子嘉庫本字嘉下有是日

二十八日五里相亭庫本亭下有自此路皆

非嶺也庫本非嶺也上關

東萊呂太史別集考異

永廉後學胡宗林季樵纂

卷第三

葬儀筮宅

執事者有筮席於兆南北向下空百十七字溫公書儀

卜日

考降無有悔書儀有下

啟殯

執事者惟其聽事注無宿於庭者又庭中難施哭位書儀宿作祖無

主人及眾主人輯杖立視啟殯注天子諸侯之杖不入廟門書儀作

不入公門

埽地潔之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袂衾註故置於靈座前書儀

朝祖

東萊別集考異

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眾主人輯杖書儀無及眾主人

陳器次大舉按語

降黃黑也

按降疑當

若索車登高來字按禮記注

道奠

舉夫納大舉於聽事前中庭注以新索書儀索

祝奉魂帛升靈舛焚香注少頃腰與書儀與下有出詣靈

及墓

舉夫置柩於席上北首書儀無

虞祭

執事者設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東南上注帨手巾也其東盆有

臺架在盆北主人以下規成所盥也其西無臺架執事者所盥也書

也其西無臺架執事者所盥也三十一字皆正文

餘皆如初獻之儀注酌酒酌尸書儀無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注故既虞有主亦埋之書儀無

遇柔日再虞注丁日葬已日再虞書儀葬下

又注即三虞又遇剛日即卒哭凡甲丙戊庚壬為剛日書儀作即卒

剛日即凡甲丙

戊庚壬為剛日

虞祭按語

雖舉潔特嘉薦普淖等名按特疑當

卒哭

共不過十五品注各得數品可也書儀各得

既啟門祝立於西階上注今具饌如時祭書儀無今具

卒哭之來日耐於曾祖考注妣則耐於曾祖妣書儀作此則耐於曾

祖六字

內外夙與注女子耐於王母不配注配謂弁祭王母書儀作女子耐

注講若祭

東萊別集考異

設承祠版卓子於西方書儀無

設玄酒瓶蓋注卓子於東方書儀酒下

少退立祝執詞出主人之左書儀執

祝畢降復位書儀作祝

祝告啟門三乃啟門書儀乃

陳設

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於其東注設篚於洗西南書儀南下有肆

云贊禮者引主人

卷第七

與汪端明

政政曲加誘掖按政下政字

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遺集無

恭聞入親遺集親

皆無在侍郎文右者遺集無

治疊當已就緒遺集治疊

儻示以瑞續按續字疑

志意摧落遺集作形

伊川言富鄭公書遺集鄭

望蚤示下遺集作望

與曾大卿

往見三八舅亡遺集亡作

與宋侍講第二則

亦幸垂喻遺集凡喻

婺州易傳已畢工遺集畢

第五則

動止支福遺集支作

晦叔必常相聚遺集聚

第十九則

東萊別集考果

人已納去已到否宋本闕此

第二十則

然漸覺少向來口口揣摩之失遺集來下

第二十二則

令嗣自當寄程遺集程作

令鈐木也遺集木

第二十三則

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遺集緒

第二十五則

亦只得靜待順聽遺集聽

第三十則

且留叔度遺集度下

第三十四則

行且半歲遺集歲

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遺集隨

卷第九

與周丞相第六則

使得極意講磨遺集極意

第七則

徧游天台鴈蕩遺集蕩

得付的便遺集付

第十三則

暫均勞佚遺集暫均

卷第十

與陳君舉第三則

明于本分條理遺集理

第四則

持身而戒防範而論遺集可論作

東萊別集考果

第五則

便張王不可翦截遺集王

與陳同甫第七則

甚安隱遺集隱

第九則

蠶經遺集經作

第十一則

不知系於何處豈三下宋本闕二頁計四十行今據昭宋樓藏本鈔

補十六行仍闕二十四行又外集拾遺所列尺牘與陳同甫第四則

第八則多重出

答潘叔度第二則

夾註溫公書儀大略皆善熟看為佳下宋本有己祝仲益蘊則子先

穎叔及小舍弟共討論禮數矣二十大字按祝字疑係屬字之誤此

二十字或係他處所脫誤屬入此

與邢邦用
某自春末遺集未

與學者及諸弟第四則

純口所問第口專心致志宋本配頁純下作去第下作則

第二則

雖在顏子分上遺集雖下有是字

第三則

寬而有閑遺集閑

與王樞使按目錄與王樞使有三則宋本祇二則按第一則某官云云似當自為一則

與虞丞相

其抵譴詞宋本可作何

卷第十一

讀易紀聞第五十四則

外則人共指日按日疑目之誤

已丑課程東萊別集考異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士四人按周禮作下大夫四人宋本作下士四人

天府掌葢寶鎮而官府鄉州鄙之治中與賢能之書按周禮無與賢大有九五作六五

卷第十三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按其四一段後有未成者也四字衍應刪

卷第十五

讀漢史手筆第一則

兄子況按況當作况今改

第十七則

每至直更過數按漢書過數當作數過今改

第二十七則

張敞聞杜延年用刑刻急按漢書杜延年當作嚴延年今改

第三十二則

為治者不至多言按漢書至當作在今改

第四十三則

禹數其子按漢書當作禹數視其小子今改

第五十六則

士卒賜直十萬按漢書十當作四今改

第六十二則

極欲十日按漢書欲當作欲今改

東萊別集考異

六步選慶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考異

永康後學胡宗楨季樵纂

第一卷

年譜

口時公生庫本作亥時公生

廣記

二月十七日生按年譜二月當作三月今改

第三卷

祭文高元晦等

有若此肩按此當作比今改

東萊集附錄考異